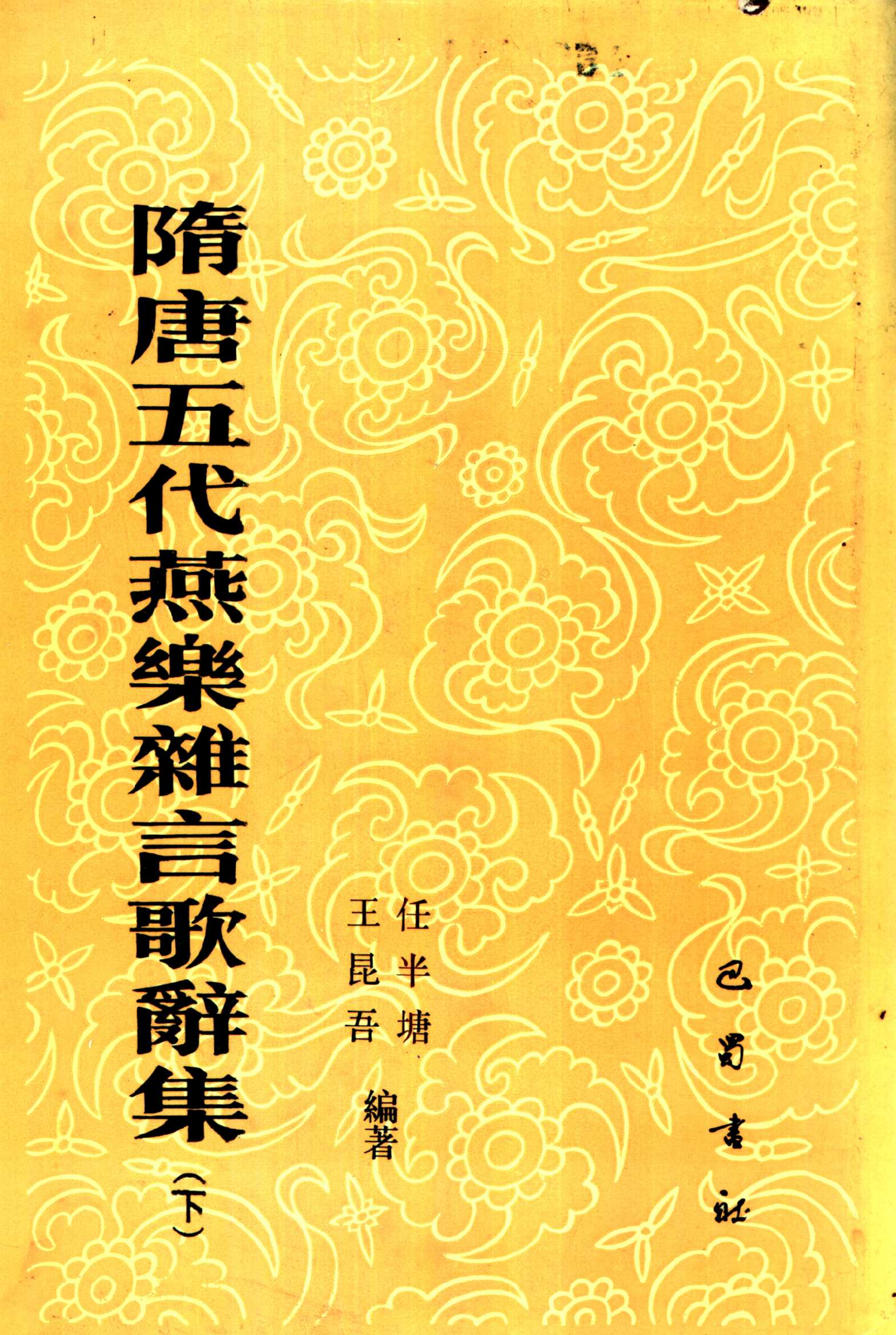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
（下）
任半塘
王昆吾
編著
巴蜀書社



ISBN7—80523—172—9/I·76
定　价：30.00 元上下册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下）

任半塘
王昆吾　編著

巴蜀書社
一九九〇年·成都

責任編輯：黄坦坦
封面設計：饒克謙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　　上、下冊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市鹽道街三號）
廣元市南河印製廠製型　　自貢新華印刷廠印刷
四川省新華書店經銷

開本850×1168毫米1/32印張59.825插頁2字數1200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150套

ISBN7-80523-172-9/I·76
定價：30.00元（上、下冊）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正編卷十一　時地待考三百九首

△此卷所録，與列在晚唐卷之唐末諸家有異。因時地一經考明後，此卷之作者容有超晚唐而上者。又晚唐卷所列之世次，大致已定。

張 熾　一首

《全唐詩》七七四列在『世次爵里俱無考』。

歸去來引

歸去來。歸期不可違。相見故明月。浮雲共我歸。

△録《樂府詩集》六八《雜曲歌辭》。《全唐詩》二五、七七四均載。《全唐詩》七七四『故』作『旋』。

△此辭容爲琴曲歌辭，故曰『引』。上文卷五已列法照作《歸去來》二格，其與右辭之關係詳《敦煌曲初探》二。

道　尋 六首

《景德傳燈録》三〇，於泰欽《古鏡歌》與丹霞《翫珠吟》之間，録『潭州龍會道尋《徧參三昧歌》』。其人俟考。

徧參三昧歌　六首

△此套徧舉從諗（見上文卷六）以後諸名德入歌，其時代或可因之而定。

天涯海角參知識，徧咨惠我全提力。師乃呵余退步追，省躬廓爾從茲息。

覩諸方。垂帶直。善財得處難藏匿。棒頭喝下露幽奇。縱去奪來看殊特。

趙州關。雪嶺陟。築盧峰前驗虛實。據證靈由闢萬機。橫揮祖刃開三域。

△『趙州』指趙州觀音院僧從諗。唐乾寧四年卒，傳見《景德傳燈録》十。『雪嶺』指福州雪峰廣福院僧義存，後梁開平二年卒，傳見《宋高僧傳》十二。

捲舒重。孰可委。休呈識意謾猜揣。衲子攢眉碧眼咦。黃河倒逆崑崙嘴。

潙山牛。道吾唱。馬師奮迅呈圓相。執水投針作後規。把鏡持幡看先匠。

△『潙山』指潭州大潙山僧靈祐，唐大中七年卒，傳見《宋高僧傳》十一。『道吾』指潭州道吾山僧圓智，

唐太和九年卒，傳見《宋高僧傳》十一。『馬師』指江西馬祖僧道一。道一俗姓馬，唐貞元四年卒，傳見《宋高僧傳》十。

廣陵歌。誰繼唱。擬續宫商調難況。石人慍色下鞭撾。木馬奔嘶梵天上。

麗水金。藍田玉。祝融峰攢湘浪蹙。滿月澄溪松韻清。雲從龍騰好觀矚。

顧卞 一首

虞美人

帳前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旗亂。褫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撫鞍欲上重相顧。艷態花無主。手中蓮鍔凜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

△録王灼《碧雞漫志》四。陳詠《全芳備祖》後集十一載之，屬顧卞作，題《詠虞美人草》。『愴』作『惜』，『正』作『月』，『歸去』作『歸路』。『鞍』，《漫志》原作『雖』，此從《備祖》。陳詠號肥遯。故近人況周頤《蕙風詞話》四曰：『此詞見《碧雞漫志》，不具作者姓名。《花草粹編》署無名氏。苟無肥遯著録，則顧卞姓名失傳矣。卞，唐人抑北宋人，俟考。』

△楊慎《詞品》五以右辭爲『唐人舊曲』，並指黄載萬一首爲宋人和作。董逢元《唐詞紀》二、《全唐詩》八九九，均從之載録右辭。惟各本文字稍異，『帳前』一作『帳中』，『褫衣』一作『攬衣』，『撫鞍』

一作『烏雛』。

失名　三百一首

後庭宴

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屏山簇。眼重眉褪不勝春。菱花知我銷香玉。雙雙燕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緑低迷。一庭紅撲簌。

△録宋陳巖肖《庚溪詩話》下，云：『宣政間，修西京洛陽大內，掘地得一碑，隸書小詞一闋，名《後庭宴》，其詞曰：……。余見此碑墨本於李丙仲南家，仲南云得之張魏公姪椿處也。』右辭，《全唐詩》八九九已載。

擷芳詞

風搖動。雨濛茸。翠條柔弱花頭重。春衫窄。香肌濕。記得年時。共伊同摘。都如夢。何曾共。可憐孤似釵頭鳳。關山隔。晚雲碧。燕兒來也。又無消息。

△録宋楊偍《古今詞話》。『動』，一本作『蕩』；『同摘』，一本作『曾摘』。云：『政和間，京都妓之姥

曾嫁伶官，常入內教舞，傳禁中《擷芳詞》，以教其妓。……人皆愛其聲，又愛其詞類唐人所作也。張尚書帥成都，蜀中傳此詞，競唱之。卻於前段下添「憶憶憶」三字，後段下添「得得得」三字。』

△明董逢元《唐詞紀》一二録此，題『無名氏』，『動』作『蕩』，失韻；『同』作『曾』，與下二句複。此皆同《花草粹編》六所引《古今詞話》。《全唐詩》八九九所載『動』亦作『蕩』，『同』亦作『曾』，『滴』誤『滴』。按『濛茸』之『茸』，猶『蘢茸』之『茸』，上聲。

△《全宋詞》收歸宋無名氏。

魚遊春水

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初退。紅日薄侵羅綺。嫩草初抽碧玉簪。媚柳輕窣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　幾曲闌干徧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念歸期未。梅妝淚洗。鳳簫聲絕沉孤雁。目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録吳曾《能改齋漫録》一六：『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於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録以進御。命大晟府撰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水》。』（《苕溪漁隱叢話》引《復齋漫録》語同。）《全唐詩》載之，『初退』作『猶峭』，『初抽碧玉簪』作『方抽碧玉茵』，『佳人』句作『佳人應怪歸遲』，『目斷』作『望斷』。乃據《草堂詩餘》。

△楊偍《古今詞話》：『東都防河卒於汴河上掘地，得石刻，有詞一闋，不題其目。臣僚進上，上喜其藻思

絢麗，欲命其名，遂摭詞中四字，名曰《魚遊春水》，令教坊倚聲歌之。……。詞凡九十四字，而風花鶯燕動植之物曲盡之。此唐人語也，後之狀物寫情，不及之矣。」其録此辭，『退』作『腿』，『媚柳』作『細柳』，『歸期』下無『未』字。（趙萬里校輯本引《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三九。）

△宋陳鵠《耆舊續聞》九：『予嘗見《本事曲》《魚游春水》詞，云因開汴河，得一碑石，刻此詞，以爲唐人所作。云：「嫩草初抽碧玉簪，緑楊輕拂黄金穗」。蓋用唐人詩：「楊柳黄金穗，梧桐碧玉枝。」今人不知出處，乃改作「黄金蕊」，或作「黄金縷」。』按歌辭須叶韻，何從專顧出處？

撲蝴蝶

煙條雨葉。緑徧江南岸。思歸倦客。尋芳來較晚。岫邊紅日初斜。陌上花飛正滿。凄涼數聲羌管。　怨春短。玉人應在。明月樓中畫眉嬾。鸞箋錦字。多時魚雁斷。恨隨去水東流。事與行雲共遠。羅衾舊香猶暖。

△録明温博《花間集補》，未詳所據。

△右四辭體調較長，情意較綿密，可作一組看。

賀聖朝

白露點曉星明滅。秋風落葉。故址頹垣。冷煙衰草。前朝宮闕。長安道上行客。依舊利深名切。改變容顏。消磨今古。隴頭殘月。

△録《全唐詩》八九九。風格近元散曲，幸無人疑之。

△此辭始見宋楊偍《古今詞話》，云：『蜀州王守門下客遇紅梅花作祟，贈《柳梢青》：「依稀曉星明滅。白露點，蒼苔敗葉。斷址頹垣，荒煙衰草，漢家宮闕。咸陽道上行客，又依舊，利名深切。改換容顏，銷磨今古，壠頭殘月。」』（《花草粹編》四引）《詞譜》七引《古今詞話》，『行客』作『行人』，『又依舊』作『依舊是』，『利名深切』作『利親名切』。《鳴鶴餘音》亦載右辭，用《古今詞話》所載辭體，字句略有不同，屬何仙姑作。楊慎《詞品》二曰：『此《五代新說》載鬼仙詞也，非太白、長吉之流，豈能及此。』

△以上諸本，皆題調名爲《柳梢青》，此名唐五代曲子中所無。《賀聖朝》名見《教坊記》，《全唐詩》用之，所據非《新說》、《詞話》等可知。其用何本，待查。

無事歌

無事歌。呵呵亦呵呵。哀哀亦呵呵。不似荷葉參軍子。人人與個拜。須木大。作廳上假閻羅。

△録宋陶穀《清異録》『作用』門：『長沙獄掾任興祖，擁騶吏出行。有賣藥道人行吟』云云。『須』原作『頊』，形訛，仍俟校。《全五代詩補遺》載此，屬十國之楚，題『無字歌』。一本《清異録》『興祖』作『福祖』，『須』字空，『無事』作『無字』，《全五代詩》同。

△辭意在諷興祖擅威福，已詳《唐戲弄》四『癡大・木大』節。近人孫楷第於此有別解。

浣溪沙 『厭良賢』

△此下二百九十七首，皆見《敦煌歌辭總編》。凡單首隻曲者見卷二，凡數首聯章者見卷三以下。此等歌辭，雖有寫本曾藏在敦煌石室，但除極少數外，不能視作敦煌一地所有。

捲卻詩書上釣船。身披蓑笠執魚竿。棹向碧波深處去。幾重灘。不是從前爲釣者。蓋緣時世厭良賢。所以將身巖藪下。不朝天。

△據敦煌寫本伯三一二八、斯二六〇七兩卷校錄。『幾』上一衍『復』字，『厭』一作『掩』，『所』一作『市』。調名曾寫作『涴溪沙』。

浣溪沙 『遠客思歸』

玉露初垂草木彫。雁飛南去燕離巢。寸步如同雲水隔。月輪高。　遠客思歸砧杵夜。庭前□葉墮銀條。蟋蟀哀鳴階砌下。恨長宵。

△録敦煌寫本伯三八二一。下片原本六字，空格應設何處，未定。『哀鳴』原作『夜鳴』，兩『夜』字與『宵』複，茲從王佩諍校：『哀』『夜』音近，致訛。原本『宵』寫『霜』，同寫卷內有《生査子》，句曰『勁枝接青霄』，『霄』亦寫『霜』。

浣溪沙 『幽境』

雲掩茅亭書滿牀。冰川松竹自清涼。幽境不曾凡客到。豈尋常。　出入每教猿閉戶。回來還伴鶴歸裝。閒至碧溪垂釣處。月如霜。

△録同上。原本『豈』作『起』，敦煌曲內常見。『閒』原作『夜』，從王佩諍校，因形近而訛。

浣溪沙 『開園穿池』

山後開園種藥葵。洞前穿作養生池。一架嬾藤花簇簇。雨微微。坐聽猿啼吟舊賦。行看燕語念新詩。無事卻歸書閣內。掩柴扉。

△錄同上。『洞』原作『同』，王重民校作『門』。

浣溪沙 『不忘恩』

結草城樓不忘恩。些些言語莫生嗔。比死共君緣外客。悉安存。百鳥相依投林宿。道逢枯草再迎春。路上共君先下拜。遇藥傷蛇口含真。

△錄敦煌寫本伯三一二八。原本『忘』作『望』，『依』作『憶』，『宿』作『肅』，『遇藥』作『如若』。『城樓』疑當作『銜珠』或『銜環』。《伍子胥變文》：『黃雀得藥封瘡，銜白環而相報。』又曰：『遇藥傷蛇，猶能返報。』可通。『共君』之『共』待校。『遇藥傷蛇』四字襯，此句正格仍三字。

△此辭演故事，非講唱用，即出戲弄。

浣溪沙 『海燕』

海燕喧呼別綠波。雙飛迢遰歷山河。堅志一心思舊主。壘新窠。出入豈曾忘故室。往來未有不經過。辭主南歸聲切切。感恩多。

△録敦煌寫本三八二一卷。『切切』原作『上切』，從王重民校。別校『上』爲『正』。

△『未有』原作『未者』，『有』『者』二字有互借例。《變文集》載《搜神記》：『臣是昔有斷纓之人也』，『有』正校作『者』。

浣溪沙 『是船行』

五兩竿頭風欲平。張帆舉棹覺船行。柔櫓不施停卻棹。是船行。滿眼風波多戰灼。看山恰似走來迎。子細看山山不動。是船行。

△據敦煌寫本伯三一二八、斯二六〇七及斯二一五五等卷校録。

△用歌辭講物理，《尊前》、《花間》絕無。『看』字三叶，民間詞所不忌。《破魔變文》：『身心戰灼，悚惕何安。』『戰灼』猶言『戰栗』。此二字原寫『陝汋』，一校作『閃灼』（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

潘重規《敦煌詞話》），亦可通。

浣溪沙　『爲君王』

卻掛綠欄用筆章。不藉你馬上弄銀槍。罷卻龍泉身解甲。學文章。　你取硯筒儂捻筆。疊紙將來書兩行。將向殿前報消息。也是爲君王。

△錄敦煌寫本伯三一二八卷。上片二句、下片末句，皆有襯。兩『你』字指明爲代言體。『解』原作『擐』，意反，姑訂如此，俟校。

浣溪沙　『使風行』

一隊風來一隊塵。萬里迢迢不見人。隄上無水受卻□。使風行。　斑山不迭阽烏遠。□到□大□□員。思□也娘長樂阪。五分衣。

△錄敦煌寫本伯三一五五。『塵』原作『陳』，『迢』原作『條』，『行』原作『戎』。下片訛闕甚多，姑錄如右，其不可解處待校。

浣溪沙 (問江湖) 二首

△錄敦煌寫本斯二六〇七。二首換頭處皆云『即問』，於『東西』『來往』，並有同一之寓意，聯繫題著。

浪打輕船雨打篷。遙看篷下有漁翁。蓑笠不收船不繫。任西東。即問漁翁何所有。一壺清酒一竿風。山月與鷗長作伴。在五湖中。

△原本『西東』作『東□西』，『西』上並加黑點。『鷗』原作『漚』，王佩諍校：二字古通用，見《列子·黃帝篇》。

一隊風起吹黑雲。船車撩亂滿江津。浩汗洪波長水面。浪如銀。即問長江來往客。東西南北幾時分。一過教人腸欲斷。況行人。

△原本『起』作『去』，『況』作『謂』之草書『讶』。唐語多以『一隊』代『一陣』。《敦煌掇瑣》所載白話詩：『來如塵暫起，去如一墜風。』周樸《邊塞曲》：『一陣風來一陣沙』，別本仍以『隊』代『陣』，見《全唐詩》。『船車』，原本如此，王重民校作『船中』，未的。『況』，王重民校作『爲』，王文才校作『畏』，俱從『謂』聲，皆不如『況』意確。

浣溪沙　〔黃鶯〕

△以下三首，載《敦煌歌辭總編》「補遺」卷。原見周紹良自莊嚴龕所藏敦煌遺書之零散寫本。原均無調名。據其格調校補。

一隻黃鶯薄天飛。空中羅網嗟長懸。喚取家中好恩眷。歎人言。　　高意郎君勞敬縛。忽然得奪旋高天。悔不當初人心負。奉你兩個沒因緣。

△辭前原標「又同前」三字，此首之前，即下列失調名（男兒出外）。「隻」原寫「鶯」，「鶯」原寫「鷹」，「懸」原寫「甚」，「歎」原寫「貪」，「天」原寫「初」，「負」原寫「福」，「因緣」原寫「恩緣」。「勞敬縛」疑當作「牢緊縛」，又「奉」字亦俟校。

浣溪沙　〔山頭水道〕

忽見山頭水道堙。鴛鴦環甲被金鞍。馬上彎弓搭箭射。塞門看。　　爲報乞寒王子大。胭脂山下戰場寬。丈夫兒出來須努力。覓取策三邊。

△「水道堙」待校。「搭箭射」原作「答射箭」，「塞」原作「賽」，「乞」原作「喫」，「胭」原作

『烟』，『戰場』原作『賤長』，『策』原作『第』。

浣溪沙 『萬里迢停』

萬里迢停不見家。一條黃路絶鳴沙。自憶家鄉心意亂。日長斜。海水親圖來往□。遠聞孤雁轉思多。惆悵年年歸北路。曲子催送《浪淘沙》。

△『迢停』原寫『条停』，『一條』之『條』亦寫『条』。『鳴』寫『名』，『自憶』寫『百憶』，『意亂』寫『憶戀』。下片『親圖』費解，待校。『來往』下原有一字，近似『果』。『雁』原寫『眼』，『惆悵』原寫『抽唱』，『浪淘』原作『路桃』。以上多出周校。

△末句似説明《浣溪沙》末，曾以《浪淘沙》作送聲。

菩薩蠻 『拋鞭落』

清明節近千山緑。輕盈士女腰如束。九陌正花芳。少年騎馬郎。羅衫香袖薄。佯醉拋鞭落。何用更回頭。謾添春夜愁。

△録敦煌寫本伯三二五一。《校録》以此辭爲文人作品，接近《花間》派。

菩薩蠻 『送行人』

昨朝爲送行人早。五更未罷金雞叫。相送過河梁。水聲堪斷腸。　唯愁離別苦。努力登長路。駐馬再摇鞭。爲傳千萬言。

△録同上。『河』原作『鴻』，音近而訛。『愁』，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作『念』，左景權驗原寫本，是『愁』。『馬』下原衍『處』字。

菩薩蠻 『歸不歸』 二首

△録同上。二辭同卷聯續，雖内容一春一秋，而結語皆曰『不曾』云云，宜爲一時之作。

朱明時節櫻桃熟。捲簾嫩筍初成竹。小玉莫添香。正嫌紅日長。　四肢無氣力。鵲語虛消息。愁對牡丹花。不曾君在家。

△此首所云『櫻桃熟』、筍成竹、『紅日長』，均爲夏日事物。《爾雅·釋天》：『夏爲朱明。』敦煌寫本伯二七二一號中題記：『朱明蕤賓之月。』可證首句原寫『朱明時節』不誤。宛敏灝、潘重規主此説，今從。一謂唐代西北方音有『以朱注清』例，『朱明』讀如『清明』。景物既涉筍竹，乃外地歌

辭，流入敦煌，書手傳鈔，始望字循音，寫成「朱明」。——亦可備一說。

香銷羅幌堪魂斷。唯聞蟋蟀吟相伴。每歲送寒衣。到頭歸不歸。千行欹枕淚。恨別添憔悴。羅帶舊同心。不曾看至今。

△「銷」原作「綃」，從王重民校。「不曾」云云均倒裝語，此猶云「至今不曾看」。

菩薩蠻 「相思意」

△此首與以上四首《菩薩蠻》，同載敦煌寫本伯三二五一卷。在此首殘辭兩句有半之後，卷內接寫三「又」字，領以上四首。因定此首調名如右。

□□□□□□□。□□□□□□□。□□□□□。□□□□□。□□□□□。□□相思意。羞著舊羅裳。雙雙金鳳凰。

菩薩蠻 「溪邊舞」

霏霏點點迴塘雨。雙雙隻隻鴛鴦語。灼灼野花香。依依金柳黃。盈盈江上女。兩兩溪邊舞。皎皎綺羅光。輕輕雲粉妝。

△録敦煌寫本伯三九九四。此首同卷所載，有歐陽炯詞二首，見上文卷九，可供審訂此辭寫作時代者參考。

菩薩蠻　「求宦」　二首

自從遠涉爲遊客。鄉關迢遞千山隔。求宦一無成。操勞不暫停。路逢寒食節。處處櫻花發。攜酒步金隄。望鄉關雙淚垂。

△録敦煌寫本伯三三三三。「金隄」原作「金瓶」，失韻。

數年學劍攻書苦。也曾鑿壁偷光露。塹雪聚飛螢。多年事不成。每恨無謀識。路遠關山隔。權隱在江河。龍門終一過。

△「聚」原作「叕」。上文卷四失名《謁金門》曰：「聚盡螢光鑿盡壁」，可據。王重民校：「「最」與「聚」通，訛作「叕」。」按與「聚」通者乃「冣」，非「最」。「冣」「叕」形近而訛。「多」原作「吕」，王重民校作「屢」。按「吕」形易訛爲「吕吕」，「吕吕」畢竟是「多」。

△右二辭從「涉遠」説到「權隱」，情事一貫，又同卷相續，故訂爲聯章。

南歌子 『風流婿』

悔嫁風流婿。風流無準憑。攀花折柳得人憎。夜夜歸來沉醉。千聲喚不應。　回覷簾前月。鴛鴦帳裏燈。分明照見負心人。問道些須心事。搖頭道不曾。

△録敦煌寫本伯三一三七。下片起二句用俗文。《伍子胥變文》云：『嬾向庭前覩明月，愁歸帳裏抱鴛鴦』，可參考。『些須』原作『与須』，王重民編集作『与頭』，潘重規謂『与須』猶言『與誰』，俟訂。

南歌子 獎美人

翠柳眉間緑。桃花臉上紅。薄羅衫子掩酥胸。一段風流難比。像白蓮出水中。

△録同上。『中』字原闕，唐圭璋補。『像白蓮』乃襯字。過去讀者因原題『獎美人』三字，誤會爲曲調名《虞美人》之訛，遂全無是處。此題三字後人猶沿用，《詞林摘艶》内有《倚馬待風雲》四，即題『獎美人』。

南歌子『心自偏』

爭不教人憶。怕郎心自偏。近來聞道不多安。夜夜夢魂到錯。往往到君邊。　白日長相見。夜頭各自眠。終朝盡日意懸懸。願作合歡裙帶。長繞在你胸前。

△録敦煌寫本伯三八三六。原本『偏』作『訪』，暫依韻訂，侯校。『到錯』疑應作『間錯』，《秋吟》變文：『朱闌間錯光輝。』法照經讚：『寶池澄澄千仞深，月珠間錯似黃金。』『往往』原作『安安』，『懸懸』原作『暄暄』。『合歡』原作『合官』。王重民改『願作』爲『願使』，校『合官』爲『合綰』。

南歌子（賞春）

雪銷冰解凍。煙凝地發萌。緑楊紅藥兩分明。萬户千門。春色漸舒榮。　忽覩雙飛燕。時聞百囀鶯。日惠處處管絲聲。公子王孫。賞玩惜芳情。

△録同上。『藥』原作『葉』，從蔣禮鴻校。『日惠』侯校。王文才校『惠』作『會』，王重民作『思』。蔣校『惜』作『賭』。

南歌子 『消暑』

楊柳連隄綠。櫻桃向日紅。舜吟迎氣陌秋風。滿院殘花挾竹。緩緩脫簾櫳。 荷葉排青沼。雲峰簇碧空。舉杯摇扇畫堂中。時聽笙歌消暑。思無窮。

△録同上。上片後三句俟校。『陌』在敦煌曲内每用作『向』、『對』之意。『緩緩』原作『喚喚』。『舜吟』費解，俟校。

南歌子 『對尊顏』

獲幸相邀命。攀連坐未閒。卑微得接對尊顏。今日同□□□。□□□□□。

△原本見《敦煌詞掇》。傳惜華《敦煌唐人寫本曲子記》著録此曲。原無調名，今據所存二十字之句讀，入《南歌子》，並擬補八空格。

南歌子（風情問答）二首

△二首亦録敦煌寫本伯三八三六。

斜隱朱簾立。情事共誰親。分明面上指痕新。羅帶同心誰綰。甚人踏破裙。　蟬鬢因何亂。金釵爲甚分。紅妝垂淚憶何人。分明殿前實說。莫沉吟。

△原本「隱」作「濦」，「痕」作「根」，「破」作「䙺」，「何人」作「何君」。按「濦」即「影」，王重民校：「六朝人『影』字皆如此。」《韓擒虎話本》：「五道將軍唱喏，影滅身形」，「影」校作「隱」。唐寶梁賓詩：「小玉驚人踏破裙」。「殿前」待校。儻原是此二字，則故事之主角身分可知，或入講唱，或入戲弄，更明顯。

△上片末句「甚人」當作襯。

自從君去後。無心戀別人。夢中面上指痕新。羅帶同心自綰。被猻兒踏破裙。　蟬鬢朱簾亂。金釵舊股分。紅妝垂淚哭郎君。妾似南山松柏。無心戀別人。

△原本「痕」作「根」，「猻」作「緣」，「股」作「古」，「妾」作「倿」。「夢中面上」費解。王佩諍校改「夢中」爲「莫云」。「妾似」句，有上文卷四失名《鳳歸雲》「兒家本是」首內「妾身如松柏」句爲據。《敦煌曲校録》校作「信是」。

南歌子 『長相憶』 二首

△二首録同上。較張泌、歐陽炯格，惟異在此末句改三言爲五言。

夜夜長相憶。知君思我無。繡幃紅褥玉人鋪。深夜不來歸舍。薄情是我夫。

△原本『知』作『諸』，『褥』作『辱』。《開蒙要訓》『褥』旁注『辱』。《伍子胥變文》：『儻見夫婿爲通傳，以理勸諫令歸舍。』

謾畫眉間柳。虛匀臉上蓮。知他心在阿誰邊。天天天□□□。因何用意偏。

△原本『謾』作『蠻』，『虛匀』句作『虧云劍上連』，『心在』下衍『訪』字，末句『意』作『以』。第四句依格爲六言，無韻，今僅存『天天天』三字而已，『天』非韻。兹列三空格足句而未知如何位置始合，姑列句尾，俟訂。

△此二首並上列《南歌子》（賞春）一首，初在王重民編《敦煌曲子詞集》內，僅作不相聯續之若干段『殘卷』而已。後經蔣禮鴻整理還原爲雙疊《南歌子》二首；復經左景權就原件查明，本是一線裝之小册子，線斷重裝，始造成錯簡，事得大白。兹依韻定著爲雙疊者一首，單片者二首，大致就序；而若『天天天』『用意偏』等不可通處，依然存在，仍須求進。

山花子 『難期會』

去年春日長相對。今年春日千山外。落花流水東西路。難期會。西江水竭南山碎。憶你終日心無退。當時只合同攜手。悔悔悔。

△録敦煌寫本斯五五四〇。結句缺二字，作兩點，王重民編集於『悔』下空二格。今依饒宗頤、潘重規認此爲重字符號，校如右。

漁歌子 『玉郎至』

繡簾前。美人睡。廳前猧子頻頻吠。雅奴白。玉郎至。扶下驊騮沉醉。出屏幃。整雲髻。鶯啼濕盡相思淚。共別人好。説我不是。得莫辜天負地。

△此首見《敦煌零拾》、《敦煌詞掇》。原本『整雲髻』作『正雲起』，『淚』作『夌』。其下二句各四言，從蔣禮鴻訂。『得莫』原作『得莽』。

漁歌子 『恨狂夫』

春雨微。香風少。簾外鶯啼聲聲好。伴孤屏。無語笑。寂對前庭悄悄。　當初去。向郎道。莫保青娥花容貌。恨狂夫。不歸早。教妾實在煩惱。

△錄同上。原本辭後有曰：『上□□王次郎』，與辭之內容不近，容屬原本下一文件之題。『無』原作『微』，『狂夫』作『惶交』，『實』作『思』。『煩』，他本作『懊』。『王次郎』三字原意詳《敦煌曲初探》。

△此首曾影入羅振玉《西陲秘籍叢殘》。又入周泳先《敦煌詞掇》。自『對前庭』以下，曾見日本白鳥庫吉等編《世界文化史大系》第七册。

送征衣 『如魚水』

今世共你如魚水。是前世因緣。兩情準擬過千年。轉轉計較難。教汝獨自孤眠。
每見庭前雙飛燕。他家好自然。夢魂往往到君邊。心專石也穿。愁甚不團圓。

△錄敦煌寫本斯五六四三。原本『計較』作『計教』，『教汝』作『交汝』。『他家』句待校。『夢魂往往』

四字模糊，玆據上列《南歌子》「心自偏」上片末二句訂，仍俟校。「圓」原作「綠」。

△「他家」句之「好」，王重民編集作「如」，仍未安。「自然」，俗謂自由也。《敦煌資料》一輯《放家童契》：「貴者廣修善本，咸得自然；賤者不造善因，而生下品。」「下品」指奴隸。

△英人翟理斯《倫敦博物館藏敦煌卷子目録》指右辭內容乃「與士兵告別」，着眼在調名「征衣」二字。未慮我國歌辭之調名，難於悉用代題目，而「征夫」亦不必全是戰士，下列《擣練子》聯章四首之第三首可證。

酒泉子（詠馬）

紅耳薄寒。搖頭弄耳擺金轡。曾經數陣戰場寬。用勢卻還邊。　入陣之時。汗流似血。齊喊一聲而呼歇。但則收陣捲旗旛。汗散卸金鞍。

△録敦煌寫本伯二八〇九、伯三九一一。此首詠汗血馬。上片疑奪四字一句。「用勢」、「齊喊」、「則」，均待校。

酒泉子（詠劍）

三尺青蛇。斬新鑄就鋒刃剛。沙魚裹欛用銀裝。寶見七星光。　曾經長蛇偃月陣。

一徧離匣神鬼遁。鴻門會上佑明王。勝用一條槍。

△録敦煌寫本伯二八〇九，《隋唐盛世》亦載之。此首詠劍。『剛』原作『削』。蔣禮鴻校作『劘』，謂刃有快鈍，『劘』，即快也。按全辭叶『剛』、『裝』等五平韻，又叶『陣』、『遁』二仄韻，作『劘』則失韻。故僅取形與義，可訂『削』爲『劘』。若必兼顧形聲義，惟有訂『削』爲『剛』。傅惜華録此句爲『斬新鑄就鋒刃劘』，王重民録此句爲『斬判注乾鋒刃崩』，傅較是。『遁』，劉復作『自』，改『遁』，既得『自』之形，兼應『神鬼』之旨，復叶上句『陣』韻；王重民作『怕』，僅循『神鬼』語意而已。『沙魚』指魚皮。

擣練子 『孟姜女』 四首

△此題四首，據伯二八〇九、伯三九一一、伯三三一九等敦煌寫本校録。四首皆演故事，爲戲文，説白未傳。前二首杞梁告別，後二首孟姜送衣，原本顛倒，送衣在前，茲正。

堂前立。拜辭娘。不覺眼中淚千行。勸你耶娘少悵望。爲喫他官家重衣糧。

△此首杞梁唱。原本『辭』作『詞』，『勸』下衍『勺』，周泳先《敦煌詞掇》乃作『勸勸你耶娘少張皇』，未的。

辭父娘了入妻房。莫將生分向耶娘。君去前程但努力。不敢放慢向公婆。

△此首夫婦合唱。首二句原各三言，被襯入『了』字，聯成一句，其實仍是雜言調，不能視作七言四句。

△『妻』原作『清』，因唐代西北方音『清』失鼻音，乃入背齊互注例，故『妻』每作『清』。『婆』失韻，『公婆』原可改作『耶娘』，惟下列末首『歸』字亦失韻，殆有此格，故『公婆』亦不改『耶娘』。四首原本寫作雙疊二首，結拍韻既不同，當難認爲雙疊，茲故列爲單片四首，與第二套之六首同體。

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歸。造得寒衣無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

△此首孟姜唱。原本『妻』作『清』。龍晦云：以『妻』叶『歸』、『衣』，乃以齊叶微，仍是方音音理。

長城路。實難行。乳酪山下雪紛紛。喫酒只爲隔飯病。願身強健早還歸。

△此首耶娘唱。原本『紛』作『雰』，『只』作『則』。

擣練子　『孟姜女』　六首

△此套録敦煌寫本伯三七一八。原失調名，惟辭前尚留有『曲子名目』四字。前五首是《擣練子》無疑；末首雖較多七言二句，若聯章之末篇，應演唱之需，多出數句者，每每有之，不礙其仍爲原調也。此套全民文訛奪特甚，無從訂正。然是戲詞，仍足珍貴。敦煌原卷此辭寫在背面，正面寫《逸真讚》十八篇。王重《伯希和劫經録》內於《逸真讚》能詳究竟，於此六辭則不及一字。

△六辭情節：第一、第二製寒衣；第三代言，乃已聞杞凶耗，向其魂魄哀訴；第四哭長城；第五滴血驗骨；末首又代言，乃杞魂囑妻以家事，與第三首相應。六辭應是戲文之某段，並非全本。

△六辭內容，不同古史傳、古樂府所見杞梁事。至唐詩播詠，有所變革，如王建《送衣曲》、貫休《杞梁

變》篇等始相合。至《孟姜女變文》，始與六辭相表裏。六辭之時代於此可以概見。建曲曰：「……累時厚厚綿襲襲，貴欲征人身上暖。願郎莫着裹尸歸，願妾不死長送衣。」休詩曰：「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饑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變文》有關者，略如下引。

雲疑蓋。月已昇。朦朧不眠已三更。面上褐綾紅分散。號咷大哭呼三星。

△原文：「雲疑盞，月疑生，蒙蒙大綿疑三更。面上褐綾紅分散，號姚大哭呼三星。」王文才謂首二句述月下縫衣，「三星」猶云「三光」。

對白綿。二丈長。裁衣長來尺上量。夜來夢見秋交末。自怕君身上□□。

△原文：「對白綿，貳丈長，財衣長來尺上良。也來蒙見秋交水，自怕賓身上財。」蔣禮鴻校：《王昭君》變文有「直爲金河夜蒙連」，《爐山遠公話》有「遠公蒙中驚覺」，「蒙」皆是「夢」。

孟姜女。秦杞梁。聲聲懊惱小秦王。神主敢質三邊滯。千番萬里築城長。

△原文：「孟薑女，陳去梁；生生襖腦小臣王！神主敢質三邊滯，千番萬里竹長城。」《孟姜女變文》云：「被秦差充築城卒」，並歷曰：「懊惱其夫」。「神主」待校，「神」或是「身」之訛。「敢質」亦未得解。第三句及末句與貫休詩前四句合。第三句指罵秦王，爆發仇恨，正鬥爭精神所寄，詳《校錄》弁言六。

長城下。哭聲哀。感□長城一朵摧。裏畔髑髏千萬個。十方骸骨不教回。

△原文：『長城下，哭成憂。耿沱長成一朶嵟。里半潤樓千万個，十方骸骨不交迴。』《變文》曰：『曠野哭聲哀』，次句可據。又曰：『婦人激烈感山河，大哭即將長城倒。隴上悲雲起，曠野哭聲哀。若道無人感，長城何爲頽？』又曰：『髑髏無數，死人非一，骸骨憑何取實？』均可證明辭意。

刃□亮。兩拳拳。十個指頭血沾根。青竹干投上玄被子。從今以後信和藩。

△原文：『刃沘亮，兩卷卷，十個即投血在恨。青赤千投上玄被子，從今与後信和番。』有一『血』字，可知辭意必曾涉及滲血辨骨。《變文》云：『……一一捻取自看之，咬指取血從頭試：「若是兒夫血入骨，不是杞梁血相離。」……點血即消，登時滲盡。』首句次字，即前一首第三句『感』下之字，尚待會意。王文才校『刃』爲『月』。『恨』疑是『痕』字。上列《南歌子》（《風情問答》）云：『分明面上指痕新』，『痕』作『根』。『恨』形在『痕』『根』之間。

娘子好。體一言。離別耶娘十數年。早晚到家鄉勸飭饊。月盡日交管黃紙錢。少長無□□□□□。

△原文：『妞子好，體一言：離別耶娘敷拾年。早晚到家鄉勸飭散，月盡日佼管黃至前；小長無月□□□，□盡日仪管黃至前。』《變文》內亦有杞梁之魂慰妻語，凡十四句，惜無助於此辭之校補。『飭饊』處照表『侍奉』之意。

謁金門 『仙境美』

仙境美。滿洞桃花綠水。寶殿瓊樓霞閣翠。六銖常掛體。　悶即天宮遊戲。滿酌瓊漿任醉。誰羨浮生榮與貴。臨迴看即是。

△録敦煌寫本伯三八二一。『六銖』原作『緣殊』，乃由『六』而『綠』，而『緣』。《維摩詰經講經文》：『雜寶樹林珍果美，六殊衣惹異花香。』末句待訂。

楊柳枝 『老催人』

春去春來春復春。寒暑來頻。月生月盡月還新。又被老催人。只見庭前千歲月。長在長存。不見堂上百年人。盡總化微塵。

△録敦煌寫本伯二八〇九，《敦煌詞掇》亦載之。『微塵』原作『爲陳』。下列《十無常》辭：『星霜暗改幾多時？作微塵。』《詞學季刊》有原本影片。

虞美人 『海棠開』 二首

△二首錄敦煌寫本伯三九九四。『虞』原作『魚』。《虞美人》有單片格，與《採桑子》、《南鄉子》等有單片格同。

東風吹綻海棠開。香麝滿樓臺。香和紅艷一堆堆。又被美人和枝折。綴金釵。

△『麝』原作『榭』，『綴』原作『墜』。蔣禮鴻校謂『綴』『墜』有時同音假借，據改。

金釵釵上綴芳菲。海棠花一枝。剛被蝴蝶繞人飛。拂下深深紅蕊落。污奴衣。

△此首末句代言，叶韻異於前，所詠又多與前複，原調又本有單片、雙疊二格，故斷作單片二首。

△敦煌曲重沓或矛盾處，較文人詞爲多，惟不必皆爲本然，其爲書手所誤者，正不勝計。都俟校正，不得謂民間文學便毋需文理。

望江南 『娘子麪』

娘子麪。磑磑再重磨。昨來忙驀行車少。蓋緣傍畔迸麩多。所以不來過。

△據敦煌寫本伯二八〇九、伯三九一一校錄。此對娘子之諷辭，『麩』射『夫』。『行車少』從龍晦校，原

作『行里小』。唐圭璋校全句爲『睡來莫怕行李少』，蔣禮鴻指『蓋緣……所以……』語調，於上列《浣溪沙》『捲卻詩書』首內已見，從知是歌辭中之習用者。

望江南 『臨池柳』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臨池柳。者人折了那人攀。恩愛一時間。

△此首與前首『娘子麪』同載於伯二八〇九、伯三九一一卷。原調名下有一『平』字，亦同前首。王重民曾以此首作前首之後片，視兩首爲雙調一首，未妥。此二首叶韻既異，意境又歧，實無從牽合爲一。

望江南 『大丈夫漢』

大丈夫漢。爲國莫思身。單槍匹馬搶排陣。塵飛草動便須行。以後敬家軍。兩陣壁。隱微處莫潛身。腰間四圍十三□。龍泉寶劍靖妖雰。擧將來獻明君。

△此辭原見周紹良自莊嚴龕所藏敦煌寫本。原無調名，據作品格調擬補。

△原本『單』作『躭』，『飛』作『非』，『行』作『去』，『以』作『已』，『軍』作『斤』，『隱微』作『影报』，『潛』作『漸』，『圍』作『謂』，空格作『隻』，『寶』作『保』，『靖妖雰』作『敬厭粉』，『擧』作『手』，『獻』作『願』。

還京樂 『斫妖魅』 四首

知道終驅猛勇。世間專。能翻海。解移山。捉鬼不曾閒。
見我手中寶劍。刃新磨。斫妖魅。去邪魔。見鬼了血洴波。
□□□者鬼。意如何。□□□。□□□。争敢接來過。
小鬼咨言大鬼。□□歌。審須聽。□□□。□□□□□。

△原載蘇聯藏一四六五號寫卷，此據饒宗頤《敦煌曲》圖版校録。原本辭首題『曲子還京洛』。存十六行，一、六、十、十四四行均提高一、二字書寫，此四行即『知道』、『見我』、『見鬼』、『小鬼』四句。今依第一首格調分段校如右式。『猛』原作『孟』，『世』原作『勢』，『移』原作『餘』，『刃』原作『物』，『妖魅』原作『要美』，『邪魔』原作『邪磨』，『敢』原作『感』，『咨』原作『資』。

西江月 （女伴秋紅） 三首

△録敦煌寫本斯二六〇七。三首同詠女伴弄舟，又同卷相續，聯章顯然。三辭風格與內容，頗近上文卷九歐陽炯之《西江月》及閻選之《定風波》，詳《敦煌曲初探》五『論修辭』。其時代如何，於此可見。

女伴同尋煙水。今宵江月分明。舵頭無力一船橫。波面微風暗起。撥棹乘船無定止。楚詞處處聞聲。連天江浪浸秋星。誤入蓼花叢裏。

△原本『撥』作『潑』，『止』作『正』。高適《漁父歌》有云：『料得孤舟無定止』。『詞』上原奪『楚』字，從蔣禮鴻，據第三首『楚詞』補。蔣氏引馮延巳《菩薩蠻》云：『顧影約流萍，楚歌嬌未成』，以證此套曲內之『楚詞』。『江』原作『紅』，王文才據下文『蓼花』，謂『紅浪』亦可。

浩渺天涯無際。旅人船薄孤洲。團團明月照江樓。遠望荻花風起。東去不回千萬里。乘船正值高秋。此時變作望鄉愁。一夜苦吟雲水。

△『薄』，王文才校作『泊』。『荻』原作『秋』，從向柳谿校。『正值』原作『整置』，從王重民校。『水』原奪，從韻補。

雲散金波初吐。煙迷沙渚沈沈。棹歌驚起亂棲禽。女伴各歸南浦。船壓波光搖夜艫。貪歡不覺更深。楚詞哀怨出江心。正值月當南午。

△向柳谿校『波』爲『烏』。原文『渚』作『煮』，『棲』作『西』，『浦』作『補』，『哀』作『衷』，『壓』作『押』，『夜』作『野』。下片首句應七字，而原本『艫』作『虜』，下句又奪『貪』字，於是糾葛橫生：或主『虜』是『貪』之訛，二句各六言；或主上句作『搖艫』，下句作『野歡』，二句仍各六言。玆斷上句七言，『艫』叶韻，不能移，下句補『貪』字，六言。

定風波　『傷寒』　三首

△録敦煌寫本伯三〇九三。王重民《伯希和劫經録》云：此調三首原本書於「《佛説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陁滅經》講經文」之背面。其前寫藥方書，已殘，内有「長生湧泉方」；卷之末，寫此三辭。

陰毒傷寒脈又微。四肢厥冷最難醫。更遇盲醫與宣瀉。休也。頭面大汗永分離。

時當五六日。頭如針刺汗微微。吐逆黏滑脈沉細。胃胍潰。斯須兒女獨孤悽。

△上片「最」原作「猷」。因「最」俗體作「㝡」，省作「冣」，與「猷」近。鄭静遠、蔣禮鴻、左景權諸家之校均主「最」。下片「脈」原作「全」，「胃胍潰」原作「膭脈墳」。范午校引《傷寒論》「平脈法」云：「諸乘寒者，則爲鬱冒不仁。」注：「鬱冒爲昏冒，不知人。」

夾食傷寒脈沈遲。時時寒熱汗微微。只爲臓中有結物。虚汗出。心脾連胃睡不得。

時當八九日。上氣喘粗人不識。鼻顫舌焦容顔黑。明醫識。垛積千金醫不得。

△上片「汗」原作「破」，從前首下片次句改；惟仍俟校。「心」原作「公」，范午引《脈經》：「心腹煩滿不得卧」，因改。「連」，范校作「運」，謂與「暈」通。下片「鼻」原即作「鼻」。范校謂《廣韻》以「四支寒動」爲「顫」，故「鼻」宜作「身」。「焦」原作「搉」，從羅蔗園、鄭静遠等校，惟於「搉」字尚無所知。「顔」原闕，作六字句，從鄭校補，范補作「腫」。「垛」原作「堕」。《季布駡陣詞文》：「直饒

墮卻千金賞，遮莫高堆萬挺銀。」《伍子胥變文》：「亂綵墮似丘山」，故知是「垛」字。

風濕傷寒脈緊沈。徧身虛汗似湯淋。此是三傷誰識別。情切。有風有氣有食結。

時當五六日。言語惺惺精神出。勾當如同強健日。明醫識。喘粗如睡遭沉溺。

△上片「切」原作「勤」，乃先訛爲「劫」，再轉「勤」。下片「神」原作「身」，從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改。「明」原作「名」，從前首同句改。

△上片含意有二解：一般認爲三首敍三種傷寒，陰毒、夾食、風濕，謂之「三傷」；末句「風」指「風濕」，「氣」指「陰毒」，「食」指「夾食」。范午據《素問・痺病》云：「風、濕、寒三氣雜至，合爲痺」，謂「三傷」指此片首句所見之「風」、「濕」、「寒」，亦指此片末句之「有風」、「有濕」、「有寒」，原作「氣」乃「寒」之訛，「食」乃「濕」之訛云。

△《定風波》曲調起於盛唐，盛於盛唐，見《敦煌曲初探》「曲調考證」與「論時代」兩章。其始義發於政治，初不爲醫學方技而創，一望可知。顧三辭作者欲宣傳病理，竟選用政治性之曲調《定風波》，亦無非利其聲樂正盛行於民間耳。我國醫藥歌括，向只知用七言若干句體，如宋許叔微《傷寒百證歌》，乃七言八句至十四句不一。而未料早在唐代，已將此項「百證」內容，正式編入雜言曲調，認真歌唱，用以推廣常識，利濟民生，爲《全宋詞》所未有。足見一臠一寶，乃唐雜言與宋長短句大別之一，迥非《尊前》、《花間》所堪任也。

臨江仙 「少年夫婿」

少年夫婿奉恩多。霜臉上淚痕多。千回□去自消磨。羅帶上鸞鳳。擬拆意如何。
錦帳屏幃多冷落。何處戀嫦娥。回來直擬苦過磨。思量□得。還是諺哥哥。

△録敦煌寫本伯三一三七。原本首二行磨損模糊，失調名，茲按格調，訂爲《臨江仙》。第三句原存六字。「屏」原寫「摒」，「拆」原寫「析」，「帳」原寫「悵」，「多冷落」原寫「冷落多」。「思量」下原不空。「哥哥」寫「謌謌」。

臨江仙 「大王處分」

大王處分靖烽煙。山路阻隔多般。寒風切切賤于丹。行路遠。正見一條天。　願我早晚說山川。大正堯舜團圓。自今以後把槍攢。卸金甲。呈唱快活年。

△此首載《敦煌歌辭總編》「補遺」卷。原爲周紹良藏本。辭前原標「一首」二字，無調名，今依其格調訂爲《臨江仙》。原文「靖」作「敬」，周校作「警」；又「烽」作「風」，「阻隔」作「至格」，「晚」作「萬」，「以」作「已」，「攢」作「讚」，均從周校。「賤于丹」待訂，或是「葉皆丹」之意。「說」

俟校，似應作「奪」。「呈」似應作「高」，周校爲「陳」，仍未愜。

臨江仙 「求仙」

不處囂塵千百年。我於此洞求仙。坐□行遊策杖。策杖也。尋溪聽流泉。　神方求盡願爲丹。夜深長舞爐前。□□□、登雲。登雲也。□□□□□。

△録敦煌寫本斯二六〇七。原本「百」寫「万」，「洞」寫「峒」，「爐」寫「於」。下片首句與一句易位。

〔再相逢〕 「情恨切」

與君別後。何日再相逢。關山阻隔信難通。情恨切。氣填胸。連襟淚落重重。　世通榮貴壽如松。寒雁來過附書蹤。憐君憔悴損形容。教兒淚落千重。

△録同上。「再相逢」用《敦煌曲初探》所擬調名。

△「連襟」待校。「世通」句與上下文不屬。王重民校「憐」作「謂」，並轉用同音字「爲」，意較勝，而「憐」「謂」之間如何過渡，尚未交代。

失調名 『織錦紋』

仕女鸞凰。齊登金座。匡閒階□□專心。懇望轉加新。金絲線織成鴛鳳。□□□□。□得金枝。合蟬野馬。競逐紛紜。□□□□値千金。足蜂蘂攢花滿。□□□□。只爲無人往達。進入西秦。共練□□□然。織成端疋。遣家僮市賣。不□□□。紗窗每恨織錦紋。報仕女兩兩三三。□□歸鄉。從此後更也無人。日夜無效功。

△録同上。原本八行，以『曲子』二字開端。『凰』寫『鳳』，『座』寫『坐』，『鴛』寫『鸞』，『滿』寫『蒲』。原卷上下截斷裂，只存中截，句不聯繫，今擬校如此。

失調名 『多征使』

□臺□化絶勝□。往復任君多征使。願年年生居定照。□千如日月照無已。

△此首及此下二首録並同上。饒宗頤已題此辭爲『失調名』。

失調名 傷蛇曲子

聽說昔時。隋侯奉命。出使行□。□□傷。臨欲喪。眼中光。淚流血染路傍。□開展之囊。取藥封裹。□□□□□□。□歸日。見玉帝。□□□□。□□□□。□蛇改易。蒙君□□□□。□□□□。其蛇晝夜□□。□□□□堂。

△原本殘缺甚多，擬訂如此。「傷蛇曲子」四字爲原本辭前所有。

失調名 「陣雲收」

四海征□。喜天雨降。□□□□。□□唐堯。鴻恩四溥。海內樂無憂。陣雲收。

△原本「征」下寫「弊」，「天」上一字寫「惜」，「四溥」寫「四補」。

失調名 般涉調 「賀當家」

國泰人安靜。風沙向秀□。□□□□□。□地種□□。□宮闈。任船車。聽海

燕。坐金牙。提葫蘆帝薩金沙。長垂羅袖拂煙霞。齊拍手。賀我當家。

△此首辭前原寫『同前般涉』四字，惜原本前首殘缺太甚，未存調名。此首辭末『家』字下，又寫『同前』，而緊接一首乃《贊普子》，格調與字數均不同此首。則『同前』應指同宮調。

△原本『車』寫『專』，『葫』寫『胡』，『當家』二字之間，衍一『个』字。

〔紅娘子〕『秋水似天仙』（嵌曲名）

□□□□宣。美人秋水似天仙。紅娘子本住□□。蝶兒終日繞花間。舉頭聚落秋□□。悔上採蓮船。楊柳枝柔。墮落西番。

△錄敦煌寫本斯五六四三。此首前原題『曲子』二字。原本『秋』寫『修』，『似』寫『以』，『終』寫『中』，『悔』寫『梅』，『採』寫『菜』，『柔』寫『揉』，『番』字闕。

△唐曲名中有《天仙子》、《紅娘子》、《採蓮》、《楊柳枝》、《定西番》、《玉蝴蝶》。

失調名 『莨菪不歸』（嵌藥名）

莨菪不歸鄉。經今半夏薑。去他烏頭了血傍。□他家附子豪强。父母依意美長短。桂

心日夜思量。

△録敦煌寫本斯四五〇八。原本「傍」下一字寫「弓」，「量」下衍「砂」字。

△此辭寫在後漢《三歸依》四首之前，寫本時代似亦在後漢，參前列卷七《三歸依》。

失調名 「樓頭飲宴」（嵌曲名）

上闕。羊子徧野巫山。醉胡子樓頭飲宴。醉思鄉千日醺醺。下水船盞酌十分。令籌更打江神。

△録敦煌寫本伯三九一一。《敦煌曲初探》五「俳體」節謂此辭包《羊子》、《巫山》、《醉胡子》、《醉思鄉》、《下水船》、《江神》六曲名。

失調名 「歸明王」

□我一身卻。自家一身當。千萬努力歸明王。憶着吐蕃通信。上□□□□。

△録敦煌寫本斯三二一九。原本辭末有「曲子名一首」五字。同卷同面所載「花落又重開」一首，據此亦判爲曲子辭。此首格調似爲《南歌子》。

失調名　『花落又重開』

飛過盡。不敢攞。今歲中□□望夫來。□花落。又重開。斷絃罷卻。世總量□塵埃。

△録同上。原本『中』字下爲『逍竹』二字，『望』作『妄』，『重』作『虫』，『罷』作『霸』。

失調名　『發箭到長安』

△以下四首，原見周紹良自莊嚴龕藏敦煌遺書之零散卷子。原共十三首。寫於《維摩詰經》卷背。其中五首調名可訂，見本卷前列《浣溪沙》『黄鶯』、《臨江仙》『大王處分』、《望江南》『大丈夫漢』、《浣溪沙》『山頭水道』、《浣溪沙》『萬里迢停』，另四首或齊言，或辭式難於訂定，不録。按此十三首間，多有『右同前』、『一首』等字樣，乃敦煌曲子辭常見書寫術語，以下四首，故可判爲失調名之曲子辭。

□□射立甚分明。忙把金弓接晝簳。四周百姓看。脚踏□白□壇。發箭到長安。

適□面。從來合有動停君。恰似前過□。側耳聽。只似覺凄聲。

△原本首句僅存五字，上有空位，兹擬設二格。次句『忙』原作『王』，『簳』原作『幹』。第三句『百』

下原缺二字，擬補作『姓看』。又次句『圍』原作『謂』；下片末二句『側』原作『則』，『聽』原作『厛』，從周紹良校。

失調名 『一家歸』

一家歸。□年盡。日漸西。□□上詣開雲道。專使請事大王□。生死說一場。自身受甚苦。觀音也合知。　自身坐處無罪過。三邊使來不。發遣一封書。青天也合知。

△原本辭前題『又同前』，『西』作『高』，『雲』作『云』，『王』下之空仍作『王』，下句作『主死說一長』。『三邊』原作『三伴』，茲從龍晦校。

失調名 『問安』

問安分明不似潘。繞歡。賤妾□□□至五更寒。外看。遠聞沽山風動曉。心酸。□手兩□酒家錢。皇天。願作江河變澄川。將身航海沒波□。

△原本辭前標『一首』二字，『似』作『以』，『至』作『之』，『賤妾』下二字存一『女』傍，似疊『賤妾』二字。又『皇』原作『黄』，『五更』下疑有脫文，故擬補『寒』。

失調名 『草頭霜冷』

草頭霜冷誤中年。誤中年。先須學取禮儀全。誓願莫歸還。脫卻皮裘著漢國。著漢國。多應養馬上胭脂山。淚眼仰青天。

△原本辭前亦標『一首』二字，『胭脂』作『烟支』，末句作『沽眼叩年天』。

失調名 『迷生死』 四首

△此辭原載敦煌寫本伯二九五二。原卷並載《十二時》（『勸學』、『求宦』）一套，亦作『三三七七七』體。

△第一首『忽』皆寫作『或』，第二首『猶』寫『由』，『巡鐶蟻』寫『巡蟻鐶』。末首『今生死是未來生』原缺『今生』二字，茲據文意擬補。

忽然生。忽然死。四大成身非偶爾。只聞大海變桑田。不見人生得堅有。

居世人。迷生死。生死猶如巡鐶蟻。來來去去不停閒。去去來來常如此。

三界中。難出離。出離之人無一二。自從曠劫受波吒。幾個爲人免生死。

□□□。□□□。□□□□□□□。今生死是未來生。今生生是前生死。

失調名 『見真時』

往日修行時。忙忙爲生死。今日見真時。生死尋常事。見他生。見他死。反觀自身亦如此。

△原辭載敦煌斯四〇三七、伯二九五二兩寫本，伯本與前列『迷生死』辭同卷。《敦煌曲校録》、《敦煌歌辭總編》均曾收入此辭。斯本原有題記曰『乙亥年正月十日』。

行路難 『共住修道』 八首

△此八首載敦煌斯三〇一七、伯三四〇九兩寫本，《總編》收入『普通聯章』卷。歌辭寫作背景，見下列小序。序中所言『禪師説偈』、『兼與《五更轉》』，均有作品留存。《五更轉》載在《總編》『定格聯章』卷，編號一〇一〇至一〇一九；『勸諸人一偈』見本稿副編末卷。八首辭分由八人唱出，雖無定格，卻有固定和聲。此是《行路難》調以相和歌形式流傳之一證。

貴賤等蒙禪師説偈，兼與《五更轉》，把得尋思，即愛慕禪師，不知爲計，留得共住修道，貴賤等各自思維，各作《行路難》一首。

△右爲小序，據斯本録。伯本曰：『弟子蒙禪師等説偈，並《五更轉》及勸善文，弟子等慕戀禪師，不知爲計，留得禪師共住修道，各自思維，各作《行路難》一首』。

第　一

丈夫恍忽憶家鄉。歸去來。歸去從來無所住。來去百過空來去。不見一個舊住處。住處皆是枷鎖紐。勸君學道須避就。法界平等一如如。理中無有的親疏。君不見。行路難。行路難。道上無蹤跡。

△伯本無『第一』『第二』等字樣，又將和聲辭誤置句首，此據斯本。『理』，伯本寫『裏』。『住』，二本均作『歸』，此從《總編》。

第　二

始知虛空以爲屋宅。大地以爲牀席。水火畢竟相隨。如風無有蹤跡。離散各不相知。合即五家共一。既知自身狀跡。何處更有親戚。君不見。行路難。行路難。道上無蹤跡。

△『五家共一』，見《智度論》一三：『勤苦求財，五家所共。若王，若賊，若火，若水，若不愛子用，乃至

藏埋，亦失。』

第三

父母皆從貪嗔癡愛生我。祖父先是二十五有眷屬。原是色聲香味觸。妻兒即是色境五慾。萬法畢竟相隨。微塵以爲同學。君不見。行路難。行路難。道上無蹤跡。

△《楞伽經》三：『貪愛名爲母，無明則爲父。』《涅槃經》：『毒中之毒，不過三毒。』『三毒』即指貪、嗔、癡愛。

第四

衆生大大癡。不肯著。如來衣。常臥無明被。昏昏長夜睡。念念求財色。不覺死時至。空手入三途。何期悔來此。君不見。行路難。行路難。道上無蹤跡。

△此首斯本無。『如來衣』，謂忍辱之衣。『三途』，謂火、血、刀三種途徑。火途如地獄中之猛火熾燃，血途若禽獸之相食，刀途指刀杖之刑。

第五

衆生常被色財纏縛。没溺愛河。沉淪生死。處處經過。八風常動。六識昏波。常念五慾。不念彌陀。　生天無分。地獄對門。循環六道。回換萬身。欲得學道。須捨寃親。君不見。行路難。行路難。道上無蹤跡。

△此首斯本殘。『八風』謂利、衰、毁、譽、稱、譏、苦、樂等八種愛憎，以其能扇動人心，謂之『八風』。『六識』謂見、聞、嗅、味、覺、知六種感知能力。

第六

常揑龜毛爲罝網。磨鍊兔角作刀槍。大悲澤裏網得鹿。鐵圍山中捕得羊。　白牛駕車來運載。乾闥婆城中作宴會。二乘門外不忍看。菩薩端坐意氣大。　辟支四果心生疑。聲聞緣覺無所知。修道若達此法門。始能行得大慈悲。君不見。行路難。行路難。道上無蹤跡。

△此首以下斯本無。『龜毛』『兔角』謂『無』，與『有』相對。《成實論》二一『世間事中，兔角、龜毛、

蛇足、塗香、風色等，是爲無。「羊、鹿、白牛分指小、中、大三乘教。『白牛駕車』，謂作者所主者大乘教。『乾闥婆』乃音樂之神。『二乘』指小乘、中乘。『聲聞』、『緣覺』指達聖果之兩種境界。『辟支四果』爲聲聞小乘所得之『入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

第七

慈悲度脫諸衆生。先須持戒不殺生。殺生偷盜皆計罪。地獄門前專相待。不見一法成。亦無一法壞。逆順平等一如如。是故名爲大丈夫。君不見。行路難。行路難。道上無蹤跡。

△原本「殺」寫「煞」，「偷盜」寫「盜偷」。

第八

身騎精進。忍辱作鞍轡。持戒作槍旛。慈悲爲將帥。　手把禪定弓。身破三十六軍賊。獲得菩提勳。無心是官職。差作巡境使。四方和六賊。大丈夫自恨無道德。　虛食信施供。假名入山谷。忽若得道果。歷劫相勞碌。欲得學無爲。常須三不足。君不見。

行路難。行路難。道上無蹤跡。

△原本「旛」寫「翻」，「將帥」寫「軍將」。「軍將」失韻，且與下句「軍賊」意混，故改「將帥」。「禪定」，一心考物爲「禪」，一境静念爲「定」。

山僧歌

閑日居山何似好。起時日高睡時早。山中軟草以爲衣。齋餐松柏隨時飽。臥巖龕。石枕腦。一抱亂草爲衣襖。面前若有狼藉生。一陣風來自掃了。獨隱山。實暢道。更無諸事亂相撓。

△原載敦煌寫本斯五六九二，與下列〔取性遊〕八首同卷，《山僧歌》乃原題。

〔取性遊〕八首

△八首原載敦煌寫本斯五六九二。此辭前四首述情，後四首談禪，因同一格調，同一韻脚，風格相似，仍編爲一組，繫在「取性遊」擬調名之下。

只向巖前取性遊。每看飛鳥作忙鬧。念佛鳥。分明叫。啾啾唧唧撩人笑。

麅鹿麞兒作隊行。猿猴石上打筋斗。林中鳴。種種有。更有醍醐沽美酒。

△原本首字作『蚫』，『筋斗』作『巾㪷』。

寒號常聞受凍聲。山雞攀折起花毦。貪看山。石撅倒。不能卻起睡到曉。

△『號』原作『嘷』，『寒號』應爲蟲名。『花』下一字原作『梭』，失韻，今從文義校作『毦』。慧琳《一切經音義》：『毛飾曰毦。』

時人笑我作癡憨。自作清閒無煩惱。糧木子。衣結草。鹵莽賊來無可盜。

△『木子』謂樹木之實。同卷《山僧歌》有曰：『山中軟草以爲衣，齋餐松柏隨時飽。』

行住坐卧纖毫無。影逐隨身移轉了。悟真如。没生老。人人盡有菩提道。

口爲貪愛呈無明。曠劫輪迴受鞭拷。鑊湯煎。並碓擣。受罪人人見閻老。

假饒地獄歷多年。只爲波吒不肯了。勸世人。莫草草。須將智慧内外照。

廣求財物爲他人。死後三途獨自受。業者多。無業少。所以佛説三乘教。

△『受』失韻，待校。『教』下衍『道』字，或原辭是『三乘道』。

〔最上乘〕 四首

△此四首原寫在敦煌寫本斯五六九二〔取性遊〕八首前，存者如此，尚有佚文。『最上乘』爲擬調名。

別無言。別無語。無言無語名不取。無量劫來不思議。即應即捨生淨土。

△原本首句『別』作『則』。末句『即捨』待校。

莫謾喜。莫謾愁。歡喜憂愁早晚休。愚者眉頭終日皺。達者如魚順水流。

放四大。離五慾。濁惡世中足榮辱。不如幸運且騰騰。免墮三途入地獄。

△原本末句存『免三途』三字而已，其餘四字擬補。原文下接『像該誘迷中人，卻是自家真正道』十三字，似為別一首之末二句，須得他本比勘。

最上乘。無可造。不識工力自然了。識心見性又知時。無心便是釋迦老。

〔空無主〕　八首

△原載敦煌寫本伯三〇五六。八首格調一致，叶韻半平半仄，顯屬依調度辭。惟第七首下片多三言一句，並有失韻處，乃唐五代歌辭常見現象。

處衆未曾同轟轟。孤獨未辭無伴侶。或在深山曠野中。身心無夘如灰土。空無主。春秋冬夏常不變。寂寞□遊無處所。學慈父。四大五蘊腐爛空。誓願為君作梁柱。

△首句末二字『轟轟』失韻，然叶仄者首句不必叶，故如此。以下『土』原訛『出』，『慈』原省作『玆』。

煩蕩無本恒清涼。非因非果是真常。愚徒蠢蠢不能解。斷常二見樂閒荒。 戒顛狂。何時覺悟不動智。返波逆流性情香。坐道場。心願相覆慈悲網。羅取諸子集華堂。

無明造業實難遭。無始浮遊水上泡。一切衆生望見佛。三毒熾燃善業焦。 無功勞。何時值遇般若船。生死大河造浮橋。快逍遙。一切煩惱漏已盡。諸結熾火不能燒。

△原本『衆生望』作『衆望生』，『般若』作『波若』。『河』原作『沐』，從呂秋逸校。『諸結』猶言諸種癥結。

心識本净無價寶。我人壽命牽生老。五慾滅水恒澆灌。無始已來常涸燥。 何時了。涅槃大海解脫槳。般若清涼除煩惱。自開曉。不出不沒如虛空。毀譽不動得證道。

△『滅水』待校。『槳』原作『漿』。『般』原缺。

諸法本性非親疎。見聞覺知是三塗。非自非他而造業。孳孳榮華六趣奴。 真空虛。生死涅槃無根本。畢竟清净永如如。真家居。願上如來大悲船。知識相將入玄都。

身心合散無根栽。陰界諸入常解脫。自在無礙隨緣用。冤親憎愛永以割。能通達。涅槃大海爲衣鉢。清净慧命以自活。斷飢渴。周旋往返湛不動。少時何謝佛菩薩。

△原本『入』作『人』，『海』作『汰』，均從呂秋逸校。又『鉢』作『服』，『少』作『小』。

身心無知如空虛。衆生顛倒以爲我。善惡是非諸見網。如蠶吐絲自纏裹。奇災禍。何時打破煩惱舍。無礙解脫露地坐。斷枷鎖。實難可。五陰大賊本清涼。云何不覺火中坐。

△『虛』失韻，待校。其他異體字甚多，如『蠶』作『[illegible]』，『裹』作『綶』，『禍』作『[illegible]』等。

諸法本性無自他。邪正縛解常無爲。衆生愚癡虛妄見。不識煩惱真菩提。災怖奇。增上慢人不信受。誹謗方等樂嬰兒。怨阿誰。生死涅槃佛菩薩。三事和合甚難知。

△『他』失韻，待校。『增上慢人』未解。『慢』原作『漫』，從呂校。

〔無相珠〕　十首

△敦煌寫本斯四二四三載此辭。各首格調一致，今擬調名爲『無相珠』。

△此套平仄兼叶，叶平四首之格調全似《搗練子》。十首前，有七言四句引子。原本前二首每行漢字旁，均注有藏文，似漢藏對譯。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錄》擬題「念珠歌」，不分章解，有異文，未明所據。

念珠出自王宮宅。曠劫年來人不識。有人識得難凡夫。隱在中山舍衛國。

△「難」，問難意，原作「離」，從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錄》改。

無相珠。方丈覓。能青能黃能赤白。瑪瑙珊瑚摧合成。慧線穿連無間隔。

△「摧」待校。劉《錄》作「催」。「慧」原作「惠」，下同。

悟人收。智人識。常思念念無休息。念過恒沙處處明。始知無量神通力。

△「沙」原作「河」，從劉《錄》。

智慧珠。明皎潔。上下通明四維徹。念念常思無相珠。須臾滅盡恒沙業。

△第三句原無「明」字，違全套通格，擬補，俟校。劉《錄》作三言二句。

奉勸人。勤念珠。念珠非有亦非無。非空非實非來去。來去中間一物無。

△首句「勸」下原衍「緣」字，「緣人」費解，且違全套通格，删之。劉《錄》首句作七字。

亦非有。亦非無。常思持念白毫珠。本無即有能空相。離有能無法界居。

△「持」原作「侍」，從劉《錄》。

△「白毫」謂光。《目連緣起》：「聖賢此時來救濟，世尊又施白毫光。」

朝也念。夕也持。將行坐卧不曾離。爲得如來真四句。不北不南不東西。

△『將』，待校。末句『東』下原衍『不』字。玆參考第七首次句句法，仍校作七言。劉《録》改爲四言二句曰：『不南不北，不東不西。』

常持念。不曾言。不忙不急不曾閒。性透河沙三界外。共你衆生絶往還。

智爲珠。慧爲線。穿連悟常縱横徧。遮莫三千及大千。總在如來第一念。

△『悟常』待校，下字當仄，如作『無間』（見第一首）或『皎徹』（見第三首）等。

悟人見。心歡喜。識得菩提真妙理。念中真念鎮長言。如意寶珠無常體。

△『鎮長』原作『鎮常』，從劉《録》。

無罣礙。更無比。恒沙諸佛從心起。有人持念無相珠。即此便是如來體。

△『無相』原作『無明』，玆從劉《録》。

△按六朝已有《翫珠吟》、《弄珠吟》等，皆爲歌辭。劉宋僧石窴《弄珠吟》，上片格調同本套，下片爲七言四句，完全歌吟結構。同代僧杯渡《一鉢歌》四十五首，流行甚遠。其吟辭之一曰：『不生不死真丈夫，無形無相大毘盧。塵勞滅盡真如在，一顆圓明無價珠』，明指『無相』之旨。《一鉢歌》至唐元和間，尚騰盤里巷，《續高僧傳》稱其『理叶激勸，憂思至深。』中晚唐所傳佛教詠珠歌辭，格式亦大體同劉宋《弄珠吟》、《一鉢歌》。中唐歐陽詹有《水精念珠歌》，僧丹霞、慧藏二人各有《弄珠吟》，晚唐僧寶普有《心珠歌》，皆以『三三七七七』爲主要辭式，旨意亦爲『無相』。由此可推測本套歌辭之時代背景。

〔求因果〕四十五首

△原載敦煌寫本斯五五八八，題『只爲求因莫詩』。按此辭四十餘首，格調一致，與本編卷一所載《紀遼東》四首甚近；而辭中又有曰：『詞中莫怪苦丁寧』，『詞中奉勸苦丁寧』，其爲歌辭，專用一調，乃事實昭然。玆擬其調名爲『求因果』，並按其內容分爲『修善』、『見性』、『真悟』、『息爭』、『孝義』、『悌讓』六類著録。

以下『修善』類十一首。

□□□□□□□。□□□□□。□□□□□□□。□□□□□。□□□□□□□。只爲求因果。今生修得累生求。須上涅槃樓。

△『果』原作『菓』。唐顏元孫《干祿字書》：『「菓」俗，「果」正。』

日日搥鐘吹法蠡。修善意輕羅。一前一步踏蓮窠。諸佛競來過。此是上方行步處。識者皆來聚。下界凡夫路得麽。修善最嘍囉。

△『蠡』在下文他辭內作『螺』。『輕羅』未解，『羅』疑是語助，如變文內常見『唱將羅』『唱羅羅』等。『路』未解，意應是『悟』『省』等字。

有福之人登彼岸。免受三塗難。無福之人被棄遺。未有出緣期。努力回心歸善

道。地獄無人造。輪迴煩惱作菩提。生死離阿鼻。

△原本『遺』作『隨』。『鼻』叶平，下文尚有同例。

普勸閻浮世界人。修善莫因循。切須欽敬自家身。莫遣受沉淪。今生果報前生種。慚愧生珍重。來生更望此生身。修取後來因。

△下片次句『生』待校，疑是『須』。

一失人身萬不復。墮在三塗獄。萬般千種受災殃。痛苦徹心腸。在生不覺分毫善。惡事專心羨。死後輪迴受苦忙。自作自身當。

勸君努力志修行。離卻污泥坑。守執貪生戀世榮。究竟有何成。世榮雖好還生老。終是輪迴道。學善修禪離死生。諸佛會中行。

△『守執』之意與下不貫，俟校。

勸善比來無惡意。學取如來智。同向菩提會裏行。清净了無生。但知學善莫狐疑。生死與君期。改除三毒變慈悲。諸佛當時知。

△『無惡意』原作『充惡意』，『充』應是『无』之訛。若作『充』，『比來』應作『何曾』之類。末句『當時』俟校。

△此首原列在後，從修善義移此。

△此首下片全叶平，同此格者六首。

十惡不生名十善。便是如來見。忍辱包含並總齊。便是佛菩提。上十二千人衆悟。識佛知門戶。掃灑堂中修善臺。清凈沒塵埃。

△原本「辱」作「肉」，「總齊」作「揔齊」。「上十二千」俟校。

有福之人拱着手。衣食原來有。無福之人終日忙。少食沒衣裳。今生受苦猶常可。修取來生果。如今不解禮當陽。累劫受災殃。

△「當陽」指佛，下列「悟者」首亦見。

怕罪之人心改變。□惡回爲善。故犯之人不避殃。自作自身當。自從發意禮南宗。終日用心功。一法安心萬法通。無不盡消溶。

△「南宗」原寫「南尊」，從下列「息爭」類「煞縛」首改。「消溶」原作「消容」，呂秋逸校作「銷鎔」。

見說善言並善語。志意思惟取。耳中聞惡便佯聾。走過疾如風。今生得達菩提岸。慚愧無頭畔。愧要修心作佛人。教得善因緣。

△「愧要」句俟校。

以下「見性」類三首。

志心苦學志心求。見性大修由。因循過日累生休。虛度數十秋。此是菩提真種子。救度人生死。今生修得累生收。福慧不能休。

△『大』疑當作『待』。『十』原作『千』。

大郎雖然不識字。曉會天下事。生生世世說真言。妙法聽幽玄。見性得超三界外。諸佛爲期會。志心修道得生天。地獄永無緣。

△『郎』指主人，詳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大郎』指一定人物，有敷演故事痕跡。

悟者自身修個性。比來學究竟。用心灑掃一間房。清寂涅槃堂。上下空閒無一物。即見當陽佛。金火銀爐燒寶香。經教在傍廂。

△『廂』原作『相』，侯校。此首原列在下文『迷者不知』首後。

以下『真悟』類七首。

千經萬教分明說。善惡同增減。救度閻浮大地人。幾個是心真。悟人見說生迴向。志意求無上。莫似從前蹭蹬行。有眼恰如盲。

貪戀火宅不性悟。終日居迷路。聞其善事卻沉吟。地獄淪加深。詞中莫怪苦丁寧。佛法沒人情。任你愚人聽不聽。悟者自心明。

迷者用心諸處覓。費卻千車力。不知身內有如來。門户不曾開。佛即是人人是佛。識取真假物。即冰是水水爲冰。何處認疎親。

迷即衆生悟是佛。能出還能沒。慧日消除凍水冰。本性湛然凝。佛即喻如冰水

智。智者還知委。迷人心地得星星。回暗卻爲明。眼見光花諸色

迷者不知身是佛。惡想何曾沒。悟人教導學無爲。猶自智狐疑。

相。便即生迴向。不解回心但執迷。任性走東西。

△『猶自』原作『由自』，『智』待校。

性悟不愁衣食薄。終日心頭樂。本性原來好唱歌。心裏念彌陀。自從尋覓善根

由。萬事總須休。離居火宅没憂愁。常樂在心頭。

△此首所見膠片於第二句後有一段空白，而文字與下銜接。

迷人終日愁衣食。費卻千車力。悟來誰肯受艱辛。憂道不憂貧。前生種得今生

福。富貴多財祿。今世還修來世因。穎辦不貧人。

△首二句與上文『迷者用心』首複。『憂道不憂貧』意已見上文卷三玄覺《證道歌》。

以下『息争』類十首。

憶昔當時心未悟。萬惡心頭聚。如今學善滅精神。疲耎耎如人。自從禮佛歸香

火。絶得争人我。受若依依勝得狂。自己審思量。

△上片末句原作『屎耎耎如人』，意謂學善之精神既滅，處世接物乃不能剛柔得中（見次首『輭硬相當』）。

『耎』，亦寫作『輭』，見下文『煞縛』首。下片第三句待校。

太硬太剛金易折。枉用斤頭鐵。何如和和少添剛。輭硬恰相當。偏見豪强争意

氣。全是凡夫智。不能方便體圓融。剛强作恩恩。

△「易」原作「未」，意反。「輭」作「耎」。「斤頭」疑是「心頭」之訛。齊言《須大拏太子度男女》辭內，有訛「今」爲「心」者，可參考（見《敦詩集》）。

父母髮膚何要毀。只爲無明嘴。結終兩個競虛空。相罵不成功。一身被毀猶尚可。父母何僣過。祖父先靈作罵門。被毀失精神。

△「耍」應是「可」之訛。

惡口穢言相點污。出口難申吐。親情中內懶聽聞。著戁見他人。假如有理教申雪。一一當頭說。也莫言詞抑壓人。閃賺自家身。

△「中內」倰校。「著戁」猶言面慙，「閃賺」猶言逃卸。「賺」原作「湛」。

不能忍辱經官斷。便是嘍囉漢。因何潑口罵尊親。笑煞四邊人。世間好事無心學。志老無知別。出語争强說是非。人我競相欺。

△首二句與下列「無理」首矛盾，兩首各有重點。「潑」原作「喚」，形不近，倰校。「知別」謂分曉。「志」倰校，「別」失韻。

自若敬他還自敬。大智菩提性。若是欺他也自欺。料算没便宜。豪强之人風火性。愛共人争競。等閒村戇便争論。追領入公門。

△「若是」原作「若也」。「豪」原作「橐」，從呂秋逸校。

無理有錢多破用。官典原相縱。有理無錢喫棒人。自損自家身。根本兩家全是可。只是争人我。村戇終當不肯休。經縣又經州。

△原本首句『無』作『有』，第三句『有』作『無』，茲正。

枷禁日多全不問。錢物消磨盡。争禁煩惱賭牛知。大攸攸□□。多言多語多有過。多事多饒禍。少禍無過少發言。少事少因緣。

△首句『問』原作『聞』。上片後二句待校。『少禍』原作『少語』，據上二句改。

煞縛熟持三五度。也合知甘苦。累經著棒更賠錢。漸漸輭如綿。識字少年鈔取讀。長智多風俗。總是南宗內教言。原自善根源。

△『煞』猶言緊，『熟』猶言久。『多風俗』俟校。

不學之人無心照。見說何方笑。學者專加女角心。欽敬重如金。多饒不共人争競。忍辱修心性。萬般千種受狂心。收在總持林。

△『何方』、『女角』待正。『方』或是『妨』，『受』或是『發』。

以下『孝義』類十首。

一一勸君學好事。孝義存終始。立身禮讓最爲先。每事學周旋。學取每常存禮義。好事人皆美。不得摴蒲學賭錢。非道没良賢。

△「存」原作「人」，下列「侍奉」首曰：「兄友弟恭存禮義」，據改。「良」原作「梁」，二字在敦煌曲內常通寫。

偏見賭錢無利益。枉費人功力。曉夜驅驅不得眠。一調捨家緣。　針頭料得鋤頭擲。終是無成益。數回賭得這回輸。少智没盈餘。

△「一調」待校。「料得」應是「抛得」，俟校。「數回」之「回」字原缺。

癡心只擬盈千百。福命何曾得。日深月久費功夫。錢物又原無。　偏見賭錢還賭命。幾個心平正。至親骨肉共鋪攤。偏伐也相謾。

△「盈」意謂「贏」，「久」原作「九」，「還」原作「不」。「偏伐」待校。

鬥打两家因此起。各説强詞理。忽然村戇不平安。便被兩般看。　既有閒功學好事。日夜看文字。讀取先賢內教書。無價碎真珠。

△「碎」字待校。

更有三端並六藝。廣學多周被。因何我慢學樗蒲。虛使用功夫。　詞中奉勸苦丁寧。有耳總須聽。只恐當年小後生。學道切須平。

△上片第三句「我」，下片末句「平」，均待校。

侍奉尊親及父母。不得辭辛苦。急須勾當作家生。和慎樂轟轟。　大家處分便須行。每事莫相爭。喏諾齊恭禮莫虧。一一懼嚴威。

△『和慎』宜從下一首，作『和順』。

侍奉比來居左右。色喚專祇候。假如出去疾來歸。資告父娘知。　兄友弟恭存禮義。每事無難易。父慈子孝説言同。和順好家風。

好即同衣無不恥。大家無揀彼。上和下睦總隨從。無事不通同。　與人交道追還往。先問家尊長。不得迷頭自意專。私爲不周旋。

△首句待校，『衣』或是『胞』。『追』待校，或是『通』。『先問』上原襯『切須』二字。末句『爲』待校，或是『處』字。

曾聞父在觀其志。孝義存終始。百年好惡自家看。每事要周旋。　養子自知身不孝。不是如今道。切須欽敬自家身。孝養要恭勤。

△上片與上列『一一勸君』首上片多同。

見其壽考要歡喜。終始供甘美。見其衰老病來侵。爭得没愁心。　父母年老皮肉薄。□筋衰弱。眼暗多饒耳又聾。白髮損形容。

△原本『壽』作『受』，敦煌書例如此。『形』作『刑』，亦多見通用例。

以下『悌讓』類四首。

姊妹兄弟如手足。斷卻難相續。共汝同胞骨肉連。爭得不心歡。　長如今生身強健。兄弟勤相見。一朝生命掩黃泉。難得再團圓。

△原本『歡』作『悅』，從韻改。『長如』待校。

偏見今時少識智。迷上更加癡。自家骨肉也相欺。恩義不相知。　彼此不能相忍耐。小事翻爲大。爲爭人我競相欺。禮度失尊卑。

△『癡』失韻，可改『騃』，讀如『俟』。『尊』可改『爭』。

如此見知全是錯。骨肉原看惡。何如禮讓不須爭。恩義亦連生。　恩從上報兄饒弟。禮讓多周備。義從下起弟饒兄。至老不相爭。

恒山四鳥同窠養。羽翼皆成長。臨時隊散各東西。長□不能飛。　空裏盤旋三五轉。追□□攀戀。悲鳴慘見哭聲悽。不忍當頭飛。

△闕字俱未能補。『長』下或是『幼』字，『追』下可補『逐相』。

△此首後尚有餘文，見『飛禽上（尚）自存恩義』一句，以下究闕若干，未詳。

十勸撥禪關　二首

△原載敦煌寫本斯二二〇四，題作『十勸鉢禪關』，『彌陀佛』和。全辭應十首，佚其八。此五十六字短調，叶平，必又取諸民間曲子之調，而雜以佛教歌曲和聲。惜失原調名，玆遵原本，題作『十勸撥禪關』。

第一勸汝學參禪。心須堅。禪門禪理性甚玄。悟者少。迷多般。　欲得學人悟本性。出巡環。不在內外不中間。無住相。偏三千。彌陀佛。

△原本第三句作「禪門里性甚玄」，缺一字；而「不中間」適當紙之下界，多一「禪」字且稍偏，應是補第三句者，故爲補入。入矢義高訂此句爲「禪無住相甚玄」六字，違格。「巡環」，原作「輪迴」，茲從上列《十無常》第二首改，以符通韻。按方音，「迴」讀如「環」，作「輪迴」亦叶。龍晦有詳說。

第二勸汝平善男。勤勤參。衆生世上有二三。一世了。莫貪婪。 多見衆生我著相。物上貪。似與明珠不肯捻。拋卻走。一場憨。彌陀佛。

△「捻」同「拈」，平聲。

歸常樂 九首

△此九首原載敦煌寫本伯三〇六五、伯三〇六一，均見於《五更轉》「太子入山修道讚」（見下文定格聯章）後。二組辭內容相近，辭式亦同，應同用一調。茲遵原本題作「歸常樂」。

金色三十二。八十相好圓。誓於苦海作舟船。運載得生天。

△佛說持戒不殺，能面如滿月，「三十二相同金色，八十種好悉圓明。」——俗文如《佛說彌陀經講經文》內已有所解。

十二部諸經讚。流在閻浮間。明人速悟轉讀看。盡得出三關。 正向閻浮化。波旬請涅槃。口中發願不爲言。卧在跋提邊。

△『跋提』河名，本作『拔提』。

慈父雙林滅。魔强轉更圓。衆生苦海入本源。誰是救你㑳。

△『父』原作『母』，從王文才校，指佛。『圓』、『是』均待校。『㑳』即『您』。

佛則歸圓寂。何日遇法山。猶如孩子没耶娘憐。宿在苦海邊。

悟則歸常樂。住在法王家。一乘深法没攔遮。樂者請除邪。

△『住在』，王文才校作『往生』。『邪』原作『耶』，從王化中校。以下數首内之『邪』字並同。

七祖遇曹溪。傳法破愚迷。暗傳心地證菩提。愚者没泥黎。

明燈照裏燃。説者便昇遷。修行潔浄果周圓。必定往西天。

時當第五百。邪法現人間。衆生命盡信邪言。不解學參禪。

三囑歌　三首

△原載敦煌寫本斯二七〇二。寫本僅見三囑，原有幾囑，未詳。原無題，『三囑歌』爲擬題。

第一囑甚囑。發願耶娘長萬福。十月懷躬受苦辛。乳哺三年相養畜。貎堂堂。仁義足。可中五逆甘採□。死了搬頭入地獄。

△原本『耶娘』寫『邪孃』，『躬』寫『躭』，『畜』寫『畒』。『採』下一字似『惠』。

第二囑甚囑。事須兄弟且和睦。莫聽鄰里外人言。便即惡發別開□。□□□。□□。□□□□□□。争打分離自啼哭。

△此首有闕文，姑據前首格調列空格如右。

第三囑甚囑。作牛馬駝驢並六畜。蓋緣前生負君財。輕馱少打長君福。蹄穿領破。没人知贖。怕死遥聞怨苦聲。刀割湯燖望□撲。

△原本『駝』『馱』均寫『駞』，『穿』寫『川』，『破』寫『歃』，『知贖』寫『治知』，『燖』寫『鑯』。

悉曇頌 『神咒』 六首

△載敦煌寫本『鳥』六四號，原本即闕六首，自第七首起，第十二首下半以下亦殘缺。『悉曇』乃就梵文拼音字母而演成之佛教歌曲，本稿晚唐卷曾列釋褒中《悉談章》二組。饒宗頤《選堂集林·史林》下册有《論鳩摩羅什通韻》一文，論及此類歌辭。

以上六首闕。

吁嚪路。吁嚪路。第七□明涅槃度。皆依般若波羅蜜多悟。觀心無罣礙。故無滅無生無恐怖。怖怛路俱。俱怛路怖。魯留盧樓吁嚪路。遠離顛倒夢想故。究竟涅槃無染污。寂滅凝然絶乖忤。喻嚪路怛路。胡輸莎呼喻唌俱。

△第三句『明』字據下文『八明』『九明』擬補。第五句疑有訛奪，此辭通篇皆以七言句爲主，五言句僅此一句。以下『魯』原作『曾』，『忤』原作『干』，『啶』原作『㗰』。

嗄囉囉。嗄囉囉。八明般若幻合和。三世諸佛悉經過。皆依般若波羅深蜜多。證得阿耨多羅波。波怛邏哆。哆怛邏波。魯留盧樓嗄囉囉。三藐三菩提大覺那。亦能自利利於他。悲智圓滿俱摩訶。皆依般若成佛陀。耶囉邏怛。邏和奢莎。訶耶荼迦。

△『八明』『九明』者，謂第八首闡明『般若』之『幻合和』，第九首闡明『般若』之『神咒廣』。

嗄囉浪。嗄囉浪。九明般若神咒廣。是大明咒能開晃。照耀魔軍自除蕩。蕩怛迦迦怛浪蕩。魯留盧樓嗄囉浪。是無上咒無背向。是無等咒無等量。超過日月大圓相。能除一切諸苦妄。真實不虛神咒狀。後舉流通滿十方。令遣誦讀徧稱揚。揚良浪怛浪。黃餉娑訶揚長逛。

△末字『逛』原寫『迦』，依韻改。

奚利異。奚利異。第十流通神咒世間希。羯諦不思議。波羅羯諦秘深微。波羅僧羯諦會無爲。菩薩婆訶間利哩。哩怛例雞。雞怛例哩。魯留盧樓奚利異。此之四句甚慈悲。能去邪魔顛倒疑。誦讀觀照證菩提。流布咸令遣受持。所求之者應心隨。得出三界不思議。移離利怛。利奚屣娑。唏移喂計。

△此首明『流通神咒』。『四句』指上片叶『議』『微』『爲』『嘽』之四句。

悉談悉談。摩嗄囉耶。如來衆行等恒沙。融變三千無有差。各各精心勤結跏。東昇西没莫能遮。遮車闍鐥惹。魯留盧樓嗄囉耶。　神通照用坐蓮華。口放凈光曜衆耶。下至阿鼻上㖸吒。吒他茶怛拏。

△原本『昇』寫『男』，『惹』寫『若』。『魯留盧樓』句原僅存末字，玆擬補。

嗄囉爛。嗄囉爛。光明無殊照世間。見者因光除我慢。各發菩薩離囂幻。幻怛爛難。難怛爛幻。魯留盧樓嗄囉爛。　下闕

△『難怛爛幻』句原奪『難』字。

喜秋天　五更轉　五首

△五首録敦煌寫本斯一四九七。《敦煌歌辭總編》屬『定格聯章』。定格聯章又稱『時序聯章』或『分時聯章』，乃以每首固定位置中之時序重複爲其特點。常用時序有時辰、更次、年歲三種。

△《喜秋天》五首，原題『曲子《喜秋天》』，乃以《喜秋天》爲其曲調，以更次爲其時序定格，是《喜秋天》與《五更轉》結合應用之一種特殊曲子辭。其内容甚富民間風俗特色，體用均屬罕見。原寫本斯一四九七，訛別雖甚，卻引起國内外學者重視。英人翟理斯認爲『一短文，叙述牛郎織女之傳統故事』；日

人入矢義高題『七夕《五更轉》』；近人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録》擬題則曰『牛郎會織女詩』，——均忽視寫本原題『曲子《喜秋天》』五字，又誤人間怨女望星內容爲牛女故事本身。今遵原本，用《喜秋天》名，與《敦煌歌辭總編》所題之『《五更轉》「七夕相望」』，乃各有所從也。

一更每年七月七。此時受□日。在處數座結交伴。獻供數千般。今晨連天暮。一心待織女。忽若今夜降凡間。乞取一交言。

△『每年』上，姑循後四首格，補『一更』二字。英人衛萊譯意亦如此。『受』下一字形介『夫』與『天』之間，費解，姑闕。『結交』下一字『伴』，失韻。『晨』上『今』字不明晰，俟校。末句『交』原作『教』。

二更仰面碧霄天。參差衆星前。月明夜□□周旋。□□□□。諸女綵樓畔。燒取玉爐煙。不知牽牛在那邊。望得眼睛穿。

△『參差』原作『參次』，衛萊以爲『參參』。『前』原作『笇』，他如下列《十恩德》內『酸』亦作『笇』。『夜』原字似『徧』。『旋』原作『放』，失韻。下片首字原作『愼』，衛萊注爲『頻』，訂作『嬪』，入矢義高同。按此五辭具濃重之民間氣息，『嬪』謂侍女，不合。今擬訂爲『諸』。又『畔』原作『伴』，『得』原寫『作』。

△此首下片原與後一首『三更』之下片錯簡，致上、下片失韻，且七夕月落應屬三更，兹作改正。

三更女伴近綵樓。頂禮不曾休。佛前燈暗更添油。禮拜再三求。會甚□北斗。漸

覺更星候　月落西山欻星流。將謂是牽牛。

△下片『北斗』原似『几千』，『月落』原作『日落』，今據文意校正。又『星候』原作『星流』，與下句複，擬改作『星候』。

四更緩步出門聽。直走到街庭。今夜斗末見流星。奔逐向前迎。此時爲將見。發卻千般願。無福之人莫怨天。皆是少因緣。

△原本『緩』作『換』，『少』作『上』。

五更敷設了□□。處分總教收。五個姮娥結交樓。那個見牽牛。看看東方動。來把秦箏弄。黃針撥鏡再梳頭。看看到來秋。

△首句末似缺二字，空格待補。原本『黃針』作『黃丁』，衛萊注作『潢汀』，譯爲銀河，遂混人間天上爲一片，不合辭意。『看看』，原本如此，疑是『遥遥』。

△此首『姮娥』原寫『恒娥』，『恒』是唐穆宗諱，此處不避，因可供訂寫本時代者參考。

△《敦煌曲校録》弁言一論此套，略曰：『《喜秋天》雙星相望辭……大致演男女七夕相望，終未相逢，惆悵一番。……格調與内容迥異於一般情詞，具見唐代民間技藝奇詭多變，應予重視。……男方敷座設供，自晨至夜，一心虔求；女則結伴綵樓，爐煙燈火，頂禮不休。四更以後，男且臨街奔逐，若癡若狂，發願千般，終於失望，自恨少緣。東方既白，諸女亦皆無所遇，惟有彈箏寄怨，更待來秋。有場面，有動作，有歌樂，感情熱切，表現活躍。唐人用此，究入清唱，抑入講唱，抑作歌舞，抑成戲弄，殊未易斷。……英人衛萊

有譯文，極細膩，而想像太多，矛盾重疊。若原辭含義，仍闕而未發，有待於來者之探索也。」

五更轉　南宗讚　五首

△此套傳本甚多，有伯二九六三、『周』七〇、斯四一七三、斯四六五四、斯五五二九、伯二九八四、蘇聯一三六三等七種以上敦煌寫本，異文叢脞。從二更起，開端複前更之首句，劉復云：『此爲別體五更調』，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録》遂題此套爲『五更調』，非。

一更□。一更□。如來智慧化中藏。不知自身本是佛。無明障閉自慌忙。　了五蘊。體皆亡。滅六識。不相當。行住坐卧常作意。則知四大是佛堂。

△原本開端一句作『一更長』，與次首複。故訂右辭如此，闕字俟補。

△『化』原作『心』，『作意』原作『住意』。

一更□。二更長。有爲功德盡無常。世間造作應不久。無爲法會體皆亡。　入聖位。坐金剛。諸佛國。徧十方。但知十方原貫一。決定得入於佛行。

△一本『無爲法會』作『無明法海』，『體』作『聽』，第一首内『體』亦然。又『諸』作『詣』，『但知』作『但諸』，『貫』作『是』，『於』作『諸』。下片開端或作『入世□，坐金光，之佛國，變十方。』

△『長』義不適於二更，他套用在四更，此湊韻而已。

二更長。三更嚴。坐禪習定苦能甜。不信諸天甘露蜜。魔軍眷屬出來看。　諸佛教。實福田。持齋戒。得生天。生天終歸還墮落。努力回心取涅槃。

△一本『習』作『執』，『苦』作『甚』，『信』作『宣』，『魔軍』作『願君』，『實』作『是』，『取』作『趣』，即『趨』。

△以閉口音『嚴』『甜』叶『田』『天』『槃』，與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所引以『敬』注『禁』例同，但不必如羅氏所說其濫觴『恐怕從五代起』。蓋《詩·邶風·匏有苦葉》即以『心』叶『風』，枚乘《七發》又以『林』『音』等叶『風』也。

三更嚴。四更闌。法身體性本來禪。凡夫不念生分別。輪迴六趣心不安。　求佛性。向裏看。了佛意。不覺寒。廣大劫來常不悟。今生作意斷慳貪。

△『闌』原作『蘭』，與上列〔求因果〕之『果』原作『菓』同例，皆繁化體也。

四更闌。五更延。菩提種子坐紅蓮。煩惱泥中常不染。恒將淨土共金顏。　佛在世。八十年。般若意。不在言。夜夜朝朝恒念經。當初求覓一言詮。

△『共』疑是『供』省，當作『貢』。『經』據上四首格，應作仄聲，俟校。『一言詮』訛甚者，作『一年川』，『一連全』。『泥』因方音訛『寧』。

△此套《五更轉》與本編卷四所載神會諸作內容、曲調相近，可以參看。

五更轉　無相五更轉　五首

△載敦煌寫本斯六〇七七，題『無相五更轉』。原本後接『無相偈』五首，文義當可互證，惜偈辭僅存兩個半行而已。

一更淺。衆要諸緣何所遣。但依正觀且□□。念念真如方可顯。

△『正』原寫『政』，繁化字，入矢《補録》、吕秋逸校均作『正』。

二更深。菩提妙理誓探尋。曠徹清虚無去住。證得如如平等心。

△『探』原作『貪』，從入矢注，吕校同。

三更半。宿昔塵勞從此斷。先除過現未來因。栰喻成規超彼岸。

△『栰』原作『伐』，實猶言『筏』，從吕校。

四更遷。定慧雙行出蓋纏。了見色空圓浄體。澄如戒月瑩晴天。

△『蓋纏』指『五蓋』；『十纏』乃種種煩惱。

五更催。佛日凝然妙境□。超透四禪空寂處。相應一念見如來。

△『境』下一字殘存右邊，作『利』，俟訂。『四禪』指四種『禪定』，逐步深入，終達徹底清淨，妄想絶，正念固。

五更轉 太子入山修道讚 十五首

△原載敦煌寫本伯三〇六五、伯三〇六一及李盛鐸舊藏本等。伯本原題『太子入山修道讚』。讚辭依更次分爲五組，每組一韻，格律齊整，間有襯字而已。內容同本編卷二所列失名氏『太子讚』。

一更夜月良。東宮建道場。幡花傘蓋日爭光。燒寶香。

△『良』，一本作『寂』，《總編》改作『涼』。

共奏天仙樂。龜茲韻宮商。美人無奈手頭忙。聲繞梁。

△『奏』，各本省作『走』。『龜茲』，一本作『皈資』，一本作『歸字』。『韻』，一本作『用』，一本作『弄』。

太子無心戀。閉目不形相。將身不作轉輪王。只是怕無常。

△一本『戀』寫『揀』，『閉目』寫『卑穆』，『相』寫『樣』。

二更夜月明。音樂堪人聽。美人纖手弄秦箏。貌輕盈。

△各本『箏』作『爭』。『堪』，一本作『感』，一本訛爲『敢』。

姨母專承事。耶輪相逐行。太子無心戀色聲。豈能聽。

△一本『承事』作『乘使』。

輪迴三惡道。六趣在死生。從來改卻這般名。只是換身形。

△『這般』，二本作『既般』。『換』，一本作『改』。

三更夜月亭。嬪妃睡不醒。美人夢裏作音聲。往相迎。

出家時欲至。天王號作瓶。宮中聞喚太子聲。甚叮嚀。

△『作瓶』乃天王名號。

我是四天王。故來遠自迎。朱騣便躡紫雲騰。共去夜逾城。

△『朱騣』，一本作『珠踪』，一本寫『[illegible]』。『共去』，一本作『其氣』，一本作『其去』，一本無此二字。

四更夜月偏。乘雲到雪山。端身正坐欲向前。坐禪延。

尋思父王憶。每當姨母憐。耶輸憶我向門看。眼應穿。

△一本首句作『父王甚思憶』。『當』，一本作『想』，一本作『常』，一本脫此字。

便即喚車匿。分付與衣冠。將吾白馬卻歸還。傳我言。

五更夜月交。帝釋度金刀。毀形落髮紺青毫。鵲奠巢。

△『月』，一本作『亦』，一本作『以』。『毀形』句一本作『貴形些髮白清秏』。『鵲奠』一作『雀帝』，『奠』一作『頂』。

牧女獻牛乳。長者奉香茅。誓當作佛苦海橋。眉間放白毫。

日食一麻麥。六載受勤勞。因充果滿自逍遙。三界超。

△「一麻麥」乃一麻與一麥。《智度論》謂釋迦苦行，「食一麻一米」。

五更轉 「太子成佛」 五首

△此套敘讚兼至，亦演太子成佛。原載敦煌寫本伯二四八三、伯三〇八三。二本均題「太子五更轉」。斯五四八七亦載此辭片斷，題「悉達太子讚一本」。伯二四八三文中以空格斷句，惟開端三言句雖叶韻而不斷。

一更初。太子欲發坐尋思。奈知耶娘防守到。何時度得雪山川。

△「到」字意可通，劉復致吳立模書內引此，作空格。

△龍晦《敦煌歌辭方音考釋》略曰：「在方音，「初」讀「差」，「川」讀「吹」，可叶「思」。……羅氏《方音》第十二表內，有「天」「免」「書」失鼻音，「川」若依三字例，亦失鼻音，……入支韻，可讀「吹」。」「論時代：……對失鼻音字既有所擴充，只合在《開蒙要訓》之注音時代，即五代梁唐之間耳。」

二更深。五百個力士睡昏沉。遮取黃羊及車匿。朱騣白馬同一心。

△「深」義未合，已見卷七後唐失名《五更轉》「識字」。傅芸子集內「黃羊」作「黃金」，誤

三更滿。太子騰空無人見。宮裏傳聞悉達無。耶娘肝腸寸寸斷。

△『滿』意更乖，《五更轉》『識字』作『三更半』，宜從。『闇』，他本作『聲』，一作『斉』。劉復《敦煌掇瑣》改『齊』，遠。

四更長。太子苦行萬里香。一樂菩提修佛道。不藉你世上作公王。

△『一樂』待校。

五更曉。大地上衆生行道了。忽見城頭白馬蹤。則知太子成佛了。

△『了』韻未必複用，次句待訂。『上』原作『下』，王化中以爲衍文。

五更轉（警世）二首

△二首原載敦煌寫本伯二九七六，題『五更轉』。原辭介於一首五言詩及劉瑕《温泉賦》之間，僅存二更，實爲此套『五更轉』之片斷。歌辭格調，爲三言句領起七言句若干，在衆多『五更轉』中特立一格，殊足注意。

一更初。少年光景暫時無。一世之間何足度。誰知四大是空虛。人皆恒作千年調。謂將不死鎮安居。有錢不解修功德。沽酒買肉事兇粗。終日貪生不覺老。鬢邊白髮實難除。面上紅顏千道皺。腰疼脊曲項筋□。眼暗耳聾□不辨。頭昏腦轉手專□。口中牙齒並落盡。皮肉瘦損□身枯。出門入户着弱杖。坐卧欲起覓人扶。村舍追隨不能去。親情故舊往還疎。丈夫一朝身如此。與死無别有何殊。

△原本『昏』寫『風』，『口中』寫『中口』。又『輩』下似『虬』，『專』下寫『遇』，於文意不貫，玆空格待校。

二更分。閻浮衆生不可論。終日怱怱望富貴。誰先□業受饑貧。當時梳頭鏡裏照。如今一攏永無因。被他將衣面上蓋。合眼瞑瞑不解睁。從你男女頭前哭。千呼萬喚耳不聞。脚着紙靴常不脫。眼索衣裳遮莫嗔。終歸不免深埋卻。下闕

△原本『梳』寫『疏』，『攏』寫『隴』，『睁』寫『嗔』。『埋卻』以下，應尚有九句，與前首同作十二韻。又此首以下，亦應闕『三更』、『四更』、『五更』三首。

十二時（詠史） 十二首

△原本載敦煌寫本伯三八二一。題『十二時行孝文一本』。今依其實際內容，訂爲『十二時·詠史』。

夜半子。干將造劍國無二。臣劍安在木松間。爲父報讎不借死。

△『無』下原作『三』。

雞鳴丑。子胥乃別平王走。會稽山中逢赤眉。龍泉寶劍腰下吼。

△『赤眉』待校。

平旦寅。昔日巢父堯時人。許由不羨九州長。臨河洗耳不許臣。

△末『臣』字原寫『秦』，龍晦謂與上列《擣練子》次套第三首『秦』作『臣』可互訂。『臣』，禪母，真韻；『秦』，從母，真韻：二母俱齒音，發音部位近，故易混。『食時辰』一首內『陳』原作『秦』，同此。

日出卯。五帝三皇原智巧。神農爲人辨五穀。涉歷山川嘗百草。

△次句原作『武帝蕭梁原自巧』，蓋因『三』『蕭』雙聲，『皇』『梁』一韻，故有此誤。按此套《十二時》皆一首詠一人一事，神農在三皇之中，詠神農從三皇五帝說起，方合情理。又原本『辨』作『變』。

食時辰。夫子東行厄在陳。九曲明珠難可認。悔不桑間問女人。

△原本『陳』作『秦』。認珠故事，清馬驌《繹史》引《衝波傳》有解，詳《校録》。

隅中巳。昔日秦王造地市。一心擬捉張子房。人死爲名復爲利。

△『張子房』原作『常子皇』，『皇』乃『皇』省，皆音近之訛。『復』原作『改』，『爲利』之『爲』原作『馬』。

正南午。王莽殿前懸布鼓。路上行人皆來打。一心擬捉漢光武。

△變文《劉家太子傳》：『其太子逃逝，投於南陽郡，……諸坊諸曲，出榜曉示。並及諸坊，各懸布鼓，擊之音響，以辨凡聖。……遂有一童子，打其三聲，天地昏暗，都無所見。太子遂乃潛身，走出城外。』

日昳未。荊軻報讎燕太子。不殺秦王爲仁義。如今反作秦地鬼。

晡時申。齊晏雖小大國臣。二桃何爲殺三士。田疆曠野喪其身。

△原本『大』作『六』，『疆』作『坑』，『曠野』疑當作『接治』，指『三士』中之公孫接、古治子。

日入酉。昔日秦坑能消酒。項王不取范增言。韓信投降漢王走。

△「坑」原寫「沆」。龍晦校引王定保《唐摭言》一二「酒失」條：「囚酒星於天獄，焚醉目於秦坑。」「消」原寫「造」，《總編》引《東方朔別傳》、《搜神記》云：此「謂秦坑出蟲物，遇酒而消。坑本無酒，亦無因云「造酒」。」

黃昏戌。蕭何相國能造律。張良謀計無人過。韓信管兵不輸失。

△原本「國」作「不」，「造」作「遇」，「過」亦作「遇」。

人定亥。項伯投門多敬愛。項莊舞劍殺漢王。乃得張良教樊噲。

△原本「多」作「都」，末三字作「救樊噲」。「救」不能通，改爲「教」。

十二時 學道 十二首

△原載敦煌寫本伯二九四三，頭「學道十二時」。背有宋開寶四年瓜州衙推氾願長等狀。按此套「十二時」寫於正面，當早於開寶四年，其作辭時間，應不晚於五代。

夜半子。蔭中真如止。觀心超有無。寂然俱空理。

雞鳴丑。實相離空有。但作不住觀。薰成無量壽。

△「薰」原作「董」，呂秋逸謂疑是「薰」。佛家有「薰修」說。

平旦寅。學道事須貧。了無卓錐地。會合涅槃因。

日出卯。佛性除煩惱。正念知色空。可得菩提道。

△原本『除』作『處』。

食時辰。勤息除我人。善了平等性。當證法王身。

隅中巳。伏折內魔使。外境自然除。圓成調御士。

△『伏折』即折服意。『調御士』，呂校云：『佛十種尊號之一，謂能馴服衆生。』

正南午。身中有淨土。澄心離斷常。佛性自然覩。

△呂校云：『「斷常」謂偏見，或斷見，或常見。』

日昳未。識性如鼎沸。定慧圓三空。當成四無畏。

晡時申。法性契於塵。善作無住相。生滅體爲真。

日入酉。色心應非久。內外若不安。覺道中爲首。

黃昏戌。須詮能所律。與般若相應。湛然離入出。

人定亥。蘊中真如在。但悟八識源。自成七覺海。

十二時 『勸學』 八首

△原載敦煌寫本伯二九五二，後接下一套《十二時》『求宦』四首。兩套《十二時》雖干支連續，但內容不同，格調亦異，仍應視作兩組歌辭。辭中殘缺之處，仍空格以待他本校訂。

平旦寅。□□□□未安身。奉勸有男須入學。莫推言道我家貧。從小父娘□□□。到大僂羅必越人。縱然未得一官職。筆下方圓養二親。

△原本『莫推言道』作『莫言推道』，『娘』字缺，『筆下』寫『筆子』。

日出卯。□□□□□衣巧。不言官職作曹同。天下相欽酒飯飽。村坊每每人□□。□□□□□□□。人夫叢裏得輕行。紙筆在身當役了。

△原本『飯飽』作『飦滿』。『曹同』疑當作『同曹』。

食時辰。□□□□□□□。□□□寧心莫慢。逢人禮節切須存。□□□□□□□。□□□□用勝人。會得先賢經典義。何愁到處不安身。

△原本『用勝人』寫『用勝己』，『典議』寫『曲議』。

隅中巳。有子須教識文字。共人兩遞定英雄。把筆思惟獲道理。遠近稱傳到姓名。遙聞談說人皆美。世人不敢苦欺凌。都爲文章有綱紀。

△『兩遍』猶言兩番交手。

正南午。讀書便是隨身寶。高官卿相在朝廷。幼時入學曾辛苦。□□□□□□。□□□□□□□。假如未遇在中間。時人豈敢來輕侮。

△午、未、酉三首下片均缺前二句，茲準他首句數增設空格待校。此三首或者不分片，原無此二句，上文卷五失名氏《高興歌》有此一格。又此首原本『隨』寫『在』。

日昳未。□□□□莫辭廢。然如日下涉劬勞。成名還有淩雲志。□□□□□□。□□□□□□□。他時若得高官職。百里之成作偉器。

△原本『如』寫『知』，『志』寫『智』，『他時』寫『他身』。

哺時申。勸君教子勝留銀。不見昔時勤學仕。衣錦還鄉朱買臣。名播共傳天下說。□□父母不及親。但教十年冬夏讀。不摟變作一貧人。

△空格二字原作『揚名』，意複，待校。『摟』疑當作『嘍』，虛字，有聲無義。

日入酉。常行好事勸朋友。東舍遙呼去喫茶。西舍用留去飲酒。□□□□□□。□□□□□□□。羡他德義美三端。遐方四海相知久。

△『久』原寫『友』，韻複。

下闕四首。

十二時 （求宦） 四首

△此組四首，録敦煌寫本伯二九五二。

上闕八首。

黄昏戌。宦職比來從此出。文章争不多勤學。有志勿令生愧悔。

△原本『勤』寫『心』，『志』寫『智』，『愧』寫『悔』。

人定亥。先王典籍合敬愛。若能讀得百家書。萬劫千生名價在。

夜半子。春榜即寫才文字。朝廷上下騁詞章。萬個之中無有二。

△原本『上』寫『以』。

雞鳴丑。權隱在塵非長久。一朝肥馬衣輕裘。富貴榮華萬物有。

△前列《菩薩蠻》『求宦』云：『權隱在江河，龍門終一過。』與此首一意。

百歲篇 『隴上苗』 十首

△以下同調兩組《百歲篇》，共二十首，皆載敦煌寫本伯三三六一、斯一五八八。原本題『歎百歲詩』。十首之起句，兩套相同，皆曰『一十』至『一百終』，原本于是將兩套逐首聯寫，於第二套各首之前加

『又曰』，玆仍兩套分寫，不依原式。近人向達《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曾引此調之『一百終』，竟删去中間之『又曰』，而誤認爲一辭。翟理斯《倫敦博物館藏敦煌卷子目録》曰：『《嘆百歲詩》分「一十一」、「二十二」、「三十三」……九項詠詩，每項二首』，僅認及『每項二首』，亦不知原是兩套。遂覺凡原本當日從簡處，今日逐録，必須遵作者原意，準確還其本來面目。故於兩套分列外，並分別標以『隴上苗』『池上荷』之副題。

一十一。春禾壠上苗初出。東園桃李花漸紅。西苑垂楊更齊密。

△原本於『齊密』下寫：『又曰：「一十一，池上新荷行花出……」』，以下九首仿此。向氏、翟氏所會，遂有不足。

二十二。蒼鷹出籠毛爪利。四歲駮寒初搭鞍。狐狸並得相逢值。

△『駮寒』即『薄寒』，蕃大馬，詳《敦煌曲初探》『考屑』。入矢義高《敦煌定格聯章曲子補録》『毛』作『無』，下句作『四歲□□心押鞍』，『得』作『徊』，均失義。末句形容少年豪氣，名駒初縱，雖狡捷如狐輩，亦自然相值就擒，不患不得，仍俟校。次套『三十三』有『五花駿馬獵城南』句，可通。

三十三。開筵美酒正初含。彎弓直向單于北。仗劍仍過瀚海南。

△『仗』原作『杖』，一本作『抚』，乃『撫』之省。入矢《補録》『酒』作『陌』，費解。『過』作『通』。

四十四。蛾眉鏡裏無青翠。紅顏夜夜改常儀。蟬鬢朝朝不相似。

△一本『青』作『點』。『常』，入矢《補録》依『常』之草體，改爲『容』。又『四十』一本作『卌』。

《敦煌資料》一輯『舉錢殘契』：『楊三娘年卌五。』《目連緣起》：『諸僧卌九人。』散文如此可，歌辭字句有定數，忽減一字，不可。此字始見漢石經《論語》，仍是散文。在敦煌寫本，無非省略，必須歸還爲三字句。次套省『三十』爲『卅』，同。

五十五。林野東西徧道路。鬢邊白髮如素絲。頰上青顏若秋露。

△『如素絲』，原本作『垂如絲』，一本作『素如絲』，茲照下句結構訂正。『若』字入矢訛爲『茂』。

六十六。寒暑無端來逼逐。妻兒男女伴愁容。冤家肯教寡情慾。

△此首僅存一本。『逼』原寫『遍』。末句原作『冤家冤家□情育』。饒宗頤《敦煌曲》訂『育』爲『慾』，今從。按此組辭末句皆大體按格與上句對，『冤家冤家』不可通，今擬訂如右。

七十七。壽年鄉黨無人匹。童僕朝扶暮坐看。眼中冷淚連珠出。

△『朝扶暮坐看』俟校。

八十八。力弱形枯垂鶴髮。骨瘦窮秋怯夜風。身老霜天愁盡日。

△『怯夜風』，入矢《補録》訛作『恍施恩』。

九十九。臨匡摧殘一株柳。新生白髮頭上無。暎日紅顏更何有。

△原本『頭』作『身』，『暎』作『應』，茲就形意擬訂如此，俟校。入矢合『一株』爲一『棲』字，不成句。

一百終。寂寂泉臺掩夜空。白骨不知寒暑變。月明長照壠頭松。

△『白』原作『問』，乃同音訛字。

百歲篇 『池上荷』 十首

一十一。池上新荷行花出。珠彈近追黃雀年。玉襁初纒青春日。

△原本『纒』寫『影』，乃同聲假借。『纒』義爲『縫』，見玄應《音義》一四引《四分律》。本稿卷四失名氏《洞仙歌》中有『戰袍待纒』句。

二十二。專爲英俠交豪貴。箜篌箏築楊柳花。青絲玉鐙浮雲騎。

△『專爲』待校。

三十三。武略文章陌上談。十月角弓鳴塞北。五花駿馬獵城南。

△『三十』原作『卅』。『駿』，一本作『驄』；『獵』，一本作『獵』。

四十四。草木山川動殺氣。風光漸漸不依依。柳色那堪太憔悴。

△原本『四十』作『卌』，『草』作『花』，『太』作『不』

五十五。前王後帝何堪數。寂寂春光愁不明。凛凛寒風來入户。

△原本『風』作『光』，一本作『色』。

六十六。日月迅走如奔螋。鬢邊白髮競相催。手中扶杖仍嫌曲。

七十七。舉頭斜望西山日。皇王縱有金馬迎。傴僂那堪玉堂出。

八十八。筋疲力盡如枯札。氈褥從他出萬重。還如獨卧寒江雪。

△『有』字原缺，此擬補。

△『他』原本缺，擬補。『江』原作『霜』，從聲改。『獨釣寒江雪』乃柳宗元句，此辭作時上限，或不能逾柳。

九十九。臨匣垂藤掛枯柳。百年之事俄爾間。金玉滿堂非我有。

△『臨匣』原作『萬歲』。前套作『臨匣摧殘一株柳』，卷五智嚴《十二時》『平旦寅』第四首曰：『朽樹臨匣看即倒』，可參看。『之事』，入矢《補録》作『人事』。

一百終。墳前幾樹凌霜松。千秋不見蛾眉態。萬歲空留狐兔蹤。

△『蹤』原闕，擬補。

△此套並無新意，文理亦較拙，若用合前套，作每首之下片，不但不見融貫，品質参差，徒然爲累。

〔拋暗號〕 十首

△以下十首，録自《敦煌變文集·無常經講經文》，原載敦煌伯二三〇五號寫本。《敦煌歌辭總編》考訂其爲借用民間時行唱腔，作插曲，不必爲《講經文》作者自撰。因十首末句均以『無常拋暗號』結束，訂爲『重句聯章』。《總編》所録講經文中之重句聯章辭，另有〔驅催老〕〔無常取〕〔愚癡意〕〔爲大

患〕〔無厭足〕〔先祇備〕〔阿娘悲泣〕等七組四十三首，除〔阿娘悲泣〕外，均見《無常經講經文》。《總編》未録之雜言重句聯章，尚有斯四五七一號寫本《維摩詰經講經文》所載『端嚴争似牟尼主』八首、伯二二九二號寫本《維摩詰經講經文》所載『交往毗耶問居士』七首、『總遣修行不退轉』六首、『怎生得受菩提記』六首、『更莫推辭問疾去』六首、『行得偏爲好』七首、北京『光』字九四號寫本《維摩詰經講經文》所載『師兄收取天宫女』六首、蘇聯Ф二五二號寫本《維摩經講經文》所載『維摩病』五首、『如來使』七首、『心中生懈怠』九首。以上重句聯章辭，多爲『三三七七七』體，而此組〔拋暗號〕則作『七七七七，三三七七七』式，略與《望遠行》詞調同。今特作著録，以見重句聯章用於講經之大概。考《敦煌變文集》所載之講經文、變文、詞文、話本中，頗多歌嘆吟唱，其辭録不勝録，今亦只録〔拋暗號〕一組。關於隋唐五代説唱文學概貌，《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有『講唱』一章，言之甚詳。

休誇似玉如花貌。年去年來數便老。須知浮世片時間。莫作久長千歲調。　劈面言。劈面道。劈面道時合醒早。頭上緣何白髮多。只這個是無常拋暗號。

△『數』待校。下片前二句『劈面』原作『劈星』，費解，改從第三句。『早』原作『噪』，仍俟校。

經營剋扣生機梏。分定不由人計料。富貴須知宿種來。如今必定難回拗。　遲聰明。誇計較。計較得成身已老。更念眼暗達身邊。只這個是無常拋暗號。

△原本『梏』作『措』，『遲聰明』上有『莫』字，乃衍文，混三言二句爲七言一句，不可。『眼暗』亦所謂『暗號』之一。下文曰：『更添腰曲在身邊』，同。

莫趁年時誇窈窕。鬥艷争輝呈面俏。酒市茶莊盡恣情。見說講開卻失笑。劫時光。且覓好。阿誰聽你閒經教。看看面皺尚覓强梁。猶不悟無常拋暗號。

△『講開』疑即『開講』之意。

休趁閒行兼不肖。不肖教君沉惡道。如今盡枉亂施爲。冥司業鏡分明照。那麽時。無拗較。一任磨磨兼碓擣。況今情緒頓昏沉。猶不悟無常拋暗號。

△原本『不肖』皆作『不紹』。《伍子胥變文》：『臣即不紹於家，棄父離君逃走。』龍晦謂據羅常培考唐代西北方音：心母四等字與禪母，在第十世紀混。而『紹』正禪母，『肖』正心母，以『紹』代『肖』，說明其辭寫於第十世紀。

人生百歲尋常道。阿那個得七十身不夭。纔亡三日早安排。送向荒郊看古道。送回來。男女鬧。爲分財物不停懊惱。看看此事到頭來。猶不悟無常拋暗號。

△『看』待校，『道』韻複。『懊』原作『愕』。此首襯字特多，類從歌唱口吻録成，不盡符合原作。

火宅驅牽長煎炒。千頭萬緒何時了。恰到病來臥在牀。一無支準前途道。心恛惶。生熱惱。冤恨隨時不預造。轉眼艱難聲喚頻。猶不悟無常拋暗號。

△『支準』原作『支拞』，《變文集》校作『支抵』，茲同下一首，改爲『支準』。卷六智嚴《十二時》『平旦寅』內曰：『前程將甚爲支準』。

爲人卻要心明瞭。莫學掠虛多諦了。莫慕貪婪沒盡期。也須支準前程道。莫恣

懷。盡亂造。病來不怕君年少。只不病時耆年也耳聾。猶不悟無常抛暗號。

△『諦』原作『帝』，從呂秋逸校。『諦了』謂審察明白。『恣懷』原作『恣憓』。

如今世上多顛倒。莫便準承他幼小。他緣壽命各差殊。影響於身先自天。卻孤窮。無依靠。終日冤嗟懷懊惱。更添腰曲在身邊。猶不悟無常抛暗號。

△『準承』謂信賴，詳蔣氏《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響』原作『向』，參看下一首校；『靠』原作『搞』。

△此首後原本另有六行：前四行格調同此，說地獄之苦，後二行格調同此下片之五句，說遠禍全身，均不涉所謂『抛暗號』，乃別辭之誤羼耳。

富貴奢華未是好。財多害己招煩惱。影響因茲墮劫身。只爲貪求心不了。遇干戈。被鞭拷。地下深藏與他道。一一君親眼見來。猶不悟無常抛暗號。

△『響』原本作『晌』，與前首作『向』同。『地下』句意晦，下句又幾成上三下四，均待校。

見他榮貴休生惱。富貴貧窮由宿造。但知穩審用身心。衣食自然長恰好。慢佛僧。輕神道。爭使這身久安樂。直須折得形骸鬼不如。猶不悟無常抛暗號。

△『審』原作『自』，乃『省』之訛。《伍子胥變文》：『良久穩審不須驚。』穩審，細思也。

十般道理與君宣。側耳摩心靜莫喧。總是門徒身上事。速須打撲鎖心猿。若依前不肯抛貪愛。定没輪迴去不還。儻若今朝相識語。西方必見禮金仙。

△『摩心』猶言『摸心』，『定』原作『的』，待校。

△日本僧湛堂编《東林前録》，謂香嚴閑禪師説偈云：『百計千方皆爲身，不知身是塚中塵。莫言白髮無言語，此是黄泉傳語人。』此正從〔抛暗號〕説來。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副編卷一　隋十首

盧思道　一首

字子行，范陽人。生於西魏文帝大統元年(五三五)，卒於隋高祖開皇六年(五八六)。才學兼著。北齊天保中，解褐直中書省，待詔文林館。北周平齊，授儀同三司。隋開皇中爲散騎常侍。

聽鳴蟬

聽鳴蟬。此聽悲無極。羣嘶玉樹裏。迴噪金門側。長風送晚聲。清露供朝食。晚風朝露實多宜。秋日高鳴獨見知。輕身蔽數葉。哀鳴抱一枝。流亂罷還續。酸傷合更離。暫聽別人心即斷。纔聞客子淚先垂。　故鄉已超忽。空庭正蕪沒。一夕復一朝。坐見涼秋月。河流帶地從來險。峭路干天不可越。紅塵早敝陸生衣。眄鏡空悲潘掾鬢。　長安城裏帝王州。鳴鐘列鼎自相求。西望漸臺臨太液。東瞻甲觀距龍樓。說客恒持小冠出。越使常懷寶劍遊。學仙未成便尚主。尋源不見已封侯。富貴功名本

多豫。繁華輕薄盡無憂。詎念嫖姚嗟木梗。誰憶田單倦土牛。歸去來。青山下。
秋菊離離日堪把。獨焚枯魚宴林野。終成獨校子雲書。何如還驅少游馬。

△録《詩紀》一二二。

△《北史》三〇《盧思道傳》：北周武帝授官後，追思道赴長安，因與同輩楊休之等數人作『聽鳴蟬』篇。庾信徧覽諸作，歎美思道所爲。按右辭二百四十二字，依韻分片：首片三言、五言，末片三言、七言，二、三片五言、七言，四片七言。楊休之作不傳。顏之推作雖殘剩一百八十六字，而首片句法全同右辭，餘亦大同小異。從知當時同作諸篇，必依同一格調，已接近後世所謂『依調填辭』。右辭獨全，足爲代表式，不容不録。參看上文正編卷四李隆基等人所作《春臺望》四辭。

△《詩紀》注：『金門』一作『金隄』，『田單』一作『藺皋』。

失名 九首

太原謡

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

△録《大唐創業起居注》一。略謂楊堅爲太原留守時，興義兵，軍司以符讖尚白，請建白旗。堅恒衣白。每向江都，擬於東海。常修律令，並繪木壇自隨以事道。開皇初，太原童謡云云。

并州謠

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

△録《北史》七一《隋庶人諒傳》。略謂漢王諒出爲并州總管，有異圖。楊堅死，乃反。楊廣命楊素討之，幽死。先是并州謠言云云。諒署官所用告身皆一紙，若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爲應讖。

水惡嘲

水惡。頭如鐮杓尾如鑿。河裏搦魚無僻錯。

△録敦煌本《啓顔録》。《太平廣記》二五三亦載之。《啓顔録》云：「隋末，劉黑闥據有數州，……嘗聞暇，訪得解嘲人，召入庭前立。須臾，水惡鳥飛過，命嘲之，即云：……。大悦。」《全唐詩》三三亦載，指劉所據，乃相州、洛州。

駱駝嘲

駱駝。項曲綠。蹄波他。負物多。

△出處與本事均同上首。『駱駝』二字從《太平廣記》，敦煌本省。『波』，一本《太平廣記》作『被』，一本作『坡』。

姓嘲 二首

王是你。元來本姓二。爲你漫走來。將丁釘你鼻。

馬是你。元來本姓匡。拗你尾子東北出。背上負王郞。

△録同上。略謂隋時姓馬、王者二人嘗聚讌談笑，互以姓相嘲云云。

酒嘲 三首

酒。何處漫行來。騰騰失卻酉。

酒。頭似阿濫鎚頭。

酒。向他籬得頭。四脚距地尾獨速。

△録同上。敦煌本《啓顔録》云：『隋朝有三四人共入店飲酒，酒味甚酢又薄，三四人乃各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處漫行來，騰騰失卻酉。」諸人問：「此何義趣？」答云：「有水在。」又次一人嘲酒云：「酒，頭似阿濫鎚頭。」諸人問云：「何因酒得似阿濫鎚頭？」其人答曰：「非鶉頭。」又次至一人嘲云：「酒，向他籬得（原本無『得』字，此據《太平廣記》二五三補）頭，四脚距地尾獨速。」諸人問云：「有何義？」其人答云：「更無餘義。」諸人共笑云：「此嘲最是無豆。」其人即答云：「我若有豆，即歸舍作醬，何因此間飲酢來？」衆乃大歡笑。』又末首末三字，《廣記》作『也獨宿』。

△以上共録『嘲』七首。隋時既有『解嘲人』，則『嘲』爲民間伎藝之一種可知。《姓嘲》二首，格式相同，與《酒嘲》三首，已開唐人打令、改令風氣之先。唐雜言有著辭一體，乃酒令辭之發展。今將雜言嘲體辭一一載入副編，並非言其曾入歌唱，乃亦溯源、備體之意。參『理論』《著辭》章論『嘲』。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副編卷二　初唐七十九首

李淵　一首

字叔德，隴西狄道人，西涼王李暠之後。生於北周武帝天和元年（五六六），卒於唐太宗貞觀九年（六三五）。以太原留守起兵，進封唐王，遂代隋室。在位九年，廟號高祖。

嘲蘇世長

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

△錄《全唐詩》八六九『諧謔』類。世長嘗事王世充，充敗，歸唐。淵與有舊，授玉山屯監，曾嘲。答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惟蒙屯監。』即日擢拜諫議大夫。

李百藥　一首

字重規，定州安平人。生於北周武帝保定五年（五六五），卒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六四

八）・開皇初授東宮通事舍人，十九年襲爵安平公。太宗重其才名，貞觀元年召拜中書舍人，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十一年，以撰《五禮》及律令成，進爵爲子。謚曰康。

笙歌

爲相雍門歎。當思執燭遊。不惜妾身難再得。方期君壽度千秋。

△錄《文苑英華》七一《笙賦》・據賦名擬題。賦末云：『既而重門半掩，高宴將終，飄餘音於霄漢，遏嬌韻於房櫳。遠而聽之，若遊鸞翔鶴，嘹唳飛空；近而察之，譬瓊枝玉樹，響亮從風。信絕俗之神解，何變態之無窮。爾乃綺帳垂，妓行散，巫雲斂，楚妃歎，獨婉孌於嫣笙，尚纏綿於皓腕。蘇合薰兮龍燭華，連理解兮死神粲。既藉寵而横陳，恣深心之秘翫。懼管聲之易歇，恐君愛之難終。起長歌於清夜，寄微意於春風。歌曰：「新聲雖自知，舊寵會應移。無令裏下吹，變作一枯枝。」重歌曰：……』右辭即重歌之辭。

裴略　一首

唐初，官宿衛。考滿，試判落第，向温彥博披訴，不理。略自命解文章，能嘲戲。温令嘲竹，應聲云云。温令送吏部與官。

嘲竹

竹。風吹青肅肅。凌冬葉不凋。經春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

△録敦煌本《啓顔録》。『凌』原作『陵』，『凋』原作『雕』，此從《太平廣記》二五四『裴略』條引《啓顔録》。右辭亦見劉肅《大唐新語》及高擇《羣居解頤》。《新語》一三作『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竹』字入辭，作起句，而不起韻，從雜言歌辭言，體不健全。

△《全唐詩》八六九題『爲温僕射嘲竹』，『能』作『得』。又注謂全辭亦作『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節目！』乃同《新語》，而換『熱』『節』韻，不知何出。

王績 一首

正編載辭二首。

北山

舊知山裏絶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時返。仲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清

琴曲。桂樹淩雲濁酒杯。槁項同枯木。丹心等死灰。

△録《全唐詩》三七。『北山』乃原題。七言六句、五言二句，五平韻。梁蕭綱《春情》先已如此。辭中詠及『清琴曲』、『濁酒杯』，似彈唱。

盧照鄰 二首

正編載辭一首。

中和樂總歌

△此下二首録《全唐詩》四一。

明明天子兮聖德揚。穆穆皇后兮陰化康。登若木兮坐明堂。池濛汜兮家扶桑。武化偃兮文化昌。禮樂昭兮股肱良。君臣已定兮君永無疆。顔子更生兮徒皇皇。若有人兮天一方。忠爲衣兮信爲裳。餐白玉兮飲瓊芳。心思荃兮路阻長。

△《中和樂》共九章，前八章皆齊言，分歌登封、名堂、東軍、南郊、中宫、儲宫、諸王、公卿，末曰『總歌第九』。

懷仙引

若有人兮山之曲。駕青虬兮乘白鹿。往從之遊願心足。　披澗户。訪巖軒。石瀨潺湲横石徑。松蘿羃䍥掩松門。下空濛而無鳥。上巉巖而有猿。　懷飛閣。度飛梁。休余馬於幽谷。掛余冠於夕陽。曲復曲兮煙莊邃。行復行兮天路長。修途杳其未半。飛雨忽以茫茫。　山坱軋。磴連褰。攀舊壁而無據。泝泥溪而不前。向無情之白日。竊有恨於皇天。　回行遵故道。通川徧流潦。回首望羣峰。白雲正溶溶。珠爲闕兮玉爲樓。青雲蓋兮紫霜裘。天長地久時相憶。千齡萬代一來遊。

△分片概從韻。第五片『回行』云云五言四句，用平仄二韻，頗富歌詞風格。題『引』，疑是琴曲歌辭。

義淨 十首

俗姓張，字文明，齊州人，一說范陽人。生於太宗貞觀九年（六三五），卒於玄宗先天二年（七一三）。高宗咸亨二年往西域，徧歷三十餘國，經二十五年，求得梵本佛經四百部。於武后證聖元年歸，譯之，並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等。

在西國王舍城懷舊之作 一三五七九言

遊。愁。赤縣遠。丹思抽。鷲嶺寒風駛。龍河激水流。既言朝聞日復日。不覺頽年秋更秋。已畢祇山本願誠難遇。終望持經振錫往神州。

△録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古詩類苑》一〇三、《古詩紀》一一八均以此辭屬隋慧英，乃據《古今禪藻集》，誤。丁、逯二種《全隋詩》亦誤從。《古詩類苑》「言」作「喜」，「頽年」作「年頽」，「祇山」作「耆山」，「遇」作「住」。

△此體發軔於隋、唐之際，至李白有「三五七言」調，至白居易等有「一字至七字詩」，唱和甚盛；至五代杜光庭演爲「一言至十五言」，而其體遂敝。所當辨者：右辭專用奇數句，拒偶數句，發展至中、晚唐乃不然，奇、偶兼用。故此體之末流固純屬俳體，而其始則未必無聲樂根據。今備録於副編，以存雜言一體。

雜　言 九首

與無行禪師同遊鷲嶺，瞻奉既訖，遐眺鄉關，無任殷憂。聊述所懷，爲雜言詩。

△此下九首録同上，據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五一所用之高麗本，惟序依《全唐詩》八〇八義淨集，以其

最詳。《大正藏》宋、元、明本僅題『雜言詩曰』四字。《全唐詩》先以此篇歸隋慧淨集，僅題『雜言』。《全隋詩》四慧淨集同。慧淨俗姓房，常山真定人，著名於開皇、大業間，顯爲另一人。《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五年第三期載《唐代僧詩重出甄辨》有說，惜未引《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此九首在原傳聯作一篇。茲從上述高麗本，並按雜言調韻，分爲九首。舊本異文每每增字，泯合雜言爲齊言，殆別有用意，茲則充分保留雜言。

△此九首特色豐富：一、題作『雜言』；二、格調多種；三、傳本多，可反映流傳中之齊雜言變化；四、辭中有『雞林權唱』、『勞歌勿復陳』等語，未可必其辭無聲。故備録於本編。

觀化祇山頂。流睇古王城。萬載池猶潔。千年苑尚清。彷彿影堅路。摧殘廣脇⿰山盍。七寶仙臺亡舊迹。四彩天華絶雨聲。

△『⿰山盍』，慧淨集作『榼』。『華』，二集俱作『花』。『摧』，《全隋詩》作『擢』，誤。

聲華遠。自恨生何晚。既傷火宅眩中門。還嗟賓渚迷長坂。

△《全唐詩》、二集俱改首句爲『聲華日以遠』五言。

步陟平郊望。心遊七海上。擾擾三界溺邪津。渾渾萬品亡真匠。

△《全唐詩》『亡』作『忘』。

△此調之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及《全唐詩》均有七言仄韻十四句，《全隋詩》同：『唯有能仁獨圓悟，廓塵靜浪開玄路。創逢飢（《全唐詩》作『肌』）命棄身城，更爲求人崩意樹（原注：『施也』）。持囊畢契戒珠淨（戒也），被甲要心忍衣固（忍也）。三祇不倦陵二車，一足忘勞超九數（勤

也）。定瀲江清沐九（一作『久』）結（定也），智劔（一作『劍』）霜凝斬新霧（慧也）。無邊大劫無不修，六時懇生遵六度。度有流化（一作『光』）功德收，金河示滅歸常住。』

雞林權唱。演功周。聖徒往。傳餘響。龍宮秘典海中探。石室真言山處仰。

△上去通叶，先南北曲而然，乃此調特點。

△『往』，宋、元本作『佳昔』二字。《全唐詩》義淨集起四句作『鷄林權唱演功周，聖徒往昔傳餘響。』慧淨集『聖徒』二句作『聖德佳音傳餘響』。——均混雜言爲齊言，賴有《求法高僧傳》始得其本原。

流教在茲辰。傳芳代有人。沙河雪嶺迷朝徑。巨海鴻崖亂夜津。入萬死。求一生。投針偶穴非同喻。束馬懸車豈等程。

△『穴』，宋本及宮内省圖書寮本作『伉』。『束』，圖書寮本作『速』。

不徇今生樂。無祈後代榮。誓捨危軀追勝義。咸希畢契傳燈情。

△此調叶平，與『步陟』首異。

勞歌勿復陳。延眺且周巡。東睇女巒留二跡。西馳鹿苑去三輪。北睨舍城池尚在。南睎尊嶺穴猶存。　五峰秀。百池分。粲粲鮮花明四曜。輝輝道樹鏡三春。

△次句『且』原作『旦』，從《全唐詩》改。『穴』，宋本及圖書寮本俱作『寔』。『猶存』，高麗本誤作『猶尊』，圖書寮本作『猶遵』，茲用宋、元、明本。

揚錫指山阿，攜步上祇陀。既睹如來疊衣石。復觀天授迸餘峨。　佇靈鎮。凝思徧

生河。金華逸掌儀前奉。芳蓋陵虛殿後過。

△下片首句，《全唐詩》、《全隋詩》均作「佇靈鎮梵嶽」。

旋繞經行砌。目想如神契。迴斯少福潤津梁。共會龍華捨塵翳。

△「迴斯」，圖書寮本作「迴向」。「潤」，元本及《全唐詩》俱作「澗」。「津梁」，除高麗本外，餘本均作「生津」。「共」，圖書寮本作「於」。

辛常伯 三首

與駱賓王同時。

軍中行路難 三首

△錄《樂府詩集》七一《雜曲歌辭》。原作一篇，茲循內容及韻格，析爲三首，均成雜言。《樂府詩集》屬駱賓王，茲從《全唐詩》六三，歸辛常伯，題「軍中行路難」。

△《行路難》原是樂府舊曲，至唐猶傳。本書《前言》有說。

君不見。封狐雄虺自成羣。憑深負固結妖氛。玉璽分兵徵惡少。金壇受律動將軍。

將軍擁麾宣廟略。戰士橫戈靜夷落。長驅一息背銅梁。直指三巴登劍閣。閣道

岧嶢起戍樓。劍門遥裔俯靈丘。邛關九節無平路。江水雙源有急流。 征役無期返。他鄉歲華晚。杳杳丘陵出。蒼蒼林薄遠。途危紫蓋峰。路澀青泥坂。 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絶壁千里險。連山四望高。

△右一首敍西路劍門行軍之險。首三字示《行路難》格。

△《樂府詩集》『分兵』作『分別』，『麾』作『旄』，『戈』作『行』，『登』作『逾』，『起』作『上』，此從《全唐詩》。『三巴』，《全唐詩》作『三危』。《全唐詩》又於駱賓王集中注：首片『動』一作『勤』，末片『千里』一作『千重』。《文苑英華》二〇〇載此三首，題《行路難》，注：『一作《從軍中行路難》二首。』『受律動』作『授律勤』，『三巴』作『三危』，『歲華』作『年歲』，『千里』作『千重』。

中外分區宇。夷夏殊風土。交趾枕南荒。昆彌臨北户。川原饒毒霧。谿谷多淫雨。 行潦四時流。崩查千歲古。 漂梗飛蓬不暫安。捫蘿引葛陟危巒。昔時聞道從軍樂。今日方知行路難。 滄江緑水東流駛。炎州丹徼南中地。南中南斗映星河。秦關秦塞阻煙波。三春邊地風光少。五月瀘川瘴癘多。 朝驅疲斥候。夕息倦樵歌。 向月彎繁弱。連星轉太阿。

△右一首敍南中交阯行軍之險。五言十二句，七言二句。

△《樂府詩集》『川原』作『川源』，『暫安』作『自安』，『蘿』作『藤』，『陟』作『度』，『滄江』

作『蒼江』，『州』作『洲』，『關』作『川』，『川』作『中』，『樵歌』作『誰何』，此從《全唐詩》。《文苑英華》『搰蘿引葛』作『搰蘿陟葛』。

重義輕生懷一顧。東伐西征凡幾度。夜夜朝朝斑鬢新。年年歲歲戎衣故。灞城隅。滇池水。天涯望轉積。地際行無已。徒覺炎涼節物非。不知關山千萬里。棄置勿重陳。重陳多苦辛。且悅清笳梅柳曲。詎憶芳園桃李人。絳節紅旗分日羽。丹心白刃酬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誰憚三邊征戰苦。行路難。行路難。岐路幾千端。無復歸雲憑短翰。空餘望日想長安。

△右一首記征役者之慨歎及聞言者之勸慰。末片呼題，循《行路難》調常格。

△《樂府詩集》第四片『紅旗』作『朱旗』，『日羽』作『白羽』，『一被』作『一技』，『知』作『識』；末片無『空餘』二字，此從《全唐詩》。《全唐詩》於『行路難』一句不疊，仍按《樂府詩集》。《文苑英華》『梅柳曲』作『楊柳曲』。

△《全唐詩》七七駱賓王集中，複見右三首，題作《從軍中行路難》，注：『一作《行軍軍中行路難》。』

駱賓王 二首

正編録辭一首。

從軍中行路難

君不見。玉關塵色暗邊庭。銅鞮雜虜寇長城。天子按劍徵餘勇。將軍受脤事橫行。七德龍韜開玉帳。千里鼉鼓疊金鉦。陰山苦霧埋高壘。交河孤月照連營。

連營去去無窮極。擁旆遥遥過絶國。陣雲朝結晦天山。寒沙夕漲迷疏勒。龍鱗水上開魚貫。馬首山前振雕翼。

長驅萬里讋祁連。分麾三命武功宣。百發烏號遥碎柳。七尺龍文迴照蓮。春來秋去移灰琯。蘭閨柳市芳塵斷。雁門迢遞尺書稀。鴛被相思雙帶緩。行路難。行路難。誓令氛祲静皐蘭。但使封侯龍頷貴。詎隨中婦鳳樓寒。

△録《全唐詩》七七。辭末原注：『同辛常伯作。』又注：『千里鼉鼓疊金鉦』一作『千重鼉壘動金鉦』，末句『詎』一作『頗』。《樂府詩集》七一《雜曲歌辭》繫此辭於辛常伯三首下，作一組。次片首句缺『連營』二字，『龍文迴照』作『龍交迴照』，末片『行路難』三字不疊。《文苑英華》『千里』句作『千重鼉壘動金鉦』，『雕翼』作『鵰翼』，『三命』作『三令』。

詠鵝

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録《全唐詩》七九。題下原注：『七歲時作。』似童謡。

楊炯 一首

華陰人。生於高宗永徽元年（六五〇），約卒於武后證聖元年（六九五）。顯慶四年舉神童，是年十歲。上元三年授校書郎。武后時官盈川令。爲『初唐四傑』之一。

幽蘭歌

幽蘭生矣。于彼朝陽。含雨露之津潤。吸日月之休光。美人愁思兮。採芙蓉於南浦。公子忘憂兮。樹萱草於北堂。雖處幽林與窮谷。不以無人而不芳。

△録《四部叢刊》本《楊盈川集》一《幽蘭賦》，此爲賦末之歌。歌前有『乃抽琴操爲《幽蘭》之歌』云云，歌後有『趙元淑聞而歎曰』云云，是右辭或配入琴歌。

王勃 十五首

正編録辭二首。

江南弄

江南弄。巫山連楚夢。行雨行雲幾相送。瑶軒金谷上春時。玉童仙女無見期。紫露香煙渺難託。清風明月遥相思。遥相思。草徒緑。爲聽雙飛鳳凰曲。

△録《樂府詩集》五〇《清商曲辭》。《全唐詩》五五載此，注：「「露」，一作「霧」。」

△《江南弄》乃梁武帝所製曲，當時曲辭皆作「七七七三三三三」式，右辭末片，恰似「三三三三」之遺。

臨高臺 四首

△此下四章原爲一篇，録《樂府詩集》一八《鼓吹曲辭》。按此調魏何承天倡，八解，解三言二句，七言一句，各韻。唐樂縱改，無四十句爲一章之理。兹循句韻，編爲四章，章二解。

臨高臺。高臺迢遞絶浮埃。瑶軒綺構何崔嵬。鸞歌鳳吹清且哀。俯瞰長安道。萋

萋御溝草。斜對甘泉路。蒼蒼茂陵樹。

△《全唐詩》七及五五均載此，『遞』皆作『遷』。《王子安集》卷二首二句作『臨高臺，臨高臺，迢遞絕浮埃。』

高臺四望同。帝鄉佳氣鬱葱葱。紫閣丹樓紛照曜。壁房錦殿相玲瓏。　東彌長樂觀。西指未央宮。赤城映朝日。綠樹搖春風。

△《全唐詩》五五『帝鄉』下注：『一本無此二字。』

旗亭百隊開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朱輪翠蓋不勝春。疊樹層楹相對起。　復有青樓大道中。繡戶文窗雕綺櫳。錦衣晝不襞。羅帷夕未空。歌屏朝掩翠。粧鏡晚窺紅。爲吾安寶髻。娥眉罷花叢。

△《全唐詩》五五『隊』作『隧』，『衣』作『衾』，『晝』作『夜』，『夕』作『晝』，『吾』作『君』。

狹路塵間黯將暮。雲間月色明如素。鴛鴦池上兩兩飛。鳳凰樓下雙雙度。物色正如此。佳期那不顧。　銀鞍繡轂盛繁華。可憐今夜宿倡家。倡家少婦不須嚬。東園桃李片時春。君看舊日高臺處。柏梁銅雀生黃塵。

△《全唐詩》五五『狹路塵間』作『塵間狹路』，『雲間』作『雲開』，『嚬』作『顰』，『生』下注：『一作「尚」。』

採蓮歸 五首

△此下五首，原作一篇，見《樂府詩集》五〇《清商曲辭》。《全唐詩》五五載之，題《採蓮曲》。

採蓮歸。緑水芙蓉衣。秋風起浪鳧雁飛。桂櫂蘭橈下長浦。羅裙玉腕搖輕櫓。葉嶼花潭極望平。江謳越吹相思苦。

△『搖輕』，《全唐詩》作『輕搖』。

相思苦。佳期不可駐。塞外征夫猶未還。江南採蓮今已暮。

△此下三首之分，均還其首句循前一首末數字複疊而來，用韻隨改。參看正編卷二之《秋夜長》。

今已暮。採蓮花。今渠那必盡倡家。官道城南把桑葉。何如江上採蓮花。

△次句『採』原作『摘』，從《全唐詩》。『今渠』，《全唐詩》作『渠今』。

蓮花復蓮花。花葉何重疊。葉翠本羞眉。花紅强如頰。佳人不在茲。悵望別離時。牽花憐共蒂。折藕愛連絲。故情何處所。新物徒華滋。不惜南津交佩解。還羞北海雁書遲。

△『在茲』原作『茲期』，此從《全唐詩》。《全唐詩》『重疊』作『稠疊』，『何處』作『無處』，『徒』作『從』，『南』作『西』。次片『連絲』與『共蒂』相對，各本俱作『蓮絲』，失義，茲改作『連』，俟校。

採蓮歌有節。採蓮夜未歇。正逢浩蕩江上風。又值徘徊江上月。蓮浦夜相逢。吳姬越女何丰茸。共問寒江千里外。征客關山更幾重。

△詩意於此，合上四首作結，宜劃作末章。

△《全唐詩》於『蓮浦』上複『徘徊』二字；又注：『江』一作『光』，『更』一作『路』。

落花落 四首

△録《全唐詩》五六，原爲一篇，茲析作四章，各韻不同，仄平相間。二、三章同調，而平仄分叶。原有題注云：『以下詩集不載。』

落花落。落花紛漠漠。綠葉青跗映丹萼。與君徘徊上金閣。影拂粧階玳瑁筵。香飄舞館茱萸幙。

△右《落花落》〔一〕，『三五七言』體之一種，仄韻甚密。柳宗元《楊白花》同調而僅叶三仄韻。

落花飛。撩亂入中帷。落花春正滿。春人歸不歸。

△右《落花落》〔二〕，全同南齊王融《秋夜長》。《十二時》一體亦然。

落花度。氛氳繞高樹。落花春已繁。春人春不顧。

△右《落花落》〔三〕，叶仄；《十二時》內亦有叶仄者。

△『春不顧』似應作『顧不顧』，俟校。

綺閣青臺靜且閒。羅袂紅巾復往還。盛年不再得。高枝難重攀。試復旦遊落花裏。暮宿落花間。與君落花院。臺上起雙環。

△右《落花落》〔四〕。末韻原作『鬟』，而原注『一作「環」』，茲從注。

採蓮歌

榮華息。功名惻。奇秀兮異植。紅光兮碧色。禀天地之淑麗。承雨露之沾飾。　蓮有藕兮藕有枝。才有用兮用有時。何當婀娜花實移。爲君含香藻鳳池。

△錄《四部叢刊》本《王子安集》二《採蓮賦》，此爲賦末之歌。歌前云：『感芳草之及時，懼修名之或喪。誓將劉跡潁上，棲影渭陽。枕箕岫之孤石，泛磻溪之小塘。餐素實兮吸絳芳，荷爲衣兮芰爲裳。永潔己於丘壑，長寄心於君王。且爲歌曰：』內容與右辭相同，乃以歌永言而使然。

△《文苑英華》一四八《採蓮賦》內載右辭。『榮華息』作『芳草懼』，注云：『《集》作「芳華」。』『功名惻』作『脩名』，無『惻』字，注云：『《集》作「懼功名」。』此二處似皆涉賦文而誤。又『沾飾』作『沾餙』，注云：『《集》作「華餙」。』今依韻分爲二片，『飾』屬上片韻。

劉希夷 二首

一名庭芝，汝州人。生於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約卒於高宗儀鳳末（六七九）。上元二年進士。好飲酒，善彈琵琶。落拓不拘，爲人所害。孫昱選《正聲集》，推希夷作爲最，遂知名。

江南曲

暮春三月晴。維揚吴楚城。城臨大江汜。迴映洞浦清。晴雲曲金閣。珠樓碧煙裏。月明芳樹羣鳥飛。風過長林雜花起。可憐離別誰家子。於此一至情何已。

△録《樂府詩集》二六《相和歌辭》。『起』原作『落』，失韻，從《全唐詩》八二改。原曲八首，餘皆齊言。

代秦女贈行人

鸞鏡曉含春。蛾眉向影嚬。開□衣裳破。那堪粉黛新。春還洛陽道。爲憶春階草。楊葉未能攀。梅花待君掃。今朝喜鵲傍人飛。應是狂夫走馬歸。遥想行歌共

遊樂。迎前含笑着春衣。

△録《全唐詩》八二。此爲『代秦女』作。秦女何人？所作何用？俱不得其詳。『狂夫』既已『走馬』，此容爲迎歸辭，用於『行歌』。

富嘉謨 一首

雍州武功人。生年不詳，卒於中宗神龍二年（七〇六）。長安中官晉陽尉，中興初歷左臺御史。與吳少微友善，屬詞並以經典爲本，文體一變，時稱『富吳體』。

麗色歌

涉綠水兮採紅蓮。水漫漫兮花田田。舟容與兮白日暮。桂水浮兮不可度。憐彩翠於幽渚。悵妖姸於早露。

△録《文苑英華》九六《麗色賦》，此爲賦中之歌。歌前云：『既而河漢欲傾，琴瑟且鳴，餘弄未盡，歌含韻情。歌曰』云云。

宋之問 六首

一名少連，字延清，虢州弘農人。生年不詳，卒於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上元二年進士。初與楊炯分直内教，旋預修《三教珠英》。附張易之，左遷瀧州參軍。武三思時爲鴻臚丞。景龍中轉考功員外郎，入修文館。後罪貶欽州長史，賜死。

初宿淮口

△此下六首均録《全唐詩》五一。

孤舟汴河水。去國情無已。晚泊投楚鄉。明月清淮裏。汴河東瀉路窮兹。洛陽西顧日增悲。夜聞楚歌思欲斷。况值淮南木落時。

△五七言各四句，乃唐雜言常見形式。盛唐劉長卿、中唐白居易等皆有此體。

放白鷴篇

故人贈我緑綺琴。兼致白鷴鳥。琴是嶧山桐。鳥出吴溪中。我心松石清霞裏。弄

此幽弦不能已。我心河海白雲垂。憐此珍禽空自知。著書晚下麒麟閣。幼稚驕癡侯門樂。乃言物性不可違。白鷴愁慕刷毛衣。玉徽閉匣留爲念。六翮開籠任爾飛。

△盛唐曲名有『放鷹』『放鵲』二樂。

冬宵引贈司馬承禎

河有冰兮山有雪。北户墐兮行人絶。獨坐山中兮對松月。懷美人兮屢盈缺。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松幽幽吟勁風。此情不向俗人説。愛而不見恨無窮。

△此首及下一首皆以『引』爲題，騷體，疑是琴曲。參『理論』《琴歌》章論騷體。

高山引

攀雲窈窕兮。上躋懸峰。長路浩浩兮。此去何從。水一曲兮腸一曲。山一重兮悲一重。松檟邈已遠。友于何日逢。況滿室兮童稚。攢衆慮於心胸。天高難訴兮。遠負明德。卻望咸京兮。揮涕龍鍾。

△原注：『悲』一作『愁』。

嵩山天門歌

登天門兮。坐盤石之磷砌。前淙淙兮未半。下漠漠兮無垠。紛窈窕兮。巖倚披以鵬翅。洞膠葛兮。峰稜層以龍鱗。松移岫轉。左變而右易。風生雲起。出鬼而入神。吾亦不知其靈怪如此。願遊杳冥兮。見羽人。重曰。天門兮穹崇。回合兮攢叢。松萬接兮柱日。石千尋兮倚空。晚陰兮足風。夕陽兮艶紅。試一望兮奪魄。況衆妙之無窮。

△『重曰』二字不入歌唱，爰同白語，作偏行小字。參看本書正編卷二陳子昂《春臺引》。

王子喬

王子喬。愛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搖瑟鳳吹笙。乘騎雲氣吸日精。吸日精。長不歸。遺廟今在而人非。空望山頭草。草露濕人衣。

△前後段均以『三三七』起，首句標其目，段落轉換用頂針續麻式。——此皆當時歌謠常見特徵。

△樂史《總仙記》載右辭，不言作者，僅六句，前四句與右辭同，後二句云：『乘雲鼓氣吹日精，長不歸秋

山冷霪。』《總仙記》作於雍熙三年之前，約五代末。

沈佺期 一首

正編録辭一首。

鳳簫曲

八月涼風到高閣。千金麗人捲綃幕。已憐池上歇芳菲。不念君恩坐搖落。世上榮華如轉蓬。朝隨阡陌暮雲中。飛燕侍寢昭陽殿。班姬飲恨長信宮。長信宮。昭陽殿。春來歌舞妾自知。秋至簾櫳君不見。昔時嬴女厭世紛。學吹鳳簫乘彩雲。含情轉睞向蕭史。千載紅顏持贈君。

△録《全唐詩》九五。原注：題或曲名一作《古意》。按盛唐李頎有《古意》，調與此異。又注：『簾櫳』一作『榮華』。

△此調之雜言在第三片，爲雜言組織定式之一——『三三七』。文中用頂針續麻格，亦歌辭常格。

徐彥伯 二首

名洪，以字行，兗州瑕丘人。生年不詳，卒於玄宗開元二年（七一四）。對策高第，屢遷給事中，預修《三教珠英》。出刺齊州，移蒲州。擢修文館學士、工部侍郎、太子賓客。

芳樹

玉華珍簟上。金縷畫屏開。曉月憐箏柱。春風憶鏡臺。　箏柱春風吹曉月。芳樹落花朝暝歇。藁砧刀頭未有時。攀條拭淚坐相思。

△錄《樂府詩集》一七《鼓吹曲辭》。《全唐詩》一七及七六『鏤』皆作『縷』，又七六『時』作『期』。

△齊梁迄中唐之《芳樹》皆齊言，雜言惟見彥伯此首及晚唐羅隱一首。

淮亭吟

貞寂慮兮淮山幽。憐芳若兮擥中洲。崩湍委咽日夜流。孤客危坐心自愁。矧鶴唳兮風曉。復猿鳴兮霜秋。　熠耀飛兮蟋蟀吟。倚清瑟兮橫涼琴。擷瑶芳兮弔楚水。弄琪

樹兮歌越岑。　山碕礒兮隈曲。水涓漣兮洞汩。金光延起兮驟興沒。青苔竟兮綠蘋歇。　綠蘋歇兮凋朱顏。美人寂歷兮何時閒。君不見。可憐桐柏上。豐茸桂樹花滿山。

△錄《全唐詩》七六。以『吟』爲題，似絃歌，即辭中所云『倚清瑟兮橫涼琴』，『弄琪樹兮歌越岑』。

許宣平 一首

新安歙縣人。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時負薪以賣，醉吟云云。李白《題許宣平菴壁》云：『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

負薪吟

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入白雲行翠微。

△錄《太平廣記》二四引沈汾《續仙傳》。一本改作五絕，後二句作『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

△《全唐詩》八六〇題《負薪行》，注謂末句一作『穿白雲行入翠微』。

李　旦　一首

即唐睿宗，中宗李哲之弟。生於高宗龍朔二年（六六二），卒於玄宗開元四年（七一六）。武后嗣聖元年立，而由后稱制。旋被廢爲相王。及哲見殺，旦再立，凡三年，傳子隆基。

戲題畫

喚出眼何用。苦深藏。縮卻鼻何畏。不聞香。

△錄宋錢易《南部新書》戊，云：『滋水驛在長樂驛之東。睿皇在藩日經此廳，廳西壁畫一胡頭，因題曰』云云。《全唐詩》八六九『諧謔』類載之，題如右。敦煌曲有《秋夜長》，與右辭同格，惟作同調雙疊。未知與右辭關係如何。

鄭惟忠　一首

宋州宋城人，高宗儀鳳中進士。天授中，應舉召見，稱旨，授冑曹參軍。中宗時爲大理卿，推斷大獄，多所全活。玄宗開元初爲禮部尚書。十年（七二二）卒。

古石之歌

江東藏瑞簡。濟北蘊兵書。若非平固湖中雁。定是昆明池裏魚。

△録《文苑英華》三一《古石賦》。右辭前後賦文云：『抽琴命操爲《古石之歌》，歌曰：……。歌響既終，神儀有懌，左右驚視，符彩傍射。』此賦用博望侯獻古石於漢武帝之事，右辭假托漢武帝所作，可見唐代歌辭形式之一斑。

陳子昂　三首

正編録辭二首。

山水粉圖

△此下三首録《全唐詩》八三，風格皆近子昂所作琴歌，參正編卷二。

山圖之白雲兮。若巫山之高丘。紛羣翠之鴻溶。又似蓬瀛海水之周流。信夫人之好道。愛雲山以幽求。

△《四部叢刊》本《陳伯王文集》「山圖」作「仙圖」，《全唐詩》已注其「非」。

綵樹歌

嘉錦筵之珍樹兮。錯衆綵之氛氳。狀瑶臺之微月。點巫山之朝雲。青春兮不可逢。況蕙色之增芬。結芳意而誰賞。怨絕世之無聞。紅榮碧艷坐看歇。素華流年不待君。故吾思崑崙之琪樹。厭桃李之繽紛。

登幽州臺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盧藏用《陳氏別傳》云：『建安（按指建安王武攸宜）方求鬬士，以子昂素是書生，謝而不納。……鉗默下列，但兼掌書記而已。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見古人，……。」時人莫不知也。』事在神功元年。

張　鷟　三首

正編録辭五首。

寸步天津

△此下三首録《遊仙窟》。原書記作者與崔女郎十娘及其五嫂酬詠。其中依調著辭五首，已入正編。以下三首，鄭振鐸《關於遊仙窟》有論曰：「《遊仙窟》中的詩歌……雜用五七言的詩句。……像這樣形式的韻語，也許是《菩薩蠻》等諸詞調的先聲，也許竟是依據了當時流行着的詞調或新的歌辭而寫的。……」今故録入副編。三首分別擬名曰『寸步天津』『織女留星』等，皆因河源仙女取義。《聲詩集》內有「張鷟織女塡河歌」，詳其說。至於《遊仙窟》之藝術性質，參見本書前言。

今朝忽見渠姿首。不覺殷勤着心口。令人頻作許叮嚀。渠家太劇難求守。端坐剩心驚。愁來益不平。看時未必相看死。難時那許太難生。沉吟坐幽室。相思轉成疾。自恨往還疎。誰肯交遊密。夜夜空知心失眼。朝朝無便投膠漆。園裏花開不避人。閨中面子翻羞出。如今寸步阻天津。伊處留情更覓新。莫言長有千金面。終歸變作一抄塵。生前有日但爲樂。死後無春更著人。只可倡伴一生意。何須負持百年

身。

△辭前敍云：『余更又贈詩一首，其詞曰』云云。調之首片，七言、五言各四句，先仄後平；中片五言、七言各四句，全仄；末片七律一首。隋盧思道《後園宴》等篇，已開其端，盛唐李康成《玉華仙子歌》等仍延其緒。

△『負侍』，原傳本（日本元祿三年，一六九〇年刻）作『負持』，依文意訂正如此。

織女留星

薰香四面合。光色兩邊披。錦帳劃然捲。羅帷垂半欹。紅顏雜綠黛。無處不相宜。豔色浮粧粉。含香亂口脂。鬢欺蟬鬢非成鬢。眉笑蛾眉不是眉。見許實娉婷。何處不輕盈。可憐嬌裏面。可愛語中聲。婀娜腰支細細許。賺䀹眼子長長馨。巧兒舊來鐫未得。畫匠迎生摸不成。　相看未相識。傾城復傾國。迎風帔子鬱金香。照日裙裾石榴色。口上珊瑚耐拾取。頰裏芙蓉堪摘得。聞名腹肚已猖狂。見面精神更迷惑。　心肝恰欲摧。踴躍不能裁。徐行步步香風散。欲語時時媚子開。靨疑織女留星去。眉似姮娥送月來。含嬌窈窕迎前出。忍笑嫈嫇返卻迴。

△辭前敍云：『十娘讀詩，慷息而起，匣中取鏡，箱裏拈衣，袨服靚妝，當階正履。余又爲詩曰』云云。其

調首片五言八句、七言二句；次片五、七言各四句；後二片皆爲五言二句、七言六句。敦煌曲歌譜中，於『重頭』外，並見『重尾』說，此殆似歟？

斷絶人間

奇異妍雅。貌特驚新。眉間月出疑爭夜。頰上花開似鬥春。細腰偏愛轉。笑臉特宜嚬。真成物外奇稀物。實是人間斷絶人。　自然能舉止。可念無方比。能令公子百重生。巧使王孫千回死。黑雲裁兩鬢。白雪分雙齒。織成錦袖騏驎兒。刺繡裙腰鸚鵡子。　觸處盡開懷。何曾有不佳。機關太雅妙。行步絶娃孆。傍人一一丹羅襪。侍婢三三緑線鞋。黃龍透入黃金釧。白燕飛來白玉釵。

△辭前敍云：『須臾之間，五嫂則至，……余乃詠曰』云云。全調以三組『五五七七』爲主，一平二仄，前冠『四四七七』，後殿五、七言各四句。

△次片『方比』原作『比方』，茲依韻改訂。

△擬名『斷絶人間』，猶言『絶代佳人』。

趙冬曦 一首

定州鼓城人。中宗神龍二年進士擢第，歷左拾遺。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後知史官事，爲考功員外郎。終國子祭酒。

三門歌

中負石兮空自奇。客乘查兮何遠爲。君不見虛舟之泛泛。浩乘流而不羈。

△錄《文苑英華》三四《三門賦》。辭前有『歌曰』二字，題據賦名擬。

王適 一首

幽州人。武后時，令糊名考判以求才俊，適入第二等。官至雍州司功參軍。晚年謫居蜀中。

古離別

昔歲驚楊柳。高樓悲獨守。今年芳樹枝。孤棲怨別離。珠簾晝不捲。羅幔曉長垂。苦

調琴先覺。愁容鏡獨知。　頻來雁度無消息。罷去鴛文何用織。夜還羅帳空有情。春著裙腰自無力。青軒桃李落紛紛。紫庭蘭蕙日氛氳。已能憔悴今如此。更復含情一待君。

△録《樂府詩集》七二《雜曲歌辭》。《全唐詩》九四亦載，下片「來」作「年」，「去」作「卻」，「日」下注：一作「香」。

張元一 二首

武后朝官左司郎中。善滑稽。

敍可笑事

△此下二首録張鷟《朝野僉載》四。

朱前疑着緑。逯仁傑着朱。閻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棲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

△《僉載》云：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則天問元一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云云。「胡御史」，胡元禮也。「御史胡」，蕃人爲御史者。於是蕃人爲御史者，尋改他官。

△劉肅《大唐新語》一三載右辭，『疑』作『宜』，『逯』作『録』，『吳棲梧』作『吳揚吾』。《太平廣記》二五四引《僉載》，次句『逯』作『狄』。

嘲武懿宗

裹頭極草草。掠鬢不蓁蓁。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

△《僉載》云：『元一於御（則天）前嘲懿宗（辭齊言，略），上（則天）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構，不是卒辭。」上曰：「爾付韻與之。」懿宗曰：「請以蓁韻。」元一應聲』云云，則天大悅。

石抱忠 一首

武后時檢校天官郎中，知選，後不愼，被棄市。

始平諧詩

平明發始平。薄暮至何城。庫塔朝雲上。晃池夜月明。略彴橋頭逢長史。檽星門外揖司兵。一羣縣尉驢騾驟。數個參軍鵝鴨行。

△録《太平廣記》二五五『石抱忠』條引《御史臺記》。《全唐詩》八六九收之。

陸餘慶子　一首

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川長史，善論事而拙於判決，其子嘲之。

嘲父

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詞訟。十日判不竟。

△録《朝野僉載》二。《全唐詩》八六九注云：『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川長史。善論事，而謬於判決，其子嘲之。』按餘慶曾歷事李治、武曌、李哲三朝。

韓休　一首

京兆長安人。生於高宗咸亨四年（六七三），卒於玄宗開元二十八年（七四〇）。景雲二年舉賢良。累官禮部侍郎。開元二十一年拜黄門侍郎。終太子少師，謚文忠。

駕幸華清宮歌

素秋歸兮玄冬早。王是時兮出西鎬。幸華清兮順天道。瓊樓架虛兮靈仙保。長生殿前兮樹難老。甘液流兮聖躬可澡。俾吾皇兮億千壽考。

△録《文苑英華》五八《駕幸華清宮賦》，賦末以『歌曰』領起右辭。辭題據賦名擬。

張紘 一首

『紘』一作『汯』。武后久視元年登第，官監察御史。後自左拾遺貶許州司戶。

行路難

君不見。温家玉鏡臺。提攜抱握九重來。君不見。相如綠綺琴。一撫一拍鳳凰音。人生意氣須及早。莫負當年行樂心。　荆王奏曲楚妃歎。曲盡歡終夜將半。朱樓銀閣正平生。碧草青苔坐蕪漫。　當春對酒不須疑。視日相看能幾時。春風吹盡燕初至。此時自爲稱君意。　秋露萎草鴻始歸。此時衰暮與君違。人生翻覆何常定。誰保容

顔無是非。

△録《樂府詩集》七〇《雜曲歌辭》。『自爲』，《全唐詩》二五作『自謂』。

△『三五七』言二組，帶七言二句，乃《行路難》調所常用。盛唐錢起《行路難》即如此。

梁寶 一首

唐初人。面黑，好嘲弄。因公過貝州，召善嘲者趙神德互嘲，寶負。

嘲趙神德兩眼俱赤

△此下二首録《太平廣記》二五四引《啓顔録》，《全唐詩》八六九收載，作一首，繫在梁寶名下，題《與趙神德互嘲》。

趙神德。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準則。官裏料朱砂。半眼供一國。

趙神德 一首

唐初貝州人。眼赤，善嘲。

嘲梁寶膚黑

向者入門來。案後惟見一挺墨。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北。

△《啓顔録》云：『……寶顔甚黑，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至階前，梁寶即云：……(前辭前二句)。答云：……(右辭前二句)。寶又云：……(前辭後二句)。又答云：……(右辭後二句)。寶更無以對，媿謝，遣之。』《全唐詩》八六九轉載，編作二辭，茲從之。

甘洽 一首

年里不詳，《啓顔録》云是『唐人』。《啓顔録》著録於新、舊《唐書·經籍志》，敦煌殘卷並有開元十一年寫本。據此，甘洽應是唐初人。

嘲王仙客

王。計爾應姓田。爲你面撥獺。抽卻你兩邊。

△録《太平廣記》二五五引《啓顔録》。云：『唐甘洽與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略，即右辭)。

仙客應聲曰：（略，即下辭）。

△互嘲之辭，本卷内尚有梁寶與趙神德，晚唐卷内列方干與吳［保］。

王仙客 一首

與甘洽同時。

嘲甘洽

甘。計爾應姓丹。爲你頭不曲。迴脚向上安。

△録同上。《全唐詩》八七一列二首爲一篇，題《與王仙客互嘲》，繫在甘洽名下。

失名 九首

高昌謠

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

△録《舊唐書・高昌國傳》：『貞觀十四年，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伐高昌，滅之。先是其國童謡云：……。文泰（高昌國王）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首』原作『手』，茲從《太平御覽》七九四引及《新唐書・五行志》。《新唐書・西域列傳》載，作『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幾何自殄滅。』乃史官所改。

咸亨以後謡

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殺人。

△録《朝野僉載》一：『咸亨以後，人皆云：……。後果則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爲第三也。』按孝和指睿宗。

杜景儉謡

録事意。與天通。益州司馬折威風。

△録《舊唐書・杜景儉傳》。略謂杜於武后時，爲益州録事參軍，房嗣業除益州司馬，文未到，房即欲視事，笞吏示威。杜力止之，謂州司未受命，真僞難保。房慚。俄有制，房改授荆州司馬，人吏作上語諷之。按《新唐書》載此，删『益』字，改爲三言四句，成齊言。

長鬚公主

花無葉不妍。女有鬚亦醜。丈人試遣總無。未必不如總有。

△錄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一四。略謂武后大足初，有士人渡海，被風送至長鬚國，國人男女總有鬚，乃蝦精也。士人見招爲駙馬，公主亦有鬚。士人不悅，賦此。

△唐雜言中別無『五五六六』體，玆錄此備考。

原陵老翁吟　二首

△錄《太平廣記》四四八『何讓之』條引温庭筠《乾䐁子》。謂中宗神龍中，讓之赴洛，在漢光武原陵盤石上遇狐，化爲老翁，吟此二首。

野田荆棘春。閨閤綺羅新。出没頭上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處。北邙松柏正爲鄰。

洛陽女兒羅綺多。無奈孤翁老去何。奈爾何。

△題據《全唐詩》八六七。《太平廣記》所載，脫『羅綺』二字及末句三字。此應是《乾䐁子》原文，而《廣

記》所載不翔實。

武后時童謠

紅綠複裙長。千里萬里猶香。

△錄《全唐詩》八七八。『千』下原注：『一作「十」。』『萬』下原注：『一作「五」。』

隋日童謠

蒲水竭。武井溢。此巾當有聖人出。

△錄蔣斧《沙州文錄補》所載敦煌寫本《大雲經疏》。『隋』原寫『隨』，『蒲』原寫『蒱』。

△《大雲經疏》云：『并州太皇陵側，舊有一井，俗稱「武井」。先來有水，後遂乾枯。隋末以來，其水大流，闊數丈，流入汾水。故隋日童謠云：（略）。即明水流之義，本應神皇，非關人姓劉也。』按《大雲經疏》爲載初元年所作之僞經，蓋爲武氏篡政而作。『武井』所在之『并州』，即武氏所生地。右辭雖稱『隋日』，其實卻爲武氏而作也。故繫於此。

長安中謠言

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録宋馬永易《實賓録》一四。云：『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兒也。常乞於市中。人厭苦，以糞洒之，旋見於里中，衣不汙如故。……洒者之家室自壞。長安中謠言曰』云云。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副編卷三　盛唐二百十一首

張九齡　二首

字子壽，韶州曲江人。生於高宗儀鳳三年（六七八），卒於玄宗開元二十八年（七四〇）。景龍初舉進士。先天二年以『道侔伊呂科』爲左拾遺。進中書舍人，出刺桂州，拜中書侍郎。開元二十一年同平章事。後貶荊州長史。

奉和聖製溫泉歌

△以下二首錄《全唐詩》四七。

有時神物待聖人。去後湯還冷。來時樹亦春。　今茲十月自東歸。羽旆逶迤上翠微。溫谷葱葱佳氣色。離宮奕奕叶光輝。　臨渭川。近天邑。浴日溫泉復在茲。羣仙洞府那相及。　吾君利物心。玄澤浸蒼黔。漸漬神湯無疾苦。薰歌一曲感人深。

△所謂『薰歌一曲』之原唱不傳。茲依此首之和歌性質，依辭旨與叶韻分成四片。此類唱和作品，多因音樂而成雜言。正編卷四有《春臺望》四首，可參。

奉和聖製瑞雪篇

萬年春。三朝日。上御明臺旅庭實。初瑞雪兮霏微。俄同雲兮蒙密。　此時騷切陰風生。先過金殿有餘清。信宿嬋娟飛雪度。能使玉人俱掩嫮。皓皓樓前月初白。紛紛陌上塵皆素。　昨訝驕陽積數旬。始知和氣待迎新。匪惟在人利。曾是扶天意。天意豈云遥。雪下不崇朝。　皇情玩無斁。雪委方盈尺。草樹紛早榮。京坻宛先積。　君恩誠謂何。歲稔復人和。預數斯箱慶。應如此雪多。　朝冕旒兮載悦。想簑笠兮農節。倚瑤琴兮或歌。續薰風兮瑞雪。　福浸昌。應尤盛。瑞雪年年常感聖。願以柏梁作。長爲柳花詠。

△《全唐詩》於『曾是扶天意』之『扶』字下注：一作『占』。

△『倚瑤琴兮或歌』句，似指明此首爲琴曲歌辭。

張説　一首

正編録辭一首。

送考功武員外學士使嵩山署舍利塔

懷玉泉。戀仁者。寂滅真心不可見。空留影塔嵩巖下。　寶王四海轉千輪。金曇百粒送分身。山中二月娑羅會。虛唄遥遥愁思人。　我念過去微塵劫。與子禪門同正法。雖在神仙蘭省間。常持清净蓮花葉。　來亦好。去亦好。了觀車行馬不移。當見普提離煩惱。

△録《全唐詩》八六。此首與張九齡《温泉歌》規模相近。其四句兩韻者尤類似。【三三七七】分見於全辭之首尾，成一種定式，疑受佛教歌讚影響而如此。

孟浩然　一首

襄陽人，生於武后永昌元年（六八九），卒於玄宗開元二十八年（七四〇）。少隱鹿門山。年四十，遊京師，與張九齡、王維善。九齡鎮荆州，署爲從事。

鸚鵡洲送王九之江左

昔登江上黃鶴樓。遥愛江中鸚鵡洲。洲勢透迤繞碧流。鴛鴦鸂鶒滿灘頭。灘頭日落沙磧長。金沙熠熠動飆光。舟人牽錦纜。浣女結羅裳。月明全見蘆花白。風起遥聞杜若香。君行采采莫相忘。

△録《全唐詩》一五九。原注：題内『之』一作『遊』，辭中『繞』一作『還』，『灘』一作『沙』，『熠熠』一作『燿燿』。韋滔輯《孟浩然集》二，『灘』皆作『沙』，『熠熠』作『耀耀』。

△此首以七言三句作結，是歌辭之格。李白有《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一首，格同右辭，而下片以七言四句結，異，未録。

祖詠　一首

洛陽人。登開元十二年進士第。

尙書省門吟

落去也。兩兩三三戴帽子。日暮祖侯吟一聲。長安竹柏皆枯死。

△錄《唐詩紀事》二〇，云：『開元中，進士唱第尚書省，落第者至省門散去。詠吟云云。』《全唐詩》八六九載之。

李邕 一首

字泰和，廣陵江都人。生於高宗儀鳳三年（六七八），卒於玄宗天寳六載（七四七）。長安中，李嶠、張廷珪薦其詞高行直，拜左拾遺。歷殿中侍御史，屢貶。天寳初爲汲郡北海太守，旋爲吉溫羅織，敕使就郡決殺之。

日歌

披雲覩日兮目則明。就日瞻雲兮心若驚。日爾一日兮何道。時哉幾時兮此生。

△錄《文苑英華》二《日賦》。賦末云：『謫居海上，喟息天間，有哀猿兮斷續，無飛鳥兮往還。事塡膺於寤

瀉，情蒲目於雲山。未回光於東闕，猶屈指於南蠻。乃舉手而歌曰：……。—歌即右辭。因據賦名擬題。

丁仙芝 一首

曲阿人。登開元進士第，爲餘杭尉。與儲光羲友善。

餘杭醉歌贈吳山人

曉幕紅襟燕。春城白項烏。只來梁上語。不向府中趨。　城頭坎坎鼓聲曙。滿庭新種櫻桃樹。桃花昨夜撩亂開。當軒發色映樓臺。　十千兑得餘杭酒。二月春城長命杯。酒後留君待明月。還將明月送君回。

△錄《全唐詩》一一四。

崔國輔 一首

吳郡人，一說山陰人。開元十四年進士，授許昌令。累遷集賢直學士禮部員外、郎。天寶十一載，坐事貶竟陵司馬。

對酒吟

行行日將夕。荒村古塚無人跡。蒙籠荊棘一鳥吟。屢唱提壺沽酒喫。　古人不達酒不足。遺恨精靈傳此曲。寄言世上諸少年。平生且盡杯中醁。

△錄《全唐詩》二一九，原注：『塚』一作『路』，『吟』一作『飛』，『唱』一作『勸』，『世上』一作『當代』。又《河嶽英靈集》『蒙籠』作『朦朧』。

△唐人雜言『吟』辭多爲徒歌之辭，說見『理論』《謠歌》章。

盧鴻一 十首

《新唐書》列傳作『盧鴻』，字顥然，范陽人，徒家洛陽。少有學業，善篆隸。隱於嵩山。開元中，以諫議大夫召，固辭。

草堂

△此下十首錄《全唐詩》一二三，原題《嵩山十志》。辭前原各有序，其末皆作『詞曰』，或即指以下十首爲歌辭。

山爲宅兮草爲堂。芝蘭兮藥房。羅蘼蕪兮拍薜荔。荃壁兮蘭砌。蘼蕪薜荔兮成草堂。陰陰邃兮馥馥香。中有人兮信宜常。讀金書兮飲玉漿。童顏幽操兮不易長。

△『不易長』，原注：一作『長不揚』。

倒景臺

天門豁兮仙臺聳。傑屹崒兮零澒湧。窮三休兮曠一觀。忽若登崑崙兮。中期汗漫仙。聳天關兮倒景臺。鯊顥氣軼囂埃。皎皎之子自獨立。雲可朋兮霞可吸。曾何榮辱之所及。

△原序謂倒景登路有三處可憩，或曰『三休臺』。

△原注：『零』一作『雲』，『觀』一作『覩』，『關』一作『開』，『鯊』一作『淩』。

樾館

紫巖隈兮青溪側。雲松煙蔦兮千古色。芳靃蘼兮蔭蒙蘢。幽人構館兮在其中。靃

靡蒙蘢兮開樾館。臥風霄兮坐霞旦。粵有賓兮時戾止。樵蘇不爨兮清談已。永歲終朝兮常若此。

△序謂樾館乃『即林取材，基顛拓，架茅茨。』

△原注：『霞』一作『赮』，『清談已』一本作『清談而已』。

枕煙庭

臨泱漭兮背青熒。吐雲煙兮合窅冥。恍欻翕兮沓幽靄。意縹緲兮羣仙會。窅冥仙會兮枕煙庭。竦魂形兮凝視聽。闓夫至誠必感兮祈此巔。契顥氣。養丹田。終彷像兮覯靈仙。

△序謂枕煙庭乃『特峰秀起，意若枕煙，秘庭凝虛，窅若仙會。』原注：『契』一作『潔』。

雲錦淙

水攢衝兮石叢聳。煥雲錦兮噴洶湧。苔駮犖兮草夤緣。芳羃羃兮瀨濺濺。石攢叢兮雲錦淙。波連珠兮文沓縫。有潔冥者媚此幽。漱靈液兮樂天休。實獲我心兮夫

何求。

△序謂雲錦淙指激溜衝攢石叢，噴若風雷，煥若雲錦。

△原注：『瀿冥』一作『瀿員』。

期仙磴

霏微陰壑兮氣騰虹。迤邐危磴兮上凌空。青霞杪兮紫雲垂。鸞歌鳳舞兮吹參差。鸞歌鳳舞兮期仙磴。鴻駕迎兮瑤華贈。山中人兮好神仙。想像聞此兮欲昇煙。鑄月
煉液兮佇還年。

滌煩磯

靈磯盤礴兮溜奔錯。漱泠風兮鎮冥壑。研苔滋兮泉珠瀿。一飲一憩兮氣想滅。磷
漣清淬兮滌煩磯。靈仙境兮仁智歸。中有琴兮徽以玉。峨峨湯湯兮彈此曲。寄聲知音
兮同所欲。

冪翠庭

青崖陰兮月硐曲。重幽疊邃兮隱淪躅。草樹緜冪兮翠蒙蘢。當其無兮庭在中。當無有用兮冪翠庭。神可谷兮道可冥。有幽人兮張素琴。皇徽兮淥水。陰德之愔兮澹多心。

△原注：『葕』一作『附』或『拊』，『多心』一作『忘心』。

洞元室

嵐氣肅兮巖翠冥。空陰虛兮户芳迎。披蕙帳兮促蘿筵。談空空兮覈元元。蕙帳蘿筵兮洞元室。祕而幽兮真可吉。返自然兮道可冥。澤妙思兮草玄經。結幽門兮在黄庭。

△原注：首句『冥』一作『杳』，失韻。次句『空』一作『室』。『迎』一作『匝』，『可吉』一作『且吉』。

金碧潭

水碧色兮石金光。灩熠熠兮濙湟湟。泉葩映兮煙蔦臨。紅灼灼。翠陰陰。翠相鮮兮金碧潭。霜天洞兮煙景涵。有幽人兮好冥絕。炳其煥兮凝其潔。悠悠千古兮長不滅。

丘爲 二首

蘇州嘉興人。約生於武后長壽末（六九四），約卒於德宗貞元五年（七八九）。天寶二年進士。累官太子右庶子。與王維、劉長卿善。

冬至下寄舍弟時應赴入京 雜言

去去知未遠。依依甚初別。他鄉至下心。昨夜階前雪。終日讀書仍少孤。家貧兄弟未當途。適遠纔過宿舂料。相隨惟一平頭奴。男兒出門事四海。立身世業文章在。莫漫憶柴扉。駟馬高車朝紫微。江南驛使不曾斷。迎前爲爾非春衣。

△錄《全唐詩》一二九。原題注中即有『雜言』二字。

答韓丈

行人輩。莫相催。相看日暮何徘徊。登孤舟。望遠水。殷勤留語勸求仕。疇昔主司曾見知。琳琅叢中拔一枝。且得免輸天子課。何能屈腰鄉里兒。長安落葉酒。或可此時望攜手。官班服色不相當。拂衣還作捕魚郎。

△錄王重民《補全唐詩》，據敦煌寫本伯二五六七。『服色』原寫『眼色』，王氏用劉盼遂校，作『服』。王氏引《唐詩紀事》一七，指『韓丈』乃『觀察使韓滉』，未知確否。

崔顥 二首

汴州人。約生於武后延載元年（六九四），約卒於肅宗乾元元年（七五八）後。開元十一年登進士第，累官司勳員外郎。

川上女

川上女。晚粧鮮。日落青渚試輕櫂。汀長花滿正回船。暮來浪起風轉緊。自言此去橫塘近。綠江無伴夜獨行。獨行心緒愁無盡。

△錄《全唐詩》一三〇。楊衡《白紵歌》、鮑照《思琴高》皆同此首辭式。

孟門行

黃雀銜黃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射。金罍美酒滿座春。平原愛才多衆賓。滿堂盡是忠義士。何意得有讒諛人。諛人反覆那可道。能令君心不自保。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轉移。成陰結子君自取。若問傍人那得知。

△錄《樂府詩集》九一《新樂府辭》。『愛才』原作『愛財』，從《全唐詩》一三〇改。原注：『黃花』一作『蘋花』。

△《全唐詩》『反覆』上『人』作『言』，『結子』作『結實』。又注：『擬』一作『欲』，『若』一作『借』。

△此首以『諛人』作頂針續麻格，乃歌辭常見修辭手法。

李頎 二首

正編録辭一首。

鄭櫻桃歌

石季龍。僭天禄。擅雄豪。美人姓鄭名櫻桃。　櫻桃美顔香且澤。娥娥侍寢專宮掖。後庭卷衣三萬人。翠眉清鏡不得親。宮軍女騎一千匹。繁花照耀漳河春。　織成花映紅綸巾。紅旗掣曳鹵簿新。鳴鼙走馬接飛鳥。銅駝瑟瑟隨去塵。　鳳陽重門如意館。百尺金梯倚銀漢。自言富貴不可量。女爲公主男爲王。赤花雙簟珊瑚牀。盤龍斗帳琥珀光。　淫昏僞位神所惡。滅石者陵終不悟。鄴城蒼蒼白露微。世事翻覆黃雲飛。

△録《樂府詩集》八五《雜歌謠辭》。『綸巾』原作『輪巾』，『瑟瑟』原作『琴瑟』，『悟』原作『誤』，此從《全唐詩》一三三。又『世事』一作『浮世』。

△此首擬樂府舊題。《全唐詩》題下原有注云：『石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妻郭氏。更納清河崔氏，櫻

桃又諧而殺之。櫻桃美麗，擅寵宮掖，樂府由是有《鄭櫻桃歌》。」「織成花映紅綸巾」句下又有注云：「季龍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五文織成鞾。」

△岑參《梁園歌》於「三三三」後有七言十七句，此首有七言二十一句。又顧況《長安道》亦以「三三三七」爲首章，與此首同。

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

蔡女昔造胡笳聲。一彈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淚沾邊草。漢使斷腸對歸客。古戍蒼蒼烽火寒。大荒沉沉飛雪白。先拂商絃後角羽。四郊秋葉驚摵摵。　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竊聽來妖精。言遲更速皆應手。將往復旋如有情。空山百鳥散還合。萬里浮雲陰且晴。嘶酸雛雁失羣夜。斷絶胡兒戀母聲。　川爲淨其波。鳥亦罷其鳴。烏孫部落家鄉遠。邏娑沙塵哀怨生。　幽音變調忽飄灑。長風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　長安城連東掖垣。鳳凰池對青瑣門。高才脱略名與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録《全唐詩》一三三。原注：「一本題作《聽董庭蘭彈琴兼寄房給事》。」又注：首片「沾」一作「向」，次片「深山」一作「深松」，「浮雲」一作「孤雲」。

△此首詩題在各本中頗有出入。今人程千帆謂詩題原應作「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房給事」，「弄」爲「聲」字傍注，後混入正文。說詳《古詩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李頎時代，《胡笳十八拍》有聲無辭。爲《胡笳》琴曲作辭自中唐劉商始。說見「理論」《琴歌》章。然唐代琴歌多爲雜言，多詠琴藝。此首具此兩項特徵，故姑録於此。

王昌齡 四首

字少伯，京兆人。約生於武后聖曆元年（六九八），約卒於肅宗至德初（七五六）。開元十五年進士第，補秘書郎。二十二年中宏詞科，調汜水尉，遷江寧丞。天寶中貶龍標尉。

城傍曲

△此下二首録《全唐詩》一四一。

秋風鳴桑條。草白狐兔驕。邯鄲飲來酒未消。城北原平掣皂雕。射殺空營兩騰虎。回身卻月佩弓弰。

△王昌齡詩以「曲」爲名者，尚有《塞下曲》、《塞上曲》、《烏棲曲》、《朝來曲》、《采蓮曲》、《殿前曲》、《胡笳曲》、《春宮曲》、《青樓曲》，皆齊言，半數編入《樂府》。

行路難

雙絲作綆繫銀瓶。百尺寒泉轆轤上。懸絲一絶不可望。似妾傾心在君掌。人生意氣好遷捐。只重狂花不重賢。宴罷調箏奏《離鶴》。迴嬌轉盼泣君前。君不見。眼前事。豈保須臾心勿異。西山日下雨足稀。側有浮雲無所寄。但願莫忘前者言。剉骨黄塵亦無愧。　行路難。勸君酒。莫辭煩。美酒千鍾猶可盡。心中片恨何可論。一聞漢主思故劍。使妾長嗟萬古魂。

△《全唐詩》注：『勸君』二句，一本僅作『勸酒莫辭煩』五字；『片恨』一作『片愧』。按此辭有恨無愧，今仍校爲『片恨』。『剉骨黄塵亦無愧』句，末字亦應作『悔』。

△唐代有《行路難》曲調流傳，參正編卷二失名《行路難》注。此首《行路難》不詠調名，似勸酒歌辭。

題淨眼師房

白鴿飛時日欲斜。禪房寂歷飲香茶。傾人城。傾人國。斬新剃頭青且黑。玉如意。金澡瓶。朱唇皓齒能誦經。吴音唤字更分明。日暮鐘聲相送出。袈裟掛着箔簾釘。

△録王重民《補全唐詩》，據敦煌寫本伯二五六七。浄眼，疑即劉長卿所賦之「于越尼子」。

△「三三七」爲佛教歌辭常式，此首用此格式。

邵平歌

道不虛行兮史鰌没位。吾寧范伯之徒歟。感夷齊而多愧。麟鳳遠去。龍則死之。河水洋洋兮先師莫歸。往者不可諫。來者吾誰欺。始退身以進道。曷颺言而受非。彼蕭相國。知予乎布衣。

△録《文苑英華》一三〇《弔軹道賦》。賦中設耆老、賈誼、邵平對話，曰「賈生聞之，於是謁東陵故侯曰：「昔王子有殷墟之歌，大夫有周廟之作，子秦人也，豈無情哉？」邵平乃太息久之，且爲歌。」歌即右辭，因擬題爲《邵平歌》。

△《全唐文》三三一載右辭，「予」作「子」。

杜頠 一首

開元十五年與王昌齡同登第。

故絳行

君不見。銅鞮觀。數里城池已蕪漫。君不見。虒祁宮。幾重臺榭亦微濛。介馬兵車全盛時。歌童舞女妖艷姿。一代繁華皆共絶。九原唯望塚纍纍。

△録《全唐詩》一四五。原注：『虒祁』一作『祁虒』。

△《故絳行》，《樂府詩集》無此題，《通志·樂一》屬『都邑三十四曲』。

王維　十七首

正編録辭三首。

贈裴迪

△此下十五首録趙殿成箋注本《王右丞集》卷一、二、六。《全唐詩》載在卷一二五。

不相見。不相見來久。日日泉水頭。常憶同攜手。攜手本同心。復歎忽分襟。相憶今如此。相思深不深。

△『相見』、『相憶』、『相思』、『攜手』、『同心』等語，昵私頗甚，仿佛溫庭筠《更漏子》一類情辭，而與一般朋友間之贈答詩有隔，疑是妓歌曾用之辭。

黃雀癡 雜言走筆

黃雀癡。黃雀癡。謂言青鷇是我兒。一一口銜食。養得成毛衣。 到大啁啾解游颺。各自東西南北。飛薄暮空巢上。羈雌獨自歸。 鳳凰九雛亦如此。愼莫愁思憔悴損容輝。

△此首標題，依《全唐詩》注『雜言』，以下《白黿渦》則爲原注。首二句疊，呼所詠之物名，乃民歌體，參正編卷四王維《青雀歌》後注。

白黿渦 雜言走筆

南山之瀑水兮。激石瀤瀑似雷驚。人相對兮不聞語聲。翻渦跳沫兮蒼苔濕。蘚老且厚。春草爲之不生。 獸不敢驚動。鳥不敢飛鳴。白黿渦濤戲瀨兮。委身以縱橫。主人之仁兮。不網不釣。得遂性以生成。

△《全唐詩》注：『瀤』一作『湍』，『瀨』一作『漱』，『主人』一作『王人』。

新秦郡松樹歌

△以下七首，皆以『歌』爲題，多爲騷體，與一般歌行有別。

青青山上松。數里不見今更逢。不見君。心相憶。此心向君君應識。爲君顏色高且閑。亭亭迥出浮雲間。

楡林郡歌

山頭松柏林。山下泉聲傷客心。千里萬里春草色。黄河東流流不息。黄龍戍上游俠兒。愁逢漢使不相識。

登樓歌

聊上君兮高樓。飛甍鱗次兮在下。俯十二兮通衢。綠槐參差兮車馬。卻瞻兮龍首。前眺兮宜春。王畿鬱兮千里。山河壯兮咸秦。舍人下兮青宮。據胡牀兮書空。執戟疲於下位。老夫好隱兮牆東。亦幸有張伯英草聖兮龍騰虯躍。擺長雲兮捩迴

風。琥珀酒兮彫胡飯。君不御兮日將晚。秋風兮吹衣。夕鳥兮爭返。孤砧發兮東城。林薄暮兮蟬聲遠。時不可兮再得。君何爲兮偃蹇。

△『城』『聲』二句叶平，夾在『晚』『返』『蹇』三仄韻之間，未安。《全唐詩》同。疑此處錯簡，叶平二句原在前。俟校。

雙黃鵠歌送別

天路來兮雙黃鵠。雲上飛兮水上宿。撫翼和鳴整羽族。不得已。忽分飛。家在玉京朝紫微。主人臨水送將歸。悲笳嘹唳垂舞衣。賓欲散兮復相依。幾往返兮極浦。尚徘徊兮落暉。岸上火兮相迎。將夜入兮邊城。鞍馬歸兮佳人散。悵離憂兮獨含情。

△《全唐詩》題下注：『時爲節度判官，在涼州作。』又注：『岸』一作『塞』。

贈徐中書望終南山歌

晚下兮紫微。悵塵事兮多違。駐馬兮雙樹。望青山兮不歸。

△原注：『《唐詩品彙》作《望終南贈徐中書》。』『《楚辭後語》，「駐」字下多一「驅」字。』

送友人歸山歌 二首

山寂寂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羣龍兮滿朝。君何爲兮空谷。文寡和兮思深。道難知兮行獨。悦石上兮流泉。與松間兮草屋。入雲中兮養雞。上山頭兮抱犢。神與棗兮如瓜。虎賣杏兮收穀。愧不才兮妨賢。嫌既老兮貪禄。誓解印兮相從。何詹尹兮何卜。

△《全唐詩》注：『何卜』一作『可卜』。

山中人兮欲歸。雲冥冥兮雨霏霏。水驚波兮翠菅靡。白鷺忽兮翻飛。君不可兮褰衣。山萬重兮一雲。混天地兮不分。樹晻曖兮氛氳。猿不見兮空聞。忽山西兮夕陽。見東皋兮遠村。平蕪緑兮千里。眇惆悵兮思君。

△二首題下原有注云：『《楚辭後語》作《山中人》。』《全唐詩》則注：『《離騷》題作「山中人」。』

△右五首皆騷體雜言。唐人騷體詩多受琴歌影響，説見『理論』《謡歌》章。王維善琴，知音，右數首又用於送遠，疑與琴歌有關。

寄崇梵僧

崇梵僧。崇梵僧。秋歸覆釜春不還。落花啼鳥紛紛亂。澗户山窗寂寂閒。峽裏誰知有

人事。郡中遙望空雲山。

△此首寄僧，且用佛教歌辭常式『三三七七』，應與梵唱有所關聯。

同比部楊員外十五夜遊有懷靜者季 雜言

承明少休沐。建禮省文書。夜漏行人息。歸鞍落日餘。　豈知三五夕。萬戶千門闢。夜出曙翻歸。傾城滿南陌。　陌頭馳騁盡繁華。王孫公子五侯家。由來月明如白日。共道春燈勝百花。聊看侍中千寶騎。强識小婦七香車。　香車寶馬共喧闐。個裏多情俠少年。競向長楊柳市北。肯過精舍竹林前。　獨有仙郎心寂寞。卻將宴坐爲行樂。儻覓忘懷共往來。幸沾同舍甘藜藿。

△題下『雜言』二字，從《王右丞集》補。《全唐詩》『豈知』作『懸知』，『儻覓』作『儻覺』。

雪中憶李楫

積雪滿阡陌。故人不可期。長安千門復萬戶。何處躞蹀黃金羈。

問寇校書雙谿

君家少室西。爲復少室東。別來幾日今春風。新買雙谿定何似。餘生欲寄白雲中。

答張五弟

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常閉關。終日無心長自閒。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往還。

△以上三首，皆以五言二句領起七言。其中以『五五七七』一體在歌辭中較多見。隋侯氏《一點春》、初唐許宣平《負薪吟》、中唐失名《步虛歌》及顧況《春草謠》，皆作此體。

宋進馬哀辭 並序

宋進馬者，中書舍人宋公之子也。公無弟兄，子一而已。文則有種，德亦惟肖。忽疾倏逝，醫不及視。宋公哀之，他人悲之。故爲詞曰：

背春涉夏兮。衆木藹以繁陰。連金華與玉堂兮。宫闈鬱其沉沉。百官並入兮。何語笑之啞啞。君獨静嘿以傷心。 草王言兮不得辭。裁悲減思兮少時。僕夫命駕兮。出閶闔。歷通逵。 陌上人兮如故。識不識兮往來。眼中不見兮吾兒。驂紫騮兮從青驪。低光垂彩兮。怳不知其所之。 闞朱户兮望華軒。意斯子兮候門。忽思瘞兮城南。心瞀亂兮重昏。 仰訴天之不仁兮。家唯一身。身止一子。何胤嗣之不繁。就單尠而又死。將清白兮遺誰。問詩禮兮已矣。哀從中兮不可勝。豈暇料餘年兮復幾。 日黯黯兮頹暉。鳥翩翩兮疾飛。邈窮天兮不返。疑有日兮來歸。静言思兮永絶。復驚叫兮沾衣。 客有弔之者曰。觀未始兮有物。同委蜕兮胡悲。且延陵兮未至。況西河兮不知。學無生兮庶可。幸能聽於吾師。

△録《王右丞集》二七。《全唐詩》題「宋進馬哀詞」，辭中「裁悲」作「我悲」。

△輓歌詞多爲齊言，此雜言，實屬鮮見。既名作「辭」，應入歌。

送李睢陽

將置酒。思悲翁。使君去。出城東。麥漸漸。雉子斑。槐陰陰。到潼關。騎連連。車

遲遲。心中悲。宋又遠。周間之。南淮夷。東齊兒。　碎碎織練與素絲。遊人賈客信難持。五穀前熟方可爲。下車閉閤君當思。

△録《王右丞集》六。原爲三十二句，『當思』下尚有七言十三句。《全唐詩》題下有注云：『一本以前九句自爲一首。』按前九句到『騎連連』止，無論遣辭或叶韻，此處均斷難作結。『九』字上，當逸『十』字。第十九句，正是『下車閉閤』云云。或因曾入唱本，而有此分割或拼湊。今姑録雜言一首如右。

△《全唐詩》『賈』作『沽』。又注：『遲遲』一作『連連』，失韻，乃訛文。

李白　四十七首

正編録辭三十八首。

將進酒

君不見。黄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

飲者留其名。 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録《樂府詩集》一七《鼓吹曲辭》。原注：『杯莫停』一作『君莫停』。《全唐詩》一六二注：『鐘鼓』句一作『鐘鼎玉帛豈足貴』，又『傾』作『側』，『不復』作『不願』。

△辭中云『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應是指實。

△右辭及前列孟雲卿《行路難》，皆以『三七七』二組起，一平一仄。高適《還山吟》則逐句叶平。至馮延巳《歸國遙》，有逐句叶仄之作。

胡無人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 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 雲龍風虎盡交迴。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 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無人。漢道昌。 陛下之壽三千霜。但歌大風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胡無人。漢道昌。

△録《樂府詩集》四〇《相和歌辭》。原注：『兼領』一作『誰者』，末二句『一本無此六字』。敦煌殘卷本唐詩選録無末五句。《唐文粹》並同。《全唐詩》一六二同，但注：『一本此下有「陛下之壽三千霜，

但歌大風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胡無人、漢道昌」五句。」其中原委，似因樂人傳本須頌聖，須和聲合唱，始較文人傳本多出此數句。此與《雉子斑》辟邪伎辭、《白鳩》拂舞辭等等之體用應屬一類。

白頭吟　三首

△三首錄《樂府詩集》四一《相和歌辭》。原爲一篇。前二首各以長短片組成，結構相同；末首小變，依韻須作三片。今析爲三首。

錦水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君王。

相如不憶貧賤日。官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姝子皆見求。文君歡愛從此畢。

△《全唐詩》一六三「官高」作「位高」。

淚如雙泉水。行墮紫羅襟。五起雞三唱。清晨《白頭吟》。長吁不整綠雲鬢。仰訴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誰道土無心。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枝羞故林。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表相思。羅袖幸時拂。

△《全唐詩》「五起」作「五更」。

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鷫鸘裘在錦屏上。自君一掛無

由披。　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　覆水卻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回。古來得意不相負。只今惟有青陵臺。

△古辭《白頭吟》有內容相同之二篇，一繁一簡，簡者爲『本辭』，繁者乃『晉樂所奏』。李白所作《白頭吟》，相傳亦二辭，一稍繁，一稍簡，《樂府詩集》及諸本李白集均並載之。宋黃庭堅云：『予以爲二篇皆太白作無疑，蓋醉時落筆成篇，人輒持去；他日士大夫求其稿，不能盡憶前篇，則又隨手書成後篇耳。』《題李太白〈白頭吟〉後》）元蕭士贇云：『此篇(指右辭)出入前篇，語意多同，或謂初本云。』（《分類補注李太白集》）然準之古辭二篇例，繁者宜屬樂辭。今僅錄李白《白頭吟》較繁一篇，分爲三首七解，不複載本辭。

北風行

燭龍棲寒門。光曜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風號怒天上來。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　別時提劍救邊去。遺此虎文金鞞靫。中有一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回。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

△録《樂府詩集》六五《雜曲歌辭》。原注：『裁』一作『哉』。《全唐詩》一六二『韡叙』作『韡叙』，『虎文』作『虎紋』。王琦云：『韡叡』當作『韛韨』爲是。《韻會》：『韛韨，盛箭室。』
△宋鮑照原有《北風行》。王琦云：『鮑照有《北風行》，傷北風雨雪，行人不歸；太白擬之而作。』

春日行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窗弄白日。弦將手語彈鳴箏。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昇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樓船蹙沓波浪驚。三千雙蛾獻歌笑。撾鐘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太平。我無爲。人自寧。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翩下雲軿。帝不去。留鎬京。安能爲軒轅。獨住入窅冥。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

△録《樂府詩集》六五《雜曲歌辭》。注：『盤繡楹』一作『繡作楹』。按《春日行》題旨廣泛，而由『歌太平』及『南山壽』兩番頌聖，可知其用入伎藝，當殿歌演，非一般承應之作。次片七言五句，亦似歌辭之格。

前有一樽酒行 二首

△二首録《樂府詩集》六五《雜曲歌辭》。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緑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顔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　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傾。白髪如絲歎何益。

△敦煌寫本《唐人選唐詩》無「美人」一句，「流光」作「煙光」。《全唐詩》一六二「傾」作「平」。

琴奏龍門之緑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顔始紅。　胡姬貌如花。當罏笑春風。　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欲安歸。

△敦煌殘卷「拂柱」作「拂燭」。《全唐詩》「欲安歸」作「將安歸」。

△《前有一樽酒行》乃樂府舊題，晉傅玄、陳後主及張正見均有作。然右二辭有句句韻，有頂針續麻格，又詠歌舞，頗富歌辭特徵。

鳴雁行

胡雁鳴。辭燕山。昨發委羽朝度關。一一銜蘆枝。南飛散落天地間。連行接翼往復

還。客居煙波寄湘吴。凌霜觸雪毛體枯。畏逢矰繳驚相呼。聞弦虛墜良可吁。君更彈射何爲乎。

△録《樂府詩集》六八《雜曲歌辭》。明胡震亨云：「鮑照本辭嘆雁之辛苦霜雪，太白更嘆其遭彈射，似爲己之逢難寓感，觀「湘吴」一語可見。」

△李白以前之《鳴雁行》皆爲齊言。宋鮑照辭作七言六句，隋李元操辭作五言八句。

行路難 二首

△以下二首録《樂府詩集》七一《雜曲歌辭》。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暗天。閒來垂釣坐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全唐詩》一六二「暗天」作「滿山」，「坐溪上」作「碧溪上」。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腰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効英才。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

更掃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

△《樂府詩集》原注：『狗』一作『雉』，『腰』一作『節』。《全唐詩》一六二『腰』作『節』，『蔓草』作『爛草』。

△《樂府詩集》共載李白《行路難》三首，以上爲前二首。末首爲七言十六句，僅雜『君不見』一三字句。宋本《李太白文集》注云：『第三首一作《古興》。』今不錄。

遠別離

△此下二首錄《樂府詩集》七二《雜曲歌辭》。

遠別離。古有黃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云。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全唐詩》一六二『黃英』作『皇英』，『雷憑憑』之『雷』作『雲』，『或云』作『或言』。

△『忠誠』與『冥冥』叶，乃七言四句內首尾相叶之格，唐歌辭內常見。

△《遠別離》，《通志·樂志》屬『別離十九曲』。王琦則云：『江淹作《古別離》，梁簡文帝作《生別離》，太白之《遠別離》、《久別離》二作大概本此。』

久別離

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窗五見櫻桃花。況有錦字書。開緘使人嗟。至此腸斷彼心絕。雲鬟綠鬢罷攬結。愁如迴飆亂白雪。去年寄書報陽臺。今年寄書重相催。胡爲東風。爲我吹行雲使西來。待來竟不來。落花寂寂委青苔。

△《樂府詩集》原注：『攬』一作『梳』。《全唐詩》一六三『攬』作『梳』，注：『一作攬』；『胡爲東風』作『東風兮東風』。

△《久別離》亦屬《通志》所載『別離十九曲』。

夜坐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閨。青釭凝明照悲啼。青釭

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

△錄《樂府詩集》七六《雜曲歌辭》。原注：『青釭』七言句一作『金釭青凝照悲啼』，下句『青』亦一作『金』。《全唐詩》一六二『青釭』皆作『金釭』，七言句作『金釭青凝照悲啼』。

△《夜坐吟》爲樂府『夜景二十五曲』之一，見《通志·樂志》。《樂府詩集》七六《夜坐吟》題注云：『《夜坐吟》，鮑照所作也。其辭曰：「冬夜沉沉夜坐吟」，言聽歌逐音，因音託意也。宗夬又有《遥夜吟》，則言永夜獨吟，憂思未歇，與此不同。』按李白《夜坐吟》雖擬鮑照辭，然旨意不盡同，末二句乃是鮑辭『含情未發已知心』之翻案。觀其出於女子口吻，言『歌』言『曲』而至再三，頗疑是應歌之作。

中山孺子妾歌

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見珍。雖不如延年妹。亦是當時絶世人。桃李出深井。花艷驚上春。一貴復一賤。關天豈由身。芙蓉老秋霜。團扇羞網塵。戚姬髡翦入舂市。萬古共悲辛。

△錄《樂府詩集》八四《雜歌謠辭》。格調創新，與陸厥始辭不同。《全唐詩》一六三第三句作『雖然不如延年妹』，多一『然』字。又『翦』作『髮』。

臨江王節士歌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鴻始入吳雲飛。吳雲寒。燕鴻苦。風號沙宿瀟湘浦。節士感秋淚如雨。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壯士憤。雄風生。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

△錄同上。『燕鴻』，敦煌寫本《唐人選唐詩》作『燕雁』。『感秋』，《全唐詩》一六三作『悲秋』。『淚』，敦煌寫本作『泣』。

△明朱諫《李詩辨疑》云：『按此詩首二句辭頗清，後乃冗雜而無倫次，蓋欲效白之豪放，才力不足，而無規矩之可言，未免失之於野。如云「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此又何等語耶？』按朱諫之說，梅鼎祚《李詩鈔》已辨其非。所謂『冗雜』『無倫次』云云，實可從其歌唱體用求之。

襄陽歌 三首

△三首錄《樂府詩集》八五《雜歌謠辭》。原作一篇，玆析爲三首。前二首之起片同爲七言六句，結片體段亦相近。

落日欲没峴山西。倒著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公醉似泥。　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遥看漢水鴨頭緑。恰似蒲桃初醱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

△《文苑英華》『山公』作『山翁』，《全唐詩》一六六同。《全唐詩》又於『醱』下注：一作『撥』。

千金駿馬換少妾。醉坐雕鞍歌《落梅》。車傍側掛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上歎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罍。　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龍剥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誰能憂彼身後事。金鳧銀鴨葬死灰。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

△《樂府詩集》原注：『一片石』一作『一片古碑材』。《全唐詩》『少妾』作『小妾』，『醉坐』作『笑坐』，『市上』作『市中』，『龜龍剥』作『龜頭剥』，缺『誰能憂彼身後事，金鳧銀鴨葬死灰』兩句。又注：『朗月』一作『明月』。

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

△《樂府詩集》八五所載《襄陽童兒歌》云：『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李白《襄陽曲》『山公醉酒時，酩酊高陽下。頭上白接䍦，倒著還騎馬』一首及右辭『倒著接䍦花下迷』等句擬此。《樂府》又有《襄陽白銅鞮歌》，沈約一首云：『分手桃林岸，望別峴山頭』（見《樂府詩集》四八），李白右辭所云『落日欲没峴山西，……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

襲》』擬此。然李白右辭，音節已自不同。第一首以『三三七七』過片，末一首以『三三七七七』總結全篇，乃唐代歌辭常見格式。

橫江詞

人言橫江好。儂道橫江惡。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

△錄《樂府詩集》九〇《新樂府辭》。原六首，此爲第一首，餘五首皆齊言。原注：第三句一作『猛風吹倒天門山』。『三日』原作『二日』，茲從諸本李白集改。《全唐詩》一六六『人言』作『人道』，又注：『三日』一作『一月』。

△李白歌辭，頗多以『詞』爲題者。如《宮中行樂詞》、《清平調詞》、《山鷓鴣詞》。《橫江詞》應是歌辭。

笑歌行 五首

△錄同上。原作一篇，茲析爲五章。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鈎。古人知爾封公侯。君不見。直如弦。古人知爾死道邊。張儀所以只掉三寸舌。蘇秦所以不墾二頃田。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滄浪老人歌一曲。還道滄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謀此身。虛作《離騷》遣人讀。

笑矣乎。笑矣乎。趙有豫讓楚屈平。賣身買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齊餓死終無成。

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有。男兒窮通當有時。曲腰向君君不知。猛虎不看机上肉。洪鑪不鑄囊中錐。

笑矣乎。笑矣乎。甯武子。朱買臣。叩角行歌皆負薪。今日逢君君不識。豈得不如佯狂人。

△『机上肉』，元刊本及王琦本《李太白全集》均作『機上肉』，誤。《全唐詩》一六六作『几上肉』。

△《全唐詩》『皆負薪』作『背負薪』。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引蘇東坡語云：『今《太白集》中有《悲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貫休、齊己輩詩也。予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唐興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敢爾。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僞撰者耶！』按東坡所云『悲來乎』，《李太白全集》題《悲歌行》，《樂府詩集》題《悲歌》，載在『雜曲歌辭』卷。本書正編以其體近琴歌，錄入盛唐卷。右辭與《悲歌》風格相類，且東坡等人所疑並無確證，今錄於此。

△以上共録李白雜言樂府辭二十六首。其中『雜曲歌辭』十首，『雜歌謡辭』五首。《樂府詩集》此二類作品，多曾入歌，今故並録之。其餘十一首，亦約略有歌唱特點可徵。《樂府詩集》所載李白雜言辭，另有二十餘首，因不具上述條件，兹不録。

君道曲

△以下二十一首，録王琦注本《李太白全集》。

大君若天覆。廣運無不至。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土扶可成牆。積德爲厚地。

△曲名下原有作者自注：『梁之雅歌有五篇，今作一章。』

△《樂府詩集》五一《清商曲辭》『梁雅歌』五曲中有《臣道曲》。王琦云：『後人訛「臣」字爲「君」字』。

△嚴羽評點李集云：『都不成語，當是醉中口譫率筆耳。』今按：當是即興歌寫之作。

扶風豪士歌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亂麻。我亦東奔向

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　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　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衆客。吳歌趙舞香風吹。　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　撫長劍。一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

△此首用『三三七』、『三三三三七七』辭式作結，又云：『飲君酒，爲君吟』，疑是徒歌。參『理論』《謠歌》章論『吟』。

白毫子歌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裏。夜卧松下雲。朝餐石中髓。　小山連綿向江開。碧峰巉巖淥水迴。余配白毫子。獨酌流霞杯。　拂花弄琴坐青苔。綠蘿樹下春風來。南窗蕭颯松聲起。憑崖一聽清心耳。　可得見。未得親。八公攜手五雲去。空餘桂樹愁殺人。

△王琦注：『上句之「淮南小山」，本《楚辭序》以贊美白毫子之才，下句之「淮南小山」則指白毫子之隱居之地而言。白毫子蓋當時逸人。

東山吟

攜妓東土山。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寒。白雞夢後三百歲。灑酒澆君同所歡。酣來自作青海舞。秋風吹落紫綺冠。彼亦一時。此亦一時。浩浩洪流之詠何必奇。

△題下原注：『土山去江寧城三十五里，晉謝安攜妓之所。』

△原注：『東土山』一作『東山去』，『三百』一作『五百』，『之詠』一作『高詠』。

白雲歌 送劉十六歸山

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長隨君。君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蘿衣。白雲堪卧君早歸。

△《全唐詩》注：『一作《白雲歌送友人》。』辭之前二句同右，以下云：『君今還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水上女蘿衣白雲，早卧早行君早起。』——通首作七言六句。《李太白全集》兩存之。

△按《白雲歌》所見二體之別，應是入歌使然。雜言一首屢用頂針續麻手法，歌辭特徵顯著，今取入集。

臨路歌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萬世。遊扶桑兮掛石袂。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爲出涕。

△原注：『扶』一作『榑』，『石』當作『左』。又一本『亡兮』作『亡乎』。

△胡震亨注：『擬《琴操》。仲尼適趙，聞簡子殺鳴犢，臨河不濟而歎作《臨河歌》。此臨路或「河」字之誤。』王琦注：『按李華《墓誌》謂太白賦《臨終歌》而卒。恐此詩即是，「路」字蓋「終」字之譌。』

通塘曲 和盧侍御

君誇通塘好。通塘勝耶溪。通塘在何處。遠在尋陽西。青蘿嫋嫋掛煙樹。白鷴處處聚沙隄。石門中斷平湖出。百丈金潭照雲日。何處滄浪垂釣翁。鼓櫂漁歌趣非一。相逢不相識。出没繞通塘。浦邊清水明素足。別有浣紗吴女郎。行盡綠潭潭轉幽。疑是武陵春碧流。秦人鷄犬桃花裏。將比通塘渠見羞。通塘不忍別。十去九遲回。偶逢佳境心已醉。忽有一鳥從天來。月出青山送行子。四邊苦竹秋聲

起。長吟白雪望星河。雙垂兩足揚素波。梁鴻德耀會稽日。寧知此中樂事多。

△原注：『遠在』一作『宛在』，『掛煙樹』一作『拂煙樹』，『綠潭』一作『淥潭』。原題作《和盧侍御通塘曲》。

△此首和辭而作雜言，未知原作如何。

繫尋陽上崔相渙

虛傳一片雨。枉作陽臺神。縱爲夢裏相隨去。不是襄王傾國人。

△原詩三首，餘齊言。宋本《李太白集》及《全唐詩》俱注云：『此一首恐非上崔相。』按原作次首云：『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用意與右辭正同。

△隋侯氏《一點春》、初唐許宣平《負薪吟》、中唐顧況《春草謠》，辭式同作『五五七七』，叶平聲。

送別

尋陽五溪水。沿洄直入巫山裏。勝境由來人共傳。君到南中自稱美。送君別有八月秋。颯颯蘆花復益愁。雲帆望遠不相見。日暮長江空自流。

△上列崔國輔《對酒吟》先有此調，惟下片叶仄。

送舍弟

吾家白額駒。遠別臨東道。他日相思一夢君。應得池塘生春草。

△原注：『額』一作『馬』。

△此首亦作『五五七七』，但叶仄。

宣州謝脁樓餞別校書叔雲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原注：題一作《陪侍御叔華登樓歌》；又『青天』一作『雲天』，『覽明月』一作『攬日月』，『更愁』一作『復愁』，『人生』一作『男兒』，『散髮弄扁舟』一作『舉棹還滄洲』。

攜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

碧草已滿地。柳與梅爭春。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屛笑坐如花人。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來。白髮對綠酒。强歌心已摧。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臥桃園東。

△此首似酒筵應歌之作。

萬憤詞 投魏郎中

海水渤潏。人羅鯨鯢。蓊胡沙而四塞。始滔天於燕齊。何六龍之浩蕩。遷白日於秦西。九土星分。嗷嗷悽悽。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戀高堂而掩泣。淚血地而成泥。獄戶春而不草。獨幽怨而沉迷。兄九江兮弟三峽。悲羽化之難齊。穆陵關北愁愛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門骨肉散百草。遇難不復相提攜。樹榛拔桂。囚鸞寵雞。舜昔授禹。伯成耕犁。德自此衰。吾將安棲。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臨危而相擠。子胥鴟夷。彭越醢醢。自古豪烈。胡爲此緊。蒼蒼之天。高乎視低。如其聽卑。脫

我牢狴。儻辨美玉。君收白珪。

△『渤』，原注『當作「浡」』；又『人羅』一作『人罹』，『悽悽』一作『棲棲』，『淚血地而成泥』一作『皓首泣血，黃沙成泥』，且在『沉迷』句下。『兄九江』至『提攜』六句，一本無。

△此首以『詞』名，故録此待考。

寄遠 二首

△原作十一首，其中九首爲五言體齊言。今録二首雜言，於原次第爲第八、第十一。

憶昨東園桃李紅碧枝。與君此時初別離。金瓶落井無消息。令人行歎復坐思。坐思行歎成楚越。春風玉顏畏銷歇。碧窗紛紛下落花。青樓寂寂空明月。兩不見。但相思。空留錦字表心素。至今緘愁不忍窺。

△《玉臺新詠》載《估客詞》云：『有客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非瓶落井，一去無消息。』右辭『金瓶落井無消息』句本此。

愛君芙蓉嬋娟之艷色。若可餐兮難再得。憐君冰玉清迥之明心。情不極兮意已深。朝共琅玕之綺食。夜同鴛鴦之錦衾。恩情婉孌忽爲別。使人莫錯亂愁心。 亂愁心。涕如雪。寒燈厭夢魂欲絶。覺來相思生白髮。盈盈漢水若可越。 可惜淩波步羅

襪。美人美人兮歸去來。莫作朝雲暮雨兮飛陽臺。

△『若可餐』一作『色可餐』，『恩情婉孌』之『婉孌』二字一本無，末句之『暮雨兮』三字一本無。

△《李太白全集》於此首之前，列『美人在時花滿堂』一首，雜言，今巳據《樂府詩集》編爲《長相思》三首之末一首。

對酒

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底奈君何。

△『帳底』一作『帳裏』，『唱歌』一作『唱訛』。

△此首似酒筵著辭。

代寄情楚詞體

君不來兮。徒蓄怨積思而孤吟。雲陽一去。以遠隔巫山綠水之沉沉。留餘香兮染繡被。夜欲寢兮愁人心。朝馳余馬於青樓。怳若空而夷猶。浮雲深兮不得語。卻惆悵

而懷憂。使青鳥兮銜書。恨獨宿兮傷離居。何無情而雨絶、夢雖往而交疎。橫流涕而長嗟。折芳洲之瑤花。送飛鳥以極目。怨夕陽之西斜。願爲連根同死之秋草。不作飛空之落花。

△題一作《代寄情人楚詞體》。王琦注：『雲陽』當作『陽雲』，『以遠隔』一作『已遠隔』，『雨絶』一作『兩絶』。

△此首與下一首皆爲代作，且代女子作，似爲應歌之辭。

代美人愁鏡

美人贈此盤龍之寶鏡。燭我金縷之羅衣。時將紅袖拂明月。爲惜普照之餘暉。影中金鵲飛不滅。臺下青鸞思獨絶。藁砧一别若箭弦。去有日。來無年。狂風吹卻妾心斷。玉箸並墮菱花前。

△原作本二首，另首乃齊言，其後半云：『紅顏老昨日，白髮多去年。鉛粉坐相誤，照來空淒然。』此正是『愁鏡』本意。

雜言用投丹陽知己兼奉宣慰判官

客從崑崙來。遺我雙玉璞。云是古之得道者西王母食之餘。食之可以凌太虛。愛之頗謂絶今昔。求識江淮人猶乎比石。如今雖在卞和手。□□正憔悴。了了知之亦何益。恭聞士有調相如。始從鎬京還。復欲鎬京去。能上秦王殿。何時迴光一相盼。欲投君。保君年。幸君持取無棄捐。無棄捐。服之與君俱神仙。

△原題標明『雜言』者，太白集内不多見。

梁園吟

我浮黄河去京闕。掛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爲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卻憶蓬池阮公詠。因吟淥水揚洪波。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熱疑清秋。玉盤楊梅爲君設。吴鹽如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

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渌池。空餘汴水東流海。沈吟此事淚滿衣。黄金買醉未能歸。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輝。歌且謡。意方遠。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題一作《梁苑醉酒歌》，敦煌殘卷則作《梁園醉歌》。

△此辭題爲『吟』，云『對酒遂作《梁園歌》』，又云『歌且謡，意方遠』，似是徒歌之辭。

廬山謡寄盧侍御虚舟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緑玉杖。朝别黄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　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銀河倒挂三石梁。香爐瀑布遥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吴天長。　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黄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爲廬山謡。興因廬山發。閒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没。　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遥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爾雅·釋樂》：『徒歌謂之謡。』李白《梁園吟》中『歌且謡』已用此義。故右辭疑是徒歌之辭。

呂令問 二首

玄宗時人。芮挺章於天寶三載所編之《國秀集》，稱之爲「校書郎」。

掌上蓮峯歌

苔逕滑兮石無蹤。道不可得。仙不可逢。儻賜一丸生羽翼。願輕舉於三峰。

△録《全唐文》二九六《掌上蓮峰賦》。《文苑英華》二八亦載，「苔逕滑」作「苔至滑」。辭前均用賦文「歌曰」領起。今據賦名擬題。

駕幸天安宮歌

歲既稔而時清。我后來兮應天行。東都士庶扶輪送。西土諸侯掃地迎。君之德兮德無有。路旁勞賚皆牛酒。乘輿一至長安城。千秋萬歲南山壽。

△録《文苑英華》五八《駕幸天安宮賦》。賦云：「是以問年德，恤惸獨，望秩山瀆，肆覲羣牧，屬車所止，罔不清肅。乃有邑老田父進而歌曰……」所歌即右辭。今循前一首例，亦據賦名擬題。

高適 十首

字達夫，渤海蓚人。約生於武后久視元年（七〇〇），卒於代宗永泰元年（七六五）。玄宗天寶八載舉有道科，釋褐封丘尉。天寶十二載，入哥舒翰幕掌書記。潼關失守，奔行在，擢諫議大夫，節度淮南。後出刺彭、蜀二州，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召爲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

同李九士曹觀壁畫雲作

△此下二首録《全唐詩》二一三。

始知帝鄉客。能畫蒼梧雲。秋天萬里一片色。只疑飛盡猶氛氳。

△與下列岑參《度雲雨歌》所詠，乃是一事。辭格之句法同，叶韻異。

見薛大臂鷹作

寒楚十二月。蒼鷹八九毛。寄言燕雀莫相啅。自有雲霄萬里高。

△原注：一歸李白，『啅』一作『忌』。按格調與前首同。

△《高常侍集》題作《見人臂蒼鷹》。然《河嶽英靈集》卷上已作《見薛大臂鷹作》。

行路難

君不見。富家翁。昔時貧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豪貴。萬事勝人健如虎。子孫成長滿眼前。妻能管弦妾能舞。自矜一朝忽如此。卻笑傍人獨悲苦。東鄰少年安所如。席門窮巷出無車。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空讀書。

△錄《樂府詩集》七一《雜曲歌辭》。原共二首，另首齊言。原注：「悲苦」一作「愁苦」。

別韋參軍

△此下六首錄《全唐詩》二一三。

二十解書劍。西遊長安城。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國風沖融邁三五。朝廷歡樂彌寰宇。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歸來洛陽無負郭。東過梁宋非吾土。兔苑爲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世人遇我同衆人。唯君於我最相親。且喜百年有交態。未嘗一日辭家貧。彈棋擊筑白日晚。縱酒高歌《楊柳春》。歡娛

未盡分散去。使我惆悵驚心神。丈夫不作兒女別。臨岐涕淚沾衣巾。

△原注：『《英華》作二首。』『解』一作『辭』，『歡樂』一作『禮樂』，『遇我』一作『向我』，『最相親』一作『情相親』，『有交態』一作『見交態』，『未嘗』一作『未當』，『丈夫』一作『終當』，『兒女別』一作『兒女悲』。又於『辭家貧』下注：『以下《英華》另作一首。』

△敦煌寫本伯二五五二於右辭題作《送韋參軍》，題下注：『雜言』。

△『縱酒高歌《楊柳春》』，其中曲名又見適《九曲詞三首》，云：『萬騎爭歌《楊柳春》』。

平臺夜遇李景參有別

離心忽悵然。策馬對秋天。　孟諸薄暮涼風起。歸客相逢渡睢水。昨時攜手已十年。今日分途各千里。　歲物蕭條滿路岐。此行浩蕩令人悲。家貧羨爾有微祿。欲往從之何所之。

△右辭句法，自韋應物《横塘行》至李商隱《李夫人》，已有四例。

送郭處士往萊蕪兼寄苟山人

君爲東蒙客。往來東蒙畔。雲卧臨嶧陽。山行窮日觀。少年詞賦皆可聽。秀眉白面風清泠。身上未曾染名利。口中猶未知膻腥。今日還山意無極。豈辭世路多相識。歸見萊蕪九十翁。爲論別後長相憶。

△右辭與前列丁仙之《餘杭醉歌》同格。

賦得還山吟贈沈四山人

還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人生老大須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間偃仰無不至。石泉淙淙若風雨。桂花松子常滿地。賣藥囊中應有錢。還山服藥又長年。白雲勸盡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眠時憶問醒時事。夢魂可以相周旋。

△《唐百家詩選》題下有『雜言』二字。

△『賦得』，言原有一吟，此再賦一吟也。

送田少府貶蒼梧

沉吟對遷客。惆悵西南天。昔爲一官未得意。今向萬里令人憐。念茲斗酒成暌間。停舟歎君日將晏。遠樹應憐北地春。行人卻羨南歸雁。丈夫窮達未可知。看君不合長數奇。江山到處堪乘興。楊柳青青那足悲。

△此首亦吟辭，與下首同格。

崔録事宅燕大理李卿

多雨殊未已。秋雲更沉沉。洛陽故人初解印。山東小吏來相尋。上卿才大名不朽。早朝至尊暮求友。豁達常推海內賢。殷勤但酌尊中酒。飲醉欲言歸剡溪。門前駟馬光照衣。路傍觀者徒唧唧。我公不以爲是非。

邯鄲少年行

邯鄲城南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度報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如雲屯。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君不見。今人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玆感激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錄《樂府詩集》六六《雜曲歌辭》。原注：『感激』一作『感歎』。《全唐詩》二一三注：『城南』一作『城西』，『矜』一作『言』，『今人』一作『即今』。又『如雲屯』作『常如雲』。

△右辭乃爲高適自薊北南歸經邯鄲時作，時在開元二十年，非擬舊題。《樂府詩集》於《邯鄲少年行》題下另列鄭錫一首，五言八句，與右辭辭式不同。右辭或者合歌。

岑參　十一首

江陵人。生於玄宗開元三年（七一五），卒於代宗大曆四年末（七七〇）。天寶三載進士第。肅宗朝，累官右補闕、虢州長史、太子中允。代宗時出刺嘉州。杜鴻漸鎮西川，表爲從事，以職方郎兼侍御史領幕職。終於蜀。

題李士曹廳壁畫度雲雨歌

似出棟梁裏。如和風雨飛。掾曹有時不敢歸。謂言雨過濕人衣。

△録《岑參集》。今人《校注》繫於天寶十一載。時高適同在長安，有同題同調之作，乃依調填辭。辭中『李士曹』，即京兆府士曹參軍李翥。

邯鄲客舍歌

△此下九首録《全唐詩》一九九。

客從長安來。驅馬邯鄲道。傷心叢臺下。一帶生蔓草。客舍門臨漳水邊。垂楊下繫釣魚船。邯鄲女兒夜沽酒。對客挑燈誇數錢。酩酊醉時月正午。一曲狂歌壚上眠。

△『月正午』原作『日正午』，一本《岑參集》注：『本作「月」。』今據改。

送郭乂雜言

地上青草出。經冬今始歸。博陵無近信。猶未換春衣。　憐汝不忍別。送汝上酒樓。初行莫早發。且宿灞橋頭。　功名須及早。歲月莫虛擲。早年已工詩。近日兼注《易》。　何時過東洛。早晚度盟津。朝歌城邊柳嚲地。邯鄲道上花撲人。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曾上君家縣北樓。樓上分明見恒嶽。　中山明府待君來。須計行程及早回。到家速覓長安使。待汝書封我自開。

△『今』一作『方』，『灞橋』一作『灞陵』。《全唐詩》於集末殘句內複載『初程莫早發，且宿灞橋頭』，注：『陸游嘗稱此句至工。』

△五言四句三片，五七言四句二片，七言四句一片，片各爲韻。題作『雜言』，而雜言僅當齊言之半，今存此一格。

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

君不聞。胡笳聲正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　涼

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崑崙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將送君。秦山遥望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

△『緑眼』，原注：一作『碧眼』。又一本《岑參集》題内無『使』字，文中『向月』一作『向夜』。

△以『三五七』領起七言句若干，此格又見下列《秦箏歌》。

漁父

扁舟滄浪叟。心與滄浪清。不自道鄉里。無人知姓名。朝從灘上飯。暮向蘆中宿。歌竟還復歌。手持一竿竹。竿頭釣絲長丈餘。鼓栧乘流無定居。世人那得識深意。此翁取適非取魚。

△原注：『識』一作『解』。

△《河嶽英靈集》詩題作《觀釣翁》，改稱《漁父》，未知與後之歌辭有關否？

蜀葵花歌

昨日一花開。今日一花開。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

莫掃。人生不得長少年。莫惜牀頭沽酒錢。請君有錢向酒家。君不見。蜀葵花。

△原注：題一作《戎葵花歌》。《文苑英華》屬劉眘虚作，然『始知』二句重見於岑詩《韋員外家花樹歌》，《河嶽英靈集》亦以此辭屬岑參。《全唐詩》劉眘虚集中，此辭題《戎葵花歌》，注：『長少年』一作『恒少年』，無『始知』二句，末句内『蜀』亦作『莪』。又《河嶽英靈集》『蜀』作『戎』，無『請君』二字。

優鉢羅花歌 並序

參嘗讀佛經，聞有《優鉢羅花》，目所未見。天寶庚申歲，參忝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領伊西北庭度支副使。自公多暇，乃於府庭内栽樹種藥，爲山鑿池，婆娑乎其間，足以寄傲。交河小吏有獻此花者，云得之於天山之南。其狀異於衆草，勢巃嵸如冠弁，嶷然上聳，生不傍引，攢花中折，駢葉外包，異香騰風，秀色媚景，因賞而歎曰：爾不生於中土，僻在遐裔，使牡丹價重，芙蓉譽高，惜哉！夫天地無私，陰陽無偏，各遂其生，自物厥性，豈以偏地而不生乎！豈以無人而不芳乎！適此花不遭小吏，終委諸山谷，亦何異懷才之士，未會明主，擯於林藪邪！因感而爲歌。歌曰：

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顔色。葉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

異香。何不生彼中國兮生西方。移根在庭。媚我公堂。恥與衆草之爲伍。何亭亭而獨芳。何不爲人之所賞兮。深山窮谷委嚴霜。吾竊悲陽關道路長。曾不得獻於君王。

△兩組三言句內，均互作對仗，合於當時歌辭慣例，參『理論』《謡歌》章論『三三七』。

西亭子送李司馬

高高亭子郡城西。直上千尺與雲齊。盤崖緣壁試攀躋。羣山向下飛鳥低。使君五馬天半嘶。絲繩玉壺爲君提。坐來一望無端倪。紅花綠柳鶯亂啼。千家萬井連迴谿。酒行未醉聞暮雞。點筆操紙爲君題。爲君題。惜解攜。草萋萋。没馬蹄。

△下片以『爲君題』重複上片末三字，且僅三言四句，有和唱韻味。

秦箏歌送外甥蕭正歸京

汝不聞。秦箏聲最苦。五色纏絃十三柱。怨調慢聲如欲語。一曲未終日移午。紅亭水木不知暑。忽彈《黄鍾》和《白紵》。清風颯來雲不去。聞之酒醒淚如雨。汝歸秦兮彈秦聲。秦聲悲兮聊送汝。

△右辭紀實，辭中『黄鍾』、『白紵』均爲箏曲。『秦箏歌』，應即弦歌。

贈西嶽山人李岡

君隱處。當一星。蓮花峰頭飯黄精。仙人掌上演丹經。　鳥可到。人莫攀。隱來十年不下山。袖中短書誰爲達。華陽道士賣藥還。

△題中『贈』一作『寄』。

△後組三言句内亦互作對仗。

感舊歌

東海之水化爲田。北溟之魚飛上天。城有時而復。陵有時而遷。理固常矣，人亦其然。　觀夫陌上豪貴。當年高位。歌鐘沸天。鞍馬照地。積黄金以自滿。矜青雲之坐致。高館招其賓朋。重門疊其車騎。及其高堂傾。曲池平。雀羅空悲其處所。門客肯念其平生。　已矣夫。世路崎嶇。孰爲後圖。豈無疇日之光榮。何今人之棄予。彼乘軒而不恤爾後。曾不愛我之羈孤。歎君門兮何深。顧盛時而向隅。攬蕙草以惆

悵。步衡門而踟蹰。强學以待。知音不無。思達人之惠顧。庶有望於亨衢。

△録《文苑英華》九一《感舊賦》。賦末云：『嗟世路之其阻，恐歲月之不留。騁城闕以懷歸，將欲返雲林之舊遊。遂撫劍而歌曰：……』今依賦名，擬題《感舊歌》。

△《全唐文》三五八『高堂』作『高臺』。

杜甫 十四首

正編録辭八首。

天育驃騎歌

△此下十四首，録《全唐詩》二一六、二一九、二二〇、二二三，多以『歌』爲題，亦多以七言句爲主要句式。按杜甫善歌吟，其《羌村》云：『請爲父老歌』，『歌罷仰天嘆』，《屏跡》云：『獨酌甘泉歌，歌長擊樽破』，《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云：『白日放歌須縱酒』；《上韋左相二十韻》云：『爲公歌此曲，涕淚在衣中』：皆可見例。其所作歌，多稱『長歌』。如所謂『長歌意無極』，『樂助長歌逸』，『吾醉亦長歌』，『長歌激屋梁』。《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爲醉歌》一首，乃七言十八句長篇，觀此可知其『醉歌』常態。據此，録以下九首爲待考歌辭。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爲緑縹兩耳黃。眼有紫燄雙瞳方。矯矯龍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俊。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眞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原注：題『驃騎』下一本有『圖』字。并注：『「天育」，厩名，未詳所出。』『駿尾』一作『騣尾』。『緑縹』一作『緑驃』。『矯矯』一作『矯然』，四字一作『矯龍性逸』。『合』，蘇軾書『含』。『監牧』一作『考牧』，『攻駒』一作『神駒』。『守』一作『字』。『俊』一作『駿』。

△全辭九言二句，分佔起訖，餘七言十七句。

醉時歌　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眞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

焉知餓死塡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

△原注：『臺省』一作『華省』，『有才』一作『有文』，或作『所談』、『所該』、『所抱』，『軻』一作『壞』，『更嗤』一作『見嗤』，『短窄』一作『短穴』，『襟期』一作『衾期』，『眞吾師』一作『直吾師』，『燈前』一作『簷前』，『簷花』一作『燈花』，『有鬼神』一作『感鬼神』。

△末片用近人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一書中之句讀。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州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懸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眞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蹋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巓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原注：《文苑英華》題作《新畫山水障歌，奉先尉劉單宅作》。『江山』一作『山川』，『裂』一作『拆』，『乃』一作『恐』，『萧』一作『滿』。『滄浪』句一作『滄浪之水深且闊』。『崖』一作『峰』，『島』一作『岸』。『貌』音『邈』。

戲題畫山水圖歌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蹟。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子漁人入浦漵。山水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翦刀。翦取吳松半江水。

△原注：題下一本有『王宰』二字。并注：『宰，蜀人，善畫玲瓏嵌空山水。』又注：『壺』一作『丈』。『赤』一作『南』，『亞』一作『帶』，『論』一作『千』或『行』。

△《太平廣記》二一三『王宰』條引《畫斷》云：『唐王宰者，家於西蜀。貞元中，韋皐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像外，故杜甫贈歌』云云。

徐卿二子歌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爲神玉爲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袞袞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異時名位豈肯卑微休。

△末句原無『異時』二字，茲從注『一作「異時」』云云。

△朱鶴齡注：『舊編在上元二年，時徐知道爲西川兵馬使。「徐卿」或即其人。』

戲作花卿歌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緜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原注本事，略謂上元二年梓州刺史段子璋反，稱梁王，襲東川節度使李奐於緜州。成都尹崔光遠率將花驚定拔緜州，斬子璋。

△原注：「拓」一作「赭」，「章」一作「璋」，「世」一作「代」。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捲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沈塘坳。　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卧踏裏裂。牀牀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前二片各七言五句，是歌辭結構。

△原注：「灑」一作「滿」，「塘」一作「堂」，「似」一作「象」，「牀牀」一作「牀頭」，末句「破」一作「壞」，「死」一作「意」。又他本「郊」一作「皐」。

觀打魚歌

緜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鱍鱍色勝銀。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卻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回風颯颯吹沙塵。饔子左右揮雙刀。膾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

△原注：首句「之」一作「水」，「回風」一作「西風」；次片「憶」一作「惜」。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昇堂爲君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醉歌行。歌主客。

△末二句原作「一爲歌行歌主客」七言一句；玆從注「一作」云云，保留雜言。此格殊少見。

△題下原注：「一作「贈公安縣顏十少府」。」

△「東吳顧」指顧況；「西漢杜」，作者自稱：所謂「主客」。作者贈顏詩，由顧題於顏壁，故曰「詞翰昇堂爲君掃」。

白絲行

繅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牀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春天衣着爲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游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香汗輕塵污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原注：「象」一作「牙」，「染」一作「改」，「宜」一作「疑」，「輕塵」一作「清塵」，「污顏色」一作「似微污」，一作「污不着」，一作「似顏色」。末片「何」一作「相」，「才」一作「志」。

△右辭與上列《觀打魚歌》同格。

石犀行

△以下三首，格調相同，惟《石犀行》多七言二句。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爲神羞。終藉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鬼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

△原題注：『李冰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名犀牛里。』因於辭內『三犀牛』之『三』皆注：『當作「五」。』又注：『向』一作『須』，『灌口』一作『灌注』，『終藉』一作『修築』，『常』一作『相』，『壯士』一作『作者』，『奔』一作『蒼』。

杜鵑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雖

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　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　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

△原注詩旨爲李隆基自蜀返後，鬱居西內，受制於其子，高力士被逐，女玉真出家，如仙遠徙，所謂『骨肉滿眼身羈孤』。

△原注：首片之末『與』一作『爲』，次片『裏』一作『頭』，三片『豈』一作『惟』，『始』一作『如』。

石筍行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爲表今仍存。　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　嗟爾石筍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

△原注：『陌』一作『街』，『古來』一作『古老』，一作『古遠』；『蝕』一作『食』，『雨多』一作『雨來』，『墓』一作『冢』。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江心磻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爲鬼神奪。拔劍或與蛟龍爭。重爲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愼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爲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風塵澒洞兮。豺虎齩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歌辭內呼歌辭語，不視同歌辭，改爲偏行小字，作白語。元稹、白居易歌辭內續有之，正爲雜言體始可容。

△原注：『江心』一作『江上』，『使君』一作『使者』，『鼓枻』一作『鼓棹』，『拔劍』一作『仗劍』，『澒洞』一作『鴻洞』。

△杜甫雜言，尚有以下未錄：《貧交行》、《兵車行》、《去矣行》、《投簡成華兩縣諸子》、《丈人山》、《冬狩行》、《莫相疑行》、《蠶穀行》、《李潮八分小篆歌》、《君不見簡蘇溪》、《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沙苑行》、《白鳧行》、《朱鳳行》、《今夕行》。

常理　一首

所作《妾薄命》見天寶末所編《玉臺後集》，故知是盛唐人。

妾薄命

十五玉童色。雙蛾青彎彎。鳥銜櫻桃花。此時刺繡閒。嬌小恣所愛。誤人金指環。艷花勾引落。滅燭屏風關。妾怕愁中畫。君偷薄裏還。初謂來心平若案。誰知別意險如山。乍啼羅袖嬌遮面。不忍看君莫惜顏。

△錄《全唐詩》七七三，該卷均錄自《玉臺後集》。

張南容　一首

開元二十三年進士。

靜女歌

靜女樂於靜。動合古人則。妙年工詩書。弱歲勤組織。端居愁若癡。誰復理容色。十五坐幽閨。四鄰不相識。　天天鄰家子。百花裝首飾。日月淇上遊。笑人不逾閾。

河水自濁濟自清。仙臺娥眉秦鏡明。爲照齊王門下醜。何如漢帝掌中輕。

△録《全唐詩》七七七，該卷所録，爲『無世次爵里可考』者。

△《全唐詩》八所載畢耀《情人玉清歌》（見下文）一屬張南容作。

劉長卿 十首

正編録辭二首。

銅雀臺

嬌愛更何日。高臺空數層。含啼映雙袖。不忍看西陵。　漳河東流無復來。百花輦路爲蒼苔。青樓月夜長寂寞。碧雲日暮空徘徊。　君不見。鄴中萬事非昔時。古人

何在今人悲。春風不逐君王去。草色年年舊宫路。宫中歌舞已浮雲。空指行人往來處。

△録《樂府詩集》三一《相和歌辭》。《全唐詩》一五一「何在」作「不在」，又「青樓」作「清樓」，誤。

△長卿以前，樂府歌辭《銅雀臺》皆齊言，此首始爲雜言，並有五言七言結合與三言七言結合兩種歌辭常式。

贈湘南漁父

△此下九首録《全唐詩》一五一。

△此下二首，均五言六句合七言四句，惟叶韻平仄先後相反。

問君何所適。暮暮逢煙水。獨與不繫舟。往來楚雲裏。釣魚非一歲。終日只如此。日落江青桂檝遲。纖鱗百尺深可窺。沉鈎垂餌不在得。白首滄浪空自知。

入桂渚次砂牛石穴

扁舟傍歸路。日暮瀟湘深。湘水清見底。楚雲淡無心。片帆落桂渚。獨夜依楓林。

楓林月出猿聲苦。桂渚天寒桂花吐。此中無處不堪愁。江客相看淚如雨。

△原注：題內『砂牛石穴』一本無『石』字，又文中『落』一作『蓮』。

弄白鷗歌

泛泛江上鷗。毛衣皓如雪。朝飛瀟湘水。夜宿洞庭月。洞庭歸客正夷猶。愛此滄江閒白鷗。

△第五句原作『歸客正夷猶』，注：『一本有「洞庭」二字。』白居易《隔浦蓮》正用此調。

長沙贈衡嶽祝融峯般若禪師

般若公。般若公。負鉢何時下祝融。歸路卻看飛鳥外。禪房空掩白雲中。桂花寥寥閒自落。流水無心西復東。

△此首贈僧辭，用梵唱常體，應曾合調。中唐景岑『最甚深』辭即同此調。

山鷓鴣歌

山鷓鴣。長在此山吟古木。嘲哳相呼響空谷。哀鳴萬變如成曲。江南逐臣悲放逐。倚樹聽之心斷續。巴人峽裏自聞猿。燕客水頭空擊筑。　山鷓鴣。一生不及雙黃鵠。朝去秋田啄殘粟。暮入寒林嘯羣族。　鳴相逐。啄殘粟。食不足。青雲杳杳無力飛。白露蒼蒼抱枝宿。不知何事守空山。萬壑千峰自愁獨。

△《全唐詩》於題下注：「一作韋應物詩。」

△首句呼題，乃民歌常式。

望龍山懷道士許法稜

心惆悵。望龍山。雲之際。鳥獨還。懸崖絕壁幾千丈。綠蘿嫋嫋不可攀。　龍山高。誰能踐。靈原中。蒼翠晚。嵐煙瀑水如向人。終日迢迢空在眼。　中有一人披霓裳。誦經山頂餐瓊漿。空林閒坐獨焚香。真官列侍儼成行。朝入青霄禮玉堂。夜掃白雲眠石牀。桃花洞裏居人滿。桂樹山中住日長。龍山高高遙相望。

△前二片句法同，惟叶韻平仄異。末片九句八韻，其聲如入促拍。

明月灣尋賀九不遇

△此下三首句法叶韻均相同，又在《全唐詩》次第相接，疑爲同依一調之辭。

楚水日夜緑。傍江春草滋。青青遥滿目。萬里傷心歸。　故人川上復何之。明月灣南空所思。故人不在明月在。誰見孤舟來去時。

△原注：『草滋』『心歸』，一作『草深』『歸心』。《劉隨州集》上、下二片各作一首。

題曲阿三昧王佛殿前孤石

孤石自何處。對之疑舊遊。氛氳峴首夕。蒼翠剡中秋。　迴出羣峰當殿前。雪山靈鷲慚貞堅。一片孤雲長不去。莓苔古色空蒼然。

△『疑』一作『如』，『羣』一作『奇』。

送友人東歸

對酒灞亭暮。相看愁自深。河邊草已綠。此別難爲心。　關路迢迢匹馬歸。垂楊寂寂數鶯飛。憐君獻策十餘載。今去猶爲一布衣。

△《劉隨州集》上、下二片各作一首。

△劉長卿所作雜言，另有《嚴陵釣臺送李康成赴江東使》、《送姨子弟往南郊》、《送杜越江佐覲省往新安江》、《湘中憶歸》、《送郭六侍從之武陵郡》等，因無明確歌辭特徵，不錄。敦煌寫卷伯二五五五等七本所載之《高興歌》（《酒賦》），五本題『江州刺史劉長卿』撰，今考爲民間託名之作，見正編卷五『失名』內。

李華 一首

字遐叔，贊皇人。約生於玄宗開元三年（七一五），約卒於代宗大曆九年（七七四）。開元二十三年第進士，天寶二載擢宏詞科。累官監察御史、右補闕。受安禄山署，貶杭州司户。後隱山陽。

春遊吟

初春徧芳甸。千里藹盈矚。美人摘新英。步步玩春綠。所思杳何處。宛在吳江曲。可憐不得共芳菲。日暮歸來淚滿衣。

△録《全唐詩》一五三。《樂府詩集》七七《雜曲歌辭》屬李章。《全唐詩》七七三採自《玉臺後集》亦屬李章，唯『千里』作『十里』。按五代十國有一李章，一作『季章』，傳見《十國春秋》卷十、馬令《南唐書》卷九。

蕭穎士 七首

字茂挺，蘭陵人。生於玄宗開元五年（七一七），卒於代宗大曆三年（七六八）。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補秘書正字。奉使括遺書失時，被劾免。教授於濮陽，學者稱『蕭夫子』。客死汝南，門人私謚曰『文元先生』。

江有楓 二首 並序

△此下七首録《全唐詩》一五四。

《江有楓》，思陸鄭二友吳會舊遊，且疾讒也。臣宦於尹府，以直方不偶，見逼讒佞。惟古

之賢者有避色避言之義，矯然去之。二室之間，有槭樹焉，與江南楓形胥類，憩於其下，而
作是詩，以貽夫二三子焉。

江有楓。其葉蒙蒙。我友自東。于以遊從。
山有槭。其葉漠漠。我友徂北。于以休息。

△右二首似仿《詩經》。然以同句法二首成組，叶韻一平一仄，亦是唐代歌辭通則。原題『《江有楓》一篇，十章，並序。』今以『章』爲首。此乃前二首，餘八首皆齊言。

△序內『陸鄭』，指陸淹、鄭愕。

有竹　五首　並序

《有竹》，懿李新後閣而宴親友也。

有竹斯竿。于閣之前。君子秉心。惟其貞堅兮。
有竿斯竹。于閣之側。君子秉操。惟其正直兮。

△原題『《有竹》一篇七章。』此前二首，亦一平一仄。

冬之宵。霰雪斯瀌。我有金爐。熺其以歊。
夏之日。炎景斯鬱。我有珍簟。凄其以栗。

△右二首爲「七章」之第四、第五，亦一平一仄。

彼美公之姓兮。那敷應積慶兮。期子惟去之柄兮。

△右一首爲「七章」之末。餘第三、第六兩章乃齊言。

孟雲卿 一首

河南人，一曰武昌人。約生於玄宗開元十四年（七二六）。天寶中應試落第，永泰元年爲校書郎。與杜甫、元結善。

行路難

君不見。高山萬仞連蒼旻。天長地久成埃塵。君不見。長松百尺多勁節。狂風暴雨終摧折。　古今何世無聖賢。吾愛伯陽真乃天。金堂玉闕朝羣仙。拍手東海成桑田。海中之水慎勿枯。烏鳶啄蚌傷明珠。行路難。艱險莫踟躕。

△錄《全唐詩》一五七。《樂府詩集》未載。此首未見依調作辭痕跡，亦未詠及歌舞，然開端「三七七」兩組，一平一仄；末句又以「三五」作結，頗合唐代《行路難》歌辭常則。

韋應物 十首

正編錄辭五首。

對芳尊

△此下十首錄《全唐詩》一八八、一八九、一九三、一九四、一九五。

對芳尊。醉來百事何足論。遥見青山始一醒。欲著接離還復昏。

△以三言領起七言或五言數句的格式，常見於唐人酒筵著辭，如韓愈《莫辭酒》二首、皇甫松《摘得新》二首、李玫《纂異記》所載『勸君酒』、《太平廣記》二八二所載張生妻侑酒歌『怨空閨』。此首『對芳尊』亦應是酒筵著辭。

橫塘行

妾家住橫塘。夫壻郗家郎。玉盤的歷雙白魚。寶簟玲瓏透象牀。象牀可寢魚可食。不知郎意何南北。岸上種蓮豈得生。池中種槿豈得成。丈夫一去花落樹。妾獨夜

長心未平。

△右辭用女子口吻，詠及『夜長』，且與錢起《秋夜長》同格。

金谷園歌

石氏滅。金谷園中水流絶。當時豪右争驕侈。錦爲步障四十里。東風吹花雪滿川。紫氣凝閣朝景妍。洛陽陌上人回首。絲竹飄飄入青天。晉武平吴恣歡燕。餘風靡靡朝廷變。嗣世衰微誰肯憂。二十四友日日空追遊。追遊詎可足。共惜年華促。禍端一發埋恨長。百草無情春自綠。

△以『歌』爲題，辭式參差幅度較大，用頂針續麻格，下二首同。

王母歌

衆仙翼神母。羽蓋隨雲起。上遊玄極杳冥中。下看東海一杯水。海畔種桃經幾時。千年開花千年子。玉顔眇眇何處尋。世上茫茫人自死。

△題下原注：『一作《玉女歌》。』

寶觀主白鸜鵒歌

鸜鵒。鸜鵒。衆皆如漆。爾獨如玉。鸜之鵒之。衆皆蓬蒿下。爾自三山來。三山處子下人間。綽約不妝冰雪顏。□□□□□□□。仙鳥隨飛來掌上。來掌上。時拂拭。人心鳥意自無猜。玉指霜毛本同色。有時一去凌蒼蒼。朝遊汗漫暮玉堂。巫峽雨中飛暫濕。杏花林裏過來香。日夕依仁全羽翼。空欲銜環非報德。豈不及。阿母之家青鳥兒。漢宮來往傳消息。

△首片『來』下原注：『叶音「黎」。』

△按次片原七言三句，『仙鳥』句孤立無韻，諒不至如此，姑以空格示逸七言一句，俟校。

彈棋歌

圓天方地局。二十四氣子。劉生絶藝難對曹。客爲歌其能。請從中央起。中央轉鬥破欲闌。零落勢背誰能彈。此中舉一得六七。旋風忽散霹靂疾。履機乘變安可當。置之死地翻取强。不見短兵反掌收已盡。唯有猛士守四方。四方又何難。橫

擊且緣邊。豈如昆明與碣石。一箭飛中隔遠天。神安志愜動十全。滿堂驚視誰得然。

△右辭乃即席而作，觀『客爲歌其能』云云可知。或吟誦，或歌唱，必不至無聲。彈棋以歌樂助興，似古人習俗之一種，其詳待考。

萼綠華歌

有一人兮昇紫霞。書名玉牒兮萼緑華。仙容嬌嬌兮雜瑶佩。輕衣重重兮蒙絳紗。雲雨愁思兮望淮海。鼓吹蕭條兮駕龍車。世淫濁兮不可降。胡不來兮玉斧家。

△騷體雜言，以『歌』爲題，此在唐代多與琴歌有關，說見『理論』《琴歌》、《謠歌》兩章第三節。

五弦行

美人爲我彈五弦。塵埃忽静心悄然。古刀幽磬初相觸。千珠貫斷落寒玉。中曲又不喧。徘徊夜長月當軒。如伴風流縈艷雪。更逐落花飄御園。獨鳳寥寥有時隱。碧霄來下聽還近。燕姬有恨楚客愁。言之不盡聲能盡。末曲感我情。解幽釋結和樂生。壯士有愁未得報。拔劍欲去憤已平。夜寒酒多愁遽明。

△此辭詠五弦，題作『行』，或用『弦奏』之義。今疑爲五弦歌辭，錄此。

雜言送黎六郎

冰壺見底未爲清。少年如玉有詩名。聞話嵩峰多野寺。不嫌黃綬向陽城。朱門嚴訓朝辭去。騎出東郊滿飛絮。河南庭下拜府君。陽城歸路山氛氳。山氛氳。長不見。釣臺水淥荷已生。少姨廟寒花始徧。縣門吏傲與塵隔。移竹疎泉常岸幘。莫言去作折腰官。豈似長安折腰客。

△題下原注：『壽陽公之子。』

△此首以『雜言』爲題，以『三三七七』一片插入，造成辭式變化，轉片處且用頂針續麻格，凡此均應爲歌唱使然。

寄二嚴

絲竹久已懶。今日遇君忺。打破蜘蛛千道網。總爲鶺鴒兩個嚴。

△題下原注：『士良，婺牧；士元，郴牧。』指嚴氏弟兄。

△此首『五五七七』式，乃歌辭常用體。其風格又類民間『嘲』辭。

皎然 八首

正編錄辭二首。

短歌行

古人若不死，吾亦有所悲。蕭蕭煙雨九原上，白楊青松葬者誰。貴賤同一塵，死生同一指。人生在世共如此，何異浮雲與流水。短歌行，短歌無窮日已傾。鄴宮梁苑徒有名。春草秋風傷我情。何爲不學金仙侶。一悟空王無死生。

△錄《樂府詩集》三〇《相和歌辭》。《全唐詩》八二一『有所悲』作『何所悲』，又注：『人生在世』一作『人生萬代』。

△唐代《短歌行》多有入歌之辭，觀其中歌唱描寫可知。清盧元昌注杜甫《短歌行贈王郎司直》云：『首句「歌莫哀」，王郎之歌，後面「青眼高歌」，公自歌也，即題中所云「短歌」。』本稿據此已將杜辭錄入正編。皎然所作，亦似此種短歌。

古別離

太湖三山口。吳王在時道。寂寞千載心。無人見春草。誰堪緘怨者。持此傷懷抱。孤舟畏狂風。一點宿煙島。望所思兮若何。月蕩漾兮空波。雲離離兮北斷。雁眇眇兮南多。身去兮天畔。心折兮湖岸。春山胡爲兮塞路。使我歸夢兮撩亂。

△録《樂府詩集》七一《雜曲歌辭》。唐人同題之作甚多，皎然右辭以五言與騷體結合，獨具特色。

△《皎然集》六題《雜言古別離》，題下注：『代人答閭士和。』又『誰堪』作『誰識』，『一點』作『二夜』，『雁眇眇』作『鴻眇眇』，『春山』作『春風』。

△以下六首録《四部叢刊》本《皎然集》卷六、七。

誚士和別

今日同。明日隔。何事悠悠久爲客。君憐溪上去來雲。我羨磷磷水中石。

△右辭與中唐柳氏《章臺柳》同格。士和即前首所言之閭士和。

山雨

一片雨。山半晴。長風吹落西山上。滿樹蕭蕭心耳清。雲鶴驚亂下。水香凝不然。風迴雨定芭蕉濕。一滴時時入畫禪。

△辭題從《全唐詩》，原作《雜言山雨》。首片「三三七七」，格似佛唱。

弔靈均詞

昧天道兮有無。聽汨渚兮躊躇。期靈均兮若存。問神理兮何如。願君精兮爲月。出孤影兮示予。天獨何兮有君。君在萬兮不羣。既冰心兮皎潔。上問天兮胡不聞。天不聞。神莫覩。若雲冥冥兮雷霆怒。蕭條杳眇兮餘草莽。古山春兮爲誰。今猿哀兮何思。風激烈兮楚竹死。國殤人悲兮雨颸颸。雨颸颸兮望君時。光茫蕩漾兮化爲水。萬古忠貞兮徒爾爲。

△三片末「莽」，讀如「姥」。末片「茫」俟校。右辭特徵：以「詞」爲題，騷體，末片以頂針續麻格轉片。

飲茶歌誚崔石使君

越人遺我剡溪茗。採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縹沫香。何似諸仙瓊蕊漿。一飲滌昏寐。情來朗爽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飲酒多自欺。愁看畢卓甕間夜。笑向陶潛籬下時。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驚人耳。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狂歌一曲』，亦似是右辭之用。

飲茶歌送鄭容

丹丘羽人輕玉食。採茶飲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空知。骨化雲宮人不識。雲山童子調金鐺。楚人茶經虛得名。霜天半夜芳草折。爛漫緗花啜又生。賞君茶。祛我疾。使人胸中蕩憂慄。日上香爐情未畢。辭踏虎溪雲。高歌送君出。

△次句下原注：『《天台記》云：「丹丘出大茗，服之羽化。」』辭末『辭踏』，《全唐詩》作『醉踏』。

△右辭云『高歌送君出』，益見唐人茶會有歌。

山月行

家家望秋月。不及秋山望。山心萬境長寂寥。夜夜孤明我山上。　海人皆言生海東。山人自謂出山中。憂虞歡樂皆占月。月本無心同不同。　自從有月山不改。古人望盡今人在。不知萬世今夜時。孤月將誰更相待。

△《全唐詩》題下注云：「一作《關山月》。」末句原作「孤月將□誰更待」，《全唐詩》注：「一作『孤月將誰更相待』。」此從之。

△右辭與高適《遷客吟》、《上卿吟》等吟辭同格。

黄幡綽　一首

優人，開元間，善弄參軍戲，時稱滑稽之雄。每寓匡諫解紛，李隆基寵之。安祿山踞長安，不避。後得宥，南去，死葬崑山。

嘲劉文樹

可憐好個劉文樹。髭鬚共頦頤別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强似文樹。

△録唐鄭棨《開天傳信記》。略謂安西牙將劉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猴。李隆基命幡綽嘲之。文樹賂幡綽不言類猴，幡綽云云。各本所載文字不同，此用《太平廣記》二五五引文。

△宋羅隱《醉翁談録》載此，首句作「可憐好文樹！」「別住」作「一處」，「强」作「酷」。

△按此辭次句作上二下五，非一般之七言句。

陸羽　一首

一名疾，字季疵，一字鴻漸，號桑苧翁及東岡子，復州竟陵人。約生於玄宗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約卒於德宗貞元二十年（八〇四）。幼育於僧寺，天寶中曾爲伶正，後隱火門山。肅宗時，隱苕溪。晚年拜太子文學。曾和張志和《漁父》五首，又撰參軍戲之謔辭三本，俱不傳。

西江水

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臺。千羡萬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

下來。

△錄趙璘《因話錄》三，云：『太子陸文學鴻漸名羽，其先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堤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爲氏。及長，聰俊多能，學贍辭逸，詼諧縱辯。……余幼年尚記識一復州老僧，是陸僧弟子。常諷其歌云：……。又有追感陸僧詩至多。』據此，右辭可入歌。別本《因話錄》『常諷其歌』亦作『常諷其六羨歌』。

△唐李肇《國史補》卷中：『羽少事竟陵禪師智積，異日在他處聞禪師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詩寄情。其略云：「不羨白玉盞，不羨黃金罍，亦不羨朝入省，亦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此辭雖以竟陵之惜作結，卻非哀智積之辭，讀羽自傳可知。

△《太平廣記》二〇一『陸鴻漸』條引《傳載》亦載右辭，所述事跡與《因話錄》同，而第五句辭作『惟羨西江水』，末句『竟陵』作『晉陵』。《全唐詩》三〇八同《廣記》，惟『竟陵』作『金陵』。又『六羨』云云，若此二處所記，則僅五『羨』字耳。

張鼎 一首

玄宗時司勳員外郎。《國秀集》載其詩。景福二年進士張鼎乃另一人。

鄴城引

君不見。漢家失統三靈變。魏武爭雄六龍戰。盪海吞江制中國。迴天運斗應南面。隱隱都城紫陌開。迢迢分野黄星見。流年不駐漳河水。明月俄終鄴國宴。文章猶入管弦新。帷座空銷狐兔塵。可惜望陵歌舞處。松風四面暮愁人。

△録《全唐詩》二〇二。原注：『鄴國宴』一作『鄴城宴』。

△右辭以『引』爲題，疑入弦歌。

程彌綸 一首

開、天間進士第。

懷魯

曲阜國。尼丘山。周公邈難問。夫子猶啓關。履風雩兮若見。游夏興兮魯顏。天孫。天孫。何爲今兮學且難。負星明而東遊閒閒。

△録《國秀集》卷中。《全唐詩》二〇三注，末句一本無『東』字。

△右辭原格應是【三三五五六六（二二）七七】，在定格雜言辭中，較具特色。

李嘉祐 一首

字從一，趙州人。天寶七載擢第，授秘書正字。坐事謫鄱江令，調江陰。入爲中臺郎。上元二年，刺台州。大曆中，刺袁州。與劉長卿、嚴維等善。

雜興

花間昔日黃鸝囀。妾向青樓已生怨。花落黃鸝不復來。妾老君心亦應變。 君心比妾心。妾意舊來深。一別十年無尺素。歸時莫贈路傍金。

△録《全唐詩》二〇六。此辭全用女子口吻，疑入妓歌。嘉祐另有雜言《古興》一首，擬古色彩較濃，不録。

馮著 三首

與韋應物同時，河間人。嘗受李廣州署，爲録事，應物有詩送行，另有寄贈諸篇，俱見應物集。

洛陽道

△此下三首均録《全唐詩》二二五。

洛陽宮中花柳春。洛陽道上無行人。皮裘氈帳不相識。萬户千門閉春色。　春色深。春色深。君王一去何時尋。春雨灑。春雨灑。周南一望堪淚下。蓬萊殿中寢胡人。鳷鵲樓前放胡馬。　聞君欲行西入秦。君行不用過天津。天津橋上多胡塵。洛陽道上愁殺人。

△原注：『春色深，春色深』一本不疊，『春雨灑，春雨灑』一作『春色深，春雨灑』。

△『洛陽道』是樂府舊題。《樂府詩集·橫吹曲辭》内，載五言體《洛陽道》十九首，七言體一首，未録右辭。右辭以兩組三言疊句間入七言，富歌辭韻致。所言紀實，非專擬舊題。

行路難　二首

△此下二辭，原作一首，而前者申貴賤無常，後者哀歸山隱譲，各呼『行路難』一句，宜是二首。

男兒轗軻徒騷首。入市脱衣且沽酒。行路難。權門慎勿干。平人争路相摧殘。　春秋四氣更迴換。人事何須再三歎。君不見。雀爲鴿。鷹爲鳩。東海成田谷爲岸。

負薪客。歸去來。軀反顧。鶴徘徊。黄河岸上起塵埃。相逢未相識。何用强相猜。

行路難。故山應不改。茅舍漢中在。白酒杯中聊一歌。蒼蠅蒼蠅奈爾何。

△原注：前首『更迴換』一作『相迴換』，後首前五句一作『負薪起塵埃』，無『客』至『岸上』十四字。

△右辭《樂府詩集·雜曲歌辭》『行路難』調下亦未載。

△馮著雜言，另有《燕銜泥》一首，與韋應物《燕啣泥》取名同，而格調異，《全唐詩》又載入卷七七八『世次爵里無考』，屬馮渚。今未録。

元結 六首

正編録辭一首。

五莖

△此下三首録《樂府詩集》九六《新樂府辭》。元氏有《補樂歌》十首，此其第五、六 十首

顓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顓頊得五德之根莖。

植植萬物兮。滔滔根莖。五德涵柔兮。渢渢而生。其生如何兮。秞秞。天下皆自我君兮。化成。

△辭後原標『《五莖》一章，七句。』《全唐詩》二四〇作『凡一章，章八句』，蓋從『兮』爲句，於是『化成』二言亦作一句。

△《全唐詩》注：『渢』音『風』，又音『泛』；『䌷』音『由』。

六　英

高辛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帝嚳能總六合之英華。

我有金石兮。擊考崇崇。與汝歌舞兮。上帝之風。由六合兮。英華渢渢。我有絲竹兮。韻和泠泠。與汝歌舞兮。上帝之聲。由六合兮。根柢嬴嬴。

△原標『《六英》二章，章六句。』《全唐詩》注：『考』一作『拊』，『崇』一作『淙』。

大　濩

有殷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湯救天下，濩然得所。

萬姓苦兮。怨且哭。不有聖人兮。誰濩育。聖人生兮。天下和。萬姓熙熙兮。舞且歌。

△原標『《大濩》二章，章四句。』集內同。蓋亦從『兮』字斷句。

△元氏《補樂歌》序曰：『自伏羲至於殷，凡十代，樂歌有其名，亡其辭。考之傳記，義或存焉，故採其名義以補之，……曰「補樂歌」。』

思元極 『引極』之一 並序

『引極』，興也，喻也。『引』之言『演』，『極』之言『盡』。演意盡物，引興極喻，故曰『引極』。

△按下列三首，格調一致，而叶韻平仄各異，若有用意，故備録之。其總名曰『引極』，無非道家誕說。玆著重調名，分繫於辭前，降『引極』爲題。

△三首均録自《全唐詩》二四〇。

天曠莽兮杳泱茫。氣浩浩兮色蒼蒼。上何有兮人不測。積清寥兮成元極。　彼元極兮靈且異。思一見兮藐難致。思不從兮空自傷。心慅[illegible]兮意惶懷。　思假翼兮鸞鳳。乘長風兮上玒。揖元氣兮本深實。餐至和兮永終日。

△原注：『玒』音貢。《元次山文集》『莽』作『漭』。

△此首叶韻：首片先平後仄，次片先仄後平，三片全仄。

望仙府　『引極』之二

山鑿落兮眇嶔岑。雲溶溶兮木棽棽。中何有兮人不覩。遠欲差兮闞仙府。彼仙府兮深且幽。望一至兮竊無由。望不從兮知如何。心混混兮意渾和。思假足兮虎豹。超阻絕兮凌趠。詣仙府兮從羽人。餌五靈兮保清真。

△此首叶韻：首片先平後仄，次片全平，三片先仄後平。

△《元次山文集》『棽』作『梵』。

懷潛君　『引極』之三

海浩淼兮汩洪溶。流蘊蘊兮濤洶洶。下何有兮人不聞。深溢渀兮居潛君。彼潛君兮聖且神。思一見兮竊無因。思不從兮空踟躕。心回迷兮意縈紆。思假鱗兮鯤龍。激沆浪兮奔從。拜潛君兮索玄寶。佩元符兮軌皇道。

錢起 四首

正編録辭二首。

倣古秋夜長

△此下四首録《四部叢刊》本《錢考功集》三。

秋漢飛玉霜。北風掃荷香。含情紡織孤燈盡。拭淚相思寒漏長。簷前碧雲靜如水。月弔棲烏啼烏起。誰家少婦事鴛機。錦幕雲屏深掩扉。白玉窗中聞落葉。應憐寒女獨無衣。

△作者所倣之古辭未詳。《樂府詩集》七六《雜曲歌辭》載《秋夜長》三首，未收此篇。

哭曹鈞

苦節推白首。憐君負此生。忠藎名空立。家貧道不行。朝來相憶訪蓬蓽。只謂淵明猶卧疾。忽見江南弔鶴來。始知天上文星失。常恨知音千古稀。那堪夫子九

泉歸。一聲鄰笛殘陽裏。酹酒空堂淚滿衣。

△五言四句、七言八句，本卷已見丁仙芝《餘杭醉歌贈吳山人》。唐歌中，亦有輓歌一體。

送修武元少府

寸祿牽色養。此行寧歎惜。自矜黃綬採蘭時。不厭丹墀芳草色。百戰荒城復井田。幾家春樹帶人煙。黎甿久厭蓬飄苦。遲爾西南惠月傳。

△《全唐詩》二三六『牽色』作『榮色』，『自矜』作『自今』。

△此首與下一首皆送別辭，作於離筵，又皆以五言二句領起七言若干，疑是歌辭。

送褚大落第東歸

離琴彈苦調。美人慘向隅。頃來荷策干明主。還復扁舟歸五湖。漢家側席明揚久。豈意遺賢在林藪。玉堂金馬隔青雲。墨客儒生皆白首。昨夢芳洲采白蘋。歸期且喜故園春。稚子只思陶令至。文君不厭馬卿貧。剡中風月久相憶。池上舊遊應再得。酒熟寧孤芳杜春。詩成不枉晴山色。念此那能不羨歸。上陽諫獵事皆

違。他日東流一乘輿。知君爲我掃荆扉。

△《全唐詩》二三六『晴山』作『青山』，『上陽』作『長楊』。

韓翃 三首

正編録辭一首。

和高平朱參軍思歸作

△此下三首録《全唐詩》二四三、二四五。

髯參軍。髯參軍。身爲北州吏。心寄東山雲。坐見萋萋芳草緑。遥思往日晴江曲。刺船頻向剡中回。捧被曾過越人宿。花裏鶯啼白日高。春樓把酒送車螯。狂歌好愛陶彭澤。佳句唯稱謝法曹。平生樂事多如此。忍爲浮名隔千里。一雁南飛動客心。思歸何待秋風起。

△原注：題内『朱參軍』一作『米參軍』，末句『何待』一作『可待』。

△首句呼名，且以三言二句重疊，乃歌辭之格。此首爲和作，未知原作格調如何。

張山人草堂會王方士

嶼花晚。山日長。蕙帶麻襦食草堂。一片水光飛入戶。千竿竹影亂登牆。園梅熟。家醞香。新濕頭巾不復篸。相看醉倒卧藜牀。

△若後片第二句下增七言一句，右辭二片便屬依調填辭。未知原作是否如此。

河上寄故人

河流曉天。濮水清煙。日暖昆吾臺上。春深顓頊城邊。鶯聲亂啁鵲□。花片細點龍泉。西望情人早至。猶應得醉芳年。

△原注：『第五句缺一字。』

△六言乃著辭特有句式之一，右辭末句云『猶應得醉芳年』，頗似著辭語。

趙昂 一首

馮翊郃陽人。肅宗至德中自太常博士充祠部員外郎。歷司封郎中，卒於駕部員外郎。

卞生追怨之歌

昔之玉在石。石在山。山有玉兮隱其間。今則石爲錯。玉爲環。環亦獻兮君解顏。遂與生芻爲比。與郄桂同攀。豈辛勤於道路。徒抱泣於荆蠻。

△録《文苑英華》一一五《攻玉賦》。《賦》云：『但因時而獲賞，敢輕議乎其他？人未我知，甘無言於見棄，賢能相達，將不索而謂何。況乎玉之寡，珉之多。夫子有比德之歎，卞生爲追怨之歌。曰：……』

喬潭 四首

字源，梁人。師元德秀。天寶十三載進士。後官陸渾尉。

歸雲歌

△此下二首，録《文苑英華》一一《秋晴曲江望太一納歸雲賦》。

節彼南山兮人所矚。施此雲雨兮濟君欲。信軌物之無愆。奚百姓之不足。

△賦文寫雲臨帝京，嶔岑蔽日，晴靄氛氳之狀。云：『落日將曛，山銜斷雲，緑氣陰鬱，嵐光氤氳。横截高巖，驚數峰之頃失；卻臨幽石，與殘雪而俱分。乃爲歌曰。』歌即右辭。歌無題，今據賦名擬題。

歸雲之曲

歸雲之狀兮不一。歸雲之趣兮難儔。雲不以朝晡而異賞。士不以前後而異求。誠在位之如是。知夫鴻漸之高秋。

△賦文於前列歸雲歌後云：『徘徊不去，乃賦《歸雲之曲》：』曲辭即右辭。

裴將軍劍舞歌

洸洸武臣。耀雄劍兮清邊塵。威戎夷兮率土來賓。焉用輕裙之妓女。長袖之才人。

△録《文苑英華》八二《裴將軍劍舞賦》。其辭曰：『後元年秋九月，羽林裴公獻戎捷於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酒酣，詔將軍舞劍，爲天下壯觀，遂賦之。其詞曰：……若將軍爲百夫之特，寶劍有千金之飾，奮紫髯之白刃，發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功，亦以宣忠臣之力。或歌曰：……。』據此擬歌題如右。

△原注：第三句一作『威遠夷兮率來賓』。

羣玉山歌

彼天子兮塵外鑣。登靈臺兮意飄飄。吾君得道兮異於是。不日求兮自逍遥。以石渠爲羣玉之處。幸校文之見招。

△録《文苑英華》二九《羣玉山賦》。據賦名擬題。賦文云穆王與偓佺之倫爲玉山之會，御雲輦，張華蓋，觀仙聖之圖籍，秘精義於石室，『或歌之曰』云云。

喬潭

婁元穎 一首

天寶時進士。

泰階六符歌

君臣穆兮純化清。玉衡正兮泰階平。嘉歷數兮無極。配乾坤兮永貞。

△録《文苑英華》卷九《泰階六符賦》。據賦名擬題。《英華》此卷並載錢起、房寬同題賦二首，與元穎一首，均以『元亨利貞』爲韻，似作於同時。

△錢起、房寬二賦無歌。元穎賦末則云：『夫兩曜合璧，作祥瑞之一端；五星連珠，爲太平之一致。況其照耀熠熠，其精純粹，分輝既象於六爻，比影復侔於三事。盛其德而高其色，通乎微而洞其秘，大《易》所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也。乃作歌曰：……。』

獨孤及 三首

字至之，洛陽人。生於玄宗開元十三年（七二五），卒於代宗大曆十二年（七七七）。天寶十三載，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代宗召爲左拾遺，改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刺濠、舒、常三州。

東平蓬萊驛夜宴平盧楊判官醉後贈別姚太守置酒留宴

驛樓漲海壖。秋月寒城邊。相見自不足。況逢主人賢。夜清酒濃人如玉。一斗何啻直十千。木蘭爲樽金爲杯。江南急管盧女弦。齊童如花解郢曲。起舞激楚歌採蓮。固知別多相逢少。樂極哀至心嬋娟。少留莫辭醉。前路方悠然。明日分飛儻相憶。只應遥望西南天。

△録《全唐詩》二四七。原注：題端一本無『東平』二字，題中『贈別』下，一本作『觀海』二字。

△『莫辭醉』乃勸酒著辭之語。參『理論』《著辭》章。

和題藤架

蓴蓴葉成幄。璀璀花落架。花前離心苦。愁至無日夜。人去藤花千里强。藤花無主爲誰芳。相思歷亂何由盡。春日迢迢如線長。

△録同上。

△和辭五言、七言各四句。原辭宜亦如此成調。

仲春裴胄先宅宴集

上天垂光兮。熙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與君𣷹濁酒而藉落英兮。如年華之相親。蹇淹留以醉止。孰云含意而未申。

△右辭載《全唐文》三八七《仲春裴胄先宅宴集聯句賦詩序》。《全唐詩補逸》卷五録之。題據《全唐文》擬。

郎士元　一首

字君胄，中山人。天寶十五載進士第。寶應初補渭南尉，歷右拾遺，出爲郢州刺史。

塞下曲

寶刀塞上兒。身經百戰曾百勝。壯心竟未嫖姚知。白草山頭日初沒。黄沙戍下悲歌發。蕭條夜静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

△録《樂府詩集》九三《新樂府辭》。《全唐詩》二四八注：『身經』一作『輕身』，『歌』一作『笳』，
『戍下』句一作『城下歌聲發』。
△五言一句、七言二句，同韻，乃歌辭常用之格。

皇甫冉 五首

正編録辭四首。

江草歌送盧判官

△此下五首録《全唐詩》二四九、二五〇。

江皐兮春早。江上兮芳草。雜蘼蕪兮杜蘅。作叢秀兮復羅生。彼遙隔兮經長衍。
雨中深兮煙中淺。目眇眇兮增愁。步遲遲兮堪搴。　澧之浦兮湘之濱。思夫君兮
送美人。吴洲曲兮楚鄉路。遠孤城兮依獨戍。新月能分裛露時。夕陽照見連天處。
問君行邁將何之。淹泊沿洄風日遲。處處汀洲有芳草。王孫詎肯念歸期。

△首片『作』下注：『一作「乍」』；『復』原作『欲』，注：『一作「復」』；『彼』原作『被』，注：
『一作「彼」』；『衍』注：『一作「坂」』，失韻。

△次片不僅帶『兮』字，且作騷體；末片以七言四句結，復還唐格。

雜言月洲歌送趙冽還襄陽

漢之廣矣中有洲。洲如月兮水環流。流聒聒兮湍與瀨。草青青兮春更秋。苦竹林。香楓樹。樵子罛師幾家住。萬山飛雨一川來。巴客歸船傍洲去。歸人不可遲。芳杜滿洲時。無限風煙皆自悲。莫辭貧賤阻心期。家住洲頭定近遠。朝泛輕橈暮當返。不能隨爾卧芳洲。自念天機一何淺。

△原注：『更』一作『復』，『阻』一作『隔』。

△此首四片，調各不同。首片四句帶『兮』『矣』等語助辭，至次片則爲『三三七七七』民歌體，末片復返唐代文人雜歌常式。未知歌唱真貌如何。

雜言無錫惠山寺流泉歌

寺有泉兮泉在山。鏘金鳴玉兮長潺潺。作潭鏡兮澄寺內。泛巖花兮到人間。土膏脈動知春早。隈隩陰深長苔草。處處縈迴石磴喧。朝朝盥漱山僧老。僧自老。松

自新。流活活。無冬春。任疎鑿兮與汲引。若有意兮山中人。偏依佛界通仙境。明滅玲瓏媚林嶺。宛如太室臨九潭。詎減天臺望三井。我來結綬未經秋。已厭微官憶舊遊。且復遲迴猶未去。此心只爲靈泉留。

△右辭依韻分爲五片：前後七言四句各二片，中片爲雜言。

廬山歌送至弘法師兼呈薛江洲

釋子去兮訪名山。禪舟容與兮住仍前。猿啾啾兮怨月。江渺渺兮多煙。東林西林兮入何處。上方下方兮通石路。連湘接楚饒桂花。事久年深無杏樹。使君愛人兼愛山。時引雙旌萬木間。政成人野皆不擾。遂令法侶性安閒。

△正編卷四所錄皇甫冉《雜言湖山歌送許鳴謙》，序云『酒而歌，歌以送遠』，乃眞歌辭。《湖山歌》題云『雜言』，與前列二首同；《湖山歌》用於送遠，與前後所列五首同；《湖山歌》作騷體，又與此下二首同。故本卷所錄皇甫冉辭五首，皆應曾入歌。

送陸潛夫訪茅山賦得華陽洞

遊仙洞兮訪真官。奠瑤席兮禮石壇。忽彷彿兮雲擾。杳陰深兮夏寒。欲回頭兮揮手。便辭家兮可否。有婚嫁兮嬰纏。待歸來兮已久。

△『纏待』原作『纏綿』，末句五言。茲從原注。注謂『綿』一作『待』。又注：題內『送』一作『重送』，文中『嫁』一作『姻』。

畢　耀　一首

『耀』一作『曜』。開元中官太祝。天寶十三載，爲司經正字。乾元二年任監察御史。爲官酷毒，後獲罪流放黔中。

情人玉清歌

洛陽城中有一人。名玉清。可憐玉清如其名。善踏斜柯能獨立。嬋娟花艷無人及。珠爲裙。玉爲纓。臨春風。吹玉笙。悠悠滿天星。黃金閣上晚妝成。《雲和》曲中

爲曼聲。玉梯不得蹈。摇袂兩盈盈。城頭之日復何情。

△録《全唐詩》二五五。原注：「一作張南容詩。」首句原作「洛陽有人名玉清」，今從其注，作「洛陽城中有一人，名玉清。」蓋因歌辭入文人輯本，多有由雜言而改作齊言者。

賈　耽　一首

字敦詩，滄州南皮人。生於玄宗開元十八年（七三〇），卒於順宗永貞元年（八〇五）。天寶十載舉明經，授臨清尉。上疏論時政，改正平尉，從事河東，檢校膳部員外郎，刺邠州，有政績。自大曆至貞元，三爲節鎮。入居相位凡十三年。

賦虞書歌

衆書之中虞書巧。體法自然歸大道。不同懷素只攻顛。豈類張芝惟創草。形勢素。筋骨老。父子君臣相揖抱。孤青似竹更颼飀。闊白如波長浩渺。能方正。不隳倒。功夫未至難尋奥。須知孔子廟堂碑。便是青箱中至寶。

△録《全唐詩》二五八。首片七言四句，此下以「三三七七」疊用，叶仄，佛教唱讚中常有之，故録於

此。唐人法書歌詠，多作雜言，如王顒《懷素上人草書歌》、李白《草書歌行》、任華《草書歌》、貫休《觀懷素草書歌》，大抵皆是長篇七言歌行，間插『君不見』一短句，與右辭格調迥異。本集未録。

史思明　一首

突厥人，名窣干，唐帝命名『史思明』。驍勇，有才略，爲安祿山將。祿山被其子慶緒所殺，思明殺慶緒，自立爲大燕皇帝。子朝義封爲懷王。上元二年，思明爲朝義縊殺。

櫻桃子

櫻桃一籠子。半已赤。半已黄。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

△録《太平廣記》四九五『史思明』條引《芝田録》。云：『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詩成，左右贊美之。皆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黄』字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思明子僞封懷王，周至即其傅也。』

△右辭又見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下及《全唐詩》八六九。各本後二句大抵相同（《安祿山事跡》『至』作『贄』），前二句不同。《安祿山事跡》作『櫻桃一籠子，半赤一半黄』，遂成五言四句；《全唐詩》作『櫻桃子，半赤半已黄。』遂成『三五五五』，與隋辭《桃李子》之一體同格。

△右辭之題，乃用《全唐詩》。辭首尾句叶，中二句叶，亦有韻，民歌中當具此一格。若題「櫻桃子」，用「三五五五」調，則尤富民歌風格。惟不知《全唐詩》何所依據。史思明原作，今仍就《芝田録》及《安禄山事跡》求之。

失名 四首

燕燕謠

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氈。氈上有千錢。

△録《新唐書·五行志》二：「禄山未反時，童謡曰：……」《樂府詩集》八九《雜歌謡辭》載此，引《舊唐書》曰：「天寶十四載，禄山以范陽叛，明年竊號燕國。」題《唐天寶中童謡》。

幽州謠

舊來誇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裏。清水河邊見契丹。

△録宋姚汝能《安禄山事跡》下。謂天寶十五載，奚及契丹出北山口，至范陽。守者以戴竿索之樂人禦之。至城北清水河，爲奚所殲。先是童謡曰：……。初聞不解，至是竟相應云云。《新唐書·五行志》二亦載

此謠，而未具說。

胡楚賓李白謠

胡楚賓。李翰林。詞同三峽水。字値雙南金。

△錄《全唐詩》八七八。原題《胡楚賓謠》。題下注云：「唐秋浦詩人有胡楚賓、顧雲、張喬、伍喬、殷文圭諸人。楚賓文思甚敏，必酒中下筆，當時有謠云。」

△按胡楚賓乃初唐人，與顧雲、張喬、伍喬、殷文圭等晚唐五代詩人不同時。《舊唐書》一九〇云：「胡楚賓者，宣州秋浦人。屬文敏速，每飲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嘉靖《池州府志》七《人物篇·賢哲》亦載右辭，但前二句作「前有胡楚賓，後有李翰林」。末三字作「萬黃金」。並云：「楚賓爲文甚敏，必酒中下筆。高宗每命作詩，常以金銀杯斟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其英姿豪穎，與李白倫，故當時謠曰」云云。《全唐詩續補遺》三據此題作「高宗時謠」。今依李白時代，繫入盛唐。

時人爲楊惠之語

道子畫。惠之塑。奪得僧繇神筆路。

△録宋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時人』云云乃《全唐詩》八七六所題。《補遺》曰：『楊惠之，不知何處人。唐開元中，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筆跡，號爲畫友。巧藝並著，而道子聲光獨顯。惠之遂都焚筆硯，毅然發憤，專肆塑作，能奪僧繇畫相，乃與道子爭衡。時人語曰』云云。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副編卷四　中唐二百七十八首

顧況　二十一首

正編錄辭五首。

長安道

長安道。人無衣。馬無草。何不歸來山中老。

△錄《樂府詩集》二三《橫吹曲辭》。傳辭自梁以來，皆四字、五字、七字齊言體，惟此首及下列白居易作爲雜言。

短歌行　二首

情思發動，聖賢所不免也。故師乙陳其宜，延陵審其音。理亂之所經，王化之所興，信無逃於聲教，豈徒文彩之麗耶！遂作歌以悲之。

城邊路。今人犂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時江水今人家。今人昔人共長歎。四氣相催節迴換。明月皎皎入華池。白雲離離度清漢。

△辭録《樂府詩集》三〇《相和歌辭》。原無序，序録《全唐詩》二六五。原作六首，右第一首。《全唐詩》總題『悲歌』，與序之末句合。又『城邊』作『邊城』，『時』作『日』，『度』作『渡』，『清』作『霄』，注：『一作「青」。』

臨春風。聽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夜永不得眠。瑶井玉繩相向曉。

△右爲《短歌行》第五首，餘四首齊言。原注：『夜永』一作『一夜』。《全唐詩》『向』作『對』。又注曰此首與第三、四首一本合爲一首，題《遠思曲》。

△此中唐詩人常用之調。正編卷五白居易《花非花》及下列王建《望夫石》等皆然。

烏夜啼 二首

△二首録《樂府詩集》四七《清商曲辭》，均作雜言。《全唐詩》二二『樂府』類同。

玉房掣鎖聲翻葉。銀箭添泉繞霜堞。畢逋發刺月銜城。八九雛飛其母驚。此是天上老鵶鳴。人間老鵶無此聲。　摇雜佩。耿華燭。良夜羽人彈此曲。東方曈曈赤日旭。

△《全唐詩》二六五顧況集内題作《烏啼曲》，後片『摇』下有『風』字，致三言二句爲七言句，並注：

『繞霜』一作『霜繞』，『月』一作『日』，『人間』一作『我聞』，『曈曈』一作『曈矓』。

月出江林西。江林寂寂城鵶啼。昔人何處爲此曲。今人何處聽不足。城寒月曉馳思深。江上青草爲誰緑。

△右一首與王維《榆林郡歌》同一格調。

古離別

西江上。風動麻姑嫁時浪。西山爲水水爲塵。不是人間離別人。

△録《樂府詩集》七二《雜曲歌辭》。

△『三七七七』之調，法照《歸西方》、元稹《櫻桃花》、白居易《獨眠吟》、布燮失調名二首、皮日休陸龜蒙《夜會問答》十首皆用之。唯或叶三平韻、或叶三仄韻、或叶二仄韻不等。四韻且二平二仄者，尚有張籍《雲童行》。

送別日晚歌

△此下十五首録《全唐詩》二六五及八八三『補遺』。

日窅窅兮下山。望佳人兮不還。花落兮溼上。草生兮階間。日日兮春風。芳菲兮欲歇。老不可兮更少。君何爲兮輕別。

△原注：『一本題上無「送別」二字。』又：『窅窅』一作『溟溟』，『間』一作『前』，『歇』一作『滅』。

春草謠

春草不解行。隨人上東城。正月二月色綿綿。千里萬里傷人情。

△原注：『東』一作『空』。

△此首以『謠』爲題，卻無擬民謠痕跡，其格調又與隋辭《一點春》同，應曾入歌。

金璫玉珮歌

贈君金璫太霄之玉珮。金鎖禹步之流珠。五嶽真君之秘籙。九天丈人之寶書。東井沐浴辰已畢。先進洞房上奔日。借問君欲何處來。黃姑織女機邊出。

瑤草春 並序

隴西李迅者，納別宅監奴，出，迅不喜。欲訪故人爲刺史，强而配焉。既歸，而不合，監奴投井而死。因作《瑤草春》歌以悲之。

瑤草春。杳容與。江南艷歌京西舞。　執心輕子都。信節冠秋胡。議以腰支嫁。時論自有夫。蟬鬢蛾眉眀井底。燕裙趙袂縈轆轤。　李生聞之淚如綆。不忍回頭看此井。月中桂樹落一枝。池上鵁鶄啖孤影。　露桃穠李自成谿。流水終天不向西。翠帳綠窗寒寂寂。錦茵羅薦夜凄凄。　瑤草春。丹井遠。別後相思意深淺。

△原注：『京西』一作『涼西』，『趙袂』一作『趙帶』或『越帶』。

范山人畫山水歌

山峥嶸。水泓澄。　漫漫汗汗一筆耕。　一草一木棲神明。　忽如空中有物。　物中有聲。復如遠道望鄉客。夢繞山川身不行。

△原注：『棲』一作『凄』。

杜秀才畫立走水牛歌

崑崙兒。騎白象。時時鎖著師子項。奚奴跨馬不搭鞍。立走水牛驚漢宮。江村小兒好誇騁。脚踏牛頭上牛領。淺草平田擦過時。大蟲著鈍幾落井。杜生知我戀滄洲。畫作一障張牀頭。八十老婆拍手笑。妒他織女嫁牽牛。

△原注：『著鈍』一作『看鈍』。

梁司馬畫馬歌

畫精神。畫筋骨。一團旋風瞥滅没。仰秣如上賀蘭山。低頭欲飲長城窟。此馬昂然獨此羣。阿爺是龍飛入雲。黃沙枯磧無寸草。一日行過千里道。展處把筆欲描時。司馬一騧賽傾倒。

△原注：『此羣』一作『出羣』。

△以上三首詠畫歌，皆以『三三七』起句，合於當時民歌常用之格，似有歌調。

李供奉彈箜篌歌

國府樂手彈箜篌。赤黃縧索金鎝頭。早辰有勅鴛鴦殿。夜靜遂歌明月樓。　起坐可憐能抱撮。大指調絃中指撥。腕頭花落舞衣裂。手下烏驚飛撥刺。　珊瑚席。一聲一聲鳴錫錫。羅綺屏。一絃一絃如撼鈴。急彈好。遲亦好。宜遠聽。宜近聽。　左手低。右手舉。易調移音天賜與。大絃似秋雁。聯聯度隴關。小絃似春燕。喃喃向人語。　手頭疾。腕頭軟。來來去去如風捲。聲清泠泠鳴索索。垂珠碎玉空中落。美女争窺玳瑁簾。聖人捲上真珠箔。　大絃長。小絃短。小絃緊快大絃緩。　初調鏗鏗。似鴛鴦水上弄新聲。入深似太清仙鶴遊秘館。

△以上爲第一段，詠供奉伎藝。『舞衣』原作『舞製』，今依其注。又注：『遂歌』一作『逐歌』。末句『入深』下疑脫二字。

李供奉。儀容質。身材稍稍六尺一。在外不曾輒教人。内裏聲聲不遣出。指剝蔥。腕削玉。饒鹽饒醬五味足。弄調人間不識名。彈盡天下崛奇曲。　胡曲漢曲聲皆好。彈著曲髓曲肝腦。往往從空入户來。瞥瞥隨風落春草。　草頭只覺風吹入。風來草

即隨風立。草亦不知風到來。風亦不知聲緩急。爇玉燭。點銀燈。光照手。實可憎。只照笠篌絃上手。不照笠篌聲裏能。馳鳳闕。拜鸞殿。天子一日一回見。王侯將相立馬迎。巧聲一日一回變。實可重。不惜千金買一弄。銀器胡瓶馬上馱。瑞錦輕羅滿車送。此州好手非一國。一國東西盡南北。除卻天上化下來。若向人間實難得。

△以上爲第二段，詠供奉爲人。原注：『點銀燈』一作『照銀燈』，『立馬』一作『五馬』。『實可重』上，疑脫三言一句，此片應與『馳鳳闕』片同句法。

△唐人琴歌，多詠琴藝及琴人，蓋爲琴曲之引歌或和歌而作。右辭似此，或亦爲笠篌引歌。

諒公洞庭孤橘歌

不種自生一株橘。誰教渠向階前出。不羨江陵千木奴。下生白蟻子。上生青雀雛。飛花簷蔔旃檀香。結實如綴摩尼珠。洞庭橘樹籠煙碧。洞庭波月連沙白。待取天公放恩赦。儂家定作湖中客。

△上片於七言五句中，嵌五言二句，此格已見李向《久別離》上片，惟叶韻異。

險竿歌

宛陵女兒擘飛手。長竿橫空上下走。已能輕險若平地。豈肯身爲一家婦。　宛陵將士天下雄。一下定卻長稍弓。翻身掛影恣騰蹋。反綰頭髻盤旋風。　盤旋風。撇飛鳥。驚猿繞。樹枝褭。　頭上打鼓不聞時。手蹉脚跌蜘蛛絲。忽雷掣斷流星尾。矐睒劃破蚩尤旗。若不隨仙作仙女。即應嫁賊生賊兒。　中丞方略通變化。外户不扃從女嫁。

△二、三片間，用頂針續麻格轉片。

黄鵠樓歌送獨孤助

故人西去黄鵠樓。西江之水上天流。黄鵠杳杳江悠悠。　黄鵠徘徊故人别。離壺酒盡清絲絶。緑嶼没餘煙。白沙連曉月。

廬山瀑布歌送李顧

飄白霓。掛丹梯。應從織女機邊落。不遣潯陽潮向西。火雷劈山珠噴日。五老峰前九江溢。九江悠悠萬古情。古人行盡今人行。老人也欲上山去。上個深山無姓名。

△『潮』原作『湖』，注：一作『潮』。

柳宜城鵲巢歌 並序

俗傳鵲巢在南，令人貧窮，多口舌。東西家者已斫樹枝，公獨任其乳育。於鳥如此，於人可知。況承命歌曰：

相公宅前楊柳樹。野鵲飛來復飛去。東家斫樹枝。西家斫樹枝。東家西家斫樹枝。發遣野鵲巢何枝。相君處分留野雀。一月生得三個兒。相君長命復富貴。口舌貧窮徒爾爲。

△柳渾封宜城縣伯，稱『宜城』。況另有《宜城放琴客歌》並序，末亦曰：『況承命作歌』，其辭齊言。

道該上人院石竹花歌

道該房前石竹叢。深淺紫。深淺紅。嬋娟灼爍委清露。小枝小葉飄香風。上人心中如鏡中。永日垂簾觀色空。

朝上清歌

潔眼朝上清。綠景開紫霞。皇皇紫微君。左右皆靈娥。曼聲流睇和清歌些。至陽無諼其樂多些。旌蓋颯沓簫鼓和些。金鳳玉麟鬱駢羅些。反風名香香氣遐些。瓊田瑶草壽無涯些。君著玉衣昇玉車些。欲降瓊宮玉女家些。其桃千年始著花些。蕭寥天清而滅雲。目瓊瓊兮情感。珮隨香兮夜聞。肅肅兮愔愔。啓天和兮洞靈心。和爲丹兮雲爲馬。君乘之觴於瑶池之上兮。三光羅列而在下。

△四片『肅肅』上或脱一字。『感』與『愔』不叶。

△以上七首，皆以『歌』爲題。其句法變化多樣，非一般歌行體詩可比。茲録此待考。

耿湋 一首

正編録辭二首。

聽早蟬歌

蟬鳴兮夕曛。聲和兮夏雲。白日兮將短。秋意兮已滿。乍悲吟兮欲長。猶嘶澀兮多斷。風蕭蕭兮轉清。韻嘒嘒兮初成。依婆娑之古樹。思遼落之荒城。閒院支頤。深林倚策。獨惆悵而無語。鬢星星而已白。

△録《全唐詩》二六八。「悲吟」原作「悲鳴」，「獨」原作「猶」，均改依注内異文，乃爲避複。

李端 三首

正編録辭一首。

烏棲曲

白馬逐牛車。黄昏入狹斜。狹斜柳樹烏争宿。争枝未得飛上屋。東房少婦婿從軍。每聽烏啼知夜分。

△録《樂府詩集》四八《清商曲辭》。《全唐詩》二八四載之，注：『朱』一作『牛』。《全唐詩》一四一以之歸王昌齡，又『狹斜』二字在下句不重見。

妾薄命

憶妾初嫁君。花鬟如緑雲。回燈入綺帳。對面脱羅裙。折步教人學。偷香與客熏。容顔南國重。名字北方聞。　一從失恩意。轉覺身憔悴。對鏡不梳頭。倚窗空落淚。新人莫恃新。秋至會無春。從來閉在長門者。必是宫中第一人。

△録《樂府詩集》六二《雜曲歌辭》。原列三首，餘齊言。原注：一本『對面』作『轉面』，較勝。《全唐詩》二八四『對面』亦作『轉面』。

胡騰兒

胡騰身是涼州兒。肌膚如玉鼻如錐。桐布輕衫前後捲。葡萄長帶一邊垂。帳前跪作本音語。拾襟攪袖爲君舞。安西舊牧收淚看。洛下詞人抄曲與。揚眉動目踏花氈。紅汗交流珠帽偏。醉卻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燈前。環行急蹴皆應節。反手叉腰如卻月。絲桐忽奏一曲終。嗚嗚畫角城頭發。胡騰兒。胡騰兒。故鄉路斷知不知。

△録《全唐詩》二八四。原注：題一作《胡騰歌》，『拾襟』一作『拈襟』，『攪袖』一作『擺袖』。

△右辭似作於舞筵，故録之。李端另有一首《救生寺望春寄暢當》，『五五五五七七』式，以作辭環境不宜歌，未録。

李觀 一首

隴西人。兄規，壽州刺史。弟覿，刑部郎中，大曆二年進士。

紫玉見南山歌

歸大秦兮遠鑾屏。有瑞玉兮見霄嶺。浮紫氣於雲際。混清輝於水影。庶南山之不騫。期我皇之惟永。

△錄《文苑英華》八六《紫玉見南山賦》。據賦名擬題。賦云：『南山之陽，何珍不藏？昭皇家之至德，發紫玉之禎祥。……瑞無常居，因化所如，惟德是依。彼自彰於符契，不貪爲寶，我何待而沽諸？故客有觀光而歌曰』云云，歌即右辭。

周存 一首

大曆八年進士，與陸贄同時。

授衣歌

秋霜落兮歲已終。秋雁吟兮悲遠空。短褐不完兮憂思充。庭樹蕭蕭兮冷暮風。

△錄《全唐文》五一一《授衣賦》。據賦名擬題。辭前原有『人皆授衣，而我獨未，因感時而增歎，聊作歌

以自慰。歌曰」云云。《文苑英華》一一三載右辭，『秋霜落』作『愁霜落』，『愁』下注：「疑作『秋』。」『憂思充』作『憂思克』，『庭樹蕭蕭』無『樹』字。

李子卿 一首

大曆中進士。

擊壤歌

功成作樂兮帝力則那。樂正崇德兮雅頌則多。雲門之典兮大呂之歌。金石節奏兮絲竹駢羅。天地以正兮神人以和。兩階舞羽兮三邊止戈。擊壤鼓腹兮不識其他。客有獻成功之頌。九重深兮其若何。

△錄《文苑英華》七四《功成作樂賦》。辭前有『聆響皆清，比無聲而無臭；聞風自悅，何自西而自東。誠宜播在金石，永永無窮。有厖眉垂白之老，擊壤而歌曰』云云。據此擬題。

任公叔 一首

大曆十二年進士。

登姑蘇臺歌

中心不必兮子胥何爲。懷直道而纍諫。遭重昏之見危。將漁父以抗跡。且垂釣於江湄。高臺既傾。夕露沾衣。感薤國之不及。冀來人之與歸者也。

△錄《文苑英華》五二《登姑蘇臺賦》。據賦名擬題。賦文云司馬遷登姑蘇之墟，『東吳王孫有睟其容，因少爲唱曰』云云，所唱即右辭。

李益 一首

字君虞，姑臧人。生於玄宗天寶七載（七四八），卒於文宗太和元年（八二七）。大曆四年進士第，授鄭縣尉。九年入渭北幕；建中中入朔方幕，邊塞從軍之作，傳唱一時。憲宗時，爲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轉右散騎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詩與李賀齊名，亦採入教坊爲歌辭。

促促曲 爲河上思婦作

促促何促促。黄河九回曲。嫁與棹船郎。空牀將影宿。不道君心不如石。那教妾貌長

如玉。

△録《樂府詩集》九一《新樂府辭》。《新樂府辭》内《促促曲》，除益此作外，續列王建、張籍各一首，而建、籍之作雖仍詠河上思婦，然體格過於舒張，已入歌行風調，故不録。

△《全唐詩》二八二注：『教』一作『令』。題作『傚古促促曲爲河上思婦作』。

張南史 六首

字季直，幽州人。始善弈，既讀書，乃好作詩。避亂居揚州。再召，不赴。

一字至七字 六首

△録《全唐詩》二九六，以『雪』爲首題，注云：『以下六首，俱一字至七字。』

雪。雪。花片。玉屑。結陰風。凝暮節。高嶺虛晶。平原廣潔。初從雲外飄。還向空中噎。千門萬户皆靜。獸炭皮裘自熱。此時雙舞洛陽人。誰悟郢中歌斷絶。

月。月。暫盈。還缺。上虛空。生溟渤。散彩無際。移輪不歇。桂殿入西秦。菱歌映南越。正看雲霧秋卷。莫待關山曉没。天涯地角不可尋。清光永夜何超忽。

泉。泉。色净。苔鮮。石上激。雲中懸。津流竹樹。脉亂山川。扣玉千聲應。含風百

道連。太液併歸池上。雲陽舊出宮邊。北陵井深鑿不到。我欲添淚作潺湲。

竹。竹。披山。連谷。出東南。殊草木。葉細枝勁。霜停露宿。成林處處雲。抽筍年年玉。天風乍起争韻。池水相涵更緑。卻尋庾信小園中。閒對數竿心自足。

花。花。深淺。芬葩。凝爲雪。錯爲霞。鶯和蝶到。苑佔宮遮。已迷金谷路。頻駐玉人車。芳草欲陵芳樹。東家半落西家。願得春風相伴去。一攀一折向天涯。

草。草。折宜。看好。滿地生。催人老。金殿玉砌。荒城古道。青青千里遥。悵悵三春早。每逢南北離別。乍逐東西傾倒。一身本是山中人。聊與王孫慰懷抱。

△清張德瀛《詞徵》：『鄉先輩謂詞之句法皆本於詩。……詞有一字成句者，小令如《蒼梧謡》，慢聲如《哨徧》，皆然。唐時令狐楚賦山，張南史賦雪，皆從一字起。』按令狐楚之《一字至七字》賦山，見下文。

王　建 十一首

正編録辭六首。

短歌行

人初生。日初出。上山遲。下山疾。百年三萬六千朝。夜裹分將强半日。　有歌有

舞聞早爲。昨日健於今日時。人家見生男女好。不知男女催人老。《短歌行》。無樂聲。

△録《樂府詩集》三〇《相和歌辭》。『聞早爲』乃『趁早爲』，毋失時之意；《全唐詩》二九八作『須早爲』，非原旨。末二句謂《短歌行》向爲悲歌，《古今樂録》稱『此曲聲制最美』，不得無音樂。

關山月

關山月。營開道白前軍發。凍輪當磧光悠悠。照見三堆兩堆骨。邊風割面天欲明。金莎嶺西看看没。

△録《樂府詩集》二三《横吹曲辭》。原注：『莎』一作『沙』。『金莎嶺』乃盛唐曲名，見《教坊記》。『莎』當作『蓑』，作『沙』者非。

△《全唐詩》二九八注：一本『西』作『頭』。

雞鳴曲

雞初鳴。明星照東屋。鷄再鳴。紅霞生海腹。百官待漏雙闕前。聖人亦掛山龍服。金吾寶釵命婦燈下起。環珮玲瓏曉光裏。直内初燒玉桉香。司更尚滴銅壺水。

衛裏直郎妻。到明不睡聽晨雞。天頭日月相送近。夜棲旦鳴人不迷。

△録《樂府詩集》八三《雜歌謡辭》。《全唐詩》二九八注：『尚滴』一作『常滴』，『直郎』一作『更郎』。又『送近』作『送迎』。

飲馬長城窟

長城窟。長城窟邊多馬骨。古來此地無井泉。賴得秦家築城卒。征人飲馬愁不回。長城變作望鄉堆。蹄跡未乾人去近。續後馬來泥污盡。枕弓睡着待水生。不見陰山在前陣。馬蹄足脱裝馬頭。健兒戰死誰封侯。

△録《樂府詩集》三八《相和歌辭》。原題《飲馬長城窟行》，今從《全唐詩》二九八省『行』字。《全唐詩》注：『蹄跡』一作『蹄蹤』，『未乾』一作『不乾』，『泥污』一作『泥濘』，『裝馬頭』一作『馬裝頭』。

烏夜啼

庭樹烏。爾何不向別處棲。夜夜夜半當户啼。家人把燭出洞户。驚棲失羣飛落樹。

一飛直欲飛上天。回回不離舊棲處。未明重繞主人屋。欲下空中黑相觸。風飄雨濕亦不移。君家樹頭多好枝。

△録《樂府詩集》四七《清商曲辭》。第三句據《全唐詩》二九八補一「夜」字。《全唐詩》注：「洞戶」一作「洞房」。

空城雀

空城雀。何不飛來人家住。空城無人種禾黍。土間生子草間長。滿地蓬蒿幸無主。近村雖有高樹枝。雨中無食長苦飢。八月小兒挾弓箭。家家畏我田頭飛。但能不出空城裏。秋時百草皆有子。黃口黃口莫啾啾。長爾得成無橫死。

△録《樂府詩集》六八《雜曲歌辭》。同題之作六首，除王建辭外皆齊言。《全唐詩》二九八「畏我」作「畏向」，注：「一作『我』」，前一「黃口」作「報言」，注：「一作『黃口』。」

△以上四首樂府辭，皆以三言起句，詠調名，乃「首章標其目」之法，民歌中常如此。以下亦然，在王建集中歸入「樂府」類。

簇蠶辭

△此下五首録《全唐詩》二九八。

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爇蒿草。神蠶急作莫悠揚。年來爲爾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繭稠。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月開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

△原注：『箔頭』一作『薄頭』，『爇蒿草』一作『燃蒿草』，『年來』一作『年老』，『開箔』一作『開薄』，『去與』一作『送與』。

春來曲

春欲來。每日望春門早開。黄衫白馬帶塵土。逢著探春人却回。御堤内園曉過急。九衢大宅家家入。青帝少女染桃花。露妝初出紅猶濕。光風暾暾蝶宛宛。繞樹氣匝枝柯軟。可憐寒食街中郎。早起著得單衣裳。少年即見春好處。似我白頭無好

樹。

△原注：『青帝』一作『看春』，『繞樹』一作『庭樹』，『枝柯』一作『花柯』，『即見』一作『即是』。

春去曲

春已去。花亦不知春去處。緣岡繞澗卻歸來。百回看著無花樹。就中一夜東風惡。收紅拾紫無遺落。老夫不比少年兒。不中數與春別離。

△原注：『百回』一作『一日』：

遠將歸

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去願車輪遲。回思馬蹄速。但令在舍相對貧。不願天涯金繞身。

△四句『歸』一作『婦』，七句『舍』一作『家』，末句『願』一作『向』。

望夫石

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

△『山頭』原作『上頭』，注：『上』一作『山』。今從注。

△下列孟郊、武元衡同題之作，亦雜言，同以三言起句，且篇幅彼此接近。

劉商 一首

正編録辭二首。

雜言同豆盧郎中郭南七里橋哀悼姚倉曹

橋邊足離別。終日爲悲辛。登橋因歎逝。卻羨別離人。橋下東流水。芳樹櫻桃蕊。流水與潮迴。花落明年開。可憐三語掾。長作九泉灰。宿昔歡遊在何處。花前飲足求仙去。

△録《全唐詩》三〇三。

劉言史 一首

邯鄲人。生年不詳，卒於憲宗元和七年（八一二）。初居鄉耕讀，出仕，謫居嶺南。後客鎮冀，王武俊奏爲棗强令，不受，人稱『劉棗强』。元和六年客漢南，李夷簡署爲司空掾。

放螢怨

放螢去。不須留。聚時年少今白頭。架中科斗萬餘卷。一字千回重照見。青雲杳渺不可親。開囊欲放增餘怨。且逍遥。還酩酊。仲舒漫不窺園井。那將寂寞老病身。更就微蟲借光影。欲放時。淚沾裳。衝籬落。千點光。

△録《全唐詩》四六八。注：末二句一作『去衝籬落千點光』。

張志和 二首

正編録辭五首。

太冢歌

△此下二首録《全唐詩》三〇八。

化元靈哉。碧虛清哉。紅霞明哉。冥哉。茫哉。惟化之工。無疆哉。

空洞歌

無自而然。自然之元。無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慤然。其形團圞。反爾之視。絶爾之思。可以觀。

△按前首結句可作七言，『茫』『疆』相叶；此首結句則不能連上作七言。

△二首多用虛字，多歎聲，又各有二言句兩句，風格古雅，似是琴歌。宋代蘇軾依琴聲所度《醉翁操》辭云：『琅然，清圓，誰彈，響空山，無言。……』韻調頗似右二辭。

□成用　一首

成用，姓氏、仕履不詳。與嚴維、鮑防、鄭槩、陳允初、張叔政、賈弇、周頌等八人聯

句作一字至九字詩一首。

一字至九字

東。西。防 步月。尋溪。維 鳥已宿。猿又啼。概 狂流礙石。迸筍穿磎。用 望望人煙遠。行行蘿徑迷。探題只應盡墨。持贈更欲封泥。允初 松下流時何歲月。雲中幽處屢攀躋。叔政 乘興不知山路遠近。緣情莫問日過高低。弁 靜聽林下潺潺足湍瀨，厭問城中喧喧多鼓鼙。頌

△錄《全唐詩》七八九。

孟郊 一首

正編錄辭二首。

望夫石

望夫石。夫不來兮江水碧。行人悠悠朝與暮。千年萬年色如故。

△録《全唐詩》三七三。

應真 一首

代宗時，從國師惠忠受法。忠請帝造無縫塔，帝問塔樣，忠謂應真知。忠寂，帝問應真，乃述偈如下。

黃金國

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録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一四。元寶洲《釋氏稽古略》三所載同。格調早見玄奘《十二時》、玄覺《證道歌》、顧況《送行歌》等。

自在 二十四首

俗姓李，吳興人。生於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卒於穆宗長慶元年（八二一）。少於新定登戒，從南康道一禪師法席。元和中居洛下香山，與天然爲友。所著《三傲》、《一鉢歌》，辭理俗美，前蜀乾德初，人皆傳寫諷頌，因稱「一鉢和尚」。

一鉢歌 二十四首

△録《鑑戒録》十『高僧諭』。原作一篇，今依其歌調析爲二十四首。

阿剌剌。鬧聒聒。總是悠悠造末撻。如饑喫鹽加得渴。　枉卻一生頭戛戛。究竟不能知本末。拋卻死屍何處脫。閒事到頭須結撮。　火落身上當頭撥。莫待臨時叫菩薩。大丈夫兒須豁豁。莫學癡人受摩捋。

也繫裹。也擺撥。也學柔和也粗糲。亦解剃頭亦披褐。也學凡夫作生活。直言向君君未達。更作長歌歌一鉢。

多中少。少中多。莫笑野人一鉢歌。緣持此鉢度娑婆。　青天寥寥月初上。此時境空含萬象。幾處浮生自是非。一源清潔無來往。　莫謾將心學水泡。百毛流火無事交。不如靜坐真如地。頭上從他鵲作巢。

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這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不生死。　真丈夫。無形無相大毘盧。塵勞滅盡真如在。一顆圓明無價珠。

眼不見。耳不聞。無見無聞無不聞。從來一鉢無言說。今日千言强爲分。　强爲

分。須諦聽。人人總有真如性。恰似黃金在鑛中。鍊去金砂金體淨。

真是妄。妄是真。爲求真妄更無人。將心不用生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

好也著。惡也著。一切不貪無染著。亦無惡。亦無好。一際坦然平等道。

粗亦餐。細亦餐。莫學凡夫相上看。亦無粗。亦無細。上方香積無根蔕。

坐亦行。行亦坐。坐死樹是菩提果。亦無生。亦無死。三世如來總如此。

離即著。著即離。實相門中無實義。不可離。不可著。何處更求治病藥。

語時默。默時語。語默尋蹤無定所。亦無語。亦無默。莫喚東西作南北。

嗔時喜。喜時嗔。我自降魔轉法輪。亦無嗔。亦無喜。水不離波波是水。

慳時捨。捨時慳。不離內外與中間。亦無慳。亦無捨。寂寂寥寥無可把。

苦時樂。樂時苦。只箇修行斷門戶。亦無苦。亦無樂。本來自性無纏縛。

垢即淨。淨即垢。兩邊惡境無前後。亦無垢。亦無淨。大千同一真如性。

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渾捻卻。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真如靈覺性。

△原注：『捻卻』一作『忘卻』。

魔是佛。佛是魔。如影隨形水上波。亦無魔。亦無佛。三界比來無一物。

凡即聖。聖即凡。色裏膠清水裏鹹。亦無凡。亦無聖。萬行掃除無一行。

真中假。假中真。自是凡夫起惡塵。亦無真。亦無假。若不呼時誰應者。
本無姓。本無名。只麼騰騰信脚行。有時市廛並屠肆。一葉蓮花火上生。

△原注：『市廛』一作『市井』。

也曾策杖遊京洛。身似浮雲無住著。究竟從來是寄居。他方處處無纏縛。若覓
戒。三毒藥病何時瘥。若覓禪。我自縱橫大可憐。若覓
不是狂。不是顛。在世間中出世間。時人不會此中意。打著南邊與北邊。若覓
法。雞足山頭問迦葉。見說傳衣在彼中。無心不用求其甲。若覓修。八萬浮圖何
處求。只知黃葉上啼哭。不覺黑雲遮日頭。
莫怪狂言無次第。篩羅漸入粗中細。只這粗中細也無。即是圓明真實諦。亦無
真。但有名聞即是塵。若向塵中解真實。便是當來出世人。
無造作。獨行獨坐空索索。無涅槃。本來生死不相干。直須省。莫謾將身入空井。
無去也無來。明鏡掛高臺。儂家見解只如此。不用將心算劫灰。

劉叉 一首

元和間人。號彭城子，河朔人。少任俠，亡命。既讀書，依韓愈，友孟郊。詆訶時政，自稱

「詩膽大於天」。後歸齊魯，不知所終。

莫問卜

莫問卜。人生吉凶皆自速。伏羲文王若無死。今人不爲古人哭。

△録《全唐詩》三九五。調與白居易《獨眠吟》同。

孟簡　一首

字幾道，德州平昌人。貞元中進士第，登宏詞科。元和四年拜諫議大夫，十三年爲御史中丞。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後貶。長慶三年卒於常州。

白烏呈瑞歌

素德式昭兮何寫奕。玄質從化兮爲潔白。符仁孝兮叶佳册。見祥瑞兮流聖澤。

△録《文苑英華》八九《白烏呈瑞賦》，據賦名擬題。辭前有「且養素而委質，非取容而强顔，故下臣賀瑞而歌曰」云云。

崔元翰 一首

名鵬，以字行，博陵人。生年不詳，卒於德宗貞元十一年（七九五）。建中二年擢進士第一。又舉宏詞。歷官禮部員外、知制誥。終比部郎中。

雜言奉和聖製至承光院見自生藤感其得地因以成詠應制

新藤正可玩。得地又逢時。羅生密葉交綠蔓。欲布清陰垂紫蕤。已帶朝光暖。猶合輕露滋。遙依千華殿。稍上萬年枝。餘芳連桂樹。積潤傍蓮池。豈如幽谷無人見。空覆荒榛雜兔絲。聖心對此應有感。隱跡如斯誰復知。懷賢勞永歎。比物賦新詩。聘丘園。訪茅茨。爲謝中林士。王道本無私。

△録《全唐詩》三一三。應制用雜言，其始製與續製必不止一人一辭。容有多首雜言同作，依調塡辭。

武元衡 二首

正編録辭二首。

望夫石

佳人望夫處。苔蘚封孤石。萬里水連天。巴山暮雲碧。湘妃泣下竹成斑。子規夜啼江樹白。

△録《全唐詩》三一六。『佳人』原作『佳名』，『巴山』原作『巴江』，從原注中異文。末二句別作『湘妃淚竹下成林，子規夜啼江水深』。

行路難

君不見。道傍廢井傍開花。原是昔年驕貴家。幾度美人來照影。濯纖笑引銀瓶綆。風飄雨散今奈何。繡閫雕甍綠苔多。　笙歌鼎沸君莫矜。豪奢未必長多金。休說編氓朴無恥。至竟終須合天理。非故敗他卻成此。蘇張終作多言鬼。　行路難。路難不在九折灣。

△録同上。結處句法作『三七』，與盛唐孟雲卿《行路難》作『三五』相類。首句二『傍』字待校。

△武元衡《出塞作》、《長安敍懷寄崔十五》二首，亦是雜言，本集判爲徒詩，不録。

鮑君徽 一首

字文姬，鮑徵君女，善詩。與尚宮宋氏若昭、若憲等五人齊名。德宗嘗召入宫，與侍臣賡和，賞賚甚厚。

惜花吟

△此下二首録韋莊《又玄集》下。

枝上花。花下人。可憐顔色俱青春。昨日看花花灼灼。今日看花花欲落。不如盡此花下歡。莫待春風總吹卻。鶯歌蝶舞韶景長。紅爐煮茗松花香。妝成曲罷恣遊賞。獨把花枝歸洞房。

△『紅爐』原作『紅煙』，『妝成』原作『臺妝』，從《全唐詩》七改。《全唐詩》『韶景』作『韶光』，注：三字又作『媚韶光』；『曲罷』作『罷吟』，注：一作『吟罷』；『遊賞』作『遊後』，注：一作『遊樂』；末句『花』作『芳』。

劉氏 一首

一作『趙氏』，杜羔妻。

雜言寄杜羔

君從淮海遊。再遇杜蘭秋。歸來不須臾。又欲向梁州。梁州秦嶺西。棧道與雲齊。羌虜萬餘落。戰矛自高低。已念寡儔侶。復慮勞攀躋。丈夫重志氣。兒女空悲啼。臨邛滯遊地。肯顧濁水泥。人生賦命有厚薄。君自遨遊我寂寞。

△《全唐詩》七九九載右辭，屬杜羔妻趙氏作，『再遇杜蘭秋』作『再過蘭杜秋』，注：『「蘭杜」一作「杜蘭」』；『不須臾』作『未須臾』，注：『「未」一作「不」』；『羌虜』作『羌蠻』，注：『「蠻」一作「虜」』；又『戰矛』作『矛戟』，『肯顧濁水泥』作『肯顧濁水泥』，『自』作『但』，注：『一作「自」』。

△杜羔傳見《新唐書》一七二，云是杜兼從弟，貞元初及進士第，元和中爲萬年令，後歷振武節度使。右辭所言『又欲向梁州』，未知是否即赴任振武節度前後之事。按《唐方鎮年表》，羔任振武節度使在元

和十五年。

△《全唐詩》七九九載：「趙氏（原注：一作劉氏），洹水人，杜羔妻。」洹水，即杜羔籍。趙氏有詩四首：一首題「雜言寄杜羔」，即右辭；一首題「聞夫杜羔登第」；此二題皆編者代擬，必非原有。餘二首題「夫下第」、「雜言」（實僅七言四句）。《夫下第》又見《玉泉子》。《玉泉子》云：「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即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迴。如今妾已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而去，竟登第而返。」

權德輿 六首

字載之，天水略陽人。生於肅宗乾元二年（七五九），卒於憲宗元和十三年（八一八）。未冠即以文稱。德宗貞元八年召爲太常博士，改左補闕，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歷禮部侍郎，三知貢舉。憲宗時，拜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後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雜言賦得風送崔秀才歸白田限三五六七言 暄字

△此下六首錄《全唐詩》三二四、三二七、三二八。

響深澗。思啼猿。暗入蘋州暖。輕隨柳陌暄。澹蕩乍飄雲影。芳菲偏滿花源。寂寞春

江別君處。和煙帶雨送征軒。

△原題下既注「暄」字，知爲多人拈韻分題，「依調塡詞」，借餘作「三五六七言」者，《全唐詩》都不傳。

雜言和常州李員外副使春日戲題

春風半。春光徧。柳如絲。花似霰。歸心勞夢寐。遠日傷遊眄。可惜長安無限春。年年空向江南見。

△原作十首，前九首皆齊言。此調乃「三五七言」體之一。題下原有「并序」二字，注：「諸本序皆闕。」

雜言同用離騷體送張評事襄陽覲省

黯離堂兮日晚。儼壺觴兮送遠。遠水霽兮微明。杜蘅秀兮白芷生。波泫泫兮煙冪冪。凝暮色於空碧。紛離念兮隨君。泝九江兮經七澤。君之去兮不可留。五采裳兮木蘭舟。

△原注：「泫泫」一作「沄沄」。

渡江秋怨 二首

秋江平。秋月明。孤舟獨夜萬里情。　萬里情。相思遠。人不見兮淚滿眼。

△右辭二片同格，一平一仄，轉片用頂針續麻法，於唐代歌辭中常見。

渡秋江兮渺然。望秋月兮嬋娟。色如練。萬里徧。我有所思兮不得見。　不得見兮露寒水深。耿遥夜兮傷心。

奉和禮部尚書酬楊著作竹亭歌

直城朱户相邐連。九逵丹轂聲闐闐。春官自有花源賞。終日南山當目前。晨搖玉珮趨温室。莫入竹溪疑洞天。　煙銷雨過看不足。晴翠鮮飆逗深谷。獨謡一曲泛流霞。閒對千竿連淨綠。　縈迴疎鑿隨勝地。石磴巖扉光景異。虛齋寂寂清籟唫。幽澗紛紛雜英墜。　家承麟趾貴。劍有龍泉賜。上奉明時事無事。人間方外興偏多。能以簪纓狎薜蘿。常通内學青蓮偈。更奏新聲《白雪》歌。　風入松。雲歸棟。鴻飛滅

處猶目送。蝶舞閒時夢忽成。蘭臺有客敍交情。返照中林曳履聲。直爲君恩催造膝。東方辨色謁承明。

△原注：『竹溪』一作『竹蹊』，『夢忽成』一作『忽成夢』，『曳履聲』一作『曳履迎』，『君恩』一作『君思』。

△右辭題作『歌』，用於『奉和』，又言『獨謠一曲』，以『五五七』『三三七』等句式造成雜言，似是謠歌之辭。

高崇文 一首

字崇文，幽州人。生於玄宗天寶五載（七四六），卒於憲宗元和四年（八〇九）。少籍平盧軍。貞元中，隨韓全義鎭長武城。破吐蕃軍，掌行營節度留務。元和初，平西蜀叛帥劉闢，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兼成都尹。次年入相。卒，謚威武。

一字令

口。有似没梁斗。

△録宋秦再思《紀異録》。云：『高駢鎭成都，命酒佐薛濤改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

韻」」今人張篷舟《薛濤詩箋》考此「高駢」實爲高崇文，云：「世傳《一字令》爲濤在高駢鎮蜀時作，駢於乾符二年（公元八七五年鎮蜀，時濤已卒四十三年，時間固屬不合；而其令詞之鄙，絕不類駢所作之詩，正可與高崇文《詠雪》詩相比。崇文鎮蜀時，濤只三十七歲，有上崇文詩一首，故予以此令當屬之崇文也。」

△《唐才子傳》六、《全唐詩》八七九載右辭。《全唐詩》「没梁」作「没量」，注：「一作『無梁』。」《唐才子傳》題作「一字愜音令」。

薛濤 一首

字洪度，長安人。約生於肅宗乾元元年（七五八），卒於文宗大和六年（八三二）。幼隨父入蜀，父死，入樂籍。能詩書，善辭辯。歷事韋皋、袁滋、劉闢、高崇文、武元衡、李夷簡、王播、段文昌、杜元穎、郭釗、李德裕等十一鎮。元衡重其才，奏爲校書郎，時號「女校書」。居浣花溪畔，性愛紅色，創製深紅小箋，世稱「薛濤箋」。

一字令

川。有似三條椽。

△錄《紀異録》。此還高崇文所擬令辭。《紀異録》云：「公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爲西川節

度使，尚使一没梁斗，至於窮酒佐有三條椽，內一條曲，又何足怪？」』

△按所謂『一條曲』，指『川』字一撇非直劃。此令有二重令格：一、首句爲一字，次句代此字寫形，即所謂『須得一字象形』；二、首句與次句叶韻，即所謂『又須逐韻』。令格即與擬定，故稱『改令』。改令盛於中唐，其後與因曲度詞之法結合，形成『改著辭令』，遂開文人曲子辭之一途。詳『理論』《著辭》章。

△薛濤機智善令，《唐語林》卷六云：『西蜀官妓曰薛濤者，辯慧知詩。嘗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云：「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笑曰：「『衡』字尚有小魚子，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賓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覺。』按此令有嘲諷意，黎州刺史不識文字，誤『虞』爲『魚』，故薛濤借『衡』代『魚』，譏之。右《一字令》謂『川』似『三條椽』，亦嘲崇文令辭鄙俗也。

令狐楚 二首

字殼士，宜州華原人。生於代宗大曆元年（七六六），卒於文宗開成二年（八三七）。貞元七年進士第，掌太原書記，至判官，爲德宗所稱。憲宗時，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元和十四年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敬宗時，爲河南尹，遷宣武節度使。入爲戶部尚書，又轉吏部，進左僕射。開成初退。

賦山

白居易分司東洛，朝賢悉會興化亭送別。酒酣，各請一字至七字詩，以題爲韻。

山。聳峻。回環。滄海上。白雲間。商老深尋。謝公遠攀。古巖泉滴滴。幽谷鳥關關。樹島西連隴塞。猿聲南徹荆蠻。世人只向簪裾老。芳草空餘麋鹿閒。

△錄《全唐詩》三三四。同時有令狐楚、張籍、元稹、白居易、韋式、王起、李紳、魏扶等人之作，皆同調。事見《唐詩紀事》三九『韋式』條。此類定格辭，隋僧慧英有《一三五七九言》、劉禹錫有《一韻至七韻》、杜光庭有《一言至十五言》。今不用此種調名，以其雖依調作辭，而未必入歌也。

一字令

水裏取一鼉。岸上取一駝。將者駝。來馱者鼉。是爲駝馱鼉。

△錄《全唐詩》八七九。原題注云：『楚與（顧）非熊飲，知其捷辨，改一字令試之，楚大奇焉。』顧非熊還令辭見下一首。原題作《令狐楚顧非熊》，不宜，今改擬題如右。

顧非熊 一首

蘇州人，顧況之子。性滑稽，好凌轢。困舉場三十年，會昌五年陳商榜進士及第。大中時自盱眙簿棄官，隱茅山。

一字令

屋裏取一鴿。水裏取一蛤。將者鴿。來合者蛤。是謂鴿合蛤。

△録同上。原列於令狐楚改令令辭下。改令爲文人曲子辭發生之一途，故録於此。

韓愈 七首

正編録辭八首。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

△此下四首録《全唐詩》三三八、三四〇、三四五。

△原題注：『老成，愈兄介之子，即所謂十二郎是也。』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陬』下原注：『一作「隅」，古音「隅」，將侯切，亦與「流」通。』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蕨於山。緡魚於淵。我徂京師。不遠其還。

△二首前片格調悉同，分叶平仄，是唐歌辭常律。後片句數同，主格亦近。

送陸歙州傪

我衣之華兮。我珮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翺翔。　斂此大惠兮。施於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　我作此詩。歌於遠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一本詩集題作《送陸員外出刺歙州詩並序》，序意與詩大抵相合。一本『光』『翔』二字下均有『兮』字。

△陸傪，字公佐，吳郡人。貞元十六年召爲祠部員外郎，十八年爲歙州刺史。一説其名當作陸參，『參』取

參佐之義，故字公佐。

△右辭有『我作此詩歌於遠道』句，故録。

聽穎師彈琴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皇。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强。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篁。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

△《全唐詩》原注：『穎師』一作『潁師』，『昵昵』一作『妮妮』，『一旁』一作『一牀』。

△宋人辨右辭詠琴抑詠琵琶，聚訟紛紜，皆未若清末民初人楊宗稷所言中肯。其《琴學問答》云：『韓詩「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琴之泛音也；「忽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大弦散音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闊地遠隨飛揚」，一弦徽外實音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小弦上准實音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强」，曲中精緊，達於極點時，以撥刺收音——唐人謂之「拍煞」也。句句皆詠彈琴，並將所彈全曲層次結構逐一寫出，使彈者指法精神活躍於紙上，千載而下，如聞其聲，可謂聽彈琴詩絕唱。』

△李賀《聽穎師彈琴歌》云：『請歌直請卿相歌，奉禮官卑復何益。』此言穎師彈琴畢，例請聽者爲作琴

歌。據此推測，韓愈右辭亦是爲穎師所作琴歌。

柳州羅池廟辭 並序

（上略）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　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　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　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　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錄《四部叢刊》本《昌黎先生集》三一。原文題《柳州羅池廟碑》。今據文擬題如右。

△原注：『蕉黃』一作『蕉葉黃』，一作『蕉子黃』；『秋鶴與飛』一作『秋與鶴飛』。又於『兩旗』上注：『湖湘土人云：柳人迎神，其俗以一船兩旗置木馬偶人於舟，作樂而導之，登岸而趨於廟。』於『秔

稌』句中注：『秔』，古行切，或作『粳』；『稌』，徒古切，稻也。

△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録右辭。其『解題』曰：『柳州羅池廟，在唐嶺南道柳州馬平縣，又稱柳侯祠，是穆宗長慶二年當地人民爲紀念柳宗元所建的廟宇。柳宗元於憲宗元和十年任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死於柳州。此廟建成後，韓愈爲撰《柳州羅池廟碑》，詩就附在碑文的後面。詩效《楚辭・九歌》體，作爲祭祀中迎神送神時歌唱之用。它不僅描繪了南方祭神的風俗，富有濃厚的地方色彩，而且表達了當地人民對柳宗元的深切懷念。』

條山蒼

△此下二首録《全唐詩》三三八、三四五。

條山蒼。河水黄。浪波沄沄去。松柏在山岡。

△原題注：『中條山在黄河之西。』『浪波』一作『波浪』，『山岡』一作『高岡』。

△句法同北齊《上壽曲》，叶二仄韻。

苦寒歌

黄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周。　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

賢。冰食葛製神所憐。塡窗塞户愼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

△《全唐詩》注：「夜半」一作「半夜」，「節歲」一作「歲節」，「節歲聿其周」一作「歲聿不其周」。「神所憐」一作「誠可憐」。一說「君何愛」下有脫字。

△右辭以「歌」爲題，無擬古痕跡，或曾入歌。

張籍 十六首

正編録辭四首。

妾薄命

薄命婦。良家子。無事從軍去萬里。漢家天子葬四夷。護羌都尉裹屍歸。念君此行爲死別。對君裁縫泉下衣。與君一日爲夫婦。千年萬歲亦相守。君愛龍城征戰功。妾願青樓歡樂同。人生各各有所欲。詎得將心入君腹。

△録《樂府詩集》六二《雜曲歌辭》。《全唐詩》三八二於首句下注：「一作「薄命嫁得」。」如此，全首乃成齊言。又《全唐詩》「歡樂」作「歌樂」。

行路難

湘東行人長歎息。十年離家歸未得。弊裘羸馬苦難行。僮僕飢寒少筋力。君不見。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龍蟠泥中未有雲。不能生彼昇天翼。

△錄《樂府詩集》七一《雜曲歌辭》。《全唐詩》三八二注：「飢寒」一作「盡飢」。

促促詞

促促復促促。家貧夫婦歡不足。今年爲人送租船。去年捕魚在江邊。家中姑老子復小。自執吳綃輸稅錢。　家家桑麻滿地黑。念君一身空努力。乍教牛蹄團團羊角直。君身長在應不得。

△錄《樂府詩集》九一《新樂府辭》。《全唐詩》三八二「乍教」作「願教」，「長在」作「常在」；又注：「在江邊」一作「向江邊」。

△前列李益《促促曲》，爲「五五五五七七」辭式。

節婦吟　寄東平李司空師道

△此下四首均録《樂府詩集》九五《新樂府辭》。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題下『寄東平』云云原略，從《全唐詩》三八二補。

山頭鹿

山頭鹿。角芟芟。尾促促。貧兒多租輸不足。夫死未葬兒在獄。旱日熬熬蒸野岡。禾黍不收無獄糧。縣家惟憂少軍食。誰能令爾無死傷。

△《全唐詩》注：一本『角』上有『雙』字，即謂合二、三兩句爲七言一句，未免削弱辭調雜言性。《全唐詩》又注：『收』一作『熟』。

各東西

遊人別。一東復一西。出門相背兩不返。惟信車輪與馬蹄。道路悠悠不知處。山高海闊誰辛苦。遠遊不定難寄書。日日空尋別時語。浮雲上天雨墮地。暫時會合終離異。我今與子非一身。安得死生不相棄。

△『各東西』乃原題。《全唐詩》注：一本題下有『言』字，謂原題作『各東西言』。

雀飛多

雀飛多。觸網羅。網羅高樹顛。汝飛蓬蒿下。勿復投身網羅間。粟積倉。禾在田。巢之雛。望其母來還。

△以上三首，皆以三言起句，乃仿民歌。

牧童詞

△此下九首録《全唐詩》。《賦花》一首録卷三八六，餘見卷三八二。

遠牧牛。繞村四面禾黍稠。陂中飢烏啄牛背。令我不得戲壠頭。　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犢時向蘆中鳴。隔堤吹葉應同伴。還鼓長鞭三四聲。　牛牛。食草莫相觸。官家截爾頭上角。

△末片用第二人稱，「牛」字二呼，頗具表演特色。

朱鷺曲

翩翩兮朱鷺。來泛春塘棲緑樹。　羽毛如翦色如染。遠飛欲下雙翅斂。避人引子入深塹。動處水紋開灩灩。　誰知豪家網爾軀。不如飲啄江海隅。

△盛唐屢用此格——五言一句，七言七句。

△題原作「朱鷺」，注：「一本有『曲』字。」

寄菖蒲吟

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頭青面如雪。逢人寄君一絳囊。書中不得傳此方。君能來作棲霞侶。與君同入丹玄鄉。

△《全唐詩》題作『寄菖蒲』，注：『一本有「吟」字。』據此改題如右。

樵客吟

上山採樵選枯樹。深處樵多出辛苦。秋來野火燒櫟林。枝柯已枯堪採取。斧聲坎坎在幽谷。採得齊梢青葛束。日西待伴同下山。竹擔彎彎向身曲。共知路傍多虎窟。未出深林不敢歇。村西地暗狐兔行。稚子叫時相應聲。採樵客。莫採松與柏。松柏生枝直且堅。與君作屋成家宅。

△原注：『窟』一作『穴』。

△七言凡十二句，後始見雜言，中晚唐已有三調。

春水曲

鴨鴨．觜唼唼．青蒲生．春水狹．蕩漾木蘭船．中有雙少年．少年醉．鴨不起．

雲童行

雲童童．白龍之尾垂江中．今年天旱不作雨．水足牆上有禾黍．

△此與《白鼉鳴》辭皆擬農謠．《白鼉鳴》見正編卷五．

長塘湖

長塘湖．一斛水中半斛魚．大魚如柳葉．小魚如針鋒．水濁誰能辨真龍．

△以上二首，同以『三七』起句，首句言題．

賦花

白樂天分司東洛，朝賢悉會興化亭送別，酒酣，各賦一字至七字詩，以題爲韻。

花。花。落早。開賒。對酒客。興詩家。能迴遊騎。每駐行車。宛宛清風起。茸茸麗日斜。且願相留歡洽。惟愁虛棄光華。明年攀折知不遠。對此誰能更歎嗟。

△說詳上列令狐楚《賦山》詩後。

送遠曲

吴門向西流水長。水長柳暗煙茫茫。行人送客各惆悵。話離敍別傾清觴。　吟絲竹。鳴笙簧。酒酣性逸歌猖狂。行人告我掛帆去。此去何時返故鄉。　殷勤振衣兩相囑。世事近來還淺促。願君看取吴門山。帶雪經春依舊綠。　行人行處求知親。送君去去徒酸辛。

△右辭題『曲』，又有『吟絲竹，歌笙簧，酒酣性逸歌猖狂』句，故疑爲歌辭。張籍另有一首《送遠曲》，乃七言八句，辭云『山邊飲酒歌別曲』，亦應是歌辭。

歐陽詹 三首

字行周，泉州晉江人。貞元八年登進士第。畢關試，薄游太原，悅樂籍中女，瀝泣而別。尋除國子四門助教。後得太原女絶筆詩，一慟而卒，年四十餘。

有所恨 二章 並序

△此下三首錄《全唐詩》三四九。

《有所恨》，由故人馬紲死而興也。予待試京師六年，與馬生相知者四秋。性與情相合也，衣與食相同也。予及第，歸覲故園，自別來，無憶不至於懷襟，無想不至於姿容，願一促膝，懇如也。昨既至止，馬生且疾。巫者忌以見人，曰：「不見即愈，見即害。」遂忍即見，庶以求見。忍者五日，馬生云亡。噫！故人也，昔越萬里，猶求見焉；惑乎一言，蔽乎一垣，而死生以之。死生之道，千秋之離也；五日之面，半旬之歡也。尚可半旬之歡不就，而卒甘千秋之離，一恨也！又與生別，摻執都門，生脫紫羅半臂曰：「即日相去秦吳，聊以爲憶。」予貧也，素乏衣服，不暇藏篋笥，聊綿在身，一年間，同弊帛以棄。所以新而輕著、故而不留者，予實未衰，馬其方少爾，斯謂日相與也，所留何止在茲乎！今人既往，所

贈又造次而亡之，二恨也。——申二恨，爲《有所恨》二章云。

相思君子。吁嗟萬里。亦既至止。曷不覯止。本不信巫。謂巫言是履。在門五日。如待之死。有所恨兮。

相思遺衣。爲憶以貽。亦既受止。曷不保持。本不欺友。謂友情是違。隔生之贈。造次亡之。有所恨兮。

△以上二首格調相同。

智達上人水精念珠歌

水已清。清中不易當其精。精華極。何宜更復加磨拭。良工磨拭成貫珠。泓澄洞澈看如無。星輝月耀莫之逾。駭雞照乘徒稱殊。上人念佛泛貞諦。一佛一珠以爲計。既指其珠當佛身。亦欲珠明佛像智。咨董母。訪朱公。得之玓瓅羣奇中。龍龕鷲嶺長隨躬。朝自守持纖掌透。夜來月照紅絲空。窮川極陸難爲寶。孰說琿璪將瑪瑙。連連寒溜下陰軒。熒熒泫露垂秋草。皎晶晶。彰煌煌。陸離電爍紛不常。凌眸暈目生光芒。我來借問修行術。數日殷勤美茲物。上人視日授微言。心靜如斯即諸佛。

△七片乃按聲分。第三片末三字疑應作『像佛智』。第四片、六片皆以三言一句起，合於佛讚常式。

△涉念珠之辭甚多，正編卷十一失名氏《無相珠》聯章後有考略。

柳宗元 十首

字子厚，河東人。生於代宗大曆八年（七七三），卒於憲宗元和十四年（八一九）。貞元九年登進士第，十二年登博學宏詞科，十九年爲監察御史，擢尚書、禮部員外郎。因附王叔文，永貞元年貶永州司馬。元和中，刺柳州。

鐃歌鼓吹曲 七首

△此下七首錄《樂府詩集》二〇《鼓吹曲辭》。原共十二首，餘五首齊言。右題據《全唐詩》。《樂府》作《唐鼓吹鐃歌》。

△《樂府詩集》小序云：『唐鼓吹鐃歌十二曲，柳宗元作以紀高祖、太宗功德及征伐勤勞之事：一曰《晉陽武》，二曰《獸之窮》，三曰《戰武牢》，四曰《涇水黃》，五曰《奔鯨沛》，六曰《苞枿》，七曰《河右平》，八曰《鐵山碎》，九曰《靖本邦》，十曰《吐谷渾》，十一曰《高昌》，十二曰《東蠻》。按此諸曲，史書不載，疑宗元私作而未嘗奏，或雖奏而未嘗用，故不被於歌，如何承天之造宋曲云。』

△《全唐詩》三五〇題後有表一篇，云：『臣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受食府廩，竊活性命，得視息，無

治事。時恐懼小閒，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伏惟漢魏以來，代有鐃歌鼓吹詞，唯唐獨無有。臣爲郎時，以太常聯禮部，嘗闚鼓吹署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攷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漢歌辭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具。今臣竊取晉魏義，用漢篇數，爲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爲容。……謹冒死上。』

△以下諸題下小序，乃《全唐詩》原題，《樂府》所載者較繁，不備録。辭後注文中所言『辭後曰』云云，亦據《全唐詩》。

獸之窮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爲《獸之窮》第二。

獸之窮。奔大麓。天厚黃德。狙獷服。甲之櫜。弓弭矢箙。皇旅靖。敵逾蹙。自亡其徒。匪予戮。屈讎猛。虔慄慄。縻以尺組。啗以秩。黎之陽。土茫茫。富兵戎。盈倉箱。乏者德。莫能享。驅豺兕。授我疆。

△辭後曰：『右《獸之窮》，二十二句：十八句句三字，四句句四字。』按三字、四字二句相連者，若上四下三，實爲七言句，如『天厚黃德狙獷服』、『自亡其徒匪予戮』等是。而作者必分作四言、三言二句，

咨有聲樂關係，故仍之，下同。《柳河東集》凡此皆斷作七言。

△《全唐詩》三五〇注：「贇」與「暴」同，「享」叶「香」。

戰武牢

太宗師討王充，竇建德助逆。師奮擊武牢下，擒之，遂降充，爲《戰武牢》第三。

戰武牢。動河朔。逆之助。圖掎角。怒鷇麛。抗喬嶽。翹萌牙。傲霜雹。王謀內定。申掌握。鋪施芟夷。二主縛。憚華戎。廓封略。命之瞢。卑以斮。歸有德。唯先覺。

△辭後曰：「右《戰武牢》，十八句：十六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全唐詩》注：「縛」一作「鏄」，「瞢」母亘切。

涇水黃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爲《涇水黃》第四。

涇水黃。隴野茫。負太白。騰天狼。有鳥鷙立。羽翼張。鉤喙決前。鉅趯傍。怒飛飢嘯。翾不可當。老雄死。子復良。巢岐飲渭。肆翱翔。頓地紘。提天綱。列缺掉幟。

招摇耀鋩。鬼神來助。夢嘉祥。腦塗原野。魄飛揚。星辰復。恢一方。

△辭後曰：『右《涇水黄》，二十四句：十五句句三字，九句句四字。』

△《全唐詩》注：『鉅』一作『距』，『趯』音惕，『翾』音宣。《全唐詩》卷一『樂府』内，『魄』作『魂』。

奔鯨沛

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爲《奔鯨沛》第五。

奔鯨沛。盪海垠。吐霓翳日。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受以神柄。推元臣。手援天矛。截修鱗。披攘蒙霿。開海門。地平水静。浮天根。羲和顯耀。乘清氛。赫炎溥暢。融大鈞。

△辭後曰：『右《奔鯨沛》，十八句：十句句三字，八句句四字。』

△《全唐詩》注：『霿』，武賦切。又『樂府』内『天根』作『天垠』。

苞枿

梁之餘，保荆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爲《苞枿》第六。

苞枿黷矣。惟根之蟠。彌巴蔽荆。負南極以安。曰我舊梁氏。緝綏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完。聖人作。神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衆。投跡死地。謀猷縱。化敵爲家。慮則中。浩浩海裔。不威而同。係縲降王。定厥功。澶漫萬里。宣唐風。蠻夷九譯。咸來從。凱旋金奏。象形容。震赫萬國。罔不襲。

△辭後曰：『右《苞枿》，二十八句：十六句句四字，三句句五字，九句句三字。』

△《全唐詩》注：『枿』，牙葛、牙結二切，伐餘木也。『黷』音隊，『曰』音聿，『襲』音恭。又『樂府內『緝』作『輯』。茲依韻分片，原本未分。

河右平

李軌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爲《河右平》第七。

河右澶漫。頑爲之魁。王師如雷震。崐崙以頹。上聾下聰。驁不可迴。助讎抗有德。

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萬室蒙其仁。一夫則病。濡以鴻澤。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於理。物咸遂厥性。

△辭後曰：『右《河右平》，十八句：十一句句四字，五句句五字，二句句三字。』茲依韻分片，原本未分。

鐵山碎

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彊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於廟，爲《鐵山碎》第八。

鐵山碎。大漠舒。二虜勁。連穹廬。背北海。專坤隅。歲來侵邊。或傳於都。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降魁渠。窮竟窟宅。斥余吾。百蠻破膽。邊氓蘇。威武輝耀。明鬼區。利澤彌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手。惟帝之謨。

△辭後曰：『右《鐵山碎》，二十二句：十一句句三字，九句句四字，二句句五字。』

△《全唐詩》注：『斥』一作『并』，『輝』一作『燀』。

楊白花

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鴉起。

△錄《樂府詩集》七三《雜曲歌辭》。《全唐詩》三五三載此，注：「秋」一作「林」。

△《楊白花》爲北魏樂府，作者雖用其名，詠其事，格調乃自創。

行路難 二首

△二首錄《樂府詩集》七一《雜曲歌辭》。原共三首，末首齊言。

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跳踉北海超崑崙。披霄決漢出沆漭。瞥裂左右遺星辰。須臾力盡道渴死。狐鼠蜂蟻爭噬吞。北方竫人長九寸。開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飲食滴與粒。生死亦足終天年。睢盱大志少成遂。坐使兒女相悲憐。

△《全唐詩》三五三「少成遂」作「小成遂」。

虞衡斤斧羅千山。工命採斫杙與椽。深林土翦十取一。百牛連鞅摧雙轅。萬圍千

尋妨道路。東西蹶倒山火焚。遺餘毫末不見保。躪躒磵壑何當存。羣材未成質已天。突兀崢嶸空岩巒。柏梁天災武庫火。匠石狼顧相愁寃。君不見。南山棟梁益稀少。愛材養育誰復論。

△《全唐詩》注：『杙』音弋。又『躪躒』作『躪躒』。

劉禹錫 八首

正編録辭十首。

白鷺兒

△此下八首録《全唐詩》三五六。

白鷺兒。最高格。毛衣新成雪不敵。衆禽喧呼獨凝寂。孤眠芊芊草。久立潺潺石。前山正無雲。飛去入遥碧。

九華山歌 並引

九華山，在池州清陽縣西南，九峰競秀，神采奇異。昔予仰太華，以爲此外無奇，愛女几荆山，以爲此外無秀。及今年見九華，始悼前言之容易也。惜其地偏且遠，不爲世所稱，故歌以大之。

奇峰一見驚魂魄。意想洪鑪始開闢。疑是九龍夭矯欲攀天。忽逢霹靂一聲化爲石。不然何至今。悠悠億萬年。氣勢不死如騰仚。　　雲含幽兮月添冷。月凝暉兮江漾影。結根不得要路津。迥秀長在無人境。　　軒皇封禪登雲亭。大禹會計臨東溟。乘樏不來廣樂絶。獨與遠鳥愁青熒。　　君不見。敬亭之山黃索漠。兀如斷岸無棱角。宣城謝守一首詩。遂使聲名齊五岳。　　九華山。九華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籍甚乎人間。

△《全唐詩》注：『仚』音蹻，輕舉貌，一音嫣；『樏』，力最反，山行具；『黃索漠』一作『廣索漠』；『謝守』一作『謝朓』。

△右辭以『三三七七』結，用九言，用『兮』字，用『君見不』，綜合數種雜言歌辭成式，頗見特色。

憶春草

憶春草。處處多情洛陽道。金谷園中見日遲。銅駝陌上迎風早。　河南大尹頻出難。只得池塘十步看。府門閉後滿街月。幾處遊人草頭歇。　館娃宮外姑蘇臺。鬱鬱芊芊撥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子裙裾曾拂來。

△原注：『春草，樂天舞妓名。』

△白居易《與劉蘇州書》云：『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已下五六章。』蓋作於一時。二首皆以三言起句，呼題，似合同一歌調。見下一首。

樂天寄憶舊遊因作報白君以答

報白君。別來已渡江南春。江南春色何處好。燕子雙飛故官道。　春城三百七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丫頭小兒蕩畫槳。長袂女郎簪翠翹。　郡齋北軒卷羅幕。碧池逶迤繞畫閣。池邊綠竹桃李花。花下舞筵鋪彩霞。　吳娃足情言語黠。越客有酒巾冠斜。　坐中皆言白太守。不負風光向杯酒。酒酣襞牋飛逸韻。至今傳在人人口。

報白君。相思空望嵩丘雲。其奈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

△原注：『白君有妓，近自洛歸錢塘。』

△白居易所作《憶舊遊》亦是雜言，亦以『憶舊遊』三字起句，後接五言一句，七言十八句，內容爲憶蘇州妓樂。

兩如何詩謝裴令公贈別　二首

一言一顧重。重何如。今日陪遊清洛苑。昔年別入承明廬。

一東一西別。別何如。終期大冶再鎔鍊。願託扶搖翔碧虛。

△『裴令公』即裴度。

△二辭格調相同。又《舊唐書·裴度傳》云：『（大和）九年十月，進位中書令。……度視事之隙，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故疑右二辭爲歌辭。

同留守王僕射各賦春中一物從一韻至七

鶯。能語。多情。春將半。天欲明。始逢南陌。復集東城。林疎時見影。花密但聞

聲。管中綠吹短笛。樓上來定哀箏。千門萬户垂楊裏。百囀如簧煙景晴。

歎水別白二十二

水。至清。盡美。從一勺。至千里。利人利物。時行時止。道性净皆然。交情淡如此。君遊金谷隄上。我在石渠署裏。兩心相憶似流波。潺湲日夜無窮已。

△原題注：『一韻至七韻。』此『一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體辭，或稱『一韻至七』，見前首；亦稱『一字至七字詩』，見令狐楚《賦山》。白居易亦有此體辭。

盧仝 十首

濟源人，號玉川子。生於德宗貞元中（七九六左右），卒於文宗大和九年（八三五）。隱少室山。徵諫議，不起。詩文爲韓愈所重。終罹王涯『甘露之難』。

有所思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娟娟姮

娥月。三五盈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不見心斷絕。　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　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弦絕無知音。　美人兮美人。不知爲暮雨兮爲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

△錄《樂府詩集》一七《鼓吹曲辭》。次片首句開端原有『天涯』二字，次句『三五』下原有『二八』二字。《全唐詩》三八八注：一本無此四字，茲從之，以表現雜言。又『姮』原作『常』，此從《全唐詩》。

樓上女兒曲

誰家女兒樓上頭。指麾婢子掛簾鉤。林花撩亂心之愁。捲卻羅袖彈箜篌。　箜篌歷亂五六弦。羅袖掩面啼向天。相思弦斷情不斷。落花紛紛心欲穿。　心欲穿。憑闌干。相憶柳條綠。相思錦帳寒。直緣感君恩愛一回顧。使我雙淚長珊珊。　我有嬌靨待君笑。我有嬌蛾待君掃。鶯花爛熳君不來。及至君來花已老。心腸寸亂誰得知。玉階冪歷生青草。

△錄《樂府詩集》九一《新樂府辭》。前後七言四句至六句，中間雜言『三三五五九七』言。

△以上二首之轉片，均運用頂針續麻法。

送尉遲羽之歸宣州

△此下八首録《全唐詩》三八七、三八八、三八九。

君歸乎。君歸興不孤。謝脁澄江今夜月。也應憶着此山夫。

△調同韓愈《莫辭酒》二首。

訪含曦上人

三入寺。曦未來。轆轤無人井百尺。渴心歸去生塵埃。

△用佛讚常調。

小婦吟

小婦欲入門。隈門匀紅妝。大婦出門迎。正頓羅衣裳。門邊兩相見。笑樂不可當。夫子於傍聊斷腸。小婦哆嗻上高堂。開玉匣。取琴張。陳金罍。酌滿觴。願言兩相

樂。永與同心事我郎。夫子於傍剩欲狂。　珠簾風度百花香。翠帳雲屏白玉牀。啼鳥休啼花莫笑。女英新喜得娥皇。

△六朝樂府有《三婦艷》，均爲五言，大都六句，作法篇篇一律。右辭則五言、七言、雜言錯綜成文，敍事抒情，神采飛揚。以『吟』爲題，又似入調。故錄。

秋夢行

客行一夜秋風起。客夢南遊渡湘水。湘水泠泠徹底清。二妃怨處無限情。　娥皇不語啓嬌靨。女英目成轉心悁。長眉入鬢何連娟。肌膚白玉秀且鮮。徘徊共詠東方日。沈吟再理南風弦。　聲斷續。思綿綿。中含幽意兩不宣。殷勤纖手驚破夢。中宵寂寞心悽然。　心悽然。腸亦絕。寐不寐兮玉枕寒。夜深夜兮霜似雪。鏡中不見雙翠眉。臺前空掛纖纖月。　纖纖月。盈復缺。娟娟似眉意難訣。願此眉兮如此月。千里萬里光不滅。

△前二片七言四句與六句，後三片皆雜言，各三言二句，七言二句至四句，且作連環格。

直鈎吟

初歲學釣魚。自謂魚易得。三十持釣竿。一魚釣不得。人鈎曲。我鈎直。哀哉我鈎又無食。文王已没不復生。直鈎之道何時行。

感古

君莫以富貴輕忽他年少。聽我暂話會稽朱太守。正受凍餓時。索得人家貴傲婦。讀書書史未潤身。負薪辛苦胝生肘。謂言琴與瑟。糟糠結長久。不分殺人羽翮成。臨臨冲天婦嫌醜。　其奈一朝太守振羽儀。鄉閭晝行衣錦衣。哀哉舊婦何眉目。新壻隨行向天哭。寸心金石徒爾爲。杯水庭沙空自覆。　乃知愚婦人。妒忌陰毒心。唯救眼底事。不思日月深。等閒取羞死。豈如甘布衾。

△『感古』原有四首，餘三首皆齊言。

△原注，『醜』韻下缺七字。按，玆作不缺，並無不可。『臨臨』俟校。上句曰『殺人』，亦未安。

△右辭曰『聽我暂話』，似講唱辭。

思君吟

我思君兮河之壖。我爲河中之泉。君爲河中之青天。　天青青。泉泠泠。泉含青天天隔泉。我思君兮心亦然。　心亦然。此心復在天之側。我心爲風兮淅淅。君身爲雲兮冪冪。此風引此雲兮雲不來。此風此雲兮何悠哉。與我身心雙徘徊。

△原題作《思君吟寄□□生》，注：『題缺二字。』

送好約法師歸江南

杯度度一身。法度度萬民。爲報江南三二日。這回應見雪中人。

△與隋侯氏《一點春》、顧況《春草謡》等同調。

△盧仝喜作雜言，其遊戲筆墨，句法恣肆，如文如話，常謂之『走筆』。長篇雜言詩竟至於一千八百九十字者。凡此不宜入歌之雜言，本集未録。

薛　韞　一首

《唐才子傳》二作薛緼，《又玄集》下作蔣蘊，注：「彥輔之孫。」《全唐詩》七九九注：韞一作蘊，薛一作蔣。字馥，彥輔孫女。按彥輔爲元暧子，《舊唐書·薛播傳》云：「元暧終於隰城丞，其妻濟南林氏，丹陽太守洋之妹，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元暧卒後，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雲及播兄據、揔，並早孤幼，悉爲林氏所訓導，以至成立，咸致文學之名。開元、天寶中二十年間，彥輔、據等七人並舉進士，連中科名，衣冠榮之。」據此，薛韞應是中唐人。

贈鄭女郎古意

昨夜巫山中。失卻陽臺女。朝來香閣裏。獨伴楚王語。　艷陽的的河洛神。珠簾繡户青樓春。能彈箜篌弄纖指。愁煞門外少年子。笑開一面紅粉粧。東園幾樹桃花死。　朝理曲。暮理曲。獨坐窗前一片玉。行也嬌。坐也嬌。見之令人魂魄銷。　堂前錦褥紅地爐。緑沉香榼傾屠蘇。解珮時時歇歌管。芙蓉帳裏蘭麝滿。晚起羅衣香不斷。滅燭每嫌秋夜短。

△録《又玄集》下。《又玄集》成於昭宗光化三年，集中之辭，自皆作於光化以前。

△《唐詩紀事》七九及《全唐詩》七九九皆將右辭析爲二首，首片四句題作《古意》，其餘爲一首，題作《贈鄭女郎》。《全唐詩》並於此題下注：「一作『鄭氏妹』。」又「旳旳」作「灼灼」，「魄」下注：「一作『暗』。」「滅燭」下注：「一作『燭滅』。」

△《古今圖書集成》「閨媛典」，刪去此辭前後齊言，專取雜言一片爲詞，未知所據爲何。

△右辭次片與末片同爲七言六句，亦歌辭格。

劉雲 二首

《又玄集》卷下題「女郎劉雲」，《樂府詩集》一七稱「唐劉氏雲」。《又玄集》列於薛濤名後，《唐詩紀事》列於薛濤前，今姑繫於此。

有所思

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登樓望君處。藹藹浮雲飛。　浮雲遮卻陽關道。向晚誰知妾懷抱。玉井蒼苔春院深。桐花落地無人掃。

△錄《樂府詩集》一七《鼓吹曲辭》。格調乃作者自創，《樂府詩集》一六至一九各卷所載《有所思》或《有所思篇》數十首之多，均無此格。

△《又玄集》前片末句作『迢迢蕭關道』，失韻；後片首二句作『掩淚向浮雲，誰知妾懷抱』，末句『地』作『盡』。《全唐詩》八〇一悉同。

婕妤怨

君恩不可見。妾豈如秋扇。秋扇尚有時。妾身永微賤。莫言朝花不復落。嬌容幾奪昭陽殿。

△録《樂府詩集》四三《相和歌辭》。《婕妤怨》原爲唐代樂府新題，而諸作皆五、七言絶律，雜言惟此一首。《全唐詩》八〇一所載同。

張　琰　一首

韋莊《又玄集》下，有『女郎張琰』《春詞》一首，齊言。《樂府詩集》稱『張氏琰』，《全唐詩》於張琰《銅雀臺》題下注：『一作張瑛詩。』按《又玄集》列張琰於薛韞與薛濤之間。今姑繫於此。

銅雀臺

君王冥寞不可見。銅雀歌舞空徘徊。西陵嘖嘖悲宿鳥。空殿沉沉閉青苔。青苔無人跡。紅粉空相哀。

△録《樂府詩集》三一《相和歌辭》。同題之辭作雜言者，僅瑛此首。

△《全唐詩》八〇一中此辭兩屬：先屬張瑛，首句『寞』作『漠』，第四句『空』作『高』，末句『相』作『自』；後屬張瑛，又注：『張瑛』一作『張英』，《銅雀臺》一作張瑛詩』。

常浩 一首

《唐詩紀事》七九稱『倡妓常浩』，列於薛蘊前。按唐代女妓脱離掖庭、教坊、私家府第而成自由職業，乃在安史之亂後始多見。今姑繫常浩於中唐。浩有《贈盧夫人》詩。《寄遠》一首則言十年不忘別，此種情愫，中唐妓中每有之。

寄遠

年年二月時。十年期別期。春風不知信。軒蓋獨遲遲。　今日無端捲珠箔。始見庭花復零落。人心一往不復歸。歲月來時未嘗錯。　可憐熒熒玉鏡臺。塵飛冪冪幾時開。卻念容華非昔好。畫眉猶自待君來。

△錄《全唐詩》八〇二。五言四句、七言八句調，先見於丁仙芝《餘杭醉歌》。高適、岑參、李嘉祐、錢起等相繼用之。

梁瓊　一首

《唐才子傳》二『李季蘭』條中列於常浩之前。辭云：『曾侍荆王枕席處』、『憶得此中與君別』，亦與常浩《寄遠》辭意相近。今姑繫於此。

宿巫山寄遠人

巫山雲。巫山雨。朝雲暮雨無定所。　南峰忽暗北峰晴。空裏仙人語笑聲。曾侍荆

王枕席處。直至如今如有靈。　春風滄滄白雲閒。驚湍流水響千山。一夜此中對明月。憶得此中與君別。　感物情懷如舊時。君今渺渺在天涯。曉看襟上淚流處。點點血痕猶在衣。

△錄《全唐詩》八〇一。原注：『荆王』一作『君王』。

胡伯崇 一首

號昆陵子，貞元、元和間人。貞元二十年，日本僧空海入唐，元和元年還國，其間曾與伯崇交往，有詩贈答。

贈釋空海歌

說四句。演毘尼。凡夫聽者盡歸依。天假吾師多伎術。就中草聖最狂逸。　不可得。難再見。下闕

△錄日僧真濟《徧照發揮性靈集序》，載《日本古典文學大系》七一册。《全唐詩逸》卷中亦載之，缺末二句。

△辭用佛讚歌調。

李賀　二十五首

正編録辭七首。

艾如張

錦襜褕。繡襠襦。强飲啄。哺爾雛。隴東卧穟滿風雨。莫信龍媒隴西去。齊人織網如素空。張在野春平碧中。網絲漠漠無形影。誤爾觸之傷首紅。艾葉綠花誰剪刻。中藏禍機不可測。

△録《樂府詩集》一六《鼓吹曲辭》。原注：『信』一作『逐』。第三、四兩句原作『强强飲啄哺爾雛』一句，《全唐詩》一七『樂府雜曲』內注：『《集》無下「强」字。』又注：『齊人』一作『齊人』，『野春』一作『野田』。《全唐詩》三九三內，『龍』作『籠』，『野春』作『野田』。

上之回

上之回。大旗喜。懸虹彗。撻鳳尾。劍匣破。舞蛟龍。蚩尤死。鼓逢逢。天高慶雷齊

墜地。地無驚煙海千里。

△錄《樂府詩集》一六《鼓吹曲辭》。『天』原作『大』，從《全唐詩》三九三。『彗』，《全唐詩》作『雲』。

巫山高

碧叢叢。高插天。大江翻瀾神曳煙。楚魂尋夢風颸然。曉風飛雨生苔錢。瑤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墜紅濕雲間。

△錄《樂府詩集》一七《鼓吹曲辭》。原注：『高』一作『齊』，『颸』一作『颯』，『間』一作『端』。《全唐詩》又注：『插』一作『撐』。

將進酒

瑠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屏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錄《樂府詩集》一七《鼓吹曲辭》，《全唐詩》注：『屏』一作『幃』，『香』一作『春』，『醉』一作『歸』。

日出東南隅行

白日下崑崙。發光如舒絲。徒照葵藿心。不見遊子悲。折折黃河曲。日從中央轉。暘谷耳曾聞。若木眼不見。奈何鑠石。胡爲銷人。羿彎弓屬矢。那不中。足令久不得奔。詎教晨光夕昏。

△錄《樂府詩集》二八《相和歌辭》。原注：『眼不見』一作『不可見』。《全唐詩》題《日出行》，『奈何』作『奈爾』。又注：『令』下一本有『烏不得翔』四字。『久』一作『火』。

箜篌引

公乎公乎。提壺將焉如。屈平沉湘不足慕。徐衍入海誠爲愚。公乎公乎。牀有菅席盤有魚。北里有賢兄。東鄰有小姑。隴畝油油黍與葫。瓦甒濁醪蟻浮浮。黍可食。醪可飲。公乎公乎其奈居。被髮奔流竟何如。賢兄小姑哭嗚嗚。

△録《樂府詩集》二六《相和歌辭》。調即《公無渡河》。原注：「瓦甒」句一作「瓦瓶濁酒醪蟻浮」。《全唐詩》注：「葫」一作「禾」。

大堤曲

妾家住橫塘。紅紗滿桂香。青雲教綰頭上髻。明月與作耳邊璫。蓮風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脣。莫指襄陽道。綠浦歸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楓樹老。

△録《樂府詩集》四八《清商曲辭》。「紅紗」原作「紅沙」，據《全唐詩》二一改。又「妾食」一作「與客」。

上雲樂

飛香走紅滿天春。花龍盤盤上紫雲。三千宮女列金屋。五十弦瑟海上聞。大江碎碎銀沙路。嬴女機中斷煙素。斷煙素。縫衣縷。八月一日君前舞。

△録《樂府詩集》五一《清商曲辭》。原注：「宮女列金屋」一作「綵女別金屋」。「衣縷」原作「舞衣」，兹從《全唐詩》三九三。「大江」，《全唐詩》作「天江」，注：「江」一作「河」。

蘇小小歌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翦。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珮。油壁車。久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

△録《樂府詩集》八五《雜歌謡辭》。《全唐詩》題作《蘇小小墓》。注：『久』一作『少』。

月漉漉篇

月漉漉。波咽玉。莎青桂花繁。芙蓉別江木。粉態袷羅寒。雁羽鋪煙濕。誰能看石帆。乘船鏡中入。秋白鮮紅死。水香蓮子齊。挽菱隔歌袖。緑刺罥銀泥。

△録《樂府詩集》九五《新樂府辭》。《全唐詩》『咽』作『煙』。

△李賀擅雜言，《唐摭言》卷十云：『賀年七歲，以長短之制，名動京華。』其所作樂府詩，近半爲雜言。《新唐書》二〇三云其『樂府數十篇，云韶諸工皆合之弦管』。觀賀之《申胡子觱篥歌序》及《花游曲序》，可知此說不虛。以上《樂府詩集》所載者，應在『合之弦管』之列。此下十數首，雖未著入《樂府》，其調卻仍是『樂府』，故亦録入本集。

南山田中行

△此下十五首録《全唐詩》卷三九一至三九四。

秋野明。秋風白。塘水漻漻蟲嘖嘖。雲根苔蘚山上石。冷紅泣露嬌啼色。荒畦九月稻叉芽。蟄螢低飛隴逕斜。石脈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點松花。

△原注：『點』一作『照』。又『秋風』一作『秋色』。

春晝

朱城報春更漏轉。光風催蘭吹小殿。草細堪梳。柳長如線。捲衣秦帝。掃粉趙燕。日含畫幕。蜂上羅薦。平陽花塢。河陽花縣。越婦搘機。吳蠶作繭。菱汀繫帶。荷塘倚扇。江南有情。塞北無限。

△此調以四言爲主，七言爲輔，與正編卷二所載王勃《雜曲》相近。

△王琦《李長吉歌詩彙解》云：『此篇言同一春晝，而其中人地各有不同。「朱城報春」六句，是宮禁中之春晝；「日含畫幕」四句，是富貴家之春晝；「越婦搘機」四句，是田野間之春晝；至於「江南」，則爲

有情之春晝；「塞北」，則爲寂寥之春晝。景以人而異，時以地而殊，萬有不齊之致，正未易盡其形容。「無限」字稍晦，似爲歇後語，與本作「無恨」，更費解，而韻亦不叶，尤非。』

石城曉

月落大隄上。女垣棲烏起。細露濕團紅。寒香解夜醉。女牛渡天河。柳煙滿城曲。上客留斷纓。殘蛾鬥雙綠。春帳依微蟬翼羅。橫茵突金隱體花。帳前輕絮鶴毛起。欲說春心無所似。

△原注：『女牛』一作『石子』，『鶴』一作『鵝』。

△《彙解》云：『長吉此詩，專爲娼女曉起將別之況，故題曰《石城曉》，與樂府所傳《石城樂》一章不同。』

後園鑿井歌

井上轆轤牀上轉。水聲繁。弦聲淺。情若何。荀奉倩。城頭日。長向城頭住。一日作千年。不須流下去。

△荀奉倩荀即三國時人荀粲。其婦病亡，痛悼不已。右辭取荀粲之事與轆轤井架之喻言夫婦相配好合。辭之音

節則仿古歌謠。

榮華樂

鳶肩公子二十餘。齒編貝。脣激朱。氣如虹霓。飲如建瓴。走馬夜歸叫嚴更。徑穿複道遊椒房。襲裘金玦雜花光。玉堂調笑金樓子。臺下戲學邯鄲倡。口吟舌話稱女郎。錦袪繡面漢帝旁。得明珠十斛。白璧一雙。新詔垂金曳紫光煌煌。　馬如飛。人如水。九卿六官皆望履。將迴日月先反掌。欲作江河唯畫地。　峩峩虎冠上切雲。竦劍晨趨凌紫氛。繡段千尋貽皂隸。黃金百鎰貺家臣。　十二門前張大宅。晴春煙起連天碧。金鋪綴日雜紅光。銅龍齧環似爭力。　瑤姬凝醉臥芳席。　海素籠窗空下隔。丹穴取鳳充行庖。玃玃如拳那足食。　金蟾呀呀蘭燭香。　軍裝武妓聲琅璫。誰知花雨夜來過。但見池臺春草長。　嘈嘈弦吹匝天開。　洪崖簫聲繞天來。天長一矢貫雙虎。雲弝絕騁聒旱雷。　亂袖交竿管兒舞。　吳音綠鳥學言語。　能教刻石平紫金。解送刻毛寄新兔。　三皇后。七貴人。五十校尉二將軍。當時飛去逐彩雲。化作今日京華春。

△右辭二百八十六字，雜言部分偏在前半；儻析爲二章，則次章雜言性薄，無以自立，故仍之。

△原注：題一作『東洛梁家謠』；末片『三皇后』一作『三皇皇后』，連下句成七言，玆不取。

△姚文燮《昌谷集注》云：大曆中，元載爲相，驕橫荒淫；又元和朝李傛由賤入貴，專事結納固寵。賀因引梁家以譏之。

△此辭曰『樂』，曰『謠』，宜有聲。內容多敘洛陽聲樂舞戲之盛況，爲研究唐代伎藝者所重。《全唐詩》題注云云，殆謂此辭曾歌於洛陽梁家歟？

相勸酒

羲和騁六轡。晝夕不曾閒。彈烏崦嵫竹。 抶馬蟠桃鞭。蓐收既斷翠柳。青帝又造紅蘭。堯舜至今萬萬歲。數子將爲傾蓋間。 青錢白璧買無端。丈夫快意方爲歡。臛蠵臑熊何足云。會須鍾飲北海。箕踞南山。 歌淫淫。管愔愔。橫波好送雕題金。人生得意且如此。何用强知元化心。 相勸酒。終無輟。伏願陛下鴻名終不歇。子孫綿如石上葛。 來長安。車輧輧。中有梁冀舊宅。石崇故園。

△原注：首片『竹』一作『石』。又『晝夕』一作『晝夜』，『又造』一作『更造』，『來長安，車駢駢』一作『東洛長安車駢駢』。

瑤華樂

穆天子。走龍媒。八轡冬瓏逐天迴。五精掃地凝雲開。

高門左右日月環。四方錯鏤稜層殿。舞霞垂尾長盤珊。江澄海浄神母顏。施紅點翠照虞泉。曳雲拖玉下昆山。

列旆如松。張蓋如輪。金風殿秋。清明發春。八鑾十乘。矗如雲屯。瓊鍾瑤席甘露文。玄霜絳雪何足云。

薰梅染柳將贈君。

鉛華之水洗君骨。與君相對作真質。

△原注：『金風殿秋』一作『金風斂秋』。

公無出門

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斷人骨。嗾犬狺狺相索索。舐掌偏宜佩蘭客。帝遣乘軒災自息。玉星點劍黃金軛。

我雖跨馬不得還。歷陽湖波大如山。毒虬相視振金環。狻猊猰貐吐嚵涎。鮑焦一世披草眠。顏回廿九鬢毛斑。

顏回非血衰。鮑焦不違天。天畏遭銜齧。所以致之然。分明猶懼公不信。公看呵壁書問天。

△原注：「雪霜斷人骨」一作「雪風破人骨」。又「自息」一作「自滅」。
△姚文燮云：賀與韓愈友善，愈高才，然被謗數黜。賀亦命數偃蹇。賀當覯屈原之書壁問天，歎禍福之不足憑，而有此作。
△此調由上列《箜篌引》，即《公無渡河》古樂府來。

高軒過　韓員外愈皇甫侍御湜見過因而命作

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　二十八宿羅心胸。九精照耀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　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原注：「玲瓏」一作「冬瓏」，「隱耳」一作「隱隱」。「云是」二句雜言。一本作「東京才子文章公」，乃有意改雜爲齊也。又注：「九精照耀」一作「元精耿耿」。《唐摭言》一〇於次片「九精」句作「元精炯炯貫當中」，且列在「天無功」下。又「附」作「負」，「蛇作龍」作「蛇與龍」。
△《唐摭言》一〇云：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覽其文而詣門訪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命面賦一篇，目爲《高軒過》。王琦按：「元和三年，皇甫湜以陸渾尉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指陳時政之失，爲宰相李吉甫所惡，久之不調。其爲侍御必在此年之後。韓爲都官員外郎在元和四年，約其時長吉已弱冠矣。恐《摭言》七歲之説爲誤，否則此詩前一行十五字乃後人所增歟？」按琦説甚是。右辭已溯

言『東京』，應作於長安應舉東歸之時，即元和四年（八〇九），時韓愈方除都官員外郎，皇甫湜以監察御史巡按州縣至東都，賀二十歲。

呂將軍歌

呂將軍。騎赤兔。獨攜大膽出秦門。金粟堆邊哭陵樹。　北方逆氣污青天。劍龍夜叫將軍閒。將軍振袖揮劍鍔。玉闕朱城有門閣。榼榼銀龜搖白馬。傅粉女郎火旗下。恒山鐵騎請金槍。遙聞箙中花箭香。西郊寒蓬葉如刺。皇天新栽養神驥。厩中高桁排蹇蹄。飽食青芻飲白水。　圓蒼低迷蓋張地。九州人事皆如此。赤山秀鋌禦時英。綠眼將軍會天意。

△原注：『火旗』一作『大旗』，『新栽』一作『親栽』，『排』一作『挑』。

△王琦云：德宗、憲宗時，北方藩鎮互相盟結，逆氣污天，而志士棄置不用，龍劍空吼，神驥饑寒。將軍當會天意，徐俟國用。姚文燮則謂呂將軍指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之子田布。

休洗紅

休洗紅。洗多紅色淺。卿卿騁少年。昨日殷橋見。封侯早歸來。莫作弦上箭。

△『紅色淺』，一本《李賀集》作『紅色淡』。晉雜曲歌辭有《休洗紅》二首，同格調。其一云：『休洗紅，洗多紅色淡。不惜故縫衣，記得初按茜。人壽百年能幾何，後來新婦今爲婆。』右辭蓋擬其調也。

假龍吟歌

石軋銅杯。吟詠枯瘁。蒼鷹擺血。白鳳下肺。桂子自落。雲弄車蓋。木死沙崩惡谿島。阿母得仙今不老。窖中跳汰截清涎。隈壖卧水埋金爪。崖蹬蒼苔弔石髮。江君掩帳篔篔折。蓮花去國一千年。雨後聞腥猶帶鐵。

△原注：『鷹』一作『鸞』，『蒼苔』一作『蒼蒼』。

△王琦曰：『此篇因假龍吟而思及真龍，笑人於真龍則驅去之，好事者卻又寫其聲以娛人之聽聞。真者不好，而好者不真，寄慨之意深矣！』《全唐詩》八二一載皎然《戛銅椀爲龍吟歌》並序，言及當時人以銅器做龍吟事。

夜來樂

紅羅複帳金流蘇。華燈九枝懸鯉魚。麗人映月開銅鋪。春水滴酒猩猩沽。重一箧。香十株。赤金瓜子兼雜麩。五色絲。封青凫。阿侯此笑千萬餘。南軒漢轉簾影疎。桐林啞啞挾子烏。劍崖鞭節青石珠。白騧吹湍凝霜鬚。漏長送珮承明廬。倡樓嵯峨明月孤。新客下馬故客去。綠蟬秀黛重拂梳。

△原注：首句『流』一作『塗』；次片一本無『色』字，將連下作五言句；一本作『五色絲封青玉凫』七言句；末片『承明』一作『承胡』。

△調同白居易《短歌行》，韻略異。

河陽歌

染羅衣。秋藍難著色。不是無心人。爲作臺邛客。花燒中潬城。顏郎身已老。惜許兩少年。抽心似春草。今日見銀牌。今夜鳴玉讌。牛頭高一尺。隔坐應相見。月從東方來。酒從東方轉。觥船飫口紅。蜜炬千枝爛。

△原注：「臺邛」一作「臨邛」，「渾」音誕。又「借許」一作「昔許」。

△右辭中「銀牌」，乃唐官妓所佩物，刻名其上。「鳴玉謙」，謂鳴玉佩而佐謙。「牛頭」，即刻爲牛頭之酒卮。「觥船」，言酒觥之大者。「蜜炬」即蠟炬。姚文燮謂右辭爲賀過河陽，見向來所狎官妓而作。王琦則曰：「當是有客於河陽之人，年甲已過，風情不減，見少年官妓而愛戀者，長吉嘲調而作此詩歟？」今人葉葱奇《李賀詩注》則云：「這是賀重過河陽，見少年男子和官妓相暱，而自慨衰老的詩。……「不是無心人」和「顏郎身已老」等句，明是自慨的語氣。」

黃頭郎

黃頭郎。撈攏去不歸。南浦芙蓉影。愁紅獨自垂。　水弄湘娥珮。竹啼山露月。玉瑟調青門。石雲濕黃葛。　沙上蘼蕪花。秋風已先發。好持掃羅薦。香出鴛鴦熱。

△原注：「好持」一作「好待」，「鴛鴦」一作「鴛籠」。

△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見《漢書》顏師古注。此辭首片言遊子乘船而去，其婦於家中愁思。二、三片用環境之幽冷，襯托少婦愁思。

△以『黃頭郎』爲題，首章三字標其目。甚見民歌特色。

李程 一首

字表臣，隴西人。生於肅宗上元元年（七六一），卒於文宗開成二年（八三七）。貞元十二年狀元及第，登宏詞科。累闢使府。貞元二十年爲監察御史。元和十年爲兵部郎中，十三年出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敬宗即位，拜相。卒於山南東道節度使。

泉月之歌

月照泉兮泉涵月。泉潺湲兮月皎潔。波無魚兮清澄。月有蟾兮澄徹。覩碎璧於連漪。認明珠於圓折。信上善之可方。而智者之所悅。

△録《文苑英華》六《月照寒泉賦》。賦文云：「月經天而燭地，泉帶地而澄天。素波洞出，清影孤懸。氣涵浪於一色，輪照底而雙圓。圓如日麗，淨若霜凝。寶鏡出匣，玉壺開冰。搖清吹而灔灔，澹碧空而澄澄。度淺沙則清影邐漫，漱幽石則光波沸騰。又不可樂而瓢飲，飲以曲肱者也。客有爲續《泉月之歌》，歌曰：……。」

元稹　二十二首

正編録辭二首。

當來日大難行

當來日大難行。前有坂。後有坑。大梁側。小梁傾。兩軸相絞。兩輪相撐。大牛竪。小牛横。烏啄牛背。足跌力獰。　當來日大難行。太行雖險。險可使平。輪軸自撓。牽制不停。泥潦漸久。荆棘旋生。行必不得。不如不行。

△録《樂府詩集》三六《相和歌辭》。調名末「行」字原脱，辭詠「難行」，乃調名本意，「行」字不可少，據《全唐詩》四一八補。《全唐詩》列在稹和李餘「樂府古題」九首之内，「坂」作「阪」，「跌」作「趺」，「獰」作「儜」。

△《當來日大難行》由古《善哉行》來。《善哉行》古辭，每解四言四句，故稹右辭亦以四言十二句爲基調，至於入三言六句，又每片以六言呼題，乃本調所創。

俠客行

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我非竊賊誰夜行。白日堂堂殺袁盎。九衢草草人面青。　此客此心師海鯨。海鯨露背橫滄溟。海波分作兩處生。　分海減海力。俠客有謀。人不識測。三尺鐵蛇延二國。

△録《樂府詩集》六七《雜曲歌辭》，惟末片四句用《全唐詩》四一八，存其雜言面貌。《樂府詩集》作七言三句曰：『海鯨分海減海力，俠客有謀人莫測，三尺鐵蛇延二國。』

田家行

△此下三首録《樂府詩集》九三《新樂府辭》。《全唐詩》列在稹和劉猛『樂府古題』十首之内，《田家行》一首名《田家詞》。

牛吒吒。田确确。旱塊敲牛蹄趵趵。種得官倉珠顆穀。六十年來兵簇簇。日月食糧車轆轆。　一日官軍收海服。驅牛駕車食牛肉。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鑄耬犂作斤劚。姑舂婦擔。輸官不足歸賣屋。　願官早勝讎早覆。農死有兒牛有犢。不遣官軍糧不足。

△『牛肉』原誤『羊肉』，從《全唐詩》四一八。《全唐詩》『日月』作『月月』，『收得』作『攸得』，『耬犂』作『鋤犂』；『婦擔』下多『去輸官』三字，成七言句；『不遣』上多『誓』字，成八言句。又注曰：『趵』音『剥』，『耬』一作『鍬』。

憶遠曲

憶遠曲。郎身不遠郎心遠。沙隨郎飯俱在匙。郎意看沙那比飯。　水中畫字無字痕。君心暗畫誰會君。況妾事姑姑進止。身去門前同萬里。一家盡是郎腹心。妾似生來無兩耳。　妾身何足言。聽妾私勸君。君今夜夜醉何處。姑來伴妾自閉門。嫁夫恨不早。養兒將備老。妾自嫁郎身骨立。老姑爲郎求娶妾。妾不忍見。姑郎忍見。爲郎忍耐看姑面。

△次片『畫字』，《全唐詩》作『書字』。

夫遠征

趙卒四十萬。盡爲坑中鬼。趙王未信趙母言。猶點新兵更填死。填死之兵兵氣索。秦

彊趙破括敵起。括雖專命起尚輕。何況牽肘之人牽不已。坑中之鬼妻在營。髽麻戴絰鵝雁鳴。送夫之婦又行哭。哭聲送死非送行。夫遠征。遠征不必戍長城。出門便不知死生。

△稹《樂府古題序》有曰：『其或頗同古義（按指合詩題本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之類是也。』按《田家行》之作，先見於王建，《憶遠曲》之作，先見於張籍，均去稹辭之時不遠，均屬齊言，其雜言之格乃稹所創。至《夫遠征》之名之實，則均始於稹。按《田家行》以『三三七』起句，三言二句又用疊字；《憶遠曲》以三言起句，首句又呼其題；《夫遠征》則以末片首句作三言呼題，皆有民歌影響可見。今録此爲待考歌辭。其餘樂府辭，則不盡録。

有酒 十章

△此下十七首録《全唐詩》四〇四、四二〇、四二一、四二三。

有酒有酒雞初鳴。夜長睡足神慮清。悄然危坐心不平。浩思一氣初彭亨。澒洞浩汗真無名。胡不終渾成。胡爲沈濁以昇清。矗然分畫高下程。天蒸地鬱羣動萌。毛鱗裸介如孳嬰。嗚呼萬物紛已生。我可奈何兮。杯一傾。

有酒有酒東方明。一杯既進呑元精。尚思天地之始名。一元既二分濁清。地居方直天

體明。胡不八荒圢圢如砥平。胡山高屹崪海泓澄。胡不日車杲杲晝夜行。胡爲月輪滅缺星䁾盯。嗚呼不得眞宰情。我可奈何兮。杯再傾。有酒有酒兮湛淥波。飲將愉兮氣彌和。念萬古之紛羅。我獨慨然而浩歌。

歌曰。天耶。地耶。肇萬物耶。儲胥大庭之君耶。恍耶。忽耶。有耶。傳而信耶。久而謬耶。

文字生而羲農作耶。仁義別而聖賢出耶。炎始暴耶。蚩尤熾耶。軒轅戰耶。不得已耶。仁耶。聖耶。愍人之毒耶。

天蕩蕩耶。堯穆穆耶。豈其讓耶。歸有德耶。舜其貪耶。德能嗣耶。豈其讓耶。授有功耶。

禹功大耶。人戴之耶。益不逮耶。啓能德耶。家天下耶。榮後嗣耶。於後嗣之榮則可耶。於天下之榮其可耶。

嗚呼。遠堯舜之日耶。何棄舜之速耶。辛癸虐耶。湯武革耶。順天意耶。公天下耶。

威踵夏榮嗣。私其公耶。並建萬國。均其私耶。專征遞伐。鬥海內耶。秦掃其類。威定之耶。二代而隕。守不仁耶。漢魏而降。乘其機耶。短長理亂。繫其術耶。

堯耶。舜耶。終不可逮耶。將德之者不位。位者不逮其德耶。時耶。時耶。時其可耶。

我可奈何兮。一杯又進歌且歌。

△「歌曰」前之四韻皆叶，不可遽斷爲非歌辭。「歌曰」後，句句末字皆以「耶」字代韻，「歌曰」不然，故不可謂爲歌辭。故「歌曰」作偏行小字。下列《廟之神》亦然。

有酒有酒兮黯兮溟。仰天大呼兮。天漫漫兮高兮青。高兮漫兮。吾孰知天否與靈。取人之仰者。無乃在乎昭昭乎。曰與夫日星。何三光之並照兮。奄雲雨之冥冥。幽妖倏忽兮。水怪族形。黿鼉岸走兮。海若門鯨。河潰潰兮愈濁。濟翻翻兮不寧。蛇噴雲而出穴。虎嘯風兮屢鳴。污高巢而鳳去兮。溺厚地而芝蘭以之不生。葵心傾兮何向。松影直而孰明。人懼愁兮戴榮。天寂默兮無聲。嗚呼。天在雲之上兮。人在雲之下兮。又安能決雲而上征。嗚呼。即上征之不可兮。我奈何兮。杯復傾。

有酒有酒香滿尊。君寧不飲開君顏。豈不知君飲此心恨。君今獨醒誰與言。君寧不見颶風翻海火燎原。巨鼇唐突高餤延。精衛銜蘆塞海溢。枯魚噴沫救池燔。筋疲力竭波更大。鰭燋甲裂身已乾。有翼勸爾昇九天。有鱗勸爾登龍門。九天下視日月轉。龍門上激雷雨奔。螗蜋雖怒誰爾懼。鶡旦雖啼誰爾憐。摶空意遠風來壯。我可奈何兮。一杯又進消我煩。

有酒有酒歌且哀。江春例早多早梅。櫻桃桃李相續開。間以木蘭之秀香裴回。東風吹盡南風來。鶯聲漸澀花摧頹。四月清和艷殘卉。芍藥翻紅蒲映水。夏龍痛毒雷雨多。蒲葉離披艷紅死。紅艷猶存榴樹花。紫苞欲綻高筍牙。筍牙成竹冒霜雪。榴花落地還銷歇。萬古盈虧相逐行。君看夜夜當窗月。榮落虧盈可奈何。生成未徧

霜霰過。霜霰過兮復奈何。靈芝夐絕荆棘多。荆棘多兮可奈何。可奈何兮終奈何。秦皇堯舜俱腐骨。我可奈何兮。又進一杯歌復歌。

△原注：「復奈何」一作「無奈何」。

有酒有酒方爛漫。飲酣拔劍心眼亂。聲若雷砰目流電。醉舞翻環身眩轉。乾綱倒軋坤維旋。白日横空星宿見。一夫心醉萬物變。何況蚩尤之蹴蹋。安得不以熊羆戰。嗚呼。風后力牧得親見。我可奈何兮。又進一杯除健羨。

有酒有酒兮告臨江。風漫漫兮波長。渺渺兮注海。海蒼蒼兮路茫茫。彼萬流之混入兮。又安能分若畎澮淮河。與夫岷吴之巨江。味作鹹而若一。雖甘淡兮誰謂爾爲良。濟涓涓而縷貫。將奈何兮萬里之渾黃。鯨歸穴兮渤溢。鰲載山兮低昂。陰火然兮。衆族沸渭。颶風作兮。晝夜猖狂。顧千珍與萬怪兮。皆委潤而深藏。信天地之潴蓄兮。我可奈何兮。一杯又進兮包大荒。

有酒有酒兮日將落。餘光委照在林薄。陽烏撩亂兮屋上棲。陰怪跳趫兮水中躍。月争光兮星又繁。燒横空兮燄仍爍。我可奈何兮時既昏。一杯又進兮聊處廓。

有酒有酒兮再祝。祝予心兮何欲。欲天泰而地寧。欲人康而歲熟。欲鳳翥而鵷隨兮。欲龍亨而驥逐。欲日盛而星微兮。欲滋蘭而殲毒。欲人欲而天從。苟天未從

兮。我可奈何兮。一杯又進聊自足。

△以上十首，『有酒有酒雞初鳴』一類起句，類似杜甫《同谷歌》之『有客有客字子美』；『嗚呼萬物紛已生』、『嗚呼不得眞宰情』一類結句，又類似《同谷歌》之『嗚呼一歌兮歌已哀』、『嗚呼二歌兮歌始放』；然《有酒》十章句法更爲多變。其以進杯貫串十章，似表明歌於筵席，其歌爲徒歌。

廟之神

我馬煩兮釋我車。神之廟兮山之阿。予一拜而一祝。祝予心之無涯。涕汍瀾而零落。神寂默而無譁。

神兮。神兮。奈神之寂默而不言何。復再拜而再祝。鼓吾腹兮歌吾歌。

歌曰。今耶。古耶。有耶。無耶。福不自神耶。神不福人耶。巫爾惑耶。稔而誅耶。謁不得耶。終不可謁耶。

返吾駕而遵吾道。廟之木兮山之花。

△末片『花』韻與首片『車』『涯』『譁』等遥叶，敍祝神本末。中間二片，一吟祝，一歌祝。『理論』《謡歌》章論唱歎辭爲謡歌特徵及唱歎辭常與騷體結合，曾舉右辭爲例。

答子蒙

報盧君。門外雪紛紛。紛紛門外雪。城中鼓聲絶。强梁御史人覷步。安得夜開沽酒户。

△此答盧貞索酒之辭。貞之索辭，或先用此調，惜逸。

廳前柏

廳前柏。知君曾對羅希奭。我本顛狂耽酒人。何事與君爲對敵。爲對敵。洛陽城中花赤白。花赤白。囚漸多。花之赤白奈爾何。

△右二首皆元氏爲監察御史、分司東臺時作。元集中有《琵琶歌》，注曰：「此後並新題樂府。」約十首，此二首在内。「廳前柏」乃原題。

聽庾及之彈烏夜啼引

君彈《烏夜啼》。我傳樂府解古題。良人在獄妻在閨。官家欲赦烏報妻。烏前再拜淚如

雨。烏作哀聲妻暗語。後人寫出《烏啼引》。吴調哀弦聲楚楚。四五年前作拾遺。諫書不密丞相知。謫官詔下吏驅遣。身作囚拘妻在遠。歸來相見淚如珠。唯說閒宵長拜烏。君來到舍是烏力。妝點烏盤邀女巫。今君爲我千萬彈。烏啼啄啄淚瀾瀾。感君此曲有深意。昨日烏啼桐葉墜。當時爲我賽烏人。死葬咸陽原上地。

△原注：『解』去聲。

△右辭爲琴曲《烏夜啼》之發引之辭，宜入琴歌。

小胡笳引

桂府王推官出蜀匠雷氏金徽琴，請姜宣彈。

雷氏金徽琴。王君寶重輕千金。三峽流中將得來。明窗拂席幽匣開。朱弦宛轉盤鳳足。驟擊數聲風雨迴。哀笳慢指董家本。姜生得之妙思忖。泛徽胡雁咽蕭蕭。繞指轆轤圓衮衮。吞恨緘情乍輕激。故國關山心歷歷。潺湲疑是雁鸊鵜。砉騞如聞發鳴鏑。流宮變徵漸幽咽。別鶴欲飛猿欲絕。秋霜滿樹葉辭風。寒雛墜地烏啼血。哀弦已罷春恨長。恨長何恨懷我鄉。我鄉安在長城窟。聞君虜奏心飄忽。何

時窄袖短貂裘。臙脂山下彎明月。

△右爲琴曲《小胡笳》引辭，宜入琴歌。

賦茶

以題爲韻，同王起諸公送白居易分司東都作。

茶。香葉。嫩芽。慕詩客。愛僧家。碾雕白玉。羅織紅紗。銚煎黄蕊色。椀轉麴塵花。夜後邀陪明月。晨前命對朝霞。洗盡古今人不倦。將知醉後豈堪誇。

△右辭用「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定格，説詳令狐楚《賦山》後。《全唐詩》原題《一字至七字詩》，今援令狐楚等人例，題作《賦茶》。

紫躑躅

紫躑躅。滅紫攏帬倚山腹。文君新寡乍歸來。羞怨春風不能哭。我從相識便相憐。但是花叢不迴目。去年春別湘水頭。今年夏見青山曲。迢迢遠在青山上。山高水闊難容足。願爲朝日早相暾。願作輕風暗相觸。爾躑躅。我向通州爾幽

獨。可憐今夜宿青山。何年卻向青山宿。山花漸暗月漸明。月照空山滿山綠。山空月午夜無人。何處知我顏如玉。

△右辭以首句三言呼題，一韻到底，具民歌風格。稹雜言《山枇杷》、《樹上鳥》等同此。三首皆屬稹所謂『新題樂府』，『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詞雖歌體，其實卻未必歌。今不錄《山枇杷》、《樹上鳥》，僅存《紫躑躅》以見例。

白居易 三十二首

正編錄辭三十三首。

長安道

花枝缺處青樓開。艷歌一曲酒一杯。美人勸我急行樂。自古朱顏不再來。君不見。外州客。長安道。一回來。一回老。

△錄《樂府詩集》二三《橫吹曲辭》。『君不見』以下乃『美人』相勸之語，變作代言體，故別爲下片。

短歌行

曈曈太陽如火色。上行千里下一刻。出爲白晝入爲夜。圓轉如珠住不得。住不得。可奈何。爲君擧酒歌短歌。歌聲苦。詞亦苦。四座少年君聽取。今夕未竟明夕催。秋風纔往春風回。人無根蒂時不駐。朱顔白日相隳頽。勸君且强笑一面。勸君復强飲一杯。人生不得長歡樂。年少須臾老到來。

△録《樂府詩集》三〇《相和歌辭》。原作二首，次首齊言。《全唐詩》四三五『纔往』作『纔往』，『復强』作『且强』。又注：『可奈何』一作『無奈何』，『明夕』一作『明旦』。

△『四座』句說明辭可入講唱，用在歌場。

潛別離

不得哭。潛別離。不得語。暗相思。兩心之外無人知。深籠夜鎖獨棲鳥。利劍春斷連理枝。河水雖濁有清日。烏頭雖黑有白時。唯有潛離與暗別。彼此甘心無後期。

△録《樂府詩集》七二《雜曲歌辭》。『春』，《全唐詩》四三五作『舂』。

七德舞

美撥亂，陳王業也。

△此下十六首，録《樂府詩集》九七至九九《新樂府辭》。各題下小序，用《全唐詩》四二六、四二七。

△白氏『新樂府』五十篇，自序謂『篇無定句，句無定字』，遂悉爲雜言；又謂『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遂多爲歌辭體。説詳『理論』。兹取其辭式較豐、體調較順者十六首。元稹同題之作，以『即事名篇』、『刺美見事』爲旨，又不『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遂少雜言歌辭體。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樂終稽首陳其事。

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黄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

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遺骸散帛收。飢人賣子分金贖。魏徵夢見子夜泣。張謹哀聞辰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來歸獄。

翦鬚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含血吮瘡撫戰士。思摩奮呼乞効死。則知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

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祚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四片「嗚咽」原作「嗚呼」，注：一作「嗚咽」，茲從注。「爾來」原作「今來」，與「至今」複，從《全唐詩》。《全唐詩》注：次片「功業」一作「王業」，四片「奮呼」一作「奮身」，一本無「則知」二字。又末片「有祚」作「有作」。

△首尾二片皆用「三三七」起。

二王後

明祖宗之意也。

二王後。彼何人。介公酅公爲國賓。周武隋文之子孫。　古人有言天下者。非是一人之天下。周亡天下傳於隋。隋人失之唐得之。唐興十葉歲二百。介公酅公世爲客。明堂太廟朝享時。引居賓位備威儀。　備威儀。助郊祭。高祖太宗之遺制。不獨與滅國。不獨繼絕世。欲令嗣位守文君。亡國子孫取爲戒。

△首片四句三叶韻，以「三三七」起句，二、三片以連環格轉片，末片調與《七德舞》全同。

海漫漫

戒求仙也。

海漫漫。其下無底旁無邊。雲濤煙浪最深處。人傳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藥。服之羽化爲天仙。秦皇漢武信此語。方士年年採藥去。蓬萊今古但聞名。煙水茫茫無覓處。海漫漫。風浩浩。眼穿不見蓬萊島。不見蓬萊不敢歸。童男丱女舟中老。徐福文成多誑誕。上元太一虛祈禱。君看驪山頂上茂陵頭。畢竟悲風吹蔓草。何況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青天。

△【三三七】式分見頭、腹、尾。

立部伎

刺雅樂之替也。

立部伎。鼓笛諠。舞雙劍。跳九丸。嫋巨索。掉長竿。太常部伎有等級。堂上者坐堂下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鳴。笙歌一聲衆側耳。鼓笛萬曲無人聽。

立部賤。坐部貴。坐部退爲立部伎。擊鼓吹笙和雜戲。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樂懸操雅音。　雅音替壞一至此。長令爾輩調宮徵。圓丘后土郊祀時。言將此樂感神祇。　欲望鳳來百獸舞。何異北轅將適楚。工師愚賤安足云。太常三卿爾何人。

△原注：『九丸』一作『七丸』，《全唐詩》亦作『七』。《全唐詩》注：次片『聲』一作『曲』。

上陽白髮人

愍怨曠也。

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緑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　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採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　憶昔吞悲別親族。持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妬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　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　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囀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妬。　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　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

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 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白髮歌》。

△《全唐詩》題下注：一本無『白髮』二字。又『持入車中』作『扶入車中』，『秋夜長』上，較《樂府詩集》多『宿空房』一句，又注：『房』一作『牀』；『背壁』一作『照背』；末句『上陽』下注：一本有『宮人』二字。按第三片『妬令』之『妬』原作『如』，《全唐詩》作『妬』，均疑訛，俟訂。

胡旋女

戒近習也。

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兩袖擧。迴雪飄颻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曲終再拜謝天子。天子爲之微啓齒。 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里餘。中原自有胡旋者。鬥妙爭能爾不如。 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圜轉。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梨花園中册作妃。金雞障下養爲兒。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從茲地軸天維轉。五十年來制不禁。 胡旋女。莫空舞。數唱此歌悟明主。

△《全唐詩》『兩袖』作『雙袖』。

太行路

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人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　人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成瘡。與君結髮未五載。忽從牛女爲參商。　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如今鸞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　爲君薰衣裳。君聞蘭麝不馨香。爲君事容飾。君看金翠無顏色。　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　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　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　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心反覆間。

△《全唐詩》『惡成瘡』作『惡生瘡』，『忽從』作『豈期』，『事容飾』作『盛容飾』，末句『心』作『情』。又注：三處『人心』（前二片）一本皆作『君心』，與下片同；『金翠』一作『珠翠』，『人間』一作『人家』。

△右辭用『行路難』、『君不見』等語，乃倣《行路難》調。

道州民

美賢臣遇明主也。

道州民。多侏儒。長者不過三尺餘。市作矮奴年進送。號爲道州任土貢。任土貢。寧若斯。不聞使人生別離。老翁哭孫母哭兒。一自陽城來守郡。不進矮奴頻詔問。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璽書下。歲貢矮奴宜悉罷。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父兄子弟始相保。從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於今受其賜。欲說使君先下淚。仍恐兒孫忘使君。生男多以陽爲字。

青石

激忠烈也。

青石出自藍田山。兼車運載來長安。工人磨琢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不願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墳土未乾名已滅。不願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鐫實錄鐫虛辭。

願爲顏氏段氏碑。雕鏤太尉與太師。刻此兩片堅貞質。狀被二人忠烈姿。義心若石屹不轉。死節名流確不移。如觀奮擊朱泚日。似見叱呵希烈時。　各於其上題名謚。一置高山一沉水。陵谷雖遷碑獨存。骨化爲塵名不死。長使不忠不烈臣。觀碑改節慕爲人。　慕爲人。勸事君。

△《全唐詩》『若石』作『如石』，『名流』亦作『如石』。又注：一本『顏氏段氏』作『段氏顏氏』，『刻此』作『刻用』，『謚』作『字』，『碑獨存』作『碣猶存』。

李夫人

鑒嬖惑也。

漢武帝。初哭李夫人。夫人病時不肯別。死後留得生前恩。君恩不盡念未已。甘泉殿裏令寫眞。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殺人。又令方士合靈藥。玉釜煎鍊金爐焚。九華帳中夜悄悄。反魂香降夫人魂。　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煙引到焚香處。既來何苦不須臾。縹緲悠揚還滅去。　去何速兮來何遲。是耶非耶兩不知。翠蛾彷彿平生貌。不似昭陽寢疾時。　魂之不來君心苦。魂之來兮君亦悲。背燈隔帳不得語。安用暫來還見違。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　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璧臺前

傷盛姬。又不見。泰陵一掬淚。馬嵬路上念楊妃。縱令妍姿艷質化爲土。此恨長在無銷期。　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原注：首句『哭』一作『喪』。四片『見違』原作『見爲』，玆從《全唐詩》。《全唐詩》首片『帳中』作『帳深』，五片『路上』作『坡下』。

鹽商婦

惡幸人也。

鹽商婦。多金帛。不事田農與蠶績。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爲鄉船作宅。本是揚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綠鬟溜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前呼蒼頭後叱婢。問爾因何得如此。婿作鹽商十五年。不屬州縣屬天子。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不知。何況江頭魚米賤。紅鱠黃橙香稻飯。飽食濃妝倚柂樓。兩朵紅腮花欲綻。鹽商婦。有幸嫁鹽商。終朝美飯食。終歲好衣裳。好衣美食有來處。亦須慚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屬漢時今亦有。

△首片『溜去』原作『富去』，《全唐詩》同，但注：『一作「溜」』，因從之。『有來處』，《全唐詩》

作『來何處』。

杏爲梁

刺居處僭也。

杏爲梁。桂爲柱。何人堂室李開府。碧砌紅軒色未乾。去年身殁今移主。高其牆。大其門。誰家第宅盧將軍。素泥朱板光未滅。今歲官收別賜人。開府之堂將軍宅。造未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心是主人身是客。更有愚夫念身後。心雖甚長計非久。窮奢極麗越規模。付子傳孫令保守。莫教門外過客聞。撫掌回頭笑殺君。君不見。馬家宅。尚猶存。宅門題作奉宸園。君不見。魏家宅。屬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儉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牆圍大屋。

△原注：『奉宸園』一作『鳳城園』。《全唐詩》『今歲』作『今日』，『奉宸』作『奉誠』。

官牛

諷執政也。

官牛官牛駕官車。滻水岸邊般載沙。一石沙。幾斤重。朝載暮載將何用。載向五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隄。昨來新拜右丞相。恐怕泥塗污馬蹄。右丞相。馬蹄踏沙雖淨潔。牛領牽車欲流血。右丞相。但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無妨。

△《全唐詩》注：『般』一作『驅』，『朝載』一作『朝駕』，『鋪』一作『填』，『塗』一作『深』。

紫毫筆

譏失職也。

紫毫筆。尖如錐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喫竹飲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爲筆。千萬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功甚重。管勒工名充歲貢。君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願頒左右臺起居。搦管趨入黃金闕。抽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姦邪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起居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致。每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錄制詞。

△《全唐詩》注：『尖』一作『纖』，『之人』一作『工人』，『揀』一作『選』，『搦』一作『握』。

天可度

惡詐人也。

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但見丹誠赤如血。誰知僞言巧似簧。勸君掩鼻君莫掩。使君夫婦爲參商。勸君掇蜂君莫掇。使君父子成豺狼。海底魚兮天上鳥。高可射兮深可釣。唯有人心相對時。咫尺之間不能料。君不見。李義府之輩笑欣欣。笑中有刀潛殺人。陰陽神變皆可測。不測人間笑是瞋。

△中幅兩片齊言，前後各雜言。「李義府」句直書無鍊，遂成八言，正自序所謂「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

秦吉了

哀冤民也。

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頸紅。耳聰心慧舌端巧。鳥語人言無不通。昨日長爪鳶。今朝大觜烏。鳶捎乳燕一窠覆。烏逐母雞雙眼枯。雞號墮地燕驚去。然後拾卵攫其雛。豈無鵰與鶚。嗉中肉飽不肯搏。亦有鸞鶴群。閒立颺高如不聞。秦

吉了。人云爾是能言鳥。豈不見雛燕之冤苦。吾聞鳳凰百鳥主。爾竟不爲鳳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閒言語。

△《全唐詩》『颺高』作『高颺』。又注：『窠』一作『巢』，『雛』一作『巳』，『豈不』一作『豈不』。『言』一作『詞』，『噪噪』一作『嗏嗏』。

△右辭以『三三七七』爲首片，又綴八言、十一言，以應口語之需。

寒食野望吟

丘墟郭門外。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寞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

△此下十三首錄《全唐詩》四三一、四三三、四三五、四四一、四四四、四五二、四五七、四六一、四六二。

△上卷韋應物《王母歌》格調已如此。

獨眠吟

獨眠客。夜夜可憐長寂寂。就中今夜最愁人。涼月清風滿牀席。

△同調平韻者，已先有韋應物之《對芳尊》，見上卷。

△原作二首，另一首齊言。

吟四雖 雜言

酒酣後。歌歇時。請君添一酌。聽我吟四雖。　年雖老。猶少於韋長史。命雖薄。猶勝於鄭長水。眼雖病。猶明於徐郎中。家雖貧。猶富於郭庶子。　省躬審分何僥倖。值酒逢歌且歡喜。忘榮知足委天和。亦應得盡生生理。

△辭後原注云：『分司同官中，韋長史績年七十餘；郭庶子求貧苦最甚；徐郎中晦因疾喪明；予爲河南尹時，見同年鄭俞，始受長水縣令。——因歎四子，而成此篇也。』

朱藤杖紫驄吟

拄上山之上。騎下山之下。江州去日朱藤杖。忠州歸日紫驄馬。天生二物濟我窮。我生合是棲棲者。

△原於題中『驄』字下注：一有『馬』字。

△下列《不能忘情吟》序云：『自飲一杯，快吟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句隨吟之短長也。』知白氏繪言吟辭，或乃隨調而成辭，非因辭而生調。此種獨立之調，應屬謠歌之調。故將以上三首吟辭錄入本集。

不能忘情吟 并序

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駔壯駿穩，乘之亦有年。籍在經物中，將鬻之。圉人牽馬出門，馬驤首，反顧，一鳴，聲音間似知去而旋戀者。素聞馬嘶，慘然立且拜，婉孌有辭。辭畢，泣下。予聞素言，亦愍默不能對，且命回勒反袂，飲素酒。自飲一杯，快吟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句隨吟之短長也，凡二百五十五言。噫！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攪情，情動不可柅，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

鬻駱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頓金羈。馬不能言兮。長鳴而卻顧。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

辭曰。主乘此駱五年。凡千有八百日。銜橛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雙去。有去無回。

情哉。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素反闔。予俯而歎。仰而咍。且曰。駱。駱。爾勿嘶。素。素。爾勿啼。駱反厩。乃目素兮。吾疾雖作。年雖頹。幸未及項籍之將死。何必一日之內。棄騅兮而別虞兮。素兮。爲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罍。我與爾歸醉鄉去來。

△全辭實二百三十三字，而序誤刊爲『二百五十五言』。

△此辭並序之中，將妾、馬同論，可見唐代社會風氣之一斑。至其所言情隨吟而足成聲文，句隨吟而形成長短，則指明雜言由來之一途，殊有價值。詳『理論』《謠歌》章。

真娘墓

真娘墓。虎丘道。不識真娘鏡中面。唯見真娘墓頭草。霜摧桃李風折蓮。真娘死時猶少年。脂膚荑手不牢固。世間尤物難留連。難留連。易銷歇。塞北花。江南雪。

△原題下有注云：『墓在虎丘寺。』

△首片『三三七七』，末片『三三三三』，轉片處又用頂針續麻格，富歌唱韻味。

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

南宮鴛鴦地。何忽烏來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慚愧元郎誤歡喜。

△原題『見寄』下，自注『四十四字成』，意在詩本五言八句，應四十字，末二句既寫作七言，乃作四十四字。此調已見於盛唐皎然《宿山寺寄李中丞洪》，元、楊所寄，豈亦用此調歟？

和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雜言見贈

一日日。作老翁。一年年。遇春風。公心不以貴隔我。我散唯將閒伴公。我無才能忝高秩。合是人間閒散物。公有功德在生民。何因得作自由身。前日魏王潭上宴連夜。今日午橋池頭遊拂晨。山客硯前吟待月。野人尊前醉送春。不敢與公閒中爭第一。亦應佔得第二第三人。

無可奈何歌

無可奈何兮。白日走而朱顏頹。少日往而老日催。生者不住兮。死者不回。況乎寵辱豐顇之外物。又何嘗不十去而一來。去不可挽兮。來不可推。無可奈何兮。已焉哉。

惟天長而地久。前無始兮後無終。嗟吾生之幾何。寄瞬息乎其中。又如太倉之稊米。委一粒於萬鍾。何不與道逍遥。委化從容。縱心放志。泄泄融融。

胡爲乎分愛惡於生死。繫憂喜於窮通。倔强其骨髓。齟齬其心胸。合冰炭以交戰。只自苦兮厥躬。

彼造物者云何不爲。此與化者云何不隨。或煦或吹。或盛或衰。雖千變與萬化。委一順以貫之。

爲彼何非。爲此何是。誰冥此心。夢蝶之子。何禍非福。何吉非凶。誰達此觀。喪馬之翁。

俾吾爲秋毫之杪。吾亦自足。不見其小。俾吾爲泰山之阿。吾亦無餘。不見其多。

是以達人靜則脗然。與陰合跡。動則浩然。與陽同波。委順而已。孰知其他。

時耶。命耶。吾其無奈彼何。委耶。順耶。彼亦無奈吾何。夫兩無奈何。然後能冥至順而合太和。故吾所以飲太和。扣至順。而爲無可奈何之歌。

△原於題下注：一本無『歌』字。

△右一首多語氣詞，應有聲，其形式殆同《不能忘情吟》一類。

憶舊遊

憶舊遊。舊遊安在哉。舊遊之人半白首。舊遊之地多蒼苔。江南舊遊凡幾處。就中最憶吳江限。長洲苑綠柳萬樹。齊雲樓春酒一杯。閶門曉嚴旗鼓出。皋橋夕鬧船舫迴。修蛾慢臉燈下醉。急管繁弦頭上催。六七年前狂爛熳。三千里外思裴回。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殷三歸夜臺。虎丘月色爲誰好。娃宮花枝應自開。賴得劉郎解吟詠。江山氣色合歸來。

△題下原注：『寄劉蘇州。』辭末注：『娟、態，蘇州妓名。周、殷，蘇州從事。』

△劉禹錫答辭亦作雜言，以『報白君』三言句爲首句，已見前列。劉、白所作，與《憶江南》唱和辭內容相近。

送春歸

送春歸。三月盡日日暮時。去年杏園花飛御溝綠。何處送春曲江曲。今年杜鵑花落子規啼。送春何處西江西。帝城送春猶怏怏。天涯送春能不加惆悵。莫惆悵。送春人。冗員無替五年罷。應須準擬再送潯陽春。五年炎涼凡十變。又知此身健不健。好去今年江上春。明年未死還相見。

△題下原注：「元和十一年三月三十日作。」又注：結處「好去」一作「好送」。

△右辭首句呼題，又於「送春能不加惆悵」後，用「莫惆悵，送春人」轉韻，此皆是民歌常格，據此判其屬謠歌。《理論》「謠歌」章有說。

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遊太原龍泉憶去歲禊洛見示之作

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春上巳。獨立香山下頭。風光閒寂寂。旌旆遠悠悠。丞相府歸晉國。太行山礙并州。鵬背負天龜曳尾。雲泥不可得同遊。

△原題有注，云「依來體雜言。」

賦詩

詩。綺美。瓌奇。明月夜。落花時。能助歡笑。亦傷別離。調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天下只應我愛。世間唯有君知。自從都尉別蘇句。便到司空送白辭。

△原題《一字至七字詩》，題下注：「賦得「詩」。樂天分司東洛，朝賢悉會興化池亭送別。酒酣，各請一字至七字詩，以題爲韻。」今依前例，改題《賦詩》，下五首同。參令狐楚《賦山》後。

韋式 一首

太和間人。

賦竹

以題爲韻，同王起諸公送白居易分司東都作。

竹。臨池。似玉。裛露靜。和煙綠。抱節寧改。貞心自束。渭曲種偏多。王家看不

足。仙杖正驚龍化。美實當隨鳳熟。唯愁吹着別離聲。回首駕驂舞陣速。

△録《全唐詩》四六三。原題《一字至七字詩》，今改題。

王起 一首

字舉之，揚州人，宰相播之弟。生於肅宗上元元年（七六〇），卒於宣宗大中元年（八四七）。貞元十四年進士第，又登制策直言極諫科。累官尚書左僕射，終山南西道節度使。

賦花

樂天分司東洛，起與朝賢悉會興化亭送別。酒酣，各賦一字至七字詩，以題爲韻。

花。點綴。分葩。露初裛。月未斜。一枝曲水。千樹山家。戲蝶未成夢。嬌鶯語更誇。既見東園成徑。何殊西子同車。漸覺風飄輕似雪。能令醉者亂如麻。

△録《全唐詩》四六四。

魏扶 一首

字相之。太和四年進士第，大中三年任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賦愁

白樂天分司東洛，朝賢悉會興化亭送別。酒酣，各請一字至七字詩，以題爲韻。

愁。迴野。深秋。生枕上。起眉頭。闃閣危坐。風塵遠遊。巴猿啼不住。谷水咽還流。送客泊舟入浦。思鄉望月登樓。煙波早晚長羈旅。絃管終年樂五侯。

△録《全唐詩》五一六。

范堯佐 一首

長慶、大和中道士。

賦書

以題爲韻，同王起諸公送白居易分司東都作。

書。憑雁。寄魚。出王屋。入匡廬。文生益智。道著清虛。葛洪一萬卷。惠子五車餘。銀鈎屈曲索靖。題橋司馬相如。别後莫暌千里信。數封緘送到閒居。

△錄《全唐詩》八五二。原題《一字至七字詩》，今沿前例改題《賦書》。

張仲方 一首

韶州始興人，九齡族孫。生於代宗大曆元年（七六六），卒於文宗開成二年（八三七）。貞元十二年進士宏詞登科。歷散騎常侍、京兆尹，左遷華州刺史，入爲秘書監。

贈毛仙翁

毛仙翁。毛仙翁。容貌常如二八童。幾歲頭梳雲鬢綠。無時面帶桃花紅。眼前人世閱滄海。肘後藥成辭月宮。　方口秀眉編貝齒。瞭然炅炅雙瞳子。芝椿稟氣本堅强。龜鶴計年應不死。　四海五山長獨遊。矜貧傲富欺王侯。靈通指下輒覺化。瑞氣爐中金玉流。　定是煙霞列仙侶。暫來塵俗救危苦。紫霞妖女瓊華飛。秘法虔心傳付與。　陰功足。陰功成。羽駕何年歸上清。待我休官了婚嫁。桃源洞裏覓仙兄。

△錄《全唐詩》四六六。原注：『靈通』一本作『通靈』，『輒覺』作『龍虎』。

△『三三七七』乃雜言定型之一，右調凡兩用之。

△唐代有關毛仙翁之詩，多僞託，右辭亦未必張仲方作。姑繫於此，俟考。

李紳 八首

字公垂，潤州無錫人。生於代宗大曆七年（七七二），卒於武宗會昌六年（八四六）。短小精悍，時稱「短李」。元和初擢進士第。穆宗時，爲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號「三俊」。官至戶部侍郎，爲李逢吉所構，貶端州。後歷浙東觀察使、河南尹、淮南節度使。武宗時，居相位四年。

聞里謠傚古歌 六首

△此下六首錄《全唐詩》四八〇。原作一篇。按此辭既以若干「鄉里兒」作領句辭，又隨之換韻，當按古歌之分解常態，析爲數首。

鄉里兒。桑麻鬱鬱禾黍肥。冬有襤襦夏有絺。兄鋤弟耨妻在機。夜犬不吠開蓬扉。

鄉里兒。醉還飽。濁醪初熟勸翁媼。鳴鳩拂羽知年好。齊和《楊花》踏春草。

△原注：「媼」一作「嫂」。

勸年少。樂耕桑。使君爲我翦荊棘。使君爲我驅豺狼。林中無虎山有鹿。水底無蛟魚有魴。父漁子獵日歸暮。月明處處舂黃粱。

△原注：『父漁』句一作『父子獵歸白日暮』。

鄉里兒。東家父老爲爾言。鼓腹那知生育恩。莫令太守馳朱轓。懸鼓一鳴盧鵲喧。惡聲主吏噪爾門。唧唧力力烹雞豚。

鄉里兒。莫悲咤。上有明王頒詔下。重選賢良恤孤寡。春日遲遲驅五馬。留犢投錢以爲謝。

鄉里兒。終爾詞。我無工巧唯無私。舉手一揮臨路歧。

△原注：『我無』句一作『我無卻巧惠無私』。

△『理論』《謠歌》章云：先秦謠歌有『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語（《禮記·檀弓下》），漢代謠歌有『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語（《後漢書·岑彭傳》），右辭所謂『傚古歌』，指『鼓腹』、『冬有襤襦夏有絺』、『使君爲我翦荆棘，使君爲我驅豺狼』云云傚上述古辭。至其所用『三三七』辭式，則在唐代民間謠歌中常見；而於每段之首，作『鄉里兒』之重複，亦類民間謠歌之和聲辭、唱歎辭、領調辭。由此可知，李紳是用與里謠相近的歌調創作這首謠歌辭的。

早梅橋

早梅花。滿枝發。東風報春春未徹。紫萼迎風玉珠裂。楊柳未黄鶯結舌。委素飄香照新月。　橋邊一樹傷離別。遊蕩行人莫攀折。不競江南艷陽節。任落東風伴春雪。

△右辭以『三三七七七』爲首片，除首句三言外，句句叶韻，唐代歌辭中始見此類特徵。原辭爲《過梅里七首》之一，七首中《上家山》、《雙鸂鶒》乃雜言歌行，本集未録，僅録《早梅橋》。

△右辭録《全唐詩》四八一。《憶西湖雙鸂鶒》題下有注云：『傚鮑明遠。』

賦月

白樂天分司東洛，朝賢悉會興化亭送別。酒酣，各請一字至七字詩，以題爲韻。

月。光輝。皎潔。耀乾坤。静空闊。圓滿中秋。玩争詩哲。玉兔鏑難穿。桂枝人共折。萬象照乃無私。瓊臺豈遮君謁。抱琴對彈《别鶴》聲。不得知言聲不切。

△録《全唐詩》四八三。

鮑溶 七首

字德源，元和四年進士第。與韓愈、李正封、孟郊善。初隱居江南，後飄泊四方。客死三川。

隴頭水

隴頭水。千古不堪聞。生歸蘇屬國。死別李將軍。細響風凋草。清哀雁落雲。

△録《樂府詩集》二一《横吹曲辭》。自梁以來，《隴頭水》皆五言，惟溶着三言句，遂與劉禹錫之《送春曲》同。

會仙歌

△此下六首録《全唐詩》四八五、四八六。

輕輕濛濛。龍言鳳語何從容。耳有響兮目無蹤。　杳杳默默。花張錦織。王母初自崑崙來。茅盈王方平在側。　青毛仙鳥銜錦符。謹上阿環起居王母書。始知仙事亦多故。一隔絳河千歲餘。　詳玉字。多喜氣。瑶臺明月來墮地。冠劍低昂蹈舞頻。

禮容盡若君臣事。 願言小仙藝。姓名許飛瓊。洞陰玉磬敲天聲。樂王母。一送玉杯長命酒。碧花醉。靈揚揚。笑賜二子長生方。 二子未及伸拜謝。蒼蒼上兮皇皇下。

△原注：一本『阿環』作『阿母環』，『絳河』作『銀河』，或作『東海』，『歲』作『年』，『詳』作『祥』。按，作『阿母環』者，『母』乃衍文。

水殿採菱歌

宮鴉叫赤光。潮聲入宮宮影涼。火華啼露捲橫塘。金隄四合宛垂楊。 美人荷裙芙蓉妝。柔荑縈霧櫂龍航。採蓮一聲歌態長。青絲結眼捕鴛鴦。

△『垂楊』原作『柔揚』，注：『一作「垂楊」』，據改。又注：次片『柔』字一本缺。

△五言一句引七言七句，用者甚多，崔國輔《對酒吟》，李白《五溪水》，張籍《朱鷺》，皆然。惟右辭全叶平，《對酒吟》等不然。

周先生畫洞庭歌

江南客。水爲鄉。舟爲宅。能似筆鋒知地脈。 閒分楚水入丹青。不下此堂臨洞

庭。水紋不浪煙不動。木末稜稜山碧重。帝子應哀窈窕雲。客人似得嬋娟夢。六月火光衣上生。齋心寂聽潺湲聲。林冰搖鏡水拂簟。盡日獨卧秋風清。　因遊洞庭不出户。疑君如有長生路。玉壺先生在何處。

△此調首片之三言、末片之七言皆用三句，於此立格。

弄玉詞　二首

素女結念飛天行。白玉參差鳳凰聲。天仙借女雙翅猛。五燈繞身生。入煙去無影。

三清弄玉秦公女。嫁得天上人。瓊簫碧月唤朱雀。攜手上謁玉晨君。夫妻同壽。萬萬青春。

△二首同題，實異調。次調四、五、七言錯見，韻律遂殊。

思琴高

琴仙人。得仙去。萬古釣龍空有處。　我持曲鈎思白魚。仙溪緑盡含空虚。天鈎蹤跡無遺餘。燒香寄影在巖樹。東禮海日雞鳴初。

△右辭以「三三七」起句，除首句三言外，句句叶韻，乃歌辭之格。

△《文苑英華》二二五「道門」之末，列「歌辭五首」，鮑溶《瑤水辭》爲其一。《樂府詩集》載鮑溶辭十九題，其中「雜曲歌辭」六題、「琴曲歌辭」兩題。溶好仙道，集中有《懷仙》、《懷尹真人》、《送王鍊師》、《寄峨嵋山楊鍊師》、《宿青牛谷梁鍊師仙居》等作。溶好琴瑟，集中又有《倚瑟行》、《湘妃列女操》、《秋夜聞鄭山人彈楚妃怨》等作。其《秋懷》且云：「憑觴散煩襟，援瑟清夜拊」，又《長安言懷》云：「臨觴翦衆憂，靜寄絲桐歌」。其好仙與好琴原爲一事，觀《送王鍊師》所言「野人久會神仙事，敢奏歌鍾慶萬箱」，及《宿吳興道中苕村》所言「明發止賓從，寄盤琴上弦，聊書越人意，此曲名《思仙》」，可知。故將前列《會仙歌》、《弄玉詞》等錄入本集，蓋疑其原是琴歌或謠歌也。

坎曼爾 一首

回紇族人，世居安西，與韓愈、白居易同時。其家累代習漢文，於李、杜、白詩均能欣賞。自作詩傳世者僅三首，一首曰《訴豺狼》，尾題「紇坎曼爾，元和十年」。餘二首齊言。

訴豺狼

東家豺狼惡。食吾糧。飲吾血。五穀未離場。大布未下機。已非吾所有。有朝一日。

天崩地裂豺狼死。吾卻雲開復見天。

△録郭沫若《坎曼爾詩箋試探》。原本『糧』作『餵』，『穀』作『谷』。

△右辭未叶韻，疑是少數民族歌辭之漢譯，亦曾入歌。

施肩吾 一首

字希聖，睦州人。元和十五年進士第，不待授官，即東歸故里。後傳隱於洪州之西山。

古別離

老母別愛子。少妻送征郎。血流既四面。乃亦斷二腸。不愁寒無衣。不怕飢無糧。惟恐征戰不還鄉。母化爲鬼妻爲孀。

△録《樂府詩集》七一《雜曲歌辭》。原二首，另首齊言。《全唐詩》四九四『亦』作『一』。

牛僧孺 二首

字思黯，安定鶉觚人。生於德宗建中元年（七八〇），卒於宣宗大中二年（八四八）。貞元末進士第。歷相穆宗、敬宗兩朝，封奇章郡公。後出爲武昌節度使。再相文宗，與李德裕忤。

會昌中，貶循州長史。大中初還，爲太子少師，卒贈太尉。

憶爺爺

△此下二首録《太平廣記》三二七【顧總】條引牛僧孺《玄怪録》。原無題，今代擬。

憶爺爺。抛女不歸家。不作侍中爲小吏。就他辛苦棄榮華。願爺相念早相見。與兒買李市甘瓜。

△《玄怪録》謂顧總於梁天監間，爲武昌小吏，而前生是魏劉楨。顧偶於墟墓間遇王粲、徐幹，告以楨女嬌羞娘相念，益寄詩與顧云。

△此辭摹擬兒歌，應備一格。

憶兒貌

憶兒貌。念兒心。望兒不見淚沾襟。時移世異難相見。棄謝此生當重尋。

△《玄怪録》云：顧總聞前生之女相念，頓感，涕下，因答以此章。其調同李白《桂殿秋》，乃唐代雜言歌辭最常見者。

李德裕　一首

字文饒，趙郡人。生於德宗貞元三年（七八七），卒於宣宗大中三年（八五〇）。元和十四年拜監察御史，進中書舍人，任浙西觀察使。大和四年受李宗閔排擯，徙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宗閔罷，代爲中書侍郎。武宗立，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封衛國公，當國凡六年。宣宗即位，罷相，出鎮荆南，再貶潮州司馬。以崖州司户參軍卒於貶所。

畫桐華鳳扇歌

東風晚兮芳節闌。敷紫華兮蔭碧湍。美斯鳥兮類鵷鸞。具體微兮容色丹。彼飛翔於霄漢。此藻繪於冰紈。雖清秋之已至。常愛翫而忘餐。

△録《文苑英華》一〇八《畫桐華鳳扇賦》，據賦名擬題。原注：「東風」一作「青春」，「斯鳥」一作「玆禽」。

△據賦前小序，右辭作於成都。辭前有云：「非欲發長袂之清香，掩短歌之孤囀，庶玉女之提攜，列崑墟之玄讌，乃爲歌曰：……」

張祜 三首

正編録辭一首。

捉搦歌

門上關。牆上棘。窗中女子聲喞喞。洛陽大道徒自直。女子心在婆舍側。嗚嗚籠鳥觸四隅。養男男娶婦。養女女嫁夫。阿婆六十翁七十。不知女子長日泣。從他嫁去無悒悒。

△録《樂府詩集》二五《横吹曲辭》。梁鼓角横吹曲内有《捉搦歌》四首，皆七言四句。右雜言，唐人創調。

團扇郎

白團扇。今來此去捐。願得入郎手。團圓郎眼前。

△録《樂府詩集》四五《清商曲辭》。此調晉始辭爲雜言三句；後辭改五言四句；右唐人創調，作『三五五

五〕，初唐王績、張祜等早用之。

拔蒲歌

拔蒲來。領郎鏡湖邊。郎心在何處。莫趁新蓮去。拔得無心蒲。問郎看好無。

△錄《樂府詩集》四九《清商曲辭》。蕭梁《拔蒲》倚歌五言四句，右雜言，隋盧思道《聽鳴蟬》首片早用此調。

龐蘊　四首

字道玄，衡州衡陽縣人。本師爲大鑒三世漢州道一。貞元初，謁石頭和尚希遷，友丹霞禪師。元和中，北遊襄漢。有女名靈照，常製竹漉籬，鬻之以供朝夕。有詩偈三百餘篇傳於世。

心如鏡亦如

心如鏡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居。不事聖賢。了事凡夫。

△錄《龐居士語錄》，題擬。《景德傳燈錄》八「不事」作「不是」。

△《語録》中雜言詩偈尚多，未盡録。右辭與下列《難易言》，爲《傳燈録》所載。

無生曲

窮廝煎。餓廝吵。父子不同途。大家相脱卯。萬頃湘江洗不清。無生曲調何時了。

△録宋《虚堂和尚語録》一〇（日本《大正藏》四十七册）：『龐居士「大家團圞頭，共説無生話」』，下接右辭，原無題，今擬。

難易言 二首

難復難。持心離慾貪涅槃。一向他方求浄土。若論實行不相關。枉用功夫來去苦。畢竟到頭空色還。

易復易。即此五陰成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覓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

△録《龐居士語録》，題擬。『五陰』即『五蘊』。『覓』，《景德傳燈録》八作『入』。

鏡空 一首

俗名齊君房，吳郡人。約生於肅宗上元元年（七六一），約卒於文宗大和九年（八三五）。幼貧苦，勤學。以詩干侯伯，不遇。元和初，出家錢塘。大和元年，詣洛陽，題數行於龍門天竺寺經藏北垣而去。

興一沙

興一沙。衰恒沙。兔而罝。犬而拏。牛虎相交亡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錄《太平廣記》三八八「齊君房」條引《纂異記》。云：「大和元年，李玫習業在龍門天竺寺。鏡空自香山敬善寺訪之。……因語玫曰：『我生五十有七矣，僧臘方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詰之，默然無答。乃請筆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

△《纂異記》所記，又見《宋高僧傳》二〇鑑空傳，時地均同，惟「李玫」作「柳理」，「生五十有七」作「生世七十有七」，「僧臘方十二」作「僧臘三十二」。又辭中首二句作「興一沙衰恒河沙」，「犬而拏」一作「犬仍拏」，「亡角牙」作「與角牙」。《宋高僧傳》又曰：「其空公題識而答，塞柳理之問，驗在會昌之毀教矣。時武宗勒僧尼反俗，計二十萬七千餘人，拆寺並蘭若共四萬七千有奇，故云『興一沙衰恒

河沙」。「兔而罝，犬仍拏」，言殘害之甚。乙丑毁法，丙寅厭代，佛法喻實檀之樹，終不絶其華蘤芬馥，故云也。苟非異人，何以藏往考來之若是乎？」

△按右二説均有誤。據二書所記，鏡空元和初出家受戒，時四十五歲，則大和元年，當爲六十七歲，僧臘二十二。《纂異記》於鏡空年齒、僧臘，各少記十歲；而《宋高僧傳》則各多記十歲。其辭亦疑有譌傳，原應作：「輿一沙，衰恒沙。牛虎相交亡角牙。兔而罝，犬而拏，實檀終不滅其華。」「牛」謂乙丑，會昌五年；「虎」謂丙寅，會昌六年。則此辭應是作於武宗毁佛之後，而託於鏡空者也。

皇甫松　三首

正編録辭六首。

檀欒子歌　二首

△此下三首均録《文苑英華》九九《大隱賦》。《賦》寫檀欒子歸隱之情。賦末爲檀欒子與招隱者互歌，共三首，前二首爲檀欒子「援琴而歌」，末首爲招隱者歌。

茫茫大塊兮滫淪透逌。生我至德兮其心孔殷。茫茫兮孰知其施。道之虛。維吾之廬。閟之隘。維吾之賓矣。道之謐。維吾之室。閟之闢。維吾之黨矣。杳乎徐乎。遼乎冥

乎。維吾之娛矣。剛龍之蟠長雲兮夭矯蜿蜒。修鱗之喜橫海兮紛潾旋沿。遊神於六合之外兮希夷自然。

曾瀾起兮風自飄。雲溶溶兮連沉寥。微風息兮波以平。雲霏霏兮開窅冥。重巖邈兮脩已遠。洄潭渺兮深復淺。羽余觴兮空余罍。玉顏酡兮山已頹。羲皇何以不復回。捐形棄世兮如我何哉。金踴躍兮求莫耶。爲不祥兮將奈何。

招隱者歌

大道由由而熙熙。吾莫知施。誰宗欒子。吾其嗣之。　至化蕩蕩而一一。吾莫知專。誰師欒子。吾其與焉。

△原注：『由由』一作『悠悠』。

失　名　五首

京師人號牛楊語

太牢筆。少牢口。南北東西何處走。

△録唐劉軻《牛羊日曆》，載北宋晁載之《續談助》三，略謂元和、長慶間，牛僧孺與楊虞卿兄弟驅駕輕薄，有不依附者，皆被陰害。故京師語曰云云。原於辭末注：「太牢，僧孺；少牢，虞卿。」

△《全唐詩》八七六亦載右辭，「南北東西」作「東西南北」。

省下語

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行刑户。不博前行駕庫。

△録李肇《國史補》下。《太平廣記》一八七「尚書省」條「刑户」作「禮部」。《全唐詩》八七六注：「禮部」一作「刑户」，「中行刑户」，一本《國史補》「中」作「下」，此據《唐語林》改。

△《國史補》云：「舊説吏部爲省眼，禮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爲都公。省下語曰：……。」《國史補》記開元至長慶間事，故以右辭繫於中唐。

裴公謡

起我堙廢而完之。徠我蕩析而安之。　昔室於墟。風搖雨濡。自公優柔。郛閈盈兮。昔飲於洿。夏涸冬枯。自公感通。觱沸生兮。淑旂之華兮。四牡之騑。俟公

之還兮。觴以祝之。

△錄《四部備要》本《劉賓客文集·復荆門縣記》。《記》云：「永貞元年，江陵尹裴公政成上游，德及於人，大建長利，俾無遺害。……元和元年，四海會同，天子命公師長南宫。三年，公以介圭入覲，途出斯邑，邑人之華皓幼童，咸須於道周，距躍而謡曰：……。御略騙躧，百形一音。」《古謡諺》曰：「案，以《新唐書》及《通鑑》考之，永貞、元和間，尹江陵者乃裴均也。」

打麥謡

打麥。麥打。三三三。舞了也。

△錄《舊唐書》一五八《武元衡傳》。《全唐詩》八七八題《打麥謡》，兹從之。《舊唐書·五行志》作「打麥，打麥。三三三，舞了也。」失韻，非。元衡卒於元和十年六月三日。《舊唐書·武元衡傳》云：「吉凶之數，若符會焉。先是長安謡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此類記述，其謡讖附會雖甚虚妄，然已言及右辭歌演真相之一斑。

花未發

花未發。增所思。及見花開轉益悲。花開未發尚有期。獨我情懷無見時。中宵月下空流淚。腸斷關山知不知。

△原載敦煌寫本伯三八一二。同卷所載，有高適、殷濟、武涉、劉長卿等人詩歌。據此訂爲中唐作品。原本無題，今取首句爲題。辭式所用『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全同李白『嬀唱歌』，亦近李賀《十二月樂詞》末首，疑是歌辭。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副編卷五　晚唐五十三首

溫庭筠 四首

正編録辭六十首。

罩魚歌

△此下二首録《樂府詩集》一〇〇《新樂府辭》。《全唐詩》載在卷五七六。

朝罩罩城東。暮罩罩城西。兩槳鳴幽幽。蓮子相高低。　持罩入深水。金鱗大如手。魚尾迸圓波。千珠落湘藕。　風颸颸。雨離離。菱芰刺。鸂鶒飛。水連網眼白如影。淅瀝篷聲寒點微。　楚岸有花花蓋屋。金塘柳色前溪曲。悠溶杳若去無窮。五色澄潭鴨頭緑。

△《樂府詩集》原作『菱尖芰刺鸂鶒飛』一句，兹從《全唐詩》注。『菱芰』本可對『鸂鶒』，『尖』字未必爲原文。《全唐詩》題下注『雜言』，『東』作『南』，『溶』下注：一作『悠』。

春野行

草淺淺。春如翦。花壓李娘愁。飢蠶欲成繭。　東城年少氣堂堂。金丸驚起雙鴛鴦。含羞更問衛公子。月到枕前春夢長。

△《全唐詩》題下注『雜言』，詩内注：『年少』一作『少年』，『前』一作『邊』。

△庭筠《張静婉采蓮曲序》云：『静婉，羊侃伎也。其容絶世。侃自爲《采蓮》二曲，今樂府所存，失其故意，因歌以俟采詩者。』其《湖陰詞序》云：『王敦舉兵至湖陰，明帝微行，視其營伍，由是樂府有《湖陰曲》。而亡其詞，因作而附之。』可知庭筠樂府辭，蓋爲配舊曲、俟采詩而作，旨在應歌。其『樂府倚曲』三十二首，或題作『辭』，或題作『謡』，或題作『歌』，或題作『曲』，非僅爲徒詩而作亦明矣。此三十二首，均非樂府舊題，所『倚』者，豈當時樂府新曲歟？

蘇小小歌

買蓮莫破券。買酒莫解金。酒裏春容抱離恨。水中蓮子懷芳心。　吴宫女兒腰似束。家在錢塘小江曲。一自檀郎逐便風。門前春水年年緑。

△録《樂府詩集》八五《雜歌謠辭》。《樂府詩集》於古辭題下注：「一曰《錢塘蘇小小歌》。《樂府廣題》曰：「蘇小小，錢塘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歌云『西陵松柏下』是也。」」《全唐詩》五七六注：『家在』一作『家住』。

△調同白居易《野望吟》，惟白辭前片叶仄。

會昌丙寅豐歲歌

丙寅歲。休牛馬。風如吹煙。日如渥赭。九重天子調天下。春綠將年到西野。西野翁。生兒童。門前好樹青芊茸。芊茸單衣麥田路。村南娶婦桃花紅。新姑車右及門柱。粉項韓憑雙扇中。喜氣自能成歲豐。農祥爾物來爭功。

△録《全唐詩》五七六。題下注『雜言。』又注：『車右』一作『車石』，『粉項』一作『粉頸』，『爾物』一作『爾勿』。

△《樂府詩集・新樂府辭》載温庭筠《漢皇迎春辭》雜言一首，在他本中均作齊言，今不録。

杜　牧　三首

正編録辭一首：

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歸宣州因題贈

△此下三首録《全唐詩》五二〇。

敬亭山下百頃竹。中有詩人小謝城。城高跨樓滿金碧。下聽一溪寒水聲。梅花落徑香繚繞。雪白玉璫花下行。縈風酒旆挂朱閣。半醉遊人聞弄笙。　我初到此未三十。頭腦釤利筋骨輕。畫堂檀板秋拍碎。一引有時聯十觥。老閒腰下丈二組。塵土高懸千載名。重遊鬢白事皆改。唯見東流春水平。　對酒不敢起。逢君還眼明。雲罍看人捧。波臉任他橫。一醉六十日。古來聞阮生。是非離別際。始見醉中情。　今日送君話前事。高歌引劍還一傾。江湖酒伴如相問。終老煙波不計程。

△右辭通篇一韻。辭云『高歌引劍還一傾』，所歌或即右辭。

池州送孟遲先輩

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我欲東召龍伯翁。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萊頂上斡海水。水盡到底看海空。　月於何處去。日於何處來。跳丸相趁走不住。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皆爲灰。　酌此一杯酒。與君狂且歌。離別豈足更關意。衰老相隨可奈何。

△作者送孟遲詩二篇，前篇五言八十二句，加末章雜言十四句如右；後篇即下列《重送》。五言八十二句全部仄韻，而右辭則全部平韻，彼此截然分別，故得視爲兩章。茲録其雜言一章。

△右辭云『酌此一杯酒，與君狂且歌』，所歌或即右辭。

重送

手撚金僕姑。腰懸玉轆轤。爬頭峰北正好去。係取可汗鉗作奴。六宮雖念相如賦。其那防邊重武夫。

△此篇在集內，與《送孟遲先輩》緊接，『重送』似是再送孟遲。惟據下列孟遲事略，遲乃文人，非『武夫』，『重送』或別有所指，俟考。

孟遲　一首

字遲之，一云昇之，平昌人。開成三年遊宣州，與杜牧友，牧稱『孟遲先輩』。會昌五年始登進士第。後入浙西、淮南幕，辟掌書記。

發蕙風館遇陰不見九華山有作

我來淮陰城。千江萬山無不經。山青水碧千萬丈。奇峰急派何縱橫。　又聞九華山。山頂連青冥。太白有逸韻。使我西南行。一步一攀策。前行正雞鳴。　陰雲冉冉忽飛起。千里萬里危崢嶸。譬如天之有日蝕。使我昏沉猶不明。人家敲鏡救不得。光陰卻屬貪狼星。　恨亦不能通。言亦不足聽。長鞭揮馬出門去。是以九華爲不平。

△錄《全唐詩》五五七。前後雜言，中間五言六句及七言六句各一片。六句仍是歌辭格。

李昂 一首

唐文宗，原名涵。生於憲宗元和三年（八〇八），卒於開成五年（八四〇）。公元八二七至八四〇年在位。恭儉儒雅，博通羣籍。謚昭獻。

良工運精思

良工運精思。巧極似有神。臨窗乍覩繁陰臺。再盻真假殊未分。

△録《太平廣記》二一三『程修己』條引《畫斷》。略云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程修己嘗畫竹障於文思殿，帝賜歌云云。原無題，今以首句爲題。

△唐朱景玄《唐朝名畫録》亦載右辭，作五言四句，云：『文宗有歌云：「良工運精思，巧極似有神。臨窗時乍覩，繁陰合再明。」當時在朝學士等皆奉詔繼和。』

李商隱　二首

字義山，號玉谿生。懷州河内人。生於憲宗元和八年（八一三），卒於宣宗大中十二年（八五八）。初從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爲巡官。開成二年進士第，任弘農尉。王茂元帥忠武，表掌書記。大中初依桂管觀察使鄭亞爲判官，從謫循州。五年，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東川，辟判官，加檢校工部郎中。卒於鄭州。

代贈

△此下二首録《全唐詩》五三九、五四〇。

楊柳路盡處。芙蓉湖上頭。雖同錦步障。獨應鈿箜篌。鴛鴦可羡頭俱白。飛去飛來煙雨秋。

△原注：『獨應』一作『獨映』。

△商隱『代贈』之作甚多，如《飲席代官妓贈兩從事》、《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大都作於妓筵。右辭如此，應曾付歌。

海上謠

桂水寒於江。玉兔秋冷咽。海底覓仙人。香桃如瘦骨。紫鸞不肯舞。滿翅蓬山雪。借得龍堂寬。曉出揲雲髮。　劉郎舊香炷。立見茂陵樹。雲孫帖帖卧秋煙。上元細字如蠶眠。

△今人葉嘉瑩《中國古典詩歌評論集》中，有《李義山海上謠與桂林山水及當日政局》一篇，論及右辭寓

意，其說甚詳。今但取右辭題『謡』之義，録入本集。

薛逢　二首

正編録辭一首。

鑷白曲

△此下二首録《全唐詩》五四八。

去年鑷白鬢。鏡裏猶堪認年少。今年鑷白髮。兩眼昏昏手戰跳。滿酌濃醪假顔色。顔色不揚翻自笑。　少年曾讀古人書。本期獨善安有餘。雖蓋長安一片瓦。未遑卒歲容寧居。　前年依亞成都府。月請俸緡六十五。妻兒骨肉愁欲來。偏梁閣道歸得否。　長安六月塵亘天。池塘鼎沸林欲燃。合家慟哭出門送。獨驅匹馬陵山巔。　到官只是推誠信。終日兢兢幸無吝。丞相知憐爲小心。忽然奏佩專城印。　專城俸入一倍多。況兼職禄霜峩峩。山妻稚子悉迎到。時列緑罇酣酒歌。　醉來便向罇前倒。風月滿頭絲皓皓。雖然減得闔門憂。又加去國五年老。　五年老。知奈何。來日少。去日多。金鎚鎚碎黄金鑷。更唱罇前老去歌。

△右辭敍事如自傳，而抒情淺朴，頗類講唱辭。辭中『時列綠罇酣酒歌』、『更唱罇前老去歌』云云，未知包括右辭之歌否？

君不見

君不見。馬侍中。氣吞河朔稱英雄。君不見。韋太尉。二十年前鎮蜀地。一朝冥漠歸下泉。功業聲名兩憔悴。　奉誠園裏蒿棘生。長興街南沙路平。當時帶礪在何處。今日子孫無地耕。　或聞羈旅甘常調。簿尉文參各天表。清明縱便天使來。一把紙錢風樹杪。　碑文半缺碑堂摧。祁連塚象狐兔開。野花似雪落何處。棠梨樹下香風來。　馬侍中。韋太尉。盛去衰來片時事。人生倏忽一夢中。何必深深固權位。

△右辭風格與《鏺白曲》相類。

陸瓌　一首

吳郡人，開成元年進士。

滄浪濯纓歌

滄浪之水兮徵楚詞。臨清漪兮應昌期。濯吾纓兮有所思。幸我生兮及明時。進德修業兮已矣。拔茅彙征兮良在兹。

△録《文苑英華》三三《滄浪濯纓賦》。據賦名擬題。辭前常用『歌曰』之處，僅一『曰』字，注：『一有「辭」字。』今仍以『歌』視之，擬題如此。

陳　嘏　一首

字君錫，莆田人。開成三年進士。累官刑部郎中。

霓裳羽衣曲歌

聖功成兮至樂修。大道叶兮皇風流。願揣侔於竹帛。贊玄化於鴻休。

△録《文苑英華》七四《霓裳羽衣曲賦》，據賦名擬題。賦末云：『調則冲虛，音惟雅正。于以臻逍遥之境，于以暢恬和之性。遂使偕以廉平，人無分競。見天地之訢合，致朝廷之清凈。小臣抃而歌曰：……』

△《文苑英華》同卷所載《霓裳羽衣曲賦》，另有沈朗一首。沈朗亦開成三年進士。陳嘏、沈朗二賦，皆應試之作也。《唐闕史》云：『開成初，文宗皇帝耽玩經典，好古博雅。嘗欲黜鄭衛之樂，復正始之音。有太常寺樂官尉遲璋者，善習古樂，爲法曲，簫磬琴瑟，戛擊鏗拊，咸得其妙，遂成《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中書門下及諸司三品以上具常服班坐，以聽金奏。相顧曰：「不知天上也，瀛洲也！」因以曲名宣賜貢院，充試進士賦題。』《唐摭言》一五云：『開成二年，高侍郎鍇主文，恩賜詩題曰《霓裳羽衣曲》 七年，復前詩題爲賦題。』

李宣古　一首

字垂後，澧陽人。武宗會昌三年進士第，又登宏詞科。性謔浪，多所譏誚。

聽蜀道士琴歌

至道不可見。正聲難得聞。忽逢羽客抱綠綺。西別峨嵋峰頂雲。初排□面躡輕響。似擲細珠鳴玉上。忽揮素爪畫七絃。蒼崖劈裂迸碎泉。憤聲高。怨聲咽。屈原叫天兩妃絕。朝雉飛。雙鶴離。屬玉夜啼獨鶩悲。吹我神飛碧霄裏。牽我心靈入秋水。有如驅逐太古來。邪淫辟蕩貞心開。孝爲子。忠爲臣。不獨語言能教

人。前弄嘯。後弄嚬。一舒一慘非冬春。　從朝至暮聽不足。相將直說瀛洲宿。更深彈罷背孤燈。窗雪蕭蕭打寒竹。　人間豈合值仙蹤。此別多應不再逢。抱琴卻上瀛洲去。一片白雲千萬峰。

△錄《才調集》七。「劈裂」原作「劈烈」，此從《全唐詩》五五二。唐人此類作品，多充作琴歌。

李沇 一首

字東濟，江夏人，宰相磎之子。生年不詳。昭宗乾寧初，父子同爲王行瑜所殺。瑜敗，追贈禮部員外郎。

巫山高

抉天心。開地脈。浮動凌霄拂藍碧。襄王端眸望不極。似睹瑤姬長歎息。　巫妝不治獨西望。暗泣紅蕉抱雲帳。君王妬妾夢荆宫。虛把金泥印仙掌。　江濤迅激如相助。十二獰龍怒行雨。崑崙謾有通天路。九峰正在天低處。

△錄《全唐詩》六八八，《樂府詩集》未收。

△調同中唐劉復《長相思》及張籍《妾薄命》，惟不叶平韻。

李節 三首

登大中進士第，爲河東節度盧鈞之巡官。

贈釋疎言還道林寺詩 三首

△三首錄《全唐詩》五六六。

湘川狺狺兮。俗獷且佷。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緊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

湘水滔滔兮。四望何依。猿狖騰拏兮。雲樹飛飛。月沉浦兮煙暝山。檣席卷兮櫓牀閒。偃仰兮嘯詠。鼓長江兮何時還。

湘川超忽兮。落日晼晚。松覆秋亭兮。蘭被春苑。上人去兮幾千里。何日同遊兮湘川水。

△題下原序云：『會昌季年，武宗大翦釋氏，巾其徒且數萬人。民隸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沈諸水，言詞於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乘馹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罪之。由是天下名祠珍宇，毀撤如掃。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已南，遠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體，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

明命復許創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湘川之勝遊也。有釋疎言，警辯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第往求釋氏遺文，以惠湘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杖而北游。既上謁軍門，范陽公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蘊帙者，至釋祠而不見焚而副剩者，又命講丐以補繕缺漏者。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年秋八月，肇自河東而歸於湘焉。喜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我君洞察理源，其何能復立之？即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疎言識遠而誠堅，孰克洪之耶？吾嘉疎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人。爲敍其事，且贈以詩。」

趙牧 一首

大中咸通間，累舉進士不第。遂棄科舉，放浪人間。詩多怨怒。學李賀爲短歌，而無痕跡。

對酒

雲翁耕扶桑。種黍養日烏。手挼六十甲子。循環落落如弄珠。長繩繫日未是愚。有翁臨鏡捋白鬚。飢魂弔骨吟古書。馮唐八十無高車。人生如雲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裂衣換酒且爲娱。勸君朝飲一瓢。夜飲一壺。杞天崩。雷騰騰。桀非堯是何足憑。桐君桂父豈勝我。醉裏白龍多上昇。菖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

君命。

△録《全唐詩》五六三。原注：『八尺』一作『七尺』，『桀』一作『紂』，『堯』一作『舜』。首片『甲子』上原有『花』字，茲從《唐摭言》一〇。

李庚 一首

字子虔。隴西人。生年不詳，卒於僖宗乾符元年（八七四）。進士及第。歷官荊南節度推官、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湖南觀察使。

東都望幸賡歌

曉雲行兮西風。慶搖裔兮龍在中。望雲光兮拜千百。西澤霈兮均東澤。

△録《文苑英華》四四《東都賦》。賦文云：『鄉里之人，思萬乘之威儀，幸物阜而時和，指康衢而引領，作望幸之賡歌。歌曰：……。』今據此擬題。

元安 二首

俗姓淡，鳳翔麟遊人。生於文宗大和八年（八三四），卒於昭宗光化元年（八九八）。與襄齊

同出於夾山善會，列大鑒之七世，住樂普山（一作『落浦山』），稱『樂普山元安禪師』，一稱『樂普和尚』或『落浦和尚』。

神劍歌

異哉神劍實摽奇。自古求人得者稀。在匣謂言無照耀。用來方覺轉光輝。　破猶豫。除狐疑。壯心膽兮定神姿。六賊既因斯剪拂。八萬塵勞盡乃揮。　斬邪徒。盪妖孽。生死榮枯齊了決。三尺靈蛇覆碧潭。一片晴光瑩寒月。　愚人之劍刻舟求。奔馳濁浪徒悠悠。拋棄澄源逐渾派。豈知神劍不隨流。　他人劍兮帶血腥。我之劍兮含靈鳴。他人有劍傷物命。我之有劍救生靈。　君子得時離彼此。小人得處自輕生。他家不用我家劍。世上高低早晚平。　須知神劍功難紀。懾魔威兮定生死。未得之者易成難。得劍之人難卻易。　展則周徧法界中。收乃還歸一塵裏。若將此劍鎮乾坤。四塞終無戰雲起。

△錄《祖堂集》九。無他本可校。『摽奇』原寫作『摽奇』，『在匣』寫作『在迊』，『猶豫』寫作『猶預』，『靈蛇』寫作『靈虵』，『之劍』寫作『志劍』，『刻舟』寫作『尅舟』，『高低』寫作『高仫』，茲擬改如右。

浮漚歌

雲天雨落庭中水。水上漂漂見漚起。前者已滅後者生。前後相續無窮已。本因雨滴水成漚。還緣風激漚歸水。不知漚水性無殊。隨他轉變將爲異。外明瑩。內含虛。內外玲瓏若寶珠。正在澄波看似有。及乎動著又如無。有無動靜事難明。無相之中有相形。只知漚向水中出。豈知水亦從漚生。權將漚水類餘身。五蘊虛攢假立人。解達蘊空漚不實。方能明見本來真。

△録《景德傳燈録》三〇，題『樂普和尚《浮漚歌》』。《祖堂集》九『雲天雨落』作『秋天雨滴』，『無窮已』作『何窮已』，『玲瓏』作『聆朧』，『水亦』作『水不』。

△以上二首，前首八段，第二、第三兩段『三三七七七』；後首五段，第三段『三三七七七』；其餘各段爲『七七七七』。就其各段辭式相近一點看，二首可視作二組聯章；然就其一意貫穿、齊雜言密切吻合一點看，又以視作二篇爲宜。因歌唱真相不明，暫録如右。

智閑　三首

青州人。生年不詳，卒於昭宗光化元年（八九八）。住鄧州香嚴，依潙山禪會。受知於靈祐，遂爲

大鑒之六世。有偈頌二百餘篇，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謚襲燈大師，有法嗣十二人。

勵覺吟 二首

△此下三首録《景德傳燈録》二九、三〇。原傳十九首，餘皆齊言。

滿口語。無處説。明明向人道不決。　急着力。勤咬嚙。無常到來救不徹。　日裏語。暗磋切。快磨古錐净挑揭。理盡覺。自護持。此生事。終不説。　玄學求他古老吟。禪學須窮心影絶。

最後語

有一語。全規矩。休思維。不自許。路逢達道人。揚眉省來處。　踢不著。多疑慮。卻思看。帶伴侶。一生參學事無成。殷勤抱得旃檀樹。

李漼 一首

即懿宗，宣宗李忱之子。生於文宗大和七年（八三三），卒於咸通十四年（八七三）。二十

七歲即帝位。佞佛，於宫内設講座，自唱經。南詔寇邊，龐勛起事，耗損極巨。在位十四年。

菊花

生長白。久視黄。共拜金剛不壞王。餘闕

△録陶穀《淸異録》卷上「金剛不壞王」條，云：「懿宗賞花短歌云：……。謂菊花也。」

邵謁 一首

韶州翁源縣人。少爲縣吏，爲令所逐，截髻著縣門，發憤讀書。咸通七年釋褐赴官。卒。胡賓王爲之序集。

少年行

丈夫十八九。膽氣欺韓彭。報讎不用劍。輔國不用兵。以目爲水鑑。以心作權衡。願君似堯舜。能使天下平。何必走馬誇弓矢。然後致得人心爭。

△録《全唐詩》六〇五，《樂府詩集》《少年行》調内不載。

義存　一首

俗姓曾，泉州南安人。生於穆宗長慶二年（八二二），卒於後梁太祖開平二年（九〇八）。十七歲出家於莆田，嗣鼎州德山宣鑒。宣宗時北遊燕秦。咸通六年歸，居府西之雪峰。懿宗賜號眞覺大師。

心鏡明頌

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性圓光非內外。

△録吳越僧延壽輯《宗鏡録》一〇。題擬。

師備　一首

俗姓謝，福州人。生於文宗大和九年（八三五），卒於後梁太祖開平二年（九〇八）。咸通初出家芙蓉山，後於豫章開元寺具戒。其師雪峰義存器重之，呼爲『備頭陀』。王氏據閩，賜紫衣，號『宗一大師』。

猛提取頌

萬里神光頂後相。没頂之時何處望。

事已成。意亦休。此個從來觸處周。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卻頭。

△録《景德傳燈録》二九。同書一八亦載，『從來』作『元來』，『聊聞』作『撩着』，『猛』作『便』，『頭』作『牛』。原有頌三首，餘齊言。原無題，今擬。

陸龜蒙 二首

正編録辭十二首。

江湖散人歌 並傳

△此下二首録《全唐詩》六二一。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爲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散而目之，子反以爲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

署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皆有用乎：水之散，爲雨、爲露、爲霜雪；水之局，爲瀦、爲洳、爲橫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蓺，死可以入；土之局，塤不可以爲埏，甓不可以爲盂。——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提孤篁曳寒繭。口誦太古滄浪詞。詞云太古萬萬古。民性甚野無風期。夜棲止與禽獸雜。獨自構架縱橫枝。因而稱曰有巢氏。民共敬貴如君師。　當時只效烏鵲輩。豈是有意陳尊卑。無端後聖穿鑿破。一派前導千流隨。多方惱亂元氣死。日使文字生姦欺。　聖人事業轉銷耗。尚有漁者存熙熙。風波不獨困一士。凡百器具皆能施。罛疎滬腐鱸鱖脫。止失檢馭無謙疵。　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爲狂癡。　所以頭欲散。不散弁峩巍。所以腰欲散。不散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傾敧。語散空谷應。笑散春雲披。衣散單複便。食散酸鹹宜。書散渾真草。酒散甘醇醨。屋散勢斜直。樹散行參差。客散忘簪屨。禽散虛籠池。物外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陴。　靜則守桑柘。亂則逃妻兒。金鑣貝帶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爲。　或聞蕃將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旌

旗。神鋒悉出羽林仗。繢畫日月蟠龍螭。　太宗基業甚牢固。小醜背叛當夷殲。禁軍近自肅宗置。抑遏輔國爭雄雌。必然大段剪兇逆。須召勁勇持軍麾。　四方賊壘猶占地。死者暴骨生寒飢。歸來輒擬荷鋤笠。詬吏已責租錢遲。興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金何以支。　只今利口且箕斂。何暇俯首哀惸嫠。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册撐頹隳。冰霜襦袴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　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人號。

△原注：『搔』一作『抓』，『手提』一作『手捉』，『民性甚野』一作『民怪其野』，『構架』一作『架結』，『民共』一作『相與』，『文字』一作『父子』，『困一士』一作『因一士』，『器具』一作『器用』，『鱸鱖脫』一作『鱸鱖肥』，『止失』一作『正失』、一作『上失』，『無譏疵』一作『非譏疵』，『弁』一作『冠』，『春雲』一作『春容』，『物外』一作『外物』，『貝帶』一作『紳帶』，『殺我』一作『投我』，『都旌旗』一作『諸旌旗』，『置』一作『署』，『持軍麾』一作『扶軍麾』，『官家』一作『吾皇』。

△右辭原作一篇，今依其韻、意分爲十二段，其中六句者七段，此乃歌辭常用體段。

△右辭體近歌行，未必合樂，然所言『散』，已明雜言形成原因之一，並可明雜言應用之思想基礎。故予編録。

丁隱君歌 並序

隱君姓丁氏，字翰之，濟陽人也，名飛舉。讀老子、莊周書，善養生，能鼓琴。居錢塘龍泓洞之左右，或曰憩館耳，別業在深山中。（中略）時時書細字，作文紀事，皆有楷法意義。夜半山靜，取琴彈之，奏雅弄一二而已。（中略）予始嘉其遯世，又聞其老而益精，又悅其治心修身之說。孔子所謂樂而壽者，斯人也歟？既樂而壽，則仁智充乎其內，充乎其內者，非有德者歟？有德而不耀於世者，非隱君子歟？乃作《丁隱君歌》，以寄其聲云。

華陽道士南遊歸。手中半卷青蘿衣。自言逋客持贈我。乃是錢塘丁翰之。　連江大抵多奇岫。獨話君家最奇秀。盤燒天竺春筍肥。琴依洞庭秋石瘦。　草堂暗引龍泓溜。老樹根株若蹲獸。霜濃果熟未容收。往往兒童雜猿狖。　去歲猖狂有黃寇。官軍解散無人鬥。滿城奔迸翰之閒。只把枯松塞圭竇。　前度相逢正賣文。一錢不直虛云云。今來利作採樵客。可以拋身麋鹿羣。　丁隱君。丁隱君。叩頭且莫變名氏。即日更尋丁隱君。

△原注：『青蘿衣』一作『青蘿皮』，『連江』一作『連天』，『解散』一作『駭散』，『叩頭』一作『昂頭』。

△序云『以寄其聲』，或指寄其琴聲。

李咸用 三首

來鵬、范攄同時人。舉進士不第，後應召爲推官。與僧修睦唱和甚多，嘗著《披沙集》六卷，宋楊萬里爲之序。

長歌行

△此下三首録《全唐詩》六四四。

要衣須破束。欲炙須解牛。當年不快意。徒爲他人留。　百歲之約何悠悠。華髮星星稀滿頭。蛾眉螓首聊我仇。圓紅闕白令人愁。　何不夕引清奏。朝登翠樓。逢花便折。闘勝即遊。　鼓腕騰棍晴雷收。舞腰困褭垂楊柔。象箸擊折歌勿休。玉山未倒非風流。眼前有物俱是夢。莫將身作黄金讎。死生同域不用懼。富貴在天何足憂。

△按《長歌行》乃漢樂府舊題，《樂府詩集》列在《相和歌辭．平調曲》，未録右作。唐人所作《長歌行》、《短歌行》，多有可歌者，詳『理論』《謡歌》章。

大雪歌

同雲慘慘如天怒。寒龍振鬣飛乾雨。玉圃花飄朶不勻。銀河風急驚砂度。謝客憑軒吟未住。望中頓失縱横路。應是羲和倦曉昏。暫返元元歸太素。歸太素。不知歸得人心否。

△末段用頂針續麻格，以「三七」兩句結，乃歌辭常態。

讀修睦上人歌篇

李白亡。李賀死。陳陶趙睦尋相次。須知代不乏騷人。貫休之後。惟修睦而已矣。睦公睦公真可畏。開口向人無所忌。才似煙霞生則媚。直如屈軼佞則指。意下紛紛造化機。筆頭滴滴文章髓。明月清風三十年。被君驅使如奴婢。勸君休。莫容易。世俗由來稀則貴。珊瑚高架五雲毫。小小不須煩藻思。

△首尾皆用佛唱定式。原注：「五雲」一作「五色」。

司空圖 二首

正編録辭一首。

短歌行

烏飛飛。兔蹶蹶。朝來暮去驅時節。女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日月。

△録《全唐詩》六三二。原題《雜言》，注：「一作《短歌行》。」茲從注。題與辭式均具歌辭特徵。

耐辱居士歌

咄。諾。休休。莫莫。伎兩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閒處著。休休。莫莫。一局棋。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言耐辱莫。

△録《司空表聖文集》二《休休亭》。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其美在焉。……天復癸亥歲，滿稔人

安，既歸，葺於壞垣之中，構不盈丈。……因爲《耐辱居士歌》題於亭之東北楹。」《唐詩紀事》六三亦載右辭，『休休』均作『休休休』，『莫莫』均作『莫莫莫』，又『可料度』作『且料度』，『快活人』作『人快活』，『耐辱摸』作『耐苦莫』。《全唐詩》六三四則作『休休休』、『莫莫莫』、『可料度』、『快活人』、『耐辱莫』，題《題休休亭》，注：「一作《耐辱居士歌》。」

李曄 一首

正編録辭二首。

思帝鄉

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況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

△録《北夢瑣言》一五。云：『天復三年，汴人擁兵殺宰相崔胤、京兆尹鄭元規，刼遷車駕，移都東洛。既入華州，百姓呼萬歲，帝泣謂百姓曰：「百姓勿唱萬歲，朕弗能與爾等爲主也。」沿路有《思帝鄉》之詞，乃曰：（即右辭）言訖，泫然流涕。』按《思帝鄉》爲唐曲子名，盛唐《教坊記》中已列，中唐令狐楚有『坐中聞《思帝鄉》有感』詩，劉禹錫和云：『當初造曲者爲誰，說得思鄉戀闕時。』至温庭筠所作，則爲『二五六三六五六三』平韻體。右辭與温作殊多不合，未知即《思帝鄉》辭否？且右辭末字上

聲，『雀』『樂』二字入聲，韻不叶，未知四句果爲一辭否？今録此待考。

韓偓 一首。

正編録辭六首。

厭花落

厭花落。人寂寞。果樹陰成燕翅齊。西園永日悶高閣。　後堂夾簾愁不捲。低頭悶把衣襟撚。忽然事到心中來。四肢嬌入茸茸眼。　也曾同在華堂宴。佯佯攏鬢偷回面。半醉狂心忍不禁。分明一任旁人見。　書中說卻平生事。猶疑未滿情郎意。錦囊封了又重開。夜深窗下燒紅紙。　紅紙千張言不盡。至誠無語傳心印。但得鴛鴦枕臂眠。也任時光都一瞬。

△録《全唐詩》六八三。原注：『人寂寞』一作『日寂寞』，『陰成』一作『成陰』，『鴛鴦』一作『鴛衾』。

△右辭作女聲，又以『三三七七』歌辭格起句，各片韻、意均有轉換，應是應酒筵妓歌所作之辭。

吳　融　五首

字子華，越州山陰人。昭宗龍紀初進士第。隨韋昭度討闖，掌書記。累遷侍御史、左補闕、中書舍人。天復元年進戶部侍郎。

贈方干處士歌

△此下五首錄《全唐詩》六八七。

把筆盡爲詩。何人敵夫子。句滿天下口。名聒天下耳。　不識朝。不識市。曠逍遙。閒徙倚。一杯酒。無萬事。一葉舟。無千里。衣裳白雲。坐卧流水。　霜落風高忽相憶。惠然見過留一夕。一夕聽吟十數篇。水榭林蘿爲岑寂。拂旦捨我亦不辭。攜筇徑去隨所適。　隨所適。無處覓。雲半片。鶴一隻。

△此首句法多變，以三言句疊用爲特徵。末片用頂針續麻，亦是歌辭之格。辭云：「一夕聽吟十數篇」，此首或即吟唱之辭。

江行

來時風。去時雨。蕭蕭颯颯春江浦。欹欹側側海門帆。軋軋啞啞洞庭櫓。

△調同顧況《送行歌》。

壁畫折竹雜言

枯纏藤。重欹雪。渭曲逢。湘江別。不是從來無本根。畫工取勢教摧折。

△調同顧況《臨春風》及白居易《花非花》等，平仄小異。

李周彈箏歌

古人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乃知此語未必然。李周彈箏聽不足。　聞君七歲八歲時。五音六律皆生知。就中十三弦最妙。應宮出入年方少。青驄慣走長楸日。幾度承恩蒙急召。　一字雁行斜御筵。鏘金戛羽凌非煙。始似五更殘月裏。淒淒切切清

露蟬。又如石罅堆葉下。泠泠瀝瀝蒼崖泉。鴻門玉斗初向地。織女金梭飛上天。有時上苑繁花發。有時太液秋波闊。當頭獨坐搬一聲。滿座好風生拂拂。天顏開。聖心悅。紫金白珠沾賜物。出來無暇更還家。且上青樓醉明月。年將六十藝轉精。自寫梨園新曲聲。近來一事還惆悵。故里春荒煙草平。供奉供奉且聽語。自昔興衰看樂府。只如《伊州》與《梁州》。盡是太平時歌舞。旦夕君王繼此聲。不要停弦淚如雨。

△題下原注：『淮南韋太尉席上贈。』又注：開端三句，一作『古云絲聲不如竹，又云竹聲不如肉』，全片乃成齊言；『日』一作『間』；『一字雁行斜』一作『雁字斜行近』；『非』一作『霏』；『天顏開』下一本有『兮』字，連下改爲七言句。

△唐人席上贈樂工辭，常用作弦歌。

風雨吟

風騷騷。雨涔涔。長洲苑外荒居深。門外流水流潭漫。河邊古木鳴蕭森。夐無禽影。寂無人音。端然拖愁坐。萬感叢於心。　姑蘇碧瓦十萬户。中有樓臺與歌舞。尋常倚月復眠花。莫說斜風兼細雨。應不知天地造化是何物。亦不知榮辱是何主。

吾困長滿是太平。吾樂不極是天生。豈憂天下有大慈。四郊刁斗常錚錚。官軍擾人甚於賊。將臣怕死唯守城。又豈復憂朝廷苦。弛慢中官轉縱橫。李膺勾黨即罹患。竇武忠謀又未行。又豈憂文臣。盡遭東高閣。文教從今日蕭索。若更無人稍近前。把筆到頭同一惡。可嘆吳城城中人。無人與我交一言。蓬蒿滿徑塵一榻。獨此閔閔何其煩。雖然小或可謀大。嫠婦之憂史尚存。況我長懷丈夫志。今來流落滄溟涘。有時驚事再咨嗟。因風因雨更憔悴。只有閒橫膝上琴。怨傷怨恨聊相寄。伯牙海上感滄溟。何似今朝風雨思。

△原注：『何主』一作『誰主』，『從今日』一作『今日徒』，末句『何似』一作『何以』。

△既題作『吟』，又曰『閒橫膝上琴』，應是真歌。

△吳融集中有《古別離雜言》一首，見存者實爲七言十二句，未録。

王　轂　一首

正編録辭一首。

鴻門讌

寰海沸兮争戰苦。風雲愁兮會龍虎。四百年漢欲開基。項莊一劍何虛舞。殊不知。人心去暴秦。天意歸明主。項王足底踏漢土。席上相看渾未悟。

△録《全唐詩》六九四。較張籍《行路難》僅後片多一韻。

蘇拯 三首

昭宗光化中（八九八至九〇一）在世。

織婦女

△此下三首録《全唐詩》七一八。

伊余盡少女。一種飾螓首。徒能事機杼。與之作歌舞。歌舞片時間。黄金翻袖取。只看舞者樂。豈念織者苦。　感此嘗憶古人言。一婦不織天下寒。

△右辭二、三句疑顛倒。七言二句結，乃歌辭之格。

水旱禱

禱祈勿告天。酒漿勿澆地。陰陽和也無妖氣。陰陽愆期乃人致。病生心腹不自醫。古屋澄潭何神祟。

△原注：末句『何』一作『有』。

△旣爲反祈禱之辭，亦應有聲。

思婦吟

秋風雁又歸。邊信一何早。攬衣出門望。落葉滿長道。一從秉箕帚。十載孤懷抱。可堪日日醉寵榮。不說思君令人老。

△題曰『吟』，疑有歌調。

失名 四首

黃巢軍中謠

逢儒則肉。師必覆。

△録《新唐書》二二五《黃巢傳》。云：『初，軍中謠曰：「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紿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按『六年』，指乾符六年（八七九）。

△《全唐詩》八七八載右辭，題《黃巢軍中謠》。

中和初童謠

黃巢走。泰山東。死在翁家翁。

△録《新唐書》三五《五行志》。《南部新書》丁云：『中和初，黃巢將敗，有謡云：「黃巢須走泰山東，死在翁家翁。」巢死之處，民家果姓翁。』『泰山』作『秦山』，首句多一『須』字，然仍是雜言。《廣卓異記》六所載同《新書》，惟『泰』作『湊』。

△《樂府詩集》八九《雜歌謡辭》、《全唐詩》八七八均載右辭，均題《中和初童謠》。《全唐詩》注云：『黃巢未敗前有此謡，後敗走至泰山狼虎谷，爲其下所殺，其死處民家果姓翁。』

咸通七年童謠

草青青。被嚴霜。鵲始巢。復看顛狂。

△録《全唐詩》八七八。所據俟查。《新唐書》三五、《樂府詩集》八九皆作「草青青，被嚴霜，鵲始後，看顛狂。」爲三言四句。

咸通初洛中謠

勿雞言。送汝樹上去。勿鴨言。送汝水中去。勿笑父母不認汝。

△録《唐語林》七。云：『咸通初，洛中謡曰：「勿雞言，送汝樹上去；勿鴨言，送汝水中去。」又曰：「勿笑父母不認汝。」及李納爲河南尹，是年大水，納觀水於魏王堤上，波勢浸盛，慮其覆溺，于是策馬而回。時人語曰：「昔瓠子將壞，而王尊不去。洛水未至，而李納已回。」是時男女多棲於木，咸爲所漂者，父母觀之不能救。』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副編卷六　五代十國八十五首

杜光庭 二首

字聖賓，一作賓聖，處州縉雲人，一說長安人。生於唐宣宗大中四年（八五〇），卒於後唐明宗長興四年（九三三）。工詞翰，應百篇舉，不中，入天台山，爲道士。僖宗召見，賜以紫服，充麟德殿文章應制。前蜀永平三年，授左諫議大夫，賜號廣成先生。後隱青城山白雲溪，自稱東瀛子。有《廣成集》等。

紀道德 一言至十五言

△此下二首録《知不足齋叢書》本《鑑戒録》五。

道。德。清虛。玄默。生帝先。爲聖則。聽之不聞。摶之不得。至德本無爲。人中多自惑。在洗心而息慮。亦知白而守黑。百姓日用而不知。上士勤行而必克。既鼓鑄於乾坤品物。信充仞乎東西南北。三星高拱兮任以自然。五帝垂衣兮修之不忒。以心體之者爲四海之主。以身率之者爲萬夫之特。有皓齒青娥者爲伐命之斧。蘊奇謀廣智者

爲盜國之賊。曾未若軒后順風兮清静自化。曾未若皋陶邁種兮温恭允塞。故可以越圓清方濁兮不始不終。何止乎居九流五常兮理家理國。豈不聞乎天地於道德也無以清寧。豈不聞乎道德於天地也有踰繩墨。語不云乎仲尼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所以垂萬古歷百王不敢離之於頃刻。

△《鑑戒録》云：『王蜀廣德先生（光庭）學海千潯，詞林萬葉。凡所著述，與樂天齊肩。……吟一言至十五言《紀道德》、《懷古今》兩篇，不唯體依風雅，抑且言徵典謨。名公之中，可謂大製者也。』《全唐詩》八五四載二辭，於右辭『三星』作『三皇』，『以身率之』作『以身鑾之』。

懷古今 一言至十五言

古。今。感事。傷心。驚得喪。歎浮沉。風驅寒暑。川注光陰。始衒朱顏麗。俄悲白髮侵。嗟四豪之不返。痛七貴以難尋。夸父興懷於落照。田文起怨於鳴琴。雁足淒涼兮傳恨緒。鳳臺寂寞兮有遺音。朔漠幽囚兮天長地久。瀟湘隔别兮水闊煙深。誰能絶聖韜賢餐芝餌朮。誰能含光遁世鍊石燒金。君不見屈大夫紉蘭而發諫。君不見賈太傅忌鵬而愁吟。君不見四皓避秦峨峨戀商嶺。君不見二疏辭漢飄飄歸故林。胡爲乎冒進貪名踐危途與傾轍。胡爲乎怙權恃寵顧華飾與彫簪。吾所以思抗跡忘機用虛無爲師

範。吾所以思去奢滅慾保道德爲規箴。不能勞神傚蘇子張生兮干時而縱辯。不能勞神傚楊朱墨翟兮揮涕以沾襟。

△『絶聖』原作『絶勝』，『估權』原作『護權』，此從《全唐詩》。

△此類定格辭，隋已有『一三五七九言』，中唐盛於唱酬，有成用等八人之『一字至九字』，有白居易等九人之『一字至七字』，杜光庭右二首更造其極，惟不知當時有無和作。此種作品，寖假而入駢文、律賦範圍，與隋唐曲子之依調塡辭亦不無瓜葛，已備隋唐五代雜言之一體，故録而存之。

韋莊　一首

正編録辭五十首。

撫盈歌

鳳縠兮鴛綃。霞疎兮綺寮。玉庭兮春晝。金屋兮秋宵。愁瞳兮月皎。笑頰兮花嬌。羅輕兮濃麝。室煖兮香椒。鑾輿去兮蕭屑。七絲斷兮沉寥。主父卧兮漳水。君王幸兮雲軺。鉛華窅窕兮濃姿。棠公肸蠁兮靡依。翠華長逝兮莫追。晏相望門兮空悲。

△録《全唐詩》七〇〇。韋莊所作雜言曲子辭甚多，此首應爲謡歌。

王 鍇 一首

字鱣祥。天復時奉使西川，因留蜀，累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王建武成二年，同平章事。居相位十四年。降後唐，爲刺史。

一字三呼令

樂。樂。樂。冷陶似餺飥。

△録《鑑戒録》四『輕薄鑑』，云：『（馮涓）與相座王司空鍇等小酌，巡故字令。鍇舉一字三呼，兩物相似。』按『一字三呼』，指『樂』字分別讀作五教切、五角切、盧各切。

△《十國春秋》四〇『冷陶』作『冷淘』。

馮 涓 三首

字信之，東陽人，或曰信都人。生年不詳，卒於前蜀王建永平間（九一一至九一五）。登大中四年進士。昭宗時爲祠部郎中。王建據蜀，以爲翰林學士，終御史大夫。涓性滑稽，語多譏誚，生平尤工於章奏。

一字三呼令

己。巳。已。驢糞似馬屎。

△右爲馮涓所還令。《鑑戒録》曰：馮涓還令後，『合座大哈，涓獨不笑，但仰視長嘯而已。』

險竿歌

山險驚摧車。水險怕覆舟。奈何平地不肯立。沿上百尺高竿頭。我不知爾是人耶猿耶復猱耶。教我見爾爲爾長歎嗟。我聞孝子不許國。我聞忠臣不憂家。爾即輕命重黄金。忠孝全虧徒爾誇。常將險藝悦君目。終日貪心媚君禄。百尺高竿百度沿。一足參差一家哭。險竿兒。聽我語。更有險竿險於汝。解從上處失君恩。落向天涯海邊去。險竿兒。爾須知。險處欲往宜爾思。上得欲下下不得。我謂此輩險於險竿兒。

△録《鑑戒録》四。曰：『前蜀馮大夫涓，……因太祖生辰，大夫獨獻一歌，先紀王功，後陳生聚（一本作『衆困』）。……《生日歌》略云：（見下首。）《險竿歌》云』。

△右辭在《全唐詩》七七六『無世次爵里可考』中屬柳曾作，題《險竿行》，遣詞稍雅。『摧車』作『摧輈』，『怕』作『能』，『沿上』作『走上』；次片首句無『猿耶』二字，次句『教我』作『使我』，無『見爾』二字；又『不憂家』作『不愛家』，『爾即』作『爾今』，『全虧』作『兩虧』，『常將險藝』作『始以險技』，『終日』作『終以』，『百度沿』作『百度緣』，『險竿險於汝』作『險徒險於汝』，『解從上處』作『重於權者』，『險處欲往宜爾思』作『險途欲往爾可思』，『欲下』作『不下』。

生日歌

百姓富。軍食足。百姓足。軍民歡。争那生靈飢且寒。吾王有術應不難。但令一㪷徵一㪷。自然百姓富於官。

△録同上。《鑑戒録》曰：『《生日歌》略云』，故右辭中當有省文。

貫休 四十一首

正編録辭二首。

長安道

憧憧合合。八表一轍。黃塵霧合。車馬火爇。名湯風雨。利輾霜雪。千車萬馱。半宿關月。上有堯禹。下有夔卨。紫氣銀輪兮常覆金闕。仙掌捧日兮濁河澄澈。愚將草木兮有言。與華封人兮不別。

△録《樂府詩集》二三《横吹曲辭》。『金闕』原作『金闕』，兹從《禪月集》一、《全唐詩》八二六改。末二句『有言』及『不別』，《禪月集》均疊，《全唐詩》所見一本同。『爇』，《集》作『熱』。又《全唐詩》注：『輪』下、『日』下，一本無『兮』字。

△右辭若去『兮』字，則僅有四言、六言兩種句式。此在樂府辭中殊少見。然貫休辭中，卻獨多以四言爲骨干之雜言。下列《蒿里》、《苦寒行》、《善哉行》、《野田黃雀行》、《胡無人行》、《輕薄篇》、《富貴曲》、《酷吏詞》、《長持經僧》等皆如此，疑有聲樂根源。按正編隋僧海順所作《三不爲篇》，三首皆以四言爲主，而轉折處有四言以外之字爲筋節。本書『前言』以爲此乃佛教講唱之唄讚偈頌音樂所致。准此，貫休樂府辭，當是雜用偈讚之聲而成。或曰：其題所擬乃樂府，其聲所用，乃梵唱也。

蒿里

兔不遲。烏更急。但恐穆王八駿。著鞭不及。所以蒿里墳出蕺蕺。氣凌雲天。龍騰鳳集。盡爲風消土喫。狐掇蟻拾。黃金不啼玉不泣。白楊騷屑。亂風愁月。折碑石人。莽穢榛没。牛羊窸窣。時見牧童兒弄枯骨。

△録《樂府詩集》二七《相和歌辭》。《禪月集》一題作《蒿里曲》。按古《蒿里》辭多齊言，間作『五七七七』，並無兼用三、四、六、八言者。

苦寒行

北風北風。職何嚴毒。催壯士心。縮金烏足。凍雲嚣嚣。礙雪一片下不得。聲繞枯桑。根在沙塞。黃河徹底。頑直到海。一氣摶束。萬物無態。惟有吾庭前杉松樹枝。枝枝健在。

△録《樂府詩集》三三《相和歌辭》。『得』韻俟校。

善哉行

有美一人兮。婉如清揚。識曲別音兮。令姿煌煌。繡袂捧琴兮。登君子堂。如彼萱草兮。使我憂忘。　欲贈之以紫玉尺。白銀璫。久不見之兮。湘水茫茫。

△録《樂府詩集》三六《相和歌辭》。『草』下《禪月集》有『花』字。『璫』，《全唐詩》作『鐺』。

△《全唐詩》原有副題，曰『傷古曲無知音』。

上留田

父不父。兄不兄。上留田。蝥賊生。徒陟岡。淚崢嶸。　我欲使諸凡鳥雀。盡變爲鶺鴒。我欲使諸凡草木。盡變爲田荆。鄰人歌。鄰人歌。古風清。清風生。

△録《樂府詩集》三八《相和歌辭》。注引《古今注》，謂『上留田』乃地名，『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魏晉六朝《上留田》多用六言，其次五言或七言，鮮爲雜言。此係作者創調，借用古題及其本意。

野田黄雀行

高樹風多。吹爾巢落。深蒿葉暖。宜爾依薄。莫近鶚類。珠網亦惡。飲野田之清水。食野田之黄粟。深花中睡。捽土裏浴。如此即全。勝啄太倉之穀。而更穿人屋。

△録《樂府詩集》三九《相和歌辭》。『依』，《禪月集》作『衣』。『薄』，《全唐詩》作『泊』。『鶚』原作『鶚』，從《禪月集》及《全唐詩》。

胡無人行

霍嫖姚。趙充國。天子將之平朔漠。肉胡之肉。燼胡帳幄。千里萬里。惟留胡之空殼。邊風蕭蕭。榆葉初落。殺氣晝赤。枯骨夜哭。將軍既立殊勳。遂有《胡無人》曲。我聞之。天子富有四海。德被無垠。但令一物得所。八表來賓。亦何必令彼胡無人。

△録《樂府詩集》四〇《相和歌辭》。《禪月集》及《全唐詩》題無『行』字。

陽春曲

爲口莫學阮嗣宗。不言是非非至公。爲手須似朱雲輩。折檻英風至今在。男兒結髮事君親。須教前賢多慷慨。　歷數雍熙房與杜。魏公姚公宋開府。盡向天上仙宮閒處坐。何不卻辭上帝下下土。忍見蒼生苦苦苦。

△録《樂府詩集》五一《清商曲辭》、《禪月集》及《全唐詩》有副題「江東廣明初作」。

△首片七言六句，次片以九言兩句造成參差，末以七言一句結，均歌辭常態。

君子有所思行　二首

△二首録《樂府詩集》六一《雜曲歌辭》、《禪月集》及《全唐詩》内題「擬《君子有所思》二首」。後首僅兩片，辭式略與前首一、二片同。

我愛正考甫。思賢作《商頌》。我愛揚子雲。理亂皆如鳳。　振衣中夜起。露花香旖旎。撲碎驪龍明月珠。敲出鳳皇五色髓。　陋巷蕭蕭風淅淅。緬想斯人勝珪璧。寂寥千載不相逢。無限區區盡虛擲。　盡虛擲。君不見。沈約道。佳人不在茲。春光

爲誰惜。

△『淅淅』，《禪月集》及《全唐詩》皆作『棤棤』。『盡虛擲』原不疊，從《禪月》，遂分四片。

安得龍猛筆。點石爲黃金。散向酷吏家。使無貪殘心。　甘棠密葉成翠幄。潁鳳不來天地塞。所以傾城人。如今不可得。

△『散向』原作『散問』，注：『一作「向」。』《禪月集》及《全唐詩》作『散爲』，又『潁』作『欸』，末二句作『所以傾國傾城人，如今如今不可得。』『如今』疊用，作者確有此習。又注首二句云：『西嶽龍猛大士，於硯中磨藥，點筆成金。西天有「龍猛金」，其色紫。』

輕薄篇 二首

△二首録《樂府詩集》六七《雜曲歌辭》。皆以二字慨歎作結，此二字不叶韻。

繡林錦野。春態相壓。誰家少年。馬蹄蹋蹋。鬥雞走狗夜不歸。一擲賭卻如花妾。誰云不顛不狂。其名不彰。悲夫。

△『誰』原作『唯』，《禪月集》同，茲從《全唐詩》。《全唐詩》並注曰：『誰云』一作『唯言』。

木落蕭蕭。蛩鳴唧唧。不覺朱蔫臉紅。霜刦鬢漆。世途多事。泣向秋日。方吟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如何。

△『蛩』，《全唐詩》作『蟲』。按『悲』字失韻，疑當作『方吟老大徒傷悲，少壯不努力』，以『力』叶『日』。

行路難　五首

△五首録《樂府詩集》七一《雜曲歌辭》。

不會當時作天地。剛有多般愚與智。到頭還用真宰心。何如上下皆清氣。　大道冥冥不知處。那堪頓得羲和轡。義不義兮仁不仁。擬學長生更容易。　負心爲爐復爲火。緣木求魚應且止。君不見。燒金鍊石古帝王。鬼火熒熒白楊裏。

△原注：『當時』一作『當初』。《全唐詩》八二七注：『負心』一作『負薪』。

君不見。道傍廢井生古木。本是驕奢貴人屋。幾度美人照影來。素綆銀瓶濯纖玉。　雲飛雨散今如此。繡闥雕甍作荒谷。沸渭笙歌君莫誇。不應長是西家哭。　休說遺編行者幾。至竟終須合天理。敗他成此亦何功。蘇張終作多言鬼。行路難。行路難。不在羊腸裏。

九有茫茫共堯日。浪死虛生亦非一。清净玄音竟不聞。花眼酒腸暗如漆。　或偶因片言隻字登第光二親。又不能獻可替不航要津。口談羲軒與周孔。履行不及屠沽人。

行路難。行路難。日暮途遠空悲歎。君不見。道傍樹有寄生枝。青青鬱鬱同榮衰。無情之物尚如此。爲人不及還堪悲。父歸墳兮未朝夕。已分黃金争田宅。高堂老母頭似霜。心作數支淚常滴。我聞忽如負芒刺。不獨爲君空歎息。古人尺布猶可縫。潯陽義夫令人憶。寄言世上爲人子。孝義團圓莫如此。若如此。不瑞死兮更何俟。

△『義夫』原作『義大』，《全唐詩》用《禪月集》作『義犬』，注：『犬』一作『夫』，乃據《文苑英華》。今從《英華》作『義夫』。《全唐詩》又注：『朝夕』一作『期夕』，『霜』一作『雪』。

君不見。山高海深人不測。古往今來轉青碧。淺近輕浮莫與交。地卑只解生荆棘。誰道黃金如糞土。張耳陳餘斷消息。行路難。行路難。君自看。

△右一首《全唐詩》列作第一首。後一『行路難』原缺『路』字，今據《全唐詩》、《文苑英華》補。

塞下曲

日向平沙出。還向平沙没。飛蓬落陣營。驚雕去天末。帝鄉青樓倚霄漢。歌吹掀天對花月。豈知塞上望鄉人。日日雙眸滴清血。

△録《樂府詩集》九三《新樂府辭》。原編《塞下曲》十一首，另十首皆齊言。《全唐詩》有『古塞下曲四

首』，此第三首，注：第三首『另一題』，未知作何題。又『陣』作『軍』。

讀離騷經

△此下二十三首錄《全唐詩》八二六至八二八。

湘江濱。湘江濱。蘭紅芷白波如銀。終須一去呼湘君。問湘神。雲中君。不知何以交靈均。我恐湘江之魚兮。死後盡爲人。曾食靈均之肉兮。個個爲忠臣。又想靈均之骨兮。終不曲。千年波底色如玉。誰能入水少取得。香沐函題貢上國。貢上國。即全勝和璞懸璆。垂棘結綠。

△『璆』，《禪月集》一作『黎』。

△首片『三三七』起，次片以兩組相同辭式合成。末片用頂針續麻格，未知實際歌唱時如何。

富貴曲　二首

有金張族。驕奢相續。瓊樹玉堂。雕牆繡轂。紈綺雜雜。鍾鼓合合。美人如白牡丹花。半日只舞得一曲。樂不樂。足不足。争教他愛山青水綠。

△《禪月集》一『樹』作『厨』。

如神若仙。似蘭同雪。樂戒於極。胡不知輟。只欲更綴上落花。恨不能把住明月。泰山肉盡。東海酒竭。佳人醉唱。敲玉釵折。寧知耘田東水翁。日日日炙背欲裂。

△『泰山』原作『太山』。

△宋沈括《夢溪筆談》評貫休《富貴曲》，敍及『刻成箏柱雁相挃』及『十幅紅綃圍夜玉』兩句，今傳本《禪月集·富貴曲》内無，殆有佚文。《全唐詩》列休殘句，有『刻成』云云，未詳出處。

酷吏詞

霰雨灂灂。風吼如斷。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歎自語。云太守酷。如何如何。掠脂斡肉。　吴姬唱一曲。等閒破紅束。韓娥唱一曲。錦段鮮照屋。寧知一曲兩曲歌。曾使千人萬人哭。　不惟哭。亦白其頭。飢其族。所以祥風不來。和氣不復。蝗乎蠈乎。東西南北。

△原注：『和氣』一作『和風』；二『乎』字一皆作『兮』。《禪月集》二『蠈』作『賊』。

△題下原注：『唐末寇亂，休避地渚宫，荆帥高氏優待之，館於龍興寺。會有謁宿，話時政不治，乃作《酷吏詞》以刺之。』

經古戰場

茫茫凶荒。迥如天設。駐馬四顧。氣候迂結。秋空峥嶸。黄日將没。多少行人。白日見物。　莫道路高低。盡是戰骨。莫見地赤碧。盡是征血。　昔人昔人。既能忠盡於力。身糜戈戟。脂其風。膏其域。今人何不繩其塍。植其食。　而使空曠年年。常貯愁煙。使我至此。不能無言。

△《禪月集》二『赤碧』作『碧赤』。

△以上二首亦以四言爲骨幹。

江邊祠

松森森。江渾渾。江邊古祠空閉門。精靈應醉社日酒。白黿咬斷菖蒲根。　花殘冷紅宿雨滴。土龍甲濕鬼眼赤。天符早晚下空碧。昨夜前村行霹靂。

△此首格調與李建勳《迎神曲》同，惟李辭上片叶入，下片叶平。

長持經僧

嘮嘮長夜坐。嘮嘮長早起。杉森森。不見人。聲續續。如流水。攛金挣玉。吐宫嘸徵。頭低草木。手合神鬼。　日消三兩黄金争得止。而槁木朽枝。一食而已。傷嗟浮世之人。善事不曾入耳。

△原注：『佛言：常持經者，可日食三兩金。』《全唐詩》將次句『長』字誤在第四句『見』字下，從《禪月集》三。又《禪月集》『挣』作『琤』。

循吏曲　上王使君

霈宿霈宿。炳爛光合。蒸蒸氂民。鍾此多福。自東自西。自南自北。伊飛伊走。乳乳良牧。　和氣無形。春光自成。大信不信。貽厥無朕。　霈女霈女。爾亦須語。使君爲理。玄風震古。　霈女霈女。爾亦須語。我願喙長三千里。枕着玉階奏明主。

△右辭仍以四言爲主，又題『曲』，非擬上古詩可知，故録。休辭以四言爲主者尚有《送姜道士歸南嶽》、《送崔使君》，因無其他證據可指爲歌辭，不備録。

嘲商客

葦蕭蕭。風摵摵。落日江頭何處客。斜倚帆檣不喚人。五湖浪向心中白。

△《禪月集》四『風』作『楓』，『摵』作『槭』。

△『三三七七』式，用仄聲韻，此乃佛唱體。下同。

偶作　四首

機生機。巧生巧。心鑊烘烘日煎炒。閼蜀眉嚬遊海島。扶桑椹熟金烏飽。金烏飽。飛復飛。四天下人眼眙眙。

△『眙眙』原作『眙眙』，兹從《禪月集》五。《禪月集》閼『閼』下六字。

△《偶作》原共五首，其中齊言一首，餘四首雜言。右辭前片用佛讚格，後片有頂針續麻格；下三首有講唱風，故録。

孰云我輕薄。石頭如何喚作玉。孰云我是非。隨邪逐惡又爭得。古人終不事悠悠。一言道合死即休。豈不見。大鵬點翼蓋十洲。是何之物鳴啾啾。

君子食即食。何必在珍華。小人食不食。縱食如泥沙。清歌且莫唱。妙舞亦休誇。爾非鳳炙麒麟肉。焉能一掛於齒牙。去來去來歸去來。紅泉正灑芙蓉霞。

君不見。金陵風臺月榭煙霞光。如今五里十里野火燒茫茫。君不見。西施綠珠顏色可傾國。樂極悲來留不得。君不見。漢王力盡得乾坤。如何秋雨灑廟門。銅臺老樹作精魅。金谷野狐多子孫。幾許繁華幾更改。唯有堯舜周召丘軻似長在。坐看樓閣成坵墟。莫話桑田變成海。吾有清涼雪山雪。天上人間常皎潔。茫茫慾火欲燒人。惆悵無因爲君說。

鼓腹曲

我昔不幸兮遭百罹。蒼蒼留我兮到好時。耳聞鐘鼓兮生豐肌。白髮卻黑兮自不知。東鄰老人好吹笛。倉囤峨峨穀多赤。餅紅蝦兮析麋腊。有酒如濁醯兮呼我喫。往往醉倒潢洿之水邊兮人盡識。孰云六五帝兮四三皇。如夔如龍兮如龔黃。吾不知此之言兮。是何之言兮。

送僧入馬頭山

馬頭寶峰。秀塞寒空。有叟有叟。真隱其中。　無味醍醐。亦非般若。白趾碧目。數百瀟灑。苦竹大於杉。白熊卧如馬。金鐘撼璽。布水噴瓦。芙蓉堂開峰月入。嶽精踏雪立屋下。伊余解攀緣。已是非常者。　更有叟。獨往來。與我語。情無剛强。氣透今古。竹笠援補。芒鞋藤乳。北風倒人。乾雪不聚。滿頭霜雪湯雪去。　湯雪去。無人及。空望真氣江上立。

△《禪月集》五末句『氣』作『風』。

△以四言爲主幹句式，用頂針續麻格，末片『三三七』作結，均是歌辭常態。

山中作

山爲水精宮。藉花無塵埃。吟狂嶽似動。筆落天瓊瓌。　伊余自樂道。不論才不才。有時鬼笑兩三聲。疑是大謝小謝李白來。

△『吟狂嶽似動』，應是右辭創作之寫照。

甘雨應祈

春雨偶愆期。草木亦未覺。君侯不遑處。退食或閉閣。東海浪滔滔。西江波漠漠。得不願身爲大虬。金其角。玉其甲。一吸再唏。雲平霧匝。華暢九有。清傾六合。使不蘇者蘇。不足者足。情通上玄。如膏綿綿。有叟有叟。鼓腹歌於道邊。歌曰。麥苗芃芃兮鶬鶊飛。日出而作兮日入歸。如彼草木兮雨露肥。古人三樂兮。我樂多之。天之成兮。地之平兮。柘系黄兮。瓠葉青兮。乳女啼兮。蒸黍馨兮。炙背捫蝨兮。復何經營兮。

△《禪月集》六『炙背』作『炙背』。

春野作

牛兒小。牛女少。抛牛沙上鬥百草。鋤隴老人又太老。薄煙漠漠覆桑棗。戴嵩醉後取次掃。

△原作五首，此其末首，餘皆齊言。

△《禪月集》六『牛女少』作『牛女小』。

△『三三七七七』，白居易《泛小輪》二首已如此。然此首句句叶韻，且皆上聲韻。

送盧舍人　三首

△此下三首，辭前原標『一日』、『二日』、『三日』等字，今略。

勸君不用登峴首山。讀羊祜碑。男兒事業須自奇。此碑山頭如日月。日日照人人不知。人不知。青山白雲徒爾爲。

勸君登商山。不用覓商山皓。雲深雪深騾馬倒。我願終南太華變爲金。吾后見之不爲寶。我願九州四海紙。幅幅與君爲諫草。使躡卨踐夔。逢軒見皞。日環五色。是物得老。如此即商山皓。商山皓。君不用討他。他必來相討。

△以上二首結句方式相似。

君不見。釋梵諸天壽億垓。天上人間去復來。君又不見。紫金爲輪一千幅。寶洲□四皆臣伏。輪王釋梵作何因。只是弘隆大乘福。自古皇王與賢哲。頂敬心師刻金玉。報通三世釋迦言。莫將梁武爲題目。君不見。近代韋裴蔣與蕭。文房書府師百僚。代天理物映千古。布髮掩泥非一朝。大哉釋梵輪王璞。已矣何人繼先

覺。行行珍重寄斯言。斯言不是尋常曲。

△『韋裴蔣與蕭』句下原注：『韋處厚相國出入廟堂，禮佛如朝見君父。裴休相國師事空王，信敬無比，出將入相，偏重禪門。蔣□相國牆塹空門，爲大檀越，中書藩鎮，常事天王。蕭倣相國清德冠世，白業常修，爲佛骨碑，見行於當時。』按『蔣相國』應指蔣伸，咸通二年出爲河中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代在蕭倣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稍前。《全唐詩》辭末又注：『缺一字』，乃指次片。

茫茫曲

茫茫復茫茫。滿眼皆埃塵。莫言白髮多。莖莖是愁筋。未達苦雖僞。及達多不仁。淺深與高低。盡能生棘榛。茫茫四大愁殺人。

△『四大』，《禪月集》三作『也大』。

黄鶯

一種爲春禽。花中開羽翼。如何此鳥身。便是黄金色。黄金色。若逢竹實終不食。

△用『三七』結，且用頂針續麻格。

宋自然 一首

孟知祥時貧士。遂州被圍，陷城中，以餓殍藁葬。傳歌一首。

漑靈臺歌

心是靈臺神是室。口爲玉池生玉液。常將玉液漑靈臺。流利關元滋百脈。百脈潤。柯葉青。葉青柯潤便長生。世人不會長生藥。煉石燒丹勞爾形。

△録《茅亭客話》三。《五代詩話》九所引『神是室』作『神之室』。《全唐詩續補遺》一七題作《遺詩》，今重擬題。

△此首所用『七七七七，三三七七七』體，常見於佛教唱詞，亦常見於民歌。

失名 一首

雜役兵士。

無了期歌

△此下二首録宋丁謂《晉公談録》。原無題，今取二辭首句爲題。

無了期。無了期。營基纔了又倉基。

△《晉公談録》云：『錢塘武肅王不識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雜役兵士於公署壁題之曰：（略，即右辭。）由是部轄者皆怒。王見而謂曰：「不必怒。」命羅隱從事續書之曰：（略，即下辭。）卒伍見之，於是怡然力役，不復怨咨。』

錢鏐　一首

正編録辭一首。

無了期歌

無了期。無了期。春衣纔了又冬衣。

△辭又見《十國春秋》七八。云：『是歲（按指天寶三年，即公元九一〇年），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築子

城。……有何人夜署府門曰：「没了期，没了期，修城財了又開池。」王出見之，命易其句云：「没了期，没了期，春衣財罷又冬衣。」士卒嗟怨者遽息。」《全唐詩》卷八辭同上。

錢俶 一首

正編録辭一首。

拆字令

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

△録《全唐詩》八七九。原見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四。《全唐詩》題「吳越王與陶穀酒令」，注：「穀使吳越，共舉酒令云云。」右辭首句拆「碧」字，兹擬題《拆字令》。

陶穀 一首

正編録辭一首。

拆字令

口耳王。聖明天子要錢塘。

△録同上。《雲麓漫鈔》作『客錢塘』。並云：『宣政間，林攄奉使契丹，國中新爲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云：「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壬，卻無口耳王。」林詞屈，駡之，幾辱命。』

徐仲雅 一首

字東野，其先秦中人，徙居長沙。生於後梁末帝龍德二年（九二二）。事馬楚，爲觀察判官，天册府學士。

贈齊己

我唐有僧號齊己。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逢五丁。毁形自學無生理。骨瘦神清風一襟。松老霜天鶴病深。一言悟得生死海。芙蓉吐出琉璃心。閃見有唐風雅

缺。敲破冰天飛白雪。清塞清江卻有靈。遺魂泣對荒郊月。格何古。天工未生誰知主。混沌鑿開雞子黄。散作純風如膽苦。意何新。織女星機挑白雲。真宰夜來調暖律。聲聲吹出嫩青春。調何雅。澗底孤松秋雨灑。嫦娥月裏學步虛。桂風吹落玉山下。語何奇。血潑乾坤龍戰時。祖龍跨海日方出。一鞭風雨萬山飛。己公己公道如此。浩浩寰中如獨自。一簟松風冷如冰。長伴巢由伸脚睡。

△録《全唐詩》七六二。

△於七言四句三片後列『三七七七』四片，平仄各半，又以七言四句一片結之，此格獨創，本編内無同唱。前後七言片皆似吟辭，惟『三七七七』四片似歌辭。

△《十國春秋》一〇三：『湖南幕府號能詩者，徐仲雅、廖匡圖、劉昭禹輩，靡不聲名藉甚。而仲雅尤傲忽，雖王公不避。獨見齊己必悚然，不敢以衆人相遇。』

△『清塞清江』俟校。

玄　泰　一首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弟子，居南嶽。掌翰二十年，與貫休、齊己爲友。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畬，爲害滋甚，乃作《畬山謡》。年六十五卒。

畬山謠

畬山兒。畬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青煙飛。猿猱路絶巖崖出。芝术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罷仍再鉏。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壽嶽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

△録《五燈會元》六。云此辭「遠邇傳播，達於九重，有詔禁止（畬山）。故嶽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

△《古今禪藻集》三，前一「斫」作「鑿」，「衡嶽」作「衡山」。《沅湘耆舊集》十「畬山兒」三字不疊，「巖崖」作「巖岸」，「芝术」作「芝樹」，「再鉏」作「復鋤」。《南嶽總勝集》十僅存末四句，「又道」作「由道」，「來年更斫」作「明年闊斫」。

處真 一首

住襄州鹿門山華嚴院，列大鑒八世，見《傳法正宗記》八。有嗣六人，第四曰行因，寂於南唐，則處真之時可推。

豁人情偈

一片凝然光燦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炳然擲着豁人情。大事分明皆總辦。是快活。無繫絆。萬兩黄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從是向渠影中現。

△録《景德傳燈録》二〇，曰：『師有一偈示衆』云云。原無題，今擬題如右。

△前四句與後五句一韻，意又相貫，故視爲辭之前後片。

文益 二首

俗姓魯，餘杭人。生於唐僖宗光啓元年（八八五），卒於後周世宗顯德五年（九五八）。出家於昇州清涼院，稱『金陵清涼文益』。謚大法眼禪師，列大鑒之九世。

華嚴六相義

△此下二首録《景德傳燈録》二九。原列頌十四首，餘皆齊言。

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

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絶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街鼓鳴

鼓鼕鼕。運大功。滿朝人。道路通。道路通。何時至。達者莫言登寶地。

泰欽 五首

魏府人。生年不詳，卒於宋太祖開寶七年（九七四）。師文益，益乃大鑒之九世。欽初住洪州幽谷山雙林院 次住金陵龍光院，稱『金陵清涼法燈禪師』。再住上藍護國院。

古鏡歌 五首

△此套録《景德傳燈録》三〇，曰：『法燈禪師泰欽「古鏡歌」三首』，玆訂其雜言爲五首；原末首乃六言，未録。

盡道古鏡不曾見。借你時人看一徧。目前不覩一纖毫。湛湛冷光凝一片。凝一片。勿背面。嫫母臨妝不稱情。潘生回首頻嘉歎。

何欣欣。何戚戚。好醜由來那是的。　只遮是。轉沉醉。演若晨窺怖走時。子細思量還有以。

△「是的」，一本作「個是」；「遮」一作「這」。

我問顛狂不暫回。淚流向予聲哀哀。哽咽未能申吐得。你頭與影悠悠哉。　悠悠哉。爾許多時那裏來。迷雲開。行行攜手上高臺。

△「吐得」一作「吐聖」。

△以上原本作一首。

誰云古鏡無樣度。古今出入何門户。門户君看不見時。即此爲君全顯露。　全顯露。與汝一生終保護。若遇知音請益來。逢人不得輕分付。

但任作見面。不須生怕怖。看取當時演若多。直至如今成錯誤。　如今不省影分明。還是當時同一顧。同一顧。苦苦苦。

△以上原本作「其二」；後有「其三」，乃六言。

△五首中用連環格者四：「凝一片」、「悠悠哉」、「全顯露」、「同一顧」是。

齊己　十三首

正編録辭二首。

巫山高

巫山高．巫女妖．雨爲暮兮雲爲朝．楚王憔悴魂欲銷．　秋猿嗥嗥日将夕．紅霞紫煙凝老壁．千巖萬壑花皆拆．但恐芳菲無正色．　不知今古行人行．幾人經此無秋情．雲深廟遠不可覓．十二峰頭插天碧．

△録《樂府詩集》一七《鼓吹曲辭》．《白蓮集》與《全唐詩》俱不載．

猛虎行

磨爾牙．錯爾爪．狐莫威．兔莫狡．飢來吞噬取腸飽．　横行不怕日月明．皇天産爾爲生寧．前村半夜聞吼聲．何人按劍燈熒熒．

△録《樂府詩集》三一《相和歌辭》．魏晉迄唐之《猛虎行》多四言、五言、七言，間或入二句六言，此首獨作雜言．

△《白蓮集》十『日月明』作『日月星』；又『寧』作『獰』，《全唐詩》八四七同．《全唐詩》『取』作『助』．

君子行

聖人不生。麟龍何瑞。梧桐不高。鳳凰何止。　　吾聞古之有君子。行藏以時。進退求己。榮必爲天下榮。恥必爲天下恥。　　苟進不如此。退不如此。亦何必用虛僞之文章。取榮名而自美。

△録《樂府詩集》三二《相和歌辭》，原無『退不如此』句，從《白蓮集》十補，《全唐詩》八四七同。《集》内『龍』作『龜』。

苦寒行

冰峰撑空寒矗矗。雲凝水凍埋海陸。殺物之性。傷人之慾。既不能斷絶蒺藜荆棘之根株。又不能展鳳凰麒麟之拳跼。　　如此則何如爲和煦。爲膏雨。自然天下之榮枯。融融於萬户。

△録《樂府詩集》三三《相和歌辭》。所收《苦寒行》多五言或七言，惟右辭與貫休作是雜言。

△《白蓮集》『爲膏雨』作『爲膏爲雨』。『斷絶』之『絶』疑衍，因在《集》内，『能』『蒺』之間僅空

一格，其文闕，而下句對等處僅一『展』字。《全唐詩》亦作『斷絕』。

昇天行

身不沉。骨不重。驅青鸞。駕白鳳。幢蓋飄飄入冷空。天風瑟瑟星河動。　瑤闕參差阿母家。樓臺戲閉凝彤霞。五三仙子乘龍車。堂前碾爛蟠桃花。回頭卻顧蓬山頂。一點濃嵐在深井。

△録《樂府詩集》六三《雜曲歌辭》。魏以來《昇天行》皆五言，此獨創雜言。

△《全唐詩》『飄飄』作『飄搖』，『五三』作『三五』，『蓬山』作『蓬萊』。

行路難

行路難。君好看。驚波不在黿鼉間。小人心裏藏崩湍。　七盤九折寒崤崒。翻車倒蓋猶堪出。未似是非脣舌危。暗中潛毀平人骨。　君不見。楚靈均。千古沉冤湘水濱。又不見。李太白。一朝卻作江南客。

△録《樂府詩集》七一《雜曲歌辭》。首片『三三七七』，有『行路難』句；末片二組『三三七』，有『君

不見』句。——均合歌辭常式。

西山叟

△此下七首録《全唐詩》八四七。

西山中。多狼虎。去歲傷兒復傷婦。官家不問孤老身。還在前山山下住。

日日曲

日日日東上。日日日西没。任是神仙容。也須成朽骨。浮雲滅復生。芳草死還出。不知千古萬古人。葬向青山爲底物。

△《白蓮集》作『神仙客』，韻遂不叶，作『容』是。

夏雲曲

紅嵯峨。爍晚波。乖龍慵卧旱鬼多。爞爞萬里壓天塹。飈雷電光空閃閃。好雨不

雨風不風。徙倚穹蒼作巖險。　男巫女覡更走魂。焚香祝天天不聞。天若聞。必能使爾爲潤澤。洗埃氛。而又變之成五色。捧日輪。將以表唐堯虞舜之明君。

△『徙倚』，《全唐詩》作『徙倚』，從《白蓮集》。

湘妃廟

湘煙濛濛湘水急。汀露凝紅裛蓮濕。蒼梧雲疊九嶷深。二女魂飛江上立。相攜泣。鳳蓋龍輿追不及。　廟荒松朽啼飛猩。笋鞭迸出階基傾。黃昏一岸陰風起。新月如眉生闊水。

△上片末『三七』句法，與曲子詞《漁家傲》偶合。

弔汨羅

落日倚闌干。徘徊汨羅曲。冤魂如可弔。煙浪聲似哭。　我欲考鼉鼉之心。烹魚龍之腹。爾既啖大夫之血。食大夫之肉。千載之後。猶斯暗伏。　將謂唐堯之尊。還如荒悴之君。更有逐臣。於焉葬魂。得以縱其噬。恣其吞。

△首片五言四句，爲弔汨羅之情景；以下處處駢偶，參差如話，爲弔汨羅之詞。似有聲。

短歌寄鼓山長老

雪峰雪峰高且雄。峨峨堆積青冥中。六月赤日燒不鎔。飛禽瞥見人難通。　常聞中有白象王。五百象子皆威光。行圍坐繞同一色。森森影動旃檀香。　於中一子最雄猛。稱尊獨踞鼓山頂。百千眷屬陰□影。身照曜。吞秋景。　裁聞岷國民歸依。前王後王皆師資。寧同梁武遇達磨。過後彈指空傷悲。

△調與李白《春日行》相近。

謝徽上人見惠二龍障子以短歌酬之

近有五羊徽上人。閒工小筆得意新。畫龍不誇頭角及鬚鱗。只求筋骨與精神。　徽上人。真藝者。惠我雙龍不言價。等閒不敢將懸掛。恐似葉公好假龍。及見真龍卻驚怕。

△辭前原有『我見蘇州崑山金城中』等八句，實爲貫休《題成都玉局觀孫位畫龍》辭。《白蓮集》誤裝

於右辭之上，《全唐詩》沿訛。茲削之。

△『恐似』原作『恐是』，茲從《白蓮集》。

△右二首所云『短歌』，乃齊己雜言特有，未知是否言其歌唱形式。

盧注 一首

注門族甲天下，因宦家於荆南，舉進士二十上不第。晚年失意，賦《酒胡子》一篇。

酒胡子

二三子逆旅相遇，貰酒於旁舍。且無絲竹，以用娛賓友。蘭陵掾淮南生探囊中，得酒胡子，置於座上。拱而立，令曰：『巡觴之胡人，心俛仰旋轉，所向者舉杯。』胡貌類人，亦有意趣，然而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作《酒胡歌》以誚之。

同心相遇思同歡。擎出酒胡當玉盤。盤中臲卼不自定。四座清賓注意看。可亦不在心。否亦不在面。徇客隨時自圓轉。酒胡五藏屬他人。十分亦是無情勸。爾不耕。亦不飢。爾不蠶。亦有衣。有眼不能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儀形本非天地力。雕鐫匠意苦多端。翠帽朱衫巧妝飾。長安斗酒十千酤。

劉伶平生爲酒徒。劉伶虛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錄《全唐詩》七六八。辭前小序用《唐摭言》一〇。《摭言》中『淸賓』作『親賓』，兩『亦』字作『以』，『徇客』作『狥俗』，『有眼』下『不能』作『不曾』。

△序曰『無絲竹以用娛賓友』，右辭顯不入樂，然酒筵娛賓，應有嘲誚歌也。

可朋 一首

丹稜人，出家爲僧。好酒，貧無以償酒債，或作詩酬之，遂自號曰醉髡。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少與盧延讓、方干爲詩友，來蜀與歐陽炯相善。夏，炯與同僚納涼淨衆寺依林亭，列樽俎。衆方歡飮自若，寺外有耕者，曝背烈日中，耘田擊鼓，罷敞不休。可朋乃作《耘田鼓》詩獻炯。

耘田鼓

農舍田頭鼓。王孫筵上鼓。擊鼓兮皆爲鼓。一何樂兮一何苦。　上有烈日。下有焦土。願我天翁。降之以雨。令桑麻熟。倉箱富。不飢不寒。上下一般。

△錄《唐詩紀事》七四。《全唐詩》八四九題《耕田鼓詩》，今據《紀事》及《十國春秋》五七本傳改題如右。

傳曰：右辭『言雖淺近，而極於理。嫺遽命衆賓撤飲。』『天翁』作『天公』。

蔡押衙　一首

巴陵某都押衙，與齊己同時。

洞庭吟

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

△録《北夢瑣言》七，云：『詩僧齊己駐錫巴陵，欲吟一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戲謂己公曰：「題洞庭者，某詩絶矣，諸人幸勿措詞。」己公堅請口銜，押衙抑揚朗吟曰：……。』右題據此擬。《全唐詩》八七一載右辭，題作《題洞庭湖》。

△《北夢瑣言》又云：『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漲勢高，遏住湘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闊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於陸，唯一條湘川而已。』蔡押衙所吟，『以其不成湖也。諸僧大笑之。』

張瀛　一首

碧之子。事南漢劉氏，官至曹郎。《十國春秋》有傳，而《南漢書》删之。

贈琴棋僧歌

我嘗聽師法一說。波上蓮花水中月。不垢不净是色空。無法無空亦無滅。我嘗聽師禪一觀。浪溢鰲頭蟾魄滿。河沙世界盡空空。一寸寒灰冷燈畔。我又聽師琴一撫。長松唤住秋山雨。弦中雅弄若鏗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又聽師棋一著。山頂坐沉紅日脚。阿誰稱是國手人。羅浮道士賭卻鶴。輸卻藥。法懷𣂏下紅霞丹。束手不敢争頭角。

△録《增修詩話總龜》十一引《雅言系述》。《全唐詩》四六九載之，全同右辭。《唐才子傳》十亦載，三片首句作『我又聞師琴一撫』，四片首句作『我又看師棋一著』，末片『法懷』作『葫蘆』。

△《全唐詩》列張瀛在『貞元時人』張碧後。按貞元末年爲公元八〇四，而南漢劉氏稱霸，始於公元九〇五，張氏父子世次，不應相距百年之久。瀛父殆别一張碧。

潘　佑 一首

正編録辭一首。

七歲吟

朝遊滄海東。暮歸何太速。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向人間三十六。

△録文瑩《湘山野録》卷中，云：『佑方丱，未入學，已能文。命筆題於壁曰：……。果當其歲誅之。』『暮』原作『莫』，此從《全唐詩》七三八。《全唐詩》『玉龍』作『白龍』。

△《全唐詩》注云：『馬令《南唐書》曰：佑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顔延之也，與夫子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誤傷白龍，爲上帝所罰也。」因吟詩云云。後果以三十六歲死。』按馬令《南唐書》一九載此事，然吟辭無前二句，『謫向』作『謫在』。《十國春秋》二七同。未知《全唐詩》所據爲何本。

宋齊丘 二首

原字超回，後字子嵩，豫章人。生於唐昭宗乾寧四年（八九七），卒於後周世宗顯德六年（九五

九）。嘗窮困，餬口於倡家魏氏。以才爲南唐烈祖用，官右僕射、平章事。元宗時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顯德五年放於青陽，自縊死。

使者與齊丘酒令　二首

先喫鱣魚。又喫旁蟹。一似拈虵弄蝎。

先喫乳酪。後喫喬團。一似噇膿灌血。

△録宋傅肱《蟹譜》下。前首爲使者啓令，後首爲齊丘還令。使者不知名，故繫辭於齊丘名下。題擬。

△《蟹譜》云：『藝祖時，嘗遣使至江表。齊丘送於郊次，酒行語熱，使者啓令曰：（略）。齊丘繼聲曰：（略）。時朝廷方草創，用度不給，倚江表爲外府，故齊丘及之。左右以令逼使之太甚，相顧失色，使者雅歎焉。故歸朝而聞行。』按上文『藝祖』，似應作『烈祖』，故云『朝廷方草創』。且齊丘顯德間死，與藝祖無涉。

失名 二首

嘲跋異

李生來。跋君怕。不意今日卻增價。不畫羅漢畫駝馬。

△錄北宋劉道醇《五代名畫記》。略謂汧陽跋異，善畫佛。梁龍德初，洛陽廣愛寺邀畫壁。有張圖者，來與角，異讓其成。人爲謠嘲異曰：「赫赫洛下，唯說異畫。張氏出頭，跋異無價。」福先寺又請異畫，有李羅漢者，復來角畫。異讓予西壁，自竭思，成於東壁。李愧甚，自縊。時人復有右辭嘲異。按駝馬應指異竭思所畫。

馬去也謠

馬去也。不用鞭。齩牙過今年。

△錄宋吳處厚《青箱雜記》七：「劉言世爲馬氏宿將，節度朗州，號劉齩牙。及馬氏將亂，民間謡曰：……。其後邊鎬入長沙，盡俘諸馬，歸於金陵，而鎬亦爲王逵所逐，言是歲亦爲潘叔嗣所殺。——皆其應也。」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副編卷七　時地待考八首

李叔卿 一首

《全唐詩》列在「無世次爵里可考」内。

江南曲

湖上女。江南花。無雙越女春浣紗。風似箭。月如弦。少年吴兒曉進船。郗家子弟謝家郎。烏巾白袷紫香囊。菱歌思欲絶。楚舞斷人腸。歌舞未終涕雙隕。舊宫坡陀纔嶙隱。西山暮雨過江來。北渚春雲沿海盡。渡口水流緩。妾歸宵剩遲。含情爲君再理曲。月華照出澄江時。

△録《全唐詩》七七六，原注：「纔」一作「絶」。

高供奉 一首

本草采萍時日歌

不在山。不在岸。采我之時七月半。選甚癱風與緩風。些小微風都不算。豆淋酒内下三丸。鐵幞頭上也出汗。

△録《全唐詩》八八〇。原題注云：『唐高供奉作。』高供奉其人無考。

△此乃民間醫藥行遠之歌訣。辭中『我』，指萍草。據此可推測原作或爲一組系列歌辭，一草一首。

失名 六首

明月湖醉後薔薇花歌

萬朵當軒紅灼灼。晚陰照水塵不著。西施醉後情不禁。侍兒扶下蕊珠閣。　柔條嫩蕊輕鮨鰓。一低一昂合又開。深紅淺緑狀不得。日斜池畔香風來。　紅能柔。緑能軟。濃淡參差相宛轉。舞蝶雙雙誰喚來。輕綃片片何人翦。　白髮使君思帝鄉。驅妻領女遊花傍。持杯憶著曲江事。千花萬葉垂宮牆。　復有同心初上第。日暮華筵移水際。笙歌日日徵教坊。傾國名倡盡佳麗。　我曾此處同諸生。飛盂落盞紛縱橫。將欲得到上天路。剛向直道中行去。　一朝失勢當如此。萬事如灰壯心死。誰知奏

御數萬言。翻割龜符四千里。　丈夫達則賢。窮則愚。胡爲紫。胡爲朱。莫思身外窮通事。且醉花前一百壺。

△録《全唐詩》七八五，標『無名氏』。

△右辭前半三片，敍湖上花囊，以七言四句起，『三三七七七』結；後半五片，慨直道不行，亦以七言四句起，以『五三三三七七』結。兩處雜言均起收束前文之作用，辭式接近，可視爲歌辭格式之一。

蘇合香

輿末□。望休遑。迢遥邊塞長。青山昏自陰。秋樹本來黃。秋樹□無葉。鳥來何處藏。日熾蒲桃垂。風吹蘇合香。

△録敦煌寫本斯一〇四〇。『輿末』下，殘存一『人』傍；『遑』原寫『黄』，遑、黄均呼光切，故校爲『遑』，『迢遥』原寫『逍遥』，『塞』原寫『賽』；後一『秋樹』下原闕一字，疑是『若』字。

△原無題，今以末三字爲題。《敦煌歌辭總編》二題《失調名·蘇合香》。

斷諸惡

斷諸惡。細細該貪嗔。若使如羅漢。即自絕囂塵。　將刀且割無明暗。復用利劍斷親姻。究竟涅槃非是遠。尋思寂滅即爲鄰。只是衆生不牽致。所以沉淪罪業深。努力努力遵三寶。愁何處不全身。

△錄敦煌寫本斯四二七七。《總編》二題《失調名・斷諸惡》。『斷諸惡』乃擬題。

一室空

五蘊山。山中一室空。來來去去不相逢。一生身。任舍住。至今不識主人翁。

△錄敦煌寫本斯二六五一。原第三句失一『去』字，今從文義補。『一生身』原寫『一生生』，據《維摩詰經講經文》改。

△『五蘊』指色、受、想、行、識五種聚集。

△《總編》二題作《失調名・一室空》。『一室空』乃擬題。

勸諸人一偈

勸君學道莫言說。言說性恒空。不斷貪癡愛。坐禪浪用功。用功計法數。實是大愚庸。但得無心想。自合太虛空。

△録敦煌寫本斯三〇一七、伯三四〇九。原寫在《五更轉》「禪師各轉」辭十首之前，稱「勸諸人一偈」。「但」，一本寫「俱」；「想」，一本寫「相」；「太」，一本寫「天」。

葡萄酒

葡萄酒金盞。差差差斟未滿。□遠黑花發。側先□。明朝看花花滿縣。喚同朋。出窗□。三杯以後人盡醉。歡情樂曲陳□。打不塗散。卻羅無限。

△録敦煌寫本伯三七〇六。《總編》二題《失調名・葡萄酒》。「葡萄酒」乃擬題。

【附録二】

聲詩集

此集是隋唐五代燕樂齊言歌辭之總集。所輯作品，上起隋，下迄南唐滅國，以時代先後爲序次。爲反映隋唐五代歌辭之全貌，此集於曲子辭外，兼録大曲辭、琴歌辭與謡歌辭。據《唐聲詩》理論，集中所有，皆五言、六言、七言之詩體歌辭。主體齊言，而附有和聲辭或少量襯字者，亦視爲『聲詩』輯入。又，凡唐五代之無調名作品，均依《唐聲詩》之理解，冠以『失調名』號代替曲名，用原名爲副題；凡隋代之無調名作品，均依《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之理解，用原名爲標題。調名下，注出副題、著録根據及其他題解内容；主要異文，則以夾注形式綴於辭末。歌辭鑒別標準，概從《雜言集·凡例》。

此集所録辭，共一千六百三首。

目録

隋　七十二首

初唐　一百二十七首

盛唐　二百三十四首

中唐　五百十五首

晚唐 二百四十三首

五代　二十六首

後梁

後晉

後周

十國　二百十一首

前蜀

隋 七十二首

盧思道 四首

河曲遊 《樂府詩集》七七《雜曲歌辭》

鄴下盛風流。河曲有名遊。應徐託後乘。車馬踐芳洲。丰茸雞樹密。遥裔鶴煙稠。日上疑高蓋。雲起類重樓。金羈自沃若。蘭棹成夷猶。懸匏動清吹。采菱轉艷謳。還珂響金埒。歸袂拂銅溝。唯畏三春晚。勿言千載憂。

城南隅讌 録同上

城南氣初新。才王邀故人。輕盈雲映日。流亂鳥啼春。花飛北寺道。絃散南漳濱。舞動淮南袖。歌揚齊後塵。駢鑣歇夜馬。接軫限歸輪。公孫飲彌月。平原讌浹旬。即是消聲地。何須遠避秦。

採蓮曲《樂府詩集》五〇《淸商曲辭》

曲浦戲妖姬。輕盈不自持。擎荷愛圓水。折藕弄長絲。珮動裙風入。妝銷粉汗滋。菱歌惜不唱。須待暝歸時。

失調名《樂府詩集》三二《相和歌辭》。原爲長篇歌行，題《從軍行》，此截用十三、十四兩句。

庭中奇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

唐鄭處誨《明皇雜録》：『唐玄宗自蜀回，夜闌登勤政樓，憑欄南望，煙雲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夫久未還。」蓋盧思道之詞也。』

王通 一首

杏壇吟《東家雜記》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則索離愁。

《古謠諺》九〇引《東家雜記》：「夫子車從出國東門，因觀杏壇，歷級而上，顧弟子曰：「非臧文仲誓將之壇乎？」」睹物思人，命琴而歌曰……。」歌僅七言四句。末四字和聲據《理性元雅》、《西麓堂琴統》等明代琴書增。

諸葛穎　一首

春江花月夜

《樂府詩集》四七《清商曲辭》　《詩紀》題下有「和煬帝」三字。

花帆渡柳浦。結纜隱梅洲。月色含江樹。花影覆船樓。「花帆」一作「張帆」。

辛德源　五首

霹靂引

《樂府詩集》五七《琴曲歌辭》

出地聲初奮。乘乾威更作。雲銜天笑明。雨帶星精落。碎枕神無繞。震楹書自若。側聞吟白虎。遠見飛玄鶴。「側」一作「時」，「飛」一作「舞」。

猗蘭操《樂府詩集》五八《琴曲歌辭》

奏事傳青閣。拂除乃陶嘉。散條凝露彩。含芳映日華。已知香若麝。無怨直如麻。不學芙蓉草。空作眼中花。

成連《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

征夫從遠役。歸望絕雲端。蓑笠城踰壞。桑落梅初寒。雪夜然烽濕。冰朝飲馬難。寂寂長安信。誰念客衣單。『桑落』一作『霜落』，『然』一作『愁』。

芙蓉花《樂府詩集》七七《雜曲歌辭》《文苑英華》三二二題作《芙蓉》。

洛神挺凝素。文君拂艷紅。麗質徒相比。鮮彩兩難同。光臨照波日。香隨出岸風。涉江良自遠。託意在無窮。『鮮彩』一作『鮮姿』，『兩難』一作『難兩』，『出岸』一作『出崖』。

浮遊花

録同上。原列《芙蓉花》後，無作者名。左克明《古樂府》一〇屬辛德源。

窗中斜日照。池上落花浮。若畏春風晚。當思秉燭遊。

李孝貞 一首

鳴雁行

《樂府詩集》六八《雜曲歌辭》

聽琴旋蔡子。張羅避翟公。夕宿寒林上。朝飛空井中。既並《玄雲曲》。復變海魚風。一報黃苑惠。還遊萬歲宮。

《詩紀》一二二云：「此詩本詠雀，《樂府》題曰『鳴雁行』，或有誤也。」今按：以聲被詩或就調撰詞，辭與調往往不一致。此適可證右辭爲聲詩。

何妥 一首

明君詞 《樂府詩集》二九《相和歌辭》《文苑英華》二〇四作何遜《昭君怨》，又注作何妥。

昔聞《別鶴弄》，已自軫離情。今來《昭君曲》，還悲秋草并。

楊廣 十五首

步虛詞 二首 《樂府詩集》七八《雜曲歌辭》

洞府凝玄液。靈山體自然。俯臨滄海島。回出大羅天。八行分寶樹。十丈散芳蓮。懸居燭日月。天步役風煙。躡記書金簡。乘空誦玉篇。冠法二儀立。珮帶五星連。瓊軒觶甘露。瑜井挹膏泉。南巢息雲馬。東海戲桑田。回旗遊八極。飛輪入九玄。高蹈虛無外。天地乃齊年。

總轡行無極。相推凌太虛。翠霞承鳳輦。碧霧翼龍輿。輕舉金臺上。高會玉林墟。朝遊度圓海。夕宴下方諸。

春江花月夜　二首　《樂府詩集》四七《清商曲辭》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帶】一作【共】。

夜露含花氣。春潭瀁月輝。漢水逢遊女。湘川值兩妃。

錦石擣流黄　二首　《樂府詩集》七七《雜曲歌辭》原作一首，此依《詩紀》一二〇。

漢使出燕然。愁閨夜不眠。易製殘燈下。鳴砧秋月前。

今夜長城下。雪昏月應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慘。【慘】一作【摻】。

喜春遊歌　二首　録同上

禁苑百花新。佳期遊上春。輕身趙皇后。歌曲李夫人。

步緩知無力。臉慢動餘嬌。錦袖淮南舞。寶襪楚宮腰。【慢】一作【曼】。

江都宮樂歌 《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

揚州舊處可淹留。臺樹高明復好遊。風亭芳樹迎早夏。長皋麥隴送餘秋。淥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駕紫騮。綠觴素蟻流霞飲。長袖清歌樂戲州。「駕」一作「躍」。

泛龍舟 《樂府詩集》四七《清商曲辭》

舳艫千里泛歸舟。言旋舊鎮下揚州。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六轡聊停御百丈。暫罷開山歌棹謳。詎似江東掌間地。獨自稱言鑑裏遊。

《隋書》一五《音樂志》云：「(煬帝)大製艷篇，辭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創《萬歲樂》、《藏鈎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鬬雞子》、《鬬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通典》一四五：「《泛龍舟》，煬帝幸江都宮所作。」

四時白紵歌 二首 《樂府詩集》五六《舞曲歌辭》

東宮春

洛陽城邊朝日暉。天淵池前春燕歸。含露桃花開未飛。臨風楊柳自依依。小苑花紅洛水綠。清歌宛轉繁絃促。長袖逶迤動珠玉。千年萬歲《陽春曲》。『宛』一作『婉』。

江都夏

梅黃雨細麥秋輕。楓葉蕭蕭江水平。飛樓倚觀軒若驚。花簟羅帷當夏清。菱潭落日雙鳧舫。綠水紅妝兩搖漾。還似浮桑碧海上。誰肯空歌《採蓮》唱。『梅黃』一作『黃梅』，『倚觀』一作『綺觀』，『夏』一作『夜』，『浮桑』一作『扶桑』。

鳳艒歌《太平御覽》九三六

三月三日向紅頭。正見鯉魚江上游。意欲垂釣往撩。取恐是蛟龍還復休。「紅」一作「江」，「江」一作「波」，「釣」一作「鉤」。

《廣五行志》曰：「隋煬帝三月三日沐上作《鳳艒歌》，乃唐興之兆。」

迷樓歌《迷樓記》

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艷戀紅輝。

《說郛》卷三二《迷樓記》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靜夜抗歌云：……。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歌之耶？」宮女曰：「臣有弟，民間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人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歌竟，不勝其悲。」

持楫篇《隋遺錄》

舊曲歌《桃葉》。新妝艷《落梅》。將身倚輕楫。知是渡江來。

《隋遺録》云：煬帝以《持楫篇》賜吴絳仙，「詔殿脚女千輩唱之」。

薛道衡 二首

昔昔鹽

《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 《才調集》卷一作劉長卿《别宕子怨》。

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恒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

「葉復齊」一作「葉正齊」，「蕩子」一作「宕子」，「飛魂」一作「驚魂」，「夜鵲」一作「野雀」，「代北」一作「岱北」，「消息」一作「還意」。

明君詞

《樂府詩集》二九《相和歌辭》 《文苑英華》二〇四作《昭君怨》，《詩紀》一二三作《昭君辭》。

我本良家子。充選入椒庭。不蒙女史進。更無畫師情。蛾眉非本質。蟬鬢改真形。專由妾命薄。誤使君恩輕。啼落渭橋路。歎別長安城。今夜寒草宿。明朝轉蓬征。卻望

關山迴。前瞻沙漠平。胡風帶秋月。嘶馬雜笳聲。毛裘易羅綺。氈帳代帷屏。自知蓮臉歇。羞看菱鏡明。釵落終應棄。髻解不須縈。何用單于重。詎假閼氏名。駃騠聊强食。桐酒未能傾。心隨故鄉斷。愁逐塞雲生。漢宮如有憶。爲視旄頭星。『更無』一作『更失』，『命薄』一作『命蹇』，『啼落』一作『啼沾』，『今夜』一作『夜依』，『明朝』一作『朝朝』、一作『朝逐』，『帷屏』一作『金屏』，『髻』一作『髮』，『桐酒』一作『筒酒』、一作『挏酒』。

王冑 四首

棗下何纂纂 二首 《樂府詩集》七四《雜曲歌辭》

柳黃知節變。草綠識春歸。復道含雲影。重檐照日輝。

御柳長條翠。宮槐細葉開。還得聞春曲。更逐鳥聲來。

中華書局本《樂府詩集》校記云：『按詩詠春景，與題不相應，疑題有誤。』今按：梁簡文帝同題一首，已詠『且歡洛浦詞，無羨安期遠』，與古題本意不盡相應。此適爲以調被辭之證，——求調與辭合，不必求題與辭合。右二首亦然。

敦煌樂　二首

《樂府詩集》七八《雜曲歌辭》

長途望無已。高山斷還續。意欲此念時。氣絶不成曲。

極目眺修塗。平原忽超遠。心期在何處。望望崦嵫晚。

虞世基　二首

四時白紵歌　二首

《樂府詩集》五六《舞曲歌辭》。原題作者名爲虞茂，題下一有『和煬帝』三字。

江都夏

長洲茂苑朝夕池。映日含風結細漪。坐堂伏檻紅蓮披。雕軒洞户青蘋吹。輕幌芳煙鬱金馥。綺檐花簟桃李枝。蘭苕翡翠但相逐。桂樹鴛鴦恒並宿。『堂』原作『當』，『蓮披』原作『蓮枝』，『但』原作『恒』，此皆從《文苑英華》一九三。

長安秋

露寒臺前曉露清。昆明池水秋色明。搖環動珮出曾城。鵾弦鳳管奏新聲。上林蒲桃合縹緲。甘泉奇樹上葱清。玉人當歌理清曲。婕妤恩情斷還續。『葱青』一作『蒼青』，『還續』一作『復續』。

虞世基，字茂世，曾隨煬帝遊幸江都。虞茂則於史無考。觀諸集多以二名互載，知虞茂應即世基。右二首於《詩紀》一二〇總題下有『和煬帝』三字。按煬帝原作僅存《東宮春》、《江都夏》二首，較右二首各有一題出入，二人原作應皆是一組四首。

侯夫人 六首

自感 三首 《迷樓記》

庭絕玉輦跡。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

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漫。無計奈春何。

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柳。翻承雨露多。

《迷樓記》云：『後宮女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也。……帝日誦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詩共八首，，二首見《雜言集》，餘録於此。

遣意　録同上

秘洞扃仙卉。雕房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

妝成　録同上

妝成多自惜。夢好卻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

自傷　録同上

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入骨清。獨卧愁空房。颯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

意徒彷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身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

楊 侗 一首

楊叛兒

《樂府詩集》四九《清商曲辭》，題作者名爲「隋後主」。《詩紀》九八屬陳後主，卷一二一又據《選詩拾遺》屬隋越王，題《京洛行》。

青春上陽月。結伴戲京華。龍媒玉珂馬。鳳軫繡香車。水映臨橋樹。風吹夾路花。日昏歡宴罷。相將歸狹斜。

《通典》一四六云：「自長安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轉闕。能合於絃管者，惟《明君》、《楊叛》、《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共八曲。」——是知隋時《楊叛》可歌。

殷英童 一首

採蓮曲

《樂府詩集》五〇《清商曲辭》　《藝文類聚》八二作《採蓮詩》。

蕩舟無數伴。解纜自相催。汗粉無庸拭。風裾隨意開。棹移浮荇亂。船進倚荷來。藕

絲牽作縷。蓮葉捧成杯。『風裾』一作『風裙』，『藕絲』一作『藕結』。

丁六娘 四首

十索 四首 《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

裙裁孔雀羅。紅綠相參對。映以蛟龍錦。分明奇可愛。粗細君自知。從郎索衣帶。

爲性愛風光。偏憎良夜促。曼眼腕中嬌。相看無厭足。歡情不耐眠。從郎索花燭。

君言花勝人。人今去花近。寄語落花風。莫吹花落盡。欲作勝花妝。從郎索花粉。

二八好容顏。非意得相關。逢桑欲採折。尋枝倒懶攀。欲呈纖纖手。從郎索指環。

《樂府詩集》引《樂苑》曰：「《十索》，羽調曲也。」《十索》以『十』爲名，當以十首成組，此佚六首。

失名 二十四首

十索 二首 録同上，原無作者名

含嬌不自轉。送眼勞相望。無那關情伴。共入同心帳。欲防人眼多。從郎索錦障。

蘭房下翠帷。蓮帳舒鴛錦。歡情宜早暢。密態須同寢。欲共作纏綿。從郎索花枕。

《樂府詩集》繫右二首於丁六娘《十索》後。

陽春曲 《樂府詩集》五一《清商曲辭》，原無作者名 《萬首唐人絶句》屬李白作。丁福保《全隋詩》屬隋無名氏。

芣苡生前逕。含桃落小園。春心自摇蕩。百舌更多言。

項王歌 《樂府詩集》五八《琴曲歌辭》，原無作者名

無復拔山力。誰論蓋世才。欲知漢騎滿。但聽楚歌哀。悲看騅馬去。泣望艤舟來。

辭入隋，應是。

《通志·樂志》『遺聲』類有《項王》，然梁丘明所傳碣石調《幽蘭》譜內無此曲。丁福保《全隋詩》以右

于闐採花《樂府詩集》七三《雜曲歌辭》，原無作者名　《萬首唐人絕句》屬蓋嘉運『編入樂府詞』。

山川雖異所。草木尚同春。亦如溱洧地。自有採花人。

《通志·樂志》『遺聲』類有《于闐採花》，屬『蕃胡四曲』。《樂府詩集》置右辭於庾信一首與李白一首之間。今從《全隋詩》訂爲隋辭。

沐浴子《樂府詩集》七四《雜曲歌辭》，原無作者名

澡身經蘭氾。濯髮傃芳洲。折榮聊躑躅。攀桂且淹留。

《通志·樂志》『遺聲』類有《沐浴子》，屬『遊俠二十一曲』。《全隋詩》亦載右辭。

澤雉 《樂府詩集》七四《雜曲歌辭》

擅場延繡頸。朝飛弄綺翼。飲啄常自在。驚雄恒不息。

《樂府詩集》引陳釋智匠《古今樂錄》：「《鳳將雛》以《澤雉》送曲。」

舍利弗 《樂府詩集》七八《雜曲歌辭》 參《唐聲詩》下四七頁。

金繩界寶地。珍木蔭瑤池。雲間妙音奏。天際法蠡吹。

摩多樓子 録同上 參《唐聲詩》下四九頁。

從戎向邊北。遠行辭密親。借問陰山候。還知塞上人。

泛龍舟　敦煌寫本斯六五三七、伯三二七一

春風細雨沾衣濕。何時恍忽憶揚州。南至柳城新造口。北對蘭陵孤驛樓。回望東西二湖水。復見長江萬里流。白鷺雙飛出谿壑。無數江鷗水上遊。泛龍舟，遊江樂。

塞姑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

昨日盧梅塞口。整見諸人鎮守。都護三年不歸。折盡江邊楊柳。

長白山歌　《隋書》六四《來護兒傳》

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十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畏』一作『怕』。

《隋書》云：來護兒之子整，尤驍勇，善撫士衆，諸賊甚憚之，爲作歌曰云云。

挽舟者歌 四首 《海山記》

我兄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困隋堤道。
方今天下飢。路糧無些少。前去三十程。此身安可保。『無些』一作『如此』。
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煙草。悲損閨内妻。望斷吾家老。『枕』一作『倇』。
安得義男兒。憫此無主屍。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歸。

《青瑣高議》後集五載《海山記》云：煬帝東幸維揚，『御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歌曰云云。

江東謠歌 《隋書》五二《韓擒虎傳》

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

《隋書》云：先是，江東有謠歌曰云云。擒虎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又見《北史》六八《韓雄傳》。

趙州百姓謠 《隋書》六二《柳彧傳》

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

《隋書》云：隋高祖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柳彧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暗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云云。

江東童謠 《長短經》四

江水何泠泠。楊柳何青青。人今正好樂。已復戍彭城。

《長短經》云：『大唐武德二年，王充殺越王侗於洛陽，僭稱尊號，隋氏滅矣。』注云：『今兹三月，江東童謡曰：……。江都西有彭城村，村有彭城水。上引其水入西閤之下，果於此被執。』《古謠諺》三六引上文，又云：『按王充即王世充。唐人避太宗諱，省去「世」字。所謂「上」者，指煬帝而言。「今兹三月」，乃恭帝義寧二年之三月，即煬帝之大業十四年。至五月改元武德，蓋追敘上一年之事也。』

汨羅士人歌《隋書》三一《地理志》

何由得渡湖。餘闕。

《隋書》云：「大抵荊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爲製《九歌》，蓋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爲競渡之戲。」

煬帝時童謠《隋書》七九《蕭琮傳》

蕭蕭亦復起。餘闕。

《隋書》云：「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嘗與賀若弼深相友善。弼既被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

慧化尼歌 三首 《大唐創業起居注》三

东海十八子。八井喚三軍。手持雙白雀。頭上戴紫雲。

丁丑與甲子。深藏入堂裏。何意坐堂裏。中央有天子。二「裏」原均誤作「裹」。「與」從傅增湘校。

胡兵未濟漢不整。治中都護有八井。

《大唐創業起居注》云：隋恭帝楊侑義寧二年，李淵進位爲相國，加九錫，於是文武將佐裴寂等二千人上疏勸進。李淵拒而不答。裴寂等又奏神人太原慧化尼歌詞曰云云，又曰云云。

初唐 一百二十七首

謝偃 四首

踏歌辭 三首 《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

春景嬌春臺。新露泣新梅。春葉參差吐。新花重疊開。花影飛鶯去。歌聲度鳥來。倩看飄飖雪。何如舞袖迴。

逶迤度香閣。顧步出蘭閨。欲繞鴛鴦殿。先過桃李蹊。風帶舒還卷。簪花舉復低。欲問今宵樂。但聽歌聲齊。

夜久星沉没。更深月影斜。裙輕纔動佩。鬟薄不勝花。細風吹寶袂。輕露濕紅紗。相看樂未已。蘭燈照九華。

失調名 新曲 《樂府詩集》九〇《新樂府辭》一題《樂府新歌應教》。

青樓綺閣已含春。凝妝艷粉復如神。細細輕裙全漏影。離離薄扇詎障塵。樽中酒色恒

宜滿。曲裏歌聲不厭新。紫燕欲飛先繞棟。黄鶯始哢即嬌人。撩亂垂絲昏柳陌。參差濃葉暗桑津。上客莫畏斜光晚。自有西園明月輪。「裙」一作「裾」，「垂絲」一作「絲垂」。

李百藥 二首

火鳳辭 二首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

歌聲扇裏出。妝影鏡中輕。未能令掩笑。何處欲障聲。知音自不惑。得念是分明。莫見雙嚬斂。疑人含笑情。「裏」一作「後」。「鏡」從《全唐詩》四三，原作「扇」。

佳人靚晚妝。清唱動蘭房。影入含風扇。聲飛照日梁。嬌嚬眉際斂。逸韻口中香。自有橫陳分。應憐秋夜長。「入」一作「出」，「分」一作「會」。

李世民 一首

功成慶善樂 《樂府詩集》五六《舞曲歌辭》

壽丘唯舊跡。酆邑乃前基。粵余承累聖。懸弧亦在玆。弱齡逢運改。提劍鬱匡時。指

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棍。端扆朝四岳。無爲任百司。霜節明秋景。輕冰結水湄。芸黃偏原隰。禾穎積京坻。共樂還譙宴。歡比《大風》詩。『余』一作『予』,『咸』一作『盛』,『坻』一作『畿』,『譙』一作『鄉』,『比』一作『此』。

張文收 一首

大酺樂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原無作者名 《全唐詩》三八屬張文收作。一作韓偓《思歸樂》。

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銷。儻隨明月去。莫道夢魂遥。『殘』一作『殊』。

張文琮 一首

明君詞 《樂府詩集》二九《相和歌辭》 一作《昭君怨》。

戒途飛萬里。回首望三秦。忽見天山雪。還疑上苑春。玉痕垂淚粉。羅袂拂胡塵。爲得胡中曲。還悲遠嫁人。『淚粉』一作『粉淚』,『胡』一作『夢』。『戒』據《全唐詩》一九,原作

『我』。

董思恭　一首

王昭君　録同上

琵琶馬上彈。行路曲中難。漢月正南遠。燕山直北寒。髻鬟風拂散。眉黛雪沾殘。斟酌紅顏盡。何勞鏡裏看。『散』一作『亂』，『盡』一作『改』，末句一作『徒勞握畫看』。

上官儀　一首

王昭君　録同上

玉關春色晚。金河路幾千。琴悲桂條上。笛怨柳花前。霧掩臨妝月。風驚入鬢蟬。緘書待還使。淚盡白雲天。

李義府 二首

堂堂 二首 《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 《萬首唐人絕句》題《題美人》。

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
嬾正鴛鴦被。羞褰玳瑁牀。春風別有意。密處也尋香。

杜易簡 二首

湘川新曲 二首 《樂府詩集》九〇《新樂府辭》

昭潭深無底。橘洲淺而浮。本欲凌波去。翻爲目成留。願君稍弭楫。無令賤妾羞。
二八相招攜。採菱渡前谿。弱腕隨橈起。纖腰向舸低。自解看花笑。憎聞染竹啼。

盧照鄰　六首

梅花落《樂府詩集》二四《橫吹曲辭》

梅嶺花初發。天山雪未開。雪處疑花滿。花邊似雪迴。因風入舞袖。雜粉向妝臺。匈奴幾萬里。春至不知來。『雪處』一作『疑處』。

王昭君《樂府詩集》二九《相和歌辭》　《琴書大全》題《昭君怨》。

金殿恩中絶。交河使漸稀。肝腸辭玉輦。形影向金微。漢宮草應綠。胡庭沙正飛。願逐三秋雁。年年一度歸。『金』一作『合』，『辭』一作『隨』。

登封大酺歌　四首　《全唐詩》四二

明君封禪日重光。天子垂衣曆數長。九州四海常無事。萬歲千秋樂未央。

日觀仙雲隨鳳輦。天門瑞雪照龍衣。繁弦綺席方終夜。妙舞清歌歡未歸。
翠鳳逶迤登介丘。仙鶴徘回天上遊。借問乾封何所樂。人皆壽命得千秋。
千年聖主應昌期。萬國淳風王化基。請比上古無爲代。何如今日太平時。

駱賓王 一首

王昭君《樂府詩集》二九《相和歌辭》

斂容辭豹尾。緘怨度龍鱗。金鈿明漢月。玉箸染胡塵。妝鏡菱花暗。愁眉柳葉顰。唯有清笳曲。時聞芳樹春。【怨】一作【恨】，【妝】一作【古】。

武后宮人 一首

離別難《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無作者名 《全唐詩》題【武后宮人】作。

此別難重陳。花深復變人。來時梅覆雪。去日柳含春。物候催行客。歸途淑氣新。剡

川今已遠。魂夢暗相親。【『深』一作『飛』。

《樂府雜録・離別難》：『天后朝，有士人陷寃獄，……其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觱篥，乃撰此曲以寄哀情。』

喬知之　一首

折楊柳《樂府詩集》二二《横吹曲辭》《唐詞紀》題《楊柳枝》。

可憐濯濯春楊柳。攀折將來就纖手。妾容與此同盛衰。何必君恩獨能久。

杜審言　二首

大酺樂　二首《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

聖后乘乾日。皇明御曆辰。紫宫初啓坐。蒼璧正臨春。雷雨垂膏澤。金錢賜下人。詔酺歡賞徧。交泰覩惟新。

毗陵震澤九州通。士女歡娱萬國同。伐鼓撞鐘驚海上。新妝袨服照江東。梅花落處疑

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大德不官逢道泰。天長地久屬年豐。「大德不官」一作「火德雲官」。

李嶠 二首

水調詞

《全唐詩》五七 原題《汾陰行》，此其末四句。

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

《白孔六帖》六一引唐鄭處誨《明皇雜録》：「興慶宮帝潛邸，於西南隅起花萼相輝之樓，與諸王游處。禄山犯順，乘遽以聞，議欲遷幸，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上問誰爲此詞，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也。』遂不終飲而去。」

桃花行

《全唐詩》六一，原題《侍宴桃花園詠桃花應制》

歲去無言忽憔悴。時來含笑吐氛氳。不能擁路迷仙客。故欲開蹊待聖君。

《四庫全書》本《説郛》四六載《景龍文館記》云：「（高宗）四年春，上宴於桃花園，羣臣畢從，學士李嶠等各獻桃花詩，上令宫女歌之。辭既清婉，歌仍妙絶，獻詩者舞蹈稱『萬歲』。上勅太常簡二十篇入樂府，

號曰《桃花行》。」

《唐詩紀事》十：『張仁亶自朔方入朝，中宗於西苑迎之，從臣宴於桃花園，亶歌曰：「歲去無言忽憔悴，……」趙彥伯曰：「紅萼競燃春苑曉，……」又一從臣歌曰：「源水叢花無數開，……」明日宴承慶殿，上令宫女善謳者唱之。詞既婉麗，歌仍妙絕，樂府號《桃花行》。』

趙彥昭　一首

桃花行

《全唐詩》一〇三，原題《侍宴桃花園詠桃花應制》　作者一作趙彥伯。

紅萼競燃春苑曙。粉茸新吐御筵開。長年願奉西王母。近侍慚無東朔才。「吐」一作「向」，「母」一作「宴」。

徐彥伯　一首

桃花行

《全唐詩》七六，原題《侍宴桃花園》　作者一作劉鴻書，一作宋之問。

源水叢花無數開。丹跗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遊復摘來。「跗」一作

『村』，『摘』一作『再』。

李乂 一首

桃花行 《全唐詩》九二，原題《侍宴桃花園詠桃花應制》

綺萼成蹊徧籞芳。紅英撲地滿筵香。莫將秋宴傳王母。來比春華奉聖皇。『籞』一作『苑』，『筵』一作『庭』，『奉』一作『壽』、一作『望』。

蘇頲 三首

桃花行 《全唐詩》七四，原題《侍宴桃花園詠桃花應制》

桃花灼灼有光輝。無數成蹊點更飛。爲見芳林含笑待。遂同温樹不言歸。『待』一作『侍』。

山鷓鴣　二首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原無作者名　《全唐詩》七四屬蘇頲作。

玉關征戍久。空閨人獨愁。寒露濕青苔。別來蓬鬢秋。
人坐青樓晚。鶯語百花時。愁多人自老。斷腸君不知。『自』一作『易』。

宋之問　二首

失調名　《全唐詩》五三，原題《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牛回。節晦蓂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刼辨沉灰。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會』一作『近』，『度』一作『動』，『槎』一作『查』。

《唐詩紀事》三云：『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之問右詩中選。

綠竹引《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

青溪緑潭潭水側。修竹嬋娟同一色。徒生仙實鳳不遊。老死空山人詎識。妙年秉願逃俗紛。歸卧嵩丘弄白雲。含情傲睨慰心目。何可一日無此君。【睨】據《全唐詩》五一補。

沈佺期 四首

梅花落《樂府詩集》二四《橫吹曲辭》 一屬宋之問。

鐵騎幾時回。金閨怨早梅。雪中花已落。風暖葉應開。夕逐新春管。香迎小歲杯。感時何足貴。書裏報輪臺。異文校録見《唐聲詩》下一九八頁。

王昭君《樂府詩集》二九《相和歌辭》 一屬宋之問。

非君惜鸞殿。非妾妬蛾眉。薄命由驕虜。無情是畫師。嫁來胡地惡。不並漢宮時。心

苦無聊賴。何堪上馬辭。『惡』一作『日』，『心』一作『辛』。

伊州歌

《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列入《伊州》大曲『歌第三』，無作者名《全唐詩》九六屬沈佺期，原題《雜詩》，共三首，此乃第三首前四句。

聞道黄花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偏照漢家營。『花』一作『龍』。

回波樂

《本事詩》七

回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録。袍笏未復牙緋。

《本事詩》云：『沈佺期以罪謫，遇恩，復官秩。朱紱未復，嘗内宴，羣臣皆歌《迴波樂》，撰詞起舞，因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中宗即以緋魚賜之。』

李景伯　一首

回波樂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

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譁竊恐非宜。

唐劉餗《隋唐嘉話》下：『景龍中，中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下兵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迴波爾持酒巵，兵兒志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嘩竊恐非宜。」於是乃罷坐。』劉肅《大唐新語》三亦載右辭，首句作『迴波詞，持酒巵』。

楊廷玉 一首

回波樂《朝野僉載》二

回波爾時廷玉。打獠取錢未足。阿姑婆見作天子。傍人不得棖觸。『棖』一作『抵』。

《朝野僉載》云：『蘇州嘉興令楊廷玉，則天之表姪也。貪狠無厭。著詞曰：……。差攝御史康訔推奏斷死。……有敕：「楊廷玉改盡老母殘年。」』

中宗朝優人 一首

回波樂《本事詩》七

回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只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

《本事詩》云：『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時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崔日用　一首

失調名　賜宴起舞自歌　《唐詩紀事》一〇

東館總是鵷鸞。南臺自多杞梓。日用讀書萬卷。何忍不蒙學士。墨制簾下出來。微臣眼看喜死。

《唐詩紀事》云：『上宴日，日用起舞，自歌云：……。其日，以日用兼修文館學士。』

劉希夷　五首

江南曲　五首　《樂府詩集》二六《相和歌辭》

暮宿南洲草。晨行北岸林。日懸滄海闊。水隔洞庭深。煙景無留意。風波有異潯。歲

遊難極目。春戲易爲心。朝夕無榮遇。芳菲已滿襟。
艷唱潮初落。江花露未晞。春洲驚翡翠。朱服弄芳菲。畫舫煙中淺。青陽日際微。錦帆衝浪濕。羅袖拂行衣。含情罷所採。相歎惜流暉。
君爲隴西客。妾遇江南春。朝遊含靈果。夕採弄風蘋。果氣時不歇。蘋花日自新。以此江南物。持贈隴西人。空盈萬里懷。欲贈竟無因。
皓如楚江月。靄若吳岫雲。波中自皎鏡。山上亦氤氳。明月留照妾。輕雲持贈君。山川各離散。光氣乃殊分。天涯一爲別。江北自相聞。『自』一作『不』。
艤舟乘潮去。風帆振早涼。潮平見楚甸。天際望維揚。洄泝經千里。煙波接兩鄉。雲明江嶼出。日照海流長。此中逢歲晏。浦樹落花芳。

李　賢　一首

黄臺瓜辭　《樂府詩集》八六《雜歌謡辭》

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絶抱蔓歸。

『尚』一作『猶』，『自』一作『云』，『摘絶』一作『四摘』。

《新唐書》八二《李倓傳》：「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長曰弘，爲太子，仁明孝友。后方圖臨朝，鴆殺之，而立次子賢。賢日憂惕，每侍上，不敢有言。乃作樂章，使工歌之，欲以感悟上及后。其言曰：……而賢終爲后所斥，死黔中。」

郭震 十一首

春江曲 《樂府詩集》七七《雜曲歌辭》，原題解云：「《春江》，巴女曲也。」

江水春沉沉。上有雙竹林。竹葉壞水色。郎亦壞人心。

王昭君 三首 《樂府詩集》二九《相和歌辭》

自嫁單于國。長銜漢掖悲。容顏日憔悴。有甚畫圖時。

厭踐冰霜域。嗟爲邊塞人。思從漢南獵。一見漢家塵。「漢」原誤「漠」。

聞有南河信。傳聞殺畫師。始知君惠重。更遣畫蛾眉。首句一作「聞道河南使」，「惠」一作「念」，「遣畫」一作「復惜」、一作「肯惜」。

子夜四時歌 六首 《樂府詩集》四五《清商曲辭》

青樓含日光。緑池起風色。贈子同心花。殷勤此何極。春歌

陌頭楊柳枝。已被春風吹。妾心正斷絶。君懷那得知。春歌

邀歡空佇立。望美頻迴顧。何時復採菱。江中密相遇。秋歌

辟惡茱萸囊。延年菊花酒。與子結綢繆。丹心此何有。秋歌

北極嚴氣升。南至温風謝。調絲競短歌。拂枕憐長夜。冬歌

帷横雙翡翠。被卷兩鴛鴦。婉態不自得。宛轉君王牀。冬歌

征步郎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無作者名 《全唐詩》六六郭震卷中題《塞上》。此截用原詩前四句。

塞外虜塵飛。頻年度磧西。死生隨玉劍。辛苦向金微。原詩「度磧西」作「出武威」。

崔湜 一首

劍南臣 錄同上，不著作者名氏。同書四三題《婕妤怨》，屬崔湜。

不分君恩斷。觀妝視鏡中。容華尚春日。嬌愛已秋風。枕席臨窗曉。屏帷對月空。年年後庭樹。芳悴在深宮。『分』一作『忿』，『觀』一作『新』，『屏帷』一作『幃屏』，『對』一作『向』，『芳悴』一作『榮落』。

崔液 二首

踏歌詞 二首 《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

綵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裁錦袖。翡翠帖花黃。歌響舞分行。艷色動流光。庭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橫。金壺催夜盡。羅袖拂寒輕。樂笑暢歡情。未半著天明。『金壺』原誤作『金臺』，此從《全唐詩》二八。

張鷟 一首

失調名 舞著詞 《遊仙窟》

從來巡繞四邊。忽逢兩個神仙。眉上冬天出柳。頰中旱地生蓮。千看千處嫵媚。萬看萬種婗妍。今宵若其不得。剩命過與黃泉。

《遊仙窟》曰：五嫂、十娘『兩人俱起舞，共勸下官。……遂舞，著詞曰』云云。

失名 六十首

如意娘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 《全唐詩》五屬武則天作。

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

失調名　顏有道歌　《樂府詩集》八六《雜歌謠辭》

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人』一作『民』

《舊唐書》七三《顏遊秦傳》：『師古叔父遊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强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

失調名　薛公歌　《大唐新語》四

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新唐書》一九七《薛大鼎傳》等書作雜言，無『得』『日』二字，『直達』作『屬』。『河』一作『溝』、一作『渠』，『楫』一作『檝』，『達』一作『至』。

《舊唐書》四九《食貨志》：『永徽元年，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界內有無棣河，隋末塡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

失調名　薛將軍歌　《樂府詩集》八六《雜歌謡辭》

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戰』一作『壯』，一作『將』。

薛仁貴擊九姓突厥於天山，遣驍健逆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餘請降，大捷而還，軍中歌之。詳《舊唐書》八三《薛仁貴傳》。

失調名　田使君歌　《樂府詩集》八六《雜歌謡辭》

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憂貧。《新唐書》一九七作『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誠』一作『神』，『田中』一作『旱田』，『但願』一作『願公』。《太平廣記》一六二引《廣德神異録》載此，無第四句。

永徽中，田仁會爲郢州刺史，有善政。屬旱，仁會自曝，祈禱得雨，年大稔，人歌之。見《太平廣記》一六二引，及《舊唐書》一八五《良吏傳》上。

失調名　刺高宗失政　《大唐新語》一一

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

高宗朝，姜恪以邊功爲左相；閻立本爲右相，工繪事，年饑，放國子學歸，又限令史須通一經。時人因歌云。

失調名　東都水患刺失政　《樂府詩集》八九《雜歌謠辭》

新禾不入箱。新麥不入場。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牆。

高宗永淳元年，東都大雨，人多殍亡，童謠如此。見《新唐書》三五《五行志》。

失調名　刺高宗封禪不遂　錄同上，又《册府元龜》八九四

嵩山兀幾層。不畏登不得。但恐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打騰騰。

『兀』一作『凡』，『但恐』一作『所畏』，一本無後二句。

高宗屢欲封中岳，始阻於歲饑，繼阻於邊警，終乃遘疾死。時有童謡。見《新唐書》三五《五行志》。

失調名　中宗時民苦邊患　《朝野僉載》一

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駝。鐮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

《朝野僉載》云：『神龍以後謡曰：……。此突厥彊盛，百姓不得斫桑養蠶、種禾刈穀之應也。』按據《新唐書·五行志》，『山南』指唐，『山北』指胡，『烏鵲窠』指居民少，『金駱駝』指虜獲重載而去。下二句謂突厥爲患，唐民不得蠶桑刈穀。

失調名　刺中宗建寺　録同上

可憐聖善寺。身著緑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

景龍中，於東都建聖善寺，爲則天追福。後又增廣，有謡。鯉魚指李唐。一説刺譙王於景雲中從均州入都，作亂，敗走，投洛川死。見《新唐書》三五《五行志》。

失調名　刺宰相失政　《詩話總龜》三七引《朝野僉載》

禮賢不解開東閤。燮理惟能閉北門。

景龍中，洛下霖雨百餘日，成災。宰相無策，惟閉坊市北門，雨更甚，人歌云。

失調名　刺姜師度苦民　《朝野僉載》二

鹵地抑種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鹵』一作『魯』，『抑』一作『二』。

《朝野僉載》略謂中宗時姜師度爲滄州刺史，好奇詭，造搶車運糧，開河築堰，州縣鼎沸。於魯城界内種稻置屯，蟹食穗盡，又差夫打蟹。民苦之，歌云。

失調名　刺崔岑贓污　《朝野僉載》四

岑義獠子後。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咄最渾。『義』一作『揞』，『接』一作『校』，

『最』一作『骨』。

《朝野僉載》謂崔湜、岑羲並爲吏部，贓污狼藉，京中爲之謡。一説崔、岑及鄭愔三人同時以贓污被諷。

失調名 刺王熊枉法 《朝野僉載》二

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齩瓜。喚人牛嚼沫。見錢滿面喜。無鏹從頭喝。嘗逢餓夜叉。百姓不可活。『沫』一作『鉄』。

《朝野僉載》謂王熊爲澤州都督，府法曹斷掠糧賊，唯各决杖一百。熊問總掠幾人，法曹謂七人。熊曰：『合决七百。』時人哂之。前都督尹正義公平，熊來替，如此，百姓歌云。

長安詞 拜聖君 四首 敦煌寫本斯五五四〇、蘇一三六九、伯三六四四

天長地闊杳難分。中國衆生不可聞。長安帝德承恩報。萬國歸投拜聖君。

漢家法用令章新。四方取則玉華吟。文章繹絡如流水。白馬馱經即自臨。

故來行險遠尋求。誰謂明君不暫留。修身不避關山苦。學問仍須度百秋。

誰知此地卻回還。淚下沾衣不覺斑。願身死作中華鬼。來生得見五臺山。

三臺　十二月辭　二首　吐魯番卜天壽寫本

正月年首初春。□□改故迎新。李玄附靈求學。樹下乃逢子珍。項託七歲知事。甘羅十二相秦。若無良妻解夢。馮唐寧得忠臣。

二月遙望梅林。青條吐葉下闕。

・卜天壽寫卷寫於景龍四年。

失調名　五臺山讚　十八首　敦煌寫本伯四六二五，斯四四二九、四〇三九、五四八七、五四七三、五四五六，『鹹』一八等。

道場乞請暫時間。至心聽讚五臺山。毒龍雨降如火海。文殊鎮壓不能翻。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

大周東北有五臺山。其山高廣與天連。東臺望見琉璃國。西臺還見給孤園。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

大聖文殊鎮五臺。盡是龍衆尚如來。師子一吼三千界。五百毒龍心膽摧。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

東臺岌岌最清高。四方巡禮莫辭勞。東望海水如觀掌。風波泛溢水滔滔。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
滔滔海水無邊畔。新羅王子泛舟來。不辭白骨離鄉遠。萬里持心禮五臺。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
南臺窟裏甚可憎。裏許多饒羅漢僧。吉祥聖鳥時時現。夜夜飛來點聖燈。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
聖燈焰焰向前行。照耀靈山徧地明。此山多饒靈異鳥。五臺十寺樂轟轟。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
南臺南脚靈境寺。靈境寺裏聖金剛。一萬菩薩聲讚歎。聖鐘不擊自然鳴。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
佛光寺裏不思議。瑪瑙珍珠鎮奠基。解脫和尚滅度後。結跏趺坐笑微微。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
清涼寺住半山崖。千重樓閣萬重開。一萬菩薩聲讚歎。如若雲中化出來。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
西臺險峻甚嵯峨。一萬菩薩徧山坡。文殊長講維摩語。教化衆生出滦河。佛子。大聖文

殊師利菩薩。佛子。

中臺頂上玉華池。寶殿行廊匌帀圍。四面香花如金色。巡禮之人皆發心。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

北臺頂上有龍宮。雷聲極大震山林。娑伽羅龍王宮裏坐。小龍護法使雷風。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

代州都督不信有文殊。飛鷹走狗競來追。走到北臺東側裏。化出地獄草皆無。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

北臺東脚有駱駝巖。密覆盤迴屈曲連。有一天女名三昧。積米如山供聖賢。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

金剛窟裏蜜流泉。佛陀波利裏中禪。一自入來經數載。如今直至那羅延。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

不可論中不可論。大聖化作老人身。每每下山受供養。去時還乘五色雲。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

五色雲裏化金橋。大悲和尚把幡招。有緣佛子橋上過。無緣佛子逆風飄。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

十種緣

父母恩重讚 十三首 敦煌寫本斯二二〇四、〇一二六

父母恩重十種緣。第一懷躬受苦難。不知是男還是女。慈悲恩愛與天連。菩薩子。

第二臨産足心酸。命如草上露珠懸。兩人争命各怕死。恐怕無常落九泉。菩薩子。

第三母子足安然。莫忘孝順養殘年。親情遠近皆歡喜。寃家懷抱競來看。菩薩子。

第四血入腹中煎。一日二升不屢餐。一年計乳七石二。母身不覺自焦乾。菩薩子。

第五漸漸長成年。愁飢愁渴又愁寒。乾處常迴兒女卧。濕處母身自家眠。菩薩子。

第六乳哺恩最難。如餳如蜜與兒餐。母喫家常如蜜味。恐怕兒嫌腥不餐。菩薩子。

第七洗濯不净衫。腥騷臭穢母向前。除洗不净無徧數。尚恐諸人有譏言。菩薩子。

第八爲避惡業緣。躬親負重驀關山。苦是長男造惡業。要共小女結成緣。菩薩子。

第九遠行煩惱緣。一回見出母於先。父母心中百計較。眼中流淚似如泉。菩薩子。

第十憐憫無二般。從頭咬取指頭看。十指咬着無不痛。教娘争忍兩般憐。菩薩子。

憂愁煩惱道場邊。逢人即道損容顔。自母懷躬十個月。常怕起卧不安然。菩薩子。

兒行千里母行千。兒行萬里母於先。一朝母子再相見。猶如破鏡卻團圓。菩薩子。

燒香禮拜歸佛道。願值彌勒下生年。各自虔心禮賢聖。此是行孝本根源。菩薩子。

敦煌寫本斯〇二二六本背面有武周新字六字。

失調名　須大拏太子度男女．十一首　敦煌寫本斯一四九七、六九二三

兒言少小皇宮養。萬事未曾知。飢亦不曾受。渴亦未受持。佛子。

父言羅睺一心成聖果。莫學五逆墮阿鼻。生生莫做冤家子。世世長爲僥倖兒。佛子。

兒答我今隨順哥哥意。只恨娘娘猶未知。放兒暫見娘娘面。須臾還去亦何遲。佛子。

父言我今爲宿持。不用見夫人。夫人心體輭。母子最爲親。佛子。

兒答我今作何罪。令受種種苦。我是公王種。須使作奴婢。佛子。

父言來日見男女。啼哭苦申陳。我心不許見。退卻菩提恩。佛子。

父言世間恩愛相纏縛。父兒妻子皆暫時。一似路傍相逢著。須臾不免槁分離。佛子。

兒言身體黑如漆。目傷復面皺。面上三殊淚。唇哆耳屍陋。佛子。

父言一歲二歲耶娘養。三歲四歲弄嬰孩。五歲六歲學人言。七歲八歲辨東西。佛子。

父言一切恩愛有離別。一切江河有枯竭。拏如拏延好伏侍婆羅門。莫教婆羅門一日嗔。

佛子。

兒言鳥雀羣飛唯失伴。男女恩愛暫時間。拏如拏延好伏侍婆羅門。早晚卻見父娘面。佛子。

西秦聖堅譯《太子須大拏經》，謂葉波國太子須大拏具布施願心，有一兒一女，施予一婆羅門爲奴。時太子之妃出外採果，兒女欲與母告別，然後啓行，太子不許。右辭乃演此故事。

盛唐　二百三十四首

賀知章　二首

採蓮曲　《樂府詩集》五〇《清商曲辭》

稽山霧罷鬱嵯峨。鏡水無風也自波。莫言春度芳菲盡。別有中流採芰荷。『霧罷』一作『罷霧』，一作『雲霧』。

柳枝詞　《才調集》九

碧玉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是翦刀。『裝』一作『妝』，『是』一作『似』。

《雲溪友議》下云：劉採春之女周德華，善《楊柳》之詞。『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詠也』，右辭即在其中。

《鑒誡録》七云：王蜀後主咸康年間，内臣嚴凝月等競唱《後庭花》、《思越人》，并搜求名公艷麗絶句爲《柳枝》詞。君臣宴飲，以晝連宵，弦管喉舌相應歌之。右辭亦在其中。

張説 二十首

破陣樂 二首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

漢兵出頓金微。照日明光鐵衣。百里火幡焰焰。千行雲騎騑騑。蹙踏遼河自竭。鼓譟燕山可飛。正屬四方朝賀。端知萬舞皇威。『明光』一作『光明』，『騑騑』一作『霏霏』，『幡』一作『旛』，『譟』一作『噪』。

少年膽氣凌雲。共許驍雄出羣。匹馬城南挑戰。單刀薊北從軍。一鼓鮮卑送款。五餌單于解紛。誓欲成名報國。羞將開口論勳。『驍雄』一作『驍騎』，『城南』一作『城西』，『開口』一作『開閣』。

樂世詞 《張説之集》一〇。原題《贈崔二安平公樂世詞》

十五紅妝侍綺樓。朝承握槊夜藏鈎。君臣一意金門寵。兄弟雙飛玉殿遊。寧知宿昔恩

華樂。變作瀟湘離別愁。地濕莓苔生舞袖。江聲怨歎入箜篌。自憐京兆雙眉嫵。會待南來五馬留。

踏歌詞

二首　《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　一題《十五日夜御前口號踏歌詞》。

花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裏太平人。龍銜火樹千燈艷。雞踏蓮花萬歲春。『燈』一作『重』，『艷』一作『焰』，『踏』一作『上』，『樹』一作『壽』、一作『歲』。

帝宮三五戲春臺。行雨流風莫妬來。西域燈輪千影合。東華金闕萬重開。

蘇摩遮

潑寒胡戲辭　五首　《全唐詩》八九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服紫髯鬍。聞道皇恩徧宇宙。來將歌舞助歡娛。億歲樂。『寶』一作『百』，『服』一作『眼』，『鬍』一作『鬚』，『徧』一作『環』。

繡裝帕額寶花冠。夷歌騎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陰氣。不慮今年寒不寒。億歲樂。『帕』一作『拍』，『騎』一作『妓』。

臘月凝陰積帝臺。豪歌急鼓送寒來。油囊取得天河水。將添上壽萬年杯。億歲樂。

『豪』一作『齊』。

寒氣宜人最可憐。故將寒水散庭前。惟願聖君無限壽。長取新年續舊年。億歲樂。

昭成皇后帝家親。榮樂諸人不比倫。往日霜前花委地。今年雪後樹逢春。億歲樂。『帝』一作『之』。

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 三首 《張說之文集》一〇

金天誕聖千秋節。玉醴還分萬壽觴。試聽紫騮歌樂府。何如騄驥舞華岡。連騫勢出魚龍變。蹀躞驕生鳥獸行。歲歲相傳指樹日。翩翩來伴慶雲翔。

聖皇至德與天齊。天馬來儀自海西。腕足徐行拜兩膝。繁驕不進踏千蹄。髤髵奮鬣時蹲踏。鼓怒驤身忽上躋。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

遠聽明君愛逸才。玉鞭金翅引龍媒。不因茲白人間有。定是飛黃天上來。影弄日華相照耀。噴含雲色且徘徊。莫言闕下桃花舞。別有河中蘭葉開。

舞馬詞 六首 《全唐詩》八九

萬玉朝宗鳳扆。千金率領龍媒。眄鼓凝驕躞蹀。聽歌弄影徘徊。聖代昇平樂。
天鹿遥徵衛叔。日龍上借羲和。將共兩驂争舞。來隨八駿齊歌。聖代昇平樂。
綵旄八佾成行。時龍五色因方。屈膝銜杯赴節。傾心獻壽無疆。四海和平樂。
帝皁龍駒沛艾。星蘭驥子權奇。騰倚驤洋應節。繁驕接跡不移。四海和平樂。
二聖先天合德。羣靈率土可封。擊石騶驔紫燕。摐金顧步蒼龍。四海和平樂。
聖君出震應籙。神馬浮河獻圖。足踏天庭鼓舞。心將帝樂躊躕。四海和平樂。

桃花行 録同上，原題《桃花園馬上應制》

林間艷色驕天馬。苑裏穠華伴麗人。願逐南風飛帝席。年年含笑舞青春。【華】一作【妝】。

張九齡 七首

失調名 三首 《全唐詩》四八，原題《故徐州刺史贈吏部侍郎蘇公輓歌詞》

韋玄方繼相。荀爽復齊名。在貴兼天爵。能賢出世卿。學聞金馬詔。神見玉人清。藏壑今如此。爲山遂不成。

相如只謝病。子敬忽云亡。豈悟瑶臺雪。分彫玉樹行。清規留草議。故事在封章。本謂山公啓。而今殁始揚。

返葬長安陌。秋風簫鼓悲。奈何相送者。不是平生時。寒影催年急。哀歌助晚遲。寧知建旟罷。丹旐向京師。

失調名 三首 録同上，原題《故滎陽君蘇氏輓歌詞》

門緒公侯列。嬪風詩禮行。松蘿方有寄。桃李忽無成。劍去雙龍別。雛哀九鳳鳴。何言嶧山樹。還似半心生。

永歎芳魂斷。行看草露滋。二宗榮盛日。千古別離時。竟罷生芻贈。空留畫扇悲。容車候曉發。何處是歸期。【芻】一作【香】。

縞服紛相送。玄扃翳不開。更悲泉火滅。徒見柳車回。舊室容衣奠。新塋拱樹栽。唯應月照簟。潘岳此時哀。

失調名 録同上，原題《眉州康司馬輓歌詞》

家受專門學。人稱入室賢。劉楨徒有氣。管輅獨無年。謫去長沙國。魂歸京兆阡。從茲匣中劍。埋没罷衝天。

王翰 三首

涼州詞 二首 《國秀集》上

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秦中花鳥已應闌。塞外風沙猶自寒。夜聽胡笳《折楊柳》。教人氣盡憶長安。【氣盡】

一作『意氣』。

子夜春歌 《樂府詩集》四五《清商曲辭》

春氣滿林香。春遊不可忘。落花吹欲盡。垂柳折還長。桑女淮南曲。金鞍塞北裝。行行小垂手。日暮渭川陽。

王之渙 三首

涼州詞 二首 《國秀集》下《樂府詩集》二二《橫吹曲辭》載前首，題《出塞》。

一片孤城萬仞山。黃河直上白雲間。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各本多作『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河』一作『沙』，『光』一作『風』。

薛用弱《集異記》：『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妙伎四輩，尋續而至。……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辭之多者，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適

則引手畫壁曰：「一絶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絶句！」之渙……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黄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

單于北望拂雲堆。殺馬登壇祭幾回。漢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親歸去來。

失調名

《國秀集》下，原題《宴詞》詳《唐聲詩》上五〇三頁

長隄春水綠悠悠。畎入漳河一道流。莫聽聲聲催去櫂。桃溪淺處不勝舟。「桃溪」一作「桃花」。

孟浩然 二首

涼州詞

二首《全唐詩》一六〇

渾成紫檀金屑文。作得琵琶聲入雲。胡地迢迢三萬里。那堪馬上送明君。

異方之樂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坐看今夜關山月。思殺邊城游俠兒。

利　涉　一首

嘲韋玎《宋高僧傳》一七

我之佛法是無爲。何故今朝得有爲。無韋始得三數載。不知此復是何韋。

玄宗詔三教論衡，韋玎挫釋思明、道葉静能。釋利涉遂登座，揭調長吟此辭。帝憶韋后之亂，貶玎。

顧朝陽　一首

王　昭　君《樂府詩集》二九《相和歌辭》

莫將鉛粉匣。不用鏡花光。一去邊城路。何情更畫妝。影銷胡地月。衣盡漢宫香。妾死非關命。只緣怨斷腸。【只】一作【都】。

薛維翰　一首

失調名《國秀集》下，原題《怨歌》

百尺珠樓臨狹斜。新妝能唱美人車。皆言賤妾紅顏好。要自狂夫不憶家。

金昌緒　一首

伊州歌《唐詩紀事》一五，原題《春怨》

打卻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卻』一作『起』，『幾回』一作『啼時』。

趙良器 一首

失調名《全唐詩》二〇三，原題《鄭國夫人輓歌詞》

淑德延公胄。宜家接帝姻。桂宮難掌僕。蘭殿女昇嬪。恩澤昭前命。盈虛變此辰。萬年今已矣。彤管列何人。

崔顥 二首

霍將軍《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全唐詩》一三〇題《長安道》，乃據《樂府詩集》二三。

長安甲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日晚朝回擁賓從。路傍揖拜何紛紛。莫言炙手手可熱。須臾火盡灰亦滅。莫言貧賤即可欺。人生富貴自有時。一朝天子賜顏色。世上悠悠應自知。『自』一作『始』，『上』一作『事』，『應』一作『君』。

盧女曲《樂府詩集》七三《雜曲歌辭》　《全唐詩》一三〇原題《妓王席觀妓》。

二月春來半。宮中日漸長。柳垂金屋暖。花覆玉樓香。拂匣先臨鏡。調笙更炙簧。還將《盧女曲》。夜夜奉君王。『覆』一作『發』，『《盧女曲》』一作『歌舞態』，『夜夜』一作『只擬』。

江采蘋　一首

一斛珠《梅妃傳》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盡日』一作『自是』。

傳唐曹鄴《梅妃傳》：『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貢珍珠至，命封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

楊玉環 一首

阿那曲《全唐詩》八九九 《全唐詩》五題《贈張雲容舞》。

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嫋嫋秋煙裏。輕雲嶺下乍摇風。嫩柳池塘初拂水。『下』一作『上』。

《太平廣記》六九引《傳記》（一説即裴鉶《傳奇》），略謂開元中，楊貴妃侍兒張雲容當獨舞《霓裳》於繡嶺宮，妃贈詩『羅袖動香』云云。明皇吟詠久之，並繼和。

崔國輔 十首

採蓮曲《樂府詩集》五〇《清商曲辭》

玉淑花紅發。金塘水碧流。相逢畏相失。並着採蓮舟。『紅』一作『亂』。

白紵詞 二首

《樂府詩集》五五《舞曲歌辭》《全唐詩》一一九謂前首一作《香風詞》。

洛陽梨花落如霰。河陽桃葉生復齊。坐恐玉樓春欲盡。紅綿粉絮裛妝啼。「恐」一作「惜」。

董賢女弟在椒風。窈窕繁華貴後宮。璧帶金釭皆翡翠。一朝零落變成空。

王昭君

《樂府詩集》二九《相和歌辭》《全唐詩》一一九題注：「一作《吟歎曲》。」

漢使南還盡。胡中妾獨存。紫臺綿望絕。秋草不堪論。

王昭君

録同上《全唐詩》七八六屬無名氏。

一回望月一回悲。望月月移人不移。何時得見漢朝使。爲妾傳書斬畫師。

妾薄命 《樂府詩集》六二《雜曲歌辭》 《全唐詩》一一九題《秦女卷衣》。

雖入秦帝宮。不上秦帝牀。夜夜玉窗裏。與他卷羅裳。

甘州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原無作者名 《萬首唐人絶句》二屬崔國輔。

欲使傳消息。空書意不任。寄君明月鏡。偏照故人心。

濮陽女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原無作者名 《萬首唐人絶句》二屬崔國輔。

雁來書不至。月照獨眠房。賤妾多愁思。不堪秋夜長。「思」一作「苦」。

牆頭花 《全唐詩》一一九，原題《怨詞》 詳《唐聲詩》上六四二頁。

樓前桃李疎。池上芙蓉落。織錦猶未成。蛩聲入羅幕。

子夜冬歌《樂府詩集》四五《清商曲辭》

寂寥抱冬心。裁羅又綗綗。夜久頻挑燈。霜寒剪刀冷。

王昌齡 六首

失調名《全唐詩》一四三，原題《長信秋詞》　《樂府詩集》四三題《長信怨》。

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此旗亭賭唱之篇，見王之渙《涼州詞》後注。

失調名 録同上，原題《芙蓉樓送辛漸》

寒雨連天夜入湖。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天』一作『江』。

此亦旗亭賭唱之篇。

採蓮曲 二首 《樂府詩集》五〇《清商曲辭》

吳姬越艷楚王妃。爭弄蓮舟水濕衣。來時浦口花迎入。採罷江頭月送歸。『舟』一作『花』。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

蓋羅縫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無作者名 《全唐詩》一四三題《出塞》。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征人尚未還。但願龍庭神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次句一作『萬里長征人未還』，第三句一作『但使龍城飛將在』。

蓋羅縫 録同上，亦無作者名 《全唐詩》一四三題《春怨》。

音書杜絶白狼西。桃李無顏黃鳥啼。寒雁春深歸去盡。出門腸斷草萋萋。

盧僎　二首

失調名　二首《全唐詩》九九，原題《讓帝輓歌詞》

泰伯玄風遠。延州德讓行。闔棺追大節。樹羽册鴻名。地户迎天仗。皇階失帝兄。還聞漢明主。遺劍泣東平。『遺』一作『解』。

題下原注：『寧王憲薨，帝失聲號慟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

朝天馳馬絶。册帝□宫祖。恍惚陵廟新。蕭條池館古。萬化一朝空。哀樂此路同。西園有明月。修竹韻悲風。

此辭韻別，疑是兩首。

梁獻　一首

王昭君《樂府詩集》二九《相和歌辭》

圖畫失天真。容華坐誤人。君恩不可再。妾命在和親。淚點關山月。衣銷邊塞塵。一

聞陽鳥至。思絶漢宮春。

沈宇 一首

樂世詞 敦煌寫本斯六五三七《國秀集》上題《武陽送別》。

菊黄蘆白雁南飛。羌笛胡琴淚滿衣。送君長別秋江水。一去東流何日歸。『南』一作『初』，『滿』一作『濕』，『送』一作『見』，『長別』一作『腸斷』。

沈頌 一首

春旦歌《國秀集》下

常聞嬴女玉簫臺。奏曲情深彩鳳來。欲登北地銷歸恨。卻羨雙飛去不回。

薛奇童　二首

吳聲子夜歌　《國秀集》中《全唐詩》一一九題《古意》，屬崔國輔。又三〇四題《怨婦》，屬劉商。

浄掃黃金階。飛霜皓如雪。下簾彈箜篌。不忍見秋月。

思歸樂　《萬首唐人絶句》二《樂府詩集》八〇無作者。一屬張祜，一屬韓偓。《萬首唐人絶句》三屬蓋嘉運『編入樂府詞』。

晚日催絃管。春風入綺羅。杏花如有意。偏落舞衫多。『晚』一作『曉』。

芮挺章　一首

江南弄　《國秀集》下

春江可憐事。最在美人家。鸚鵡能言鳥。芙蓉巧笑花。地銜金作埒。水抱玉爲砂。薄

晚青絲騎。長鞭赴狹斜。

哥舒翰 一首

破陣樂 破西戎 敦煌寫本伯三六一九

西戎最沐恩深。犬羊違背生心。神將驅兵出塞。橫行海畔生擒。石堡巖高萬丈。鵰窠霞外千尋。一唱盡屬唐國。將知應合天心。

王維 二十首

伊州歌 《王右丞集》一本作《失題》。《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列爲《伊州》大曲歌第一。《萬首唐人絕句》二二題《李龜年所歌》。

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首句一作『秋風明月獨離居』，『附』一作『寄』。

《雲谿友議》中『雲中命』條：『龜年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又：「清風朗月苦

相思，……。」此詞皆王右丞所製，至今梨園唱焉。」

渭城曲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　《王右丞集》原題《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裛』原作『浥』，次句一作『客舍依依楊柳春』。

簇拍相府蓮

録同上，無作者名《王右丞集》等原僅前四句，題《息夫人怨》或《息嬀怨》。後四句編入《水調》大曲第六徹，見《樂府詩集》七九。

莫以今時寵。寧無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闔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日望應門。『寧』一作『難』，『無』一作『忘』。

唐孟棨《本事詩》一云：『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注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戎渾

録同上，原無作者名《王右丞集》原題《觀獵》，五律，此截其前半。《全唐詩》五一屬張祜。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勁』一作『動』。

一片子

録同上，原無作者名《王右丞集》原題《春日上方即事》，五律，此截其後半。

柳色青山映。梨花雪鳥藏。綠窗桃李下。閒坐歎春芳。《王右丞集·春日上方即事》後四句作『柳色春山映，梨花夕鳥藏。北窗桃李下，閒坐但焚香。』『梨花』一作『花明』，『坐』一作『步』。

崑崙子

録同上，原無作者名《王右丞集》原題《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五律，此截其前半。

揚子譚經去。淮王載酒過。醉來啼鳥喚。坐久落花多。『去』一作『所』、一作『處』，第三句一作『興闌啼鳥喚』，『喚』一作『緩』。

昔昔鹽

《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原無作者名　《王右丞集》原題《奉和聖製幸玉真公主山莊因題石壁十韻之作應制》，排律二十句，此截用其前八句。

碧落風煙外。瑤臺道路賒。何如連御苑。別自有仙家。此地回鑾駕。緣溪滿翠華。洞中明月夜。窗下發煙霞。『何如』一作『如何』，『御苑』一作『帝苑』，『此』一作『比』，『滿』一作『轉』，『明月夜』一作『開日月』，末句一作『窗裏發蒸霞』。

浣紗女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原無作者名　《王右丞集》原題《奉和聖製上巳於望春亭觀禊飲應制》，五言排律，此截用首四句。

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闕萬户上。人向百花中。『户』一作『井』，『人向』一作『輦過』。

陸州歌

《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原無作者名，列爲大曲《陸州》歌第一徧　《王右丞集》原題《終南山》，五律，此截用後半。

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浦問樵夫。『浦』一作『水』。

思歸樂《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原無作者名。《王右丞集》題《送友人南歸》，五律，此截用其前半。《全唐詩》五一一屬張祜。《萬首唐人絕句》二屬薛奇童。

萬里春應盡。三江雁亦稀。連天漢水廣。孤客未言歸。末句一作『孤客郢城歸』。

相思子《萬首唐人絕句》二

紅豆生南國。秋來發故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故枝』一作『幾枝』，『願君』一作『贈君』、一作『勸君』，『多』一作『休』。

《唐詩紀事》一六：『祿山之亂，李龜年奔於江潭，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云：「紅豆生南國，……。」又「春風明月苦相思，……。」此皆維所製而梨園唱焉。』『春風明月』云云，即前列《伊州歌》。《唐詩紀事》所言，乃本《雲谿友議》，見王維《伊州歌》辭後。

扶南曲 五首 《樂府詩集》九〇《新樂府辭》《全唐詩》二五題《扶南曲歌詞》。

翠羽流蘇帳。春眠曙不開。羞從面色起。嬌逐語聲來。早向昭陽殿。君王中使催。

堂上青弦動。堂前綺席陳。齊歌盧女曲。雙舞洛陽人。傾國徒相看。寧知心所親。

香氣傳空滿。妝華影箔通。歌聞天仗外。舞出御筵中。日暮歸何處。花間長樂宮。前四句曾借入《陸州歌》大曲，作『香氣傳空滿，妝花映薄紅。歌聲天仗外，舞態御樓中。』首句又作『香風傳空陌』。

宮女還金屋。將眠復畏明。入春輕衣好。半夜薄妝成。拂曙朝前殿。玉除多珮聲。『除』一作『墀』。

朝日照綺窗。佳人坐臨鏡。散黛恨猶輕。插釵嫌未正。同心勿遽遊。幸得春妝竟。『得』一作『待』。

扶南曲《國秀集》中《王右丞集》作《班婕妤》。

怪來妝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在春園裏。花間語笑聲。『在』一作『向』，『語笑』一作『笑語』。

班婕妤

二首《樂府詩集》四三《相和歌辭》原三首，末首據《國秀集》録爲《扶南曲》。次首又見《琴書大全》，調名在《河嶽英靈集》中作《婕妤怨》，《唐聲詩》上五〇二頁據此判爲聲詩。

玉窗螢影度。金殿人聲絶。秋夜守羅帷。孤燈耿不滅。『不』一作『明』。

宮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疎。那堪聞鳳吹。門外度金輿。『恩』一作『寵』，『吹』一作『笛』。

想夫憐

《王右丞集》十，原題《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湯寓目》

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繞。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回。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樹』一作『市』。

白居易《聽歌六絶句》之四《想夫憐》云：『玉管朱絃莫急催，容聽歌送十分杯。長愛《夫憐》第二句，請君重唱「夕陽開」。』注：『王維右丞辭云：「秦川一半夕陽開」，此句尤佳！』

儲光羲　一首

王昭君《樂府詩集》二九《相和歌辭》

日暮驚沙亂雪飛。傍人相勸易羅衣。强來前帳看歌舞。共待單于夜獵歸。

丁仙芝　二首

江南曲　二首《樂府詩集》二六《相和歌辭》　參《唐聲詩》上五〇六頁。

長干邪路北。近浦是兒家。有意來相訪。明朝出浣紗。

發向橫塘口。船開值急流。知郎舊時意。且請攏船頭。

李頎 一首

湘夫人《樂府詩集》五七《琴曲歌辭》

九嶷日已暮。三湘雲復愁。窗羃羅袂色。潺湲江水流。佳期來北渚。捐玦在芳洲。

【玦】一作【佩】。

高適 五首

九曲詞 三首《樂府詩集》九一《新樂府辭》 漢李尤、晉傅玄有《九曲歌》，皆七言。

鐵騎橫行鐵嶺頭。西看邏沙取封侯。青海只今將飲馬。黄河不用更防秋。

許國從來徹廟堂。連年不爲在疆場。將軍天上封侯印。御史臺中異姓王。

萬騎争歌《楊柳春》。千場對舞繡騏麟。到處盡逢歡洽事。相看總是太平人。

營州歌《高常侍集》《文苑英華》題作《營州》。參《唐聲詩》上五〇三頁。

營州少年厭原野。狐裘蒙茸獵城下。虜酒千鍾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厭』一作『滿』、一作『歌』、一作『愛』，『狐』一作『皮』。

涼州歌《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列入《涼州》大曲『歌第三』，無作者名氏《高常侍集》原題《哭單父梁九少府》，五言二十四句，此截用首四句。

開篋淚沾襦。見君前日書。夜臺空寂寞。猶是紫雲車。『襦』一作『臆』，『空』一作『今』，末句一作『獨是子雲居』。

此亦旗亭賭唱之辭，參王之渙《涼州詞》後。

李白　十八首

清平調　三首《尊前集》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宋人傳本『新』作『紅』。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長』一作『常』，『釋』一作『得』。

唐李濬《松窗雜録》謂開元中禁中牡丹花開，玄宗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爲！』遂命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梨園弟子十六色，約略調撫絲竹，遂促李龜年以歌。玄宗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

宮中行樂詞 八首 《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每出深宮裏。常隨步輦歸。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散』一作『罷』。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巢』一作『關』，『金』一作『珠』，『雕』一作『朝』。

盧橘爲秦樹。蒲萄出漢宮。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鳴水。簫吟鳳下空。君王多樂事。何必向回中。『出』一作『是』，『鳴』一作『吟』，末句一作『還與萬方同』。

玉樹春歸日。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笑出花間語。嬌來燭下歌。莫教明月去。留著醉姮娥。『樹』一作『殿』，『日』一作『好』，『燭』一作『竹』。

繡户香風暖。紗窗曙色新。宮花争笑日。池草暗生春。緑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昭陽桃李月。羅綺自相親。『自』一作『坐』。

今日明光裏。還須結伴遊。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艷舞全知巧。嬌歌半欲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鈎。『珠』一作『朱』。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檐燕語還飛。遲日明歌席。新花艷舞衣。晚來移綵仗。行樂泥光輝。

水緑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太液。鳳吹遶瀛洲。素女鳴珠佩。天人弄綵毬。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遊。『遶』一作『繞』。

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云：玄宗『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娱，儻時得逸才詞人吟詠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頹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宫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遒利，鳳跱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絶。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文不盡録。』

子夜四時歌 四首 《樂府詩集》四五《清商曲辭》

秦地羅敷女。採桑緑水邊。素手青條上。紅妝白日鮮。蠶飢妾欲去。五馬莫留連。春歌

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回舟不待月。歸去越王家。夏歌

長安一片月。萬户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秋歌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冬歌

渌水曲 《樂府詩集》五九《琴曲歌辭》一題《緑水曲》。

渌水明秋月。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

秋思 二首 録同上

春陽如昨日。碧樹鳴黃鸝。蕪然蕙草暮。颯爾涼風吹。天秋木葉下。月冷莎雞悲。坐愁羣芳歇。白露凋華滋。

閼氏黃葉落。妾望白登臺。月出碧雲斷。蟬聲秋色來。胡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征客無歸日。空悲蕙草摧。『閼氏』一作『燕支』，『白』一作『自』，『月出』一作『海上』，『蟬聲』一作『單于』。

杜甫　一首

水調入破

《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列入《水調》大曲入破第二，無作者名氏《杜工部集》原題《贈花卿》。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去。人間能得幾回聞。『去』一作『有』。

岑參　五首

簇拍陸州

《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無作者名氏　《岑嘉州集》題《赴北庭度隴思家》。

西去輪臺萬里餘。故鄉音耗日應疎。隴山鸚鵡能言語。爲報閨人數寄書。『去』一作『向』，次句一作『也知鄉信日應疎』，『閨』一作『家』。

長命女

録同上，無作者名氏五律，此截用其前半。《岑嘉州集》原題《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

雲送關西雨。風傳渭北秋。孤燈然客夢。寒杵擣鄉愁。

憶長安

二首 二頁。《岑嘉州集》二，原題《憶長安曲二章寄龐㴶》 參《唐聲詩》上五〇

東望望長安。正值日初出。長安不可見。喜見長安日。「喜」一作「但」。

長安何處在。只在馬蹄下。明日歸長安。爲君疾走馬。

失調名

録同上，原題《胡歌》 參《唐聲詩》上五〇二頁。

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宮錦醉纏頭。關西老將能苦戰。七十行兵仍未休。

趙微明 一首

輓歌

《樂府詩集》二七《相和歌辭》　《篋中集》題《輓歌詩》。《全唐詩》二五九題《輓歌詞》。

寒日蒿上明。淒淒郭東路。素車誰家子。丹旐引將去。原下荆棘叢。叢邊有新墓。人間痛傷別。此是長別處。曠野何蕭條。青松白楊樹。『痛』一作『長』，『何』一作『多』，『青松』一作『風悲』。

劉長卿 七首

平蕃曲 三首

《樂府詩集》九一《新樂府辭》

吹角報蕃營。回軍欲洗兵。已教青海外。自築漢家城。

渺渺戍煙孤。茫茫塞草枯。隴關何用閉。萬里不防胡。『關』一作『頭』，『何』一作『那』。

絶漠大軍還。平沙獨戍閒。空留一片石。萬古在燕山。

謫仙怨

《唐語林》四　《劉隨州集》原題《苕溪酬梁耿別後見寄》。一作《答秦徵君徐少府春日見集苕溪酬梁耿別後見寄六言》。

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

《唐語林》云：『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車駕幸蜀，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死，然後駕發。行至駱谷，上登高平，……謂力士曰：「吾取張九齡之言，不至於此。」……既而取長笛吹自製曲，曲成復流涕，詔樂工錄其譜。至成都，乃進譜而請名，上已不記，顧左右曰：「何也？」左右以駱谷望長安索長笛吹出對之。良久上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可號爲《謫仙怨》。」有人自西川傳者，無由知其本末，但呼爲《劍南神曲》。其音怨切動人。大曆中，江南人盛傳。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聞之，長卿遂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事之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其後，台州刺史竇宏餘以長卿之詞雖美，而與本曲意興不同，復作詞以廣不知者。其詞曰：「胡塵犯闕衝關，……。」』

失調名

二首　《劉隨州集》四，原題《故女道士婉儀太原郭氏輓歌詞》　詳《唐聲詩》八章次節。

作範宮闈睦。歸真道藝超。馭風仙路遠。背日帝宮遙。鸞殿空留處。霓裳已罷朝。淮

王哀不盡。松柏但蕭蕭。『道藝』一作『藝業』，『日』一作『月』，『宮』一作『居』。
宮禁恩長隔。神仙道已分。人間驚早露。天上失朝雲。逝水年無限。佳城日易曛。簫聲將薤曲。哀斷不堪聞。『恩』一作『思』。

湘妃《樂府詩集》五七《琴曲歌辭》

帝子不可見。秋風來暮思。嬋娟湘江月。千載空蛾眉。

韋應物 三首

三臺《樂府詩集》七五《雜曲歌辭》

一年一年老去。明日後日花開。未報長安平定。萬國豈得銜杯。

三臺《尊前集》

冰泮寒塘水渌。雨餘百草皆生。朝來門巷無事。晚下高齋有情。『水渌』一作『始緑』，『門巷』一作『衡門』、一作『門閭』、一作『門閶』。

上皇三臺 録同上 一屬李煜。

不寐倦長更。披衣出户行。月寒秋竹冷。風切夜窗聲。

元結 五首

欸乃曲 五首《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序見《全唐詩》二四一

大曆丁未中，漫叟結爲道州刺史。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欸乃》五首，令舟子唱之。蓋以取適於道路云。詞曰：

偏存名跡在人間。順俗與時未安閒。來謁大官兼問政。扁舟卻入九疑山。『偏』一作『偶』，一作『獨』。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棹欲過平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二』一作『三』。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是』一作『似』。

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顛堪自逸。誰能相伴作漁翁。

下瀧船似入深淵。上瀧船似欲昇天。瀧南始到九疑郡。應絕高人乘興船。『疑』一作『嶷』。

鄒紹先　一首

湘夫人　《樂府詩集》五七《琴曲歌辭》　《琴書大全》題作者名爲『鄒紹堯』。

楓葉下秋渚。二妃愁渡湘。疑山空杳藹。何處望君王。日落水雲裏。油油心自傷。

張繼 三首

長相思 《樂府詩集》六九《雜曲歌辭》

遼陽望河縣。白首無由見。海上珊瑚枝。年年寄春燕。

失調名 《文苑英華》二一三，原題《上清詞》詳《唐聲詩》上五〇四頁。

紫陽宮女捧丹砂。王母今過漢帝家。春風不肯停仙馭。卻向蓬萊看杏花。「今」一作「令」。

失調名 《萬首唐人絶句》十，原題《奉寄皇甫補闕》，調名應是《塞孤》詳《唐聲詩》下三一四頁。

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疏。潮至潯陽回去。相思無處通書。「回」一作「來」。

韓翃 三首

江南曲

《樂府詩集》二六《相和歌辭》一屬李益。

長樂花枝雨點銷。江城日暮好相邀。春樓不閉葳蕤鎖。綠水回通宛轉橋。『點』一作『滴』，『回』一作『四』。

水調歌

《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列爲《水調》大曲『歌第三』《全唐詩》韓翃集中原題《贈李翼》。

王孫別上綠珠輪。不羨名公樂此身。户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別上綠珠輪』一作『別舍擁朱輪』，『名公』一作『空名』，『户外』一作『門外』。

伊州歌

錄同上，列爲《伊州大曲『歌第四』《全唐詩》韓翃集詩中原題《送張儋水路歸北海》，五律，此其前半。《全唐詩》五四八作薛逢《涼州詞》。

千里東歸客。無心憶舊遊。掛帆游白水。高枕到青州。『無心』一作『孤心』，『掛帆遊』一

作『片帆依』，『到』一作『卧』。

郎士元 二首

湘夫人 二首《樂府詩集》五七《琴曲歌辭》原爲一首，依《全唐詩》二四八作二首。

蛾眉對湘水。遥哭蒼梧間。萬乘既已殁。孤舟誰忍還。至今楚山上。猶有淚痕斑。『間』一作『山』。

南有涔陽路。渺渺多新愁。昔神降回時。風波江上秋。彩雲忽無處。碧水空安流。『昔神降回』一作『桂酒神降』，『風波』一作『迴風』。

劉方平 二首

梅花落《樂府詩集》二四《横吹曲辭》

新歲芳梅樹。繁苞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小婦今如此。長城恨不窮。莫將遼海雪。來比後庭中。『苞』一作『花』。

失調名《全唐詩》二五一，原題《擬娼樓節怨》詳《唐聲詩》論六言。

上苑離離鶯度。昆明冪冪蒲生。時光春華可惜。何須對鏡含情。

失名　八十三首

涼州歌《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列大曲《涼州》「歌第二」《萬首唐人絕句》屬郭知運，乃郭氏所進樂府詞。

朔風吹葉雁門秋。萬里煙塵昏戍樓。征馬長思青海北。胡笳夜聽隴山頭。

浣紗女《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

南陌春風早。東鄰去日斜。千花開瑞錦。香撲美人車。「花」一作「桃」。

祓禊曲 錄同上

何處堪愁思。花間長樂宮。君王不重客。泣淚向春風。『間』一作『開』，『春』一作『東』。

水調歌 《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列入《水調》大曲『歌第五』

雙帶仍分影。同心巧結香。不應須換彩。意欲媚濃妝。『須』一作『頻』，『濃』一作『紅』。

陸州排偏 錄同上，列入《陸州》大曲排偏第三

坐對銀釭曉。停留玉箸痕。君門常不見。無處謝前恩。

此上四首，此下三首，俱見《萬首唐人絶句》卷三，屬蓋嘉運『編入樂府詞十四首』。十四首中，六首分別爲沈佺期、薛奇童、李益、張祜之作，各歸其主；另一首爲隋無名氏之作。按蓋嘉運乃開元後期安西四鎮節度使，開元二十八年，入朝獻捷，改河西隴右節度使。此九首似於開元二十八年前後歌入樂府，然不知確切作者，今都繫於盛唐失名。

破陣樂《樂府詩集》二〇《鼓吹曲辭》，和聲據《玉海》一〇七引《大樂令壁記》

受律辭元首。相將討叛臣。咸歌《破陣樂》。共賞太平人。秦王破陣樂

賀朝歡　録同上，題《賀聖歡》，此依《舊唐書》二八《音樂志》

四海皇風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

君臣同慶樂　録同上

主聖開昌曆。臣忠奉大猷。君看偃革後。便是太平秋。「奉」一作「奏」。

應聖期　録同上

聖德期昌運。雍熙萬宇清。乾坤資化育。海嶽共休明。闢土欣耕稼。銷戈遂偃兵。殊

方歌帝澤。執贄賀昇平。

此上四首原爲一組，同列作『唐凱樂歌辭』，並同見於《舊唐書・音樂志》所載大和三年太常禮院奏文。奏文云：『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等四曲。《破陣樂》、《應聖期》兩曲，太常舊有辭。《賀朝歡》、《君臣同慶樂》，今撰補之。』

突厥三臺 《樂府詩集》七五《雜曲歌辭》

雁門山上雁初飛。馬邑欄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日旰』一作『日昨』、一作『昨夜』，『山西』一作『陰山』。

《全唐文》四三八載李訥《紀崔侍御遺事》云：『李尚書夜登越城樓，聞歌曰：「雁門山上雁初飛」，其聲激切。召至，曰：「去籍之妓盛小叢也。」「汝歌何善乎？」曰：「小叢是梨園供奉南不嫌女甥也。所唱之音，乃不嫌之授也。今老且廢矣！」』

雙帶子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

私言切語誰人會。海燕雙飛繞畫梁。君學秋胡不相識。妾亦無心去採桑。

鎮西　二首　録同上　一作《鎮西子》。

天邊物色更無春。只有羊羣與馬羣。誰家營裏吹羌笛。哀怨教人不忍聞。

歲去年來拜聖朝。更無山闕對溪橋。九門楊柳渾無半。猶自千條與萬條。

水調歌　《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列爲《水調》大曲歌第二徧辭

猛將關西意氣多。能騎駿馬弄琱戈。金鞍寶鉸精神出。笛倚新翻《水調歌》。『琱』一作『雕』，『鉸』一作『鋏』，『笛倚』一作『倚笛』。

水調歌　録同上，列爲《水調》大曲歌第四徧辭

隴頭一段氣長秋。舉目蕭條總是愁。只爲征人多下淚。年年添作斷腸流。『段』一作『斷』。

水調入破　録同上，列爲《水調》大曲入破第一徧辭

細草河邊一雁飛。黄龍關裏掛戎衣。爲受明王恩寵甚。從事經年不復歸。

水調入破　録同上，列爲《水調》大曲入破第四徧辭

日晚笳聲咽戍樓。隴雲漫漫水東流。行人萬里向西去。滿目關山空恨愁。『空』一作『無』，『恨』一作『自』。

涼州排徧　録同上，列爲《涼州》大曲排徧第二徧辭

鴛鴦殿裏笙歌起。翡翠樓前出舞人。喚上紫微三五夕。聖明方壽一千春。『方』一作『萬』。

此上九首，亦見《萬首唐人絶句》一三蓋嘉運『編進樂府詞』。

樂世詞 敦煌寫本斯六五三七、伯三二七一

失羣孤雁獨聯翩，半夜高飛在月邊。霜多雨濕飛難進，暫借荒田一宿眠。

斯六五三七載《樂世詞》一組二首，次首即前列沈宇辭，則此首之時代亦可略知。

哥舒歌 《南部新書》庚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吐蕃總殺盡，更築兩重壕。《全唐詩》後二句作「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

《太平廣記》四九五引温庭筠《乾𦠆子》云：「天寶中，歌舒翰爲安西節度，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哥」作「歌」，次句作「歌舒翰夜帶刀」。

失調名 刺姜晦濫選 《朝野僉載》四

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猪肉，所以名爲姜侍郎。

玄宗時，姜晦爲吏部侍郎，不識字，不解書，濫掌銓衡，無分别。選人遂歌如此。

失調名 刺楊氏專橫 《通鑑》二一五

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一作『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爲門楣。』下句一作『看女卻爲門上楣』。

天寶十載，楊氏專横，京師長吏側目，民間歌如此。

失調名 屏風女妖歌 《太眞外傳》上

三朵芙蓉是我流。大楊造得小楊收。

《外傳》謂楊國忠家有舊屏風，上雕前代美人，忽見屏上有十餘妓下，曰：『楚章華踏謡娘也』，乃連臂而歌云云。

失調名 二首 洛川仙女歌 《疑仙傳》

彩雲入帝鄉。白鶴又迴翔。久留深不可。蓬島路遐長。

空愛長生術。不是長生人。今日洛川別。可惜洞中春。

隱夫王簡《疑仙傳》（《舊小說》丁集）謂燕人張鬱步洛川，遇女郎，與論道，歌此而別。《全唐詩》八六三指爲玄宗時事。

失調名　石甕寺鐙魅歌　二首　《纂異記》

涼風暮起驪山空。長生殿鎖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明憶得開元中。

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帷弔孤影。

《太平廣記》三七三引，謂天寶初驪山石甕寺文殊院西幢有鐙，化爲紅裳女子，惑進士楊禎，『歌曰』，『又歌曰』云云。

失調名　洛下花精送酒歌　二首　《博異志》

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銷歇。紅裳人歌。『芳月』一作『風月』。

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白衣人歌。

《太平廣記》四一六引《酉陽雜俎》及《博異志》，略謂天寶中，洛下崔玄微夜見苑中諸女，衣色各異，邀

封十八姨，各歌送酒，乃諸花精酬風神也。

失調名　明器繞裴郎踏歌　《廣異記》

柏堂新成樂未央。迴來迴去繞裴郎。『柏堂』一作『相常』。

《太平廣記》三三五引戴君孚《廣異記》，謂浚儀王氏葬母。壻裴，醉入冢，被埋，見筵饌歌樂，羣婢踏歌云云。後知婢皆明器。《廣異記》有顧況序，故知其所記爲盛唐事。

字字雙　崔常侍等聯句歌　《靈怪集》

牀頭錦衾斑復斑。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朗月閒復閒。夜長路遠山復山。『朗月』一作『明月』。

《太平廣記》三三〇引《靈怪集》，略謂中官行夜宿宫坡館，見古衣冠者四人，其中一人名崔常侍，飲酒賦詩，聯句歌曰云云。按《靈怪集》乃張鷟孫張薦所撰，《太平廣記》三三〇引此書四則，餘三則皆記開元中事。據此錄右辭入盛唐。餘詳《唐聲詩》上五一六頁。

得体歌 《樂府詩集》八六《雜歌謠辭》

得体紇那也。紇囊得体那。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体歌》。

得寶歌 錄同上

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那。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

『船車』一作『舟船』，『看』一作『聽』。

《舊唐書》一〇五《韋堅傳》：『先是，人間戲唱歌詞云：「得体紇那也，……。」至開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云有寶符在陝州桃林縣古關令尹喜宅。發中使求而得之，以爲殊祥，改桃林爲靈寶縣。及此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以堅爲陝郡太守，鑿成新潭，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言：「得寶弘農野，……。」』

失調名 七首 敦煌寫本伯二五五五，原題《冀國夫人歌詞》

夫人封賞國初開。寶札綸言天上來。翔鵠日邊鸞不去。盤龍印處鵲飛迴。

柳暗南橋花撲人。紅亭獨佔二江春。爲愛錦波清見底。時將羅襪踏成塵。
錦帽紅纓紫薄寒。織成團襘鈿裝鞍。翩翩出向城南獵。幾許都人夾道看。一說「寒」應作「汗」。
歌聲一發世間希。數片晴雲不肯歸。弱腕醉□□扇落。誤令翻酒污羅衣。
翠羽珊珊金縷裙。清歌時惜世間聞。比來不向巫山住。厭作陽臺一片雲。
甲士千羣若陣雲。一身能出定三軍。仍將玉指調金鏃。漢北巴東誰不聞。
碎葉氍毹金燭盤。繁絃急管夜將闌。自憐丞相歌鍾貴。卻笑陽臺雲雨寒。

右七首於敦煌寫卷中列在岑參《江行遇梅花之作》後。一說亦是岑參所作，冀國指冀國公裴冕，辭當作於乾元元年或廣德二年前後公居長安時。一說冀國夫人即西川節度使崔寧妾任氏，大曆五年後，任氏累封至冀國，其時岑參已卒，不當作此辭。今據前說録辭於此，仍俟考。

何滿子辭 四首 敦煌寫本斯六五三七、伯三二七一

第一

半夜秋風凜凜高。長城俠客逞雄豪。手執鋼刀利如雪。腰間恒掛可吹毛。

第二

秋水澄澄深復深。喻如賤妾歲寒心。江頭寂寞無音信。薄暮惟聞黃鳥吟。

第三

城傍獵騎各翩翩。側坐金鞍調馬鞭。胡言漢語真難會。聽取胡歌甚可憐。

第四

金河一去路千千。欲到天邊更有天。馬上不知時曆變。回來未半早經年。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序號原本無。因訂爲大曲，補列。

劍器辭 三首 敦煌寫本斯六五三七

第一

皇帝持刀强。一一上秦王。聞賊勇勇勇。擬欲向前盪。應手三五個。萬人誰敢當。從家緣業重。終日事三郎。

第二

丈夫氣力全。一個擬當千。猛氣衝心出。視死亦如眠。彎弓不離手。恒日在陣前。譬如鶻打雁。左右悉皆穿。

第三

排備白旗舞。先自有由來。合如花焰秀。散若電光開。喊聲天地裂。騰踏山岳摧。劍器呈多少。渾脱向前來。

皇帝感

十八首　敦煌寫本伯二七二一、三九一〇，原題《新集孝經十八章》　又斯〇二八九、五七八〇。

新歌舊曲徧州鄉。未聞典籍入歌場。新合《孝經皇帝感》。聊談聖德奉賢良。
開元天子親自注。詞中句句有龍光。白鶴青鸞相間錯。連珠貫玉合成章。
歷代以來無此帝。三教內外總宣揚。先注《孝經》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剛》。
始皇無道焚書盡。賴得仙人壁裏藏。拾得故文多損壞。孔子賡續巧相當。
立身行道德揚名。君臣父子禮非輕。事君盡忠事父孝。感得萬國總歡情。
愛親行道普温恭。他親亦與己親同。德孝流行徧天下。刑於四海悉皆通。
在上不驕何所危。制節謹度莫行非。一國之財不奢泰。費用約儉有何虧。
上下無怨國中安。保其社稷鬼神歡。爲作宮室四時祭。容止可法得人觀。
日月星辰天子服。藻火粉米庶人衣。言滿天下無怨惡。先王禮服總須知。
資父事母而愛同。夙興夜寐問温恭。但能三者具備矣。聖人之教必流通。
□□□□□□□。□□□□□□通。皇帝親耕萬物熟。嘉禾合穗至今豐。
□□□□□□□。□□□□□□□。故能安親行孝道。揚名後世普天和。

上說明王行孝道。下論庶俗事先親。儒教之中是第一。孝感天地動鬼神。
乾坤兩卦順陰陽。星辰日月耀三光。萬聖之中有一主。臣忠子孝在天王。
九經晧汗論今古。書契文字發殷湯。孔子曾參說五孝。講出開宗第一章。
《孝經》宗祖仲尼居。孔子講說及諸徒。子弟總有三千數。達者唯有七十餘。
資於事父而愛君。先須孝養有一星。□□□□□□□。一夜五起莫生嗔。
故以孝順而別□。□□□□□□□。□其祿位倉廩實。居官起職□□□。

皇帝感

九首　敦煌寫本伯三九一〇，斯〇二八九、五七八〇，原題《新合千文皇帝感辭》

帝詔四海賀諸賓。黃金滿屋未爲珍。雖然某某無才學。且聽歌舞說《千文》。
天寶聖主明三教。追尋隱士訪才人。金聲玉振恒常妙。近來歌舞轉加新。
御注《孝經》先□唱。又談《千文》獻明君。一了總於書上讀。不是歌裏滿座聽。
天地玄黃辨清濁。籠羅萬載合乾坤。日月本來有盈昃。二十八宿共參辰。
宇宙洪荒不可測。節氣相推秋復春。四時迴轉如流電。燕去鴻來愁煞人。
三年一閏是尋常。雲騰致雨有風涼。暑往律移秋氣至。寒來露結變成霜。

形端表正自將身。四海知識總相親。禍因惡積行千里。福緣善慶滿鄉鄰。
海水由來有鹹味。河水分流入建章。龍魚帶鱗潛戲水。鴛鴦刷羽遠遨翔。
劍號巨闕七星文。珠稱夜光蛇報恩。菜重芥薑續所貴。李柰甚珍獻聖君。

失調名　張騫織女填河歌　九首　敦煌寫本伯三九一〇，與前列二種《皇帝感》同卷

張騫本自欲登仙。漢帝使遣上昇天。今朝得遇西王母。駕鶴乘龍上紫煙。
王母一見甚玲瓏。花林玉樹競開紅。比聞仙桃難可見。不期今日得相逢。
張騫尋河值朦朧。正見藥樹在月中。雞鳴三聲在日裏。獨笑三聲□虛空。
閻浮太子傳精進。欲往西園訪花林。喚取魯班刻車輦。喚取嵇康來撫琴。
張騫尋河甚遲遲。正見織女在羅機。五百交梭一時動。五百鑽頭並相隨。
玉女恒在寶臺坐。常共牽牛七月期。七月六日暫相見。七月七日即分離。
織女身向內宮坐。擬共牽牛爲夫婦。狀似遠道昔征遼。水深千丈而難渡。
張騫尋河放逍遙。正見織女摘仙桃。教兒何處覓船艦。織女啼哭苦號咷。
織女啼哭莫號咷。誰能爲汝造浮橋。寄語填河烏鵲鳥。年年爲汝早填壕。

中唐 五百十五首

顧況 九首

竹枝 《樂府詩集》八一《近代曲辭》

帝子蒼梧不復歸。洞庭葉下荆雲飛。巴人夜唱《竹枝》後。腸斷曉猿聲漸稀。『荆雲』一作『楚雲』。

漁父詞 《樂府雅詞》 一題《夜泊江浦》。

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沙頭鷺宿魚驚。

昔昔鹽 空梁落燕泥 《全唐詩》二一六六

卷幕參差燕。常銜濁水泥。爲黏珠履跡。未等畫梁齊。舊點痕猶淺。新巢緝尚低。不

緣頻上落。那得此飛棲。『參差』一作『差池』。

步虛詞

《樂府詩集》七八《雜曲歌辭》　《全唐詩》二六六副題《太清宮作》。

迴步遊三洞。清心禮七真。飛符超羽翼。禁火醮星辰。殘藥沾雞犬。靈香出鳳麟。壺中無窄處。願得一容身。『禁』一作『焚』，『靈』一作『空』。

失調名

三首　《樂府詩集》七七《雜曲歌辭》，原題《樂府》　《全唐詩》七七二題《新樂府》，屬馬逢作。原均作一首。

暖谷春光至。宸遊近甸榮。雲隨天仗轉。風入御簾輕。翠蓋浮佳氣。朱樓倚太清。朝臣冠劍退。宮女管弦迎。《全唐詩》七七二『暖』作『溫』，『光』作『生』，『仗』作『上』，『簾』作『筵』，『倚』作『依』。

細草承雕輦。繁花入幔城。文房開聖藻。武衛宿天營。玉醴隨觴至。銅壺逐漏行。五星含土德。萬姓徹中聲。

親祀先崇典。躬推示勸耕。國風新正樂。農器近銷兵。道德關河固。刑章日月明。野人同鳥獸。率舞感昇平。

失調名 《全唐詩》二六七，原題《歸山作》　一作《開元樂》，又屬張繼或李瑝。詳《唐聲詩》上五〇六頁。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無人獨還。『數』一作『千』，『青』一作『春』，『林』一作『山』，『古道』一作『野路』，『獨』一作『自』。

龍宮操 《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

壬子癸丑二年大水，時在滁，遂作此操，蓋大曆中也。

龍宮月明光參差。精衛銜石東飛時。鮫人織綃採藕絲。翻江倒漢傾吴蜀。漢女江妃杳相續。龍王宮中水不足。『倒漢』一作『倒海』。

耿湋　一首

涼州詞《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

國使翩翩隨旆旌。隴西岐路足荒城。氈裘牧馬胡雛小。日暮蕃歌三兩聲。「翩翩」一作「翻翻」。

鄭錫　一首

千里思《全唐詩》二六二　詳《唐聲詩》上五〇五頁。

渭水通胡苑。輪臺望漢關。帛書秋海斷。錦字夜機閒。旅夢蟲催曉。邊心雁帶還。惟餘兩鄉思。一夕度關山。

鮑防 一首

狀江南 孟春 《唐詩紀事》四七

江南孟春天。荇葉大如錢。白雪裝梅樹。青袍似葑田。『雪』一作『雲』。

謝良輔 二首

狀江南 仲春 録同上

江南仲春天。細雨色如煙。絲爲武昌柳。布作石門泉。『絲』一作『疎』。

以下季春，原有杜奕一首，失傳。

狀江南 孟冬 録同上

江南孟冬天。荻穗軟如綿。緑絹芭蕉裂。黄金橘柚懸。

嚴維　一首

狀江南　季春　録同上

江南季春天。蓴葉細如絃。池邊草作逕。湖上葉如船。『池』一作『湖』。『季春』原誤作『春季』。

賈弇　一首

狀江南　孟夏　録同上

江南孟夏天。慈竹筍如編。蜃氣爲樓閣。蛙聲作管絃。

樊珣　一首

狀江南　仲夏　録同上

江南仲夏天。時雨下如川。盧橘垂金彈。甘蕉吐白蓮。

范憕 一首

狀江南 季夏 録同上

江南季夏天。身熱汗如泉。蚊蚋成雷澤。袈裟作水田。

鄭概 一首

狀江南 孟秋 録同上

江南孟秋天。稻花白如氈。素腕惭新藕。残妝妒晚蓮。『蓮』一作『煙』。

沈仲昌 一首

狀江南 仲秋 録同上

江南仲秋天。鱏鼻大如船。雷是樟亭浪。苔爲界石錢。

劉蓄　一首

狀江南　季秋　録同上

江南季秋天。栗熟大如拳。楓葉紅霞舉。蘆花白浪川。『熟』一作『實』，『蘆花』一作『蒼蘆』，『川』一作『穿』。『舉』原作『翠』，此依《全唐詩》三〇七。

呂渭　一首

狀江南　仲冬　録同上

江南仲冬天。紫蔗節如鞭。海將鹽作雪。山用火耕田。

丘丹 一首

狀江南 季冬 錄同上

江南季冬天。紅蟹大如鯿。湖水龍爲鏡。爐峰氣作煙。『天』原作『月』，據他首改。『爐』原作『風』，此據《全唐詩》三〇七。

李益 五首

婆羅門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無作者名氏。《國史補》屬李益作。《全唐詩》二八三題《夜上受降城聞笛》。一題《征人歌》。

迴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峰』一作『烽』，『外』一作『下』、一作『上』，『蘆管』一作『蘆笛』。

鷓鴣詞《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

湘江斑竹枝。錦翼鷓鴣飛。處處湘陰合。郎從何處歸。【翼】一作【翅】，【陰】一作【雲】。

鷓鴣詞《全唐詩》二八三，原題《登白樓見白鳥席上命鷓鴣辭》

一鳥如霜雪。飛向白樓前。問君何以至。天子太平年。【向】一作【下】。

祓禊曲《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無作者名氏　《全唐詩》李益集中原題《上洛橋》。《萬首唐人絕句》列入蓋嘉運所編樂府詞

金谷園中柳。春來已舞腰。那堪好風景。獨上洛陽橋。【已】一作【自】，一作【似】，一作【學】。

江南詞《樂府詩集》二六《相和歌辭》

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冷朝陽 一首

失調名 送紅線 《甘澤謠》

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別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別』一作『客』，『消』一作『銷』。

袁郊《甘澤謠》謂紅線將去，夜宴中堂。薛嵩以歌送酒，請冷朝陽爲辭曰『採菱歌怨木蘭舟』云云。

李端 一首

拜新月 《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一屬耿湋。

開簾見新月。便即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

李季蘭　一首

三峽流泉歌

《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　一題《從蕭叔子聽彈琴賦得三峽流泉歌》。

妾家本住巫山雲。巫山流水常自聞。玉琴彈出轉寥敻。直似當時夢中聽。　三峽流泉幾千里。一時流入深閨裏。巨石奔崖指下生。飛波走浪弦中起。　初疑噴湧含雷風。又似嗚咽流不通。回湍曲瀨勢將盡。時復滴瀝平沙中。　憶昔阮公爲此曲。能使仲容聽不足。一彈既罷復一彈。願似流泉鎮相續。『流水』一作『流泉』，『直似』一作『直是』，『夢中』一作『夢裏』，『流泉』一作『迢迢』，『深閨』一作『幽閨』，『奔崖』一作『崩崖』，『飛波』一作『飛泉』，『噴湧』一作『憤怒』，『願似』一作『願作』。

楊凌　一首

明妃怨

《樂府詩集》五九《琴曲歌辭》

漢國明妃去不還。馬馱弦管向陰山。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對單于照舊顏。『馱』一作

「駝」，「對」一作「到」。

張潮 二首

採蓮曲 《唐詞紀》五

朝出沙頭日正紅。晚來雲起半江中。賴逢鄰女曾相識。並着蓮舟不畏風。

江南行 《全唐詩》一一四 詳《唐聲詩》下五二一頁。

茨菰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妾夢不離江水上。人傳郎在鳳凰山。「茨」一作「茈」，「開」一作「新」，「水上」一作「上水」。

陸長源 一首

失調名

《樂府詩集》七七《雜曲歌辭》，原題《樂府》《孟東野詩集》二原題《樂府答孟東野戲贈》。

芙蓉初出水。菡萏露中花。風吹著枯木。無奈值空槎。

于鵠 一首

囉嗊曲

《雲溪友議》下《御覽集》作《江南意》。《樂府詩集》二六《相和歌辭》作《江南曲》。

悶向江頭採白蘋。嘗隨女伴祭江神。衆中羞不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悶』一作『閒』，『頭』一作『邊』，『嘗』一作『常』，『祭』一作『賽』，『羞不』一作『不敢』。

司空曙 一首

秋思 《樂府詩集》五九《琴曲歌辭》 一題《秋思呈尹植裴説》。

靜與嬾相偶。年將衰共催。前途歡不集。往事恨空來。晝景委紅葉。月華鋪綠苔。沈思更何有。結坐玉琴哀。『不』一作『未』，『更』一作『竟』，『結坐』一作『坐結』。

盧綸 十首

宮中樂 二首 《全唐詩》二七八 《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誤作《天長地久詞》。

雲日呈祥禮物殊。彤庭生獻五單于。塞垣萬里無飛鳥。可在邊城用郅都。『彤』一作『北』，『垣』一作『天』，『在』一作『是』。

臺殿雲深秋色微。君王初賜六宮衣。樓船泛罷歸猶早。行遣才人門射飛。首句一作『臺殿雲涼風日微』。『泛罷』一作『罷泛』，『遣』一作『道』。

天長地久詞　三首　《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　和聲辭從《文苑英華》一六七。

玉砌紅花樹。香風不敢吹。春光解天意。偏發殿南枝。天長地久萬年枝。『解天』一作『解人』，和聲辭一作『天長久，萬年昌』。此下二首和聲辭同。

虹橋千步廊。半在水中央。天子方清暑。宮人重晝妝。天長地久萬年昌。末句一作『宮娃起夜妝』。

辭輦復當熊。傾心奉上宮。君王若看貌。甘在衆妃中。天長地久萬年通。『上』一作『六』，『貌』一作『見』。

皇帝感詞　四首　《全唐詩》二七七

提劍風雷動。垂衣日月明。禁花呈瑞色。國老見星精。發棹魚先躍。窺巢鳥不驚。山呼一萬歲。直入九重城。『雷』一作『雲』。

天香五鳳彩。御馬六龍文。雨露清馳道。風雷翊上軍。高旍花外轉。行漏樂前聞。時見金鞭舉。空中指瑞雲。『香』一作『衣』，『雷』一作『雲』，『旍』一作『旌』，一作『樓』，『樂』一作『嶽』。

妙算干戈止。神謀宇宙清。兩階文物盛。七德武功成。校獵長楊苑。屯軍細柳營。歸來獻明主。歌舞溢春城。『溢』一作『滿』、一作『隘』。

天樂下天中。雲軿儼在空。鉛黄艷河漢。笑語合笙鏞。已見長隨鳳。仍聞不避熊。君王親試舞。閶闔静無風。『長』一作『今』，『避』一作『射』，『熊』一作『驄』，『舞』一作『問』。

失調名 《全唐詩》二七六，原題《送萬巨》《全唐詩》七八六屬無名氏，題《六言詩》。詳《唐聲詩》論六言。

把酒留君聽琴。難堪歲暮離心。霜葉無風自落。秋雲不雨空陰。人愁荒村路細。馬怯寒溪水深。望斷青山獨立。更知何處相尋。一本『難』作『那』，『雲』作『天』，『空』作『多』，『細』作『遠』，『斷』作『盡』，『獨立』作『猶在』，『更』作『不』。

李适 一首

中和樂 《樂府詩集》五六《舞曲歌辭》 《全唐詩》四題《中春麟德殿會百僚觀新樂詩一章章十六句》。

芳歲肇佳節。物華當仲春。乾坤既昭泰。煙景含氤氳。德淺荷玄貺。樂成思治人。前

庭列鐘鼓。廣殿延羣臣。八卦隨舞意。五音轉曲新。顧非《咸池》奏。庶協南風薰。式宴禮所重。浹歡情必均。同和諒在兹。萬國希可親。

貞元十四年二月戊午，德宗製《中春麟德殿會百僚觀新樂詩》，令太子書示百官。序曰：『朕以中春之首，紀爲令節，聽政之暇，韻於歌詩。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舞，聊復成篇。』其詩八韻。中書門下謝賜詩，請頒示天下，編入樂府。事見《舊唐書》一三。

戎昱 三首

採蓮曲《樂府詩集》五〇《清商曲辭》

涔陽女兒花滿頭。毿毿同泛木蘭舟。春風日暮南湖裏。争唱菱歌不肯休。『春』一作『秋』。

失調名《本事詩》

《全唐詩》二七〇原題《移家别湖上亭》。

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黄鶯久住渾相識。欲别頻啼四五聲。『去』一作『是』，『離』一作『人』，『識』一作『戀』，『四』一作『三』。

唐孟棨《本事詩・情感》云：「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媚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爲歌辭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杯，命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悚然起立曰：『然。』言隨淚下。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危。……命與妓百縑，即時歸之。」

失調名《雲溪友議》上　《全唐詩》二七〇題作《送零陵妓》。

寶鈿香娥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　「香」一作「青」，「意」一作「夢」。

唐范攄《雲溪友議》云：「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按即于頔)遽命召焉。戎使君豈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立業，爲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姬愛，爲己之嬉娛？……』遂多以繒帛贐行，手書遜謝於零陵之守也。」《太平廣記》一七七引此條，題「于頔」。

王　建　二十首

宮中三臺　二首（尊前集）

魚藻池邊射鴨。芙蓉苑裏看花。日色赭袍相似。不著紅鸞扇遮。『苑』一作『園』，『赭袍』一作『柘黃』。

池北池南草綠。殿前殿後花紅。天子千秋萬歲。未央明月清風。『千秋』一作『千年』。

江南三臺　四首　錄同上

揚州池邊少婦。長干市裏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池』一作『橋』，『少』一作『小』。

青草臺邊草色。飛猿嶺上猿聲。萬里三湘客到。有風有雨人行。『臺』一作『湖』。

樹頭花落花開。道上人去人來。朝愁暮愁即老。百年幾度三臺。

聞身彊健且爲。頭白齒落難追。准擬百年千歲。能得幾許多時。首句一作『聞身康健早

爲』。『聞』一作『關』，誤。

江南春 《全唐詩》三〇一，原題《春詞》 詳《唐聲詩》下五二一頁。

良人早朝夜半起。櫻桃如珠露如水。下堂把火送郎回。移枕重眠曉窗裏。『早朝』一作『朝早』。

白紵歌 二首 《樂府詩集》五五《舞曲歌辭》

天河漫漫北斗粲。宮中烏啼知夜半。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低鬟轉面掩雙袖。玉釵浮動秋風生。酒多夜長夜未曉。月明燈光兩相照。後庭歌聲更窈窕。『粲』一作『璨』，『夜未曉』一作『天不曉』，『歌聲』一作『歌舞』。

館娃宮中春日暮。荔枝木瓜花滿樹。城頭烏棲休擊鼓。青蛾彈瑟白紵舞。夜天燑燑不見星。宮中火照西江明。美人醉起無次第。墮釵遺佩滿中庭。此時但願可君意。回晝爲宵亦不寐。年年奉君君莫棄。『燑燑』一作『曈曈』。

霓裳辭 十首 《樂府詩集》五六《舞曲歌辭》

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散聲未足重來授。直到牀前見上皇。「水」一作「雨」。

中管五弦初半曲。遥教合上隔簾聽。一聲聲向天頭落。効得仙人夜唱經。「効」一作「學」。

自直梨園得出稀。更番上曲不教歸。一時跪拜《霓裳》徹。立地階前賜紫衣。「直」一作「入」，「紫」一作「彩」。

旋翻新譜聲初足。除卻梨園未教人。宣與書家分手寫。中官走馬賜功臣。「旋翻新譜」一作「自修曲譜」，「足」一作「起」，「卻」一作「在」，「與」一作「示」。

伴教《霓裳》有貴妃。從初直到曲成時。日長耳裏聞聲熟。拍數分毫錯總知。

弦索摐摐隔綵雲。五更初發一山聞。武皇自送西王母。新換霓裳月色裙。「一山」一作「滿宮」，「自」一作「目」，「換」一作「染」。

敕賜宫人澡浴回。遥看美女院門開。一山星月《霓裳》動。好字先從殿裏來。「裏」一作「後」。

傳呼法部按《霓裳》。新得承恩別作行。應是貴妃樓上看。内人舁下綵羅箱。「應是」一作

『日晚』，『昇下』一作『昇出』。

朝元閣上山風起。夜聽《霓裳》玉露寒。宮女月中更替立。黃金梯滑並行難。『山風起』一作『風初起』，『玉露』一作『露坐』，『中』一作『明』。

知向華清年月滿。山頭山底種長生。去時留下《霓裳》曲。總是離宮別館聲。『向』一作『在』，『年』一作『秋』。

別鶴 《樂府詩集》五八《琴曲歌辭》 《全唐詩》二九八作《別鶴曲》。

主人一去池水絕。池鶴散飛不相別。青天漫漫碧海重。知向何山風雪中。萬里雖然音影在。兩心終是死生同。池邊巢破松樹死。樹頭年年烏生子。『碧海』一作『碧水』，『在』一作『隔』。

韋渠牟 十九首

步虛詞 十九首 《樂府詩集》七八《雜曲歌辭》 後唐楊凝式寫本題《新步虛詞十九章》。

玉簡真文降。金書道籙通。煙霞方蔽日。雲雨已生風。四極威儀異。三天使命同。那

將人世戀。不去上清宮。『文』原作『人』，此從他本。

羽駕正翩翩。雲鴻最自然。霞冠將月曉。珠佩與星連。鏤玉留新訣。雕金得舊編。不知飛鳥學。更有幾人仙。『飛鳥』一作『鸞鶴』。

上帝求仙使。真符取玉郎。三才閒布象。二景鬱生光。騎吏排龍虎。笙歌走鳳凰。天高人不見。暗入白雲鄉。

鸞鶴共徘徊。仙官使者催。香花三洞啓。風雨百神來。鳳篆文初定。龍泥印已開。何須生羽翼。始得上瑤臺。

羽節忽排煙。蘇君已得仙。命風驅日月。縮地走山川。幾處留丹竈。何時種玉田。一朝騎白虎。直上紫微天。『虎』一作『鹿』。

靜發降靈香。思神意智長。虎存時促步。龍想更成章。扣齒風雷響。挑燈日月光。仙雲在何處。彷彿滿空堂。

幾度遊三洞。何方召百神。風雲皆守一。龍虎亦全真。執節仙童小。燒香玉女春。應須絕巖內。委曲問皇人。

上法杳無營。玄修似有情。道宮瓊作想。真帝玉爲名。召岳馳旌節。驅雷發吏兵。雲車降何處。齋室有仙卿。

羽衛一何鮮。香雲起暮煙。方朝太素帝。更向玉清天。鳳曲凝猶吹。龍驂儼欲前。真
文幾時降。知在永和年。
大道何年學。真符此日催。還持金作印。未要玉爲臺。羽節分明授。霞衣整頓裁。應
緣五雲使。教上列仙來。
獨自授金書。蕭條詠紫虛。龍行還當馬。雲起自成車。九轉風煙合。千年井竈餘。參
差從太一。壽等混元初。
道學已通神。香花會女真。霞牀珠斗帳。金薦玉輿輪。一室心偏靜。三天夜正春。靈
官竟誰降。仙相有夫人。
上界有黃房。仙家道路長。神來知位次。樂變協宮商。競把瑠璃椀。誰傾白玉漿。霞
衣最芬馥。蘇合是靈香。『競』一作『盡』，『椀』一作『盞』，『誰』一作『都』。
珠佩紫霞纓。夫人會八靈。太霄猶有觀。絕宅豈無形。暮雨徘徊降。仙歌宛轉聽。誰
逢玉妃輦。應檢九真經。『檢』一作『驗』。
西海辭金母。東方拜木公。雲行疑帶雨。星步欲凌風。羽袖揮丹鳳。霞巾曳彩虹。飄
飄九霄外。下視望仙宮。『公』一作『翁』，『飄』一作『飄』。
玉樹雜金花。天河織女家。月邀丹鳳舄。風送紫鸞車。霧縠籠綃帶。雲屏列錦霞。瑤

臺千萬里。不覺往來賒。此首一屬吳筠。

舞鳳凌天出。歌麟入夜聽。雲容衣渺渺。風韻曲泠泠。扣齒端金簡。焚香檢玉經。仙宮知不遠。只近太微星。

紫府與玄洲。誰來物外遊。無煩騎白鹿。不用駕青牛。金化顏應駐。雲飛鬢不秋。仍聞碧海上。更用玉爲樓。此首一屬吳筠。

鸞鶴復驂鸞。全家去不難。雞聲隨羽化。犬影入雲看。釀玉當成酒。燒金且轉丹。何妨五色綬。次第給仙官。

竇常 一首

還京樂《全唐詩》二七一。原題《還京樂歌詞》

百戰初休十萬師。國人西望翠華時。家家盡唱昇平曲。帝幸梨園親製詞。

王表 一首

成德樂《全唐詩》二八一 詳《唐聲詩》上五〇六頁。

趙女乘春上畫樓。一聲歌發滿城秋。無端更唱關山曲。不是征人亦淚流。

孟郊 十一首

歎疆場《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無作者名氏 《萬首唐人絕句》六屬孟郊。

聞道行人至。妝梳對鏡臺。淚痕猶尚在。笑靨自然開。

新平歌《孟東野詩集》一，原題《新平歌送許問》 詳《唐聲詩》上五〇九頁。

邊柳三四尺。暮春離別歌。早回儒士駕。莫飲土番河。誰識匣中寶。楚雲章句多。

『暮春』一作『莫奏』，『匣』一作『篋』。

失調名

三首　《樂府詩集》七七《雜曲歌辭》，原題《樂府》《孟東野詩集》二
原題《樂府戲贈陸大夫十二丈》。

蓮子不可得。荷花生水中。猶勝道傍柳。無事蕩春風。『荷』一作『蓮』，『事』一作『時』。
淥萍與荷葉。同此一水中。風吹荷葉在。淥萍西復東。『此』一作『在』，『水』一作『泉』，
二『淥』字一均作『綠』。
蓮花未開時。苦心終日卷。春水徒蕩漾。荷花未開展。『蓮花』一作『蓮葉』，『水』一作
『風』，『荷』一作『蓮』。

失調名

四首　《孟東野詩集》九，原題《列仙文》　四首頗類戲辭，詳《唐聲詩》上六四四頁。

太霞霏晨暉。元氣無常形。玄轡飛霄外。八景乘高清。手把玉皇袂。攜我晨中生。玄
庭自嘉會。金書拆華名。賢女密相妍。相期洛水耕。方諸青童君歌　『霏』一作『扇』，『元』
一作『九』，『晨中生』下，一本多四句：『眄觀七曜房，朗朗亦冥冥，超哉魏氏子，有心復有情。』『庭』一
作『挺』，『拆』一作『東』，末三字一作『暘谷汧』。

欻駕空清虛。徘徊西華館。瓊輪曁晨抄。虎騎逐煙散。惠風振丹旌。明燭朗八煥。解襟墉房內。神鈴鳴璀璨。棲景若林柯。九弦空中彈。遺我積世憂。釋此千載歎。怡眄無極已。終夜復待旦。清虛真人歌　『欻駕』一作『駕欻』、一作『並駕』，『輪』一作『林』，『晨』一作『神』，『騎』一作『旂』，『惠』一作『慧』，『內』一作『裏』，『璀璨』一作『倩粲』，『空』一作『玄』，『載』一作『年』。

駕我八景輿。欻然入玉清。龍裙拂霄上。虎旗攝朱兵。逍遙三弦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大冥。南嶽挺直幹。玉英曜穎精。有任靡期事。無心自虛靈。嘉會絳河內。相與樂朱英。金母飛空歌　『裙』一作『羣』，『上』一作『漢』，『旗』一作『旆』，『三弦』一作『元精』或『玄津』，『尋』一作『盡』，『不生』一作『無生』，『直』一作『真』，『幹』一作『翰』，『英』一作『映』，『期』一作『其』，『無心』句一作『虛心自受靈』，『絳』一作『降』，『內』一作『曲』，『朱英』一作『未央』。

丹霞煥上清。八風鼓太和。迴我神霄輦。遂造玉嶺阿。咄嗟天地外。九圍皆我家。上採白日精。下飲黃月華。靈觀空無中。鵬路無間邪。顧見魏賢安。濁氣傷汝和。勤研玄中思。道成更相過。安度明歌　『霞』一作『明』，『和』一作『霞』，『我』一作『吾』，『汝』一作『爾』。

湘妃怨

《樂府詩集》五七《琴曲歌辭》　《孟東野詩集》云一作《湘靈祠》。

南巡竟不返。帝子怨逾積。萬里喪蛾眉。瀟湘水空碧。冥冥荒山下。古廟收貞魄。喬木深青春。清光滿瑶席。搴芳徒有薦。靈意殊脉脉。玉佩不可親。徘徊煙波夕。『帝子』一作『二妃』，『怨』一作『悲』，『滿』一作『肅』。

列女操

《樂府詩集》五八《琴曲歌辭》

梧桐相待老。鴛鴦會雙死。貞婦貴徇夫。捨生亦如此。波瀾誓不起。妾心井中水。

權德輿　二十一首

失調名

《全唐詩》三二八，原題《雜言和常州李員外副使春日戲題》　詳《唐聲詩》上五〇八頁。

曙月漸到窗前。移尊更就芳筵。輕吹乍摇蘭燭。春光暗入花鈿。絲竹偏宜静夜。綺羅

共佔韶年。不遣通宵盡醉。定知辜負風煙。

失調名

三首 《全唐詩》三二七，原題《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輓歌詞》

覆露雍熙運。澄清教化源。賡歌凝庶績。羽舞被深恩。纂業光文祖。貽謀屬孝孫。恭聞留末命。猶是愛元元。

梯航來萬國。玉帛慶三朝。湛露恩方浹。薰風曲正調。晏車悲鹵簿。廣樂遏《簫韶》。最愴號弓處。龍髯上紫霄。

常時柏梁宴。玉斝恩波偏。今日穀林歸。靈轀煙雨霏。喬山森羽騎。渭水擁旌旂。仙馭何由見。耘田鳥自飛。

失調名

三首 錄同上，原題《順宗至德大安孝皇帝輓歌》

十葉開昌運。三辰麗德音。薦功期瘞玉。昭儉每捐金。解澤皇風偏。虞泉白日沉。仍聞起居注。焚奏感人心

孝理本憂勤。玄功在齋神。睿圖傳上嗣。壽酒比家人。仙馭三清遠。行宮萬象新。小臣司吉從。還扈屬車塵。候曉傳清蹕。共瞻宮輅出。迎風引綵旒。遥想望陵愁。弓劍隨雲氣。衣冠奉月遊。空餘駕龍處。搖落鼎湖秋。

失調名　錄同上，原題《昭德皇后輓歌詞》

淮水源流遠。塗山禮命昇。往年求故劍。今夕祔初陵。鸞鏡金波澀。翬衣玉彩凝。千年子孫慶。孝理在烝烝。

失調名　三首　錄同上，原題《大行皇太后輓歌詞》

箴水靈源濬。因山祔禮崇。從龍開隧路。合璧向方中。殿帳金根出。廞衣玉座空。唯餘文母化。陰德滿公宫。

配禮歸清廟。靈儀出直城。九虞寧厚載。一惠易尊名。曉漏銅壺澀。秋風羽翣輕。容

車攀望處。孺慕切皇情。

哀笳出長信。嗚咽宮車進。寶劍入延津。淒涼祠殿新。青烏靈兆久。白燕瑞書頻。從此山園夕。金波照玉塵。

失調名 二首

錄同上，原題《惠昭皇太子輓歌詞》

前星落慶霄。薤露逐晨飈。宮仗黃麾出。仙遊紫府遙。空嗟鳳吹去。無復雞鳴朝。今夜西園月。重輪更寂寥。

東朝聞楚輓。羽翮依稀轉。天歸京兆新。日與長安遠。蘭房落故殿。桂影銷空苑。騎吹咽不前。風悲九旗卷。

失調名 二首

錄同上，原題《贈文敬太子輓歌詞》

盤石公封重。瑤山贈禮尊。歸全榮備物。樂善積深恩。雁沼寒波咽。鸞旌夕吹翻。唯餘西靡樹。千古霸陵原。

銅壺曉漏初。羽翣擁塗車。方外留鴻寶。人間得善書。清笳悲晝綏。朱邸散長裾。還似緱山駕。飄飄向碧虛。

失調名 二首　錄同上，原題《贈魏國憲穆公主輓歌詞》

漢制榮車服。周詩美肅雍。禮尊同姓主。恩錫大名封。外館留圖史。陰堂閉德容。睿詞悲《薤露》。千古仰芳蹤。一本作『漢制榮儀服。周詩美肅雍。禮尊同聖主。恩賜大明封。外館留圖史。陰臺閟德容。睿慈歌《薤露》。千古仰芳蹤。』

秦樓曉月殘。鹵部列材官。紅綬蘭桂歇。粉田風露寒。凝笳悲駟馬。清鏡掩孤鸞。愍册徽音在。都人雪涕看。

失調名 二首　錄同上，原題《贈梁國惠康公主輓歌詞》

外館嬪儀貴。中參睿渥深。初笄橫白玉。盛服鏤黃金。風度簫聲遠。河低婺彩沉。夜臺留册謚。悽愴即徽音。『即』一作『有』。

杳靄異湘川。飄颻駕紫煙。鳳樓人已去。鸞鏡月空懸。霧濕湯沐地。霜凝脂粉田。音

容無處所。應在玉皇前。

失調名

二首《樂府詩集》七七《雜曲歌辭》，原題《樂府》《全唐詩》三二八作《古樂府》。原均作一首。

光風澹蕩百花吐。樓上朝朝學歌舞。身年二八壻侍中。幼妹承恩兄尚主。【光風】一作【風光】。

綠窗珠箔繡鴛鴦。侍婢先焚百和香。鶯啼日出不知曙。寂寂羅緯春夢長。

薛濤 二首

失調名

二首《全唐詩》八〇三，原題《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詳《唐聲詩》上五一一頁。

聞道邊城苦。今來到始知。羞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

點虜猶違命。烽煙直北愁。卻教嚴譴妾。不敢向松州。

梁瓊　一首

昭君怨《樂府詩集》五九《琴曲歌辭》

自古無和親。貽災到妾身。胡風嘶去馬。漢月弔行輪。衣薄狼山雪。妝成虜塞春。回看父母國。生死畢胡塵。

『無』一作『有』，『貽災』一作『天移』，『弔』一作『出』。

殷天祥　二首

失調名《續神仙傳》《全唐詩》八六一題《醉歌》。

琴彈碧玉調。藥鍊白硃砂。解醖頃刻酒。能開非時花。

『琴彈』一作『彈琴』，『藥鍊』一作『爐養』。末句一作『能栽頃刻花』。四句一本作『解醖須臾酒。能開頃刻花。琴彈碧玉調。鑪煉白朱砂。』

《續神仙傳》謂天祥自稱七七，又名道筌。周寶鎭浙西，敬之。每日醉歌云云，寶試之，事皆驗。蔣防《幻戲志》同。《雲笈七籤》卷一一三所載《續神仙傳》中，『天祥』作『文祥』，『解醖』作『解醒』。

陽春曲《幻異志》

愁見唱《陽春》，令人離陽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回歸』一作『歸家』，『輕』一作『香』。

《幻異記》謂殷七七有異術，嘗於飲筵中，指屏風上畫婦人，令歌《陽春曲》，婦人應聲而歌曰云云。其聲清亮，似從屏中出。《葆光録》卷一亦載右辭，惟『殷七七』作『殷七子』，『屏風上畫婦人』作『屏風上梳頭樣子』。又云：『如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鄴，後遊諸國。』

令狐楚 十一首

長相思 二首 《樂府詩集》六九《雜曲歌辭》 《全唐詩》三三四原題《閨人贈遠》。

君行登隴上。妾夢在閨中。玉箸千行落。銀牀一半空。『落』一作『淚』，『半』一作『夕』。

綺席春眠覺。紗窗曉望迷。朦朧殘夢裏。猶自在遼西。『綺席』一作『幾度』。

宮中樂　五首　《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

楚塞金陵静。巴山玉壘空。萬方無一事。端拱大明宮。『静』一作『靖』。

霜霽長楊苑。冰開太液池。宮中行樂日。天下盛明時。『霜』一作『雪』。

柳色煙相似。梨花雪不如。春風真有意。一一麗皇居。『真』一作『空』。

月上宮花静。煙含苑樹深。銀臺門已閉。仙漏夜沉沉。

九重青瑣闥。百尺碧雲樓。明月秋風起。珠簾上玉鈎。

思君恩　《樂府詩集》九五《新樂府辭》

小苑鶯歌歇。長門蝶舞多。眼看春又去。翠輦不經過。『經』一作『曾』。

遊春辭　三首　《樂府詩集》五九《琴曲歌辭》。《全唐詩》三三四作《春遊曲》。

晚遊臨碧殿。日上望春亭。芳樹羅仙仗。晴山展翠屏。『晚』一作『曉』。

一夜好風吹。新花一萬枝。風前調玉管。花下簇金羈。『羈』一作『雞』。
閶闔春風起。蓬萊雪水消。相將折楊柳。争取最長條。

陳羽 三首

步虛詞 《樂府詩集》七八《雜曲歌辭》

漢武清齋讀鼎書。内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宫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虚。『内』一作『太』。

步虛詞 《唐詞記》一五 《全唐詩》三四八中與前首合組。

樓殿層層阿母家。崑崙山頂駐紅霞。笙歌出見穆天子。相引笑看琪樹花。

湘妃怨 《樂府詩集》五七《琴曲歌辭》 《全唐詩》三四八作《湘君祠》。

二妃怨處雲沉沉。二妃哭處湘水深。商人酒滴廟前草。蕭颯風生斑竹林。『怨』一作

『愁』，『蕭颯』一作『蕭索』。

劉言史 六首

失調名 二首

《樂府詩集》七七《雜曲歌辭》，題《樂府》。《全唐詩》四六八原題《春遊曲》。

花頷紅鬃一向偏。綠槐香陌欲朝天。仍嫌衆裏嬌行疾。傍鐙深藏白玉鞭。『花頷紅鬃』一作『花顏鬢髮』，『向』一作『何』。

珠噴團香小桂條。玉鞭兼賜霍嫖姚。弄影便從天禁出。碧蹄聲碎五門橋。首二字原作『噴珠』，一作『噴沫』。茲從《萬首唐人絕句》。

失調名 三首

《全唐詩》四六八，原題《樂府雜詞》

紫禁梨花飛雪毛。春風絲管翠樓高。城裏萬家聞不見。君王試舞鄭櫻桃。

蟬鬢紅冠粉黛輕。《雲和》新教羽衣成。月光如雪金階上。迸卻頗梨義甲聲。

不耐簷前紅槿枝。薄妝春寢覺仍遲。夢中無限風流事。夫壻多情亦未知。

失調名《文苑英華》二三五，原題《玉京詞》

絶景寥寥日更遲。人間甲子不同時。未知樵客終何得。歸後無家是看棋。

皎然 一首

王昭君《樂府詩集》二九《相和歌辭》

自倚嬋娟望主恩。誰知美惡忽相翻。黄金不買漢宮貌。青塚空埋胡地魂。

羊士諤 二首

失調名 二首 《全唐詩》三三二，原題《梁國惠康公主輓歌詞》

湯沐成陳跡。山林遂寂寥。鵲飛應織素。鳳起獨吹簫。玉殿中參罷。雲輧上漢遥。皇

情非不極。空輟未央朝。

授册榮天使。陳詩感聖恩。山河啓梁國。縞素及于門。泉向金卮咽。霜來玉樹繁。都人聽哀輓。淚盡望寒原。

柳中庸 二首

涼川曲 二首 《全唐詩》二五七

關山萬里遠征人。一望關山淚滿巾。青海戍頭空有月。黄沙磧裹本無春。

高檻連天望武威。窮陰拂地戍金微。九城弦管聲遥發。一夜關山雪滿飛。

楊巨源 十二首

折楊柳 《全唐詩》三三三 一題《和練秀才楊柳》。一屬戴叔倫。《唐詞紀》題《楊柳枝》。

水邊楊柳麴塵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塵】一作

『煙』，『更』一作『肯』。

失調名

十首 《樂府詩集》九一《新樂府辭》，原題《聖壽無疆詞》《全唐詩》三三三題《春日奉獻皇壽無疆詞》。詳《唐聲詩》論字句。

文物京華盛。謳歌國步康。瑤池供壽酒。銀漢麗宸章。雨露涵雙闕。雷霆肅萬方。
代推仙祚遠。春共聖恩長。鳳扆臨花暖。龍爐傍日香。遙知千萬歲。天意奉君王。
『歌』一作『謠』，『麗』一作『灑』，『雨露』一作『靈雨』、一作『靈羽』，『涵』一作『含』。

鵷鷺彤庭際。軒車綺陌前。九城多好色。萬井半祥禋。人醉逢堯酒。鶯歌答舜弦。
花明御溝水。香暖禁城天。錫宴文逾盛。徵歌物更妍。無窮艷陽月。長照太平年。
『色』一作『樂』，『禋』一作『煙』，『錫』一作『賜』，『歌』一作『歡』，『照』一作『奉』。

雲陛臨黃道。天門在碧虛。大明含睿藻。元氣抱宸居。戈偃征苗後。詩傳宴鎬初。
年華富仙苑。時哲滿公車。化入絪緼大。恩垂渙汗餘。悠然萬方靜。風俗揖華胥。

玉漏飄青瑣。金鋪麗紫宸。雲山九門曙。天地一家春。瑞藹方呈賞。暄風本配仁。
巖廊開鳳翼。水殿壓鼇身。文雅逢明代。歡娛及賤臣。年年未央闕。恩共物華新。

垂拱乾坤正。歡心品類同。紫煙含北極。玄澤付東風。珠綴留晴景。金莖直曉空。

發生資盛德。交泰讓全功。間氣登三事。祥光啓四聰。遐荒似川水。天外亦朝宗。

『亦』一作『二』。

代是文明晝。春當宴喜時。鑪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漢典方寬律。周官正採詩。
碧霄傳鳳吹。紅旭在龍旂。造化膺神契。陽和沃聖思。無因隨百獸。率舞奉丹墀。

『旭』一作『日』，『旂』一作『旗』，『思』一作『慈』，『無』一作『每』。

睿德符玄化。芳情翊太和。日輪皇鑒遠。天仗聖朝多。曙色含金榜。晴光轉玉珂。
中宮陳廣樂。元老進賡歌。蓮葉看龜上。桐花識鳳過。小臣空擊壤。滄海是恩波。

物象朝高殿。簪裾溢上京。春當九衢好。天向萬方明。樂報《簫韶》發。林看沆瀣生。
芙蓉丹闕暖。楊柳玉樓晴。閶闔開中禁。衣裳儼太清。南山同聖壽。長獻鳳皇城。

『林』一作『杯』，『獻』一作『對』。

日上蒼龍闕。香含紫禁林。晴光五雲疊。春色九天深。賞協元和德。文垂雅頌音。
景雲隨御輦。顥氣在宸襟。永保無疆壽。長懷不戰心。聖朝多慶賜。瓊樹粉牆陰。

『天』一作『重』。

化洽生成遂。功宣動植知。瑞凝三秀草。春入萬年枝。鳳掖嘉言進。鵷行喜氣隨。
仗臨丹地近。衣對碧山垂。渥澤方柔遠。聰明本聽卑。願同東觀事。長覩漢威儀。

『鵷』一作『鴛』，『喜』一作『嘉』，『事』一作『士』，『覩』一作『對』。

別鶴《樂府詩集》五八《琴曲歌辭》《全唐詩》三三三作《別鶴詞送令狐校書之桂府》。

海鶴一爲別。高程方杳然。影搖江海路。思結瀟湘天。皎然仰白日。真姿棲紫煙。含情九霄際。顧侶五雲前。遐心屬清都。淒響激朱弦。超搖間雲雨。迢遞各山川。東南信多水。會合當有年。雄飛戾冥寞。此意何由傳。『超搖』句一作『超遙聞風雨』，『雄飛』句一作『雌飛戾冥冥』。

王涯 十四首

太平詞《全唐詩》三四六《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作王維《太平樂》。

風俗今和厚。君王在穆清。行看《采華曲》。盡是泰階平。

思君恩

《全唐詩》三四六　《樂府詩集》九五《新樂府辭》屬令狐楚，《唐詩紀事》四二同。

雞鳴天漢曉。鶯語禁林春。誰入巫山夢。唯應洛水神。

平戎辭

《全唐詩》三四六　《樂府詩集》九五屬王維。

太白秋高助漢兵。長風夜捲虜塵清。男兒解卻腰間劍。喜見君王道化平。『漢』一作『發』、一作『後』，『君』一作『從』。

遊春辭

二首　《唐詩紀事》四二　《樂府詩集》五九《琴曲歌辭》屬王維。

曲江絲柳變煙條。寒谷冰隨暖氣銷。纔見春光生綺陌。已聞清樂動《雲》《韶》。『絲柳』一作『綠柳』。

經過柳陌與桃蹊。尋逐風光著處迷。鳥度時時衝絮起。花繁衮衮壓枝低。『經過』一作『紅過』，『風光』一作『春光』。

秋思 二首 録同上

《樂府詩集》五九屬王維，《唐詩紀事》四二屬王涯。

網軒涼吹動輕衣。夜聽更長玉漏稀。月渡天河光轉濕。鵲驚秋樹葉頻飛。『網』一作『緑』，一作『絲』。

宮連太液見蒼波。暑氣微清秋意多。一夜輕風蘋末起。露珠翻盡滿池荷。『蒼』一作『滄』，『清』一作『消』。

秋夜曲

《全唐詩》二六、三四六《樂府詩集》七六《雜曲歌辭》屬王維。《唐詩紀事》四二作張仲素《春閨怨》。

桂魄初生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銀箏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歸。

從軍辭

《唐詩紀事》四二　《樂府詩集》三三《相和歌辭》題《從軍行》，屬王維。

旄頭夜落捷書飛。來奏金門著錫衣。白馬將軍頻破敵。黄龍戍卒幾時歸。『敵』一作『鏑』。

從軍辭

二首　錄同上《樂府詩集》三三題《從軍行》，屬王維。

旌甲從軍久。風雲識陣難。今朝韓信計。日下斬成安。『旌』一作『戈』，『韓信計』一作『拜韓信』。

燕頷多奇相。狼頭敢犯邊。寄言班定遠。正是立功年。

春閨思

《全唐詩》三四六《唐詩紀事》四二作張仲素《春閨怨》。詳《唐聲詩》上五〇九頁。

雪盡萱抽葉。風輕水變苔。玉關音信斷。又見發庭梅。『音信斷』一作『書信絕』。

春閨思

錄同上　一題《閨人春思》。《唐詩紀事》四二作張仲素《閨人思》。詳《唐聲詩》上五〇九頁。

愁見游空百尺絲。春風挽斷更傷離。閒花落盡青苔地。盡日無人誰得知。『尺』一作『丈』，『挽』一作『惹』，『閒』一作『桃』，『盡』一作『徧』，『青』一作『蒼』。

失調名 獻壽辭 《全唐詩》三四六　詳《唐聲詩》上五〇九頁。

宮殿参差列九重。祥雲瑞氣捧階濃。微臣欲獻唐堯壽。遥指南山對衮龍。『階』一作『皆』。

宋沈括《夢溪筆談》五云：『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貞元、元和之間，爲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

韓愈 三首

失調名 三首 《全唐詩》三四四　原題《太行皇太后輓歌詞》，注：『憲宗母。』

一紀尊名正。三時孝養榮。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羣生。武帳虚中禁。玄堂掩太平。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鳴。

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因山託故封。鳳飛終不返。劍化會相從。無復臨長樂。空聞報曉鐘。

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陪。畫翣登秋殿。容衣入夜臺。雲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只有朝陵日。妝奩一暫開。

張籍　十一首

涼州詞　三首　《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

邊城暮雨雁飛低。蘆筍初生漸欲齊。無數鈴聲遥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

古鎮城門白磧開。胡兵往往傍沙堆。巡邊使客行應早。每待平安火到來。末句一作「欲問平安無使來」。

鳳林關裏水東流。白草黄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江南春　《全唐詩》三八四　詳《唐聲詩》下五二一頁。

江南楊柳春。日暖地無塵。渡口過新雨。夜來生白蘋。晴沙鳴乳燕。芳樹醉遊人。向晚青山下。誰家祭水神。

吳楚歌《樂府詩集》八三《雜歌謠辭》

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縫未成。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

失調名 三首 《全唐詩》三八四，原題《莊陵輓歌詞》

白日已昭昭。干戈亦漸消。迎師親出道。從諫早臨朝。侒倖威權薄。忠良寵錫饒。丘陵今一變。無復《白雲謠》。

觀風欲巡洛。習戰亦開池。始改三年政。旋聞七月期。陵分內外使。官具吉凶儀。渭北新園路。簫笳遠更悲。『亦』一作『且』。

曉日龍車動。秋風閶闔開。行帷六宮出。執紼萬方來。慘慘郊原暮。遲遲輓唱哀。空山煙雨夕。新陌繞陵臺。

白紵歌《樂府詩集》五五《舞曲歌辭》

皎皎白紵白且鮮。將作春衫稱少年。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復恐蘭膏污纖指。常遣傍人收墮珥。衣裳著時寒食下。還把玉鞭鞭白馬。

別鶴《樂府詩集》五八《琴曲歌辭》

雙鶴出雲谿。分飛各自迷。空巢在松杪。折羽落江泥。尋水終不飲。逢林亦未棲。別離應易老。萬里兩凄凄。『松杪』一作『松頂』，『江泥』一作『紅泥』。

宛轉行《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

華屋重翠幄。綺席雕象牀。遠漏微更疎。薄衾中夜涼。爐氳暗徘徊。寒煙背斜光。妍姿結宵態。寢壁幽夢長。宛轉復宛轉。憶憶更未央。『爐氳』一作『爐氣』，『寒煙』一作『寒燈』，『壁』一作『臂』，『憶憶』一作『憶君』。

柳宗元 一首

白紵歌《樂府詩集》五五《舞曲歌辭》《全唐詩》三五三原題《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

翠帷雙卷出傾城。龍劍破匣霜月明。朱脣掩抑悄無聲。金簧玉磬宫中生。下沉秋水激太清。天高地迥凝日晶。羽觴蕩漾何事傾。

張仲素 十八首

聖明樂《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全唐詩》三六七作《獻壽詞》。

玉帛殊方至。歌鍾比屋聞。華夷今一貫。同賀聖朝君。

聖明樂

録同上《全唐詩》二七屬令狐楚。

海浪恬丹徼。邊塵靖黑山。從今萬里外。不復鎮蕭關。【鎮】一作【鎖】。

聖明樂

録同上

九陌祥煙合。千春瑞月明。宮花將苑柳。先發鳳凰城。

宮中樂

五首《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

網户交如綺。紗窗薄似煙。樂吹天上曲。人是月中仙。

翠匣開寒鏡。珠釵掛步搖。妝成只畏曉。更漏促春宵。

江果瑶池實。金盤露井冰。甘泉將避暑。臺殿曉光凝。【江】一作【紅】。

月彩浮鸞殿。砧聲隔鳳樓。笙歌臨水檻。紅燭乍迎秋。

奇樹留寒翠。神池結夕波。黄山一夜雪。渭水雁聲多。【雁】一作【瀉】。

春江曲 三首 《樂府詩集》七七《雜曲歌辭》

摇漾越江春。相將看白蘋。歸時不覺夜。出浦月隨人。《全唐詩》屬王涯。『看』作『采』。

家寄征江岸。征人幾歲遊。不知潮水信。每日到沙頭。『江』一作『河』。

乘曉南湖去。參差疊浪横。前洲在何處。霧裹雁嚶嚶。『霧』一作『霜』。

太平詞 《全唐詩》三六七 《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作王維《太平樂》。

聖德超千古。皇威静四方。蒼生今息戰。無事覺時良。『時良』一作『時長』。

平戎辭 録同上 《樂府詩集》九五《新樂府辭》屬王維。

卷旆生風喜氣新。早持龍節静邊塵。漢家天子圖麟閣。身是當今第一人。

春遊曲

二首 《唐詩紀事》四二，原題《遊春曲》《樂府詩集》五九《琴曲歌辭》屬王維。《全唐詩》三四六屬王涯，題《春遊曲》。王涯另有《遊春辭》二首，乃七絕。

萬樹江邊杏。新開一夜風。滿園深淺色。照在綠波中。

上苑何窮樹。花開次第新。香車與絲騎。風靜亦生塵。

秋夜曲

《唐詩紀事》四二　《樂府詩集》七六《雜曲歌辭》屬王維。

丁丁漏水夜何長。漫漫輕雲露月光。秋壁暗蟲通夕響。寒衣未寄莫飛霜。『壁』一作『逼』，『寒』一作『征』。

思君恩

《全唐詩》三六七　《樂府詩集》九五《新樂府辭》、《唐詩紀事》四二屬令狐楚。

紫禁香如霧。青天月似霜。雲韶何處奏。只是在朝陽。

春閨思 録同上《唐詩紀事》四二作《春閨怨》。

裊裊城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

王炎 一首

失調名 夢中輓西施歌詞《異聞録》《全唐詩》八六八題《葬西施輓歌》。

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

《太平廣記》二八二『邢鳳』條引《異聞録》：『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宫中出輦，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輓歌詞，生應教爲詞曰：……。」及寤，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

蘇郁　一首

步虛詞《文苑英華》一九三

十二樓藏玉堞中。鳳凰雙宿碧梧桐。流霞淺酌留君醉。今夜吹簫第幾重。

李賀　十八首

摩多樓子　三首《李賀歌詩編》四　《樂府詩集》七八《雜曲歌辭》屬李白。

玉塞去金人。二萬四千里。風吹沙作雲。一時渡遼水。

天白水如練。甲絲雙串斷。行行莫苦辛。城月猶殘半。「練」一作「絹」。

曉氣朔煙上。趢趗胡馬蹄。行人臨水別。隔隴長東西。「臨」一作「聽」，「隔隴」一作「隴上」。

聲箕歌 並序 《全唐詩》三九一，原題《申胡子觱篥歌》

申胡子，朔客之蒼頭也。朔客李氏，本亦世家子，得祀江夏王廟。當年踐履失序，遂奉官北郡。自稱學長調短調，久未知名。今年四月，吾與對舍於長安崇義里，遂將衣質酒，命予合飲。氣熱杯闌，因謂吾曰：『李長吉，爾徒能長調，不能作五字歌詩，直强回筆端，與陶謝詩勢相遠幾里！』吾對後，請撰《申胡子觱篥歌》，以五字斷句。歌成，左右人合譟相唱。朔客大喜，擎觴起立，命花娘出幕，裴回拜客。吾問所宜，稱善平弄，於是以弊辭配聲，與予爲壽。

顏熱感君酒。含嚼蘆中聲。花娘篸綏妥。休睡芙蓉屏。誰截太平管。列點排空星。直貫開花風。天上驅雲行。今夕歲華落。令人惜平生。心事如波濤。中坐時時驚。朔客騎白馬。劍弝懸蘭纓。俊健如生猱。肯拾蓬中螢。

花遊曲 並序 《全唐詩》三九二

寒食日，諸王妓遊，賀入座，因採梁簡文詩調，賦《花遊曲》，與妓彈唱。

春柳南陌態。冷花寒露姿。今朝醉城外。拂鏡濃掃眉。煙濕愁車重。紅油覆畫衣。舞

裙香不暖。酒色上來遲。

湘　妃《樂府詩集》五七《琴曲歌辭》

筠竹千年老不死。長伴秦娥蓋湘水。蠻娘吟弄滿寒空。九山靜綠淚花紅。離鸞別鳳煙梧中。巫雲蜀雨遥相通。幽愁秋氣上青楓。涼夜波間吟古龍。『秦娥』一作『神娥』。

走馬引《樂府詩集》五八《琴曲歌辭》

我有辭鄉劍。玉鋒堪截雲。襄陽走馬客。意氣自生春。朝嫌劍光靜。暮嫌劍花冷。能持劍向人。不解持照身。『襄陽』一作『長安』，『客』一作『使』，『劍光靜』一作『劍花掙』，『劍花冷』一作『劍光冷』，末句一作『解持照身影』。

渌水辭《樂府詩集》五九《琴曲歌辭》　一作《緑水辭》。

今宵好風月。阿侯在何處。爲有傾城色。翻成足愁苦。東湖採蓮葉。南湖拔蒲根。未

持寄小姑。且持感愁魂。『傾城色』一作『傾城人』、一作『傾人色』，『拔蒲根』一作『折蒲茸』，『拔』一作『採』，『愁魂』一作『秋魂』，『感愁魂』一作『感秋風』。

十二月樂辭

十首《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原十三首，『二月』、『六月』、『閏月』三首入《雜言集》　《李賀歌詩編》一原題《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辭并閏月》。

正月

上樓迎春新春歸。暗黃著柳宮漏遲。薄薄淡靄弄野姿。寒綠幽泥生短絲。錦牀曉臥玉肌冷。露臉未開對朝暝。官街柳帶不堪折。早晚菖蒲勝綰結。首句一作『正月上樓迎春歸』，『幽泥』一作『幽風』。

三月

東方風來滿眼春。花城柳暗愁幾人。複宮深殿竹風起。新翠舞襟靜如水。光風轉蕙百餘里。暖霧驅雲撲天地。軍裝宮妓掃蛾淺。搖搖錦旗夾城暖。曲水飄香去不歸。梨花落盡成秋苑。『柳暗』一作『柳禁』，『愁幾人』一作『愁殺人』，『秋苑』一作『愁苑』。

四月

曉涼暮涼樹如蓋。千山濃緑生雲外。依微香雨青氛氲。膩葉蟠花照曲門。金塘閒水搖碧漪。老景沉重無驚飛。墮紅殘萼暗參差。『青氛氲』一作『過清氛』，『沉重』一作『沉帖』。

五月

雕玉押簾上。輕縠籠虛門。井汲鉛華水。扇織鴛鴦文。回雪舞涼殿。甘露洗空緑。羅袖從徊翔。香汗沾寶粟。『押簾』一作『簾押』，『羅袖』句一作『羅綬從風翔』。

七月

星依雲渚冷。露滴盤中圓。好花生木末。衰蕙愁空園。夜天如玉砌。池葉極青錢。僅厭舞衫薄。稍知花簟寒。曉風何拂拂。北斗光闌干。『空』一作『故』。

八月

孀妾怨長夜。獨客夢歸家。傍簷蟲緝絲。向壁燈垂花。簷外月光吐。簾中樹影斜。悠悠飛露姿。點綴池中荷。『孀』一作『宮』，『緝』一作『織』。

九月

離宮散螢天似水。竹黃池冷芙蓉死。月綴金鋪光脉脉。涼苑虛庭空澹白。霜花飛飛風草草。翠錦斕斑滿層道。雞人罷唱曉瓏璁。鴉啼金井下疎桐。『瓏璁』一作『瓏璁』。

十月

玉壺銀箭稍難傾。缸花夜笑凝幽明。碎霜斜舞上羅幕。燭籠兩行照飛閣。珠帷怨卧不成眠。金鳳刺衣著體寒。長眉對月鬥彎環。

十一月

宫城團回凛嚴光。白天碎碎墮瓊芳。揭鍾高飲千日酒。卻天凝寒作君壽。御溝泉合如環素。火井温水在何處。『泉』一作『冰』。

十二月

日脚淡光紅灑灑。薄霜不銷桂枝下。依俙和氣解冬嚴。已就長日辭長夜。

劉禹錫　五十四首

三閣辭　四首　《樂府詩集》四七《清商曲辭》

貴人三閣上。日晏未梳頭。不應有恨事。嬌甚卻成愁。『成』一作『生』。

珠箔曲瓊鉤。子細見揚州。北兵那得度。浪語判悠悠。末句一作『浪話聲悠悠』。

沉香帖閣柱。金縷畫門楣。回首降旛下。已見黍離離。

三人出習井。一身登檻車。朱門漫臨水。不可見鱸魚。『可』一作『得』。

步虛詞 二首《樂府詩集》七八《雜曲歌辭》

阿母種桃雲海際。花落子成二千歲。海風吹折最繁枝。跪捧瓊盤獻天帝。『二』一作『三』，『海風』一作『滄海』，『瓊』一作『金』。

華表千年鶴一歸。凝丹爲頂雪爲衣。星星仙語人聽盡。卻向五雲翻翅飛。『鶴一』一作『一鶴』。

楊柳枝《樂府詩集》八一《近代曲辭》

巫峽巫山楊柳多。朝雲暮雨遠相和。因想陽臺無限事。爲君回唱《竹枝歌》。『竹』一作『柳』。

楊柳枝 十二首 《尊前集》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

南陌東城春早時。相逢何處不依依。桃紅李白皆誇好。須得垂楊相發揮。

鳳闕輕遮翡翠幃。龍墀遙望麴塵絲。御溝春水相輝映。狂殺長安年少兒。『墀』一作『池』，『相』一作『柳』。

金谷園中鶯亂飛。銅陀陌上好風吹。城東桃李須臾盡。争似垂楊無限時。『東』一作『中』。

花萼樓前初種時。美人樓上鬥腰肢。如今抛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長』一作『上』，『恨』一作『向』。

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株殘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株』一作『枝』，『殘』一作『楊』，『晚』一作『昨』。

御陌青門拂地垂。千條金縷萬條絲。如今綰作同心結。將贈行人知不知。『青』一作『東』。

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吹』一作『滿』。

輕盈嫋娜佔年華。舞榭妝樓處處遮。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人家。『樓』一作

『臺』，『飛』一作『花』，『人』一作『誰』。

揚子江頭煙景迷。隋家宮樹拂金堤。嵯峨猶有當時色。半蘸波中水鳥棲。『有』一作『是』。

迎得春光先到來。輕黃淺緑映樓臺。只緣嫋娜多情思。便被春風長挫摧。『輕黃淺緑』一作『淺黃輕緑』，『挫摧』一作『倩猜』、一作『請挼』。

楊柳枝《唐詞紀》三

和風煙雨九重城。夾路春陰十里營。惟向邊頭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

楊柳枝《唐詞紀》二

清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自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清』一作『春』，『自』一作『曾』。

竹枝　十一首　《尊前集》　小引見《劉夢得文集》九。

四方之歌，異音而同樂。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爲賢。聆其音，中黃鍾之羽，其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艷音。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爲作《九歌》，到於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詞》九篇，俾善歌者颺之，附於末。後之聆巴歈，知變風之自焉。『淇濮』一作『淇澳』。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南人上來歌一曲。北人莫上動鄉情。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上頭』一作『山頭』，『拍山』一作『拍江』。

江上春來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紋生。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江』一作『溪』，『春來』一作『朱樓』。

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憑寄狂夫書一紙。住在成都萬里橋。『憑』一作『欲』，『住在』一作『家住』。

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來。

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閒平地起波瀾。『此中』一作

『人言』。

巫峽蒼蒼煙雨時。清猿啼在最高枝。個裏愁人腸自斷。由來不是此聲悲。

城西門前灩澦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惱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能』一作『曾』，『摧』一作『推』，『惱』一作『恨』。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煙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

此首《尊前集》不載，録《樂府詩集》八一《近代曲辭》。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還』一作『卻』，『晴』一作『情』。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鄉歌。今朝北客思歸去。回入紇那披綠羅。

浪淘沙 九首 《尊前集》

九曲黄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銀河去。同到牽牛織女家。

洛水橋邊春日斜。碧流清淺見瓊砂。無端陌上狂風急。驚起鴛鴦出浪花。『清』原作『輕』，此從《全唐詩》二八。

汴水東流虎眼紋。清淮曉色鴨頭春。君看渡口淘沙處。渡卻人間多少人。

鸚鵡洲頭浪颭沙。青樓春望日將斜。銜泥燕子爭歸舍。獨自狂夫不憶家。

此首一屬張籍。

濯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鴛鴦錦。將向中流定晚霞。『定』一作『疋』。

日照澄洲江霧開。淘金女伴滿江隈。美人首飾侯王印。盡是沙中浪底來。『金』一作『沙』。

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回。須臾卻入海門去。捲起沙堆似雪堆。

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寒沙始到金。『漉』一作『灑』，『寒』一作『狂』。

流水淘沙不暫停。前波未滅後波生。令人忽憶瀟湘渚。回唱迎神三兩聲。

踏歌詞　四首　《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

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唱盡新詞看不見。紅霞影樹鷓鴣鳴。『看』一作『歡』，『影』一作『映』。

桃蹊柳陌好經過。燈下妝成月下歌。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

此首一作張籍《無題》詩。

新詞宛轉遞相傳。振袖傾鬟風露前。月落烏啼雲雨散。遊童陌上拾花鈿。

日暮江頭聞《竹枝》。南人行樂北人悲。自從雪裏唱新曲。直至三春花盡時。『頭』一作『南』，『至』一作『到』。

紇那曲 二首《尊前集》

楊柳鬱青青。竹枝無限情。同郎一回顧。聽唱《紇那》聲。

踏曲興無窮。調同辭不同。願郎千萬壽。長作主人翁。

拋毬樂 二首 録同上

五色繡團圓。登君玳瑁筵。最宜紅燭下。偏稱落花前。上客如先起。應須贈一船。『色』一作『綵』，『團圓』一作『團團』。

春早見花枝。朝朝恨發遲。及看花落後。卻憶未開時。幸有《拋毬樂》。一杯君莫辭。『君』一作『更』。

江南春 《全唐詩》三六五，原題《和樂天春詞》 詳《唐聲詩》下五二一頁。

新妝粉面下朱樓。深鎖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數花朵。蜻蜓飛上玉搔頭。『粉面』一作『面面』。

佳人怨 並引 二首 録同上，原題《代靖安佳人怨》

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一年六月，公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薨於牆下。初公爲郎，余爲御史，繇是有舊故。今守遠服，賤不可以誄，又不得爲歌詩，聲於楚輓。故代作《佳人怨》，以裨於樂府云。

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華堂歌舞人。

秉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臺。牆東便是傷心地。夜夜流螢飛去來。『流』一作『秋』。

失調名 《全唐詩》三五六，原題《酬令狐相公六言見寄》 詳《唐聲詩》論六言。

已嗟離別太遠。更被光陰苦催。吳苑燕辭人去。汾州雁帶書來。愁吟月落猶望。憶夢天明未回。今日便令歌者。唱兄詩送一杯。

秋風引 《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雁聲。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飛鳶操 録同上

鳶飛杳杳青雲裏。鳶鳴蕭蕭風四起。旗尾飄揚勢漸高。箭頭砉劃聲相似。長空悠悠霽日懸。六翮不動凝飛煙。遊鶤翔雁出其下。慶雲清景相迴旋。忽聞飢烏一噪聚。瞥下雲中爭腐鼠。騰音礪吻相喧呼。仰天大嚇疑鵷雛。畏人避犬投高處。俛啄無聲猶屢顧。青烏自愛三山禾。仙禽徒貴華亭露。樸樕危巢向暮時。毰毸飽腹

蹲枯枝。遊童挾彈一麾肘。臆碎羽分人不悲。天生衆禽各有類。威鳳文章在仁義。鷹隼儀形螻蟻心。雖能戾天何足貴。『凝飛煙』一作『飛凝煙』，『一噪』一作『噪相』，『鴛雛』一作『鵷雛』，『啄』一作『吻』，『三山』一作『玉山』，『華亭』一作『山亭』。

元稹　八首

失調名　三首

《全唐詩》四〇三，原題《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輓歌詞》

不改延洪祚。因成揖讓朝。謳歌同戴啓。遏密共思堯。雨露施恩廣。梯航會葬遥。號弓那獨切。曾感昔年招。

前春文祖廟。大舜嗣堯登。及此踰年感。還因是月崩。壽緣追孝促。業在繼明興。儉詔同今古。山川繞灞陵。

七月悲風起。淒涼萬國人。羽儀經巷内。轀輬轉城闉。暝色依陵早。秋聲入輅新。自嗟同草木。不識永貞春。

失調名 三首 錄同上，原題《憲宗章武孝皇帝輓歌詞》

國付重離後。身隨十聖仙。北辰移帝座。西日到虞泉。方丈言虛設。華胥事眇然。觸鱗曾在宥。偏哭墮髯前。

天寶遺餘事。元和盛聖功。二凶梟帳下。三叛斬都中。始服沙陀虜。方吞逊邏戎。狼星如要射。猶有鼎湖弓。

原注：『楊惠琳、李師道傳首京師。劉闢、李錡、吳元濟腰斬都市。沙陀、突厥自元和初，始通中國。』

月落禁垣西。星攢曉仗齊。風傳宮漏苦。雲拂羽儀低。路隘車千兩。橋危馬萬蹄。共嗟封石檢。不爲報功泥。

失調名 二首 錄同上，原題《恭王故太妃輓歌詞》

燕姞貽天夢。梁王盡孝思。雖從魏詔葬。得用漢藩儀。曙月殘光斂。寒簫度曲遲。平生奉恩地。哀輓欲何之。『藩』一作『官』。

文衛羅新壙。仙娥掩暝山。雪雲埋隴合。簫鼓望城還。寒樹風難靜。霜郊夜更閒。哀

榮深孝嗣。儀表在河間。

白居易　五十一首

竹枝詞　四首《尊前集》

瞿塘峽口水煙低。白帝城頭月向西。唱得《竹枝》聲咽處。寒猿閒鳥一時啼。『水煙』一作『冷煙』，『得』一作『到』，『閒』一作『晴』、一作『暗』。

巴東船舫上巴西。波面風生雨脚齊。水蓼冷花紅簇簇。江蘺濕葉碧凄凄。『簇簇』一作『簇簇』。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靜山空歇又聞。蠻兒巴女齊聲唱。愁殺江南病使君。『歇又聞』一作『歌不聞』，『齊聲』一作『聲聲』，『南』一作『樓』。

江畔誰家唱《竹枝》。前聲斷咽後聲遲。怪來調苦緣詞苦。多是通州司馬詩。『家』一作『人』。

楊柳枝 十首 《尊前集》

《六幺》《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

陶令門前四五樹。亞夫營裏百千條。何似東都正二月。黃金枝映洛陽橋。

依依嫋嫋復青青。勾引春風無限情。白雪花繁空撲地。綠絲條弱不勝鶯。『春』一作『清』。

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

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

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剝條盤作銀環樣。卷葉吹爲玉笛聲。

葉含濃露如啼眼。枝嫋輕風似舞腰。小樹不禁攀折苦。乞君留取兩三條。

人言柳葉似愁眉。更有愁腸似柳絲。柳絲挽斷腸牽斷。彼此應無續得期。『期』一作『時』。

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南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萬萬』一作『千萬』，『南』一作『西』。

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林榮耀植天庭。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林』一作

『枝』，第三句一作『定知玄象今春後』。

楊柳枝《唐詞紀》《全唐詩》四五八原題《別柳枝》。

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嫋娜』一作『嫋嫋』。

楊柳枝 錄同上《全唐詩》四五八原題《前有別楊柳枝絕句夢得繼和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又復戲答》。

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飛向別人家。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

按『春盡絮飛』云云，乃前列劉禹錫《楊柳枝》辭句。

浪淘沙 六首《尊前集》

一泊沙來一泊去。一重浪滅一重生。相攪相淘無歇日。會教山海一時平。

白浪茫茫與海連。平沙浩浩四無邊。暮去朝來淘不住。遂令東海變桑田。

青草湖中萬里程。黃梅雨裏一人行。愁見灘頭夜泊處。風翻暗浪打船聲。『暗』一作『晴』。

隨波逐浪到天涯。遷客西還有幾家。卻到帝都重富貴。請君莫忘浪淘沙。『西』一作『生』，『都』一作『鄉』。

借問江潮與海水。何似君情與妾心。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覺海非深。

海底飛塵終有日。山頭化石豈無時。誰道小郎拋小婦。船頭一去沒回期。

急樂世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

正抽碧線繡紅羅。忽聽黃鶯斂翠蛾。秋思冬愁春悵望。大都不得意時多。『悵』原作『恨』，此據《白氏長慶集》五三。『得』一作『稱』。

桂華曲 三首 並序 《全唐詩》四四七，原題《東城桂》，注：「一作《桂華曲》。」末首又見《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題《桂華曲》。

蘇之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爲樵牧之場。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其不得地，因賦三絕句以唁之。

子墮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闔閭城。當時應逐南風落。落向人間取次生。

原注：『舊說杭州天竺寺每歲秋中有月桂子墮。』

霜雪壓多雖不死。荆榛長疾欲相埋。長憂落在樵人手。賣作蘇州一束柴。『霜雪』一作『雪霰』。

可憐天上桂華孤。試問姮娥更要無。月宮幸有閒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可憐』一作『遥知』，『姮娥』一作『嫦娥』。

採蓮子《唐詞紀》五

菱葉縈波荷颭風。荷花深處小船通。逢郎欲語低頭笑。碧玉搔頭落水中。『颭風』一作『點水』。

離別難《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

綠楊陌上送行人。馬去車回一望塵。不覺別時紅淚盡。歸來無淚可沾巾。『去』一作『上』，末四字一作『可更沾巾』。

太平樂 二首 《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

歲豐仍節儉。時泰更銷兵。聖念長如此。何憂不太平。

湛露浮堯酒。薰風起舜歌。願同堯舜意。所樂在人和。

何滿子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

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

江南春 《全唐詩》四四八，原題《春詞》

低花樹映小妝樓。春入眉心兩點愁。斜倚欄干背鸚鵡。思量何事不回頭。【背】一作【臂】。

前列劉禹錫《江南春》【和樂天《春詞》】，所和即此首。

王昭君 二首 《樂府詩集》二九《相和歌辭》

滿面胡沙滿鬢風。眉銷殘黛臉銷紅。愁苦辛懃憔悴盡。如今卻似畫圖中。『銷紅』一作『殘紅』。

漢使卻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

昭君怨 《樂府詩集》五九《琴曲歌辭》

明妃風貌最娉婷。合在椒房應四星。只得當年備宮掖。何曾專夜奉幃屏。見疎從道迷圖畫。知屈那教配虜庭。自是君恩薄如紙。不須一向恨丹青。『當年』一作『常年』。

莫走 《白氏長慶集》一九，原題《莫走柳條辭送別》

南陌傷心別。東風滿把春。莫欺楊柳弱。勸酒勝於人。

失調名 二首 《樂府詩集》九〇《新樂府辭》，原題《小曲新辭》

霽色鮮宮殿。秋聲脆管弦。聖明千歲樂。歲歲似今年。

紅裾明月夜。碧簟早秋時。好向昭陽宿。天涼玉漏遲。『裾』一作『裙』，『涼』原誤作『源』

長洲曲新詞 《全唐詩》四五七 詳《唐聲詩》上五一〇頁。

茂苑綺羅佳麗地。女湖桃李豔陽時。心奴已死胡容老。後輩風流是阿誰。

失調名 四首 《全唐詩》四四一，原題《德宗皇帝輓歌詞》

執象宗玄祖。貽謀啓孝孫。文高柏梁殿。禮薄霸陵原。宮仗辭天闕。朝儀出國門。生成不可報。二十七年恩。

虞帝南巡後。殷宗諒暗中。初辭鑄鼎地。已閉望仙宮。曉落當陵月。秋生滿旆風。前星承帝座。不使北辰空。

業大承宗祖。功成付子孫。睿文詩播樂。遺訓史標言。節表中和德。方垂廣利恩。懸知千載後。理代數貞元。

夢減三齡壽。哀延七月期。寢園愁望遠。宮仗哭行遲。雲日添寒慘。笳簫向晚悲。因山有遺詔。如葬漢文時。

失調名 錄同上，原題《昭德皇后輓歌詞》

仙去逍遙境。詩留窈窕章。春歸金屋少。夜入壽宮長。鳳引曾辭輦。蠶休昔採桑。陰靈何處感。沙麓月無光。

失調名 三首 《全唐詩》四四九，原題《元相公輓歌詞》

銘旌官重威儀盛。騎吹聲繁鹵簿長。後魏帝孫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陽。

墓門已閉笳簫去。唯有夫人哭不休。蒼蒼露草咸陽壠。此是千秋第一秋。【去】一作『遠』。

送葬萬人皆慘澹。反虞駟馬亦悲鳴。琴書劍珮誰收拾。三歲遺孤新學行。

失調名 四首 《全唐詩》四五八，原題《開成大行皇帝輓歌詞》

御宇恢皇化。傳家叶至公。華夷臣妾內。堯舜弟兄中。制度移民俗。文章變國風。開成與貞觀。實録事多同。

晏駕辭雙闕。靈儀出九衢。上雲歸碧落。下席葬蒼梧。蓂晚餘堯曆。龜新啓夏圖。三朝聯棣萼。從古帝王無。

嚴恭七月禮。哀慟萬人心。地感勝秋氣。天愁結夕陰。鼎湖龍漸遠。濛汜日初沈。唯有雲韶樂。長留治世音。

化成同軌表清平。恩結連枝感聖明。帝與九齡雖吉夢。山呼萬歲是虛聲。月低儀仗辭蘭路。風引笳簫入柏城。老病龍髯攀不及。東周退傅最傷情。

杜秋　一首

金縷衣《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屬李錡作　《唐詩紀事》八〇作不知名《雜調》。《全唐詩》七八五作無名氏《雜詩》。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惜取』一作『須惜』，『花開』一作『有花』。

杜牧《杜秋娘詩》序曰：『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宫。』又『秋持玉斝飲，與唱《金縷衣》』詩句後注：『李錡嘗唱此辭。』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云：『唐有《杜秋娘》歌行，相傳是金陵女子，爲浙西觀察使李錡妾。錡有陰謀，秋娘時解免之。嘗爲錡製小辭云：……。後錡敗，籍入宫，此蓋以辭隱諫者。』

李紳　一首

憶漢月《萬首唐人絶句》二三

花開花落無時節。春去春來有底憑。燕子不藏雷不蟄。燭煙昏霧暗騰騰。

徐凝 一首

失調名 《全唐詩》四七四，原題《樂府新詩》 參《唐聲詩》上五一一頁。

一聲盧女十三絃。早嫁城西好少年。不羨越溪歌者苦。採蓮歸去綠窗眠。

盧貞 一首

楊柳枝 《尊前集》 《全唐詩》四六三原題《和白尚書賦永豐柳》

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蹤。玉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

《全唐詩》原序：『永豐坊西南角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白尚書曾賦詩，傳入樂府，徧流京都。近有詔旨取兩枝植於禁苑，乃知一顧增十倍之價，非虛言也。因此偶成絕句，非敢繼和前篇。』

成輔端　一首

失調名　旱稅戲辭刺李實　《舊唐書》一三五《李實傳》

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伍石米。三間堂屋二千錢。

京兆尹司農卿李實，務聚斂進奉，不恤災歉。人窮無告，乃撤屋瓦木，賣麥苗，以供賦斂。輔端因戲作語，爲秦民艱苦之狀，凡數十篇。實怒，輔端坐死。

楊衡　二首

失調名　《文苑英華》二二五，原題《仙女辭》　參《唐聲詩》上五〇四頁。

玉京初侍紫皇君。金縷鴛鴦蒲絳裙。仙宮一閉無消息。遥結芳心向碧雲。『京』一作『笄』。

白紵辭《樂府詩集》五五《舞曲歌辭》　《全唐詩》四六五作《白紵歌》。

王纓翠珮雜輕羅。香汗微漬朱顏酡。爲君起唱《白紵歌》。清聲裊雲思繁多。凝笳哀琴時相和。金壺半傾芳夜促。梁塵霏霏暗紅燭。令君安坐聽終曲。墜葉飄花難再復。

右辭並《雜言集》中楊衡《白紵辭》，《樂府詩集》皆列於崔國輔、李白之間，《詩紀》、《詩所》俱編入初唐，《全唐詩》七七〇收入『世次爵里無考』卷。疑爲另一楊衡所作，俟考。

邢鳳 一首

春陽曲 夢中美人歌　《全唐詩》八六八

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歸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卻。羅幃空度九秋霜。『少女』一作『兒女』或『女兒』，『踏春陽』一作『玩春忙』，『春歸』一作『春陽』，『弓彎』一作『弓腰』，『羅幃空度』一作『羅衣空換』、一作『蛾眉空帶』。

《沈下賢文集》四《異夢録》云：『元和十年，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

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于東池便館。既坐，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得記其異，請語之。」客曰：「願備聽。」隴西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得故豪家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妝，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脩紳，被廣袖之襦。鳳大說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牀。鳳發卷，示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纔四句。其後他篇，皆累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卻，羅衣空換九秋霜。』鳳卒詩，請曰：『何謂弓彎？』曰：『昔年父母使妾斅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狀以示鳳。……事在貞元中，後鳳爲余言如是。」」——此事又見《廣異記》、《夢遊録》、《酉陽雜俎》一四、《白孔六帖》一三、《潛確類書》四等。參《唐聲詩》下五四〇至五四四頁。

鮑溶　五首

失調名

《全唐詩》四八五，原題《懷仙》，《文苑英華》二二五題《瑶水辭》。參《唐聲詩》上五〇四頁。

閬峰綺閣幾千丈。瑶水西流十二城。曾見周靈王太子。碧桃花下自吹笙。『閬峰綺閣』一作『崑崙九層』，『西』一作『四』，『曾見』一作『心羨』，『自』一作『學』。

湘妃列女操

《樂府詩集》五七《琴曲歌辭》 參《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第六章《隋唐五代琴歌文獻》節。

有虞夫人哭虞後。淑女何事又傷離。竹上淚跡生不盡。寄哀雲和五十絲。雲和經奏《鈞天》曲。乍聽寶琴遥嗣續。三湘測測流急緑。秋夜露寒蜀帝飛。楓林月斜楚臣宿。更疑川宫日黄昏。暗携女手殷勤言。環佩玲瓏有無間。終疑既遠雙悄悄。蒼梧舊雲豈難召。老猿心寒不可嘯。目眄眄兮意蹉跎。魂騰騰兮驚秋波。曲一盡兮憶再奏。衆絃不聲且如何。【雲和經奏】一作【雲和終奏】。

秋思

三首 《樂府詩集》五九《琴曲歌辭》

胡風吹雁翼。遠別無人鄉。君近雁來處。幾回斷君腸。昔奉千日書。撫心怨星霜。無書又千日。世路重茫茫。燕國有佳麗。蛾眉富春光。自然君歸晚。花落君空堂。君其若不然。歲晚雙鴛鴦。

顧兔蝕殘月。幽光不如星。女兒晚事夫。顔色同秋螢。秋日邊馬思。武夫不遑寧。燕

歌易水怨。劍舞蛟龍腥。風折連枝樹。水翻無蒂萍。立身多户門。何必燕山銘。生世不如鳥。雙雙比翼翎。『户門』一作『門户』。

季秋天地閒。萬物生意足。我憂長於生。安得及草木。試從古人願。致酒歌秉燭。燕趙皆世人。詎能長似玉。俯憐老期近。仰視日車速。蕭颯御風君。魂夢願相逐。百年夜銷半。端爲垂纓束。『天地閒』一作『天地閉』。

張又新　一首

失調名　贈廣陵妓　《本事詩》一

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

《本事詩》云：『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張嘗爲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自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妓深曉之。李既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張醉歸，李令妓夕就張郎中。』

沈亞之 一首

失調名《全唐詩》四九三，原題《春詞酬元微之》《全唐詩》四九四屬施肩吾作。

黃鶯啼時春日高。紅芳發盡井邊桃。美人手暖裁衣易。片片輕花落翦刀。『黃鶯啼時』一作『黃鳥啼多』，『發盡』一作『開盡』，『輕花』一作『輕雲』。

裴夷直 一首

楊柳枝詞《唐詞紀》一

已作綠絲籠曉日。又成飛絮撲晴波。隋家不合栽楊柳。長遣行人春恨多。

滕邁　一首

楊柳枝詞《雲谿友議》下

三條陌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斷。不堪將入笛中吹。

姚合　五首

楊柳枝詞　五首《唐詞紀》一

黄金絲掛粉牆頭。動似顛狂静似愁。遊客見時心自醉。無因得見謝家樓。

葉葉如眉翠色濃。黄鶯偏戀語從容。橋邊陌上無人識。雨濕煙和思萬重。

江上東西離別饒。舊條折盡折新條。亦知春色人將去。猶勝狂風取次飄。

二月楊花觸處飛。悠悠漠漠自東西。謝家詠雪徒相比。吹落庭前便作泥。

江亭楊柳折還垂。日照深黄幾樹絲。見説隋堤枯已盡。年年行客怪春遲。「日」一作「月」。

章孝標 一首

楊柳枝《全唐詩逸》

何人枉折教狼籍。孤負春風長養情。餘闕。

陳去疾 二首

踏歌行 二首 《全唐詩》四九〇

鴛鴦樓下萬花新。翡翠宮前百戲陳。天矯翔龍銜火樹。飛來瑞鳳散芳春。

仙蹕初傳紫禁香。瑞雲開處夜花芳。繁絃促管昇平調。綺綴丹蓮借月光。

施肩吾 五首

折楊柳《樂府詩集》八一《近代曲辭》

傷見路傍楊柳春。一枝折盡一重新。今年還折去年處。不送去年離別人。『傍』一作『邊』，『一枝』一作『一重』。

步虛辭《唐詞紀》一五　《全唐詩》四九四題《聞山中步虛聲》。

何人步虛南峰頂。鶴唳九天霜月冷。仙詞偶逐東風來。誤飄數聲落塵境。

望夫詞 三首　《全唐詩》四九四　參《唐聲詩》下《囉嗊曲》(二)。

手爇寒燈向影頻。迴文機上暗生塵。自家夫壻無消息。卻恨橋頭賣卜人。

看看北雁又南飛。薄倖征夫久不歸。蟢子到頭無信處。凡經幾度上人衣。『又』一作

『向』。

何事經年斷書信。愁聞遠客説風波。西家還有望夫伴。一種淚痕兒最多。

何希堯 二首

一枝花 《全唐詩》五〇五

幾樹晴葩映水開。亂紅狼藉點蒼苔。東風留得殘枝在。爲惜餘芳獨看來。

柳枝詞 録同上

大堤楊柳雨沈沈。萬縷千條惹恨深。飛絮滿天人去遠。東風無力繫春心。

裴虔餘 一首

柳枝詞 詠水濺妓衣 《唐詩紀事》六〇

滿額鵝黄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抒情詩》屬孫處士，云：『半額微黄金縷衣。玉搔頭裊鳳雙飛。從教水濺羅裙濕。還道朝來行雨歸。』

《唐詩紀事》云：『咸通末，虔餘佐北門李公（李蔚）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舟，竹篙濺水，濕近坐之衣。公色變，虔餘紀一絶云：……。公極懽，命謳者傳之。』

《太平廣記》二〇〇引《抒情詩》云：『唐丞相李蔚鎮淮南日，有布素之交孫處士，不遠千里，徑來修謁，蔚浹月留連。一日告發，李敦舊份，遊河祖送。過於橋下，波瀾迅激，舟子迴跋，舉篙濺水。近坐飲妓，濕衣尤甚。李大怒，命擒舟子，荷於所司。處士拱而前曰：「因兹寵餞，是某之過，敢請筆硯，略抒荒蕪。」李從之。乃以《柳枝詞》曰：……。李覽之，釋然歡笑，賓從皆贊之。命伶人唱其詞，樂飲至暮，舟子赦罪。』

李約 一首

江南春《全唐詩》三〇九 參《唐聲詩》下五二〇頁。

池塘春暖水紋開。堤柳垂絲間野梅。江上年年芳意早。蓬瀛春色逐潮來。

周賀 一首

失調名《全唐詩》五〇三，原題《送李億東歸》

黃山遠隔秦樹。紫禁斜通渭城。别路青青柳發。前溪漠漠花生。和風澹蕩歸客。落日殷勤早鶯。灞上金樽未飲。讌歌已有餘聲。

右爲酒筵著辭，參《唐聲詩》上一〇〇頁。

李涉　十一首

鷓鴣詞　二首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

湘江煙水深。沙岸隔楓林。何處鷓鴣飛。日斜斑竹陰。二女虛垂淚。三閭枉自沉。唯有鷓鴣啼。獨傷行客心。『虛』一作『空』，『啼』一作『鳥』。

越岡連越井。越鳥更南飛。何處鷓鴣啼。夕煙東嶺歸。嶺頭行人少。天涯北客稀。鷓鴣啼別處。相對淚沾衣。『嶺頭』一作『嶺外』。

竹枝詞　四首　《樂府詩集》八一《近代曲辭》

荆門灘急水潺潺。兩岸猿啼煙滿山。渡頭年少應官去。月落西陵望不還。『年少』一作『少年』。

巫峽雲開神女祠。綠潭紅樹影參差。下牢戍口初相問。無義灘頭剩別離。『下牢』一作『不勞』。

石壁千重樹萬重。白雲斜掩碧芙蓉。昭君溪上年年月。獨自嬋娟色最濃。『獨自』一作『偏照』。

十二峯頭月欲低。空濛江上子規啼。孤舟一夜東歸客。泣向春風憶建溪。『濛』一作『涔』、一作『聆』、一作『舲』，『江』一作『灘』，『春』一作『東』。

竹枝詞

《全唐詩》四七七 《全唐詩》五三八屬許渾作，題《楚宮怨》。

十二山晴花盡開。楚宮雙闕對陽臺。細腰争舞君沉醉。白日秦兵天下來。『争舞』一作『起舞』，『君沈醉』一作『君王醉』，『天下』一作『天上』、一作『江上』。

柳枝詞

《唐詞紀》一

錦池江上柳垂橋。風引蟬聲送寂寥。不必如絲千萬縷。只禁離恨兩三條。

邠州詞

三首 《全唐詩》四七七，原題《邠州詞獻高尚書三首》

單于都護再分疆。西引雙旌出帝鄉。朝日詔書添戰馬。即聞千騎取河湟。

將家難立是威聲。不見多傳衛霍名。一自元和平蜀後。馬頭行處即長城。
朔方忠義舊來聞。盡是邠城父子軍。今日兵符歸上將。旄頭不用更妖氛。

白敏中　一首

失調名　改令　《唐摭言》一三

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地。莫向尊前喜氣粗。『闕』一作『閣』，『門地』一作『門第』，『喜氣』一作『氣色』。

盧　發　一首

失調名　改令　録同上

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關外分優寄。不稱賓筵語氣粗。

《唐摭言》云：『白中令鎮荆南，杜蘊常侍廉問長沙，時從事盧發致聘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

詞令曰：……。盧答曰：……。公極歡而罷。』

韓　琮　二首

楊柳枝《樂府詩集》八一《近代曲辭》

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

《蜀檮杌》上云：乾德五年重陽，前蜀後主王衍宴羣臣於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唱韓琮《柳枝詞》。所唱即右辭，第三句作『何須思想千年事』，又『誰見』作『惟見』。

楊柳枝《全唐詩》五六五

枝鬥纖腰葉鬥眉。春來無處不如絲。霸陵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原』一作『橋』。

朱慶餘 一首

採蓮子 《唐詞紀》五　一作《採蓮》。

隔煙花草遠濛濛。恨個來時路不同。正是停橈相遇處。鴛鴦飛去疾流中。『去』一作『出』，『疾』一作『急』。

苻載 一首

甘州歌 《全唐詩》四七二　參《唐聲詩》下五〇三頁。

月裏嫦娥不畫眉。只將雲霧作羅衣。不知夢逐青鸞去。猶把花枝蓋面歸。

王叡 二首

失調名 祠漁山神女歌 二首 《樂府詩集》四七《淸商曲辭》又見《全唐詩》五〇五。

蒲草頭花椰葉裙。蒲葵樹下舞蠻雲。引領望江遙滴酒。白蘋風起水生文。

根根山響答琵琶。酒濕靑莎肉飼鴉。樹葉無聲神去後。紙錢灰出木綿花。

張祜 二十八首

上巳樂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

猩猩血綵繫頭標。天上齊聲舉畫橈。卻是内人争意切。六宮羅袖一時招。【羅袖】一作【紅袖】。

大酺樂 二首 録同上

車駕東來值太平。大酺三日洛陽城。小兒一伎竿頭絶。天下傳呼萬歲聲。

紫陌酺歸日欲斜。紅塵開路薛王家。雙鬟前説樓前鼓。兩伎争輪好結花。『前説』一作『笑説』，『結花』一作『落花』。

千秋樂 録同上

八月平時花蕚樓。萬方同樂奏《千秋》。傾城人看長竿出。一伎初成趙解愁。

熱戲樂 録同上

熱戲争心劇火燒。銅槌暗執不相饒。上皇失喜寧王笑。百丈幢竿果動摇。

春鶯囀 録同上

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内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傞傞軟舞來。

雨霖鈴 録同上

雨霖鈴夜卻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説上皇垂淚教。月明南内更無人。

宮詞 二首 《全唐詩》五一一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自倚能歌日。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

杜牧《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辭滿六宮。」

金殿樂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無作者名氏　《全唐詩》五一一屬張祜。

入夜秋砧動。千門起四鄰。不緣樓上月。應爲隴頭人。『千門』一作『千聲』。

牆頭花

録同上，無作者名氏。『編入樂府詞十四首』。《全唐詩》五一一屬張祜　《萬首唐人絶句》屬蓋嘉運

蟋蟀鳴洞房。梧桐落金井。爲君裁舞衣。天寒剪刀冷。

牆頭花

録同上，無作者名氏　《全唐詩》五一一屬張祜，同書一一九作崔國輔《怨詞》。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

胡渭州

此下二首録同上，列爲一組，無作者名氏。《全唐詩》五一一屬張祜　此首《萬首唐人絶句》作崔國輔《甘州》。《歷代詩餘》引《樂府衍義》題《渭州曲》，屬張仲素。

亭亭孤月照行舟。寂寂長江萬里流。鄉國不知何處是。雲山漫漫使人愁。『月』一作『日』。

胡渭州

楊柳千尋色。桃花一苑芳。風吹入簾裏。唯有惹衣香。

楊下採桑　録同上，無作者名氏《全唐詩》五一一屬張祜。

飛絲惹緑塵。輭葉對孤輪。今朝入園去。物色强看人。

破陣樂　録同上，無作者名氏『編入樂府詞十四首』《全唐詩》五一一屬張祜。《萬首唐人絶句》屬蓋嘉運

秋來四面足風沙。塞外征人暫別家。千里不辭行路遠。時光早晚到天涯。

採桑子　録同上，無作者名氏，調名《採桑》。《全唐詩》五一一屬張祜。

自古多征戰。由來尚甲兵。長驅千里去。一舉兩蕃平。按劍從沙漠。歌謡滿帝京。寄

言天下將。須立武功名。

穆護砂　録同上，無作者名氏『編入樂府詞十四首』。《全唐詩》五一一屬張祜。《萬首唐人絶句》屬蓋嘉運

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

楊柳枝　二首　《樂府詩集》八一《近代曲辭》　《全唐詩》五一一題《折揚柳枝》。

莫折宮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傷心日暮煙霞起。無限春愁生翠眉。

凝碧池邊斂翠眉。景陽樓下綰青絲。那勝妃子朝元閣。玉手和煙弄一枝。

氐州第一　《歷代詩餘》一一一引《樂府衍義》　《全唐詩》五一一題作《聽箏》。宋本《張承吉文集》題作《題宋州田大夫家樂丘家箏》。楊慎《詞品》誤作《小秦王》辭。

十指纖纖玉筍紅。雁行輕度翠絃中。分明自說長城苦。水闊雲寒一夜風。『度』一作『過』，『自』一作『似』，『闊』一作『咽』。

夢江南 《張承吉文集》六 又見《唐詞紀》三。

行吟洞庭句。不見洞庭人。盡日碧江夢。江南紅樹春。

玉樹後庭花 《樂府詩集》四七《清商曲辭》

輕車何草草。獨唱《後庭花》。玉座誰爲主。徒悲張麗華。

昭君怨 二首 《樂府詩集》五九《琴曲歌辭》

萬里邊城遠。千山行路難。舉頭唯見月。何處是長安。『月』一作『日』。

漢庭無大議。戎虜幾先和。莫羨傾城色。昭君恨最多。

思歸引 《樂府詩集》五八《琴曲歌辭》

重重作閨清旦鐍。兩耳深聲長不徹。深宮坐愁百年身。一片玉中生憤血。焦桐罷彈絲

自絕。漠漠暗魂愁夜月。故鄉不歸誰共穴。石上作蒲蒲九節。

司馬相如琴歌《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

鳳兮鳳兮非無凰。山重水闊不可量。梧桐結陰在朝陽。濯羽弱水鳴高翔。『羽』一作『雨』。

失調名《全唐詩》五一〇，原題《憲宗皇帝輓歌詞》

嗚咽上攀龍。昇平不易逢。武皇虛好道。文帝未登封。壽域無千載。泉門是九重。橋山非遠地。雲去莫疑峰。

皇甫松　十六首

拋毬樂　二首《尊前集》

紅撥一聲飄。輕毬墜越綃。墜越綃。帶翻金孔雀。香滿繡蜂腰。少少拋分數。花枝正索

饒。

金蹙花毬小。真珠繡帶垂。繡帶垂。幾回銜鳳蠟。千度入香懷。上客終須醉。觥盂且亂排。『鳳蠟』一作『蠟燭』。

竹枝 六首 録同上

檳榔花發竹枝鷓鴣啼女兒。雄飛煙瘴竹枝雌亦飛女兒。

木棉花盡竹枝荔枝垂女兒。千花萬花竹枝待郎歸女兒。

芙蓉並蒂竹枝一心連女兒。花侵隔子竹枝眼應穿女兒。

筵中蠟燭竹枝淚珠紅女兒。合歡桃核竹枝兩人同女兒。

斜江風起竹枝動橫波女兒。劈開蓮子竹枝苦心多女兒。

山頭桃花竹枝谷底杏女兒。兩花窈窕竹枝遙相映女兒。

怨回紇 録同上 一屬皇甫冉。

白首南朝女。愁聽異域歌。收兵頡利國。飲馬胡蘆河。毳布腥膻久。穹廬歲月多。雕

棄城上宿。吹笛淚滂沱。

怨回紇

録同上　一屬皇甫冉，一本題《江上送别》。

祖席駐征棹。開帆候信潮。隔筵桃葉泣。吹管杏花飄。船去鷗飛閣。人歸塵上橋。别離惆悵淚。江路濕紅蕉。『筵』一作『煙』。

浪淘沙

二首　《花間集》二　一屬皇甫冉。

灘頭細草接疏林。惡浪罾船半欲沉。宿鷺眠鷗飛舊浦。去年沙觜是江心。『惡浪』一作『浪惡』，『鷗』一作『洲』，『飛』一作『非』。

蠻歌荳蔻北人愁。蒲雨杉風野艇秋。浪起鵁鶄眠不得。寒沙細細入江流。『蒲雨杉風』一作『松雨蒲風』。

楊柳枝

二首　《花間集》二

春入行宮映翠微。玄宗侍女舞煙絲。如今柳向空城緑。玉笛何人更把吹。

爛漫春歸水國時。吳王宮殿柳絲垂。黃鶯長叫空閨畔。西子無因更得知。『絲垂』一作『垂絲』。

採蓮子　二首　錄同上

菡萏香連十頃陂舉棹。小姑貪戲採蓮遲年少。晚來弄水船頭濕舉棹。更脫紅裙裹鴨兒年少。

船動湖光灩灩秋舉棹。貪看年少信船流年少。無端隔水拋蓮子舉棹。遥被人知半日羞年少。『船』一作『搖』。

失名　七十一首

囉嗊曲　六首　《雲谿友議》下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壻去。經歲又經年。

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

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

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

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

昨夜北風寒。牽船浦裏安。潮來打纜斷。搖櫓始知難。

《雲谿友議》下『艷陽詞』條云：『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篇韻雖不及濤，容華莫之比也。元公（稹）似忘薛濤，而贈採春詩曰：「……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即《囉嗊》之曲也（原注：「金陵有羅嗊樓，即陳後主所建。」）採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當代才子所作。其詞五、六、七言，皆可和矣。詞云：……。採春一唱是曲，閨婦行人莫不漣泣。』

竹枝詞 二首 《甘澤謠》 《萬首唐人絕句》三八題《別李源》

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吟』一作『臨』，『不』一作『莫』，『異』一作『壞』，『長』一作『常』、一作『靈』。

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已徧。卻回煙棹上瞿塘。『因緣』一作『當時』，『溪山』一作『山川』，『回』一作『尋』。

《甘澤謠》云：『圓觀者，大曆末雒陽惠林寺僧。……梵學之外，音律貫通。……李諫議源……與圓觀爲忘年交。……約遊蜀州，……見婦人數人，……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生之所。……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公相見之期也。」……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後十二年，……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辭》者，……乃圓觀也。……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尚聞歌聲。辭切韻高，莫知所謂。初到寺前歌曰：……。寺前又歌曰：……』參《唐聲詩》下三八六頁。

失調名 張雲容薛昭合婚歌　四首　《傳奇》

臉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壟上更添愁。蕭鳳臺歌送張薛酒。『隴』一作『嶺』。

幽谷啼鶯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長歎。月華不忍扃泉戶。露滴松枝一夜寒。劉蘭翹歌送張薛酒。『忍』一作『向』。

韶光不見分成塵。曾餌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攜舊律。獨開幽谷一枝春。張雲容和。『見』一作『鑒』。

誤入宮垣漏網人。月華靜洗玉階塵。自疑飛到蓬萊頂。瓊艷三枝半夜春。薛昭和。『垣』一作『牆』，『靜』一作『清』。

《太平廣記》六九引《傳奇》（原作《傳記》）云：『薛昭者，唐元和末爲平陸尉。……潛於古殿之西間。

及夜，風清月皎，見階前有三美女，笑語而至。……昭詢其姓字，長曰雲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將酣，蘭翹命骰子，謂三女曰：「今夕佳賓相會，須有匹偶。請擲骰子，遇采强者，得薦枕席。」乃徧擲，雲容采勝，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坐。又持雙杯而獻曰：「真所謂合卺矣。」……鳳臺請擊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蘭翹和曰：……。雲容和曰：……。昭亦和曰：……。」

失調名　水神霅溪夜宴歌　二首　《纂異記》

山勢縈迴水脈分。水光山色翠連雲。四時盡入詩人詠。役殺吳興柳使君。霅溪神歌。

渺渺煙波接九嶷。幾人經此泣江蘺。年年綠水青山色。不改重華南狩時。湘江神歌。

《太平廣記》三〇九引李玫《纂異記》，謂霅溪水神會川瀆諸長，席上各歌云云。惟此二首爲近體詩。按李玫乃大和間歙州巡官。

失調名　獨孤穆與女鬼歌　三首　《異聞錄》

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阿郎至。黃泉重見春。來氏歌。

金閨久無主。羅袂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爲騎鳳人。獨孤穆歌。『金閨』一作『今閨』。

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縣主歌。

《太平廣記》三四二引，謂貞元中，獨孤穆夜投淮南大儀縣，遇隋齊王女之鬼，稱縣主，對飲。招來護兒歌人歌。穆以歌求合，女答歌許之。

失調名 嵩嶽諸仙嫁女歌 六首 《纂異記》

八馬迴乘汗漫風。猶思往事憩昭宮。宴移南圃情方洽。樂奏《鈞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月冷。流霞杯泛曙光紅。崑崙回首不知處。疑是酒酣魂夢中。穆天子歌。『南』一作『玄』。

一曲笙歌瑶水濱。曾留逸足駐征輪。人間甲子週千歲。靈境杯觴初一巡。玉兔銀河終不夜。奇花好樹鎮長春。悄知碧海饒詞句。歌向俗流疑誤人。王母酬穆天子歌。『碧海』一作『穆滿』。

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冷脩脩。當時不得仙桃力。尋作浮塵飄隴頭。酒至漢武帝，王母歌。『脩脩』一作『脩脩』。

五十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竈得長生。若言盡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漢武帝上王母酒。『竈』一作『藥』。

月照驪山露泣花。似悲先帝早昇遐。至今猶有長生鹿。時繞温泉望翠華。漢武帝召丁令威歌。

幽薊煙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鍾。中宵扈從無全仗。大駕蒼黄發六龍。妝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猶浸玉芙蓉。荆榛一閉朝元路。唯有悲風吹晚松。王母召葉静能爲明皇歌。「黄」一作「皇」。

《太平廣記》五〇引《纂異記》，謂元和癸巳中秋，洛陽田璆、鄧韶出建春門望月，遇二書生，邀至其莊，云此夕上清神女嫁玉京仙郎，羣仙會於嵩嶽。乃見西王母、穆天子、漢武帝、唐明皇、葉静能等降階環坐，奏樂飲酒，唱送酒歌十二首。右六首齊言。

失調名　張生妻夢中歌　三首　録同上

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爲黑衣胡人歌。

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爲緑衣少年歌。

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長鬚人歌答。

《太平廣記》二八二引，謂汴州張生由遠地歸，草莽中見其妻偕五六人共飲，屢歌。有長鬚者，答歌。張以瓦片擊之，滅。歸，妻述夢中經歷，正同。

失調名　金缶七夕歌　《宣室志》

色分藍葉青。聲比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

《太平廣記》四〇〇「李員」條引張讀《宣室志》，略謂元和中，河東進士李員獨處，聞歌，音極清越，久而不已，歌詞云云。七夕跡之，得一金缶，上有《古磬銘》。

失調名 鳳凰臺獸怪和歌 四首 《全唐詩》八六七

深閨閒鎖難成夢。那得同衾共繡牀。一自與郎江上別。霜天更自覺宵長。

愁聽黃鶯喚友聲。空閨曙色夢初成。窗間總有花牋紙。難寄妾心字字明。

寂靜璇閨度歲年。並頭蓮葉又如錢。愁人獨處那堪此。安得君來共枕眠。【共】原誤作「獨」。

臥病匡牀香屢添。夜深猶有一絲煙。懷君無計能成夢。更恨砧聲到枕邊。

《全唐詩》注謂大曆中，有士人獨行鳳凰臺，見有男女相和而歌，追之，乃二獸云。今觀四詩皆出女意，未見相和。

失調名 《全唐詩》八六八，原題《夢揚州樂妓和詩》

花作嬋娟玉作妝。風流争似舊徐娘。夜深曲曲灣灣月。萬里隨君一寸腸。

《全唐詩》注，謂劉禹錫於揚州杜鴻漸席上識二樂妓。後宿京邸，夢妓歌詩云云，未知何人所託。

失調名　澧州刺史歌　《全唐文》六一九

可憐地上樓。百姓不知修。上有清使君。下有清江流。

戎昱《澧州新城頌》序謂乾元中，澧州因城不固，失守於盜。刺史修城，百姓歌之。

失調名　黄州左公歌　二首　《元次山文集》九

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

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

左振爲黄州刺史，下車，黄人歌云云（第一首）。後一歲，黄人又歌云云（第二首）。殺鬼巫事，詳宋孔平仲《續世説》。肅宗病，遣女巫祠山川，爲奸罪。至黄者爲振所殺。「振」一作「震」。次山集有《左黄州表》。

失調名　崔沔王邱歌　《顔魯公文集》一四

沔水澄明徹底清。邱山介直連天峻。一本二句顛倒，「明」作「澄」，「介直」作「岌岌」。

見顔集《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銘記》，云崔沔與王邱分掌銓選，甚公，選人歌云。

失調名 吳縣滕令歌 《全唐詩》八七四

朝判長洲暮判吳。道不拾遺人不孤。

滕遂，貞元末登科，歷大理評事、長洲令，攝吳縣。時人歌之云。

失調名 鄭使君歌 録同上

鄰邑穀不登。我土豐粢盛。禾稼美如雲。實繫我使君。

寶應中，滎陽鄭穀守舒州，蝗蟲不入界。人歌之。

拋毬樂 敦煌寫本伯二八三八

寶髻釵橫綴鬢斜。殊容絶勝上陽家。蛾眉不掃天生緑。蓮臉能匀似早霞。無端略入後園看。羞煞庭中數樹花。

元稹、白居易均有《上陽白髮人》詩，爲右辭「上陽」所出，右辭時代亦據此可推。

水調詞　二首　敦煌寫本斯六五三七、伯三二七一　參《敦煌歌辭總編》三九九頁。

楚江搖曳大川冥。天闕聲名發夢思。孤雁北望呈心遠。不及南山獻壽時。

爲言無谷還逢谷。將作無山更有山。馬困時時索鞍揭。人乏往往捉樹攀。

百歲篇　十首　敦煌寫本斯二九四七、五五四九，伯三八二一、四五二五，原題《緇門》

一十辭親願出家。手攜經榼學煎茶。驅烏未解從師教。往往抛經摘草花。

二十空門藝卓奇。沾恩剃髮整威儀。應法心師堪羯磨。五年勤學盡毗尼。

三十精通法論全。四時無暇復無眠。有心直擬翻龍藏。豈肯因循過百年。

四十幽玄總攬知。遊巡天下入王畿。經論一言分擘盡。五乘八藏更無疑。

五十恩延入帝宫。紫衣新賜意初濃。談經御殿傾雷雨。震齒潛波卧窟龍。

六十人間置法船。廣開慈諭示因緣。三車已立門前路。念念無常勸福田。

七十連宵坐結跏。觀空何處有榮華。匡心直樂求清浄。永離沾衣染著花。

八十雖存力已殘。夢中時復到天關。還遇道人邀説法。請師端坐上金壇。

九十之身朽不堅。猶蒙聖力助輕便。殘燈未滅光輝薄。時見迎雲在目前。
百歲歸原逐晚風。松楸葉落幾春冬。平生意氣今朝盡。聚土如山總是空。

寫本中之注音現象，合在八、九世紀之交。

百歲篇 十首 敦煌寫本斯二九四七、五五四九，伯三八二一，原題《丈夫》

一十香風綻藕花。弟兄如玉父娘誇。平明趁伴爭毬子。直至黃昏不憶家。
二十容顏似玉珪。出門騎馬亂東西。終日不解憂衣食。錦帛看如脚下泥。
三十堂堂六藝全。縱非親友亦相憐。紫藤花下傾杯處。醉引笙歌美少年。
四十看看欲下坡。近來朋友半消磨。無人解到思量處。只道春光没有多。
五十强謀幾事成。一身何足料前程。紅顏已向愁中改。白髮那堪鏡裏生。
六十驅驅未肯休。幾時應得暫優遊。兒孫稍似堪分付。不用閒憂且自愁。
七十三更眼不交。只憂閒事未能拋。無端老去令人笑。衰病相牽似拔茅。
八十誰能料此身。忘前失後少精神。門前借問非時鬼。夢裏相逢是故人。
九十殘年實可悲。欲將言語淚先垂。三魂六魄今何在。霹靂頭邊耳不知。

百歲歸原起不來。暮風騷屑石松哀。人生不作非虛計。萬古空留一土堆。

百歲篇

十首　敦煌寫本斯二九四七、五五四九，伯三八二一、三一六八，原題《女人》

一十花枝兩斯兼。優柔婀娜復孆孅。父娘憐似瑤臺月。尋常不許出朱簾。
二十笄年花蕊春。父娘娉許事功勳。香車暮逐隨夫壻。如同蕭史曉從雲。
三十朱顏美少年。紗窗攬鏡整花鈿。牡丹時節邀歌伴。撥棹乘船採碧蓮。
四十當家主計深。三男五女惱人心。秦箏不理貪機織。只恐陽烏昏復沉。
五十連夫怕被嫌。强相迎接事孆孅。尋思二八多輕薄。不愁姑嫂阿家嚴。
六十面皺髮如絲。行步龍鍾少語詞。愁兒未得婚新婦。憂女隨夫別異居。
七十衰羸争奈何。縱饒聞法豈能多。明晨若有微風至。筋骨相牽似打羅。
八十眼暗耳偏聾。出門喚北卻呼東。夢中長見親情鬼。勸妾歸來逐逝風。
九十餘光似電流。人間萬事一時休。寂然卧枕高牀上。殘葉彫零待暮秋。
百歲山崖風似頹。如今身化作塵埃。四時祭拜兒孫在。明月長年照土堆。

此上三組《百歲篇》，在敦煌寫本斯二九四七、五五四九等本中均屬相聯之作，今故繫於一處。

晚唐 二百四十三首

温庭筠 二十首

楊柳枝 八首 《花間集》一

宜春苑外最長條。閒裊春風伴舞腰。正是玉人腸絶處。一渠春水赤欄橋。『絶』一作『斷』。

南内牆東御路旁。預知春色柳絲黄。杏花未肯無情思。何事行人最斷腸。『預』一作『須』，『行』一作『情』。

蘇小門前柳萬條。毿毿金線拂平橋。黄鶯不語東風起。深閉朱門伴舞腰。『舞』一作『細』。

金縷毿毿碧瓦溝。六宮眉黛惹春愁。晚來更帶龍池雨。半拂闌干半入樓。

館娃宮外鄴城西。遠映征帆近拂堤。繫得王孫歸意切。不關芳草緑萋萋。『關』一作『同』，『芳』一作『春』。

兩兩黃鸝色似金。裊枝啼露動芳音。春來幸自長如線。可惜牽纏蕩子心。「動」一作「惹」。

御柳如絲映九重。鳳皇窗映繡芙蓉。景陽樓畔千條露。一面新妝待曉鐘。「映」一作「桂」，「鐘」一作「風」。

織錦機邊鶯語頻。停梭垂淚憶征人。塞門三月猶蕭索。縱有垂楊未覺春。

新添聲楊柳枝

二首 《雲谿友議》下 《萬首唐人絕句》二九、《全唐詩》五八三題《南歌子詞》。

一尺深紅蒙麴塵。天生舊物不如新。合歡桃核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蒙」一作「朦」，次句一作「舊物天生如此新」。

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棋。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雲谿友議》下「温裴黜」條云：「裴郎中諴，晉國公次弟子也。足情調，善談諧。舉子温岐爲友，好作歌曲，迄今飲席多是其詞焉。……二人又爲《新添聲楊柳枝》詞，飲筵競唱其詞而打令也。」

木蘭花 《全唐詩》八九一《温庭筠詩集》原題《春曉曲》，《歷代詩餘》題《玉樓春》。

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拂煙草。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雞早。籠中嬌鳥暖猶睡。簾外落花閒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拂』一作『掠』。

堂堂 《樂府詩集》四七《清商曲辭》《温庭筠詩集》題《堂堂曲》，注：『一作《錢塘曲》。』

錢塘岸上春如織。淼淼寒潮帶晴色。淮南遊客馬連嘶。碧草迷人歸不得。風飄客意如吹煙。纖指殷勤傷雁絃。一曲《堂堂》紅燭筵。金鯨瀉酒如飛泉。『連』一作『頻』，『意』一作『思』，『金』一作『長』。

屈柘詞 《樂府詩集》五六《舞曲歌辭》《全唐詩》五八作《握柘詞》。

楊柳縈橋綠。玫瑰拂地紅。繡衫金騕褭。花髻玉瓏璁。宿雨香潛潤。春流水暗通。畫樓初夢斷。晴日照湘風。『晴』一作『曉』。

西洲曲 《樂府詩集》七二《雜曲歌辭》，原注：「一作《西州調》。」《溫庭筠詩集》原題《西洲詞》，注：「吳聲。」

悠悠復悠悠。昨日下西洲。西洲風色好。遥見武昌樓。武昌何鬱鬱。儂家定無匹。小婦被流黄。登樓撫瑶瑟。朱弦繁復輕。素手直淒清。一彈三四解。掩抑似含情。南樓登且望。西江廣復平。艇子摇兩槳。催過石頭城。門前烏臼樹。慘澹天將曙。鸂鶒飛復還。郎隨早帆去。回頭語同伴。定復負情儂。去帆不安幅。作抵使西風。他日相尋索。莫作西洲客。西洲人不歸。春草年年碧。『洲』一作『州』，『鸂鶒』一作『灘鵝』。

失調名 二首 《全唐詩》五七七，原題《恪恪太子輓歌詞》

疊鼓辭宫殿。悲笳降杳冥。影離雲外日。光滅火前星。鄴客瞻秦苑。商公下漢庭。依依陵樹色。空繞古原青。『古』一作『九』。

東府虚容衛。西園寄夢思。鳳懸吹曲夜。雞斷問安時。塵陌都人恨。霜郊賵馬悲。唯餘埋璧地。煙草近丹墀。『丹』一作『前』。

失調名 二首 録同上，原題《秘書劉尚書輓歌詞》

王筆活鸞鳳。謝詩生芙蓉。學筵開絳帳。談柄發洪鐘。粉署見飛鵬。玉山猜卧龍。遺風麗清韻。蕭散九原松。【麗】一作【灑】。

麈尾近良玉。鶴裘吹素絲。壞陵殷浩謫。春墅謝安棋。京口貴公子。襄陽諸女兒。折花兼踏月。多唱柳郎詞。

失調名 二首 録同上，原題《中書令裴公輓歌詞》

王儉風華首。蕭何社稷臣。丹陽布衣客。蓮渚白頭人。銘勒燕山暮。碑沉漢水春。從今虛醉飽。無復污車茵。

箭下妖星落。風前殺氣迴。國香荀令去。樓月庾公來。玉璽終無慮。金縢意不開。空嗟薦賢路。芳草滿燕臺。

裴誠　五首

南歌子　三首　《雲谿友議》下

不是廚中串。争知炙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串』一作『弗』，『炙』一作『炙』。

不信長相憶。擡頭問取天。風吹荷葉動。無夜不搖蓮。

簳蠟爲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斜結網。争奈眼相鈎。

新添聲楊柳枝　二首　録同上

思量大是惡因緣。只得相看不得憐。願作琵琶槽那畔。美人長抱在胸前。『美人』一作『得他』。

獨房蓮子没人看。偷折蓮時命也拚。若有所由來借問。但道偷蓮是下官。

杜牧 二首

江南春《樊川詩集》三，原題《江南春絶句》

千里鶯啼緑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千里』一作『十里』.

别鶴《樂府詩集》五八《琴曲歌辭》

分飛共所從。六翮勢摧風。聲斷碧雲外。影孤明月中。青田歸路遠。月桂舊巢空。矯翼知何處。天涯不可窮。『摧』一作『催』，『月桂』一作『丹桂』.『共』疑當作『失』.

陳陶　十四首

水調詞　十首　《全唐詩》七四六

黠虜迢迢未肯和。五陵年少重橫戈。誰家不結空閨恨。玉箸闌干妾最多。

羽管慵調怨別離。西園新月伴愁眉。容華不分隨年去。獨有妝樓明鏡知。『年』一作『君』。

憶餞良人玉塞行。梨花三見換啼鶯。邊場豈得勝閨閣。莫逞瑀弓過一生。

惆悵江南早雁飛。年年辛苦寄寒衣。征人豈不思鄉國。只是皇恩未放歸。『恩』一作『家』。

水閣蓮開燕引雛。朝朝攀折望金吾。聞道磧西春不到。花時還憶故園無。

自從清野戍遼東。舞袖香銷羅幌空。幾度長安發梅柳。節旄零落不成功。

長夜孤眠倦錦衾。秦樓霜月苦邊心。征衣一倍裝綿厚。猶慮交河雪凍深。

瀚海長征古別離。華陽歸馬是何時。仍聞萬乘尊猶屈。裝束千嬌嫁郅支。『陽』一作『山』。

沙塞依稀落日邊。寒宵魂夢怯山川。離居漸覺笙歌懶。君逐嫖姚已十年。

萬里輪臺音信稀。傳聞移帳護金微。會須麟閣留蹤跡。不斬天驕莫議歸。

朝元引 四首 《樂府詩集》九一、《新樂府辭》

帝燭熒煌下九天。蓬萊宮曉玉爐煙。無央鸞鳳隨金母。來賀薰風一萬年。『央』一作『窮』。

玉殿雲開露冕旒。下方珠翠壓鼇頭。天雞唱罷南山曙。春色光輝十二樓。『玉』一作『正』，『曙』一作『曉』，『光輝』，一作『先歸』。

萬宇靈祥擁帝居。東華元老薦屠蘇。龍池遙望非煙拜。五色曈曨在玉壺。

寶祚河宮一向清。龜魚天篆益分明。近臣誰獻登封草。五嶽齊呼萬歲聲。『益』一作『又』。

李商隱 七首

楊柳枝 二首 《樂府詩集》八一《近代曲辭》　《李義山詩集》原題《離亭賦得折楊柳二首》。

暫憑樽酒送無憀。莫損愁眉與細腰。人世死前惟有別。春風爭擬惜長條。

含煙惹霧每依依。萬緒千條拂落暉。爲報行人休盡折。半留相送半迎歸。

王昭君 《樂府詩集》二九《相和歌辭》

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爲黃金不爲人。馬上琵琶行萬里。漢宮長有隔生春。『不爲』一作『不顧』，『隔生』一作『隔山』。

無愁果有愁曲 《樂府詩集》七五《雜曲歌辭》　《李義山詩集》題《無愁果有愁曲北齊歌》。

東有青龍西白虎。中含福皇包世度。玉壺渭水笑潸潭。鑿天不到牽牛處。麒麟踏雲天

馬獰。牛山撼碎珊瑚聲。秋娥點滴不成淚。十二玉樓無故釘。推煙唾月拋千里。十番紅桐一行死。白楊別屋鬼迷人。空留暗記如蠶紙。日暮向風牽短絲。血凝血散今誰是。

失調名 三首

《全唐詩》五四〇，原題《昭肅皇帝輓歌辭》

九縣懷雄武。三靈仰睿文。周王傳叔父。漢后重神君。玉律朝驚露。金莖夜切雲。笳簫凄欲斷。無復詠横汾。

玉塞驚宵柝。金橋罷舉烽。始巢阿閣鳳。旋駕鼎湖龍。門咽通神鼓。樓凝警夜鐘。小臣觀吉從。猶誤欲東封。

莫驗昭華琯。虛傳甲帳神。海迷求藥使。雪隔獻桃人。桂寢青雲斷。松扉白露新。萬方同象鳥。舉慟滿秋塵。『琯』一作『管』，『滿』一作『凈』。

吳彩鸞 一首

失調名 鍾陵踏歌引文簫《傳奇》

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彩鸞。自有繡襦並甲帳。瑤臺不怕雪霜寒。『瑤』一作『瓊』。

《歲時廣記》三三『入仙壇』條引裴鉶《傳奇》，謂大和末歲，書生文簫抵鍾陵郡。鍾陵西山遊帷觀，相傳乃許遜昇仙之所，每至中秋，設齋醮、求福佑者萬數。其間有豪傑，多以金召名姝善謳者，夜與丈夫間立，握臂連踏而唱。文簫睹一姝，甚麗，其辭曰云云。

封特卿 一首

離別難《詩話總龜》前集二三

佛許衆生願。心堅石也穿。今年雖送別。會卻有明年。

《詩話總龜》引《雜志》云：『封特卿爲湖州軍倅，與同年李大諫詩酒唱酬，以疾阻歡。……後有《離別

難》詞：……。一座無不悽愴。」

段成式 四首

折楊柳 四首 《唐詞紀》一 《全唐詩》五八四作一組七首。另三首《文苑英華》屬王貞白。

玉樓煙薄不勝芳。金屋寒輕翠帶長。公子驊騮往何處。緑陰堪繫紫遊韁。

微黃纔綻未成陰。繡戶珠簾相映深。長恨早梅無賴極。先將春色出前林。

隋家堤上已成塵。漢將營邊不復春。只向江南並塞北。酒旗相伴惹行人。

陌上河邊千萬枝。怕寒愁雨盡低垂。黃金穟短人多折。已恨東風不展眉。

鮑家四絃 二首

失調名 送酒歌 二首 《纂異記》

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思獨無言。送韋生酒。「頗」一作「去」。

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弦。送鮑生酒。

『生』一作『情』。

《太平廣記》三四九『韋鮑生妓』條引，略謂開成初酒徒鮑生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置酒對飲，鮑家妾四絃捧酒勸韋生、鮑生，各歌一曲送之。

釋圓鑑 十首

失調名 十首　敦煌寫本伯二六〇三，原題《讚普滿塔十偈詞》

再莊嚴普滿塔六層囊網，別置兩層板舍，抽換勾欄，及內外泥飾赤白歜亘等部，計料錢一千五百貫文。奉爲□國及六軍萬姓，再修普滿塔開讚，請一人爲首，轉化多人。每人化錢十文足陌。謹課偈詞十首，便當疏頭。

勝事難逢切要知。敢希聰鑒細尋思。新春法會開張日。四海干戈偃息時。佛事葺修惟在信。君恩酬報更何疑。同裝普滿浮圖意。總在微僧十偈詞。

巍峨長惹瑞煙濃。奇絶般輸顯盛蹤。燦爛金□過百尺。玲瓏枓拱疊千重。風高佛寺鳴天樂。雪霽神州聳玉峰。幾度曾登瞻宇宙。一層內禮紫金容。

建立經今二百秋•細尋碑記見因由。通靈聖跡何方遇。冠古神功没處求•歲月漸遥緇侶惜•雨風頻歷信心憂。殊常聖境摧殘後。滿國人心總願修•

何人逢此不開顔。幾度遨遊意自閒。裏面覩如千聖窟。外邊看似八珍山•雲程漸喜將身上。月桂仍疑展手攀。每度下來回首望。如從天上到人間。

崔嵬霄漢出金輪•雁陣衝來到此分。勢聳三層百里見。名通十絶八方聞•窗間客至風難立。影裏僧居日易曛。經歷歲深黴故暗。再修今遇聖明君。

見説初修羅漢僧。夷門行化顯威神。連淮接海求梁棟。似電如雷運斧斤。碑上細微鎸盛事。佛前端正塑全身。當時寶塔新修日。此會終無見者人。

春天曾上看京華。景行吟情到日斜。極目樹芳堆錦繡•近城河勢曳雲霞•《簫韶》美韻和風散。富貴朱門翠柳遮。西北凰樓連玉殿。紫雲深處帝王家•

修後經今幾歲華•惡風狂雨莫能遮。勾欄總落朱膠色。枓栱全消輭亘花。近日轉加添破碎。是人無不起傷嗟。講開敢望莊嚴就•全仗梁園百萬家。

至德年修歲月遥。塼階經雨滴來坳。畫簷壞爲多蟲穴。丹雘昏緣足鳥巢•塵染御書懸户額。風飄蛛網掛林梢。今開講會同嚴飾•施利全憑導首抄。

十首詞章讚不周。其如端正更難儔•高低自有神靈護。晝夜争無聖衆遊•樣好已知通

國惜。功多須是大家修。微僧敢勸門徒聽。直待莊嚴就即休。

孫子多 一首

失調名 譏舞女老 《金華子雜編》上

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日曾聞阿舞婆。如今親見阿婆舞。『阿舞』一作『阿武』。

《金華子雜編》謂武宗時李紳鎮廣陵，甯修出家樂以侑筵。舞女年老，伶人趙萬金獻口號譏之云云。據《紺珠集》卷十，『甯修』應爲『鄭修』，『趙萬金』應爲『孫子多』。

竇弘餘 一首

謫仙怨 並序 《劇談録》下 小序用《全唐詩》八九〇，原題作《廣謫仙怨》。

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禄山反，陷没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途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自盡，然後駕行。次駱谷，上登高，下馬，望秦川，遥辭陵廟。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謂力士曰：『吾聽九齡之言，不至於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因上馬，索長笛，吹曲成，潸然流涕，佇立久之。時有司旋録成譜，及鑾駕至成都，乃進此譜，請名曲。帝謂吾因思九齡，亦别有意，可名此曲爲『謫仙怨』。其旨屬馬嵬之事。厥後

以亂離隔絶，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爲『劍南神曲』。其音怨切，諸曲莫比。大曆中，江南人盛爲此曲。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之内，長卿遂撰其詞，吹之爲曲，意頗自得。蓋亦不知本事。余既備知，聊因暇日，撰其詞，復命樂工唱之，用廣其不知者。

胡塵犯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蕭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猶自彎彎。『蕭』一作『消』，『猶』一作『獨』。

薛逢 四首

何滿子《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

繫馬宮槐老。持杯店菊黃。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光。

涼州詞《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

昨夜蕃兵報國讎。沙州都護破涼州。黃河九曲今歸漢。塞外縱橫戰血流。『兵』一作『軍』，『涼』一作『梁』。

涼州詞 《全唐詩》五四八　《樂府詩集》七九列爲大曲《伊州》『入破第五』。

君住孤山下。煙深夜徑長。轅門渡綠水。遊苑繞垂楊。

涼州詞 録同上　《樂府詩集》七九列爲《陸州》大曲『排徧第一』。《全唐詩》五六五屬韓琮作。

樹發花如錦。鶯啼柳若絲。更遊歡宴地。愁見別離時。『愁』一作『悲』。

沈詢 一首

失調名 改令　《南部新書》庚

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

《南部新書》云：『沈詢有嬖妾，其妻害之，私以配內豎歸秦，詢不能禁。既而妾猶侍內，歸秦恥之，乃挾刃伺隙，殺詢及其夫人於昭義使衙。是夕，詢嘗宴府中賓友，乃更歌著詞令曰：……。及歸而夫婦併命。時感

通四年。」

盧肇　一首

楊柳枝《全唐詩》五五一

青鳥泉邊草木春。黃雲塞上是征人。歸來若得長條贈。不憚風霜與苦辛。

趙嘏　二十首

昔昔鹽　二十首《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

垂柳覆金隄

新年垂柳色。嫋嫋對空閨。不畏芳菲好。自緣離別啼。因風飄玉户。向日映金隄。驛使何時度。還將贈隴西。

《全唐詩》五四九注：『以薛道衡詩每句爲題。』

蘼蕪葉復齊

提筐紅葉下。度日採蘼蕪。掬翠香盈袖。看花憶故夫。葉齊誰復見。風暖恨偏孤。一被春光累。容顏與昔殊。

水溢芙蓉沼

淥沼春光後。青青草色濃。綺羅驚翡翠。暗粉妬芙蓉。雲偏窗前見。荷翻鏡裏逢。將心託流水。終日渺無從。『從』一作『窮』。

花飛桃李蹊

遠期難可託。桃李自依依。花徑無容跡。戎裘未下機。隨風開又落。度日掃還飛。欲折枝枝贈。那知歸不歸。『裘』一作『裝』。

採桑秦氏女

南陌採桑出。誰知妾姓秦。獨憐傾國貌。不負早鶯春。珠履盪花濕。龍鈎折桂新。使君那駐馬。自有侍中人。

織錦竇家妻

當年誰不羨。分作竇家妻。錦字行行苦。羅幃日日啼。豈知登隴遠。只恨下機迷。直候陽關使。殷勤寄海西。

關山別蕩子

那堪聞蕩子。迢遞涉關山。腸爲馬嘶斷。衣從淚滴斑。愁看塞上路。詎惜鏡中顏。儻見征西雁。應傳一字還。『爲』一作『共』。

風月守空閨

良人猶遠戍。耿耿夜閨空。繡户流宵月。羅幃坐曉風。魂飛沙帳北。腸斷玉關中。尚自無消息。錦衾那得同。『曉』一作『晚』。

恆斂千金笑

玉顏恒自斂。羞出鏡臺前。早惑陽城客。今悲華錦筵。從軍人更遠。報喜鵲空傳。夫壻交河北。迢迢路幾千。『報』一作『投』。

長垂雙玉啼

雙雙紅淚墮。度日暗中啼。雁出居延北。人猶遼海西。向燈垂玉枕。對月灑金閨。不惜羅衣濕。惟愁歸意迷。

蟠龍隨鏡隱

鸞鏡無由照。蛾眉豈忍看。不知愁髮換。空見隱龍蟠。那愜紅顏改。偏傷白日殘。今朝窺玉匣。雙淚落闌干。

彩鳳逐幃低

巧繡雙飛鳳。朝朝伴下帷。春花那見照。暮色已頻欺。欲卷思君處。將啼裛淚時。何年征戍客。傳語報佳期。

驚魂同夜鵲

萬里無人見。衆情難與論。思君常入夢。同鵲屢驚魂。孤寢紅羅帳。雙啼玉箸痕。妾心甘自保。豈復暫忘恩。

倦寢聽晨雞

去去邊城騎。愁眠掩夜閨。披衣窺落月。拭淚待鳴雞。不憤連年別。那堪長夜啼。功成應自恨。早晚發遼西。

暗牖懸蛛網

暗中蛛網織。歷亂綺窗前。萬里終無信。一條徒自懸。分從珠露滴。愁見隙風牽。妾意何聊賴。看看劇斷絃。

空梁落燕泥

春至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斜珠箔隔。語近畫梁低。帷捲閒窺户。牀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雙棲。

前年過代北

代北幾千里。前年又復經。燕山雲自合。胡塞草應青。鐵馬喧鼙鼓。蛾眉怨錦屏。不知羌笛曲。掩淚若爲聽。『鼙鼓』一作『嚴陣』。

今歲往遼西

萬里飛書至。聞君已渡遼。只諳新別苦。忘卻舊時嬌。烽戍年將老。紅顏日向彫。胡沙兼漢苑。相望幾迢迢。

一去無還意

良人征絕域。一去不言還。百戰攻胡虜。三冬阻玉關。蕭蕭邊馬思。獵獵戍旗閒。獨把千重恨。連年未解顏。

那能惜馬蹄

雲中路杳杳。江畔草萋萋。妾久垂珠淚。君何惜馬蹄。邊風悲曉角。營月怨春鼙。未道休征戰。愁眉又復低。『曉』一作『晚』。

顧非熊 二首

子夜夏歌 《全唐詩》五〇九

相持薄羅扇。綠樹聽鳴蜩。君筵呈妙舞。香汗濕鮫綃。

子夜秋歌 録同上

銀牀梧葉下。便覺漏聲長。露砌蛩吟切。那憐白苧涼。

薛　能　三十五首

柘枝詞　三首　《樂府詩集》五六《舞曲歌辭》

同營三十萬。震鼓伐西羌。戰血黏秋草。征塵攪夕陽。歸來人不識。帝里獨戎裝。

懸軍征拓羯。內地隔蕭關。日色崑崙上。風聲朔漠間。何當千萬騎。颯颯貳師還。

意氣成功日。春風起絮天。樓臺新邸第。歌舞小嬋娟。急破催搖曳。羅衫半脫肩。

『催』一作『摧』。

楊柳枝　並序　十首　《樂府詩集》八一《近代曲辭》　《全唐詩》五六一題《折楊柳》。

此曲盛傳，爲詞者甚衆。文人才子，各衒其能，莫不條似舞腰，葉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爲陳熟。能專於詩律，不愛隨人，搜難抉新，誓脫常態。雖欲弗伐，知音其舍諸。

華清高樹出離宮。南陌柔條帶晚風。誰見輕陰是良夜。瀑泉聲畔月明中。『離』一作『深』，『晚』一作『暖』。

洛橋晴影覆江船。羌笛秋聲濕塞煙。閒想習池公宴罷。水蒲風絮夕陽天。『影』一作『景』。

嫩緑輕懸似綴旒。路人遥見隔宫樓。誰能更近丹墀種。解播皇風入九州。

暖風晴日斷浮埃。廢路新條發釣臺。處處輕陰可惆悵。後人攀折古人栽。『輕陰』一作『輕輕』，『折』一作『處』。

潭上江邊嫋嫋垂。日高風静絮相隨。青樓一樹無人見。正是女郎眠覺時。

汴水高懸百萬條。風清兩岸一時揺。隋家力盡虚栽得。無限春風屬聖朝。

和風煙樹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唯向邊頭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風』一作『花』。

窗外齊垂旭日初。樓邊輕好暖風徐。遊人莫道栽無益。桃李清陰卻不如。『旭』一作『曉』、一作『皎』，『好暖』一作『暖好』。

衆木猶寒獨早青。御溝橋畔曲江亭。陶家舊日應如此。一院春條緑繞廳。『繞』一作『透』。

帳偃纓垂細復繁。人心想在石家園。風條月影皆堪重。何事侯門愛樹萱。次句一作『令人心想石家園』。

楊柳枝 録同上《全唐詩》五六一題《柳枝》。

狂似纖腰嫩勝綿。自多情態更誰憐。遊人不折還堪恨。拋向橋邊與路邊。『嫩』一作『輭』，『竟』一作『更』。

楊柳枝 三首 《尊前集》《全唐詩》五六一題《柳枝》。

數首新詞帶恨成。柳絲牽我我傷情。柔娥幸有腰肢穩。試踏吹聲作唱聲。

高出軍營遠映橋。賊兵曾斫火曾燒。風流性在終難改。依舊春來萬萬條。次句一作『曾逢兵火一時燒』。『改』一作『盡』，二作『死』，一作『挫』。末句一作『暖日還生萬萬條』，『來』一作『風』。

縣依陶令想嫌迂。營伴將軍卻太粗。此日與君除萬恨。數篇風調更應無。『卻太』一作『即大』，『伴』一作『畔』。

楊柳枝 並序　五首　録同上　小序據《全唐詩》五六一。《全唐詩》題《柳枝詞》。

乾符五年，許州刺史薛能於郡閣與幕中談賓酣飲醅酎。因令部妓少女作《楊柳枝》健舞，復歌其詞。無可聽者。自以五絶爲《楊柳》新聲。

朝陽晴照緑楊煙。一別通波十七年。應有舊枝無覓處。萬條風裏卓旌旃。『無覓處』一作『無處覓』，『條』一作『株』。

晴垂芳態吐芽新。雨擺輕條濕面春。別有出牆高數尺。不知摇動是何人。

暖梳簪朵事登樓。因掛垂楊立地愁。牽斷緑絲攀不及。半空懸著玉搔頭。『及』一作『得』。

西園高樹後庭根。處處尋芳有斷痕。終憶舊時桃葉舍。一株斜映竹籬門。『斷』一作『折』，『時』一作『遊』。

劉白蘇臺總近時。當時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當時』一作『當初』。

作者自注云：『劉、白二尚書繼爲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宫商不高。如可者，豈斯人徒歟？洋洋乎唐風，其令虚愛！』

昇平樂

十首　《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　《全唐詩》五五八題《昇平詞》。『正氣』、『寥泬』、『處處』、『日日』、『五帝』等五首，《文苑英華》一六七屬曹唐。

正氣繞宮樓。皇居信上遊。遠岡延聖祚。平地載神州。會合皆重譯。潺湲近八流。中興豈假問。據此自千秋。『正』一作『瑞』，『信上』一作『上苑』，『延』一作『連』，『皆』一作『兼』。

寥泬敞延英。朝班立位橫。宣傳無草動。拜舞有衣聲。鴛瓦霜消濕。蟲絲日照明。辛勤自不到。遙見似前生。『生』一作『程』。

處處足歡聲。時康歲已深。不同三尺劍。應似五弦琴。壽笑山猶盡。明嫌日有陰。何當憐一物。亦遣斷愁吟。『足』一作『是』，『聲』一作『心』。

曙質絕埃氛。彤庭列禁軍。聖顏初對日。龍尾競緣雲。佩響交成韻。簾陰暖帶紋。逍遙豈有事。於此詠南薰。

一物周天至。洪纖盡晏然。車書無異俗。甲子並豐年。奇技皆歸樸。征夫亦服田。君王故不有。台鼎合韋弦。『周天至』一作『至周天』，『弦』一作『賢』。

日日聽歌謠。區中盡祝堯。蟲蝗初不害。夷狄近全銷。史筆惟書瑞。天臺絕見妖。因

令匹夫志。轉欲事清朝。

品物盡昭蘇。神功復帝謨。他時應有壽。當代且無虞。賜曆通遐俗。移關入半胡。鵠鶴一何幸。於此寄微軀。

無戰復無私。堯時即此時。焚香臨極早。待月捲簾遲。端拱乾坤內。何言黈纊垂。君看聖明驗。只此是神龜。

旭日上清穹。明堂坐聖聰。衣裳承瑞氣。冠冕蓋重瞳。花木經宵露。旌旗立仗風。何期於此地。見說似仙宮。『立』一作『入』，『似仙宮』一作『是神工』。

五帝三皇主。蕭曹魏邴臣。文章惟返樸。戈甲盡生塵。諫紙應無用。朝綱自有倫。昇平不可紀。所見是閒人。

失調名 三首

《全唐詩》五五八，原題《恭禧皇太后輓歌詞》

八月曾殊選。三星固異儀。祔陵經灞滻。歸賵雜華夷。旌去題新謚。宮存鏁素幃。重泉因不恨。生見太平時。

月落娥兼隱。宮空后豈還。銜哀窮地界。親莅泣天顏。舊仕留丹桀。新陵在碧山。國

人傷莫及。應只詠關關。「藥」一作「寵」。

配聖三朝隔。靈儀萬姓哀。多年好黃老。舊日薦賢才。道著標彤管。宮闈閉綠苔。平生六衣在。曾著祀高禖。

盧　鉟　一首

怨胡天《抒情集》

桑扈交飛百舌忙。祖亭聞樂倍思鄉。尊前有恨慚卑宦。席上無憀愛艷妝。莫爲狂花迷眼界。須求真理定心王。遊蜂採掇何時已。只恐多言議短長。「艷」一作「靚」，「只」一作「卻」。

《太平廣記》二七三引盧懷《抒情集》：「盧常侍鉟牧廬江日，相座囑一曹生，令署郡職，不免奉之。曹悅營妓，名丹霞，盧沮而不許。會餞朝客於短亭，曹獻詩曰：『拜玉亭間送客忙，此時孤恨感離鄉。尋思往歲絕纓事，肯向朱門泣夜長。』盧演爲長句，和而勉之曰：……。」《南部新書》辛錄上文，並云：「（盧）令丹霞改令罰曹，霞乃號爲《怨胡天》，以曹狀貌甚肖胡。滿座歡笑，盧乃目丹霞爲『怨胡天』。」參《唐聲詩》下五七五頁。

陸龜蒙　五首

失調名　句曲山朝真詞四首　並序　《全唐詩》六二一

歲三月十八日，句曲山道士朝真於大茅峰上學神仙有至自千萬里者。余距華陽洞天，程止信宿，塵約不能遂去，馳神旦旦，忽若載昇矣。因作朝真詞迎送各二解，以自塞意。

迎真二解

九華磬答寒泉急。十絕幡摇翠微濕。司命旍旌未下來。焚香抱簡凝神立。
殘星下照霓襟冷。缺月纔分鶴輪影。空洞靈章發一聲。春來萬壑煙花醒。

送真二解

紫雲鳳髻飄然解。玉鉞玄干儼先邁。朝真弟子悄無言。再拜碧杯添沆瀣。

火鈴跳躍龍毛葢。腦髮青青綴綷綷。萬象銷沉一瞬間。空餘月外聞殘佩。

上雲樂《全唐詩》六二九

青絲作筰桂爲船。白兔擣藥蝦蟆丸。便浮天漢泊星渚。回首笑君承露盤。『筰』一作『筰』。

高駢 一首

步虛詞《樂府詩集》七八《雜曲歌辭》

青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寫《周易》。『下天』一作『下地』，『寫』一作『點』。

魚玄機 一首

折楊柳 《唐詞紀》六、《文苑英華》二〇八

朝朝送別泣花鈿。折盡春風楊柳煙。願得西山無樹木。免教人作淚懸懸。

李訥 一首

失調名 命妓盛小叢歌餞崔侍御還闕 《雲谿友議》上

繡衣奔命去情多。南國佳人歛翠蛾。曾向教坊聽國樂。爲君重唱盛叢歌。

《雲谿友議》云：『李尚書訥夜登越城樓，聞歌曰：「雁門山上雁初飛」，其聲激切。召至，曰：「去籍之妓盛小叢也。」曰：「汝歌何善乎？」曰：「小叢是黎園供奉南不嫌女甥也。所唱之音，乃不嫌之授也。今色將衰，歌當廢矣！」時察院崔侍御元範，自府幕而拜，即赴闕庭，李公連夕餞崔君於鏡湖光候亭。屢命小叢歌餞，在座各爲一絶句贈送之。亞相爲首唱矣。』此下六首，本事同此。按此事又載於《全唐文》四三八李訥《紀崔侍御遺事》。然此篇屢稱『李尚書』、『李公』，應非李訥自作。篇中但云『屢命小叢歌餞，在座

各爲賦一絕句贈送之』，未紀辭。

崔元範 一首

失調名 録同上《全唐詩》五六三題《李尚書命妓歌餞有作奉酬》。

羊公留宴峴山亭。洛浦高歌五夜情。獨向柏臺爲老吏。可憐林木響餘聲。『羊公』一作『楊公』。

楊知至 一首

失調名 録同上《全唐詩》五六三題《和李尚書命妓歌餞崔侍御》。

燕趙能歌有幾人。落花回雪似含顰。聲隨御史西歸去。誰伴文翁怨九春。『落』一作『爲』，『顰』一作『聲』，『聲』一作『頻』。

盧鄴　一首

失調名　録同上《全唐詩》五六六題《和李尚書命妓餞崔侍御》。

何郎載笏別賢侯。更吐歌珠宴庾樓。莫道江南不同醉。即陪舟楫上京遊。『笏』一作『酒』。

盧溵　一首

失調名　録同上《全唐詩》五六三題《和李尚書命妓餞崔侍御》。

烏臺上客紫髯公。共捧天書靜境中。桃葉不須歌《白苧》。耶溪暮雨起樵風。『境』一作『鏡』，『葉』一作『朵』，『須』一作『辭』。

封彦卿『卿』一作『沖』 一首

失調名 録同上《全唐詩》五六六題《和李尚書命妓餞崔侍御》。

蓮府纔爲緑水賓。忽乘駿馬入咸秦。爲君唱作西河調。日暮偏傷去住人。『河』一作『歌』，『駿』一作『驄』。

高湘 一首

失調名 録同上《全唐詩》五九七題《和李尚書命妓餞崔侍御》。

謝安春渚餞袁宏。千里仁風一扇清。歌黛慘時方銘酊。不知公子重飛觥。『公子』一作『父子』。

李羣玉 一首

昇仙操《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

嬴女去秦宮。瓊簫生碧空。鳳臺閉煙霧。鸞吹飄天風。復聞周太子。亦遇浮丘公。叢簧發仙弄。輕舉紫霞中。濁世不久住。清都路何窮。一去霄漢上。世人那得逢。次句一作『瓊笙飛碧空』，『仙弄』一作『天弄』，『住』一作『駐』。

方干 一首

失調名 改令譏李主簿《唐摭言》一三

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軍將』一作『將軍』。

李主簿 一首

失調名 改令答方干 録同上

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著襴。未見口唇開袴。

《唐摭言》云：『方干姿態山野，且更兔缺，然性好陵侮人。有龍丘李主簿者，不知何許人，偶於知聞處見干而與之傳杯酌。龍丘目有翳，(干)改令以譏之曰：「干改令，諸人象令主：……。」龍丘答曰：「……。」一座大笑。』

韋蟾妓 一首

楊柳枝 鄂州席上聯句 《唐詩紀事》五八

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

《唐詩紀事》云：『蟾廉問鄂州，罷，賓僚祖餞。蟾曾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逡巡，有妓泣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

令隨唸，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嘉歎。韋令唱作《楊柳枝》詞。」

劉瞻 一首

竹枝 恨李庾傾害 《中朝故事》

躡履過溝竹枝恨渠深女兒。□□□□□□□。□□□□□□□。□□□□□□□。

《中朝故事》云：咸通中中書侍郎平章事劉瞻，因直諫獲罪，謫爲驩州司户參軍。舍人李庾行誥詞，駁責深焉，將欲加害。僖宗立，召瞻爲康州刺史，再授虢州。『瞻至湖南，李庾方典是郡，出迎於江次竹牌亭。置酒，瞻唱《竹枝》詞送李庾：……。庾愊怒，乃上酒於瞻。瞻命庾酬唱，庾云：「不曉詞間音律。」瞻投杯曰：「君應只解爲制詞也！」是夕，庾飲鴆而卒，瞻至京，俄入中書。』

聶夷中 二首

烏夜啼 《樂府詩集》四七《清商曲辭》

衆鳥各歸枝。烏烏爾不棲。還應知妾恨。故向綠窗啼。『恨』一作『意』。

飲酒樂《樂府詩集》七四《雜曲歌辭》

日月似有事。一夜行一周。草木猶須老。人生得無愁。一飲解百結。再飲破百憂。白髮欺貧賤。不入醉人頭。我願東海水。盡向杯中流。安得阮步兵。同入醉鄉遊。『東海』一作『西江』。

劉贊 一首

柳枝詞《全唐詩》七二七

絮花飛起雪漫漫。長得宫娥帶笑看。□□□□□□□。□□□□□□□。

羅隱 二首

楊柳枝 《全唐詩》六六三，原題《柳》

一簇青煙鎖玉樓。半垂闌畔半垂溝。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鑒戒録》作：『裊裊和煙映玉樓。半垂橋上半垂流。今年漸見枝條密。惱亂春風卒未休。』『惱』一本作『繞』。《鑒戒録》七云：『王後主咸康年，……内臣嚴凝月等競唱《後庭花》、《思越人》，及搜求名公艷麗絶句爲《柳枝》詞。君臣同坐，悉去朝衣，以晝連宵，弦管喉舌相應。……賀祕監知章、羅給事隱詠柳，輕巧風艶，無以加焉。賀君詩曰：……。又詩曰：……。』

楊柳枝 《文苑英華》三二三，原題《柳》。《唐詞紀》卷一題《楊柳枝》，屬顧雲作。

灞岸晴來送別頻。相偎相倚不勝春。自家飛絮猶無定。争把長條絆得人。末句一作『争解垂絲絆路人』。

司空圖 二十五首

楊柳枝 十八首 《全唐詩》六三四，原題《楊柳枝壽杯詞》

樂府翻來占太平。風光無處不含情。千門萬户喧歌吹。富貴人間只此聲。

撼晚梳空不自持。與君同折上樓時。春風還有常情處。繫得人心免別離。

灞亭東去徹隋堤。贈別何須醉似泥。萬里往來無一事。便帆輕拂亂鶯啼。

臺城細仗曉初移。詔賜千官禊飲時。綠帳遠籠清珮響。更曛晴日上龍旗。

桃源仙子不須誇。聞道惟栽一片花。何似浣紗溪畔住。綠陰相間兩三家。

偶然樓上捲珠簾。往往長條拂枕函。恰值小娥初學舞。擬偷金縷押春衫。

池邊影動散鴛鴦。更引微風亂繡牀。直待玉窗塵不起。始應金雁得成行。

稻畦分影向江村。憔悴經霜只半存。昨日流鶯今不見。亂螢飛出照黄昏。

客淚休沾漢水濱。舞腰羞殺漢宫人。狂風更與回煙帚。掃盡繁花獨占春。

遊人莫嘆易凋衰。長樂榮枯自有期。看取明年春意動。更於何處早先知。

『早』一作

『最』。

昔年行樂及芳時。一上丹梯桂一枝。笑問江頭醉公子。饒君滿把麴塵絲。

渡頭殘照一行新。獨自依依向北人。莫恨鄉程千里遠。眼中從此故鄉春。

絮惹輕枝雪未飄。小溪煙束帶危橋。鄰家女伴頻扳折。不覺身回罥翠翹。『扳』一作『攀』。

處處縈空百萬枝。一枝枝好更題詩。隔城遠岫招行客。便與朱樓當酒旗。

錦城分得映金溝。兩岸年年引勝遊。若似松篁須帶雪。人間何處認風流。

日暖津頭絮已飛。看看還是送春歸。莫言萬緒牽愁思。緝取長繩繫落暉。『春』一作『君』。

大堤時節近清明。霞衬煙籠繞郡城。好是梨花相映處。更勝松雪日初晴。

聖主千年樂未央。御溝金翠滿垂楊。年年織作昇平字。高映南山獻壽觴。

楊柳枝 二首　錄同上

陶家五柳簇衡門。還有高情愛此君。何處更添詩境好。新蟬欹枕每先聞。

數枝珍重蘸滄浪。無限塵心暫免忙。煩暑若和煙露裛。便同佛手灑清涼。

浪淘沙《唐詞紀》一

不必長漂玉洞花。曲中偏愛《浪淘沙》。黄河卻勝天河水。萬里縈紆入漢家。

失調名《全唐詩》六三二，原題《樂府》

寶馬跋塵光。雙馳照路旁。喧傳報戚里。明日幸長楊。

失調名《全唐詩》六三三，原題《樂府》

五更窗下簇妝臺。已怕堂前阿母催。滿鴨香薰鸚鵡睡。隔簾燈照牡丹開。

步虚詞 録同上，一作《步虚》

阿母親教學步虚。三元長遣下蓬壺。雲韶韻俗停瑶瑟。鸞鶴飛低拂寶爐。

秋思《樂府詩集》五九《琴曲歌辭》

身病時亦危。逢秋多慟哭。風波一摇蕩。天地幾翻覆。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勢利長草草。何人訪幽獨。

康軿『軿』一作『駢』　一首

謫仙怨

並序《劇談録》下　明選本誤屬宋劉斧，蓋因《青瑣高議》前集二載此辭。序中無『駢』字。《全唐詩》八九〇題《廣謫仙怨》。

竇使君序《謫仙怨》云：劉隨州之辭，未知本事。及詳其意，但以貴妃爲懷。蓋明皇登駱谷之時，實有思賢之意。竇之所製，殊不述焉。駢因更廣其辭，蓋欲兩全其事。雖才情淺拙，不逮二公，而理或可觀，貽諸識者。詞云：

晴山礙日横天。緑疊君王馬前。鑾輅西巡蜀國。龍顔東望秦川。曲江魂斷芳草。妃子愁凝暮煙。長笛此時吹罷。何言獨爲嬋娟。『日』一作『目』。

崔塗 二首

楊柳枝《全唐詩》六七九，原題《折楊柳》 《唐詞紀》六無作者。

朝朝車馬如蓬轉。處處江山待客歸。若使人間少離別。楊花應合過春飛。

幽蘭《樂府詩集》五八《琴曲歌辭》

幽植衆能知。貞芳只暗持。自無君子佩。未是國香衰。白露沾長早。青春每到遲。不知當路草。芳馥欲何爲。『能』一作『寧』，『貞芳』一作『芬芳』，『青春』句一作『春風到每遲』，『不知』一作『不如』。

韓偓 七首

浣溪沙 二首 《尊前集》

攏鬢新收玉步搖。背燈初解繡裙腰。枕寒衾冷異香焦。　深院下關春寂寂。落花和雨夜迢迢。恨情殘醉卻無聊。『下』一作『不』，『殘』一作『暫』，『聊』一作『憀』。

宿醉離愁慢髻鬟。六銖衣薄惹輕寒。慵紅悶翠掩青鸞。　羅襪況兼金菡萏。雪肌仍是玉琅玕。骨香腰細更沉檀。

生查子 《香奩集》 《全唐詩》六八三原題《嬾卸頭》。

侍女動妝奩。故故驚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淚。　嬾卸鳳凰釵。羞入鴛鴦被。時復見殘燈。和煙墜金穗。『偷』一作『由』，『凰』一作『頭』。

生查子 録同上《全唐詩》六八三原題《五更》。

秋雨五更頭。桐竹鳴騷屑。卻似殘春間。斷送花時節。　空樓雁一聲。遠屏燈半滅。繡被擁嬌寒。眉山正愁絕。

失調名 録同上《全唐詩》六八三題《六言》。一題《謫仙怨》。

春樓處子傾城。金陵狎客多情。朝雲暮雨會合。羅襪繡被逢迎。　華山梧桐相覆。蠻江荳蔻連生。幽歡不盡告別。秋河悵望平明。【告別】一作【失別】。

失調名 録同上《全唐詩》六八三題《六言》。一題《謫仙怨》。

此間青草更遠。不唯空繞汀洲。那裏朝日纔出。還應先照西樓。　憶淚因成恨淚。夢遊常續心遊。桃源洞口來否。絳節霓旌久留。【草】一作【山】。【絳】一作【方】。【先】一作【光】。

失調名

録同上《全唐詩》六八三題《意緒》。參《唐聲詩》下五七八頁。

絶代佳人何寂寞。梨花未發梅花落。東風吹雨入西園。銀線千條度虛閣。臉粉難匀蜀酒濃。口脂易印吳綾薄。嬌嬈意態不勝春。願倚郎肩永相著。『濃』一作『紅』，『勝』一作『能』。

吳　融　一首

水　調

《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

鑿河千里走黃沙。浮殿西來動日華。可道新聲是亡國。且貪惆悵《後庭花》。

張隱 一首

失調名 刺張濬荒嬉 《南楚新聞》

位乖燮理致傷殘。四面牆匡不忍看。正是花時堪下淚。相公何必更追歡。

《太平廣記》二五七引《南楚新聞》云：『唐宰相張濬，常與朝士於萬壽寺閱牡丹而飲。俄有雨降，抵暮不息，羣公飲酣未闌，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者，恃寵肆狂，無所畏憚。其間一輩曰張隱，忽躍出，揚聲引詞曰：……。告訖遂去。闔席愕然，相眄失色，一時俱散。張但慚恨而已。』

張曙 一首

浣溪沙 輓張褘姬 《北夢瑣言》八 《花間集》屬張泌作。

枕障薰爐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 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兩』一作『苦』，『好風』一作『杏花』，『始』一作『屬』。

《北夢瑣言》云：「唐張禕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因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溪沙》，……置於几上。」

王貞白　三首

折楊柳　三首　《文苑英華》二〇八　一屬韋莊，一屬段成式。

枝枝交影鎖長門。嫩色曾沾雨露恩。鳳輦不來春欲盡。空留鶯語到黄昏。「盡」一作「暮」。

水殿年年占早芳。柔條風裏御爐香。如今萬乘多巡狩。輦路無陰緑草長。「風裏」一作「偏惹」，「如」一作「而」。

嫩葉初齊不耐寒。和風時拂玉欄干。征人去日曾攀折。泣雨傷春翠黛殘。「征人」一作「君王」，「日」一作「後」。

崔道融 三首

長安春 二首 《全唐詩》七一四

長安牡丹開。繡轂輾晴雷。若使花長在。人應看不回。

珠箔映高柳。美人紅袖垂。忽聞半天語。不見上樓時。

楊柳枝詞 録同上

霧撚煙搓一索春。年年長似染來新。應須喚作風流線。繫得東西南北人。

失名 四十三首

失調名 柳樹藏經精怪歌 《乾饌子》

寒水停圓沼。秋池滿敗荷。杜門窮典籍。所得事今多。

《太平廣記》四一五引溫庭筠《乾𦠆子》，謂枯柳內藏經百餘卷，化爲老儒，與隱士薛弘機友，歌曰云云。

失調名 明器婢精送酒歌 《傳奇》

獨持巾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起隴頭寒。

《太平廣記》三七二『盧涵』條引裴鉶《傳奇》，略謂開成中，盧於洛下林畔遇一青衣，設飲，擊席而謳云云以送酒。明日，方知是一明器婢子。

失調名 北里嘲情 三首 《北里志》

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南頭小鳳納三千。

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拉三拳。

莫將龐大作荍團。龐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打。更將雞脚用筋纏。『團』一作『麭』。

孫棨《北里志》載：北里南曲有妓張住住，敏慧能辨音律，與龐佛奴好，私有結髮之契，唯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陳小鳳娶張，張從雞冠取丹誑陳，使以爲獲元，陳納聘三千。復值北里有妓王小福，鄭九主之，而私於

盛六，生子，鄭愛之。里中因此二事，唱第一辭，陳疑。適寵雞傷足，以爲田小福者所害，拳毆田，里中遂唱第二辭。張借此辭以釋諫疑，並告寵。寵乃以絲纏雞足，置街中，召羣兒，復唱第三辭。諫悟，絶張。張卒歸寵佛奴。

失調名　顏令賓輓歌詞　四首　《北里志》

昨日尋仙子。輀車忽在門。人生須到此。天上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來爲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

殘春扶病飲。此夕最堪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燕嬾歸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觴。【奠】一作【尊】。

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麏至盡齊眉。花墜有開日。月沉無出期。寧言掩丘後。宿草便離離。【麏】應作【麇】。

奄忽那如此。天桃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爲道。逝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鄰。

《北里志》云：【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爲時賢所厚。……及卒，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拆視之，皆哀輓詞也。……其鄰有喜羌竹劉駞駞，聰爽能爲曲子詞，或云嘗私於令賓，因取哀

詞數篇，教鞔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是日瘞於青門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駞駞使唱，駞駞尚記其四章：……。自是盛傳於長安，鞔者多唱之。」

失調名　刺僖宗逃蜀　《樂府詩集》八九《雜歌謠辭》

八月無霜塞草青。將軍騎馬出空城。漢家天子西巡狩。猶向江東更索兵。「出」一作「步」。

《新唐書》三五《五行志》：「乾符六年童謠」云云。按音節不似童謠。

失調名　恩賜西庭　三首　敦煌寫本伯三七〇二

十道銷戈鑄戟。三邊罷戰休征。鑾駕早移東闕。聖人再坐西京。南蠻垂衣順化。北軍伏款欽明。優詔宣流紫塞。兼加恩賜西庭。

皇帝對封偏獎。馹騎已出龍城。昨聞甘州告捷。平善過□邠寧。朔方安西總了。沙州差使祇迎。比至正月十五日。毬場必見喜聲。

尚書加封七百。錦繡恰似撒星。大將幞頭匹帛。內臣親捧來程。百姓總頂帽子。自後必令頭輕。大家至須努力。營農休取柴檉。家國倉庫盈滿。誓願飯飽無爭。

失調名 四首 原題《送師讚》 敦煌寫本伯四五九七、三一二〇，斯一九四七

入生三五歲。花林。父母送師邊。花林。師今圓寂去。花林。捨我逐清閒。花林。送師至何處。花林。置着寶臺間。花林。

送師回來無所見。花林。唯見師空房。花林。舉手開師戶。花林。唯見空繩牀。花林。低頭禮師座。花林。淚落數千行。花林。

低頭整師履。花林。躊躇内心悲。花林。與師永長别。花林。再遇是何時。花林。律論今無主。花林。有疑當問誰。花林。

雙燈臺上照。花林。師去照阿誰。花林。願師早成佛。花林。弟子逐師來。花林。千千萬萬□。花林。□□□□□。花林。

一本寫於咸通四年。

失調名 二首 敦煌寫本斯〇二八九

當身勇猛無敵。自有□志皆從。神兵開山拔海。横行振地威雄。會陵騰空沙漠。終該

永克西東。一去由來北地。諸侯誰敢爭功。

驟馬先驅北地。揚鞭復壓西戎。南蠻摽如落葉。東夷卷似飛蓬。塞上曾經提劍。河邊幾度彎弓。是以名書竹帛。能令萬國皆通。

十二月　邊使戎衣　十二首　敦煌寫本斯三八一二

正月孟春春漸暄。一別狂夫經數年。□□□□□□□。遣妾尋常獨自眠。

二月仲春春盛暄。深閨獨坐綠窗前。□□□□□□賴。教兒夫壻遠巡邊。

三月季春春極暄。花開處處競爭鮮。花□□□□□笑。賤妾看花雙淚漣。

四月孟夏夏初熱。爲憶狂夫難可徹。□□□□□秦箏。更取瑤琴對明月。

五月仲夏夏甚熱。狂夫歸否問時節。庭□□□□□□。□見鶯啼聲哽咽。

六月季夏夏共同。妾心恨如對秋風。□□□□□□改。教兒憔悴只緣公。

七月孟秋秋漸涼。教兒獨寢守空房。君在尋常嫌夜短。君無恒覺夜能長。

八月仲秋秋已涼。寒雁南飛數萬行。賤妾猶存舊日意。君何無幸不還鄉。

九月季秋秋欲末。狂夫一去獨難活。願營方便覓歸□。使妾愁心暫時豁。

十月孟冬冬漸寒。爲君擣練不辭難。莫怪裁衣不開領。愁君肥瘦恐嫌寬。
十一月仲冬冬雪寒。戎衣造得數般般。見今專訪巡邊使。寄向君邊着後看。
十二月季冬冬已極。寒衣欲送愁情逼。莫怪裁縫針脚粗。爲憶啼多竟無力。

寫本時代爲乾寧二年或稍後。

十二月 遼陽寒雁　十二首　敦煌寫本斯六二〇八

正月孟春春漸暄。狂夫一別□□□。無端嫁得長征壻。教妾尋常獨自眠。
二月仲春春已熱。自別征夫實難掣。貞君一去到三秋。黄鳥窗邊喚新月。也也也也。
三月季春春極暄。忽憶遼陽愁轉添。賤妾思君腸欲斷。君何無行不歸還。
四月孟夏夏漸熱。忽憶貞君無時節。妾今猶在舊日境。君何不憶妾心結。也也也也。
五月仲夏夏盛熱。忽憶征人愁更發。一步一望隴山東。忽見君□愁似結。
六月季夏夏共同。妾亦情如對秋風。□容日日□胡月。後園春樹□□□。
七月孟秋秋已涼。寒雁南飛數幾行。賤妾思君腸欲斷。□□□□□□□。
八月仲秋秋已闌。日日愁君行路難。妾願秋胡速相見。□□□□□□□。

九月季秋秋欲末。忽憶貞君無時節。鴛鴦錦被冷如水。與向將□□□□。
十月孟冬冬漸寒。今尚紛紛雪數山。尋思別君盡憔悴。愁君作客在□□。
十一月仲冬冬嚴寒。幽閨獨坐綠窗前。戰袍緣何不開領。愁君肥瘦恐嫌寬。
十二月季冬冬極寒。晝夜愁君卧不安。枕函褥子無人見。忽憶貞君□□□。

右二組《十二月》文辭接近，時代距離應不甚遠。

五代 二十六首

後梁

李夢符 二首

漁父引 二首 《全唐詩》八六一

村寺鐘聲度遠灘。半輪殘月落山前。徐徐撥棹卻歸灣。浪疊朝霞錦繡翻。『山前』一作『前山』，『錦繡』一作『碎錦』。

漁弟漁兄喜到來。波官賽卻坐江隈。椰榆杓子木瘤杯。爛煮鱸魚滿案堆。『波』一作『婆』。

《道藏》九九四正乙部『設』上，《三洞羣仙録》一三引《郡閣雅談》：『李夢符，梁開平初鍾傳振洪州，日與布衣飲酒，狂吟放逸，四時常插花，以釣竿掛一魚，向市肆踏《漁父引》，賣其辭。好事者爭買，得錢便入酒家。其辭有千餘首，傳於江表。略見其一兩首云：……。』

失名　十一首

失調名　刺敬翔弄權　《侯鯖録》

執板談歌乞個錢。塵中流浪酒中仙。直饒到老常如此。猶勝危時弄化權。『談』一作『狂』，『酒中仙』一作『且隨緣』。

《侯鯖録》卷六載：敬翔當權時，有一舉子，白衫，作舞，歌云云。

失調名　十首　敦煌寫本斯五五七三、六二七三、六九二三，原題『出家讚文』。又伯四五九七，蘇一三六五、一三六四等。

舍利佛國難爲。吾本出家之時。捨卻耶娘恩愛。惟有和尚闍梨。

舍利佛國難爲。吾本出家之時。捨卻親兄熱妹。惟有同學相隨。

舍利佛國難爲。吾本出家之時。捨卻花釵媚子。惟有剃刀相隨。

舍利佛國難爲。吾本出家之時。捨卻胭脂胡粉。惟有澡豆楊枝。

舍利佛國難爲。吾本出家之時。捨卻羅衣錦繡。惟有覆膊相隨。
舍利佛國難爲。吾本出家之時。捨卻高頭繡履。惟有草鞋相隨。
舍利佛國難爲。吾本出家之時。捨卻油氈錦褥。惟有坐具三衣。
舍利佛國難爲。吾本出家之時。捨卻金盤銀盞。惟有鑌鉢銅匙。
舍利佛國難爲。吾本出家之時。捨卻高堂瓦舍。惟有草菴相隨。
舍利佛國難爲。吾本出家之時。捨卻金鞍細馬。惟有錫杖相隨。

一本寫於後周顯德三年（九五六）。另一本有題記曰『甲戌』，應即後梁乾化四年（九一四）。

後晉

崔棁 八首

四舉酒 《樂府詩集》一五《燕射歌辭》

八表歡無事。三秋賀有成。照臨同日遠。渥澤並雲行。河變千年色。山呼萬歲聲。願修封岱禮。方以稱文明。

羣臣酒行歌 三首 録同上

劍佩儼如林。齊傾拱北心。渥恩頒美禄。《咸》《濩》聽和音。一德君臣合。重瞳日月臨。歌時兼樂聖。唯待贊泥金。

萬國咸歸禹。千官共祝堯。拜恩瞻鳳扆。傾耳聽《雲》《韶》。運啓金行遠。時和玉燭調。酒酣齊抃舞。同賀聖明朝。

令節陳高會。羣臣侍御筵。玉墀留愛景。金殿靄祥煙。振鷺涵天澤。靈禽下樂懸。聖朝無一事。何處讓堯年。

昭德舞歌 二首 《樂府詩集》五二《舞曲歌辭》

聖代修文德。明庭舉舊章。兩階陳羽籥。萬舞合宮商。劍佩森鴛鷺。《簫韶》下鳳凰。我朝青史上。千古有輝光。

寰海干戈戢。朝廷禮樂施。白駒皆就縶。丹鳳復來儀。德備三苗格。風行萬國隨。小

臣同百獸。率舞賀昌期。『賽』一作『淮』。

成功舞歌 二首 録同上

撥亂資英主。開基自晉陽。一戎成大業。七德煥前王。炎漢提封遠。姬周世祚長。朱干將玉戚。全象武功揚。

睿算超前古。神功格上圜。百川留禹跡。萬國戴堯天。既已櫜弓矢。誠宜播管絃。蹌蹌隨鳥獸。共樂太平年。

和凝 四首

何滿子 《花間集》六

寫得魚箋無限。其如花鎖春暉。目斷巫山雲雨。空教殘夢依依。卻愛薰香小鴨。羨他長在屏幃。

柳枝 《花間集》六 《全唐詩》七六一作歐陽炯《楊柳枝》。

輭碧搖煙似送人。映花時把翠蛾顰。青青自是風流主。慢颭金絲待洛神。『蛾』一作『眉』，『颭』一作『颯』。

柳枝 二首 錄同上

瑟瑟羅裙金縷腰。黛眉偎破未重描。醉來咬損新花子。拽住仙郎盡放嬌。『損』一作『破』。

鵲橋初就咽銀河。今夜仙郎自姓和。不是昔年攀桂樹。豈能月裏索姮娥。『昔』一作『當』。

後周

失名 一首

失調名 犯麥毒夢中歌 《洞微志》 《全唐詩》八六八題《病狂人歌》。

五靈華蓋曉玲瓏。天府由來汝腑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宮。『蓋』一作『閣』，

『腑』一作『府』。

宋錢希白《洞微志》云：周顯德中，齊州有人夢一小姑令歌云云。一道士謂此乃犯麥毒故，小姑乃脾神，服蘿蔔可愈。

十國 二百十一首

前蜀

貫休 一首

白雪曲 《樂府詩集》五七《琴曲歌辭》

列鼎佩金章。淚眼看風枝。卻思食藜藿。身作屠沽兒。負米無遠近。所希斗斟歸。爲人無貴賤。莫學雞狗肥。斯言如不忘。別更無光輝。斯言如或忘。即安用人爲。『斗斟』一作『升斗』。

韋莊 六首

浣溪沙 五首 《花間集》二

清曉妝成寒食天。柳毬斜裊間花鈿。捲簾直出畫堂前。指點牡丹初綻朶。日高猶自憑朱闌。含嚬不語恨春殘。

欲上鞦韆四體慵。擬教人送又心忪。畫堂簾幕月明風。此夜有情誰不極。隔牆梨雪又玲瓏。玉容憔悴惹微紅。

惆悵夢餘山月斜。孤燈照壁背窗紗。小樓高閣謝娘家。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凍梅花。滿身香霧簇朝霞。【窗】一作【紅】。

緑樹藏鶯鶯正啼。柳絲斜拂白銅鞮。弄珠江上草萋萋。日暮飲歸何處客。繡鞍驄馬一聲嘶。滿身蘭麝醉如泥。

夜夜相思更漏殘。傷心明月憑闌干。想君思我錦衾寒。咫尺畫堂深似海。憶來惟把舊書看。幾時攜手入長安。【憑】一作【倚】。

思歸引《全唐詩》七〇〇

越鳥南翔雁北飛。雨鄉雲路各言歸。如何我是飄飄者。獨向江頭戀釣磯。

薛昭蘊 九首

浣溪沙 八首 《花間集》三

紅蓼渡頭秋正雨。印沙鷗跡自成行。整鬟飄袖野風香。不語含顰深浦裏。幾回愁
煞棹船郎。燕歸帆盡水茫茫。

鈿匣菱花錦帶垂。靜臨蘭檻卸頭時。約鬟低珥算歸期。茂苑草青湘渚闊。夢餘空
有漏依依。二年終日損芳菲。『茂苑』一作『花茂』。

粉上依稀有淚痕。郡庭花落欲黃昏。遠情深恨與誰論。記得去年寒食日。延秋門
外卓金輪。日斜人散暗消魂。『寒食日』一作『寒食節』。

握手河橋柳似金。蜂鬚輕惹百花心。蕙風蘭思寄清琴。意滿便同春水滿。情深還

似酒杯深。楚煙湘月兩沈沈。

簾下三間出寺牆。滿街垂柳綠陰長。嫩紅輕翠間濃妝。瞥地見時猶可可。卻來閒處暗思量。如今情事隔仙鄉。「寺」一作「市」。

江館清秋纜客船。故人相送夜開筵。麝煙蘭燄簇花鈿。正是斷魂迷楚雨。不堪離恨咽湘弦。月高霜白水連天。

傾國傾城恨有餘。幾多紅淚泣姑蘇。倚風凝睇雪肌膚。吳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宮殿半平蕪。藕花菱蔓滿重湖。

越女淘金春水上。步搖雲鬢佩鳴璫。渚風江草又清香。不爲遠山凝翠黛。只應含恨向斜陽。碧桃花謝憶劉郎。

醉公子 錄同上

慢綰青絲髮。光砑吳綾襪。牀上小熏籠。韶州新退紅。叵耐無端處。捻得從頭污。惱得眼慵開。問人閒事來。

牛嶠 六首

柳枝 五首 《花間集》三 《樂府詩集》八一題《楊柳枝》.

解凍風來末上青。解垂羅袖拜卿卿。無端裊娜臨官路。舞送行人過一生。『末』一作『未』.

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纖條萬縷金。不憤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松』一作『枝』.

橋北橋南千萬條。恨伊張緒不相饒。金羈白馬臨風望。認得楊家靜婉腰。『楊』一作『羊』.

狂雪隨風撲馬飛。惹煙無力被春欺。莫教移入靈和殿。宮女三千又妬伊。『春欺』一作『風欹』.

裊翠籠煙拂暖波。舞裙新染麴塵羅。章華臺畔隋堤上。傍得春風爾許多。『傍』一作『依』,『春』一作『東』.

木蘭花 《花間集》四 一題《玉樓春》.

春入橫塘搖淺浪。花落小園空惆悵。此情誰信爲狂夫。恨翠愁紅流枕上。小玉窗

前嗔燕語。紅淚滴穿金線縷。雁歸不見報郎歸。織成錦字封過與。

張泌 十首

浣溪沙 九首 《花間集》四

鈿轂香車過柳堤。樺煙分處馬頻嘶。爲他沈醉不成泥。　花滿驛亭香露細。杜鵑聲斷玉蟾低。含情無語倚樓西。

馬上凝情憶舊遊。照花淹竹小溪流。鈿箏羅幕玉搔頭。　早是出門長帶月。可堪分袂又經秋。晚風斜日不勝愁。下片與馮延巳之作同。『堪』一作『憐』。

獨立寒階望月華。露濃香泛小庭花。繡屏愁背一燈斜。　雲雨自從分散後。人間無路到仙家。但憑魂夢訪天涯。

依約殘眉理舊黃。翠鬟抛擲一簪長。暖風晴日罷朝妝。　閒折海棠看又撚。玉纖無力惹餘香。此情誰會倚斜陽。

翡翠屏開繡幄紅。謝娥無力曉妝慵。錦帷鴛被宿香濃。　微雨小庭春寂寞。燕飛鶯

語隔簾櫳。杏花凝恨倚東風。

花月香寒悄夜塵。綺筵幽會暗傷神。嬋娟依約畫屏人。人不見時還暫語。令纔拋後愛微顰。越羅巴錦不勝春。

偏戴花冠白玉簪。睡容新起意沈吟。翠鈿金縷鎮眉心。小檻日斜風悄悄。隔簾零落杏花陰。斷香輕碧鎖愁深。

晚逐香車入鳳城。東風斜揭繡簾輕。慢回嬌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計是。便須佯醉且隨行。依稀聞道太狂生。

小市東門欲雪天。衆中依約見神仙。蕊黃香畫貼金蟬。飲散黃昏人草草。醉容無語立門前。馬嘶塵烘一街煙。

柳枝 録同上

膩粉瓊妝透碧紗。雪休誇。金鳳搔頭墜鬢斜。髮交加。倚着雲屏新睡覺。思夢笑。紅顆隱出枕函花。有些些。

牛希濟 四首

生查子 《花間集》五

春山煙欲收。天淡星稀小。殘月臉邊明。別淚臨清曉。語多情未了。回首猶重道。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星稀』一作『稀星』，下片首句一作『語已多，情未了』。

生查子 三首 《詞林萬選》四

裙拖安石榴。鬢嚲偏荷葉。一對短金釵。輕重都相愜。輕鬟月入眉。淺笑花生頰。夫壻不風流。取次看承妾。

新月曲如眉。未有團圞意。紅豆不堪看。滿眼相思淚。終日劈桃穰。人在心兒裏。兩朵隔牆花。早晚成連理。此詞一屬宋韓玉作。

輕輕製舞衣。小小裁歌扇。三月柳濃時。又向津亭見。垂淚送行人。濕破紅妝面。玉指袖中彈。一曲清商怨。

王衍　一首

失調名　宮詞　《蜀檮杌》上

輝輝赫赫浮玉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

《蜀檮杌》云：衍宴近臣，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辭。

尹鶚　一首

醉公子　《花間集》九　一題《春閨怨》

暮煙籠蘚砌。戟門猶未閉。盡日醉尋春。歸來月滿身。　離鞍偎繡袂。墜巾花亂綴。何處惱佳人。檀痕衣上新。

李珣 五首

浣溪沙 四首 《花間集》一〇

入夏偏宜淡薄妝。越羅衣褪鬱金黃。翠鈿檀注助容光。相見無言還有恨。幾回拚卻又思量。月窗香徑夢悠颺。【拚】一作【拋】。

晚出閒庭看海棠。風流學得內家妝。小釵橫戴一枝芳。鏤玉梳斜雲鬢膩。縷金衣透雪肌香。暗思何事立殘陽。

訪舊傷離欲斷魂。無因重見玉樓人。六街微雨鏤香塵。早爲不逢巫峽夢。那堪虛度錦江春。遇花傾酒莫辭頻。【夢】一作【夜】。

紅藕花香到檻頻。可堪閒憶似花人。舊歡如夢絕音塵。翠疊畫屏山隱隱。冷鋪紋簟水潾潾。斷魂何處一蟬新。【潾】一作【粼】。

失調名《古今詞話·詞品下》

猺女髾鬆卍字螺。下闕。

沈雄云：『卍字，本佛經胸前吉祥相也，又髮右旋而結此形。王建詞：「太平卍字舞當中」。馮延巳詞：「卍字迴欄旋着月」。李珣詞：「猺女髾鬆卍字螺」。』

毛文錫 二首

浣溪沙《花間集》五　一題《七夕曲》。

七夕年年信不違。銀河清淺白雲微。蟾光鵲影伯勞飛。每恨蟪蛄憐婺女。幾回嬌妬下鴛機。今宵嘉會兩依依。

何滿子 録同上

紅粉樓前月照。碧紗窗外鶯啼。夢斷遼陽音信。那堪獨守空閨。恨對百花時節。王孫綠草萋萋。

庚傳素 一首

木蘭花《尊前集》

木蘭紅艷多情態。不似凡花人不愛。移來孔雀檻邊栽。折向鳳凰釵上戴。是何芍藥爭風彩。自共牡丹長作對。若教爲女嫁東風。除卻黃鸝難匹配。【鸝】一作【鶯】。

魏承班 五首

玉樓春 二首 《花間集》九

寂寂畫堂梁上燕。高捲翠簾橫數扇。一庭春色惱人來。滿地落花紅幾片。　愁倚錦屏低雪面。淚滴繡羅金縷線。好天涼月盡傷心。爲是玉郎長不見。

輕斂翠蛾呈皓齒。鶯囀一枝花影裏。聲聲清迴遏行雲。寂寂畫梁塵暗起。　玉斝滿斟情未已。促坐王孫公子醉。春風筵上貫珠勻。艷色韶顏嬌旖旎。『翠』一作『細』。

生查子 二首 錄同上

煙雨晚晴天。零落花無語。難話此時心。梁燕雙來去。　琴韻對薰風。有恨和情撫。腸斷斷絃頻。淚滴黃金縷。『晚』一作『曉』，『來』一作『飛』。

寂寞畫堂空。深夜垂羅幕。燈暗錦屏欹。月冷珠簾薄。　愁恨夢難成。何處貪歡樂。看看又春來。還是長蕭索。

生査子（尊前集）

離別又經年。獨對芳菲景。嫁得薄情夫。長抱相思病。　花紅柳綠間。蝶舞雙雙影。羞看繡羅衣。爲有金鸞並。傳本「蝶舞」上衍「晴空」二字。

顧夐 十四首

玉樓春 三首（花間集）六

月照玉樓春漏促。颯颯風搖庭砌竹。夢驚鴛被覺來時。何處管弦聲斷續。　惆悵少年遊冶去。枕上兩蛾攢細綠。曉鶯簾外語花枝。背帳猶殘紅蠟燭。「蛾」一作「眉」。

柳映玉樓春日晚。雨細風輕煙草軟。畫堂鸚鵡語雕籠。金粉小屏猶半掩。　香滅繡幃人寂寂。倚檻無言愁思遠。恨郎何處縱疎狂。長使含啼眉不展。「雕」一作「金」。

月皎露華窗影細。風送菊香沾繡袂。博山爐冷水沈微。惆悵金閨終日閉。　懶展羅衾垂玉箸。羞對菱花簪寶髻。良宵好事枉教休。無計奈他狂耍壻。「沾」一作「黏」。

「簪」一作「淚」，「簪」一作「篸」。

木蘭花

《花間集》六，原作《玉樓春》一屬和凝作。一題《春曉曲》。

拂水雙飛來去燕。曲檻小屏山六扇。春愁凝思結眉心。綠綺嬾調紅錦薦。　話別情多聲欲戰。玉箸痕留紅粉面。鎭長獨立到黃昏。卻怕良宵頻夢見。

浣溪沙

八首　《花間集》七

春色迷人恨正賒。可堪蕩子不還家。細風輕露著梨花。　簾外有情雙燕颺。檻前無力綠楊斜。小屏狂夢極天涯。

紅藕香寒翠渚平。月籠虛閣夜蛩清。塞鴻驚夢兩牽情。　寶帳玉爐殘麝冷。羅衣金縷暗塵生。小窗孤燭淚縱橫。

荷芰風輕簾幕香。繡衣鸂鶒泳迴塘。小屏閒掩舊瀟湘。　恨入空帷鸞影獨。淚凝雙臉渚蓮光。薄情年少悔思量。

惆悵經年別謝娘。月窗花院好風光。此時相望最情傷。　靑鳥不來傳錦字。瑤姬何

處鎖蘭房。忍教魂夢兩茫茫。

庭菊飄黃玉露濃。冷莎偎砌隱鳴蛩。何期良夜得相逢。　背帳風搖紅蠟滴。惹香暖夢繡衾重。覺來枕上怯晨鐘。

雲淡風高葉亂飛。小庭寒雨綠苔微。深閨人靜掩屏帷。　粉黛暗愁金帶枕。鴛鴦空繞畫羅衣。那堪孤負不思歸。

雁響遙天玉漏清。小紗窗外月朧明。翠帷金鴨炷香平。　何處不歸音信斷。良宵空使夢魂驚。簟涼枕冷不勝情。『紗窗』一作『窗紗』。

露白蟾明又到秋。佳期幽會兩悠悠。夢牽情役幾時休。　記得泥人微斂黛。無言斜倚小書樓。暗思前事不勝愁。

醉公子　二首　錄同上

漠漠秋雲淡。紅藕香侵檻。枕倚小山屏。金鋪向晚扃。　睡起橫波慢。獨望情何限。衰柳數聲蟬。魂銷似去年。『漠漠』一作『河漢』，『山』一作『曲』，『望』一作『坐』，『蟬』一作『行』。

岸柳垂金線。雨晴鶯百囀。家住緑楊邊。往來多少年。馬嘶芳草遠。高樓簾半捲。斂袖翠蛾攢。相逢爾許難。

失名　一首

失調名　眉州張公歌　《十國春秋》四〇

前有章仇後張公。疎決水利杭稻豐。南陽杜詩不可同。何不用之代天工。

前蜀張琳，許州人。唐末官眉州刺史，修通濟堰，溉田一萬五千頃，民被其惠，歌如此。

吳

黄冠道人　二首

失調名　二首　《釣磯立談》

盟津鯉魚肉爲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人。

横排三十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真。爲甚竿頭挑著走。世間難遇識魚人。

南唐《釣磯立談》：「吳王稱號淮海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忽一旦，有黃冠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掛一木，刻爲鯉魚形，自云鍾離人也。行歌於市曰……。又云……。大率如此意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

失名 一首

失調名 武義中童謠 錄同上

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沒了期。「沒」一作「無」。

《釣磯立談》云：武義中有童謠曰云云。及烈祖受禪，郡國以符瑞言者，不可以數計。其尤著者：江西楊化爲李，臨川李樹生連理。於是始下還宗之議。

吳越

師郁 十首

百歲篇 十首

敦煌寫本斯〇九三〇、伯三八二一、二八四七。原本一題《百歲詩》，一題《國師唐和尚百歲書》。

河西都僧統賜紫沙門悟真，年踰七十。風疾相兼，動靜往來，半身不遂。思憶一生所作，有爲實事，難竟寸陰，無爲理中，竊行缺少，獨被習氣，繫在輪迴。自責身心，裁詩十首。雖非佳妙，狂簡斐然，散慮攄懷，暫時解悶。鑑識君子，矜勿誚焉。

幼齡割愛願投真。未報慈顔乳哺恩。子欲養而親不待。孝虧終始一生身。
從師陶染向空門。惟忻温故樂知新。冰謹專行入正路。猶恐辜負一生身。
盛年就讀騁風雲。披檢車書要略文。學綴五言題四句。務存篇叶一生身。
豐衣足食苦辭貧。得千望萬費心神。徒勞蓄積爲他有。孤嗟役計一生身。
男兒特達建功勳。萬里崎嶇遠赴秦。對策聖明天子喜。承恩聖主一生身。
情□往往顯名聞。奢心數數往來親。衣著綺羅貪錦繡。矜裝瓌器一生身。

迷情顛倒氣貪嗔。還曾自讚毀他人。口過閒談輕小罪。如今追悔一生身。
紹繼傳燈轉法輪。三車引喻眩迷津。智海常流功德水。些須浮泛一生身。
圓明正覺學無塵。罪根福性人齊均。森羅動植皆非相。無過返照一生身。
歲有榮枯秋復春。千般老病苦相奔。從茲更莫回顧戀。好去千萬一生身。

錢俶 一首

木蘭花 《全唐詩》八九九

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餘闕。**

《稗史彙編》云：『宋邵伯温曰：南唐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二君歸宋，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俱始生之辰。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飲畢卒。蓋太宗殺之也。……因記錢鄧王有句云：「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其感傷時事，不減於李，然則其誕辰之禍，豈亦緣是耶？』按據上述，右辭似作於入宋之後。

失名　一首

失調名　山歌　《湘山野録》中

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儂心子裏。『味』音『妹』，『永』一作『長』。

《湘山野録》云：『開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錢武肅鏐爲吳越王。……改其鄉臨安縣爲臨安衣錦軍。是年省塋壟，延故老，旌鉞鼓吹，振耀山谷。……爲牛酒大陳鄉飲，別張蜀錦爲廣幄，以飲鄉婦。……鏐起，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時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之曉，武肅覺其歡意不甚浹洽，再酌酒，高揭吳喉唱山歌以見意。詞曰：……。』

荆南

齊己　四首

楊柳枝　四首　《樂府詩集》八一《近代曲辭》　《全唐詩》八四七題《折楊柳詞》。

鳳樓高映綠陰陰。凝碧多含雨露深。莫謂一枝柔輭力。幾曾牽破別離心。『碧』一作『重』。

館娃宮畔響廊前。依託吳王養翠煙。劍去國亡臺榭毀。卻隨江樹噪秋蟬。『樹』一作『殿』。

穠低似中陶潛酒。輭極如傷宋玉風。多謝將軍繞營種。翠中閒卓戰旗紅。

高僧愛惜遮江寺。遊子傷殘露野橋。争似著行垂上苑。碧桃紅杏對搖搖。『遮』一作『此』。

孫光憲 二十五首

浣溪沙 九首 《花間集》七

蓼岸風多橘柚香。江邊一望楚天長。片帆煙際閃孤光。目送征鴻飛杳杳。思隨流水去茫茫。蘭紅波碧憶瀟湘。

桃杏風香簾幕閒。謝家門户約花關。畫梁幽語燕初還。繡閣數行題了壁。曉屏一枕酒醒山。卻疑身是夢魂間。一屬馮延巳。『幽』一作『雙』。

花漸凋疎不耐風。畫簾垂地晚堂空。墮階縈蘚舞愁紅。膩粉半沾金靨子。殘香猶暖繡薰籠。蕙心無處與人同。

攬鏡無言淚欲流。凝情半日嬾梳頭。一庭疏雨濕春愁。　楊柳只知傷怨別。杏花應信損嬌羞。淚沾魂斷軫離憂。

半踏長裾宛約行。晚簾疏處見分明。此時堪恨昧平生。　早是銷魂殘燭影。更愁聞著品絃聲。杳無消息若爲情。

蘭沐初休曲檻前。暖風遲日洗頭天。濕雲新斂未梳蟬。　翠袂半將遮粉臆。寶釵長欲墜香肩。此時模樣不禁憐。【遲】一作【晴】。

風遞殘香出繡簾。團窠金鳳舞襜襜。落花微雨恨相兼。　何處去來狂太甚。空推宿酒睡無厭。爭教人不別猜嫌。

輕打銀箏墜燕泥。斷絲高罥畫樓西。花冠閒上午牆啼。　粉籜半開新竹徑。紅苞盡落舊桃蹊。不堪終日閉深閨。

烏帽斜欹倒佩魚。靜街偷步訪仙居。隔牆應認打門初。　將見客時微掩斂。得人憐處且生疏。低頭羞問壁邊書。

浣溪沙 九首《尊前集》

碧玉衣裳白玉人。翠眉紅臉小腰身。瑞雪飛雨逐行雲。　除卻弄珠兼解佩。便隨西子與東鄰。是誰容易比真真。

何事相逢不展眉。苦將情分惡猜疑。眼前行止想應知。　半恨半嗔回面處。和嬌和淚泥人時。萬般饒得爲憐伊。『嗔』一作『瞋』。

落絮飛花滿帝城。看看春盡又傷情。歲華頻度想堪驚。　風月豈惟今日恨。煙霄終待此身榮。未甘虛老負平生。

靜想離愁暗淚零。欲棲雲雨計難成。少年多是薄情人。　萬種保持圖永遠。一般模樣負神明。到頭何處問平生。

試問於誰分最多。便隨人意轉橫波。縷金衣上小雙鵝。　醉後愛稱嬌姐姐。夜來留得好哥哥。不知情事久長麼。

葉墜空階折早秋。細煙輕霧鎖妝樓。寸心雙淚慘嬌羞。　風月但牽魂夢苦。歲華偏感別離愁。恨和相憶兩難酬。

月淡風和畫閣深。露桃煙柳影相侵。斂眉凝緒夜沈沈。長有夢魂迷別浦。豈無春病入愁心。少年何處戀虛襟。〔愁〕一作〔離〕。
自入春來月夜稀。今宵蟾彩倍凝暉。强開襟抱出簾帷。齧指暗思花下約。憑闌羞覩淚痕衣。薄情狂蕩幾時歸。
十五年來錦岸遊。未曾何處不風流。好花長與萬金酬。滿眼利名渾信運。一生狂蕩恐難休。且陪煙月醉紅樓。

八拍蠻 《花間集》八　一屬王岳。

孔雀尾拖金線長。怕人飛起入丁香。越女沙頭爭拾翠。相呼歸去背斜陽。

竹枝 二首　錄同上

門前春水竹枝白蘋花女兒。岸上無人竹枝小艇斜女兒。商女經過竹枝江欲暮女兒。散拋殘食竹枝飼神鴉女兒。

亂繩千結枝竹絆人深女兒。越羅萬丈竹枝表長尋女兒。楊柳在身竹枝垂意緒女兒。藕花落盡竹枝見蓮心女兒。

楊柳枝 四首 録同上

閶門風暖落花乾。飛徧江城雪不寒。獨有晚來臨水驛。閒人多憑赤欄干。

有池有榭即濛濛。浸潤翻成長養功。恰似有人長點檢。著行排立向春風。【長】一作【常】。

根柢雖然傍濁河。無妨終日近笙歌。毿毿金帶誰堪比。還共黃鶯不較多。

萬株枯槁怨亡隋。似弔吳臺各自垂。好是淮陰明月裏。酒樓橫笛不勝吹。

閩

顏仁郁 一首

失調名《全唐詩》七六三，原題《農家》

夜半呼兒趁曉耕。羸牛無力漸艱行。時人不識農家苦。將謂田中穀自生。『不』一作『未』。

《十國春秋》九六云：『顏仁郁，泉州人。仕太祖爲歸德場長。時土荒民散，仁郁撫之。一年襁負至，二年田萊闢，閱三歲而民用足。有詩百篇，宛轉回曲，歷盡人情，邑人途歌巷唱之，號「顏長官詩」。其《勸農詩》曰：「夜半呼兒趁曉耕，……。」』

徐昌圖 一首

木蘭花《尊前集》

沈檀煙起盤紅霧。一箭霜風吹綉户。漢宫花面學梅妝。謝女雪詩裁柳絮。長垂夾

幕孤鸞舞。旋炙銀笙雙鳳語。紅窗酒病嚼寒冰。冰損相思無夢處。『篩』一作『翦』，『夾』一作『天』，『嚼』一作『對』，『冰損』一作『永覺』。

失名 一首

失調名 國人歌《南唐書》二八

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

馬令《南唐書》云：閩王王鏻『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鏻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鏻命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云云。

楚

失名 一首

失調名 長沙童謠《玉堂閒話》

茶陵一道好長街。兩畔栽柳不栽槐。夜後不聞更漏鼓。只聽鎚芒織草鞋。

《太平廣記》五五引《玉堂閒話》云：『江南有芒草，貧民採之織屨，緣地土卑濕，此草耐水，而貧民多着之。伊風子至茶陵縣門，大題云：……。』按此辭又見載於宋陶岳《五代史補》卷四，云：馬希廣爲天策府都尉，撫御尤非所長，庶兄武陵帥希萼引九洞蠻數路齊進長沙，縊希廣於郊外。先是城中街道尚種槐，至是內外一變皆種柳。又居民夜間好織草鞋，似搥芒之聲，聞於郊野。俄有童謡曰：『湖南城郭好長街，竟栽柳樹不栽槐。百姓奔竄無一事，只是搥芒織草鞋。』人無少長，皆誦之。未幾國亂，人始悟『長街』謂通內外之路，『不栽槐』謂兄弟不睦，『草鞋』喻百姓遠行奔竄。又《十國春秋》六九亦載此事，童謡作：『湖南有長街，栽柳不栽槐。百姓任奔竄，搥芒織草鞵。』

後蜀

劉保義　一首

生查子《尊前集》

深秋更漏長。滴盡銀臺燭。獨步出幽閨。月晃波澄綠。　菱荷風乍觸。一對鴛鴦宿。虛櫂玉釵驚。驚起還相續。

毛熙震 七首

浣溪沙 七首《花間集》九

春暮黃鶯下砌前。水精簾影露珠懸。綺霞低映晚晴天。　弱柳萬條垂翠帶。殘紅滿地碎香鈿。蕙風飄蕩散輕煙。

花榭香紅煙景迷。滿庭芳草綠萋萋。金鋪閑掩繡簾低。　紫燕一雙嬌語碎。翠屏十二晚峰齊。夢魂消散醉空閨。『榭』一作『樹』。

晚起紅房醉欲消。綠鬟雲散裊金翹。雪香花語不勝嬌。　好是向人柔弱處。玉纖時急繡裙腰。春心牽惹轉無聊。

一隻橫釵墜髻叢。靜眠珍簟起來慵。繡羅紅嫩抹酥胸。　羞斂細蛾魂暗斷。困迷無語思猶濃。小屏香靄碧山重。

雲薄羅裙綬帶長。滿身新裛瑞龍香。翠鈿斜映艷梅妝。　伴不覷人空婉約。笑和嬌語太猖狂。忍教牽恨暗形相。『裙』一作『裾』。

碧玉冠輕裊燕釵。捧心無語步香階。緩移弓底繡羅鞋。暗想歡娛何計好。豈堪期約有時乖。日高深院正忘懷。

半醉凝情卧繡茵。睡容無力卸羅裙。玉籠鸚鵡厭聽聞。慵整落釵金翡翠。象梳欹鬢月生雲。錦屏綃幌麝煙薰。【欹】一作【倚】，【月】一作【欲】。

歐陽彬　一首

生查子《尊前集》

竟日畫堂歡。入夜重開宴。翦燭蠟煙香。促席花光顫。待得月華來。滿院如鋪練。門外簇驊騮。直待更深散。【更深】一作【闌雞】。

閻選　三首

浣溪沙《花間集》九

寂寞流蘇冷繡茵。倚屏山枕惹香塵。小庭花露泣濃春。劉阮信非仙洞客。嫦娥終

是月中人。此生無路訪東鄰。

八拍蠻 二首 録同上 一題《雜詞》。

雲鎖嫩黄煙柳細。風吹紅蒂雪梅殘。光景不勝閨閣恨。行行坐坐黛眉攢。

愁鎖黛眉煙易慘。淚飄紅臉粉難勻。憔悴不知緣底事。遇人推道不宜春。

孟昶 一首

木蘭花 《全唐詩》八八九，同書八原題《避暑摩訶池上作》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攲枕釵横雲鬢亂。　起來瓊户啓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换。『滿』一作『暖』，第三句一作『簾開明月獨窺人』，『瓊』一作『庭』，『啓』一作『寂』。

歐陽炯 六首

浣溪沙 三首 《花閒集》五

落絮殘鶯半日天。玉柔花醉只思眠。惹窗映竹滿爐煙。　獨掩畫屏愁不語。斜倚瑶枕髻鬟偏。此時心在阿誰邊。【鶯】一作【紅】。

天碧羅衣拂地垂。美人初著更相宜。宛風如舞透香肌。　獨坐含嚬吹鳳竹。園中緩步折花枝。有情無力泥人時。

相見休言有淚珠。酒闌重得敍歡娛。鳳屏鴛枕宿金鋪。　蘭麝細香聞喘息。綺羅纖縷見肌膚。比時還恨薄情無。

木蘭花 《尊前集》 一題《春晚曲》

兒家夫壻心容易。身又不來書不寄。閒庭獨立鳥關關。爭忍拋奴深院裏。　悶向綠紗窗下睡。睡又不成愁已至。今年卻憶去年春。同在木蘭花下醉。

玉樓春 二首 録同上

日照玉樓花似錦。樓上醉和春色寢。緑楊風送小鶯聲。殘夢不成離玉枕。堪愛晚來韶景甚。寶柱秦箏方再品。青娥紅臉笑來迎。又向海棠花下飲。

春早玉樓煙雨夜。簾外櫻桃花半謝。錦屏香冷繡衾寒。怊悵憶君無計捨。侵曉鵲聲來砌下。鸞鏡殘妝紅粉罷。黛眉雙點不能描。留待玉郎歸日畫。【能】一作【成】。

南唐

孫舫 十首

楊柳枝 十首

《樂府詩集》八一《近代曲辭》載前四首及末首，《萬首唐人絶句》三七同。餘五首見《全五代詩》。

靈和風暖太昌春。舞線摇絲向昔人。何似曉來江雨後。一行如畫隔遥津。

彭澤初栽五樹時。只應閒看一枝枝。不知天意風流處。要與佳人學畫眉。【枝枝】一作

『枝垂』。

暖傍離亭静拂橋。入流穿檻緑摇摇。不知落日誰相送。魂斷千條與萬條。『暖』一作『晚』，『緑摇摇』一作『緑陰摇』。

春來緑樹偏天涯。未見垂楊未可誇。晴日萬株煙一陣。閒坊兼是莫愁家。

小眉初展緑條稠。露壓煙濛不自由。莫是折來偏屬意。依稀相似是風流。

九衢春霽濕雲凝。着地毵毵礙馬行。擬折無端抛又戀。亂穿來去羨黄鶯。

千樹陰陰蓋御溝。雪花金穗思悠悠。先朝事後應無也。惟是荒根逐碧流。

摇蕩和風恃賴春。蘸樓遮路逐年新。顛狂絮落還堪恨。分外欺凌寂寞人。

暖催春促吐芳芽。伴雨從風處處斜。莫道元功無定配。不然争得見桃花。

十首當年有舊詞。唱青歌翠幾無遺。未曾得向行人道。不謂離情莫折伊。

馮延巳 六首

浣溪沙 三首 《陽春集》

春到青門柳色黄。一梢紅杏出低牆。鶯窗人起未梳妝。繡帳已闌離別夢。玉爐空裊

寂寥香。閨中紅日奈何長。

醉憶春山獨倚樓。遠山迴合暮雲收。波間隱隱認歸舟。　早是出門長帶月。可堪分袂又經秋。晚風斜日不勝愁。一屬張泌作。『山』一作『衫』。

轉燭飄蓬一夢歸。欲尋陳跡悵人非。天教心願與身違。　待月池臺空逝水。蔭花樓閣漫斜暉。登臨不惜更沾衣。一屬李煜作。『蔭』一作『映』。

玉樓春 錄同上

雪雲乍變春雲簇。漸覺年華堪縱目。北枝梅蕊犯寒開。南浦波紋如酒綠。　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爲傷春眉黛蹙。

壽山曲《陽春集》補遺

銅壺滴漏初盡。高閣雞鳴半空。催啓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簾櫳。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舞蹈重拜。聖壽南山永同。『滴

漏』一作『漏滴』，『催啓』一作『吹起』，『三』一作『二』，『簾』一作『珠』，『鴛』一作『宫』，『鶯』一作『鶯』，『舞蹈』一作『蹈舞』。

舞春風

《陽春集》　一題調名爲《瑞鷓鴣》。

嚴妝纔罷怨春風。粉牆畫壁宋家東。蕙蘭有恨枝猶綠。桃李無言花自紅。燕燕巢時簾幕捲。鶯鶯啼處鳳樓空。少年薄倖知何處。每夜歸來春夢中。『嚴妝纔罷』一作『纔罷嚴妝』，『時』一作『兒』，『簾』一作『羅』，『鳳樓』一作『鳳臺』、一作『曲房』。

李璟　一首

浣溪沙

春恨　《草堂詩餘》前下　副題一作『春晴』。一屬宋蘇軾。

風壓輕雲貼水飛。乍晴池館燕争泥。沈郎多病不勝衣。　沙上未聞鴻雁信。竹間時聽鷓鴣啼。此情惟有落花知。『聽』一作『有』。

楊花飛 一首

水調 刺元宗荒宴 《南唐近事》

南朝天子好風流。□□□□□□□。□□□□□□□。□□□□□□□。

鄭文寶《南唐近事》云：「元宗……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嘗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辭》進酒。花飛惟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既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

按陸游《南唐書》所載同右，馬令《南唐書》二五則以此事屬王感化，云：「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

右辭似即用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山甫，咸通人，累擧不第，依魏博幕府爲從事，詩載《全唐詩》六四三。《上元懷古》共二首，前首云：「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是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堯行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有？雨苔煙草古城秋。」《水調》一疊四句，南唐樂工所唱《水調》中，應曾截用《上元懷古》前四句。

李煜　五首

浣溪沙《南唐二主詞》

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齅。別殿遥聞簫鼓奏。『點』一作『急』、一作『徹』，『惡』一作『渥』，『拈』一作『將』，『遥』一作『時』、一作『微』。

木蘭花　録同上　一題《玉樓春》，一題《春曉曲》，一題《惜春容》。

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徧徹。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切。歸時休照燭花紅。待放馬蹄清夜月。『笙』一作『鳳』，『簫』一作『歌』，『吹』一作『聲』，『間』一作『中』，『春』一作『風』，『味』一作『未』，『時』一作『來』，『照』一作『放』，『放』一作『踏』。

柳枝

録同上《西溪叢語》、《邵氏聞見録》、《墨莊漫録》、《客座贅語》云此辭爲『賜宮人慶奴』辭。

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芳魂感舊遊。多見長條似相識。强垂煙穗拂人頭。『芳』一作『消』，『見』一作『謝』，『穗』一作『態』。

失調名

二首《全唐詩》八，原題《輓辭》

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笥猶殘藥。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巾。

艷質同芳樹。浮危道略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在。飄零事已空。沉沉無問處。千載謝東風。

後主子仲宣四歲殤，母昭惠亦殂，故輓辭兼悼母子。詳文瑩《玉壺清話》十。

李中 一首

江南春 《全唐詩》七四八

千家事勝遊。景物可忘憂。水國樓臺晚。春郊煙雨收。鷓鴣啼竹樹。杜若媚汀洲。永巷歌聲遠。王孫會莫愁。

徐鉉 四十二首

拋毬樂 二首 《全唐詩》七五四

歌舞送飛毬。金觥碧玉籌。管弦桃李月。簾幕鳳凰樓。一笑千場醉。浮生任白頭。

灼灼傳花枝。紛紛度畫旗。不知紅燭下。照見彩毬飛。借勢因期尅。巫山暮雨歸。

柳枝詞 十二首 《全唐詩》七五二

把酒憑君唱《柳枝》。也從絲管遞相隨。逢春只合朝朝醉。記取秋風落葉時。

南園日暮起春風。吹散楊花雪滿空。不惜楊花飛也得。愁君老盡臉邊紅。

陌上朱門柳映花。簾鈎半捲綠陰斜。憑郎暫駐青驄馬。此是錢塘小小家。

夾岸朱欄柳映樓。綠波平幔帶花流。歌聲不出長條密。忽地風迴見綵舟。

老大逢春總恨春。綠楊陰裏最愁人。舊遊一別無因見。嫩葉如眉處處新。

濛濛堤畔柳含煙。疑是陽和二月天。醉裏不知時節改。漫隨兒女打鞦韆。

水閣春來乍減寒。曉妝初罷倚欄干。長條亂拂春波動。不許佳人照影看。

柳岸煙昏醉裏歸。不知深處有芳菲。重來已見花飄盡。唯有黃鶯囀樹飛。

此去仙源不是遙。垂楊深處有朱橋。共君同過朱橋去。索映垂楊聽洞簫。【索】一作【密】。

暫別揚州十度春。不知光景屬何人。一帆歸客千條柳。腸斷東風揚子津。

仙樂春來按舞腰。清聲偏似傍嬌嬈。應緣鶯舌多情賴。長向雙成說翠條。

鳳笙臨檻不能吹。舞袖當筵亦自疑。唯有美人多意緒。解依芳態畫雙眉。

柳枝詞 座中應制 十首 《全唐詩》七五六

金馬辭臣賦小詩。梨園弟子唱新詞。君恩還似東風意。先入靈和蜀柳枝。

百草千花共待春。綠楊顏色最驚人。天邊雨露年年在。上苑芳華歲歲新。

長愛龍池二月時。毶毶金線弄春姿。假饒葉落枝空後。更有梨園笛裏吹。

綠水成文柳帶搖。東風初到不鳴條。龍舟欲過偏留戀。萬縷輕絲拂御橋。

百尺長條婉麴塵。詩題不盡畫難眞。憑君折向人間種。還似君恩處處春。

風暖雲開晚照明。翠條深映鳳凰城。人間欲識靈和態。聽取新詞玉管聲。

醉折垂楊唱《柳枝》。金城三月走金羈。年年爲愛新條好。不覺蒼華也似絲。

新春花柳競芳姿。偏愛垂楊拂地枝。天子偏教詞客賦。宮中要唱洞簫詞。

凝碧池頭蘸翠漣。鳳凰樓畔簇晴煙。新詞欲詠知難詠。說與雙成入管絃。

侍從甘泉與未央。移舟偏要近垂楊。櫻桃未綻梅花老。折得柔條百尺長。

步虛詞 五首 《全唐詩》七五五

氣爲還元正。心由抱一靈。凝神歸罔象。飛步入青冥。整服乘三素。旋綱躡九星。瓊章開後學。稽首奉真經。

天帝黃金闕。真人紫錦書。霓裳紛蔽景。羽服迴凌虛。白鶴能爲使。斑麟解駕車。靈符終願借。轉共世情疎。

聖主過幽谷。虛皇在蕊宮。五千宗物母。七字秘神童。世上金壺遠。人間玉籥空。唯餘養身法。修此與天通。

何處求玄解。人間有洞天。勤行皆是道。謫下尚爲仙。蔽景乘朱鳳。排虛駕紫煙。不嫌園吏傲。願在玉宸前。

三素霏霏遠。盟威凜凜寒。火鈴空滅没。星斗曉闌干。佩響流虛殿。爐煙在醮壇。蕭寥不可極。驂駕上雲端。

失調名 五首 《全唐詩》七五四，原題《離歌辭》

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狂風幸無意。那忍折教殘。
朝日城南路。旌旗照緑蕪。使君何處去。桑下覓羅敷。
事與年俱往。情將份共深。莫驚容鬢改。只是舊時心。
暫別勞相送。佳期願莫違。朱顏不須老。留取待郎歸。
拂匣收珠佩。回燈拭薄妝。莫嫌春夜短。匹似楚襄王。

失調名 三首 《全唐詩》七五六，原題《納后夕侍宴又三絕》

時平物茂歲功成。重翟排雲到玉京。四海未知春色至。今宵先入九重城。
銀燭金爐禁漏移。月輪初照萬年枝。造舟已似文王事。卜世應同八百期。
漢主承乾帝道光。天家花燭宴昭陽。六衣盛禮如金屋。彩筆分題似柏梁。

《納后夕侍宴》末句云：『華封傾祝意，觴酒與聲詩。』此下接右三絕。

失調名 五首 《全唐詩》七五五，原題《文獻太子輓歌》

國有承祧重。人知秉哲尊。清風來望苑。遺烈在東藩。此日昇緱嶺。何因到寢門。天高不可問。煙靄共昏昏。

夏啓吾君子。周儲上帝賓。音容一飄忽。功業自紛綸。露泣承華月。風驚麗正塵。空餘商嶺客。行淚下宜春。『淚』一作『哭』。

出處成交讓。經綸有大功。淚碑瓜步北。棠樹蒜山東。百揆方時敍。重離遂不融。故臣偏感咽。曾是歎三窮。

甲觀光陰促。園陵天地長。簫笳咽無韻。賓御哭相將。盛烈傳彝鼎。遺文被樂章。君臣知己分。零淚亂無行。

綵仗清晨出。非同齒胄時。愁煙鎖平甸。朔吹繞寒枝。楚客來何補。緱山去莫追。迴瞻飛蓋處。掩袂不勝悲。

成彥雄十首

楊柳枝　十首　《尊前集》《全唐詩》七五九題《柳枝辭》。

欲趁寒梅趁得麼。雪中偷眼望陽和。陽和若不先留意。這個柔條争奈何。

輕籠小徑近誰家。玉馬追風翠影斜。愛把長條惱公子。惹他頭上海棠花。

鵝黄翦出小花鈿。綴上芳枝色轉鮮。飲散無人收拾得。月明階下伴鞦韆。

東君愛惜與先春。草澤無人處也新。委囑露華並細雨。莫教遲日惹風塵。

勾踐初迎西子年。琉璃爲帚掃溪煙。至今不改當時色。留與王孫繫酒船。一本屬司空圖。

緑楊移傍小亭栽。便擁濃煙撥不開。誰把金刀爲刪掠。放教明月入窗來。

遠接山河高接雲。雨餘洗出半天春。牡丹不用相輕薄。自有清陰覆得人。『山』一作『關』，『春』一作『津』。

掩映鶯花媚有餘。風流才調比應無。朝朝奉御龍池上。不羨青松拜大夫。『龍』一作『臨』。

王孫宴罷曲江池。折得春光伴醉歸。怪得美人争鬥乞。要他穠翠染羅衣。『得』一作

『取』，『要』一作『看』。

殘照林梢嫋數枝。能招醉客上金隄。馬驕如練纓如火。瑟瑟陰中步步嘶。

失名 二首

失調名 刺元宗苛稅 《見聞録》

□□□□□□□。□□□□□□□。惟願普天多瑞慶。柳條結絮鵝雙生。

曾慥《類說》一九引胡納《見聞録》云：『李先主以國用不足，(稅)民間鵝卵出雙子者、柳花爲絮者。伶戲辭曰：「惟願普天多瑞慶，柳條結絮鵝雙生。」』原辭應四句。

失調名 李後主時童謡 《全唐詩》八七八

索得娘來忘卻家。後園桃李不生花。豬兒狗兒都死盡。養得貓兒患赤瘕。

《全唐詩》引《南唐近事》逸文云：李後主時童謡如此。『娘』謂後主再娶周后，『豬狗死』謂祚盡戌亥年，『赤瘕』，目病；貓有目病，則不能捕鼠，謂不見丙子之年也。

時地待考　一百七十五首

滕　潛　二首

鳳歸雲　二首　《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

金井欄邊見羽儀。梧桐樹上宿寒枝。五陵公子憐文綵。畫與佳人刺繡衣。

飲啄蓬山最上頭。和煙飛下禁城秋。曾將弄玉歸雲去。金翻斜開十二樓。

後朝光　一作『冷朝光』，一作『侯朝光』。　一首

江南春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　《萬首唐人絶句》一二原題《越溪怨》。

越王宮裏如花人。越水溪頭採白蘋。白蘋未盡人先盡。誰見江南春復春。『人先盡』一作『秋風起』。

樊寔 一首

步虛詞 《千載佳句》下

□□□□□□□。□□□□□□□。仍憐一夜春風急。開盡瑤池萬樹花。

李侍御 二首

楊柳枝 録同上

□□□□□□□。□□□□□□□。盡日不歸花路晚。緑楊樓下醉如泥。

浪淘沙 録同上

□□□□□□□。□□□□□□□。月上西陵千里闊。漁舟夜火隔沙明。

戚逍遥　一首

失調名《續神仙傳》

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真。千載卻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載〗一作〖歲〗。

《續神仙傳》謂冀州女戚逍遥好道，絶食静養，自歌云云。後飛昇。

許岷　二首

木蘭花　二首《尊前集》

小庭日晚花零落。倚户無聊妝臉薄。寶筝金鴨任生塵。繡畫工夫全放卻。　有時覷著同心結。萬恨千愁無處説。當初不合儘饒伊。贏得如今長恨別。

江南日暖芭蕉展。美人折得親裁翦。書成小柬寄情人。臨行更把輕輕撚。　其中撚破相思字。卻恐郎疑蹤不似。若還猜妾倩人書。誤了平生多少事。

失名 一百六十六首

水調 四首 《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原爲十一首一組之大曲辭

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明星高復低。孤山幾處看烽火。壯士連營候鼓鞞。『壯』一作『戰』。

右爲大曲《水調》『歌第一』。『歌第二』、『歌第四』、『歌第五』、『入破第一』四首，《萬首唐人絶句》屬蓋嘉運『編入樂府詞』，見盛唐失名。『歌第三』爲韓翃辭。『入破第五』爲杜甫辭，原題《贈花卿》。

昨夜遥歡出建章。今朝綴賞度昭陽。傳聲莫閉黄金屋。爲報先開白玉堂。

右爲大曲《水調》『入破第三』。『入破第四』見盛唐失名，一屬蓋嘉運所進『樂府詞』。

千年一遇聖明朝。願對君王舞細腰。乍可當熊任生死。誰能伴鳳上雲霄。『上』一作『入』。

右爲大曲《水調》『入破第五』。

閨燭無人影。羅屛有夢魂。近來音耗絶。終日望君門。

右爲大曲《水調》『入破第六徹』。《唐語林》六録爲《簇拍相府蓮》辭，置於王維『莫以今日寵』一首之

下。《樂府詩集》八〇誤將二首合爲一首，題《簇拍相府蓮》。

涼州

二首　録同上，原爲五首一組之大曲辭

漢家宮裏柳如絲。上苑桃花連碧池。聖壽已傳千歲酒。天文更賞百僚詩。

右爲《涼州》大曲『歌第一』。『歌第二』爲郭知運辭。『歌第三』爲高適辭，乃截用《哭單父梁九少府》前四句。

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餵來肥。

右爲《涼州》大曲『排徧第一』。『排徧第二』見盛唐失名內，一屬蓋嘉運所進『樂府詞』。

大和

五首　録同上　原爲五首一組之大曲辭。

國門卿相舊山莊。聖主移來宴緑芳。簾外輾爲車馬路。花間踏出舞人場。

右爲『第一』

國鳥尚含天樂囀。寒風猶帶御衣香。爲報碧潭明月夜。會須留賞待君王。

右爲『第二』。

庭前鵲繞相思樹。井上鶯歌争刺桐。含情少婦悲春草。多是良人學轉蓬。

右爲『第三』。此首一屬晚唐李章作，見《古今圖書集成·閨媛典》。

塞北江南共一家。何須淚落怨黄沙。春酒半酣千日醉。庭前還有落梅花。『庭』一作『邊』，『前』一作『庭』。

右爲『第四』。

我皇膺運太平年。四海朝宗會百川。自古幾多明聖主。不如今帝勝堯天。

右爲『第五徹』。

伊州 六首 録同上，原爲十首一組之大曲辭

彤闈曉闢萬鞍迴。玉輅春遊薄晚開。渭北清光摇草樹。州南嘉景入樓臺。

右爲『歌第一』。『歌第二』乃王維辭。『歌第三』爲沈佺期辭。『歌第四』爲韓翃辭。

桂殿江烏對。彫屏海燕重。只應多釀酒。醉罷樂高鐘。

右爲『歌第五』。

千門今夜曉初晴。萬里天河徹帝京。璨璨繁星駕秋色。稜稜霜氣韻鐘聲。

右爲『入破第一』。

長安二月柳依依。西出流沙路漸微。閼氏山上春光少。相府庭邊驛使稀。

右爲『入破第二』。

三秋大漠冷溪山。八月嚴霜變草顏。卷旆風行宵渡磧。銜枚電掃曉應還。

右爲『入破第三』。

行樂三陽早。芳菲二月春。閨中紅粉態。陌上看花人。

右爲『入破第四』。『入破第五』爲薛逢辭。

陸州　三首　録同上，原爲七首一組之大曲辭

共得煙霞逕。東歸山水遊。蕭蕭望林夜。寂寂坐中秋。

右爲『歌第二』。『歌第一』爲王維辭，乃截用《終南山》詩之後半。『歌第三』亦爲王維辭，原題《扶南曲》，又見《樂府詩集》九〇。『排徧第一』爲薛逢辭，一屬韓琮作。

明月照秋葉。西風響夜砧。强言徒自亂。往事不堪尋。

右爲『排徧第二』。『排徧第三』見盛唐失名內，一屬蓋嘉運所進『樂府詞』。

曙月當窗滿。征人出塞遊。畫樓終日閉。清管爲誰調。『遊』一說當作『遥』。『清』一作『絲』。

右爲『排徧第四』。

祓禊曲《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

昨見春條綠。那知秋葉黃。蟬聲猶未斷。寒雁已成行。『寒』一作『塞』。

戰勝樂 録同上

百戰得功名。天兵意氣生。三邊永不戰。此是我皇英。

水鼓子 録同上

雕弓白羽獵初回。薄夜牛羊復下來。夢水河邊秋草合。黑山峰外陣雲開。明唐汝詢箋釋《唐詩選》載作『《水鼓子》第一曲』，屬盛唐張子容，視作大曲。『秋草』作『青草』。

醉公子 録同上

昨日春園飲。今朝倒接䍦。誰人扶上馬。不省下樓時。

相府蓮 録同上《唐語林》六屬《簇拍相府蓮》。

夜聞鄰婦泣。切切有餘哀。即問緣何事。征人戰未回。『未』一作『骨』。

王昭君《樂府詩集》二九《相和歌辭》

猗蘭恩寵歇。昭陽幸御稀。朝辭漢闕去。夕見胡塵飛。寄信秦樓下。因書秋雁歸。

醉公子《懷古録》上

門外猧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下芳階。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

則從他醉。猶勝獨眠時。『芳』一作『香』，『猶』一作『還』，『眠』一作『睡』。

柳花苑《大日本史》三四八《樂志》參《唐聲詩》上五一三頁。

後苑桃花正芳菲。芳菲正是妾愁時。昨來新別昭陽殿。更没心情形畫眉。『没』原作『勿』·『形』待校。

採桑老 録同上 參《唐聲詩》下二二六頁。

三十情方盛。四十氣力微。五十至衰老。六十行步宜。七十縣杖立。八十坐巍巍。九十得重病。百歲死無疑。『宜』應作『遲』，『縣』字待校。

輪臺 録同上

燕子山裏食散。《莫賀鹽》聲平回。共酌葡萄美酒。相抱聚蹈輪臺。

甘州樂　日本《古事類苑》

燕路霸山遠。胡關易水寒。茫茫風藻動。澮澮夕陽閒。殘月蘆江白。老花菊岸丹。竹驚暖露冷。桑落寒飆闌。

泛龍舟　録同上

稽首無上諸善逝。妙法不乘無二曲。開樂悟入佛知見。三乘三望法善上。供養香花及音聲。以此微妙殊勝舟。乘大牛車出三界。不入化城到寶前。願共衆生速成佛。

楊柳枝　《唐詞記》一　一屬陳子昂。

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西風起。惆悵龍舟去不回。

涼州歌

《歷代詩餘》一二一引《樂府衍義》《萬首唐人絕句》三八題《雜詩》，爲十五首之五。

一去遼陽繫夢魂。忽傳征騎到中門。紗窗不肯施紅粉。圖遣蕭郎問淚痕。

小秦王

《百琲明珠》

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頭道韞家。燕子不來春寂寂。小窗和雨夢梨花。

失調名

婺州山中人歌　《葆光録》一

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煙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

《葆光録》謂婺州山中有人，古貌，巾褐，騎牛，執鞭，扣角而歌。

失調名

《雲仙雜記》二

春光且莫去。留與醉人看。

《雲仙雜記》引《曲江春宴錄》，謂曲江貴家遊賞，翦百花，裝成獅子，綴小環，以蜀錦流蘇牽之，相送遺，並唱云云。

失調名　神女叩柱歌　《通幽記》

月露飄飄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仙郎獨邀青童君。結情羅帳連心花。起處一作「白露飄飄」。

《太平廣記》六五引陳劭《通幽記》，謂天水趙旭學道，天上青童、神女並降。神女叩柱歌，甚長，僅記兩韻。

失調名　陳蔡間女鬼歌　二首　《志怪錄》

宿昔相思苦。今宵良會稀。欲持留客被。一願拂君衣。

星漢縱復斜。風霜悽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

《太平廣記》三二六引，謂長孫紹祖行陳蔡間，遇彈箜篌少女歌，復歌，遂共處。既別，但見小墳而已。

失調名 送酒歌 四首 《全唐詩》八六二

深羡青城好洞天。白龍一覺已千年。鋪雲枕石長松下。朝退看書盡日眠。紫微孫處士送青城丈人酒歌。

將知骨分到仙鄉。酒飲金華玉液漿。莫道人間只如此。回頭已是一年强。紫微孫處士送王懿昌酒歌。

峨嵋仙府静沈沈。玉液金華莫厭斟。凡客欲知真一洞。劍門西北五雲深。青城丈人送太乙真君酒歌。

此中何必羡青城。玉樹雲棲不記名。悶即乘龍遊紫府。北辰南斗逐君行。太乙真君送紫微孫處士酒歌。

失調名 曲龍山仙玩月歌 四首 録同上

曲龍橋頂玩瀛洲。凡骨空陪汗漫遊。不假丹梯躡霄漢。水晶盤冷桂花秋。棲巖歌。

月砌瑶階泉滴乳。玉簫催鳳和煙舞。青城丈人何處遊。玄鶴唳天雲一縷。青城丈人詞。

東皇命玉女歌之，送太乙元君酒。

造化天橋碧海東。玉輪還過輾晴虹。霓襟似拂瀛洲頂。顥氣潛消橐籥中。東皇君歌。

危橋橫石架雲端。跨鹿登臨景像寬。顥魄洗煙澄碧落。桂花低拂玉簪寒。太乙元君歌。

《全唐詩》注謂棲巖經劍閣，墜深岩，乃太乙元君之居。因隨往曲龍山玩月，各爲歌。

失調名 蜀道人歌 錄同上

尾閭不禁滄溟竭。九轉神丹都謾説。惟有班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關下穴。

《全唐詩》注謂蜀酒閣中，有道人歌此。指「班龍珠」爲鹿角，可配藥，傳其方。化鶴飛去。

失調名 巖下女子歌 《全唐詩》八六七

洞府深沉春日長。山花無主自芬芳。凭闌寂寂看明月。欲種桃花待阮郎。

《全唐詩》注云：有一少年於巖下逢女子，留與同居十日，於席上作歌贈少年云。

失調名　新林驛女送酒歌　録同上

飛燕身輕未是輕。枉將弱質在巖扃。今來不得同鴛枕。相伴神魂入杳冥。

據《全唐詩》題及注：歐陽訓於新林驛遇女，乃飛蟲所化。女先吟四句，繼擊盤，歌以送酒。

失調名《全唐詩》八七四，原題《輓歌》

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

失調名　高苑劉令歌　録同上

高苑之樹枯已榮。淄川之水渾已澄。鄒邑之民仆已行。

劉敬和先爲鄒、淄二縣令，後在高苑。歲饑，發倉施賑，民得全活，歌云。

鵲踏枝《敦煌零拾》

叵奈靈鵲多瞞語。送喜何曾有憑據。幾度飛來活捉取。鎖上金籠休共語。　比擬好心來送喜。誰知鎖我在金籠裏。願他征夫早歸來。騰身卻放我向青雲裏。

生查子 敦煌寫本伯三八二一

三尺龍泉劍。篋裏無人見。一張落雁弓。百隻金花箭。　爲國竭忠貞。苦處曾征戰。先望立功勳。後見君王面。

失調名 歌樂還鄉 敦煌寫本斯〇二八九

匈奴擾亂四方。丈夫按劍而王。鐵衣年年不脱。龍馬歲歲長韁。腰間寶劍長拔。手裏遮月恒張。一去掃除蕩陣。爲須歌樂還鄉。爲須歌樂還鄉。

失調名 敦煌寫本斯五八五二，原題《六問枕不平》

六問枕不平。看似□□□。君從後園去。後園□□□。金釵薄落地。自作一股折。羅帶自嫌長。自作同心結。□□枕不平。藍郎圓轉歇。君作□□心。莫聽閒人說。

右辭載在一殘卷上，上下均闕。『金釵』起應是一首，屬『七問』，前四句爲『六問』之後半。問答辭在唐代稱『款頭』，乃爲表演藝術所用。右辭應是表演唱辭，惜佚失至少六段。

失調名 禪唱 二首 敦煌寫本伯三一五六

般若波羅自不多。談空說道戀娑婆。欲陳其事無人聽。眼對長空口唱歌。

能觀自在是禪那。風不垂前水不波。有情欲撥三塗苦。無意將身入乃阿。

水鼓子 宮辭 三十九首 敦煌寫本斯六一七一

□□□□□□□。□□□□看新圖。教坊因進翻來曲。□□□□□□無。

降誕宮中呼萬歲。此時長慶退雲飛。銀臺門外多車馬。盡是公卿進御衣。

朝廷賞罰不逡巡。宣事書家出各頻。當日進黃聞數紙。即憑酬答有功人。

中書奉勅當時行。盡集朝官入大明。遠國戎夷修下禮。聖朝天子得蕃情。

「大明」爲唐都長安之宮名。王涯《宮辭》：「曈曈日出大明宮，天樂遙聞在碧空。」

內宴功臣有舊儀。會寧陳設是恩私。伶人奏語龍墀上。如說三皇五帝時。

君王閒靜欲聽歌。西面銀臺課事多。恩澤不曾遺草木。朝來三度進熏和。「熏」原作「喜」。

孔雀知恩無意飛。開籠任性在宮幃。裁人亦見輕羅錦。欲取金毛繡舞衣。「舞」原作「武」。

寒更絲竹轉泠泠。月過猶殘色在庭。坐上司天封狀入。南方初見老人星。

掖庭能織御衣人。福尺襟襴盡可身。門染□□顏色好。水波紋裏隱龍鱗。

秋月君王多獵去。飛龍□□□歸。承恩好馬香湯洗。猶恐輕塵污御衣。

中使先□□□□。春明樓下馬蹄聲。宮人各各懸弓箭。欲向君前鬥□□。「樓下」原作「樓上」。

《唐六典》：「京城東面三門，中曰『春明』。」

春天日色正光輝。欲得新鷹近眼飛。珠殿少風塵□□。□□□上繡簾衣。

新候恩光日日臨。宮中咒願意皆深。嬪妃□□□□□。綴著春人當背心。原本「嬪」寫

【頻】。

上方外按收狐兔。教獵宮中貴在□。□□□君王府院。近聞中尉進花鷹。

春時□□宴文王。弄戲千般賞□□。移卻御樓東畔屋。少陽宮裏鬥鷄場。

花開欲幸教坊時。桃□□令隔宿知。聞出内家新舞女。翰林別進《柘枝》詞。

新殿中庭索柱□。府家躬進少書□。葉開花展回頭望。金作闌干玉砌階。【書】下原作

【悞】。

美人背看内園中。猶自風流着褪紅。爲賭金錢争百草。急行遺卻玉璁璁。

生衣勿進緊紋紗。當背□連一朵花。宣下當時休遺織。近來宮裏斷奢華。

日晚中人走馬來。宮門處處遣教開。傳聲亦過排軍使。祇候君王打獵回。

新進橋几是黄檀。聞道朝來退玉鞍。不信近人能巧取。天生曲處似龍盤。

春天暖日會妃嬪。各各梳頭出樣新。鵲語下階争跪拜。願令恩澤勝傍人。

中國常依禮樂經。遠蕃無不進王庭。崑崙信物犀腰帶。盡是通天鳥獸形。

美女承恩賜好梅。銀絲籠子不教開。宮棋贏得人將去。卻進君王道賭來。

牡丹昨日吐深紅。移向新城殿院中。欲得且留顏色好。每窠皆着碧紗籠。【新城】原寫

【城新】。

欲得藏鈎語少多。嬪妃宮女任相和。每朋一百人爲定。遣賭三千疋綵羅。

兩朋高語任爭籌。夜半君王與打鈎。恐欲天明催促漏。贏朋先起舞纏頭。

批答封章不再尋。少年宣使稱君心。近來暗讀羲之帖。學得行書勝翰林。

內家人供奉萬般齊。無故宮門慢檢題。尚食爲盤三百面。引行先託一株犀。

隨他女伴賞春時。走下階來獨自遲。行把短紅毛拂子。弄鶯抛在百花枝。

夜飲宮人總醉醒。起來逢下在中庭。金爐排火珠簾外。每處瓏瓏鳥獸形。

盡喜秋時凈潔天。愛行尋偏繞宮泉。才人願得荷花弄。魚藻池頭爭上船。

百司供擬甚紛紜。丹鳳重修了奏聞。明日禁兵階立仗。金鵝襖子賜將軍。

寒光憔悴暖光繁。推曆今朝是歲元。宮裏玉釵長一尺。人人頭上戴春幡。

先換音聲看打毬。獨教一部在春樓。不排次第排恩澤。把板宮人立上頭。

寒食兩朋方內宴。朝來排□爲清明。飛龍更取□州馬。催促毬場下踏城。『方』原寫『防』。

不出閨闈三四年。捲簾唯見四時天。如今歌舞渾新法。爭得君王喚眼前。

君王欲幸九成宮。便着羅衣換水紅。聞道五坊新逐鶻。莫教鸚鵡出金籠。

琵琶輪撥紫檀槽。絃管初張鼓調高。理曲徧來雙腋弱。教人把箸餵櫻桃。『鼓調』原寫

「調鼓」。張籍《宮辭》云：「黃金桿撥紫檀槽，弦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右辭出此。

回波樂 十七首 蘇聯藏敦煌寫本 原題王梵志作。

回波爾時六賊。不如持心斷惑。縱使誦經千卷。眼裏見經不識。
不解佛法大意。徒勞排文數黑。頭陀蘭若精進。希望後世功德。
持心即是大患。聖道何由可尅。若語生死如夢。一切求心皆息。
法性大海如如。風吹波浪溝渠。我今不生不滅。於中不覺愚夫。
憎惡若爲是惡。無如流浪三塗。迷人失路但坐。不見六道清虛。
心本無雙無隻。深難到感搰洪。無來無去不住。獨如法性虛空。
復能出生諸法。不遲不疾從容。幸顛諸人思忖。自然法性通同。
但令但貪但呼。波若法水不枯。醉時安眠大道。誰能向我停居。
八苦變成甘露。解脫更欲何須。萬法歸依一祖。安然獨坐四衢。
凡夫有喜有慮。少樂終日懷愁。一朝不報明冥。常作千歲遮頭。

財□□緣不足。晝夜棲㨭規求。如水流向東海。不知何時可休。

此下插用五言、雜言若干句，不錄。

不語諦觀如來。逍遥獨脱塵埃。合眼任心樹下。跏趺端坐花臺。
不懼前後二際。豈看水火三災。只遣榮樂静坐。莫戀妻子錢財。
稱體適衣三事。葬身錫杖一枚。常持智慧刀劍。逢君眼目即開。
法性本來常存。茫茫無有邊畔。安身取捨之中。被他二境迴換。
歛念定想坐禪。攝意安心覺觀。木人挾開修道。何時可到彼岸。
忽悟諸法體空。欲似熱病得汗。無智人前莫説。打破君頭萬段。

五更轉

閨思　七首　敦煌寫本伯二六四七，殘存七首。

一更初夜坐調琴。欲奏相思傷妾心。每恨狂夫薄行跡。一過拋人年月深。
君自去來經幾春。不傳書信絶知聞。願妾變作天邊雁。萬里悲鳴尋訪君。
二更孤帳理秦箏。若個絃中無怨聲。忽憶狂夫鎮沙漠。遣妾煩怨雙淚盈。
當本只言今載歸。誰知一别音信稀。賤妾猶自姮娥月。一片貞心獨守空閨。

三更寂寞取箜篌。歎狂夫□□□□□。□□□□□□□。□□□□□□□。
爾爲君王効忠節。都緣名利覓封侯。願君早登丞相位。妾亦能孤守百秋。
四更叢竹弄宮商。痛恨賢夫在漁陽。池中比目魚遊戲。海鷗雙□□□□。下闕。

五更轉

十首　敦煌寫本斯五九九六、三〇一七，伯三四〇九，原題《禪師各轉》。

一更靜坐觀刹那。生滅妄想徧娑婆。客塵煩惱積成劫。成劫除劫轉更多。
二更靜坐息心神。喻若日月去浮雲。未識心時除妄想。只此妄想本來真。
真妄原來同一體。一物兩名難合會。合會不二大丈夫。歷劫相隨今始解。
三更靜坐入禪林。息妄歸真達本心。本心清净無個物。只爲無物悉包融。
包融一切含萬境。色空不異何相得。故知萬法一心如。卻將法財施一切。
四更念定悟總持。無明海底取蓮藕絲。取絲出水花即死。未取絲時花即萎。
二疑中間難啓會。勸君學道莫懈怠。念念精進須向前。菩提煩惱難了解。
了解煩惱是癡人。心心數法不識真。一物不念始合道。說即得道是愚人。
五更隱在五蔭山。叢林陡暗侵半天。無想道師結跏坐。入定虛凝證涅槃。涅槃生死皆

是幻。無有此岸非彼岸。

三世共作一刹那。影見世間出三界。若人達此理真如。行住坐卧皆三昧。

敦煌寫本伯三四〇九本辭序云：「説偈已訖，即至夜，並贈《五更轉》，禪師各作一更。」

孝順樂　十二首　敦煌寫本伯二八四三

人生一世大堪傷。浮生如似電中光。道場今日苦相勸。是須孝順阿耶娘。孝順樂。孝順樂。孝順阿耶娘。孝順樂。

起初第一是懷胎。阿娘日夜數般災。日夜只憂分離去。思量爭不淚漼漼。孝順樂。孝順樂。孝順阿耶娘。孝順樂。

第二臨産更艱辛。須臾前看喪其生。好惡只看一晌子。思量爭不鼻頭辛。孝順樂。孝順樂。孝順阿耶娘。孝順樂。

第三生子得身安。多般苦痛在身邊。眼見孩兒生草上。阿娘歡喜□百般。孝順樂。孝順樂。孝順阿耶娘。孝順樂。

第四咽苦更難言。般般育養轉加難。好物阿娘不喫□。調和香餌與兒餐。孝順樂。孝順樂。孝順阿耶娘。孝順樂。

就中第五更難陳。阿娘日夜受□勤。勝處安排與兒卧。心中猶怕練兒身。孝順樂。孝順樂。孝順阿耶娘。孝順樂。

洗濯第六遇天寒。腥膿不净阿娘看。十指凍來疑欲落。阿娘日夜轉焦乾。孝順樂。孝順樂。孝順阿耶娘。孝順樂。

須臾第七又悽惶。三年乳哺痛悲傷。吐熱免寒擡舉大。争令辜負阿耶娘。孝順樂。孝順樂。孝順阿耶娘。孝順樂。

苦哉第八長成人。殺害命禍□姻親。兒大長成娶新婦。女還長大送他門。孝順樂。孝順樂。孝順阿耶娘。孝順樂。

遠行第九徹心酸。兒行千里母心牽。只見母心隨兒去。不見兒身在母前。孝順樂。孝順樂。孝順阿耶娘。孝順樂。

第十男女不思量。高言忤逆阿耶娘。約束將來盡不肯。曾参日夜淚千行。孝順樂。孝順樂。孝順阿耶娘。孝順樂。

並勸面前諸弟子。是須孝順阿耶娘。願得今生行孝道。□□□□□□□。孝順樂。孝順樂。孝順阿耶娘。孝順樂。

失調名

化生童子讚　十首　敦煌曲，原載《佛説阿彌陀經講經文》，見《敦煌變文集》五。盛唐教坊有《化生子》曲，《敦煌歌辭總編》據此擬題《化生子》。

化生童子佛宫生。便得真珠網裏行。耳邊惟聞念三寶。時時更聽樹相撐。
化生童子上金橋。五色雲擎寶座遥。合掌惟稱無量壽。八十億劫罪根消。
化生童子拂金牀。天雨天花動地香。更有諸方共獻果。委花榰被鳥銜將。
化生童子食天厨。百味馨香各自殊。無限天人持寶器。瑠璃鉢飯似真珠。
化生童子見飛仙。花落空中左右旋。微妙歌音雲外聽。盡言極樂勝諸天。
化生童子問春冬。自到西方未見分。極樂國中無晝夜。花開花合辨朝昏。
化生童子道心强。衣裓盛花供十方。恰到齋時還本國。聽經唸佛亦無妨。
化生童子舞金鈿。鼓瑟《簫韶》半在天。舍利鳥吟常樂韻。迦陵齊唱離攀緣。
化生童子本無情。盡向蓮花朵裏生。七寶池中洗塵垢。自然清凈是修行。
化生童子自相誇。爲得如來許出家。短髮天然宜剃度。空披荷葉作袈裟。

失調名

十二首（《大正新修大藏經》四七，原題《相觀讚》）

優曇花。希現。大衆用心聽。彩憐。沉淪五欲境。託陰入幽胎。巧風吹氣滿。希現。形假出身來。彩憐。

優曇花。希現。大衆用心聽。彩憐。能令眷屬喜。車康弄嬰孩。初教掌中立。希現。慈母逐身回。彩憐。

優曇花。希現。大衆用心聽。彩憐。竹馬緣林巷。聚落摧堆沙。雙眉分柳葉。希現。兩頰似桃花。彩憐。

優曇花。希現。大衆用心聽。彩憐。年至經三五。專事好榮華。攜琴徹夜飲。希現。玩月望朝霞。彩憐。

優曇花。希現。大衆用心聽。彩憐。盛色心驍踴。傲慢造英雄。逍遥龍馬上。希現。徘徊琴酒中。彩憐。

優曇花。希現。大衆用心聽。彩憐。對坐看明月。獨坐度清風。手把相如釵。希現。不畏死生弓。彩憐。

優曇花。希現。大衆用心聽。彩憐。拔劍平四海。橫戈敵萬夫。一朝牀枕上。希現。起坐要人扶。彩憐。

優曇花。希現。大衆用心聽。彩憐。咄嗟長嘆息。誰知老所侵。八十將衰邁。希現。萬事不堪任。彩憐。

優曇花。希現。大衆用心聽。彩憐。曾經霜露積。慮被風雨侵。欲作西方業。希現。無過少壯心。彩憐。

優曇花。希現。大衆用心聽。彩憐。世間住日少。卧土積年多。髑髏離骨散。希現。肉斷筋還拖。彩憐。

優曇花。希現。大衆用心聽。彩憐。支節皆顛倒。翻成尖奮渦。計我凡夫骨。希現。堪成毗富羅。彩憐。

優曇花。希現。大衆用心聽。彩憐。縱含勤遂善。終是識昏沉。紅顏一罷艷。希現。白頭寧久吟。彩憐。

【附録二】

佚人佚辭紀要

△《隋書》一五《音樂志》：『先是，高祖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史省盧思道等，列清廟歌辭十二曲。令齊樂人曹妙達於太樂教習，以代周歌。其初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獻奠登歌六言，象《傾杯曲》；送神禮畢五言，象《行天曲》。』《元基》、《傾杯》、《行天》三曲，乃俗樂曲。許敬宗《上恩光曲歌詞啓》有云：『近代有《三臺》、《傾杯樂》等艷曲之例，始用六言。』三曲均無隋代傳辭，已佚。《元基》應爲七言辭，《傾杯》應爲六言辭，《行天》應爲五言辭。1

△同上曰：『大業元年，煬帝又詔修高廟樂。……又詔博訪知鍾律歌管者，皆追之。時有曹士立、裴文通、唐羅漢、常寶金等，雖知操弄，雅鄭莫分，然總付太常，詳令删定。議修一百四曲，……其曲大抵以詩爲本，參以古調。』一百四曲辭皆不傳。『以詩爲本』之外者，應是雜言。2

△《樂府詩集》七四《雜曲歌辭》有《陽翟新聲》，僅載齊王融辭一首，五言四句。《隋書》一

五《音樂志》以此屬西涼樂曲，作《楊澤新聲》。《隋書》七六所載孫萬壽詩云：『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此曲既『新調』，應有辭，惜不傳。3

△隋煬帝楊廣時，新曲甚多。有《水調》、《河傳》，《碧雞漫志》四引《脞説》云：『煬帝將幸江都時所製，聲韻悲切。』有《穆護砂》，楊慎《詞品》云：『隋開汴河時辭人所製勞歌。』有《柳枝》，《開河記》云：煬帝『命袁寶兒歌《柳枝》詞。』有《龍女思元》，《南部煙花記》云：『煬帝在揚州，每集童女，鳴鼓吹簫，歌《龍女思元》之曲。』有《清夜遊》，《資治通鑑》大業元年：『作《清夜遊》曲。』《大業雜記》：『每秋八月月明之夜，帝引宮人三五十騎，人定之後，開閶闔門，入西苑，歌管達曙，諸府寺因乃置《清夜遊》之曲數十首。』此數曲，隋辭皆不傳。4

△《唐會要》三四引李嗣貞語云：『有隋以來，樂府有《堂堂》之曲。』温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三裴寂奏中，亦有『拍手唱《堂堂》』語。是知隋時《堂堂》有辭，佚。5

△芮挺章所輯《國秀集》，載王維《扶南曲》一首，齊言。《大日本史》三四八：『《扶南》，本蠻樂，隋主楊廣所改製也。』此『改製』辭不傳。6

△王通《文中子·周公篇》：『子遊太樂，聞《龍舟》、《五更》之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隋《五更轉》辭，不存。7

△陳暘《樂書》一六四：『隋煬帝以清曲雅淡，每曲終多有解曲。如《元亨》以《來樂》解，

《火鳳》以《移都師》解之類是也。』《火鳳》一曲已收入《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有李百藥辭二首，皆五言八句。他三曲亦應有辭，全佚。8

△《隋書》一五《音樂志》：『煬帝不解音律，略不關懷。後大製艷篇，辭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創《萬歲樂》、《藏鈎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鬥雞子》、《鬥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此十四曲中，《泛龍舟》、《鬥百草》、《十二時》有敦煌寫本辭，多是唐五代之作，餘皆佚。9

△宋魏慶之《詩人玉屑》二論詩體：『有絕句，有雜言，有三五七言。』又注：『自三言而終以七言，隋鄭世翼有此詩。』按『三五七言』傳辭，今以李白之作最著，繼之者亦甚多。今又傳初唐義淨所作『一三五七九言』。由此推之，隋時必已有此類雜言，惜已亡佚。10

△同上：『隋人應詔，有三十字詩：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爲法。』11

△隋《律書》樂圖部份，見鼓吹曲名一套，曰『棡鼓一面，十操』。其名爲：《驚雷震》、《猛虎駭》、《鷙鳥擊》、《龍媒蹀》、《靈夔吼》、《鵰鶚爭》、《壯士奮怒》、《熊羆哮吼》、《石邊匡》、《怒邊壑》。《律書》謂其『並各有辭，其辭無傳焉』。按歷代鼓吹曲辭，雜言甚多，此十操亦應爲雜言。12

以上隋

△《通典》一四五：『大唐貞觀中，有尚書侯貴和妾名麗音，特善唱《行天》。』其辭不傳。隋已有《行天》，見前列1條。13

△《全唐文》一五二載許敬宗《上恩光曲歌詞啓》，曰：『少傅元齡奉宣令旨，垂使撰《恩光曲》詞，六言四章，章八韻。』佚。14

△《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引《樂苑》曰：『《大春鶯囀》，唐虞世南及蔡亮作。』按虞、蔡均非音樂家，所作乃歌辭可知。據朝鮮《進饌儀軌》所載《春鶯囀》，虞、蔡之作，應是五絕，惜二家集中未見有此辭。或辭存而調名已失。15

△《新唐書》二一《禮樂志》謂長孫無忌製《傾杯曲》，魏徵製《樂社樂曲》，虞世南製《英雄樂曲》。辭均佚。《傾杯曲》應是六言。16

△《朝野僉載》一：『永徽後，天下唱《武媚娘》歌。』辭佚。17

△同上：『龍朔以來，人唱歌名《突厥鹽》。』辭佚。18

△《舊唐書》二八《音樂志》云：高宗顯慶『六年二月，太常丞呂才造琴歌《白雪》等曲，上製歌辭十六首，編入樂府。』辭不傳。又云：呂才『取侍臣等奉和雪詩以爲送聲，各十六節』。辭亦不傳。19

△《大正藏》四九載高麗僧一然《三國遺事》，其卷四謂：僧元曉生於大業十三年丁丑，失戒，還俗，名無礙，作歌行世，持道具，歌舞於千村萬落中。辭今不存。20

△《朝野僉載》一：『周垂拱以來，《苾拏兒歌》詞皆是邪曲。』《舊唐書》三七《五行志》：『垂拱已後，東都有《契苾兒歌》，皆淫艷之詞。』二名應是一調，辭佚。21

△《舊唐書》七八《張行成傳》：『易之初以門蔭，累遷尚乘奉御，年二十餘，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詞。』《全唐詩》僅載張易之之作四首，本集未録。22

△《舊唐書》五一《后妃傳》云：景龍二年春，右驍衛將軍迦葉志忠上表曰：『謹進《桑條歌》十二篇，伏請宣佈中外，進入樂府。』帝悅而許之。『太常少卿鄭愔又引而申之，播於舞詠。』辭均佚。23

△同上云：景龍二年春，迦葉志忠上表曰：『應天皇帝（按指中宗）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石州》。』辭不傳。24

△《舊唐書》一八九下《郭山惲傳》云：景龍中，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效伎藝，以爲笑樂。『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辭不傳。25

△《新唐書》三五《五行志》：『景龍中，民謡曰：「黄牸犢子挽紖斷，兩足踏地鞵韊斷，城南黄牸犢子韋。」又有《阿緯娘歌》。』《阿緯娘歌》辭佚。26

以上初唐

△《太平廣記》三八引《鄴侯外傳》云：李泌『歸京師，寧王延於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敬異。常賦詩，必播於王公樂章。』李泌詩今存五首，又存殘詩三首，餘佚。27

△劉禹錫《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紀》：『盧公諱象，字緯卿，始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與王維、崔顥比肩驤首，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貴。』盧象辭，《雜言集》僅録《青雀歌》一首，餘佚。28

△鄭處誨《明皇雜録》下：『唐玄宗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時元魯山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蔿》，魯山文也。』不傳。29

△《舊唐書》一〇五《韋堅傳》云：開元二十九年，得寶符於陝州桃林縣，玄宗改桃林爲靈寶縣。陝縣尉崔成甫遂以韋堅爲陝郡太守，鑿成新潭，又致揚州銅器，翻人間所傳《得体歌》爲《得寶歌》，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成甫又作歌詞十首，自衣缺胯緑衫，錦半臂，偏袒髆，紅羅抹額，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和者婦人一百人，皆鮮服靚妝，齊聲接影，鼓笛胡部以應之。』崔氏辭佚，似是齊言。30

△李頎《送康洽入京進樂府歌》：『新詩樂府唱堪愁，御妓應傳鳷鵲樓。』戴叔倫《贈康老人洽》詩：『一篇飛入九重門，樂府喧喧聞至尊。宮中美人皆唱得，七貴因之盡相識。』元辛文房《唐才子傳》：『洽……工樂府詩篇，宮女梨園皆寫於聲律。』康洽之作，今全佚。31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五引張芸叟《南遷録》云：『元豐中，至衡山謁嶽祠，有樂工六十四人隸祠下。每歲立夏之日致祠，潭州通判與縣官，備三獻奏曲侑神。初曰《蘇合香》，次曰《皇帝鹽》，終曰《四朵子》。三曲皆開元中所降也，至今不廢。』宋陳田夫《南嶽總勝集》上敘

嶽祠條云：每祭，讀祝後，獻《迎帝曲》、《五福降中天》，焚帛後，奏《引駕行》。並上三曲，共六曲，曲辭均佚。據宋詞，《五福降中天》(即《齊天樂》)及《引駕行》均雜言，餘可推。32

△、《事文類聚續集》二四引《能改齋漫録》：『迄於開元、天寶間，君臣相與爲淫樂，而明皇尤溺於夷音，天下薰然成俗。于時才士，始依樂工拍但之聲，被之以辭，句之長短，各隨曲度。』其辭未見。33

△王建《宮詞》：『對御難爭第一籌，殿前不打背身毬。內人唱好《龜茲急》，天子鞘回過玉樓。』《龜茲急》，今無傳辭。34

△尉遲偓《中朝故事》：『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帝御玉笛，採其聲翻爲曲子名，當時左右皆傳唱之。』辭佚。35

△《太平廣記》三三六引《玄怪録》：『乾元中，有鄭望者，自都入京，夜投野狐泉店宿。……中夜酒酣，令呼蘧蒢三娘唱歌送酒。少間三娘至，容色甚麗，尤工唱《阿鵲鹽》。』《阿鵲鹽》辭今不存。36

△崔令欽《教坊記》載盛唐教坊曲名、大曲名共三百四十三曲，曲辭多已亡佚。參《教坊記箋訂》。37

△《宋史》二〇九《藝文志》總集類，於『姚鉉《唐文粹》一百卷、《謫仙集》十卷』下注：『句龍震集古今人詞，以李白爲首。』句集內容如何，他無所詳，既以李白爲首，宜尚有其他唐雜言曲辭。38

以上盛唐

△《通典》一四六：『舊樂章多或數百言，時（指武后朝）《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指大曆間）所傳二十六言。』按『二十六言』顯爲長短句，未見。39

△唐張讀《宣室志》云：貞元中，袁隱居著《陰陽占訣歌》一百二十章，李吉甫序。辭佚。40

△韓翃《送鄭員外》詩：『孺子亦知名下士，樂人争唱卷中詩。』注：『鄭時在熊尚書幕府。』鄭氏不知何人。41

△曾和張志和《漁歌子》者，已知有張松齡、顔真卿、陸羽、徐士衡、李成矩、柳宗元、南卓及僧德誠諸家，德誠所作之外，辭僅傳十七首（德誠一人所作，達三十九首），可知佚作甚多。《吳興志》謂南卓所作者五首，亦未知是否在十七首之内。42

△宋贊寧《高僧傳》一五《唐杭州靈隱山道標傳》：『當時吳興有晝，會稽有靈澈，相與酬唱，遞作笙簧。……所以辭林樂府，常採其聲詩。』按靈澈集中存詩十六首，均難定其有聲；清晝詩只存聯句，所作多佚。43

△孟郊《清東曲》詩云：『采采清東曲，明眸艷珪玉。青巾編上郎，上下看不足。南陽公首詞，編入新樂録。』詩中『南陽公』不知何人，『新樂録』不知何書，所編入之詞亦不詳。44

△權德輿集中之『三五六七言』調，是拈韻分題，同作者必多，而餘皆不傳。45

△《舊唐書》一五八《武元衡傳》：『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絃管。』本書《聲

詩集》未録元衡辭，疑有漏佚。46

△羊士諤《詠渠州常諫議使君》：『才子長沙暫左遷，能將意氣慰當年。至今猶有東山妓，長使歌詩被管絃。』常諫議其人俟考。47

△宋沈括《夢溪筆談》五：『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貞元元和間，爲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所謂『已多』與『在前』之人與辭，沈氏而外，無人述及。《宋史·藝文志》列涯《翰林歌詞》一卷，不傳。48

△孟簡《酬施先輩》：『襄陽才子得聲多，四海皆傳《古鏡歌》。樂府正聲三百首，梨園新入教青娥。』施肩吾《古鏡歌》今不存，『樂府正聲三百首』，亦多佚。49

△章孝標《贈陸邕進詩除官》：『昨日天風吹樂府，六宮絲管一時新。』此謂陸邕所進詩入樂，然陸詩今皆亡佚。50

△《舊唐書》一四《憲宗紀》云：元和四年夏四月，『武功人張英奴撰《迴波辭》惑衆，杖殺之。』辭不傳，應是六言四句體。51

△《舊唐書》一四二《王士平傳》：『貞元二年，選尚義陽公主。……時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爭忿，憲宗怒，幽公主於禁中。……時輕薄文士蔡南、獨孤申叔爲《義陽主》歌詞，曰《團雪》、《散雪》等曲，言其遊處離異之狀，往往歌於酒席。』辭佚。52

△李紳《憶被牛相留醉》詩云：『酒徹舊對慚衰質，曲換新詞感上宮。』注：『余有換樂曲詞，

時小有傳於歌者。』其中應有雜言。唐熊孺登與紳同時，其《甘子堂陪宴上韋大夫》詩云：『楚樂怪來聲競起，新歌盡是大夫詞。』韋氏歌詞，既入楚樂，亦應是雜言詞。53

△元稹《夜飲》詩云：『漫唱《江朝》曲，閑徵藥草名。』《江朝》辭不傳。54

△白居易《聞歌妓唱嚴郎中詩因以絶句寄之》：『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艷歌。』嚴郎中，即嚴休復，元和間杭州刺史。白居易於長慶四年作此詩，時在杭州刺史任上，而嚴在長安。嚴氏詩作，今存《玉蕊花》二絶（其中一首一屬何兆作），作於長安，未知是否即白詩所云『新詩』。如非是，則其辭已佚矣。55

以上中唐

△曾慥《類説》内有《麗情集》，謂『宮人沈翹翹，舞《何滿子》。……後出宮，歸秦城，奉使日東，翹翹將玉方響，登樓撰一曲，名《憶秦郎》。』此調名甚似《憶秦娥》，其辭容爲雜言。56

△宋王讜《唐語林》七：『宣宗妙於音律，每賜宴前，必製新曲，俾宮婢習之。至日，出數百人，衣以珠翠緹繡，分行列队，連袂而歌，其聲清怨，殆不類人間。其曲有曰《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赴俯仰，皆合規矩；有曰《葱嶺西》者，士女踏歌爲隊，其詞大率言葱嶺之士，樂河湟故地，歸國而復爲唐民也；有《霓裳曲》者，率皆執幡節，被羽服，飄然有翔雲飛鶴之勢。如是者數十曲。』其辭均佚。57

△宋李祉《樂府紀聞》：『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綯假温庭筠手，撰二十闋以進。』温氏所作《菩薩蠻》，今存者十五首，餘佚。58

△明吳訥刻本《尊前集》內，於温庭筠《菩薩蠻》『玉纖彈處』一首注：『一本作袁國博。』國博不知何人，亦不知有無其他辭作。59

△大中咸通間，河西都僧統悟真上河西道節度《五更轉》兼《十二時》計十七首，序雖傳而辭佚。見敦煌寫卷伯三五五四。60

△蘇鶚《杜陽雜編》下：咸通中，同昌公主薨。『李可及進《歎百年曲》，聲詞怨感，聽之莫不淚下。』辭佚。61

△韓偓《香奩集》序：『庚辰、辛巳(懿宗咸通元、二年)之際，迄辛丑、庚子(僖宗廣明元年及中和元年)之間，所著歌詩，不啻千首，其間以綺麗得意，亦數百篇，往往在士大夫之口，或樂工配入聲律。』以今存韓偓集較之，佚詩約四之三。62

△南唐陶穀《清異録》：『司空圖《菩薩蠻》謂梨花爲「瀛州玉雨」。』此辭佚。63

△《舊唐書》二〇《昭宗紀》：『乾寧四年，……七月甲戌，帝與學士、親王登齊雲樓，西望長安，令樂工唱御製《菩薩蠻》詞，……覃王已下，並有屬和。』按本書正編卷六，已載昭宗李曄《菩薩蠻》二首，卷六失名中，載《菩薩蠻》『卻回歸』二首、『在三峯』一首。其餘《菩薩蠻》和辭佚。64

△同上書：天復三年二月，『戊戌，全忠歸大梁，上宴之內殿，置酒於延喜門。是日，全忠與四鎮判官皆預席，上臨軒泣別，又令中使走送御製《楊柳枝》詞五首賜之。』辭佚。65

△《資治通鑑》二六四昭宗天復三年：『朱全忠進《楊柳枝》辭五首。』朱氏辭今不存。按昭宗賜辭之事記載甚多，不聞朱全忠作歌辭。未知《通鑑》所據爲何。66

△韋莊《雜體聯錦》詩：『尊酒意何深，爲郎歌《玉簪》。《玉簪》聲斷續，鈿軸鳴雙轂。』《玉簪》辭不傳。67

以上晚唐

△《舊五代史》三四注引《五代史補》：『莊宗爲公子時，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揭聲而唱，謂之「御製」。』今所傳李存勗曲辭，僅四首而已。68

△《新五代史》五《莊宗紀》：『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崗。伶人奏《百年歌》，至於衰老之際，聲甚悲。』辭佚。69

△《說郛》六四《五國故事》：『周師未南征，而淮南市井小兒普唱曰：「檀來也。」……未幾王師入，先鋒騎兵皆唱蕃歌，其首句曰「檀來也」，方明其兆。』按《檀來》歌全辭不存，從首句爲三言看，辭應是雜言。70

△《情史》云：衡山吏人子歐陽彬，工詞賦，希用於馬氏，而不能通。有歌人瑞卿，每歲於馬氏

生辰，必歌筵上。時湖南自管七郡，又加武陵、岳陽，共九州。彬作《九州歌》授瑞卿，酉時歌之，終不問。71

△齊己《白蓮集》十有《謝荆幕孫郎中見示樂府歌集二十八字》，云：『長吉才狂太白顛，二公文陣勢横前。誰言後代無高手，奪得秦皇鞭鬼鞭。』《樂府歌集》，孫光憲撰，今不傳，其中應有佚辭。72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五二云：徐光溥於後主時，『坐以艷詞挑前蜀安康公主，罷相。』詞佚。73

△宋張唐英《蜀檮杌》上：乾德二年九月，前蜀後主王衍『駐軍西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辭佚。74

△又曰：『五年三月上巳，宴怡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辭不傳。75

△《十國春秋》四四，謂牛希濟和牛嶠《女冠子》四首，『時輩嘖嘖稱道』。今全佚。76

△宋王灼《碧雞漫志》三：『僞蜀……顧夐、李珣有倒排《甘州》。』按今顧、李集內均無此調。（『倒排』法猶見於元曲《一枝花》後之倒排《梁州》。）77

△卷四又曰：『《何滿子》，……今詞屬雙調，兩段，各六句，內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李珣亦同此。』李辭佚。78

△卷五又曰：『《花間集》和凝有《長命女》曲，僞蜀李珣《瓊瑤集》亦有之，句讀各異。』佚。《瓊瑤集》亦未見。79

△又曰：『李珣《瓊瑤集》有《鳳臺》一曲，注云「俗謂之《喝馱子》」，不載何宮調。』佚。80

△清王士禛《五代詩話》引《花間集》，謂顧敻賦《醉草詞》有句曰：『高柳數聲蟬，魂銷似去年。』此首全辭逸。81

△《十國春秋》四九云：後蜀主孟昶『好學爲文，皆本於理。居恆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辭，朕不爲也。」……按後主亦善辭，有《相見歡》詞。』詞迄未見。82

△明高濂《燕閒清賞箋》云：『僞蜀詞人文谷詣劉光祚。』《十國春秋》五六亦云：『谷篤學博聞，以詞章顯於世。』谷所作詞無載。83

△《道藏》一四六册《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四三《感庭秋傳》云：唐末有狂道士，日貸藥於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飲之。惟唱《感庭秋》之詞，其意亦感蜀之將亡，如庭秋之衰殺。然人未之曉，但呼爲『感庭秋道士』。其詞無傳。84

△徐夤《經故翰林楊左丞池亭》詩云：『春榜幾深門下客，樂章多取集中詩。』楊左丞不詳何人。85

△徐鉉《道贊善大夫陳翊致仕還鄉詩》序：『賦詩一章，以寵行邁。掩鄴中之舊制，流樂府之新聲。』此陳翊及詩均不傳。86

△宋鄭文寶《江南餘載》上：『徐鍇以屯田郎中知制誥，久次當遷中書舍人，而宰相游簡言每抑之。鍇遂詣簡言。……簡言徐出妓佐酒，疊唱歌辭，皆鍇所製。鍇乃大喜，起謝，歸以告兄鉉。鉉曰：「汝乃爲數闋歌換中書舍人耶？」』按鍇集原有十五卷，今存詩僅五首，本集未録。87

△《道藏》一四六册《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四：『李浩，字太素，隱青城山上牡丹坪。嘗與爾朱先生同遊從，注爾朱《菩薩蠻》詞。』按李浩有《太丹詩》四首，見《全唐詩》八六一。爾朱《菩薩蠻》辭未見。88

以上五代十國

△《全唐詩》凡例云：『《唐音統籤》有道家章咒、釋氏偈頌二十八卷，《全唐詩》(此指明以前本)所無，本非歌詩之流，删。』按章咒、偈頌多入樂，何嘗非『歌詩之流』？偈頌，本集内所録已多；章咒，亦可選録，因删，遂佚。89

△任半塘曾論《敦煌歌辭總編》云：『舊編曾從敦煌寫本約七十件内，録歌辭五百四十五首。所繫之曲，七十九調。及重編，從寫本約一百八十件内，録辭一千二百餘首，繫曲一百二十餘調。左景權先生目擊倫敦劫藏之敦煌漢文卷册中，遺件尚未編號者，爲數頗多；稍有殘破，而未經裝裱者，且充盈一室。王重民先生《巴黎劫經録》内所見，内容尚未公表之卷册，爲數且在二千五百號左右。加以日本、蘇聯諸域中公私所藏，其文字之體屬於歌辭，而從未公表者，必亦有之。……循此以推：本編應備未備之雜言敦煌曲辭，可望尚有三百至四百首之多。』90

引用書目

（一）總集類

詩經中華書局影阮刻十三經注疏本
文選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　中華書局影胡刻本
玉臺新詠陳徐陵編　清吳兆宜等箋注　中華書局排印本
國秀集唐芮挺章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唐人選唐詩本
河嶽英靈集唐殷璠編　同上本
篋中集唐元結編　同上本
中興間氣集唐高仲武編　同上本
御覽詩唐令狐楚編　同上本
又玄集唐韋莊編　同上本
尊前集唐五代失名編　江西人民出版社點校本

又明毛晉汲古閣刊詞苑英華本
又商務印書館排印明吳訥唐宋名賢百家詞本
又民國十一年歸安朱氏刊彊村叢書覆明抄本
花間集後蜀趙崇祚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李一氓校本（簡稱李校本）
又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宋紹興間晁謙之跋本（簡稱晁本）
又明正德間陸元大覆刻紹興晁謙之跋本（簡稱正德覆刻本）
又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排印宋淳熙間鄂州印本（簡稱鄂州本）
又明萬曆庚申刊湯顯祖評點本（簡稱湯評本）
又商務印書館排印明吳訥百家詞本（簡稱百家詞本）
又明清間雪艷亭活字排印本（簡稱雪艷亭本）
又清光緒間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本（簡稱四印齋本）
又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明萬曆間玄覽齋刊本（簡稱玄覽齋本）
花間集補明溫博輯　即上本補編卷
才調集後蜀韋縠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唐人選唐詩本
文苑英華宋李昉等編　中華書局影印百衲本

唐百家詩選宋王安石編　清康熙四十二年刊本
梅苑宋黄大輿編　楝亭藏書十二種本
樂府雅詞宋曾慥編　四部叢刊本
樂府詩集宋郭茂倩編　中華書局點校本
楚辭後語宋朱熹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楚辭集注本
萬首唐人絶句宋洪邁編　明趙宧光等修訂　書目文獻出版社點校本
唐宋諸賢絶妙詞選宋黄昇編　四部叢刊本（簡稱花庵詞選）
增修箋註妙選群英草堂詩餘宋人編　四部叢刊本
草堂詩餘宋武陵逸史編　四部備要校刊毛氏汲古閣本
古樂府元左克明編　明刊本
百琲明珠明楊慎編　萬曆杜祝進刊本
古今風謡明楊慎編　叢書集成本
詞林萬選明楊慎編　詞苑英華本
古詩類苑明張之象編　萬曆刻本
彙選歷代名賢詞府全集明鏽溪逸史編　萬曆刊本（簡稱詞府）

草堂詩餘續集明沈際飛評　明刊本

詩紀明馮惟訥編　吳綰重刻本

唐宋元明酒詞明周履靖編　叢書集成本

花草粹編明陳耀文編　萬曆十一年刊本

類編箋釋續選草堂詩餘明錢允治箋釋　明刊本

唐詩紀明吳綰編　明末文樞堂覆萬曆原刊本

唐詞紀明董逢元編　萬曆刊本

唐音戊籤明胡震亨編　清康熙二十四年刊本

詞的明茅暎編　明刊詞壇合璧本

古今詞統明卓人月編　崇禎刊本

古今詩餘醉明潘游龍編　崇禎刊本

古今禪藻集明釋正勉性通編　普文裒集　萬曆四十七年刻本

林下詞選清周銘編　康熙刊本

記紅集清吳綺程洪編　康熙刻本

詞綜清朱彝尊等編　中華書局影康熙刻本

詞匯清卓回編　康熙刻本
全唐詩清彭定求等編　中華書局排印本
歷代詩餘清沈辰垣等編　上海書店影康熙内府刊本
全五代詩清李調元編　叢書集成本
詞選清張惠言編　中華書局重印四部備要本
全唐文清董誥等編　中華書局影嘉慶内府刊本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清嚴可均編　中華書局影光緒刊本
詞辨清周濟編　光緒四年刊本
沅湘耆舊集清鄧顯鶴編　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古謡諺清杜文瀾編　中華書局排印本
唐五代詞林大椿編　文學古籍刊行社重印商務印書館本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丁福保編　中華書局排印本
全宋詞唐圭璋編　中華書局排印本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逯欽立編　中華書局排印本
補全唐詩王重民編　中華書局排印全唐詩外編本

全唐詩補逸孫望編　同上本
全唐詩續補遺童養年編　同上本
全唐詩續拾陳尚君編　未刊稿

（二）別集類

陶淵明集晉陶潛撰　中華書局排印逯欽立校注本
王無功集唐王績撰　清孫星衍岱南閣叢書本
楊盈川集唐楊炯撰　四部叢刊本
陳子昂集唐陳子昂撰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點校本
張説之文集唐張説撰　四部叢刊本
孟浩然集唐孟浩然撰　四部叢刊本
王右丞集箋注唐王維撰　清趙殿成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高適詩集編年箋註唐高適撰　今人劉開揚箋註　中華書局排印本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撰　清王琦輯注　中華書局排印本

李白集校注唐李白撰　今人瞿蜕園朱金城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李太白文集唐李白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刊本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唐李白撰　宋楊齊賢集注　元蕭士贇删補　四部叢刊本
李翰林集唐李白撰　劉毓盤輯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集本
李詩辨疑明朱諫撰　敬鄉樓叢書本
李詩鈔評唐李白撰　明梅鼎祚評　唐二家詩鈔評林本
顔魯公文集唐顔真卿撰　四部備要校刊三長物齋叢書本
杜詩詳注唐杜甫撰　清仇兆鰲注　中華書局排印本
杜工部集唐杜甫撰　宋王洙編　商務印書館影宋本
岑參集校注唐岑參撰　今人陳鐵民侯忠義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元次山集唐元結撰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點校本
錢考功集唐錢起撰　四部叢刊本
劉隨州詩集唐劉長卿撰　四部叢刊本
韋蘇州集唐韋應物撰　四部備要校刊翻宋本
皎然集唐僧皎然撰　四部叢刊影宋抄本

孟東野詩集唐孟郊撰　人民文學出版社校訂本

李賀歌詩編唐李賀撰　四部叢刊本

李賀歌詩彙解唐李賀撰　清王琦彙解　崇新書局影乾隆二十五年寶笏樓刊本

李賀詩集唐李賀撰　今人葉葱奇編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唐韓愈撰　今人錢仲聯集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韓昌黎文集校注唐韓愈撰　清馬其昶校注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張籍詩集唐張籍撰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沈下賢文集唐沈亞之撰　四部叢刊本

劉夢得文集唐劉禹錫撰　四部叢刊本

白居易集唐白居易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樊川詩集注唐杜牧撰　清馮集梧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張承吉文集唐張祜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宋蜀刻本

温庭筠詩集唐温庭筠撰　清曾益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金奩集唐温庭筠等撰　彊村叢書本

金荃詞唐温庭筠撰　王國維輯唐五代二十一家詞本　載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四集（簡稱王輯本，下同）

玉谿生詩集箋註唐李商隱撰　清馮浩箋註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李義山詩集唐李商隱撰　四部叢刊本
甫里先生文集唐陸龜蒙撰　四部叢刊本
檀欒子詞唐皇甫松撰　王輯本
司空表聖文集唐司空圖撰　四部叢刊本
玉山樵人集附香奩集唐韓偓撰　四部叢刊本
李衛公望江南唐失名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王垂綱鈔本
又北京圖書館藏明辛自修刊本
又四川省圖書館藏鈔本
禪月集前蜀僧貫休撰　四部叢刊本
白蓮集荆南僧齊己撰　四部叢刊本
紅葉稿後晉和凝撰　劉毓盤輯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集本
又王輯本
浣花詞前蜀韋莊撰　同上本
薛侍郎詞前蜀薛昭蘊撰　同上本

牛給事詞前蜀牛嶠撰　同上本
張舍人詞前蜀張泌撰　同上本
牛中丞詞前蜀牛希濟撰　同上本
尹參卿詞前蜀尹鶚撰　同上本
瓊瑤集前蜀李珣撰　同上本
毛司徒詞前蜀毛文錫撰　同上本
魏太尉詞前蜀魏承班撰　同上本
顧太尉詞前蜀顧夐撰　同上本
荆臺傭稿荆南孫光憲撰　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集六本
孫中丞詞荆南孫光憲撰　王輯本
毛祕書詞後蜀毛熙震撰　同上本
閻處士詞後蜀閻選撰　同上本
鹿太保詞後蜀鹿虔扆撰　同上本
歐陽平章詞後蜀歐陽炯撰　同上本
陽春集南唐馮延巳撰　宋陳世脩輯　明吳訥百家詞本（簡稱吳本）

又清康熙二十八年侯文燦刻十名家詞本（簡稱侯本）
又清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本（簡稱王本）
又一九三三年南京書店排印陳作楫箋本（簡稱陳箋）
南唐二主詞南唐李璟李煜撰　明吳訥百家詞本（簡稱吳本）
又明萬曆庚申呂遠刻墨華齋本（簡稱呂本）
又清侯文燦十名家詞本（簡稱侯本）
又清宣統間沈宗畸晨風閣叢書刻王國維校補明李東陽所輯南詞本（簡稱沈本）
南唐二主詞箋南唐李璟李煜撰　清劉繼增箋　無錫公立圖書館校印本（簡稱劉箋）
南唐二主詞彙箋南唐李璟李煜撰　今人唐圭璋箋　一九三一年鉛印本（簡稱唐箋）
南唐二主詞校訂南唐李璟李煜撰　今人王仲聞校訂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簡稱王訂）
李璟李煜詞南唐李璟李煜撰　今人詹安泰校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簡稱詹校）
騎省集南唐徐鉉撰　清光緒十九年李宗煝校刊本
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宋歐陽修撰　雙照樓影刊宋元詞本
蘇魏公文集宋蘇頌撰　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
欒城集宋蘇轍撰　四部叢刊本

雲巢編宋沈遼撰　四部叢刊三編本

知稼翁詞宋黄公度撰　四部備要本

頤堂詞宋王灼撰　彊村叢書本

陸游集宋陸游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龍洲詞宋劉過撰　彊村叢書本

(三) 敦煌文獻類

敦煌寫本北京圖書館藏縮微膠卷

又複製日本龍谷大學所藏寫本照片

又複製蘇聯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所藏寫本照片

敦煌石室真跡録王仁俊校録　清宣統元年吳趨王氏國粹堂石印本

唐寫本唐人選唐詩羅振玉校録　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人選唐詩排印鳴沙石室佚書本

雲謡集朱祖謀校編　彊村叢書本（簡稱朱本）

敦煌零拾羅振玉校編　一九二四年上虞羅氏鉛印本（簡稱羅書）

沙州文録蔣斧編　羅福萇補　六經堪叢書本

敦煌石室碎金羅振玉編　一九二五年東方學會排印本

敦煌掇瑣劉復校編　一九二五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排印本　一九五七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重印（簡稱劉書）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録許國霖撰　一九三七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簡稱許書）

敦煌詞掇周泳先編　唐宋金元詞鉤沉本

新斠雲謡集雜曲子冒廣生撰　一九四一年同聲月刊一卷九期（簡稱冒本）

雲謡集雜曲子校釋唐圭璋校釋　一九四三年四月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一期（簡稱唐校）

敦煌唐詞校釋唐圭璋校釋　一九四四年中國文學一卷一期（簡稱唐校）

敦煌文鈔盧前編　一九四八年正中書局排印本（簡稱盧本）

敦煌曲子詞集王重民校編　一九五六年商務印書館修訂本（簡稱王集）

敦煌變文彙録周紹良校編　一九五四年上海出版公司排印本

敦煌曲初探任二北撰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排印本、

敦煌曲校録任二北校編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排印本

敦煌變文集王重民等校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敦煌唐人詩集殘卷王重民校編　中華書局排印全唐詩外編本
敦煌變文字義通釋蔣禮鴻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訂本
敦煌劫餘録陳垣編　今題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簡目　中華書局排印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本
斯坦因劫經録劉銘恕編　同上本
伯希和劫經録王重民編　同上本
敦煌遺書散録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　同上本
倫敦博物館藏敦煌卷子目録英國翟理斯編　同上本附録
敦煌曲饒宗頤編　一九七一年法國科學研究院手鈔影印本
敦煌雲謡集新書潘重規撰　一九七七年臺灣石門圖書公司排印本
敦煌雲謡集新書校訂沈英名撰　一九七八年臺灣正中書局排印本
敦煌詞話潘重規撰　一九八一年臺灣石門圖書公司排印本
敦煌變文論文録周紹良白化文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敦煌歌辭總編任半塘校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四）樂書類

琴操舊題漢蔡邕撰　叢書集成本

碣石調幽蘭梁丘明述　初唐寫本　中華書局琴曲集成影日本藏本

古今樂録陳釋智匠編　清光緒年間湖南刊本

樂書要録唐失名撰　涵芬樓影日本寛政年刊佚存叢書本

新纂樂書唐徐景安撰　玉海卷一〇五　清嘉慶十一年江寧刻本

景龍文館記唐武平一撰　臺灣影文淵閣四庫全書説郛本

樂府古題要解唐吴兢撰　學津討原本

教坊記箋訂唐崔令欽撰　任半塘箋訂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重印本

太樂令壁記唐劉貺撰　玉海卷一〇五清嘉慶十一年江寧刻本

教坊録唐陸羽撰　近事會元卷四　畿輔叢書本

羯鼓録唐南卓撰　古典文學出版社點校本

樂府雜録唐段安節撰　古典文學出版社點校本

琴史宋朱長文撰　楝亭十二種本

樂書宋陳暘撰　四庫全書本

神奇秘譜明朱權輯　琴曲集成影明刊本

浙音釋字琴譜明失名輯　成化間龔經編釋　琴曲集成本

太古遺音明謝琳輯　同上本

西麓堂琴統明汪芝輯　同上本

琴書大全明蔣克謙輯　同上本

綠綺新聲明徐時琪輯　同上本

陽春堂琴經明張大命輯　同上本

理性元雅明張廷玉輯　明刊本

燕樂考原清凌廷堪撰　叢書集成本

樂律考清徐灝撰　光緒十三年刊學壽堂叢書本

琴書存目近人周慶雲撰　一九一四年周氏夢坡室刊本

琴學問答近人楊宗稷編撰　民國楊氏刊本

中國音樂史近人王光祈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存見古琴曲譜輯覽今人查阜西撰　音樂出版社排印本
宋書樂志校注今人蘇晉仁蕭鍊子校注　齊魯書社排印本

（五）子史專著類

漢書漢班固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魏書北齊魏收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文中子隋王通撰　四部叢刊本
大唐創業起居注唐温大雅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隋書唐魏徵等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北史唐李延壽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唐六典唐李林甫等撰注　日本從一位家熙考訂本
通典唐杜佑撰　中華書局影印商務印書館十通合刊本
舊唐書後晉劉昫等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唐會要宋王溥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舊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南唐近事宋鄭文寶撰　續百川學海本
吴越備史宋范坰林禹撰　四部叢刊續編本
新唐書宋歐陽修等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新五代史宋歐陽修等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江南野史宋龍衮撰　豫章叢書本
蜀檮杌宋張唐英撰　叢書集成本
五代史注宋徐無黨注　清彭元瑞補注　清道光八年刊本
江南餘載宋失名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等撰　元胡三省音注　中華書局點校本
南唐書宋馬令撰　四部叢刊續編本
通志宋鄭樵撰　商務印書館十通合刊本
嘉泰吴興志宋談鑰撰　南林劉氏嘉業堂刊本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宋李心傳撰　廣雅書局叢書本
南唐書宋陸游撰　四部叢刊續編本

仙溪志宋趙與泌黄巖孫修纂　元黄真仲重訂　上海圖書館藏鈔本
至元嘉禾志元徐碩撰　清咸豐七年刻本（簡稱嘉禾志）
文獻通考元馬端臨撰　商務印書館十通合刊本
宋史元脱脱等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唐餘紀傳明陳霆撰　嘉靖二十三年水南書院刻本
南詔野史舊題倪輅集楊愼標目阮元聲删潤　清光緒間雲南書局刊本
繹史清馬驌撰　康熙九年浙江書局刊本
滇考清馮甦撰　昭代叢書本
明史清張廷玉等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江西通志清謝旻陶成惲鶴生等修撰　雍正十年刻本
登科記考清徐松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南漢書清梁廷楠撰　廣東人民出版社點校本
大日本史日本德川光圀撰　明治間東京德川氏刊本
觀堂集林王國維撰　中華書局影商務印書館本
二十史朔閏表陳垣撰　中華書局影印本

唐五代西北方音羅常培撰　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排印本
唐宋詞論叢夏承燾撰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唐宋詞人年譜夏承燾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岑仲勉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唐戲弄任半塘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唐聲詩任半塘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唐代詩人叢考傅璇琮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六) 小說雜纂類

古今注晉崔豹撰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續齊諧記梁吳均撰　顧氏文房小說本
啓顏録隋侯白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利器輯歷代笑話集本
遊仙窟唐張鷟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汪辟疆校録唐人小說本
朝野僉載唐張鷟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大業雜記唐杜寶撰　續談助本　載叢書集成

隋唐嘉話唐劉餗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長短經唐趙蕤撰　叢書集成本

廣異記唐戴孚撰　同上本

高力士外傳唐郭湜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開元天寶遺事十種本

安禄山事跡唐姚汝能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大唐新語唐劉肅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意林唐馬總撰　四部叢刊本

集異記唐薛用弱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唐朝名畫録唐朱景玄撰　學津討原本

牛羊日曆唐劉軻撰　叢書集成本

次柳氏舊聞唐李德裕撰　開元天寶遺事十種本

玄怪録唐牛僧孺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歷代名畫記唐張彦遠撰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注釋本

國史補唐李肇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因話録唐趙璘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資暇録唐李匡文撰　叢書集成本
博異志唐鄭還古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明皇雜録唐鄭處誨撰　開元天寶遺事十種本
開天傳信記唐鄭棨撰　叢書集成本
酉陽雜俎唐段成式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乾𦠆子唐温庭筠撰　叢書集成本
甘澤謡唐袁郊撰　唐人小説本
宣室志唐張讀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雲溪友議唐范攄撰　古典文學出版社點校本
北里志唐孫棨撰　古典文學出版社點校本
劇談録唐康駢撰　古典文學出版社點校本
杜陽雜編唐蘇鶚撰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點校本
傳奇唐裴鉶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輯注本
南楚新聞唐尉遲樞撰　唐人説薈本

松窗雜録唐李濬撰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點校本

開河記唐失名撰　文學古籍刊行社排印魯迅校録唐宋傳奇集本

迷樓記唐失名撰　同上本

海山記唐失名撰　同上本

又涵芬樓説郛本

又涵芬樓影明刊歷代小史本

又涵芬樓影元明善本叢書古今逸史本

又上海書店影萬有文庫舊小説本

隋遺録舊題唐顔師古撰　唐宋傳奇集本

夢遊録唐任蕃（一作任繁）撰　叢書集成本

録異記前蜀杜光庭撰　津逮祕書本

靈怪録舊題前蜀牛嶠撰　唐人説薈本

鑑戒録後蜀何光遠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唐摭言南漢王定保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中朝故事南唐尉遲偓撰　叢書集成本

金華子雜編南唐劉崇遠撰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北夢瑣言荆南孫光憲撰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點校本
葆光録唐五代龍明子撰　叢書集成本
雲仙雜記唐五代失名撰　四部叢刊續編本
南部煙花記唐五代失名撰　紺珠集本
釣磯立談題五代史虚白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清異録宋陶穀撰　惜陰軒叢書本
太真外傳宋樂史撰　開元天寶遺事十種本
廣卓異記宋樂史撰　筆記小説大觀本
麗情集宋張君房撰　格致叢書本
南部新書宋錢易撰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點校本
洞微志宋錢易撰　四庫全書説郛本
丁晉公談録宋失名撰　百川學海本
茅亭客話宋黄休復撰　學津討原本
江鄰幾雜志宋江休復撰　續百川學海本

五代名畫補遺宋劉道醇撰　汲古閣本
夢溪筆談宋沈括撰　中華書局校注本
該聞録宋李畋撰　宛委山堂說郛本
明道雜志宋張耒撰　續百川學海本
湘山野録並續録宋釋文瑩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玉壺清話宋釋文瑩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青箱雜記宋吳處厚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蟹譜宋傅肱撰　百川學海本
青瑣高議宋劉斧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東坡題跋宋蘇軾撰　叢書集成本
東坡志林宋蘇軾撰　同上本
漁樵閒話録題宋蘇軾撰　同上本
楊文公談苑宋楊億述　黄鑑宋庠編訂　宛委山堂說郛本
賓賓録宋馬永易撰　同上本
西溪叢語宋姚寬撰　叢書集成本

唐語林宋王讜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宣和畫譜宋失名撰　學津討原本
邵氏聞見録宋邵伯温邵博撰　津逮祕書本
新編醉翁談録宋金盈之撰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侯鯖録宋趙令畤撰　叢書集成本
曲洧舊聞宋朱弁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楊慎詞品引逸文
分門古今類事宋失名撰　叢書集成本
默記宋王銍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類説宋曾慥輯　文學古籍刊行社影明本
墨莊漫録宋張邦基撰　四部叢刊三編本
能改齋漫録宋吳曾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甕牖閒評宋袁文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清波雜志宋周煇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雲麓漫鈔宋趙彦衛撰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耆舊續聞宋陳鵠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學齋佔畢宋史繩組撰　叢書集成本

避暑漫鈔宋陸游撰　同上本

輿地紀勝宋王象之撰　清咸豐五年粤雅堂校刊本

歲時廣記宋陳元靚撰　叢書集成本

洛中紀異録宋秦再思撰　宛委山堂説郛本

緑窗新話題皇都風月主人編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研北雜志元陸友撰　筆記小説大觀本

瑯環記元伊世珍撰　津逮祕書本

燕閒清賞箋明高濂撰　美術叢書三集本

稗史彙編明王圻編纂　萬曆三十六年刻本

堯山堂外紀明蔣一葵撰　萬曆刊本

夢占逸旨明陳士元撰　叢書集成本

客座贅語明顧起元撰　金陵叢刻本

蜀中名勝記明曹學佺撰　叢書集成本

情史明馮夢龍編　民國間石印本

醒世恒言明馮夢龍編撰　人民文學出版社點校本
癸巳類稿清俞正燮撰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七）類書字書書目類

爾雅十三經注疏本
玉篇梁顧野王撰　宋陳彭年等重修　中國書店影張氏存澤堂本
藝文類聚唐歐陽詢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一切經音義唐釋慧琳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日本東獅谷白蓮社本
白孔六帖唐白居易撰　宋孔傳續　四庫全書本
太平御覽宋李昉等編　中華書局影宋本
太平廣記宋李昉等編　中華書局排印本
廣韵宋陳彭年等撰　北京中國書店影宋本
崇文總目宋王堯臣等撰　叢書集成本
宋朝事實類苑宋江少虞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又名皇朝類苑）

紺珠集舊題宋朱勝非撰　四庫全書本
郡齋讀書志宋晁公武撰　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
又宛委別藏本
直齋書録解題宋陳振孫撰　叢書集成本
事文類聚宋祝穆元富大用祝淵等編　清乾隆二十八年積秀堂重刊本
玉海宋王應麟編　清嘉慶十一年江寧刻本
全芳備祖宋陳景沂編　農業出版社影印本
國史經籍志明焦竑撰　叢書集成本
世善堂藏書目録明陳第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潛確居類書明陳仁錫編　崇禎五年長洲陳氏家刻本
絳雲樓書目清錢謙益撰　叢書集成本
四庫全書總目清紀昀等撰　中華書局影杭州本
古今圖書集成清陳夢雷蔣廷錫等編　民國二十三年上海中華書局影銅活字本
古事類苑日本小林清矩等輯　明治大正間活字本
古小說簡目程毅中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八）詩話詞話詞譜類

本事詩唐孟棨撰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後山詩話宋陳師道撰　中華書局點校歷代詩話本

西清詩話宋蔡絛撰　宛委山堂說郛本

詩話總龜宋阮閱撰　四部叢刊本

唐詩紀事宋計有功撰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點校本

碧雞漫志宋王灼撰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苕溪漁隱叢話宋胡仔撰　人民文學出版社點校本（簡稱漁隱叢話）

庚溪詩話宋陳巖肖撰　中華書局點校歷代詩話續編本

槁簡贅筆宋章淵撰　宛委山堂說郛本

古今詞話宋楊偍撰　一九三一年排印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吟窗雜録題宋陳應行編　一說蔡傳作　明嘉靖崇文書堂重刊本

觀林詩話宋吳聿撰　歷代詩話續編本

詩人玉屑宋魏慶之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詩林廣記宋蔡正孫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樂府指迷宋沈義父撰　人民文學出版社箋釋本
詞源元張炎撰　人民文學出版社校注本
詞源疏證近人蔡楨疏證　中國書店影金陵大學文化所排印本
詞品明楊慎撰　詞話叢編本
升庵詩話明楊慎撰　歷代詩話續編本
四溟詩話明謝榛撰　人民文學出版社點校本
詞學筌蹄明周瑛編　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
柳塘詞話清沈雄纂輯　詞話叢鈔本
古今詞話清沈雄等纂輯　中國書店影賓翰樓刊本
西河詞話清毛奇齡撰　詞話叢編本
五代詩話清王士禎撰　鄭方坤刪補　萬有文庫本
花草蒙拾清王士禎撰　詞話叢編本
詞苑叢談清徐釚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校注本

詞鵠初編清孫致彌輯　樓儼補訂　康熙四十四年刊本

詞律清萬樹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光緒二年刊本

欽定詞譜清陳廷敬等撰　中國書店影康熙內府刻本（簡稱詞譜）

雨村詞話清李調元撰　詞話叢編本

詞苑萃編清馮金伯輯　詞話叢編本

本事詞清葉申薌撰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天籟軒詞譜清葉申薌撰　道光刊天籟軒五種本

雙硯齋詞話清鄧廷楨撰　詞話叢編本

賭棋山莊詞話清謝章鋌撰　詞話叢編本

詞律拾遺清徐本立撰　同治刊本

白雨齋詞話清陳廷焯撰　人民文學出版社點校本

詞徵清張德瀛輯　詞話叢編本

蕙風詞話近人況周頤撰　人民文學出版社點校本

（九）佛道類

大智度論後秦鳩摩羅什譯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本（册二五）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大正藏（本册一六）

高僧傳梁釋慧皎撰　清光緒十年金陵刻經處本

念佛鏡唐釋道鏡善導撰　大正藏本（册四七）

轉經行道願往生净土法事讃唐釋善導編　同上本

續高僧傳唐釋道宣撰　清光緒十年江北刻經處本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唐釋義淨撰　大正藏本（册二三）

净土五會唸佛略法事儀讃唐釋法照撰　同上本（册四七）

龐居士語録唐于頔編　商務印書館影日本藏經書院刊續藏經本

墉城集仙録前蜀杜光庭編　涵芬樓影正統道藏本（册五六〇至五六一）

祖堂集南唐静筠二禪師撰　日本花園大學藏影寫高麗刊本

續仙傳南唐沈汾撰　道藏本（册一三八）

宗鏡録 吳越釋延壽編　萬有文庫本
宋高僧傳 宋釋贊寧撰　清光緒十三年江北刻經處本
疑仙傳 題隱夫玉簡撰　道藏本（册一五）
景德傳燈録 宋釋道原撰　四部叢刊三編本
又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點校本
雲笈七籤 宋張君房撰　四部叢刊本
南嶽總勝集 宋陳田夫撰　清嘉慶六年唐氏刊本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 宋釋重顯克勤撰　續藏經本（二編册二三　簡稱碧巖録）
三洞群仙録 宋陳葆光撰　道藏本（册九九二至九九五）
建中靖國續燈録 宋釋惟白編　續藏經本（乙編册九　簡稱續傳燈録）
嘉泰普燈録 宋釋正受編　續藏經本（乙編册一〇　簡稱嘉泰録）
龍舒增廣浄土文 宋王日休撰　大正藏本（册四七）
人天眼目 宋釋智昭編　同上本（册四八）
五燈會元 宋釋普濟撰　中華書局點校本
古尊宿語録 宋釋賾藏主編　頻伽精舍刊大藏經本

雲門匡真禪師廣録宋釋守堅編　大正藏本（册四七）
虚堂和尚語録元釋妙源編　同上本（册四七）
歷代真仙體道通鑑元趙道一撰　道藏本（册一三九至一五〇）
佛祖歷代載通元釋念常編　大正藏本（册四九）
釋氏稽古略元釋覺岸（寶洲）撰　同上本（册四九）
緇門警訓明釋如卺編　同上本（册四八）
瑞州洞山良价禪師語録明釋語風圓信郭凝之編　同上本（册四七）
三國遺事高麗僧一然撰　同上本（册四九）
金界發惠鈔日本僧賴瑜撰　同上本（册七九）
五家參詳要路門日本僧東嶺圓慈撰　同上本（册八一）
正法眼藏日本僧道元撰　同上本（册八二）
報恩編日本僧傳真編　同上本（册八二）
荒田隨筆日本僧指月慧印撰　同上本（册八二）
魚山私鈔日本僧長惠編　同上本（册八四）
徧照發揮性靈集序日本僧真濟撰　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本（册七一）

後　記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和所附《聲詩集》中，還存在一些有待説明的問題。一是書中用了許多術語，限於體例，未能在使用時作出解釋；二是此書内容比較複雜，似缺少一個扼要的總結。

上述缺憾在相當程度上是理論的缺憾。爲了彌補它們，我打算利用這篇後記，概括地敍述一下我的燕樂歌辭史觀。我想集中談談以下三個題目：燕樂的内容和本書的概念體系；燕樂産生的歷史過程和曲子繁榮的歷史條件；唐著辭和詞體形成的原理。這三個題目，同理解本書資料的歷史意義有關，也同目前的學術熱點有關。

一、燕樂的内容和本書的概念體系

『燕樂』是清代學者用來稱呼隋、唐、宋時期的新興音樂的一個術語。這見於江永《律吕新義》、凌廷堪《燕樂考原》、張文虎《舒藝室餘筆》、徐灝《樂律考》等著作中。自王光祈以來的各種《中國音樂史》，也把『燕樂』看成是繼漢魏六朝清樂階段之後的一個音樂史階段。一九

三八年，日本學者岸邊成雄在《東洋音樂研究》上撰文，對『燕樂』的上述使用法提出了質疑，不少中國學者也發表了類似的意見，但『燕樂』一語，卻仍然沿用不替。

爲甚麼人們習慣用『燕樂』，而不是用『俗樂』，來作爲隋唐時期新音樂的總稱呢？這有四個原因。第一，按隋唐人的用法，俗樂並不包括宮廷燕樂（十部伎、二部伎、法曲、凱樂等）。徐景安《樂書》中的『俗樂』，是與『九部伎』並列的一個條目；《樂府雜録》以二部伎屬『雅樂部』，又在『胡部』條中說到『俗部亦有坐部立部』。這都表現了當時人把俗樂同宮廷燕樂區別看待的習慣。按照這種習慣，『俗樂』一名，不宜兼包宮廷燕樂。第二，隋唐時候的宮廷燕樂，大量注入了胡樂、俗樂成份，與胡樂、俗樂一道，成爲同『先王之樂』相對立的音樂。例如十部伎中的大部份節目，源於西域和東夷；二部伎中的《破陣樂》，其始爲軍中歌謡，後來亦演於散樂；至於法曲，白居易曾說它『似失雅音』；而教坊曲中的大部份，則保留了表演於民間『歌場』、『戲場』的痕跡。因此，這時的宮廷燕樂，可以看作新興音樂的代表。第三，在唐代人的用法中，『燕樂』一詞的涵義已很寬泛。它既是用作十部伎之首的《讌樂》曲的曲名，又是宮廷讌饗音樂的總稱，且可泛指各種宴飲娛樂。到宋代，它又成爲一個常用的音樂學術語。《夢溪筆談》卷五說：『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燕樂。』《宋史·樂志》一七說：政和間，『劉昺輯《燕樂新書》，亦惟以八十四調爲宗，非復雅音，而曲燕昵狎。』又說：南宋初，蔡元定作《燕樂》一

書，『所收二十八調，本萬寶常所謂「非治世之音」。……所謂靡靡之聲也，觀其律本，則其樂可知。』在這裏，燕樂又被很明確地用爲新俗樂的代稱。由此可見：『燕樂』這一術語，產生於音樂學研究的需要，概括了隋唐音樂史中樂律、樂制等方面的新的創造，是具有一定的科學性的。第四，『燕樂』和『清樂』兩個術語，具有相近的成型過程，即由技術性語詞而發展成爲音樂史範疇的過程，時代特徵明顯。用它們來分指兩個相互銜接的音樂史階段，較爲符合邏輯。

上述四條，可歸納爲這樣一個認識：在南北統一的新形勢下，中原音樂、南方音樂、西域音樂相互交融而造就一種新的音樂。這種音樂的特點，在狹義燕樂——十部伎、二部伎等宮廷燕樂節目中得到了反映。本來作爲十部伎、二部伎第一奏的《讌樂》曲名，遂成爲全部宮廷讌樂節目的總名，進而成爲隋唐時代娛樂性音樂的總稱，並被宋人確定爲代指整個時代主流音樂的音樂學術語。由於這一術語能夠反映隋唐新音樂的本質特徵，由於這些特徵在唐宋兩代有其一貫性，也由於隋唐五代人並未使用別一名詞來概括祭祀音樂（先王之樂）以外的這一類音樂，所以，我們仍然按宋以來學人的習慣，把『隋唐燕樂』理解爲隋唐五代全部藝術性（而非祭祀儀式性）音樂的總和。

根據以上所設的燕樂定義，我們可以說：隋唐燕樂，本質上就是新俗樂。安史之亂以後，民間音樂空前繁盛，宮廷音樂居於完全從屬的地位，這一本質表露得更加明顯。但在燕樂初興之時，宮廷燕樂的變化，畢竟反映了整個社會的音樂潮流的更替。這就使以下幾個宮廷音樂部類，

成爲人們認識燕樂整體特徵的範例：

十部伎——從周末隋初開始整理，至唐貞觀年間完成的一套宮廷燕樂節目。《唐六典》記載它的編次是：燕樂伎、清樂伎、西涼伎、天竺伎、高麗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高昌伎、康國伎。即：華夏樂三伎、印度樂一伎、東夷樂一伎、西域樂五伎。十部伎建立的意義有二：一是對宮廷所掌諸種大型樂舞的總結；另一是兼包華夷、以夏領夷的政治局面的體現。因此，它藝術性、儀式性兼具。據史籍記載，它在唐五代約有三十四次演出，其中二十七次集中在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多用於國事儀禮場合。《舊五代史》七八《高祖紀》對它的最後出現作了記録，云：後晉天福四年十二月『壬戌，禮官奏：「正旦上壽，宮懸歌舞未全，且請雜用九部雅樂，歌教坊法曲。」從之。』據此，它在很長一個時期中，只是作爲一支樂器隊伍存在的，並無固定的演奏內容。由此可知：只是在很短的一個時期（初唐），在很有限的場合（朝廷大型讌會），十部伎纔是宮廷燕樂的代表。

二部伎——繼十部伎之後而用於大型宮廷讌會的音樂節目。所包樂曲主要是初唐作品。其制度存續時期，大體在開元、天寶。『二部』即坐部、立部。兩者之間的區別是：坐部伎坐奏堂上，舞人較少，樂器品種豐富細膩；立部伎立奏堂下，舞人較多，樂隊主要用鼓笛和龜茲部樂器。故白居易說：『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鳴。』坐部伎六曲，包括《讌樂》和玄宗時改作的《小破陣樂》；立部伎八曲，包括唐代著名的三大舞：《破陣》、《慶善》、《上元》。

二部伎和十部伎不同，它不再用反映國別的樂隊名作爲樂部名稱，因此，它代表了胡、俗兩方面器樂融合後組成的宮廷燕樂。

法曲——梨園法部教習的樂曲。開元初，玄宗從坐部伎中選拔優秀樂工，組成梨園法部。法曲今可考者約二十五曲，其中多爲初盛唐間從民間歌曲、邊地歌曲中採集改造的新聲；陳隋以來所造樂曲的精華部份，也被採入法曲。法曲的音樂特性是：以流行歌曲爲主，屬華夏音樂系統，多用清樂樂器，風格清雅優美。故白居易《法曲》詩序說：『法曲雖似失雅音，蓋諸夏之聲也。』法曲擺脱了儀禮性的局限，代表了教坊樂的精華，在唐代的實際影響，遠遠超過了十部伎和二部伎。

教坊曲——教坊是爲宮廷燕樂服務的音樂機關，在隋唐五代有過多次設置。玄宗開元二年，『以太常掌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技，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資治通鑑》二一一）可知教坊是各種民間音樂的薈萃之地。唐代太常樂工實行由各府縣分番上直的制度，常住京都者約五千餘人，其中三分之一是教坊樂工。崔令欽《教坊記》中，載盛唐教坊曲名三百四十三名。就音樂的族別看，以漢族歌曲爲多；就所配歌辭的形式看，以聯繫於雜言的曲調爲多；就曲名反映的歌曲內容看，以表現牧羊、採桑、摸魚、拾麥等勞動生活，以及念家、歸國、想夫、望遠等民衆感情的曲調爲多。日本所傳的唐代樂曲，主要是教坊曲。敦煌寫本中所見曲名，絕大多數也載於《教坊記》。教坊曲是唐代最流行的一批樂曲的集合，可視作隋唐燕樂的代表。

散樂——用於戲弄、雜技的俗樂。散樂始盛於漢代，由於魏晉南北朝期間大量西域幻術的輸

入，在隋唐之際出現空前繁榮。唐代散樂的特點是藝術性質大爲加强。散樂中歌舞戲、參軍戲的品種日漸增多，雜技同歌舞的結合也更加緊密。如《破陣樂》曾用於繩伎舞蹈；《蘭陵王》、《婆羅門》、《踏謡娘》、《蘇莫遮》、《義陽主》、《渾脱》、《上雲曲》、《西涼伎》等劇曲，均是散樂中穿插的節目。散樂是雅俗共賞、能量極大的一個樂種，既用於宫廷燕會，又廣泛流行民間。玄宗原有散樂一部，後並入教坊，每例行燕樂，便於坐、立部伎後奏之。但就唐代數次禁斷『散樂巡村』的事件看，散樂實質上是民間特有的一種音樂文化財富。

綜上可知：隋唐燕樂，就其音樂特徵而言，它是融合胡樂成份而産生的一種新興俗樂。它具有比前代清樂更爲豐富的舞蹈性和表演性。由於大量西域器樂曲和節奏樂器的輸入，燕樂曲調還明顯具有曲體穩定、節奏鮮明的特點。十部伎、二部伎、法曲的代興，則不僅表現了漢樂吸收胡樂，逐漸確定自己的本體地位的趨勢，而且表現了漢地民間音樂在這一發展中的决定作用。因此，過去那種只從十部伎等宫廷音樂節目的角度認識燕樂，把它解釋爲西域音樂的觀點，是站不住脚的。

從以上叙述還可知道：『燕樂』一詞是對大量事實的一種概括。作爲一個概念，它的涵義是明確而單純的；但作爲歷史事實的總和，它的内容卻是複雜的。事實上，燕樂之中不僅有清樂的成份，而且有雅樂的成份。例如盛唐教坊所奏的燕樂雜曲《上元子》，就是從立部伎第六曲《上元樂》中摘徧而成的，而《上元樂》二十九徧，曾全部修入雅樂。這一事例表現了概念作爲分析工具的實用性，也表現了定義作爲分析標準的相對性。爲了對隋唐五代燕樂歌辭進行研究，我們

按照以下三項原則——從科學研究的實用目的出發；注意概念的邏輯内容與歷史内容的統一；尊重歷史上的約定俗成；使用了一整套概念術語。兹將其中一些基本概念簡介如下：

（一）關於音樂種類的基本概念：

雅樂——廣義的雅樂，包括太常署所掌的各種音樂。在我們的用法中，雅樂專指祭祀天地、鬼神、祖宗的儀式音樂。又稱『郊廟音樂』。其特點，是用於祀神而非用於娛人；用作儀式而非用作藝術；是對古代已經僵化的音樂風格的模倣。在漢魏六朝，它是與清樂相對立的一個概念；在隋唐五代，它是與燕樂相對立的一個概念。

清樂——又稱『清商樂』。漢魏六朝娛樂性音樂或藝術性音樂的總名。作爲隋唐燕樂的一個來源和一個組成部份，指燕樂中的六朝舊曲系統和隋唐時候的南方音樂系統。原爲音樂調性名，漢代指具有此種調性風格的俗樂。曹魏時立清商署，與太樂、鼓吹二署分立，清樂遂成爲漢地全部藝術性音樂的總稱。清樂作爲一個音樂史範疇，是與燕樂對立的概念；作爲一個音樂種類，是與燕樂中的胡樂和新俗樂對立的概念。

胡樂——漢族以外的各民族音樂。漢代胡樂主要包括北狄樂和西域樂二系；東晉以後主要包括印度樂、朝鮮樂和新疆地區的少數民族音樂。唐人所說的『胡樂』，兼包伊州、涼州、渭州、氐州、甘州等邊境地區的音樂。在我們的用法中，胡樂專指由漢族統治區以外傳入的音樂。邊地音樂已具華夷融合的性質，屬新俗樂。

俗樂——民間音樂。太常署所掌雅樂、讌饗儀式樂以外的全部音樂。在漢魏六朝，是清樂的主要內容；在隋唐五代，是燕樂的主要內容。包括教坊樂，不包括太樂、鼓吹樂。是與廣義的雅樂相對立的一個概念。

（二）關於音樂體裁的基本概念：

曲子——燕樂歌曲。與謠歌相區別，它是具有一定章曲形式、有調名、能入樂的音樂作品；與大曲相區別，它是最小的、有完整音樂結構的、獨立的音樂單位；與相和曲、清商曲相區別，它曲體穩定、節奏鮮明，是燕樂範疇內的歌曲。曲子產生於謠歌。謠歌經藝人加工，配爲器樂，獲得流行，便是曲子。在現在的音樂史著述中，曲子又稱『藝術歌曲』。在隋唐五代，曲子有『小曲』、『雜曲』等別名。

謠歌——徒歌和無章曲之歌。其特徵是不配入器樂，無一定譜式，結構不穩定，是流行過程中的民間集體創作。文人即興徒歌，亦屬謠歌。民間謠歌，通過集體歌唱，以較穩定的曲調流行，稱『歌謠』；歌謠的涵義較謠歌寬泛。謠歌的對立概念是曲子。接受曲子的影響，上昇爲曲子，是謠歌發展的一種趨勢。

琴歌——配合琴樂的歌唱。琴歌的傳統形式，是相和歌唱，即歌、樂間奏，不完全配合。又稱『絃歌』或『引和』。因此，琴歌和合於其他樂器的曲子歌唱有別，是介於曲子與謠歌之間的一種歌唱形式。一部份琴歌，受曲子歌唱的影響，倚曲而歌，產生了依調填辭；但其主流，仍爲

較富謠歌特徵的相和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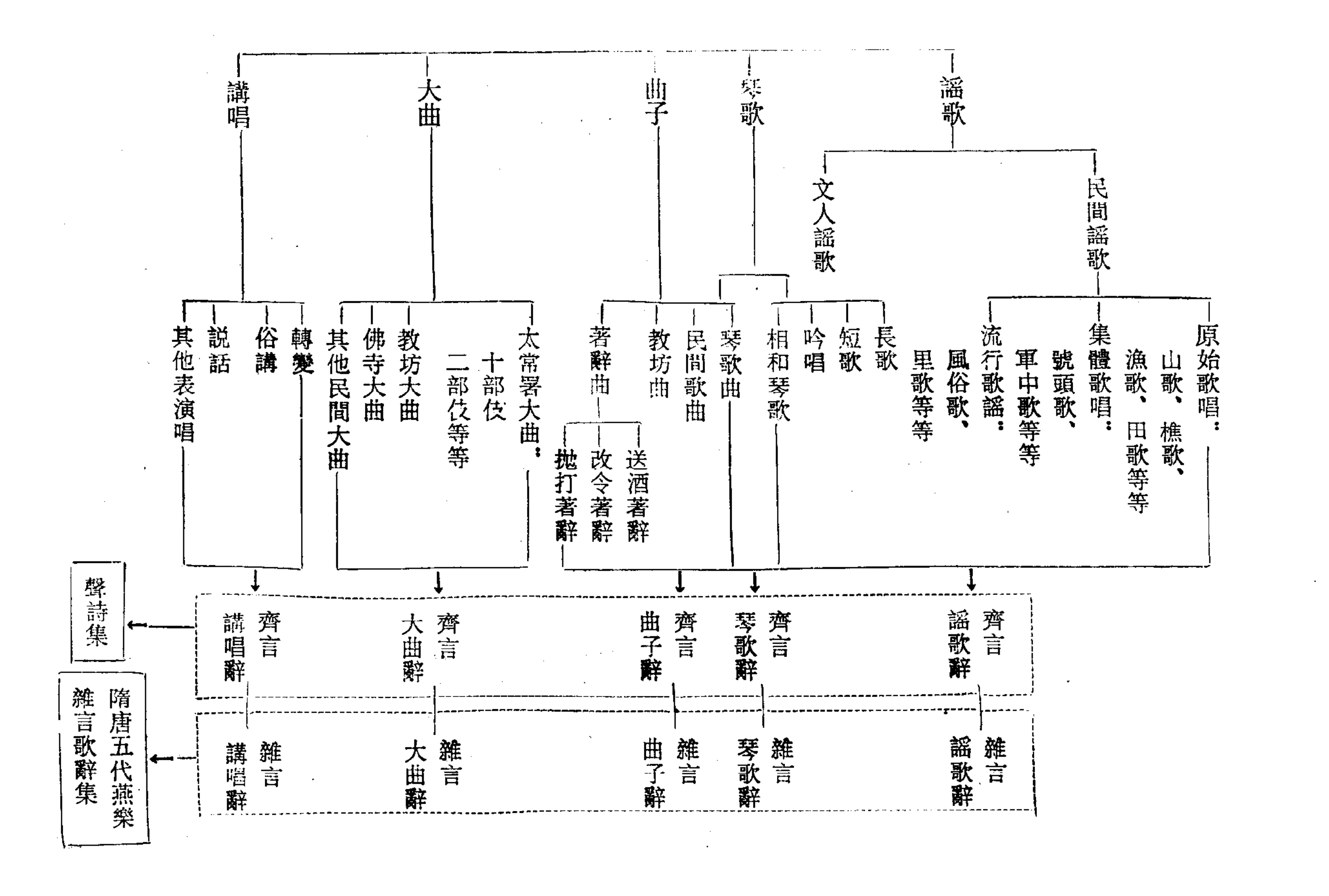
大曲——數支不同音樂結構的樂曲的編組。一般包括器樂曲、歌曲、舞曲三部份。現在可考的大曲，最早產生於曹魏時代的清商署，集合清商曲與相和歌的樂曲而成，我們稱之爲『魏晉大曲』。它的結構，包括『艷』、『曲』(正歌)、『趨』、『亂』幾部份。唐宋大曲是對魏晉大曲和西域大曲的繼承，而以邊地大曲爲最活躍的部份。唐大曲的結構，可以概括爲序歌、序舞——緩歌、緩舞——急歌、急舞的結合。它區別於魏晉大曲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加强了舞蹈成份。《霓裳羽衣》是在民間獲得流行的一支大曲。它以器樂曲緩奏爲『散序』，以節拍穩定、伴有歌唱的部份爲『中序』，以急舞之曲爲『破』，並以器樂『長引』結束，代表了一種大曲典型。大曲中的曲子聯唱部份稱『排徧』。『歌頭』、『摘徧』、『破曲子』，是從大曲中取出部份樂曲單獨演唱或演奏而有的名稱。許多流行曲子，產生於『歌頭』、『摘徧』和『破曲』。

(三) 幾種特殊的音樂體裁概念：

講唱——敍述、歌唱、表演相結合的通俗藝術。在隋唐五代，主要包括『轉變』(配合圖畫宣示進行的故事說唱)、『俗講』(演繹佛教經義或佛經故事的通俗說唱)、『說話』(雜有歌唱的故事說講)和其他表演說唱(例如『唱詞文』)。講唱形式是民間音樂的主要形式，大量敦煌曲子辭都保留了來自表演性說唱的痕跡。講唱綜合運用了曲子歌唱、謠歌、器樂相和、吟誦等多種聲樂方式，是與單純的曲子歌唱(俗稱『清唱』)、謠歌等等相對立的一個概念。

著辭——隋唐五代用於酒筵、配合行令遊戲的歌唱和歌唱之辭。主要採用依調著辭的方式進行創作，其音樂體裁的性質屬曲子。它區別於一般曲子的特點是：專用於酒筵，配合舞蹈；曲調節奏迅急，以西域舞曲爲重要淵源；篇製短小，富諧謔風格，適於酒令遊戲中的即興表演。著辭風俗起於北朝民間，中唐以後，盛行於有文人和妓女参加的歌舞筵席。唐代文人曲子辭，半數以上是著辭。著辭是與一般曲子辭相對立的一個概念，代表了曲子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是對後世詞作影響最大的一部份曲子辭。

從邏輯上看，隋唐五代燕樂中的概念，可以表列爲如下體系：


謡歌
民間謡歌
原始歌唱：山歌、樵歌、漁歌、田歌等等
集體歌唱：號頭歌、軍中歌等等
流行歌謡：風俗歌、里歌等等
文人謡歌
長歌
短歌
吟唱
相和琴歌
琴歌
琴歌曲
曲子
民間歌曲
教坊曲
著辭曲
送酒著辭
改令著辭
抛打著辭
大曲
太常署大曲：十部伎二部伎等等
教坊大曲
佛寺大曲
其他民間大曲
講唱
轉變
俗講
説話
其他表演唱
齊言謡歌辭
齊言琴歌辭
齊言曲子辭
齊言大曲辭
齊言講唱辭
雜言謡歌辭
雜言琴歌辭
雜言曲子辭
雜言大曲辭
雜言講唱辭
聲詩集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

這幅圖表，或者可以向讀者提供一個理解本書分類體系的綫索。它可以表明：過去那種詞天下（即認爲一切歌唱皆詞）的看法，以及由此而生的曲子天下的看法，都是錯誤的。本書在著録曲子和謠歌時，對它們的標題作了分别處理；在校訂謠歌辭時，未强行要求同組各首格式一律：正是出於對上述錯誤看法的糾正。它還可表明：齊言歌辭和雜言歌辭是同一層次的概念，它們以一定的音樂體裁爲共同存在的條件，因此，過去那種詞生於詩的觀點是錯誤的，那種把詞歸結爲長短句的觀點也是錯誤的。本書名爲《雜言歌辭集》，而以《聲詩集》作爲附録收入，正是爲了表明雜言歌辭同齊言歌辭的分鑣並騁。此外，這幅圖表顯示了謠歌同曲子、曲子同大曲、一般曲子同著辭等並列事物之間的相互轉化關係；這種關係導致了音樂文學的發展。這幅圖表表明了曲子同教坊曲、謠歌同民間謠歌等主支事物之間的區别；分清這種區别，將能避免以偏概全的錯誤。依據這裏的邏輯關係，我們還能進而考察推動隋唐五代燕樂歌辭發展的種種文化原因。

二、燕樂産生的歷史過程和曲子繁榮的歷史條件

在目前的詞史研究中，詞是燕樂的産物——這一看法已得到普遍承認。這個看法的確是不錯的。但我們也不妨進一步思考一下：燕樂對於詞，或者説對於詞的前身曲子，只是一個文化背景的條件，那麽，曲子的體裁條件又成立於何時呢？另外，作爲一種歷史事物，燕樂也有它的形成

過程，這個過程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這就使我們不得不對歷史作一番追溯，注意到出現在漢魏之際的若干音樂文化變動。

有一件事情被歷來的音樂史家忽視了，即：在漢末以前，中國並沒有產生那種歌、樂完全配合的樂歌。漢以前的音樂記載，盡是關於器樂間歌伴奏的記載。如《儀禮》所記的『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如《周禮》所記的『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這時候通行的歌唱方式是相和歌，即歌、樂相間而作，或人聲伴唱與主唱相間而作。如《史記》所記的『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庄子》所記的『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這時候的伴奏樂器，主要是琴瑟。琴瑟之歌，稱『絃歌』。絃歌也是以『一彈再三嘆』（《古詩十九首》）的方式歌唱的，歌樂仍不完全配合。

中國最早的樂歌型歌曲，是把相和歌納入清商三調曲而產生的。這種歌曲，被稱作『歌絃』。關於歌絃的最早記載，目前保留在《樂府詩集》『相和歌辭』卷所引的《大明三年宴樂技錄》和《元嘉正聲技錄》的佚文中。但在此二書之前，東漢人已有『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仲長統《樂志論》）、『嚼清商而卻轉』（張衡《西京賦》）一類說法。這類說法證明，東漢的人聲歌唱已開始模倣琴瑟之聲。至於人聲歌唱果然配入絃管金石，其事則發生在曹魏：

《宋書·樂志》引王僧虔語：『今之清商，實由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王沈《魏書》：曹操『登高必賦，及造新歌，被之管絃，

皆成樂章』。

《宋書・樂志》：『又有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所謂『今之清商，實由銅雀』，實際上說到中國歌唱由相和階段進入樂歌階段的一個重要歷史條件，此即曹魏清商署的設立。根據《資治通鑑》一三四胡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和同書《齊王芳紀》注引《魏書》，清商署的前身是建安十五年冬建於鄴城的銅雀臺。它原是曹操的私用音樂團體，後屬光祿勳管轄，署有令、丞等職官，與太樂署、黃門鼓吹署並立，多納女樂。另據考證，這個專門俗樂團體的歷史貢獻，不僅在於按清商三調宰割辭調，依樂造歌，而且，它把流行於中原的相和歌，同採自吳地的『趨』曲、採自楚地的『艷』曲結合起來，統一奏入瑟調，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批大曲。

這樣，曹魏時候就出現了兩種嶄新的音樂體裁：樂歌型的歌曲和樂曲、歌曲、舞曲並聯的大曲。於是爲隋唐燕樂曲子和大曲的成立準備了音樂體裁的條件。

與此同時，在中國南方也發生了一件對整個中國音樂史影響極大的事件，此即佛教音樂系統的建立。

唐以前，中國佛教可以三國爲界劃爲兩期。第一期佛教，主要分佈在彭城、丹陽、許昌、南陽等地。在這一期中，唄讚音樂並未系統傳入，故梁慧皎《高僧傳》說『金言有譯，梵響無授』。正式意義上的佛教音樂，是在佛教傳入的第二期中出現的。

據《出三藏記集》記載，率先把西域梵聲介紹到中國來的人是吳僧支謙。他翻譯了《瑞應本起經》，其中的《帝釋樂人般遮琴歌唄》，爲後世的『般遮瑞響』（即梵唄曲調）開了先河。嗣後，建康一地成爲第二期佛教的中心。來自月支、康居、天竺及其他西域國的僧侶們，在這裏『裁製新聲』，使晉宋之際出現了唄讚、轉讀的昌盛。至今可見的唐五代講經文和變文寫本中，還大量保留了此時僧侶們所創製的唄讚曲的聲符。

唄讚是對佛經偈頌部份的唱誦，轉讀是對佛經散文部份的唱誦。按印度習慣，『設讚於管絃，則稱之爲唄』。故中國的絃樂，尤其琴樂，很明顯地接受了唄讚的影響。但也就在唄讚、轉讀發展的盛期，在東晉中葉，中國僧侶不滿足於這兩種外來方式，而創造了一種中國式的佛教宣唱——唱導。唱導面向僧俗兩方面聽衆，以『廣明三世因果，卻辯一齋大意』（以上引文見《高僧傳》『經師』、『唱導』等篇）爲內容，講究採摭民間伎藝，隨時設辯。由廬山僧慧遠創製的這一種講唱方式，促成了佛教音樂的漢化或南方化。隋唐五代佛教講唱以南方爲基地的局面，即由此得以奠定。

以上事件表明：在胡樂大舉入華之前或同時，對隋唐燕樂影響極大的一些變動，就在中國本土，尤其在中國南方，頻頻發生，並積聚起引發更大變動的力量了。

至於人們經常說到的胡樂入華，則主要是通過以下幾條途徑進行的：

第一條途徑是戰爭和外交。公元三五〇年前後，前涼王張重華據守涼州，獲得重四譯貢入的天竺伎。公元三八四年，前秦呂光大破龜茲、獪胡、温宿、尉頭等國兵，進軍龜茲，獲其樂伎。

公元四三六年左右，北魏平北燕、通西域，獲得疎勒、安國、高麗等國伎；此時高昌款附，又貢入高昌伎。公元五六八年，北周武帝聘突厥皇后阿史那，得其所攜康國伎。這些作爲戰利品、進貢物或陪嫁物的西域樂伎和東夷樂伎，後來成爲隋代七部樂、唐代九部樂和十部樂的主體。

第二條途徑是商業貿易。北魏時，絲綢之路上曾出現『商胡販客，日奔塞下』的局面，音樂歌舞亦隨之輸入。北齊時以樂伎得致顯達的人物，如曹僧奴、曹妙達、何朱弱、史醜多、和士開、安未弱、安馬駒等人，均是北魏賈胡的後裔。《隋書・音樂志》說：『煬帝矜奢，頗翫淫曲，……其哀管新聲，淫弦巧奏，皆出鄴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云。』由此可知：北魏、北齊時由西域商人輸入的音樂伎藝，是隋代俗樂的重要組成部份。

第三條途徑是佛教流傳。在前述的唄讚、轉讀、唱導之外，中國另有一種稱作『佛曲』的佛教音樂，它是用於佛教慶節大會和讚佛、禮佛場合的西域俗樂。《洛陽伽藍記》所記景樂寺、長秋寺、宗聖寺、景明寺等處的慶節樂舞，多本自西域風俗。《羯鼓録》所載『諸佛曲詞』十名，應屬讚佛禮佛之曲；而『食曲』三十三名，其中有《大燃燈》、《散花》、《龜茲大武》諸曲，應屬西域佛教慶節大會之樂。盛唐燃燈風俗、獅舞、胡旋舞、蘇幕遮舞（即潑水乞寒之戲），均可考爲西域佛教風俗歌舞。

此外，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亦是胡樂得以大舉入華的重要條件。它改變了華夏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審美風尚，造成了禮崩樂壞的局面。北魏道武帝時，北狄的《簸邏迴歌》、《真人代歌》便

已用於郊廟宴饗。孝文帝號稱『垂心雅古，務正音聲』，但他的樂制改革，不過是把『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於太樂』（《魏書》一〇）。至西魏大統初年，『太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徘優角觝之戲』（《周書》三五）。《隋書·音樂志》和《通典·樂志》，還詳細記載了北魏宣武以來諸君主『躬安夷狄』，對之『皆所愛好』、『情動於中』的事跡。正是由於民族成份的改變，胡樂纔對後來的隋唐音樂文化發生了巨大影響。

儻若全面地觀察一下上述事實，那麽我們不難發現：把胡樂歸結爲十部伎的看法是錯誤的。十部伎中的胡部諸伎，不過是它們原來所在國家的宫廷樂舞，內容有限；它們作爲進貢物或戰利品的身份，決定了它們不可能廣泛流傳。毫無疑問，西域民間音樂纔是『胡樂』的主體。此外，把胡樂歸結爲龜兹樂，進而歸結爲蘇祇婆琵琶樂的看法，也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北朝時候有大批『鮮卑之音』、『虜歌』存在，而康、安、史、何、疎勒、高昌、于闐、高麗等國均有它們各自的音樂文化。『龜兹樂部』、『西涼樂部』一類提法，證明胡樂各部之間的樂器並不統一；從新疆發現的多種文字和文書，則證明各少數民族都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發展了本民族的文化。這種情況可稱之爲『音樂多元化』，它是各民族音樂相互融合的前提。

胡樂和漢樂相互融合的最早跡象，是在龜兹樂傳入河西之後不久出現的。據史志記載，前秦末年，涼州樂工便綜合漢樂和龜兹樂，創造了一種稱爲『秦漢伎』的音樂。公元四三九年，北魏討平北涼，繳獲『秦漢伎』，改稱『西涼樂』。『西涼樂』以漢樂爲主體，而雜以胡樂聲調——

此種品質，得到北魏、北周及隋代君主的重視，遂用於各種賓嘉大禮，稱爲『國伎』。隋文帝曾在劃分九部伎時，將西涼樂與清樂並組（《玉海》一〇五引徐景安《樂書》）；唐人記載坐部伎風格時，曾説用龜兹樂的各伎聲音喧鬧，惟獨用西涼樂的《慶善舞》『最爲閒雅』（同上引劉貺《太樂令壁記》）。由此可知：從華夷音樂融合之始，這一融合就具備了以漢樂爲主體的特色。

西涼樂之産生於涼州，是有其必然性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一地區是多種文化匯聚的地區，又是相對安定的地區。《文獻通考》三二二『涼州』條説：『蓋其地勢險僻，可以自保於一隅。貨賄殷富，可以無求於中土。故五涼相繼，雖夷夏不同，而其所以爲國者，經制文物，俱能做傚中華，與五胡角立。中州人士之避難流徙者，多往依之，蓋其風土可樂如此。』正是由於這個道理，後來的幾次華夷音樂融合的高峰，均發生在國家相對統一和安定的時期。例如在北魏統一北中國的近一百年間，曾發生孝文帝『正音聲』的事件，中書監高允奏《樂府歌詞》的事件，文明太后詔『集新舊樂章，參探音律』的事件，以及由公孫崇、劉芳、祖瑩主持的多次典樂的事件。到隋代滅陳以後，由於南方音樂的加入，音樂融合成爲全國性的文化潮流，一個嶄新的音樂史階段，便輝煌地展開了。

以下事件，可以看作燕樂由産生而向縱深推進的一些表現：

公元五八一年，隋文帝楊堅建國，帝號開皇。『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兹伎》，七曰

《文康伎》。又雜有疏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隋書》一五）

次年，鄭譯據龜茲樂工蘇祇婆的琵琶原理，奏上八十四調（《隋書》一四）。鄭譯律與唐代流行的燕樂樂律相符，代表漢樂對胡樂樂理的整理。

開皇九年，平陳，獲江左之樂。文帝聞而嘆曰：『此華夏正聲也！』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隋書》一五，《舊唐書》二八）

公元六〇五年，煬帝即位，改帝號大業。元年，即下詔博訪知鍾律歌管者。（《隋書》一五）

次年，徵裴蘊爲太常少卿，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户；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聲者，皆直太常。『異技淫聲咸萃樂府』，『增益樂人至三萬餘』。煬帝遂於東都大設戲場，誇於突厥染干。（《隋書》一三、四一、六七，《北史》七四，《通典》一四六，《資治通鑑》一八〇）

三年，煬帝巡河右，使西蕃胡三十七國謁於道左，『焚香奏樂，歌舞喧譟』；又徵四方奇技異藝，盛陳於東都端門街，終月乃罷。（《隋書》六七）

五年，於觀風行殿宴高昌王及伊吾吐屯設，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隋書》三）

六年，准御史大夫裴蘊奏，以所徵人間善音聲者『悉配太常，並於關中爲坊置之。』（《隋書》一五）

煬帝執政之初的這六年時間，不啻進行了一場規模巨大的文藝運動。它對民間人才作過三次

挖掘，從而建立了以教坊爲中心的宮廷燕樂系統。它以宏偉的音樂文化的陳列，證明隋代音樂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遠遠高於當時的四方諸國。而文帝時候對南方音樂的幾次整理，則無疑是煬帝時代音樂繁榮的基礎。

就這樣，中國音樂史開始了燕樂階段，中國音樂文學史則開始了被郭茂倩稱作『近代曲辭』的階段。在《樂府詩集》『近代曲辭』卷中，記載了《紀遼東》、《昔昔鹽》、《十索》、《水調》、《穆護砂》、《火鳳》、《回紇》、《太平樂》、《聖明樂》、《堂堂》、《江都宮樂歌》等十一個産生於隋代的曲調；而《樂府詩集》失載、今天卻可考爲隋代新曲者，又有近五十曲。這些曲調基本上産自民間，往往曾作爲民歌流傳。到唐代，它們或採爲教坊曲，或演變爲大曲，而《五更轉》、《水調》、《柳枝》、《十二時》等曲，又一直廣泛地流傳於民間。它們證明：漢樂和胡樂相結合而産生的新俗樂，是燕樂的主流；民間歌唱，是燕樂曲子的搖籃，

如果我們對這些新興曲調作一番具體考察，那麽，我們還能發現：隋唐曲子的種種特徵，都植根在燕樂所提供的一系列新的條件之中。

（一）曲子的音樂形式特徵及其條件

前面我們説過：産生於曹魏清商署的樂歌，爲曲子的産生預備了條件。但燕樂曲子與前代清樂曲相比，具有更爲鮮明的節奏和更爲規範的曲體，乃屬於一個新的階段。因此，胡樂入華，是曲子體裁得以形成的另一個條件。

曲子的節奏特色，同西域節奏樂器的大批輸入有關。新興於隋唐的胡樂器、俗樂器，大多是節奏樂器。十部伎中胡樂器和新俗樂器共約四十種，鼓和鐵版佔其半數——達十八種。而在唐代社會中，最常見的樂器是羯鼓和拍板這兩種打擊樂器。

羯鼓最盛於開元、天寶，唐玄宗曾稱之爲『八音之領袖』。《羯鼓録》載其曲名，達一百三十種之多，其中九十二種爲玄宗時新造曲。羯鼓的特點是『尤宜促曲急破，作戰杖連碎之聲』。玄宗嫌琴曲『聲淡』，每令人奏羯鼓『解穢』。這實際上反映鼓樂節奏大大地改變了當時的音樂風尚。

拍板則是唐人曲子歌唱的必備伴奏樂器。據敦煌壁畫，隋唐五代的每一樂隊，均配有拍板。關於唐五代人歌唱的各種記載，亦每每言及拍板。由於拍板的廣泛使用，隋唐五代人形成了一種嶄新的『拍』的觀念。如教坊曲名有《十拍子》、《八拍子》、《八拍蠻》，王建、元稹、白居易詩中屢屢提及『殘拍』、『當拍』、『破拍』、『趁拍』、『舞拍』、『入拍』、『坐拍』、『嵬峨狂歌教婢拍』。唐人並十分講究節拍用度，如『急曲子』之外有『慢曲子』，常調之外有『促拍』或『簇拍』之調；又如歌拍較疎，舞拍較密，大曲散序無拍，歌與排徧緩拍，入破後急拍。劉禹錫《和樂天春詞》說：『依《憶江南》曲拍爲句。』這説明：隋唐曲子『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曲拍的規則化決定的。

除曲拍以外，樂譜的大量使用，是隋唐曲子實現曲體規則化的另一表現。

樂譜不始於隋唐，但卻成熟於隋唐。隋以前的樂譜，除古老的『聲曲折』外，現在可知的只有四種：梁丘明所傳的《碣石調幽蘭》琴譜、北魏崔九龍的箏樂譜、《隋書·經籍志》著録的戴氏《琴譜》和無名氏《樂譜》。後一種，《隋書經籍志考證》尚認爲是隋萬寶常所作的。而現存的隋唐五代樂譜，至少有九種之多；見諸歷代書目的隋唐五代琴譜專書，則達三十種。唐代文獻中所記的『製譜』、『綴譜』之事，已無法數計；僅唐詩中所見，便有『旋翻曲譜聲初起』、『一紙展看非舊譜』、『盡是書中寄曲來』、『無奈李謩偷曲譜』等十數處。樂譜的廣泛應用，是器樂曲高度發展的表現，同時是樂曲獲得穩定結構的決定性因素。李乂詩有『梵樂奏胡書』句，《酉陽雜俎》一二亦有寧王『讀龜茲樂譜』之説，據此，這一因素的産生，也和胡樂入華息息相關。

樂譜的廣泛使用，又是唐人『曲子』觀念形成的條件。敦煌寫本中，至少有三十八種曲子作品、曲子樂譜、曲子辭集特别標明爲『曲子』或『曲』。隋唐五代的曲子調名，不僅有多種專門著録，如《教坊記》、《唐會要》、《羯鼓録》、《樂府雜録》，而且在一些嵌曲名的作品中也有記載。《通典》一四六説：『自周隋以來，管絃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從這段話裏，我們可以看到器樂曲在燕樂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可以看到胡樂器和新俗樂器怎樣推動了燕樂曲子的流傳，同時可以看到：在隋代之初，燕樂曲調便深入羣衆了。

（二）曲子的調名內容特徵及其風俗背景

儘管少數民族器樂曲是燕樂曲調的一部份來源，但大部份曲子，作爲歌唱之曲，是由漢族民間謠歌加工而成的。這一點，可以從曲子調名的內容中考見。我們並可具體考知曲子在其發生時期的一些特點。這些特點是：（一）曾作爲民歌廣泛流傳。例如《黃麞》、《武媚娘》、《破陣樂》、《得蓬子》。（二）曾用於民間戲弄，或曾合於民間舞蹈。例如《踏謠娘》、《蘭陵王》、《掃市舞》、《繚踏歌》、《隊踏子》。（三）曾是民間風俗歌。例如《河瀆神》、《二郎神》、《大郎神》、《迷神子》、《拜新月》、《七夕子》。

上述三類曲子的第一類，均曾在史籍中記爲『里歌』、『軍中歌』或『天下皆歌』。此應指這類歌辭經過集體歌唱。例如《得体歌》，原是勸力之號子歌，辭爲『得体紇那邪！』經過傳唱，號頭聲外增出正歌四句。開元二十九年，陝縣尉崔成甫附會爲得寶歌，廣之爲歌辭十闋，使舟人齊歌之。又自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使婦女百餘人鳴鼓吹笛以和之。《得体歌》於是成爲曲子。《教坊記》有曲名《得蓬子》，《樂府雜録》有曲名《得寶歌》、《得寶子》、《得鞛子》。『体』、『蓬』、『鞛』三字音近，這些曲名，實出自《得体歌》一調。

《得体歌》之由謠歌而成爲曲子，說明曲子的繁榮，乃以廣泛的民間集體歌唱爲背景。此種集體歌唱的特定場所稱作『歌場』。《樂府雜録》說：『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由此可知，《踏謠娘》、《蘇中郎》、《蘭陵王》、《繚踏歌》等戲弄曲

和歌舞曲，均以歌場爲其產生條件。歌場在民間十分常見，又稱『變場』、『戲場』。根據隋煬帝大設戲場於東都的史實，我們可以推知：隋代民間已經盛行了歌場風俗。

《踏謠娘》之『踏謠』，《教坊記》釋之爲『且步且歌』，唐人又稱『踏歌』，乃舞蹈的一種。《岳陽風土記》說：『荆湖民俗，歲時會集或禱祠，多擊鼓，令男女踏歌，謂之歌場。』此種踏歌風俗，實已徧及全國。《朝野僉載》曾記載了長安少婦的燈下踏歌，劉禹錫詩曾描寫了夔州男女的月下踏歌，温庭筠詩又說到『京口貴公子，襄陽諸女兒，折花兼踏月』，樊綽《蠻書》則云雲南有正月初夜的『踏諕之戲』，爲『鳴鼓連腰以歌』。因知所謂『歌場』，主要指踏歌之場。踏歌之樂，節奏鮮明，使謠歌規整化，因而產生了大量的依調歌唱。許多隋唐曲子，如《繚踏歌》、《隊踏子》、《踏春陽》、《踏金蓮》、《踏鵲鴣》、《竹枝》、《紇那曲》、《踏歌辭》等，所以蜂涌般從踏歌中產生出來，並非偶然。唐代曲子辭，凡產自民間者，多作長篇聯章，這也正是由踏歌反復一調的特色決定的。

如果說踏歌是歌場活動的主要音樂內容，那麼，祀神和祈禳就是歌場活動的主要風俗內容。祀神包括迎送神儀式和賽神歌舞。本書所載王維、沈亞之，皇甫冉、李建勳的四組迎神詞，可見迎送神儀式的一斑。它們表明：迎神活動在民間有悠久的歷史，有大體固定的節目，並有一批名爲『女巫』的專門藝術家主持這些節目。賽神活動，則是祭祀名義下的民間燕樂，唐人曾用『聯歌』、『歌者揚袂睢舞』、『擊鼓以赴節』、『女巫紛屢舞』、『連踏竹歌』、『以曲多爲賢』、

『擊鼓吹長笛』、『男抱琵琶女作舞』、『紛紛醉舞踏衣裳』等語句描寫了從塞北至江南的賽神歌舞。至於祈禳風俗，則一稱歲時風俗。裴鉶《傳奇》所記的西山中秋踏歌，徐絃《新月賦》所記的五月拜祝，敦煌寫本辭所記的七月七日禮拜和七夕乞巧，《樂府詩集》八〇所記的三月上巳祓禊，均屬之。在《教坊記》所載的曲名中和在本書所載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祀神歌和祈禳歌實例。例如教坊曲中的《迷神子》、《河瀆神》、《大郎神》、《二郎神》、《羊頭神》，應當以民間祀神歌舞爲其淵源；劉禹錫的《竹枝詞》九首，則有賽神風俗的創作背景；《樂府詩集》『近代曲辭』卷載李端和吉中孚妻張氏的《拜新月》辭五首，敦煌寫本載《拜新月》二首、《喜秋天》五首、失調名『七日佳人喜夜晴』一首，均產自拜月風俗；而流行於唐代的《祓禊曲》，則是祓禊風俗的產物。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風俗歌舞，同西域的風俗歌舞有密切關聯。《文獻通考》九〇曾說：唐代的淫祠之風，起自北齊後主的『躬自鼓舞以事胡天』。盛行於中原的《蘇莫遮》、《渾脱》二舞，則源於高昌、龜兹、康國等地的十一月乞寒風俗。《穆護砂》是隨祆教而傳入的，它作爲祆教祭祀祈福的風俗歌，在漢地演變成爲賽神之曲。下面我們還要談到：唐代的酒令風俗以及《傾杯》、《三臺》、《輪臺》、《醉胡子》等著辭曲，也是西域文化同漢文化結合的果實。

（三）曲子的歌辭風格特徵和妓女文化

如果把隋唐曲子的調名和它的辭章作一對比，那麼可以看到：它們具有很不相同的風格特

徵。曲子調名帶有濃厚的鄉土色彩，曲子辭章卻更多地表現了市民生活；曲子調名富於表演性，生動，俚俗，曲子辭章卻更具抒情性，婉轉，富於女性情調。以敦煌曲而言：在《破陣子》的調名下，寫的卻是『蓬臉柳眉羞暈』和『香檀枉注歌脣』；在《魚歌子》的調名下，寫的卻是『繡簾前，美人睡』和『恨狂夫，不歸早』。這些曲子辭顯然是爲妓女歌唱而寫作的，故它們採用了婦女生活的題材，出自女子口吻。這就揭示了隋唐五代曲子辭產生和繁榮的另一個條件：樂妓的歌唱。

隋唐五代的樂妓可分兩類，一爲宮妓，即掖庭之妓和教坊之妓；一爲民間妓女，包括『郡妓』、『州妓』、『府妓』、『營妓』、『飲妓』及各種私妓。天寶以前，樂妓多集中於皇室，故教坊成爲大批曲子的滋生之所。隋代新造曲，可考者五十八曲，這同隋煬帝設置教坊一事有關。《教坊記》載盛唐曲調三百四十三曲，花蕊夫人《宮詞》則說開天之間『太常奏備三千曲』，這也因爲開天時期是教坊盛期。又驗諸現存的早期曲子辭：它們或者由宮人創作，或者詠『愁閨夜不眠』（隋煬帝《錦石擣流黃》）、『風月守空閨』（薛道衡《昔昔鹽》）一類女子戀情，亦表明曲子辭的繁榮，是在掖庭妓和教坊妓的參與下實現的。

歌妓對於曲子辭的發展，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施加了決定性的影響：

第一是溝通了民歌和教坊曲之間的交流。教坊妓，往往有一段作爲民間歌妓的身世。隋煬帝時，大括民間善音聲之人；唐玄宗時，『青樓小婦斫裙長，總被抄名入教坊』（王建《宮詞》）：這都造成

大批民間歌妓入宮。如玄宗的宮女念奴，本是長安名倡（元稹《連昌宮詞》注）；開元末選入宮中的歌手許和子，原爲吉州永新縣的樂家女（《樂府雜録》）；天寶中善舞《凌波曲》的宮妓謝阿蠻，進自京兆新豐（《太真外傳》）；大歷中號稱『記曲娘子』的宜春院才人張紅紅，出身歌丐（《樂府雜録》）；大和中善歌舞《何滿子》的宮人沈阿翘，曾是吳元濟私妓（《杜陽雜編》）。卷中她們給宮廷燕樂帶來了豐富的民間營養，後又因戰亂、宮人解放等原因，流落在民間。這種交流，無疑推動了謡歌向曲子的轉化和曲子的繁榮。

第二是造就了大批文人曲子辭。在中唐以前，文人曲子辭多是按採詩入樂的方式産生的。《唐聲詩》『紀事』章中的『合樂二十六事』，全是這類採詩入樂的事跡。當時文人中有上京進樂府的風尚，人們亦以辭入樂府爲榮，這表明歌妓是文人作品同曲子音樂聯繫起來的必要媒介。中唐以後，教坊解散，妓女分佈各地，成爲文人的筵樂夥伴，這纔形成文人按樂作辭的曲子辭創作的高潮，並導致了詞的産生。

第三是奠定了曲子辭的基本風格和體制。唐五代曲子辭，其風格應以敦煌曲子辭爲代表。在敦煌曲子辭中，約有一百二十多首婦女題材的作品，可以判爲女藝人的應歌之作。這些作品佔據非佛教曲子辭的半數。它們大量使用了故事敍述、對話、問答，多首聯章等表現手段，明顯帶有曲藝表演的痕跡。這些作品集中描寫了怨女棄婦的希望與哀愁，風格朴素，感情真摯，語言生動婉轉。唐代詩人所説的『輕新便妓唱』、『艷曲不須長』、『曲裏歌聲不厭新』、『非關艷曲轉

聲難』，均可導源於此。敦煌曲子辭同隋唐五代曲子辭整體風格之間的聯繫，是歌妓演唱決定了曲子辭的基本風格和體制的證明。

第四是傳播了大批優秀曲調，最終造成了依調填辭的文學風尚。據初步統計，隋唐五代新製樂曲，可考者達一千之數，其中有傳辭的近二百五十曲，演變爲後世詞調的爲一百三十餘曲。凡流傳較廣、傳辭較多的曲調，往往是唐代歌妓的保留節目。例如許和子、灼灼善歌《水調》，胡二姊、沈阿翹、孟才人、唐有態、魚家、葉氏善歌《何滿子》，等等。歌妓的專門演唱並造成了一調多辭的情況。例如《楊柳枝》，即使排除《柳枝》、《折楊柳》、《添聲楊柳枝》等調名下的傳辭不計，它的存辭也達到了百首以上。以『楊柳枝』爲名的樊素，是白居易的家妓，白氏《楊柳枝詞》九首，顯然是因爲她的演唱而創作並流傳開來的。也就是在同樣一種背景下，晚唐五代出現了依調填辭的風尚。

綜上所述，我們有理由認爲：隋唐五代曲子是隋唐燕樂的特殊產物。燕樂向曲子提供了新的節奏觀念和新的曲體規則化手段，這使因聲度詞的創作獲得一個嶄新的基礎；燕樂向曲子提供了豐富的民間歌舞風俗，這使大批曲調獲得繁殖的温牀；燕樂並向曲子提供了作爲演唱隊伍的妓女，從而使曲子的存在，不僅是作爲『胡夷里巷之曲』的存在，而且是作爲宮廷燕樂節目的存在，和作爲『尊前』、『花間』的清詞麗句的存在。以上三方面，構成了曲子繁榮的條件，確立了曲子的特徵，也表現出隋唐燕樂區別於前代清樂的特殊面貌。實際上，曲子由產生而繁榮而演變的歷

史，也是同這三種條件順序發生決定作用的過程息息相關的。

三、唐著辭和詞體形成的原理

『詞體』是從文學創作的角度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指詞區別於近體詩的一些形式特徵。按通常的看法，詞體包括三個要素：一是調譜，即調名和調名所代表的體段格式；二是聲韻，即各調對於字聲字韻的具體規定；三是章句，即一些特殊的修辭句法。這三個要素的內容常常互相交叉，統稱爲格律。

本質上說，詞體的問題並不是音樂的問題。詞體作爲近體詩體的對立物，實質上意味着一種特殊的格律詩體。但詞體的形成同音樂有關。大批詞調名來源於曲子調名，許多詞調格式反映了曲體的特徵。因此，燕樂是詞體形成的先決條件。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在前面已經論述了詞體形成的若干要素。

我們尚未論述的是兩個非音樂的要素：『聲韻』的要素和『章句』的要素。分析一下敦煌曲子辭便能明白這兩個要素的性質。儘管敦煌曲子辭講究句尾叶韻，儘管有些曲調（如《南歌子》、《破陣樂》）起結句的末二字注意了平仄，但在敦煌曲子辭中，無法歸納出任何一調的格律模式。它們經常根據歌唱需要增減字句，經常使用裝飾辭、字句改組等一次性修辭手段。它們的辭

式，不僅取決於曲體，而且取決於演唱時聲情表達的需要；不僅反映曲體的穩定性和統一性，而且反映曲調隨歌唱手法的變化而有的細膩的多樣性。王國維曾說『唐詞律寬』，這話尚欠準確。實際上，由按調譜填詞的觀念產生的『律』，根本上是同活的曲子辭相衝突的。因此，不可把詞之格律視爲音樂的產物。

那麼，詞體在聲韻、修辭方面的格律特徵，是怎樣形成的呢？

這要從著辭的產生和發展說起。

著辭是一個特殊的曲子品種，在唐代人的用法中，其涵義是指酒筵上的依調唱辭或依調作辭。如韓偓《褒娜》：『著詞暫見櫻桃破，飛醆遙聞荳蔻香』；如花蕊夫人《宮詞》：『新翻酒令著辭章』。花蕊夫人所說的『著辭』，已有依酒令規則設辭的涵義。這種情況又有一個專稱：『著辭令』。《唐摭言》一三記有白敏中的『改著詞令』，乃七言四句一首；《太平廣記》二七五引《北夢瑣言》記有沈詢的『歌著辭令』，乃五言四句一首。

唐代的著辭大體有三種形式：送酒著辭、抛打著辭、改令著辭。送酒著辭即勸酒歌唱，是最爲常見的一種著辭形式。據《太平廣記》所記，它有三個特點：第一，它是相互酬唱，此恰如白居易《醉歌示妓人商玲瓏》所云：『使君歌了汝更歌』。第二，勸酒人所致的令歌，與飲酒人所還的答歌，須同依一調。第三，歌時常兼舞，其次序亦是先令舞後答舞。抛打著辭即指與抛打令結合的歌舞。據唐人詩文，知其進行方式是：筵中主客皆迴環而坐，先用香毬、杯盞或花枝巡

傳，以鼓樂定其始終。曲急促近煞拍時，則有嬉戲性的拋擲，中毬、盞、花者須持之起舞。白居易詩：『香毬趁拍迴環匝，花盞拋巡取次飛』，『《柘枝》隨畫鼓，《調笑》從香毬』；徐鉉《拋毬樂》辭：『歌舞送飛毬，金觥碧玉籌』，『灼灼傳花枝，紛紛度酒旗』——都是對拋打令的描寫。改令著辭則是以曲調爲令格的撰辭遊戲。前述白敏中、沈詢二例，均爲改令著辭。改令著辭是最終導致詞律形成的一種特殊的文學創作，下面還要對此作出具體論述。

從時代先後看，上述三種著辭的形成條件不盡相同：送酒著辭產生最早，拋打著辭次之，改令著辭最晚。因此，詞體的形成條件，可以說就隱藏在三種著辭的形成條件之中。

『著辭』二字，最早見於武則天時候的話本《遊仙窟》。張鷟在他的這部作品中說：某張生來到兩女郎幽居之所，受到宴樂款待。酒筵詩令方畢，兩女郎便命奏樂，起舞共勸張生。張生於是起舞，『著詞曰：「從來巡繞四邊，忽逢兩個神仙。……」』辭乃六言八句一首。

就在《遊仙窟》問世之後不久，中宗景龍間，又發生了幾次宮中宴飲著辭的事件，並見諸載籍。這就是本書《聲詩集》所著録的幾首《回波樂》辭的來歷。同《遊仙窟》中的著辭一樣，《回波樂》也是歌舞辭，六言體，屬送酒著辭。

以上二例在曲調特徵方面的相似，並非偶然。唐著辭曲調可考者在五十曲以上，一般都具備以下三個特點，即：合舞，有比較諠騰急促的風格，富遊戲性。例如唐代流行的著辭曲《三臺》、《傾杯》、《回波樂》，便都是配舞、節拍急促、用六言體、被稱作『艷曲』的樂曲。這三支

曲調並且都編入了教坊，改製成爲大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們有相近的音樂淵源。《傾杯樂》最早見於《隋書·音樂志》，《隋志》說隋文帝時北齊樂人曹妙達教習樂歌，獻奠登歌象《傾杯》曲。此曹妙達，乃是來自曹國的琵琶名手。《回波樂》最早見於《北史》四八，《北史》說尒朱榮『與左右連手踏地，唱《回波樂》』。此尒朱榮祖孫數代爲契胡族酋長。至於《三臺》，一說是北齊高洋所用的送酒曲。此高洋則是鮮卑族人。這些例子，使我們可以把唐著辭風尚追溯到少數民族音樂文化中去。這一點還可從其他著辭曲中找到旁證。例如六言四句體的《輪臺》，出自邊地『共酌葡萄美酒，相抱聚蹈輪臺』的風俗（《大日本史·禮樂志》）；《醉公子》一名《酒胡子》，『胡人子息年長始別家之時，奏此曲飲酒』（日本《音樂根源鈔》）。又如《柘枝》來自南詔（參楊憲益《譯餘偶拾》），《刮骨鹽》來自西域（參《唐聲詩》下二一三頁），《拋毬樂》來自打馬毬或蹴毬遊戲，源於波斯（參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由此可知：胡地音樂文化的輸入，奠定了唐代著辭曲的基本音樂特徵，是唐著辭風尚得以形成的一個基本條件。

但拋打著辭的產生，卻是酒令發展的一個結果。

現在我們能夠知道的唐代酒令名目，約有二十多種。若作分類，則可提出律令、骰盤、拋打三種基本酒令形式。律令是以依次下籌巡酒爲特徵的酒令方式。《玄怪録》『劉諷』條所記，即爲律令。一九八二年江蘇丁卯橋出土酒令籌五十枚、酒令旗一枚，即唐人的律令工具。行令時每席設律録事一人，掌旗、籌、纛三器，凡飲（自斟）、勸（敬酒）、處（罰酒）、放（重新下籌）

等飲酒方式，或即興節目內容，均由籌筯決定。骰盤令又作『投盤令』、『頭盤令』是以擲骰子取『采』以決定飲次爲特徵的酒令方式。它來自樗蒲、雙陸等博戲，遊戲性很强，常用於酒筵之首，活躍氣氛。此即《醉鄉日月》所云：『大凡初筵，皆先用骰子，蓋欲微酣，然後迤邐入酒令。』在中唐時候，律令、骰盤令中都加入了歌舞，但中唐以前的律令、骰盤，卻不必包括歌舞。酒令同歌舞相結合，是從拋打令開始的。

古之飲酒，有杯盤狼籍、揚觶絕纓之説。甚則甚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國朝麟德中，壁州刺史鄧宏慶始創『平』『索』『看』『精』四字。令至李稍雲而大備，自上及下，以爲宜然。大抵有律令，有頭盤，有拋打。蓋工於舉場，而盛於使幕。（《國史補》下）

壁州刺史鄧宏慶，飲酒（至）〔置〕『平』『索』『看』『精』四字。酒令之設，本骰子、『卷白波』律令。自後（聞）〔間〕以《鞍馬》、《香毬》或《調笑》拋打時上酒，（有）『招』『搖』之號。其後『平』『索』『看』『精』四字與律令全廢，多以『瞻相』『下次據』上酒，絕人罕通者。『下次（掘）〔據〕』一曲子打三曲子，此出於軍中邠善師酒令，聞於世。（《唐語林》八）

這是兩段關於唐代酒令史的經典論述。後一段原文不易通讀，今作了擬校。文中『四字令』涵義不詳，隋丁六娘有《十索》，據此推測，『平』『索』『看』『精』似指四種手勢。李稍雲乃盛唐人，見《太平廣記》二七九。『卷白波』屬律令，意同『飛觴』（宋黃朝英《靖康緗素雜記》）。『招』『搖』爲拋打舞勢語彙，『招』爲邀請之意，『搖』爲搖手呼喚之意（《朱子語類》九

二）。『下次據』爲酒令名目，意爲『下一次得令者所據』（敦煌變文《難陁出家緣起》：『飲酒勾巡一兩杯，徐徐慢拍管絃催。各盞待君下次句，見了抽身便卻迴。』又《醉鄉日月》）。『一曲子打三曲子』云云，指用三種節奏方式來演奏同一支舞曲（見敦煌寫本伯三五〇一號舞譜，又詳另文）。——依據上述，我們可將唐代酒令史概括爲四個階段：一、繼承前代骰子令、『卷白波』律令的階段；二、高宗間，增加『四字令』的階段；三、盛唐李稍雲開始，拋打令成熟的階段；四、晚唐律令廢止，『下次據』一類歌舞令盛行，出現『一曲子打三曲子』的新形式的階段。很顯然，唐代酒令伎藝的發展，是以歌舞化爲趨勢的，拋打令正是這一趨勢得以實現的標志。

上引《國史補》的一段話，還向我們提示了拋打令形成的背景。它說：『蓋工於舉場而盛於使幕。』又說：『衣冠有男女雜履舃者，長幼同燈燭者，外府則立將校而坐婦人。』這就表明：唐著辭的興盛所依靠的酒令伎藝歌舞化，是賴公私妓女的活躍而實現的；而『舉場』和『使幕』，則是她們首先介入酒令伎藝的場合。

『舉場』是進士都會的俗稱，『使幕』指邊塞節度使幕府。唐代的商業性妓女，首先是在這兩處孵生的。《唐摭言》卷三曾記載了唐代進士的宴會。在曲江遊宴上，不僅有進士爲録事，主酒、主茶、主宴，且有進士主樂、主飲妓。《太平廣記》二七九曾記録了李稍雲的一次活動。他與十余名進士泛舟曲江，『盛選長安名娼，大縱歌妓』，於酒酣時溺死。唐代邊鎮則是大曲的重要產地，此外還產生了稱爲『營妓』的軍用妓女。司空圖對於盛唐營妓，有『軍營人學內人妝』的描

寫。岑參詩篇亦有『紅牙鏤馬對樗蒲，玉盤纖手撒作盧，……醉爭酒盞相諠呼，忽憶咸陽舊酒徒』的軍營記實。從另一面看，唐代的抛打令普徧使用了妓樂。所有寫到抛打令的詩篇，均有『鈿車迎妓樂』一類辭句。而用『打』這個詞來指奏樂和舞蹈，最初是宮中或教坊的習慣。凡此種種均說明：商業性妓女的產生，是著辭風尚得以形成的第二個條件。《唐摭言》說：『曲江遊宴，雖云自神龍以來，然盛於開元之末。』這句話則是對上述條件的歷史背景的概括。

自此以後，酒筵歌舞便如火如荼，風靡了整個中晚唐。《舊唐書·穆宗紀》：『國家自天寶已後，風俗奢靡，宴席以諠譁沈緬爲樂。』《國史補》下：『長安風俗，自貞元侈於遊宴。』《北里志序》：『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重科第，……進士自此尤盛，曠古無儔。……由是僕馬豪華，宴遊崇侈。』這種情況同妓女身份的變化密切關聯。隨着經濟中心由中原轉移到南方，隨着中央集權的削弱和地方權力的增大，隨着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安史之亂以後，藝妓不再爲掖庭、教坊和貴族所專有，私家蓄妓成爲普遍風氣；循『營妓』之例，各級行政機關都建立了一支以『郡妓』、『州妓』，『府妓』爲名的『官妓』隊伍；同時，出現了一批以『飲妓』、『酒妓』爲名的商業妓女。妓女於是成爲文人的重要娛樂夥伴。德宗建中年間，戎昱屬情浙江郡『酒妓善歌』者，有著辭贈唱（《本事詩》一）；憲宗元和初，元稹、白居易結交『江陵酒妓』楊瓊（元稹《和樂天〈示楊瓊〉》）；元和十一年左右，張祜觀宣城官妓抛打，有『斜眼送香毬』、『千回下客籌』之詠（據《唐詩人行年考》）。在初盛唐詩中，幾乎看不到有名有姓的妓女，中唐以後，這種情況完全改觀。

元、白詩中，詠及同家妓一起宴樂行令的篇章不計其數，僅白詩中提及的官妓名，如玲瓏、謝好、陳寵、沈平等，便達二十名。杜牧《張好好詩》中的張好好，罗虬《比紅兒詩》中的杜紅兒，亦分別是江西官妓和雕陽官妓。這些妓女不再是單純的歌舞表演者，而主要是酒令遊戲的組織者。皇甫松《醉鄉日月》論酒筵不歡之候，有『樂生而妓嬌』語；論律録事飲材，有『善令、知音、大户』語。孫棨《北里志》則介紹了衆多『善談謔』、『能歌令』、『善令章』、『善章程』的妓女。這兩部産生於大中至中和年間的著作，一方面是對中晚唐酒令伎藝的總結，另一方面也是飲妓作爲一個專門階層出現在唐代社會中的證明。

就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蓬蓬勃勃的改令著辭風尚。

改令是一種自由擬令。『改』的意思是與筵者依次爲令主，改换舊令，另擬新令。它包含的範圍很廣。舉凡在一定組織之外，即興設置的酒令，如所謂『千字文令』、『曆日令』、『拆字令』、『言小字令』、『手勢令』、『不語令』、『三鍾引滿一徧《三臺》酒須盡令』，都屬改令。

改令起自民間，它同民間嘲誚有一段交叉關係。隋唐嘲的資料基本上收載在《太平廣記》卷二五三至卷二五七中，這些嘲有三個特點：一、多以首句罵名，二、多用隱語和雙關語，三、即興創作。例如一首《酒嘲》：『酒，頭似阿濫鎚頭』，就體現了上述特點（『阿濫鎚頭』意爲『非鶉頭』，暗射酒非醇酒）。嘲用於酒筵就是改令，而許多早期著辭，從內容上看，與嘲並無二致。例如

《回波樂》，若略去表示歌唱定格的『回波爾時』四字，便成爲：

酒卮。兵兒志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宜。

首句二字點題，定韻，繼起的六言三句則用俗語實行嘲諷。其他幾首回波樂《也同此》。除掉依調不依調外，這些作品同嘲就没有甚麽區別了。

改令著辭的特點，是行令時必須遵循雙重規定，即在形式（辭式）上和內容（題目）上都依照預定的令格作辭。例如《唐摭言》一三記盧發宴白敏中，白『改著辭令』云：『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第，莫向尊前喜氣粗。』盧答令云：『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闕外分憂寄，不稱賓筵語氣粗。』這裏的七言四句曲調，及調中的『胡』、『盧』、『粗』韻，是形式上的令格；詠『十姓胡中第六胡』，則是內容上的令格。在內容令格方面，還可以看到嘲以首句罵題的特點的遺跡。

唐代最早的改令著辭是哪一首？這一點現在無法確定。但以下幾首辭，卻是必須特別注意的：

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調笑》，一題《調笑令》、《三臺令》或《宮中調笑》）

邊草。邊草。邊草盡來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萬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聲愁絕。（《轉應詞》，一題《調笑令》）

楊柳。楊柳。日暮白沙渡口。船頭江水茫茫，商人少婦斷腸。腸斷。腸斷。鷓鴣夜啼失伴。（《宮中調笑》，一題《古調笑》）

這三首分別是韋應物、戴叔倫、王建的作品，本事已不可考。但以下一些特徵，卻表明了它們作爲改令著辭的身份：

（一）這是最早以『令』命名的作品。《三臺》是著名的催酒曲，調名涵義是『急三拍』，以六言爲表現形式（論證詳另文）。《突厥三臺》、《庶人三臺》、《皇帝三臺》、《伊州三臺》、《宮中三臺》、《江南三臺》等等，應理解爲採用急三拍節奏的《突厥曲》、《伊州曲》、《宮中曲》、《江南曲》……。《調笑》則是著名的拋打曲。白居易詩云：『舊曲翻《調笑》，新聲打《義揚》』；『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又注：『拋打曲有《調笑》。』因知右三首調名中的『令』，涵義爲酒令。

（二）右三首，加上韋應物『河漢』一首，王建『團扇』、『蝴蝶』、『羅袖』三首，共七首，皆以首句呼題，詠物，近乎嘲體，顯然是若干組命題之作。

（三）每首三轉韻，後一處並顛倒前韻韻脚二字另立新韻，七首一律。這種修辭手法同音樂無關，顯然來自改令的令格要求。

（四）調名歧異很多，但均可在改令角度上統一起來。例如『三臺』指曲調類型——它的主要句式仍爲六言；『調笑』指來自拋打令的遊戲特點；『轉應』指修辭格式：『月明』——『明月』是一種轉應，第一首辭以『邊草』結，第二首辭以『邊草』起，也是一種轉應；『宮中』一

類則指命題範圍。或者說：『官中』是內容令格，『轉應』、『調笑』、『三臺』是形式令格。
（五）韋應物和戴叔倫年齒相近，貞元初，同在江西任刺史。『胡馬』和『邊草』二首也契合奇妙：『山南山北雪晴』之於『跑沙跑雪獨嘶』，『千里萬里月明』之於『東望西望路迷』，不僅修辭形式相同，句中平仄相同（『跑』讀平聲），甚至前一組中入聲字的位置也相同。加上前述二首以『邊草』相轉應的特點，我們可以推斷：這是作於同時同地的同一組改令辭。

《調笑》作爲拋打曲，是在貞元年間廣泛流行的。以上七首改令著辭，大抵也作於貞元。它們並不是一些偶然產生的事物，而是一代風尚的代表。

唐代改令風尚的一個特徵是求難求險。據《玉泉子》記載，鄭光任河中節度使時，曾有『宴飲徵令』之舉，乃求人體器官名與水菓名雙關的名詞。《全唐詩》八七九所載的『遙望漁舟，不闊尺八』，『雪下紛紛，便是白起』云云，令格則是眼前事與樂器名的雙關，或雪中情景與古人姓名的雙關。這幾種改令格很險，限制很嚴，可見當時改令令格的一斑。敦煌歌辭《蘇莫遮》說：『善能歌，打難令。』《維摩詰經講經文》說：『風前月下綴新詩，水畔花間翻惡令。』概括了當時的改令風氣。

改令的難度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爲對修辭格的講究。《唐摭言》一三記有沈亞之與『小輩』的一次行令。起令是書語、俗語各兩句：『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前二句爲書語，後二句爲俗語，這是內容方面的令格；每句四言，叶一韻，這是形式方面的令

格。此外，前二句中又均有疊字，後二句中又均有重字，這就在一般的令格要求上，加上了修辭的要求。沈亞之的還令，嚴格說並不完全符合標準：『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嘍羅。』但前二句畢竟合了重字格，也就算通過了。

修辭格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對音韻的要求。在若干繞口令中，經常出現字字韻，又多同聲字的情況。後來的改令，一般也有對用韻的要求。例如高崇文、薛濤的改一字令，令格爲『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又如王鍇與馮涓改令，改令爲：『樂、樂、樂，冷淘似餺飥』；還令爲：『己、已、巳，驢糞似馬屎』。除兩物相似的內容格、一字三呼的形式格外，每令八字中有四韻成功地完成了改令與還令的一個重要表現。改令著辭講究錯韻、轉韻等音韻修辭手段的特點，來字，也是源於此。

『一字令』的特點是句式不變，只變化韻字。例如高崇文、薛濤所作的令辭分別是：『口，有似没量斗』；『川，有似三條椽』。這種手法在改令中很常見。韋莊著辭《上行杯》二首的末三句互成對應：『須勸，珍重意，莫辭滿』；『須愧，珍重意，莫辭醉』。這正是一字令手法在曲子辭中的應用。

唐代最精巧的一些曲子辭，便是通過曲調與上述改令手法的結合而創作出來的。或者說，它們是曲調令格與修辭令格相結合的產物。關於這種結合，有很直接的記載作爲證明。花蕊夫人《宮詞》說：『新翻酒令著詞章，侍宴初開意卻忙。宣使近臣傳賜本，書家院裏徧抄將。』這說明著

辭令常是一次宴會的主要節目。曲調令格預先頒布，故有『徧抄將』、『意卻忙』的景況。從所謂『傳賜本』看，令格是以歌辭範例的形式公佈的——這是改令的慣例。因此，『賜本』中必然包括曲調以外的形式令格。杜牧《後池泛舟送王十秀才》說：『問拍擬新令。』賈餗《春池泛舟聯句》說：『杯停新令舉，詩動彩箋忙』。這可以看作花蕊詩句的注脚。它表明格律精巧的著辭的創作程序是：依據曲拍擬訂令格，依據令格寫作令辭，然後纔付之演唱。令格在這裏是一個聯繫曲調與歌辭的中間形式，有它的獨立性。它已經兼有改令規範和依調著辭規範兩方面的屬性，已經把關於曲調以及關於曲調辭式的規定，把關於修辭以及關於字聲、字韻的規定，統統集於一身。這就是所謂『調譜』的前身，亦即詞律的來源。

從韋應物等人的《調笑令》，到裴誡、温庭筠的打令辭，改令著辭在曲子辭的歷史上劃出了一個特殊的階段。就在這一階段中，發生了曲子辭修辭手法的急速演進。温庭筠的《南歌子》，七首平仄如一；温庭筠的《訴衷情》，全辭三十三字，叶韻字達十一個；温庭筠的《荷葉杯》、《訴衷情》、《定西番》、《酒泉子》等，又開創了平仄韻錯叶的風氣。此後，《荷葉杯》中產生了顧夐等人的末句疊句格，《酒泉子》則在敦煌辭八句兩換韻的基本格式上演變出了二十多體。這種情況，不僅在敦煌曲子辭中沒有先例，而且在宋代新造詞調中一無繼響。它們無疑是改令著辭的特殊產物。

上述《酒泉子》、《荷葉杯》、《南歌子》等曲調，都是有充份旁證的專門著辭曲。《楊柳

枝》也是這樣一種曲調。《雲溪友議》卷下説：裴誠、温庭筠爲友，『好作歌曲，迄今飲席多是其詞焉。……二人又爲《新添聲楊柳枝》詞，飲筵競唱其詞而打令也。』這句話可以理解爲：當時飲筵，競以温、裴詞爲改令令格而行著辭令。但看温、裴的《楊柳枝》，都用雙關，都詠艷情，而分别以琵琶、蓮子、桃核、骰子等等爲題面，便知它們原本就是産於妓筵的改令辭。它們所以風行一時，乃因爲它們是既講求曲調規定，又講求主題、題材、創作手法規定的令格代表。這些令格一旦脱離了妓筵，脱離了歌唱，便變成了所謂詞律和詞譜。因此，詞體形成的最後一個條件就是：以改令著辭爲代表的唐五代文人曲子辭同實際歌唱的分離。

隋唐五代燕樂擁有豐富的文化内容。它的每一品種，都有自己的存在條件和運動歷史。以上，我只是根據詞史研究提出的問題，從一條綫索——作爲燕樂的典型品種的曲子的綫索，對燕樂的演進過程作了概括的敍述。從這一敍述中，我們可以歸納出如下要點：

（一）隋唐燕樂，是魏晉以來中原音樂、南方音樂同外來音樂相融合的産物。胡樂入華，途徑多種，其中以隨佛教傳播和商業貿易輸入的西域民間音樂能量爲最大。隋唐燕樂的成立有兩個主要條件：一是大動亂後的國家統一，它造成各地和各民族音樂的充分交流和相互吸收；一是多民族國家形成以後民族心理的改變，它使新音樂的繁盛有了審美風尚的基礎。因此，燕樂所代表的新的音樂史階段始於隋；它的主流是新興俗樂。

（二）曲子是燕樂的特有品種。由於胡樂傳入後樂器、樂譜和其他節奏手段的廣泛使用，曲子在曲度固定、節奏鮮明等方面，具有了明顯區別於清樂曲的一些特點。曲子有兩個主要來源：少數民族器樂曲和漢地民間謠歌（徒歌）。由於民間風俗歌舞的興盛和各類樂工歌妓的活躍，在民間『歌塲』中和教坊中，大量謠歌轉變爲曲子，大量少數民族器樂曲轉變爲歌曲。它們構成了唐代大曲和唐代著辭曲的基礎。

（三）盛唐以前，新音樂主要以『胡夷里巷之曲』的名義在民間流傳。《教坊記》所載的三百四十三個曲名和《雲謠集》所載的三十三首曲辭說明：早期曲子大都具有表演性、舞蹈性的特色，曾是風俗活動中的踏歌曲和戲弄曲；曲子辭婉轉真率的風格，則由民間歌妓的演唱風格奠定。隋代雜言歌辭二十首，幾乎全有民間淵源可考；現存的雜言曲子辭，五分之四使用了盛唐以前的曲調；敦煌歌辭一千二百首，其中九百多首是雜言曲子辭，而其中七百六十首又是雜言聯章曲子辭。這說明：雜言、一調多辭和因聲度辭，這是民間曲子辭自其產生之初就有的特徵。

（四）早期文人曲子辭，多是模倣民間歌唱的作品，例如沈佺期等人的《回波樂》，和張鷟、王績等人的『三五五五』體問答辭。只是在文人同樂妓歌舞發生直接接觸的情況下，曲子辭創作纔會成爲他們的日常活動。因此，除掉李白、張說等人的『翰林應制』外，盛唐以前的文人辭多屬聲詩（按採詩入唱之法配樂之辭）。安史之亂後，隨着一系列經濟的和政治的變動，各類藝妓紛紛湧現。詩人們獲得同歌舞伎樂自由接觸的機會，遂憑借酒筵，寫下大量曲子辭。這些作品對酒

令令格的講究，造成了包括平仄韻轉換、錯叶、首句命題、雙關、回環、疊句、講究字聲等項目在内的豐富格律。後人因其音調諧美，尊之爲範本，倣傚不絕，遂引起關於詞體形成的討論。而究其實質，這些中晚唐以至五代的作品，不過代表了曲子辭的酒令化，或曲子辭的文人化。這些曲子辭仍具有文人辭和樂人辭的雙重身份。只是當『尊前』、『花間』之風由盛而衰，當文人辭同樂工辭、市井辭正式分流以後，曲子辭纔結束了自己的歷史，蛻變爲一種特殊的格律詩。這時，它纔被稱之爲『詞』。

書稿付印在即。此外一件需要說明的事情是：儻没有巴蜀書社同志們的幫助，這部書是決不會得到象今天這樣一個整齊的面貌的。黄坦坦同志曾兩次來到上海，同我一起，對書稿作了逐頁訂正。劉仁清同志曾提出許多建設性的意見。他們的認真態度，使我覺得『感謝』二字也是多餘的。我只希望：努力交出一些更好的學術成果，來繁榮我們共同獻身的那一事業。

王昆吾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日